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五六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31376/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五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五六冊目次

子部·道家類

陰符經三皇玉訣三卷

不著撰者
上海圖書館藏明鈔本

一

黃帝陰符經註二卷

〔金〕唐淳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陰符經諸家註本

一三

黃帝陰符經集解三卷

〔宋〕袁淑真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二七

黃帝陰符經註一卷

〔宋〕俞琰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陰符經諸家註本

四二

黃帝陰符經註一卷

〔金〕劉處玄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四九

黃帝陰符經註一卷

〔元〕侯善淵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陰符經諸家註本

五九

黃帝陰符經解一卷

〔明〕焦竑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陰符經諸家註本

六五

陰符經註一卷

〔清〕李光地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八年清謹軒刻安溪李文貞公解義三種本

七〇

道德經二卷

〔清〕胡與高註 胡與宗解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三年雲水樓刻本

七四

道德懸解二卷

〔清〕黃元御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二五

莊子通義十卷

〔明〕朱得之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九年朱得之浩然齋刻本

一八一

解莊十二卷

〔明〕陶望齡撰 郭正域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元年茅兆河刻套印本

四一八

南華真經副墨八卷(一)

〔明〕陸西星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李齊芳刻本

五七三

陰符經三皇玉訣三卷

不著撰者

上海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陰符經三

皇玉訣三卷》提要

陰符經三皇玉訣序

軒轅黃帝製

朕詔文武百官同理國事有護國岐師出班奏表有奇怪鳥獸銅頭鐵額坐高三丈兩翅如刀飛騰遮蔽日月皆昏在地吞石颺沙江河枯乾又傷害人民性命甚多天下無治遂詔文武百官車駕親出觀天下人民痛傷視見蚩尤畢有怪鳥難治朕前去至一大山夜見紅光紫霧白氣青霞圍繞不散再詔文武盡視皆見岐師奏言此山有名虛天壇第一洞天上臨玉清元始之宮朕親駕到山有一石洞不知深淺差勇猛壯士名重山身長三丈五尺使入洞內用燭火前去經三日三夜方出重山奏言中有大石匣金甲神人八負守定各執斧鉞仗劍喝云不得到此重山奏畢朕發心燒香上奏三清願臣有分開取石匣不避凶吉要知天地祕密天機之事焚香告禮三清朕遂同入洞亦有紅光遠定不見金甲神人朕於石匣見一卷經號曰元始天尊混元三皇玉訣陰符經即將經出洞焚香拜禮上謝三清開看見字不常盡是天文篆書三百餘字分爲三卷上卷天皇中卷地皇下卷人皇上卷按神仙抱一之道中卷按富國安民之法下卷按強兵戰勝之術與天地陰陽萬物爲祖宗治國齊家持身不死之道皆從此經乃青陽秀炁自然結成文每字方圓一丈朕復回皇都再集文武百官議此經事之理盡言不知此義理不曾聞此經

出處朕遂行宣文天下名山洞府恐有玄妙高士并世賢人深曉經義之事曾收此經者便許奏呈解義如通此陰符經義者朕賞金賜命天下盡無此經豈通道理朕遍訪名山洞府修道之士盡拜為師求長生之路要解此經之義絕無人知義理盡是旁門小法自此四十餘年入道身衰皓髮如銀道也難成朕聞崆峒山有一高聖先生廣成子妙道深玄朕車駕親詣自心屈弱膝行肘步禮拜待立告求廣成子先生指教臣自石室中得陰符經一卷不曉義理在世盡不通曉此經今遇先生感天不忘要通此經之妙道廣成子先生言此經者是上天所祕在世洞天隱此經一卷鎮天下妖魔龍神精怪當與世上有德行之人遇此經者修長生之路復昇天道求世流傳天下信道有緣之人此經要知義理天下莫能知見今峨嵋山有一高聖天真皇人深曉此經義理廣成子同去侍見天真皇人朕問此陰符經天皇地皇人皇陰陽造化治國治家治身長生不死復升於天界如何修道朕聞高聖廣成子先生說高聖天真皇人答朕當時深曉陰陽造化成道之理朕道成昇天之日恐後人信道修真者憑何經文朕乃留此經編行於世復隱此經一卷於崆峒山又留九宮八卦分陰陽五行奪造化動天機入室登壇九宮局式璇璣立斗時分候節氣金木生殺擇真至寶取時造化內煉輕清化神純陽之體返金靈之虎變赫火龍虛騰炎天之上入聖

朝元之道集成文序又分造化陰陽日月為象天地為父母八卦為子孫太一行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九宮之圖如後人獲遇此經者不得輕泄不信之人若傳下愚之人者墮九玄七祖入輪迴永不得出期後殃及子孫也

陰符經三皇玉訣卷上

黃帝問曰陰符者何也廣成子曰此陰符二字上可通天下可察地中可化生萬物為人最尊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古之聖人內動之機可以明天地造化之根至道推移之源性命之本生死之機知者可究合天地之機操運長生之體故曰陰符也

黃帝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者何也天真皇人曰夫神仙抱一之道者上天所祕世人不可得之神仙抱一者乃是太一含真之炁太一者乃是北極太淵之源乃虛無煉神之道上天所祕世人不可得知子在人間安曉此語一者天炁也人將太一真炁與我真炁相濟更要知

天時受天氣接人氣人氣接天氣與天氣相接而不死也
人若包含太和真炁久而煉之乃為大丹純陽也陽者
天道故神炁合道乃為神仙抱一之道也

黃帝曰中有富國安民者何也廣成子曰富國安民者乃
煉炁之道也凡人將真精煉成神胎名曰胎仙故聚而
成形散而成炁故與道相通道者養炁養炁者保神合
於大道故曰真炁相濟久而用火煅煉成丹若能全精
炁煉作純陽故乃成丹換形萬神皆安國中有寶故曰
富國安民也

黃帝曰下有強兵戰勝者何也天真皇人曰強兵戰勝者
乃真炁戰退陰氣也煉體純陽金筋玉骨鶴體松形謂

之純陽故得不死以身為國以心為君以精為民以形
為爐者鼎也精滿於腦故用火煅煉成丹因精隨見
火火者陽炁息者風也以風吹火火煉形神俱妙故曰
煉神之道存心於內真炁自然冲和不死故曰煉有精
精隨純陽也九竅炁定下關精炁不泄者勝也

黃帝曰天皇者何也廣成子曰天皇者先天之前五劫開
化混沌之始也天皇一炁聖化萬象主天聖王虛聖境
明皇之祖炁也

黃帝曰地皇者何也天真皇人曰地皇者天皇一炁下降
於地地炁受之二炁相合主生化金光之炁乃是洞神
真境真皇之祖炁也

黃帝曰人皇者何也廣成子曰人皇者在天地之間虛無
至理為天皇一炁地皇一炁太空虛中相合金木五
星為中宮合乾坤八卦保護化神乃仙境主中元人皇
之祖炁也

黃帝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何也天真皇人曰觀天
者乃丹陽之炁純陽之物精氣運而不絕昇沉往還周
時復始包含萬象乃青陽之炁天地者陰陽之精天氣
下降地氣復昇昇而復降人在其中而不知其理天之
陽精為日地之陰精為月日月運而不休寒暑煎而無
息凡人不知身內亦有天地之炁天氣升降有時人知
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黃帝曰何謂不知廣成子曰頭以象天清陽之本足以象
地濁陰之源人能內含天地之道與天地齊年人身中
有真陽之炁藏於陰精之內精炁者真炁之母真炁者
精炁之子常將子母相守故不死復歸其源為人不知
時日天樞之上天元一炁主之天樞之下地元一炁主
之天樞之中陰陽真源主之人用天時混元正一之炁
上下無窮與天地齊年乃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黃帝曰人用者何也天真皇人曰聖人存精養氣以保形
神人不知者貪慾亡精用心失神勞形散氣更不能使
其神氣合道不知天地之昇沉日月之運轉故死也以
其分受日月之炁若能觀此天地與我同耳為人不知

天地之理陰陽之旨若合天地之體則至矣此乃人之用也

黃帝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何也廣成子曰天受一炁內合五星之正炁而稟清濁之源地受一炁故生二儀復昇於天造化以成三元布列四時中有五炁推運共成五行五賊者則五行之正炁也人能賊天地之炁奪陰陽之造化混三元之返覆復四門之往來一炁皆同故成道也乃五賊也

黃帝曰天有五賊如何用也天真皇人曰五賊者是五炁也長養萬物生殺之機推造化之本始天以五炁聚而成形散而為風子能知道之源者藏於身中分而滿於體內精氣與天炁相濟久而煉成丹是五行之正炁也天炁下降地炁受之而不相離人在其中五炁之內若能賊之故不死也吾今二十萬二千歲矣皆因知五賊造化返復之理也吾今傳受五賊之理子與吾皆同子若不知五賊之理故有死矣若能從吾之言賊天地五星之炁則不死也乃五賊之理也

黃帝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何也廣成子曰人身中亦有五行之正炁五行正炁者五臟之氣也五臟之氣者五賊也水得其一者人腎屬於水未生之前道為之本先生左腎象北方大淵之源造化之本為青陽之炁號曰青龍屬木次生右腎屬金內有真精主五行之正炁號

曰白虎乃是白元君一炁二腎內生白脉二條上湧朝元通靈陽之宮復降下通於巽坤中有五炁聚四時合於乾艮出天甲入戊己之內乃道生神之始人按天時相接天地之炁頭圓象天足方象地中理五炁聚而入於絳宮達於筋骨昇而朝於鼎內復降湧泉入於中黃之宮混合萬神故青陽至首群陰皆散更用五行正炁內濟共一鼎煉成丹故不死矣乃施行於天也

黃帝曰宇宙在乎手何也天真皇人曰宇宙者天地也陰陽萬物之本受陰陽而成形陰者地炁陽者天炁天炁下降地炁受之地炁上騰天炁接之天炁地炁相交陰陽感契萬神生化成象上古聖人把握天地陰陽造化之元機機者在於用知者得而守也守者道也而不死也故曰宇宙在乎手也

黃帝曰宇宙在乎手者如何用也廣成子曰天地交合宇宙不散內造化生神立陰陽神機則成大道大道者無為也無為則命不亂命不亂則神不移神不移則精不散則氣不絕更以道氣通行而固身若運於精火相隨煅煉成金丹者乃自然也吾知宇宙之機運而連運行之合於天地之作勿令放也久而神自朝元故不死矣乃宇宙在乎手者也

黃帝曰萬化生乎身者何謂也天真皇人曰萬化者神也精不散而神不離神室者萬神聚會之鄉在崑崙之中

五炁聚於內人能將真精炁結成神胎朝於鼎上故曰至聖萬神皆聚而為一凡人移精失炁而不能保神是不知生身之法生身之法陰陽之道故曰萬化生乎身也

黃帝曰何者生身之法也廣成子曰從一炁所生而不知一炁之造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人受一炁化成三炁神氣精此乃生身之法也

黃帝曰一者何也天真皇人曰一者天地之根陰陽之祖萬物之首乃生神也子能知真一之炁而萬物自生則不死故曰一也

黃帝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何也廣成子曰天以斗運為機人以心為機心者神也神機合道乃鬼神不測人未生之時先受一炁為命然後父母二炁相合故乃成形胎元生神故為性之源人能澄心如天地動機故同天地乃因性靜心機合道故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黃帝曰人心機者如何用也天真皇人曰人心者機本也人能存心守神而不忘機用心者百神之元也安心者養性也是以聖人安其心而抱元含真含真者安性也以心為性以炁為命炁絕則命亡皆亂於性也失其氣故死矣若人如天炁澄清故不失於性也性不失則炁不散炁不散則命不亡命不亡則形不滅也天地者性命之本也故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黃帝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何也廣成子曰天道者清陽之炁也故以純陽為本人能含造化純陽之體如天地之陽而不棄也人受一正之炁體養萬神純陽之理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黃帝曰立天之道如何用也天真皇人曰天道者人之本也父母者人之始也人能留形於本而不失於始調神合道故曰立天之道也

黃帝曰如何留形不失於始也廣成子曰人不憂愁思慮而不失其本去疾病勞苦而不失於始也失其本者自亡其命失其始者形還下土若人能心靜無慾而存神炁不失其始者知理也

黃帝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何也廣成子曰天之母者太易內藏陰陽二炁日月也日月未分聖化生神神名太一之首日月又分為陰陽陰陽分其五太五太者五帝五帝又分八卦八卦朝於中聖化為九宮乃是太一之神宮立其五斗內有中斗日月星奇北斗受機幹運陰陽陰為機者死陽為機者生陰陽合機為之道太一將生殺之機周游八卦移星易宿返陰為陽乃長生返陽為陰殺者死也天之四時造化八卦循環人身中亦有為人不知為陰而殺乃死展轉輪迴失其人身人能致修者道也故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也

黃帝曰何謂不失人身殺機不死者何也天真皇人曰太

一鎮在九宮出入有時召太陽君回入陽殿四時移換八卦朝元萬神都聚殺陰返陽排列星辰歸其金闕之內聖境太清正陽白元君也若人知此天發殺機能將太一真炁隨機應化返八卦純陽復歸乾坤之祖炁使合混沌九天生神之章乃為天道永得長生依此造化為真人也故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也

黃帝曰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何也廣成子曰冲和一炁發者動也故天運不絕殺機者變化也龍者天炁也風也蛇者地炁也火也人能運精炁上下往來奪之造化故玄機若去六慾動於機權如天地之體人在其中有真陽之精炁名曰蛇上通天元之炁呼吸而上下相應地

動之機起而離陸故曰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也

黃帝曰人身中如何用天真皇人曰臍下一寸三分者氣海也中有真精一合按於地土中有二經通於腦腦中有府名靈陽之府有二穴左曰太極之穴右曰冲靈之穴上通天炁下至海源故曰呼吸天炁下降地炁上騰二炁相接則養真精名曰龍青陽之本下者為蛇則元炁也二炁相交成藥久煉成丹故不死也乃陽神超於身外乃人身中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也

黃帝曰人發殺機天地返覆何也廣成子曰人發殺機者去六慾七情靜則靜於情意動則動於神機內用神炁上下相合守於神者陽氣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天地

返覆乃陰陽升降人之返覆呼吸微於蒂耳一吸天炁下降一呼地炁上升吸者天炁呼者地炁我之真炁相接也人能下運地炁至天上故曰人發殺機天地返覆也

黃帝曰天人合發萬變定基何也天真皇人曰天生萬物人為萬生一物之首也故天地相合而長養萬物人能用精炁相合而萬神皆喜天地故不棄而相逐神在其中神者乃天道也而好清若濁而神散不令天道上古聖人因精養神存炁養精合於天道乃為真人天有一炁地有二儀中有三光四時共備五行相列六合相生七政為機八卦乃同九宮布滿天地五斗璇璣人亦有人人能受天地一炁相和諸神配合兩儀大丹乃成一炁上下無窮四時中有一炁播於中土五行顛倒內六陽上朝金闕七真常居體內八卦共起元宮三光混沌白雪飄飄七政功成黃芽內長九宮貫串萬象乃合天道故曰天人合發萬變定基也

黃帝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何也廣成子曰天性不可亂神炁若亂故不知所以神伏藏者性如朗月自然通達巧者內使天機外事不可入故伏智藏神也乃同天道拙者為人不知自有神炁合道縱心信意生情一任散失神炁不明天地造化亂認陰陽故有死也乃性有巧拙也

黃帝曰性有巧拙如何伏藏用也天真皇人曰性者神也
不可動也故神定炁和元炁自降伏者不貪嗜泰慾藏
者藏於神炁入絳宮萬神聚會之鄉伏藏而不動萬
神不散故曰伏藏神定造化久煉成道乃性巧不拙也
黃帝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何也廣成子曰九
竅者心有九竅內藏九氣上者三清之炁中者三皇之
炁下者本元之炁乃精炁神也出入有時混而為一外
通耳鼻口目陰中也三要者神氣與精相合玄牝玉戶
上通於天下通於地中通三皇之祖炁乃三要之道也
動靜耳目口鼻也目觀則心動耳聽則神移口談則氣
散鼻竅則精髓化為陰濁之水若故令靜而不動則心
也

中二竅左曰玄右曰牝下入氣海上通泥丸此真炁相
通故使神氣動機玉戶自閉穿脊腰過三關而朝北極
陽宮動而保養真神上古聖人云動則動於神機靜則
靜於心意精氣神是三要也故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
也
黃帝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何也天真皇人曰木去其火
則不灰人去其惡性則不死木中有火火發必焚其真
炁乃成煙燄即上昇而歸天火煨木為灰燼而歸土凡
人性惡為火火出則神散神散則氣離氣離則身死真
陽之炁歸於天濁陰之質歸於土謂火從木生即以水
救之即不灰人起火性以柔而救之即身不壞人之火

發而萬神皆散故死也人能制火禍不能尅乃成大道
故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也

黃帝曰姦生於國時動必潰何也廣成子曰國中有姦父
而破國身中有邪久而亡身國去其姦則邦寧人去其
情即身安去姦者六慾七情三尸也人能制姦邪者成
其大道也故曰姦生於國時動必潰也

黃帝曰如何得安身也天真皇人曰萬物盜太虛真炁人
腹中有蠱盜萬物之炁而名蠱蠱蠱蠱者化為伎蟲倭
蟲者賊我之冤鬼亡我之神氣散我之精血死我之形
也人能知陰陽造化起真火煉陰邪之姦故殺蠱蠱不
令為害故得身安逸成大道也

黃帝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何也廣成子曰上古聖人用
神機測天地陰陽昇降有時要知火候之數下火依時
戊己宮內本始生神之母也知者復歸其母勿令放失
更受天炁為青陽之有合地炁真陰之母我之神氣精
在其中五炁皆全心靜無慾用火煨煉煉成純陽造化
成道龜返陽龜情陰盡滅松形玉骨百關無漏上達於
天界乃為真人也故曰知之脩煉謂之聖人也

陰符經三皇玉訣卷上

黃帝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真皇人曰天生者人歸元道正發復昇生也內合天作至道生真遁隱在世其人能測聖機內明外通天地故知者不死也天殺者為人不信天道任意損失精神烝故害物不過天數而死殺也故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黃帝曰天生天殺如何用也廣成子曰為人修道不知天時歸根復始錯認根源故死也若人知天時真烝歸根復命要知造化者乃有虛無真源陰陽合一為五行正烝也乾坤相勝要知進退乃無生死夫人道為本若不知生殺者是謂補不足而損有餘道之理也故曰天生

天殺也

黃帝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何也天真皇人曰天以一烝而長養萬物天地烝散萬物盜之萬物烝散人以盜之人知盜萬物之真烝養形更知昇降順天時接天烝奪之造化長生不死乃人盜萬物之天烝故成道也人不曉造化者為萬物復盜人之烝即因五穀而生即因五穀而死乃人被萬物復盜之而死也

黃帝曰人盜萬物如何不死廣成子曰人受沖和之氣而生故不死也既稟受有情慾而死也若能存一烝故保神天以一烝而生萬物更與陰陽相和五穀共備人乃

實腹強骨不失精烝神故不死也三盜既宜者人能盜天地萬物之烝以通神明與天地相宜三才以安人之精神與天地同而好清靜是以聖人恬淡虛無真氣存元精神內守豈得死也故食飽者而傷於精血太勞者而散於神烝心起情慾者萬物豈得不盜之也故止飲食而身自輕止思慮而神自靈止嗜慾而神自清故乃得道也何勞外求故曰三盜既宜三才既安也

黃帝曰故曰食其時百骸理何也天真皇人曰上古聖人食天烝而有時自然百骸調暢引太和真烝注於身田即五臟清涼六腑調泰關節自通精神以安也食時奪其造化乃成大道也故曰食其時百骸理也

黃帝曰元烝通百關如何用也廣成子曰天烝柔弱穿筋透骨養神安精皆使關節通流豈不知理烝者人之本始也本始者天烝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烝之昇降陰陽往還有時受之一烝長養萬物若靈芝逢冬不死如人得道不死乃元烝通百脈關也

黃帝曰動其機萬化安何也天真皇人曰神機內用千變萬化自然成道故機者開其天關王戶自閉而火發天關鍊髓純陽乃火相從久鍊而成丹故曰機也萬化者烝結成神朝歸於金關自然安神安身久而不死也機者密也人運機而化身無窮內外通神道合故曰動其機萬化安也

黃帝曰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何也廣成子
曰人知外象有吉凶之兆即禱而信求其應不知自己
身中有神外可通天地內可修鍊成道顯自己陽神通
聖何勞外求因精生炁精者炁之母神者炁之子此爲
三寶鍊成真人乃謂神仙故曰所以神也

黃帝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道機
何也天真皇人曰日月者陰陽至精也故運而致數周
遊天下寒暑相兼六十日爲一周四周爲一備尅天地
之意也定於日月周遊於道故曰出入日月在於數中
數者一也一者氣也氣結而成神神明自出神明者陽
精也無不鑒而無不照也是以聖人窮日月之交合神

明出焉知天地之造化奪陰陽之機權故生神也而出
幽入冥故數在一而成人也而道者無爲也機者心機
也善能發陰陽之造化入於無窮之數此道無爲之正
也機者發也聖人得之機權九陽六陰合其一者日月
有數大小有定也

黃帝曰天下莫能知莫能見何也廣成子曰爲世人貪慕
嗜慾而好慾縱姪亂者爲不知天道而亡其機昧其精
而奔其神也莫能知者天道機密陰陽不知也不識造
化所爲不知者亡精神散血氣焉得知也欲要知者靜
心養神固氣保神靈而自知道也見其神也故曰天下
莫能知莫能見也

黃帝曰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知輕命何也天真皇人曰
是以聖人窮於大道可通天地陰陽之理者固其命也
聖人得知固其氣不失其精也精氣相合而生成大樂
皆因知造化鍊神不散固氣通神也凡小人不知性命
之本而不得保精神乃亡其身命故不守其神而姪於
世乃失其精神輕其命而不自保故死也君子久而行
之可以固窮小人輕其命也常以輕神失命亡其身故
曰君子得之固窮而小人輕命也

黃帝曰瞽者善聽聾者善視何也廣成子曰視秋毫者不
見泰山聽焦噪者不聞雷霆善聽者非耳聰也察音聲
者而自教之善視者非目明也察色者而自教之瞽者
不見日月之光察聽陰陽交合久而行道得長生也聾
者不聞雷霆察通日月往還久而行道得久視也夫視
者內見其機聽者內聞其聲此兩者合道也故曰瞽者
善聽聾者善視也

陰符經三皇王訣卷下

黃帝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何也天真皇人曰絕名弃利元炁自守絕巧棄智盜賊無有絕於聲色更用元炁抱一守中勝貴人十倍太上用大道至於天下為聖師藏火於中源久而不動動而自然合於大道焉用智巧故離其慾而勝師十倍故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也

黃帝曰三返晝夜用師萬倍何也廣成子曰三返者三元也天元真炁居者靈源真炁居中本源真炁居下是以精氣者師也心者君也形者鑪也用精日夜遇三元上下無窮而用之兼倍精神元炁不散形體不衰而通於晝夜晝則日用而明陽得夜炁內動陰炁於外陽炁者精神之本也陰炁者敗我之形也若能精神遇三元之祖炁上下混而為一如師使之萬神俱其一化其神晝夜不停陰魄俱消三陽獨居於內久而神自朝元故不死也故曰三返晝夜用師萬倍也

黃帝曰心生於物而死於物何也天真皇人曰用心者意動也意動則神移神移則氣散氣散則命亡故死也心正者是神定也制者則心正一炁之源內動之機萬化皆通心亂則萬神皆廢故去情意則萬神不失於物也故曰心生於物而死於物也

黃帝曰機在目何也廣成子曰道之遠者在八化之外近在眉睫之間大則包含天地細則貫串眉毛神機內動

目睫飛鉛故神機在目為其間有神室內動之機在目而明也非常景通道見陰邪自滅真境返正見陽神於天道故曰機在目也

黃帝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何也天真皇人曰以天道而化下方萬物自然生乃大恩生也不可以色慾縱其心而使其意亂則邪思生故有死也安其心以保其神自然流通豈不知鳥不染而自黑鶴不浴而自白蛛不教而成網燕不招而自來如此自然思生故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也

黃帝曰迅雷烈風莫不蠢然何也廣成子曰迅速如雷霆陰陽正氣也人能食風氣用陰陽之氣上下精氣蠢然而已行道運動陰陽神氣內交真精上移而入於腦中復降迅速如風雷三元布滿而百骸火飛鍊陰而返純陽是以聖人速了道也內修真體自妙如瑞草受陰陽冲和之氣故不死莫不蠢然也

黃帝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廉何也天真皇人曰至樂於神者陰陽之本也至者定也定於心意陰陽自合至靜則廉也目不觀於色而神不移其炁內保自然至樂於天真也去其慾靜其心定其意守其神抱一至靜而入新換舊乃達於道聖人致性命合於天道志剛則廉也故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廉也

黃帝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何也廣成子曰天乃清陽之

氣至私者暗發也則生於萬物人在其中復正神也若能收藏元氣補養天真更能善用其功而成道也謂之至公精氣固身知者依時運用上入泥丸下入海源會於中宮以接元氣度元關朝金闕三田相灌百節俱通周身火發久而鍊之得成仙矣故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也

黃帝曰禽者制在氣何也天真皇人曰禽者鳥也鳥者心氣也故飛騰而有時氣者虛無之發人能致其氣久鍊為仙也禽者南方火也人能致其道使真氣久而如禽飛在太空人能擒收在中元鍊成正陽乃得為飛仙矣故曰禽者制在氣也

黃帝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何也廣成子曰生巧者死於命人能定心除六慾七情者神定道生也若心生慾情性巧者神散命亡死之根本也心死求得復生乃生死之根也

黃帝曰思生於害害生於思何也天真皇人曰聖人思生於道凡人思生於情亡其身害其命也損有其餘而補不足有餘者心有情慾補不足也精神散也縱心起慾色是思中生害而亡其神也若能澄心不倦其神自明是害中生思苦志修心而不亂則害忘也保其神也故乃成道和快於心滅於歡樂而保精神忘情無慾至此為聖人也故曰思生於害害生於思也

黃帝曰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何也廣成子曰凡人知有天地文理言聖人外像不知我自有大地陰陽我藏也陰陽者鬼神不測之法也天地通大小幽冥之理愚人所作不知我與天地陰陽時物皆同耳天地之理聖人之機也至道之苗萬物之本陰陽之宗故變化無窮乃至於道至精我之有也道之自然萬物有物我為哲也陰陽之非勝柰我同而勝也勝者我之神也神者至道之源也故我靈而陰陽同聖天地也二炁結而萬物皆同神炁超時聖於大道也吾曉大道包含天地明哲盡矣旨真之理我自然聖化三清也黃帝稽首再拜謝聖君指教愚昧臣方曉大道聖君遂駕雲鶴昇空而去黃帝回輦而還都矣

陰符經三皇玉訣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其書述黃帝得陰符經問於廣成子及天真皇人
皆稱黃帝問而二人荅詞旨鄙淺前有黃帝御製
序一首文尤謬陋蓋粗知字義道士所爲也然金
明昌中范懋作陰符經註序已引之則其僞亦久
矣

黃帝陰符經註二卷

〔金〕唐淳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陰符經諸家
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陰符經註

一卷》提要

黃帝陰符經註序

深達天機者乃能該天道之妙。未造聖域者烏能
釋聖人之經。何哉。蓋聖人之言遠如天。非探願索
隱者豈能知哉。如黃帝陰符經者。章纔止一二字。
不過於三百言。雖約而旨益遠。文雖簡而意彌深。
或以富國安民爲修鍊之術。或以強兵戰勝爲養
攝之方。包羅乎天地。總括乎陰陽。視之無色。聽之
無聲。冥冥然。然然然。察其精真。杳杳然。莫窮其微妙。自
非內外虛朗。表裏玲瓏。能提挈乎天地。把握乎陰
陽者。先剖析而註解之。能窺其壺奧。測其涯涘矣。
然註此經者。不啻十數家。得聖人之微旨者。唐公
一人而已。公諱淳。號金陵道人。不知何代人也。於
是乃述已所聞。依聖意而解之。傍引諸書而證之。
使後來觀者。視其經則雖至深而至遠。求其註則
誠易見而易知。一字所說如燈之破闇。一言所解。
若龜之決疑。非唐公素識有無之源。深窮造化之
端。達乎天機。造乎聖域。安能爲此耶。邇來瑩然子
周至明。寔今之好事者。因遊崆峒。感黃帝故事。慨

陰符經序

唐註

然有兼善之心。懇求此本。錢板印行。遮修真者。亦得淘真而去偽。入聖而出凡。屋陰陽乎掌上。撮日月於胸中。真古人之用心也。求予爲序。予欲不言。蓋有美不揚。友之舉也。於是援毫而書之。以繼公之好事耳。時正大己丑。獲澤孟綽然序。

陰符經序

唐註

黃帝陰符經註卷上

金陵道人唐淳註

神仙抱一演道章

夫神者在目爲視。在耳爲聽。在舌爲言。在鼻則聞香。在手則拳握。在足則行。晝則爲想。夜則爲夢。呼則來。遣則去。在心爲志。言爲文章。無質之間。聚散無迹。入則爲情狀。出則爲虛無。散則宇宙九夷無所不至。隱則微塵芥子無所不入。存乎丹田。出世爲神仙。若昏昧爲下鬼。而有餘神。

陰符經

唐註

三

散者意聚者氣。氣行則神行。氣聚則神聚。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在丹田。氣結爲胎。真氣不散。神明自來。故神炁相守。豈不爲長生之道。神是炁之子。炁是神之母。道經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淳曰。子母相守。神仙之道。施真人曰。神炁若不散。保爲長生人也。仙者僊也。凡人爲神仙。仙字人傍。著山。凡人修鍊性如山嶽。神氣不動不搖。故人傍著山也。夫神仙二字。得道之人稱也。喻人稱郎字者。爲有財寶見之稱也。抱

者。包藏之意也。一者道也。故言抱一者。演道章上是也。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者。觀也。上音官字。下音貫字。仰者觀。俯者觀。觀者。六門之觀想也。釋氏云。攝景歸心。謂之觀想。故謂之六門之鎖閉。內不出。外不入。名觀行。法。仰者觀也。觀者見也。觀見天道。北斗直下。太一真君。炁也。名曰太一陰。真君曰太一含真炁是也。凡書云。育之爲元精。施之爲萬靈。含之爲

陰符經

唐註

四

太一放之爲太清。太一直下真一運行。太一直上北斗直符。斗者爲柄。但觀北斗月建。以天道觀。正月建寅。道在寅是也。周而復始。運行不絕。一氣升降。日月流行。五星六曜。森羅萬象。無不運行。故曰五日一候。十五日一氣。四十五日一節。九十日一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發生萬物。天上天下。仙宮人世。胎卵濕化。一根一苗。一枝一葉。一花一子。有情無情。皆受道炁而所產也。故萬物內外莫不是道也。故見天道運行。又觀

人道不別於天道也。人道太一兩腎。堂間中黃。上赤下黑。左青右白。其包五行。混無一點真一之道。名曰太一。太一者。水之宗號。北斗直符者。心之七竅也。日月者。心腎也。人無日月。以心腎爲日月。天無心腎。以日月爲心腎。五星六曜。五臟六腑。森羅萬象者。是皮毛骨節三萬六千精光神也。道經云。不出戶。知天下也。河上公曰。人身喻似天地之用也。又將自己太一運行。日月循環。直得真心。火下降。腎水上騰。水上火下。五

陰符經

唐註

五

臟百脉生津氣津液。血神自然通流。五行四象八卦。萬神自歸大道。百骸九竅自得通靈。手握太一性命固窮。若是依天道運行。豈不與天地齊壽矣。故曰。執天之行盡矣。是故聖人指天道喻人。觀天道之運行。執天之行無不成神仙者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得賊則昌。失則亡。七賢云。五星五嶽五臟五方五賊。五賊五行之義。洪儒珍重之言。無不包也。

淳曰：天地用五行遞相爲尅伐，相生相投也。天之五賊，木、水、金、土、火，地之五賊，金、木、水、火、土。見聖人言天之五賊逆行，陰陽顛倒相返也。地之五賊隨地順行，故人有生死矣。若見天賊，隨天賊而運行，故人只有生而無死也。故曰：見之者昌矣。且見地之五行，金生水之類也。天之五行，則不然也。卽水生金也。且見水氣上騰化爲雲，在天上天屬金。雲氣上騰至天，故曰：水來生金子。見母現本形化爲雨也。易曰：雲行雨施，品物

陰符經

唐註

六

流行。是天道逆行也。且見地之五行，木生火，天之五行，則不然也。火生水也。在人則爲氣，在天則爲太陽真氣。發生萬物，則是陽氣入木。枝葉發生，薰蒸萬物。木石皆榮。故曰：火生水也。豈不是天道乎？故聖人指天之道，要人修天法道。人則不會逆行。若要長生，須行顛倒法。如何是五行顛倒法？但取心火發於腎水，水見火化爲氣。其氣上騰，至於肺腑屬金。是水生金也。其水化爲金液。此是金液來入肝。肝者，木也。心者，火也。

火來生木，肝臟榮旺，目生光明。其黑白自分明。木得火之性，金得水之情。南方火來生東方木。北方水來生西方金。四象二儀，復配入戊己土。故云：五行不順行，四象合入中宮。名曰五行顛倒術。太白真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真一子曰：此二十字，少則少焉。妙則妙焉。是謂泄天地互用之機。陰真君曰：北方正炁，號河車。東方甲乙成陰砂。朱雀調運生金。華金華生天地寶。人會此言，合至道。

陰符經

唐註

七

內外同於天地，道志鍊其情，修爲神丹點化。四大輕舉飛昇，豈不爲神仙之道乎？故曰：見之者昌。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五賊在心者，五行真炁也。以心爲主，動則五行隨之。故曰：五賊在心也。施行於天，則並用其心。須依天道，一切善惡由心造。凡有施爲，且合天爲道心，有作用。合天之五賊，而運用施行也。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者。此神仙下手修鍊之處。賢聖匠手。陰陽權柄也。陰陽者。日月也。日爲龍。月爲虎。日爲未。月爲鉛。日爲離。月爲坎。日爲火。月爲水。日爲陽。月爲陰。魄日爲炁。月爲精。日爲性。月爲命。權握宇宙者。性命在乎手也。我命在我。不在天也。在天爲日月。在人爲精氣。天以日月運轉。人以精氣運行。呂真人曰。有人問我修行法。遙指天邊日月輪。魏伯陽叅同契載歌曰。聖人奪得造化意。手扶日月安爐裏。微

身輕。乃長生久視。豈不爲神仙下手修鍊之處。心腎相交。精炁逆流。萬化生乎身。故曰神仙作用之機。變下鬼爲神仙。救死人爲活人。是宇宙在乎手矣。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

此是三百字內元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一十六字。是杜光庭加此文理也。淳曰。天發殺機者。秋三月也。西方金氣生。霜降能殺萬物也。金能尅木。龍蛇入蟄。萬物可殺。道德經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龍蛇起陸者。春三月也。萬物發生。天地發陳。龍蛇起陸。秋殺春生。道之理。春泰卦。秋否卦。春生秋殺。天地否泰之義也。

人發殺機。天地返覆。

人發殺機者。莫大於不孝。罪在不赦。故天地返覆也。修殺者。運一氣而昇騰。三尸自死。殺滅九蟲。造化金丹。純陽爲體。故名殺機。天地返覆者。造化一氣。故令死者返生。故陰陽天地返覆。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天人者一氣也。合發者昇騰一陽初動也。萬變者萬物變化也。定基者萬物皆炁運動也。名曰定基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法性本一根性不同也。且甘草甜黃蘗苦本卽一氣一根性各差互。人有巧拙之性可以隱密伏藏。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由此言之道也。稟五行而生故知

陰符經

唐註

十

五行之性情各逐五行而用事皆在隱密伏藏也。劉子曰山狙見巧終必招殃山狙者猿也善能避箭。楚王出獵山狙遶樹王見巧令養由基射猿由基欲射山狙抱樹而啼知由基善射莫能避也必見死也。故曰因巧招禍人雖至巧不能得死者非天巧也耶。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九竅在心心有七竅三毛內隱二竅藏陰陽之所一孔爲陰一孔爲陽以爲輔弼帝若乃心王

也。故心有九孔也。三要者耳目口也。目可視其

色耳可聽其聲口可納其味心之九竅受其聲

色口爽故令納邪可以動乎在三要也。目不視

邪色耳不聽邪聲口不爽邪味心竅不納邪可

以靜也。老君曰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

生三毒消滅夫人分七十五等上二十五等中

二十五等下二十五等上中下分爲九品上等

上品心有九竅中等上品心有七竅下等上品

心有五竅至下等下品心實無竅名曰愚何異

陰符經

唐註

十一

蠢物乎。三要之說乃防於心此動靜死生之門戶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

火生木者天道逆行也。木生火者地道順行也。

禍發必尅者地道順行也。木罰而自焚天道逆

行者木旺而自榮夫人身之道順地之用事順

行則死用天之道逆行則生夫人身爲木自發

火心無明不覺敗壞其身及事至禍發必尅此

則愚人也若夫聖人以身爲木以心爲火焚其

源修煉其身。暗換形質而成聖人矣。

姦生於國。時動必潰。

姦邪惑心。氣動神散也。時動必潰。神氣離乎身。心潰散也。老子曰。以身爲國。以精氣爲民。民散則國離。

知之修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遭遇聖人得傳口訣。知修煉之法。子午下功。勤而行之。以鍊凡胎濁骨。獲無窮之壽。謂之聖人。

黃帝陰符經註卷下

金陵道人唐淳註

富國安民演法章中

老子曰。以身爲國。以精氣爲民。衆神爲萬性。淳曰。精能養形。氣能養神。精氣神爲壯之道也。可能運精鍊形。謂之富國。存神保氣。謂之安民。聖人外指家邦爲喻。以身爲國。一身之內鍊精氣。以修大道。老母曰。甘酒珍饈。伐性之戈矛也。姦聲美色。破骨之斧鋸。不覺敗壞其身。故民散國離。演法者。演教法也。章者。明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

天地萬物之盜者。萬物盜天地之氣。養形。萬物人之盜者。人盜萬物養其性命。故立身活形也。人萬物之盜者。不測萬物情性。返被萬物盜人也。蓋萬物之情性者。鍊穀之法也。人之所食。不宜大飽。鍊穀之法。五日一候。內使大數鍊穀。如彈上九竅。眼如蜂窠。煅鍊大便退滓之法。太陽如雪。如白膏所結也。小便之法。四十九日可以。

小便中溺出朱砂也。故曰：天地又被萬物之盜，萬物又被人之所盜。人又被萬物盜之，有此三盜，不能出離。人能奪萬物之精氣運用，而鍊穀腸胃如酥酪，運元氣而絕粒，出離萬物，乃令絕食，非也。老母曰：天地盜萬物，盜萬物使人不得常榮盛而有衰朽。萬物盜人，使不得常少壯而有老死也。人盜萬物，使不得常存。有此三盜，皆不覺不知，互相盜其精氣，是盜其形也。日月不可闕乏，則飢寒疾病生矣。如盜精氣者，動而行。

陰符經

唐註

十四

之則太和充溢，芳華鬱暢，百脈皆榮，三關流潤矣。故不能善用盜者，返被萬物之盜也。故能善盜其形，賊其精，鍊其氣，以保長生。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地盜萬物，萬物盜人人，盜萬物皆合宜也。不得過分，如失其此道者，先當伐矣。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食其時，百骸理者，飲食知時，百脈自安。飲食失時，五臟不和，靈物受病，百骸不理也。動其機，萬

化安，天機運也。呂真人曰：天機深遠，下手束修，猶太遲。天機者，臍下一寸三分也。聖人下手養胎仙之處，楊氏註難經云：臍下腎間動氣者，丹田也。人之性命也。丹田者，性命之本。道士思神，比丘坐禪，皆聚真氣於臍下，良由此也。丹田有神，龜呼吸真氣，非口鼻而呼吸也。口鼻是氣之出入門戶也。丹田為氣之本源，聖人下手之處，收藏真一所居，故曰：胎息炁也。動其機者，機心也。施真人曰：心為使炁，神養成胎，萬化安者，老

陰符經

唐註

十五

母曰：食者非貪飲食，所食者盜萬物之精炁，蓋形能食其味，神能食其氣也。若以時而食其形，則動其機，以用精，則萬化安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

人知有陰陽禍福之神，不知自己身中有出入神，也能為了其生死也。人則知手足舉動之神，也不知天機發動，用之至神也。故曰：神中神也。人則知口鼻內出入之氣，不知丹田有真一之氣，故曰：氣中之氣也。人則知五穀之精，不知本

來有真一之精。故曰精中精也。老君曰：精中有精。氣中有氣。神中有神。是我自然之道也。老母曰：人則知祭祀之神，不知自己身有三萬六千道精光神，能爲出世之神也。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五行之數：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此是生數。又有成數：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數者三十幅也。三十幅者：水一、火二、木三、金四、金木

陰符經

唐註

十六

水火共十數，土無正形，隨四季而旺，在四方各五數。四五二十，更加十數，共三十幅。一月之用也。如是之運動也。天地作數人之氣，此月數之用也。日數者九九之數，令人從冬至一日數九。九八十一日，是大陽之數也。五日一候，十五日一氣，四十五日一節，九十日一季，月有圓缺，萬物生成各有定分，故大小歷皆有定分。聖功生焉。神明出焉。修行之士，若依日月之數，抽添運用，補接增加，日遠死途，漸至生路，既脫凡軀，修

鍊真形，神形俱妙，豈不爲神仙乎？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

天地萬物遞相爲盜，莫能見之矣。是賊盜天地之機也。天下莫能見者，是盜賊之無色、聽之無聲、搏之無形、呼之無名，故天下莫能見也。莫能知也。窮一炁之造化，觀萬物之發生，故莫能知也。化書云：仰寥廓而不見其跡，處虛空而亦無聞。神明且不遠，君子常正其心。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明恍惚不可爲形象也。淳曰：恍惚者，有無也。故聖人明有無之源，窮造化之端，修之則形成而有象，故謂之莫能知，莫能見也。

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君子小人各正性命也。君子得其性命，固窮其性命，恐有無常至，故悟其性，養其命，乃得延年。則長生矣。小人得其性命，不能守，皆亡其命，失其性，甘酒嫖荒，志猛不固，其性命，故曰輕命也。易曰：君子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

陰符經

唐註

十七

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者外修陰德，內鍊心神，固窮養命以保性命。乃君子也。凡小人舉止不合陰陽日月，不顧性命王法，而自稱我強，暗中昧其神道，內無寸真，外行不仁，隔宿無恩，常懷荆棘，天地不容，陰公奪功奪算。然有壽而殃於子孫，故曰小人作也，故輕其性命也。強兵戰勝演術章下。

夫強兵戰勝者，百萬人戰十萬人，十人打一人，豈不易強兵戰勝也？君子思而詳之，非兵法也。

陰符經

唐註

六

袁淑真人曰：夫用兵者，雄豪入戰，乃獲其勝。使黃公三略、呂望六韜、孫子十三篇，以少敵多，以寡敵衆，以弱敵強，迴敗作勝，此三兵法也。豈用師衆而敵寡者也？淳曰：聖人將修行，喻兵法可以治亂，直指一心，喻夫爭勝，心不動則百邪無所入，性濁則氣亂，生路遠矣。心靜則道生，神仙自來。李冲曰：強兵者，大道天師萬化之主，降魔劍氣若達此道，貪嗔癡毒六賊無明，神鬼不詳，妖僞陰魔一齊潰散，獨見至尊，是太古玄道謂

之強兵。古聖之立法，要降魔治亂教化，天下清靜，豈是銳武強兵，亂役生靈，殺害性命，招冤引業，禍累子孫，爲強兵戰勝者也？章言孫吳韓白，皆得強兵戰勝之術，凡攻戰之法，兵強陰謀，詭詐以命煞命，神鬼之行，豈達陰符旨趣哉？古聖人旨趣哉，攝養之方，是謂強兵戰勝。

替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陰符經

唐註

十九

替者善聽，聾者善視，善視者。淳曰：看其聲色也。聲色兩忘，絕利一源，修行加其十倍，運養固性，則能專一，至於精神用師者，使兵也。又師者兵也。衆也。如此言之，則文理可否，言不合道也。李冲曰：師者非兵之稱也。大道真一無上至尊元始之君，羣士道教文名，背境向心，觀用師十倍。三返者，晝夜用師萬倍。淳曰：三返者，神氣精也。神返氣，心使神，神使心也。氣返精，精火也。火返下，水上騰，既濟相反，運則度過，尾閭通腦後脊，骨腎脈之間，上行夾脊雙關，風府泥丸百會穴。

明堂洞房鼻柱骨流入丹田。復行神龜尾間流而不絕。血化爲膏。此是神仙般運精氣入泥丸之處也。則用師萬倍矣。道通子曰。一迴滿來一迴舉。便與神仙爲伴侶。朗然子曰。有人通得泥丸穴。何必區區鍊大丹。又云。夾脊雙關至頂門。修行徑路此爲根。上生經曰。其水上湧。游於梁棟之間者是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機在目者。袁叔真人曰。心者欲之源。目者色之

陰符經

唐註

子

根。目主見。心主知。心苟不知。目不能辨。由此言之耳。淳曰。目見一物。無因不動。心着一物。無所不隨。真心不灰。靈物受病。散蕩真元。蓋不能死於物也。機在目者。其目有漏。黑白不分。神光昏昧。此人有死無生。死於物者。得道之人也。目主見而心不動。神氣運行。而精炁不泄。此人有生無死。機在目者。黑白分明。其精無漏。神光自明。機在目也。古云。活水銀。養死人。死水銀。養活人。水銀在人主精。醫書云。心重十二兩。藏精計二

合。故靈物在心。其精死而水銀乾。經云。死於物。故曰死水銀。養活人。乃真人也。活水銀。養死人。修行之士。精氣不能結。水銀不能乾。此乃死人也。故水銀活。則人死也。凡鍊神仙者。人也。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天本不施恩。合時而運動真氣昇騰。萬物發生。萬物承天之太恩而長久矣。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陰陽發泄。天地氣交。至精施行。自然有聲。萬物

陰符經

唐註

子

蠢然而生。人之修行無別也。子午下功。陰陽作結。成精。坎離氣交。水火既濟。自然有聲。如迅雷烈風者。至精發泄而作其聲。陰消陽純。翱翔雲霄。豈不爲神仙。取用合陰陽。皆是至精所作也。老母曰。人修鍊陰陽之炁。氣如風之行。如雷之聲。故能通流。洶清去濁。五臟生津。百骸調暢也。真一之道存矣。

至樂性餘。至靜則康。

至樂性餘者。樂天之道也。靜者。歸根也。故曰靜。

廉者道也。樂者天之性。以至於命也。老母曰。外無所求。內無所惑。至樂之道也。至樂最樂也。本性無餘。凡性得至真靜。此則有餘。凡人以子孫歡娛之樂者。非聖人之樂也。非山爲靜。非市爲閑。聖人悟性。則養命爲靜。得一則爲廉。亢倉子曰。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窮則意通。靜則神通。此四通之義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之曲成萬物。隱密藏機也。故曰至私。用之至

陰符經

唐註

臣

公者生成萬類。各得其道也。名曰至公。正也。以

公正萬物

禽之制在氣

聖人將飛禽翔翔。喻如羽客者。飛禽乘一氣而上青霄。人不如也。人爲萬物之靈。不能制伏道德之氣。固窮養命如善用道德之氣者。如龍換骨如蛇退皮。如蟬脫殼。人則修鍊換形。飛入大羅上登雲漢。不亦難乎。以至九天之上。盡是從凡入聖。玉皇聖語曰。是以九天上卿司命真

君抱純粹之精。得混元之氣。方可超凡入聖。修行之士。若將混元之氣。修鍊純粹之精。盡成極陽之體。而作神仙。豈是難乎。凡有所學。不見者。如隔萬里山水之外。大小亦然。明聖人制伏之源。奪天地造化之功。假令水至冬寒而結成冰。非冷之至也。遇朔風乃結。朔風者北風也。至夏月不畏其熱。畏南風。能消其冰。後化爲水也。夫人真精要結成丹者。使北方腎氣朔風也。其精結成丹藥。要化真一之精。南方心矣。化精爲氣。

陰符經

唐註

三十一

薰蒸四大純陽。流注人無死生矣。老母曰。飛禽身遊虛空之中者。馮其氣。泥人爲萬物之靈。能修養鍊自己者。盡成純陽之體氣。遂能入金石而無礙。行日月而無影。豈不能變形證果。仰氣遊玄哉。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心貪名利。厚養其家。貪姪好色。廣畜資財。人見爲生道。我見是死之根。死者。生之根也。夫人不貪非利。知分合宜。榮枯待命。自守一心。常懷

君子之行。拔危拯苦。不害物命。克已安仁。積精全神。死者生之根也。生者死之根。根死即生。生死由根。根者心與腎也。心生者死。心死則生。心是神之根也。腎是氣之根也。心死則性寂。腎死則命存。心活則性貪。腎活則精漏。切在固守根源。乃得長生久視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天地以陰陽二氣。恩生於萬物。不知萬物情性。反盜天地之氣。故曰。恩生於害也。天施恩害。秋

陰符經

唐註

三十四

殺春生。故曰。害生於恩也。大小亦同。內外無別。道者本恩害也。修之則壽長。輕之則命短矣。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人皆觀星象以文理。知吉凶禍福存亡得失之事故。理聖人全不知自己之生。死者。愚人也。我以時物文理。哲者。但觀一物而知盛衰。見一物而曉生死。在乎掌握。我命在我。反視一物而知大道。察一物而知吉凶。故能生死在乎掌握。我命在我。反老還少。出生入

生故我以時物文理哲矣。淳曰。略以瑣見導注。斯經。然不立章句。且光暢其文云耳。

卷下終

唐註

三十五

符經註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金陵道人唐淳撰前有至大己丑孟綽然
序稱不知淳爲何代人其說皆主於內丹中稱天
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十六字爲
杜光庭所加則五代後人矣

黃帝陰符經集解三卷

〔宋〕袁淑真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陰符經集

解三卷》提要

黃帝陰符經集解序

黃帝陰符經集解序

餘十一

黃帝智窮恍惚思極窈冥辯天人合變之機演陰陽動植之妙經云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所言黃帝得之以登雲天信其明矣黃帝聞弘道義務欲教人或恐後來昧於修習乃簡集其要三百餘言網啓真源傳示於世賢人秘隱定曰仙經世人相承俱謂兵法此經文少而義博詞近而理深先儒數賢並藉註解義終省畧使中士或存或亡泊乎唐隴西李筌尤加說釋亦不立章疏何以光暢玄文驪山母云陰符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又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聖母發明三體此乃三章顯然儒流因循然無分析今輒叙三章之要義以為上中下三卷各述其本因義亦有等威光註畧舉其綱宗後疏其陳其周細非廁前賢之廣達聊申後學之寡文耳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上 中下

朝散郎行律州長沙縣主簿朱象真集解

神仙抱一演道章

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淑真曰但觀天之道而理執天之道而行

則陰陽動靜之宜盡矣天者陰陽之精氣

也輕清者上浮為天陰之精氣重濁者下

沉為地天地相連而不相離故列子禦寇

謂杞國人曰天積氣耳地積塊耳自地已

上則皆天也子終日行於天中奈何憂天

崩乎故知天地則陰陽之二氣氣中有子

名曰五行者陰陽之動用也萬物纔而生

為萬物則五行之子也故使人觀天地陰

陽之道執天之五氣而行則興廢可知生

死可察除此之外更無可觀執故言盡矣

經曰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

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淑真曰天生五行謂之五賊使人用心觀

執奉天而行則宇宙在乎掌中萬物生乎

身上五賊者五行之氣也則金木水火土

馬呂望註云聖人謂之五賊天下謂之五

德人食五味而死無有怨而棄之者此五

賊之義也袁氏曰所言賊者害也逆之不

順則與人為害故曰賊也此言陰陽之中

也含五氣故云天有五賊此者在天為五

星在地為五嶽在位為五方在物為五色

在聲為五音在食為五味在人為五臟在

道為五德不善用之則為賊也賊者五行

更相制伏逆為生煞晝夜不停亦能盜竊

人之生死萬物成敗故言賊也人能明

五行制伏之道審陰陽興廢之源則而行

之為見也如此實五藏善能用之則為福

德而昌盛也又人能知五賊者何也在其

心故言五賊在心心既知之使人用以觀

執五氣而行觀逆順而不差合天機而不

失則宇宙在乎手中萬物生乎身上如此

則吉無不利與道同遊豈不為昌乎在履

官之道執仁義禮智信則富貴榮盛豈不

昌乎故曰見之者昌也但能依五行相生

而用之則為道德合於陽也相剋之道用

之則為賊害合於陰也故三界天師皆用理世所立經教只言修善而稱道德不令修惡而稱賊害也故知善修道德者仙也是陽之主也陰惡賊害者魔也是陰之精除此之外虛廣其談也故宣尼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言不善則違此其至道也何必廣談修習者歟合道之體不在此間能知天地陰陽成敗之原者皆在此陰符首章而盡理矣世人見文少而言近不闕理要而義深亦何啻三教經書廣博所陳也故驪山母云觀其精理黃庭八景不足以為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為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此其義也經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淑真曰言以立天定人在乎五賊夫人心主魂之官身是神之府也將欲施行五賊者莫尚乎心故心能之事有所此圖必合天道此則宇宙雖廣觀覽只在手中萬物

雖多生殺不出於術內則明天地不足貴以速厚而況耳目之前乎故曰心正可以辟邪

經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機

第十一

淑真曰天發殺機公道也人發殺機私情也龍蛇感公道而震起私情紊天地而反覆俱合於公道則千萬化無不定矣天含五氣逆為生殺自然有之天道生殺皆合其機宜不妄動陰陽變化時代遷謝去故就新此天發殺機皆至公也乘天威殺之機或龍或蛇沉隱之類皆能震起於陸陸順天應時暢達於其間為乘天之機不失其宜也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者人是五行之子須順五氣之生殺任陰陽之陶運何得擅自興其生殺乎至如世間之法殺人者死殺生者罪何也為非天之合殺彼人奈何敢殺之乎言人不合妄動殺機也至若姦臣逆節違背天道反叛君親恣行兇惡損害於世擅行屠戮妄動殺機者有何

翻天作地覆地作天如此之大亂為逆天之大禍是名天地反覆此則人怨神怒天將誅之人共殺之有失天地之聖君若天人俱合其殺機則是名天人合發萬變定機也伐叛討逆順天行誅皆合天之機宜

第十一

經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不生禍亂不作天人靜嘿名曰天機

淑真曰人之巧拙不可顯露慎言擇善無使患生也人懷性智巧拙賢愚悉共有之但少而言也至如凡情之人有少巧智辯慧便馳騁顯露不料得失反招其咎者何也為不隱密不誠慎以致於傾敗耳德經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言隱密也周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由斯之謂也伏藏者賢人君子繼

有巧智辯慧之性博學多聞之才動靜合於機宜可不為巧乎常能伏藏隱密巨細用之恐被嫉妬讒毀反招其咎況愚拙之人自率於心造次興動不自藏隱立招患咎賢人養道育德巧拙之性俱隱於身然後內觀正性外鄙邪淫善即行之不善損之修身鍊行而成聖人外人安能知我巧拙之性乎皆謂我天然賢聖不知修鍊而致之故曰可以伏藏也

經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淑真曰言人九竅俱皆能生患在於要耳目口也今誠慎無令禍生莊生云人有百骸九竅六腑體而存焉人稟五氣而成頭圓足方四肢五臟三魂七魄連生邪正互為君臣在身通流運動者九竅也邪正禍福之急者在三要焉即眼耳口也道經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也道德之士眼不視邪色耳不聽邪聲口不談邪事所有正事則視聽言談之此名動也涉其邪忘悉不將心視聽言

說此名靜也。宣尼云：擇其善者而從之，此名動也。擇不善者而改之，此名靜也。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者，所緣身心正而無邪惡，以致此也。但遇善則動，逢邪則靜，此則身無禍患，皆在眼耳。

口固慎，故云在乎三要，可以動靜也。

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淑真曰：姦，火喻人之性；木，國喻人之身。使人理國安身，令姦火不發，然後修身鍊行。

而成聖人也。此一科聖意，與其喻也。為上文九邪三要，動靜之宜，切令誠慎，恐未能窮理盡性，故與此火木姦國為喻。今殷勤修鍊，以成聖人，言木有火者，喻人身中有邪惡之性，五毒之火也。呂望註云：廣成子以為積火焚五毒，故知火者猛烈之氣。書云：火炎崑崙，玉石俱焚。矣。木中有火，慎勿鑽研，火發則木焚矣。身中邪毒，慎勿縱恣，之則萬善俱滅，其身潰矣。姦生於國，時動必潰者，凡有此國，其中別有姦人，賊臣包。

禍以思國也。篡奪苟謀，富貴如此之類，不一皆潛藏於國中，君不可知之。但君懷道德，臣効忠良，時和俗阜，天下寧泰，姦人縱有心無由妄動。興動皆候其時，合動始動，安得君道失，臣道喪，兵水旱蝗微，欲苛剋。

人心變易，思亂怨上，當此之代，萬物皆有亂心。何況懷姦之人，奈何不動乎？又姦者不一，來此聰敗之時，諸姦競發，其國安得不潰乎？此喻上之九邪三要，巧拙動靜也。言人有道德，定慧隱在身心之中，諸邪淫。

穢僻亦不能興動矣。若邪淫競發，則身潰矣。故以姦火藏於木，國喻邪正伏隱於身心。此喻賢智之士，通詳其文，曉達明悟，精念至道，去惡存善，是名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又諸葛孔明云：聖人藏之於心，陶甄天地，黃帝是也。賢人學得其法，淑真曰：為五行之善政，不違天時，不逆地理，不傷時，不害物，富國安人，身為賢明，乃得其法。道德之君，堯舜是也。智人學之，得其術，淑真曰：用天之道，分地。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上

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仁義禮智信忠
 孝君親貞廉不失保其祿位是得其術賢
 臣夔龍等是也小人學之得其殃淑其曰
 為將天道五行之氣不思習善之用以巧
 智辯慧之性專事三反晝夜煩兵黷武陰
 謀屠害苟求奢榮傾奪於在世雖暫得富
 貴不思禍患將至反招亡敗延及後世是
 得其殃祿山思明古今篡逆悖亂之臣等
 是也聖母又言此文深奧若巨海之朝百
 谷也此神仙抱一演道章上一百五言皆
 使人明陰陽之道察興廢之理動用各得
 其宜然後修身鍊行以成聖人矣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中

富國安人演法章
朝東即行澤州長沙縣主簿朱敬真集解

經曰天地萬物之盜

淑真曰天覆地載萬物潛生冲氣暗滋故

曰盜也天地者陰陽也陰陽二字洎其五
 行共成其七此外更改於物則何惑之甚
 矣言天地萬物胎卵濕化百穀草木悉承
 此七氣而生長從無形而能生有形潛自
 滋育以成其體如行竊盜不覺不知天地
 亦潛與其氣應用無窮皆私納其覆育各
 獲其安故云天地萬物之盜也

經曰萬物人之盜

淑真曰萬物盜天而生長人盜萬物以資
 身若知分合宜亦自然之理也人與禽獸
 草木俱稟陰陽而生為人之最靈位處中
 官心懷智度能反照正性窮達本始明會
 陰陽五行之氣則而用之今周易六十四
 卦六十甲子等是也故上文云見之者昌
 也人於此七氣之中所有生成之物悉能

潛取資養其身故言曰盜則田蠶之類是也。列子曰：齊國氏大富，云吾善為盜也。天有時地有利，天地之時利盜雨澤之滂濶，陸盜禽獸水盜魚鼈，吾始為盜一年而息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已後施及州閭，吾盜天地而無殃咎。汝盜人之金帛，奈何無事辜乎萬物？盜天地而生長，國民盜萬物以資身，但知分合宜亦自然之理。此萬物人盜之義也。

經曰：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淑真曰：既盡也。三盜盡，食其宜則三才盡。安其位矣。言人但能盜萬物資身以充榮富，不知萬物反能盜人以生禍患。言上來三義更相為盜者，亦自然之理者。凡此相盜其中皆須有道，愜其宜則吉，乖其理則凶。故列子云：盜亦有道乎？曰：何適其無道也？見室中藏聖也，知可否智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分均仁也，無此五德而成大盜者，未之有也。此乃盜中之道，向於三盜之中，皆須有道，令盡合其宜，則三才不差盡。

第十一

安其位矣，皆不令越分傷性，以生禍患也。經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淑真曰：言人飲食不失其時，則身無患咎，與動合其機，宜則萬化安矣。言人理性命者，皆謂飲食滋味也。故左氏傳曰：味以通

氣，氣以通志，滋形潤神，必歸飲食也。黃帝

曰：人之服食，必先五味，五肉五菜五果，皆須調候得所，量體而進，熱則益，人生則傷

臟，此食時之義也。故使人飲食不失其時，滋味不越其宜，適其中道，不令乖分傷性。

則四肢調暢，五臟安和，不生疾患，長壽保

終，豈不為百骸理乎？故元倉子云：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時適則人無疾，人無疾

則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則人得終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命也。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

務農是素人也。將何有國哉？但三盜盡合

其宜，三才盡安，其任此皆合自然之理。然

後須合明君賢臣調御於世，乘此既宜盡

安之時，當須法今平正用賢，使能澤及昆蟲，化被草木，舉動皆合天道之機，宜則陰

骸理人道之用也動其機萬化安天道之體也張子房頌曰三盜相因逮代偷食時散理系和流金砂五內如風雨不礙皇家作貴侯鍾離真人滿路花云人人皆有道迷者不知源天生天殺理妙中玄樞星斗

覺運遂時遷澄心忘憂愆順序調神慧通覺性靈圓既三才三盜宜安富國豈為難食時骸固理鍊丹田无妨市井不礙作朝官綿綿胎息悉養嬰兒任從為光往然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

焉

淑真曰日月運轉不差度數大小有定方顯聖功之力生焉神明之効出焉日月者陰陽之精氣也六合之內為至尊者也日月度數大小律曆之所辯咸有定分運轉不差故云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者言六合之內類此日月照燭陰陽運行而生萬物有動植功力深妙至聖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者陰陽不測之謂神日月晶朗之謂明言陰陽至神日

月至明故曰神明言天地萬物皆承聖功神明而生育從無出有功用顯著故曰神明出焉又言世間萬物皆稟此聖力而大小有定分不相踰則小不愛大大不輕小故莊周云鵬鷃各自逍遙不相徒羨此大小有定之義也又言上至王侯下及黎庶各依定分不相傾奪上下和睦俗務時和名曰太平故云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經曰其盜機也天下莫不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叔真曰盜機深妙易見而難知君子知積善之機乃固躬小人務榮辱之機而輕命盜機者重舉上文三盜之義也假如國氏盜天而獲富人皆是種植之機不知所獲之深理何名為機緣已之先無知彼之先有暗設計謀而動其機數不知不覺竊盜將來以潤其已名曰盜機言天下之人咸共見此盜機而莫能知其深理設有知者在小人君子所見不同君子則知固躬之機小人則知輕命之機固躬之機若何君子知至道之中包含萬善所求必致如響應聲但設其善計暗嘿修行動其習善之機與道契合乃至守一存思精以修習竊其深妙以謹其性或盜神水華池玉英金液以致神仙賢人君子知此妙道之機修鍊以成聖人故曰君子得之固躬小人輕命之機者但務營求金帛不憚劬勞或修習才學武畧不辭勞苦飾情巧智以求世上浮榮之機或奢華寵辱或軍旅傾危或貪婪損己或在財色禍生雖暫得浮榮終

不免於患咎為不知其妙道之機以致於此故曰小人得之以輕命也此富國安人演法章九十二言皆使人取捨合其機宜明察至神之理此其安化養命固躬之機也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中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下

明教師行陣州長沙縣志卷之八

強兵戰勝演術章

經曰警者善聽警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淑真曰絕利者塞耳則視明閉目則聽審務使身心不亂主事精專也言人眼貪視邪色則不聞正聲耳貪聽邪聲則目不覩正色此視聽二途俱主於心也道德之士心無邪妄雖耳目聞見萬種聲色其心正

卷下

十

〇

定都無愛悅貪着之心與無耳目不殊何必在於警警者也但心納正則耳目無邪耳目無邪則身心不亂身心不亂則思慮白思慮白則舉事發機皆合天道比凡情十倍利益事皆成遂何必獨用師也他皆倣此三反晝夜用師萬倍者言上之身正定耳目聰明舉事發機比常情十倍就中更能三思反覆日夜精專舉事發機比常情萬倍何必獨用師也宣尼云三思而後行再斯而可矣使人用心必須精審此義

也言師者兵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處戰爭之地危亡之際必須三反精思深謀遠慮若寒於謀慮輕為進退立見敗亡所以將此耳目精思別以為師喻切今修鍊保固其身非真用師也且道德之士嫉惡如讐敵者賊也賢人知此耳目絕利之源三反精思之義深沉審細理正居貞誅鋤邪妄之賊自固其躬久久成道也則黃帝滅蚩尤是也至如今名將孫吳韓白武侯諸葛衛公李靖皆善用師悉能三反晝夜成功立事是以致君堯舜之階成身於榮華之地然後謂強兵戰勝之術以為輕命之機必也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傳說以處玄枵之望矣故上文云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是也

卷下

十

〇

經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淑真曰心貪於物者損壽目覩無厭則意荒但能誠目收心則無禍敗之患也是道德之士心不安生機不妄動輒加於物情而耽徇之人取萬物資身養命者亦天然

之理但不令越分乖宜反傷其性也故亢
倉子云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招
梁也亦云招箭人也萬物彰彰以害一生
生無不傷者性命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
養物則不知休息也此言心生貪婪於物
則反為物所盜使人禍敗也故家語云嗜
慾無厭貪求不至者形其然之老子云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所貴知足適
其中道不得將以耽養於物反傷正性必
害於人此乃心生於物也機在目者言人
動生妄心於物者皆由目觀而心生故云
機在目欲令誠慎其目勿令妄視邪淫之
色使心於物不生妄動之機不撓平和之
性以保壽固躬也

經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淑真曰天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生長萬
物不求恩報而萬物感其覆育自有恩生
也天地萬物自然有之此皆至道之所含
育不求恩報於萬物萬物承天之覆育自
懷恩於天地也故老子云生而不有為而

錄十二

十六

不恃長而不宰也

經曰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淑真曰迅雷烈風陰陽動用人自懷懼蠢
然而驚也迅雷者陰陽擊搏之聲烈風者
莊生云大塊噫氣其名為風也凡此風雷
陰陽自有本不威人人自畏之莫不蠢然
而動懷驚懼也言道德之君撫育萬靈同
天地之不仁則人民禽獸草木皆自歸思
於君威戴如天各守其分各安其業無不
逍遙也明君但施其正令以示國章兆人
觀其威令如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而動咸
恐懼之心各自警誡修身慎行也以此理
軍則將勇兵強上威下懼必能誅暴定亂
故云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經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康

淑真曰志高康靜心無憂懼情懷悅樂而
逍遙有餘也至樂者非絲竹歡娛之樂也
若以此樂性必無餘故家語云至樂無聲
而天下之安三畧云有道之君以樂樂人
此言賢人君子以不顧於物不徇於財貨

錄十二

十六

經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則理國安家無淫刑罰不越國章身無過
犯無所憂懼自然心懷悅逸情性怡懌道
遠有餘豈將絲竹歡宴之樂而方作乎至
如古人鼓琴拾穗行歌待終故曰至樂性
餘也更靜則康者既不為小人絲竹奢淫
之樂自保其無憂無事之歡如此則不為
聲色所撓而性靜逸神貞至康也故亢倉
子云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窮則意通靜則
神通此四通之體義存乎至靜者也人能
至靜可致神通是名至靜則康也夫將師
之體貴其康靜杜其喧撓賞罰不差父子
為軍心懷悅樂性多餘勇然可摧兇剋敵
功業必成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淑真曰天道是出隱不可窺測至私也萬

物生成聖功顯著至公也天者至道也言
道包含萬類幽深恍惚無有形段不可窺
測是名至私私者隱匿之義也能於杳冥
之中應用無窮生成萬物各具形體隨用
立名乃至公也公者明白顯用來可觀機

經曰禽之制在氣

之義也此言道德之君心慮廣博包物萬
機智謀巧拙進退可否悉以隱於深心人
不可得而窺之是至私也乃至動用觀善
惡察是非施政令行賞罰顯然明白為天
下之可觀乃至公也故曰天之至私用之
至公也為軍將之體能用心隱密機必難
窺取捨如神威恩顯上清下正明將勇兵
強剋敵摧兇功業茂盛故云下有強兵戰
勝之術也

淑真曰

鵬搏九萬積氣而昇

鳩搏榆枋

起而下

皆制氣進退自由也禽者羽化百
鳥之類也氣者天地元和之氣也人之運
動皆以手足進退為利禽鳥運動皆以翅
鼓氣以心進退翱翔雲霄人不如也言鳥

在空中尚能乘制元和之氣心動翅鼓無
所不之上下由已況人言最靈不能善用
天地道德之氣固躬養命以至長生久視
乎若人善能制道德之氣則遨遊太虛大
羅兜率禽鳥不足方也為軍師之體善用

五行休王之氣能知陰陽制伏之源則摧兇剋敵不足為難故云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經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淑真曰愚人徇物以貪生為生之理者促壽也賢人損已以求生道德真妙者固躬而不止此言人之在世貪生而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致滅亡也鞠育身命必須飲食衣服此亦天然自合之理故莊周云耕而食織而衣其德不離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故知人生資衣食之育養也然在儉約處中則吉若縱恣奢溢過分則凶而反害其生也至若上古之人巢居穴處情性質朴亦不知有長生短壽之理任自然之道而年壽長永及後代真源道喪浮薄將興廣設華宇衣服絢綵滋味膳餽越分怡養恐身之不康殊不知養生太過役心損慮為促壽之根故曰生者死之根也死者生之根至如道德之士損已忘軀不貪財不徇物以求長生之術或則餐霞服氣

辟穀休糧心若死灰形同槁木世人觀之死之象也殊不知此長生之根耳故曰死者生之根也夫將師之體能知幸生而必死畢命而反生者則全軍保眾為良將焉故兵術曰致兵於死地而反生此強兵戰勝之術也

經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淑真曰君子免害而感恩恩生於害也小人辜恩而起害害生於恩耳此言人心向背恩害互生本來無害元亦無恩因救害而有恩即恩生於害也至如賢人君子小人有危滯得人濟拔懷恩感德終身不忘是恩生於害也至如小人承君上恩顧身居榮祿不能保守恩德誠慎始終一朝恃寵失權身陷刑網不知已過反生怨害之心此辜恩而起害故曰害生於恩也道德之士感天地覆育之恩不辜至道生成之德修行善政反撲還源則無害可生於恩亦無由生害不將恩害撓性守靜嘿以生真利至如恩害相生寵辱更致者小人之

見也為將師之體不負皇恩不憐榮寵慎終如始保守恩光竭力盡忠成功立事恩亦無由生害害亦無由而起於恩以道德臨戎有征無戰故云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經曰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淑真曰愚人見星流日暈風雷霆水旱災蝗而生憂懼不知有道德政教淳和安撫黎民轉禍為福以此時物文理惟聖我知之矣天地文理者天地懸日月以照善

惡垂列宿以示吉凶皆道體自然之理也言愚人仰視三光觀天文之變異觀雷霆之震怒或寒暑不節水旱災蝗恐之反身悉懷憂懼也愚人以此時物文理時物文理者但君懷康靜臣効忠貞謹讜不宣

烽無燧非人安樂寰宇清平縱天地災祥無能為也聖我以為時物文理者故家語云殷太戊之時道缺法邪以致之亡彛桑穀忽生於朝七日大拱占者曰桑穀合生於郊今生於朝恐朝亡矣太戊恐懼側身

陽十一

三十一

修德思先王之政布養人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十有六國則桑穀無能為災夫子曰存亡禍福皆由人興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則災妖不勝善政怪夢不勝善行也又堯遭洪水湯遭大旱皆積有歲年兆庶和平人無飢者何也為君臣有道政理均和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雖旱水不能為災也水旱者時物也若明時物之理者皆能轉禍為福易死為生故曰聖我以時物文理夫為軍體日暈五色星流四維怪獸衝管野鳥入室此時天地文理示其災祥但能修政令設謀慮恩撫士卒轉禍為福則敵何敢當此乃時物文理也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章下一百三言皆使人深思靜慮思害不生晚達存亡公私隱密開物成務觀天相時故云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經曰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

陽十一

三十一

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下終

陰符經集解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袁淑真撰是書前有淑真銜稱朝散郎行潭州長沙縣主簿其里貫則未詳也其本亦分三篇引驪山老姥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之說惟末附一段祇五十八字又與諸本不同

黃帝陰符經註一卷

〔宋〕俞琰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陰符經諸家
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陰符經註

一卷》提要

黃帝陰符經註序

蘇爲湖右甲郡士林先輩盛德如石澗翁者遠矣
今難其人矣翁平生讀易有見有得故能守恬然
不炫耀壽考以終是經所解發明朱夫子所未盡
言者使夫復起不易之矣況繼志如子玉力學如
孫楨天之報施固未艾也子玉以是示予俾序篇
端予焉敢僭披誦累日感歎滋深敬書數語以酬
之亦故交之情有不能自己焉耳予老矣言之豈
足乎於人哉言之豈足乎於人哉至正八年十月
陰符經序 俞註 一

望日眉山師敬書

黃帝陰符經註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叟解

浮石居士程君樂訂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自然而然者。天之道也。左施右轉。而晝夜弗停者。天之行也。中庸云。誠者。天之道。又云。至誠無息。誠則真實無妄。而純乎天理之自然也。無息則瞬有養息。有存而湏臾不間斷也。人能觀天之道。而存其誠。執天之行。而自強不息。則與天

陰符經

俞註

二

爲徒矣。盡矣云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八字。言簡意盡。而無以加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五賊。五行也。朱紫陽曰。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惡亦由此五者而有。故卽其反而言之曰。五賊。愚謂天之五行。水火木金土是也。人之五行。視聽言貌思是也。天之五行在天。可得而見。人之五行在心。可得而見乎。人能見其所易見。又能見其所難見。則無所不見矣。故曰。見之者昌。

何以謂之在心。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貌思恭。而心之官則思也。何以謂之施行於天。風雨暘寒燠是也。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人能動其機。以奪天地之機。則天地之造化在我矣。故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邵康節觀易吟云。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

陰符經

俞註

三

虛行。卽在人。此之謂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故曰。天性人也。機動於中。人之心也。故曰。人心機也。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人能立其誠。而不爲人欲之所移。則天者定。而人亦定矣。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人發殺機。龍蛇起陸。地發殺機。星辰隕伏。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天發殺機於上。則龍蛇應之而起。陸地發殺機於下。則星辰應之而隕伏。人發殺機於中。則上下皆應之。而天地反覆。權謀知術之士。知此理。則譬以恒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修鍊之士。知此理。則以首爲天。腹爲地。心爲人。其法潛神於內。馭呼吸之往來。上至泥丸。下至命門。使五行顛倒。運於其中。降則金水合處。而與土俱降。升則木火爲侶。而與土俱升。上下往來無窮無已。是爲吾身

陰符經

命註

四

之天地反覆。二家之說雖各言其志。理暗合。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而其理一也。不然。此言何以謂之陰符。愚觀老子之書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言修鍊也。又云。治大國若烹小鮮。又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蓋亦兼言治道。不專言修鍊之一端也。如子華子。華關尹子。文子。列子。莊子。皆然。或者執於一偏。而專言其一。謬矣。詹谷注此經。乃以御女採戰之穢術爲強

兵戰勝則又謬之甚焉者也。

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天之機與人心之機相應。其動也彼此相符。是爲天人合發。天人合發之機。非知道者孰能知之。知其機而不妄動。則萬化之本定矣。故曰。天人合發。萬化定基。修鍊者知此。天人合發之機。遂于中夜靜坐。凝神聚氣于丹田。片餉之間。神入氣中。氣與神合。則寂然不動。逮夫亥之末。子之初。天地之氣至。則急採之。未至則虛以待之。

陰符經

命註

五

不敢爲之先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人有知有愚。故其性巧拙不同。若夫大知若愚。大巧若拙。則其性伏藏于內。而弗爲人所窺。故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邪卽人欲。人欲熾則天理滅。此君子所以防閑其邪也。竅有九。而要者三。耳目口是也。君子動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動而誠也。靜

則無視無聽而謹室其兌。靜而誠也。君子動亦誠靜。亦誠動。靜皆誠。無往不可。故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火生于木。禍發必尅。姦生于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火生木中。火發則木爲之焚。故曰火生于木。禍發必尅。姦生國中。姦動則國爲之破。故曰姦生于國。時動必潰。修鍊之法。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安則火無炎上之患。猶木雖藏火而不爲火所

陰符經

論註

六

克也。閑其邪而存其誠。則猶國雖藏姦而不爲姦所潰也。故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有春雨之發生。則有秋霜之肅殺。此乃天道之當然。理之自然而然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空。三才既安。

天地養萬物。亦害萬物。故曰天地萬物之盜。人養萬物。亦害萬物。故曰萬物人之盜。萬物養人。

亦害人。故曰人萬物之盜。不言其養而言其害。蓋亦卽其反者而言之也。若夫三者各得其宜。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故曰三盜既空。三才既安。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時謂天地之時。吾能食其時。而與天地合。則百骸理。機謂人心之機。吾能動其機。而與天地合。則吾身之萬化安。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陰符經

論註

七

神者。陰陽不測之謂。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非世俗所謂靈怪也。愚者燭理不明。而惑于靈怪奇詭之說。則謂之神。若夫日月之運行。四時之推移。萬物之變化。則習以爲之常。乃謂之不神。抑孰知不神之所以神哉。愚嘗聞之。隱者云。天虛空。而其狀如雞卵。相似。地局定于天中。則如雞卵中黃。地之上下四圍。皆虛空。而虛空處卽天也。地所以懸于虛空。而亘古不墜者。天行于外。晝夜旋轉。而無一息停也。天北高南下而斜。

轉故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黃道周匝於天腹日月則行於虛空之中而晝夜不離黃道隋書謂日入水中妄也水由地中行不離乎地地之四表皆大安得有水謂水浮天載地尤妄也冬至之日晝則近南極而行在天之南方而陽氣去人甚遠故寒夜則潛于地底之虛空處而陽氣正在人之足下所以井泉溫夏至之日晝則近北極而行正在人之頂上而陽氣直射於下故熱夜則潛于地外在北方

陰符經

俞註

八

之虛空處而陽氣不在地底所以井泉冷萬物春而生夏而長由地底太陽之氣自下而蒸上也秋而收冬而藏由太陽之氣去地底以漸而遠也此理昭然而昧者自不知耳至如鳥獸蟲魚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之殊草木之開花結實白者白紅者紅大者大小者小百姓莫不見其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故曰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其神矣乎日月之運行一寒一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厥亦神矣非聖人其孰能明之神而明之其功蓋在於聖人也夫日一日行一度一朞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周天月一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八日而周天則又行兩日乃與日會而合朔二十七日而周天則又行三日乃與日會而合朔故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人慮百姓不知日月之有數而春耕秋獲之失時也遂爲之治曆明時以閏月定

陰符經

俞註

九

四時成歲凡三年閏五年再閏十九年七閏而爲一章則至朔必同日其數蓋一定而不可易也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而其功如此使百姓咸知日月之神而其理昭然如此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機之未發也隱而不露孰能見孰能知故謂之盜機是機也君子得之固躬君子知命而不妄

動也。小人得之輕命。小人不知命而妄動也。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瞽者目無所見。而其耳善聽。聾者耳無所聞。而其目善視。一而專也。學道之士。有能絕去利欲之私。而用志不分。則其功用十倍之衆矣。人苦不自反耳。若能謹守耳目口之三要。而晝夜存其誠。則其功用又萬倍於衆矣。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陰符經

俞註

十

心因物而動。是生于物也。逐物而忘返。是死於物也。心者神之舍。目者神之牖。目之所至。心亦至焉。其機蓋在於目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天之於物也。任其自然。雖謂之無恩可也。至於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普天之下。蠢動含靈。咸被其澤。豈非無恩之中。而有天恩乎。

至樂性餘。至靜則樂。

知者樂。樂則知命而無所憂。故其性有餘裕而

不迫。仁者靜靜則定。而無所欲。故其性廉潔而不貪。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道至公。而無私也。人但見一物之生。一物之長。遂以爲天之至私。而不思日月所照。雨露所及。凡飛潛動植之類。莫不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此則天之至公也。天曷嘗獨私於一物哉。

禽之制在氣。

春則倉庚鳴。孰使之鳴。秋則鴻雁來。孰使之來。

陰符經

俞註

十一

禽之制在氣。故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謂萬物之動。動極則復靜。是生者死之根也。死謂萬物之靜。靜極則復動。是死者生之根也。恩謂天之生物。害謂天之殺物。有秋冬之收藏。則有春夏之生長。有春夏之敷榮。則有秋冬之凋落。故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聖則不可得而測也。既以

爲不可測。則不復窮其理。雖以之爲聖。不知其所以聖也。我以時物文理哲。哲則可得而知也。知者窮其理以致其知。則天地雖聖。吾亦得而測之。況時物乎。夫時物之文理。卽天地之文理也。不知天之文。但觀天之時宜。不知地之理。但察地之物情。何必索之高遠哉。終篇又有百餘字。或以爲注。或以爲本文。如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謂天地間陽盛則勝陰。陰盛則勝陽。如水之浸物。蓋以漸也。朱紫陽雖以爲注文。而不解。然答門人之問。則深取其說。愚故并及之。

陰符經

俞註

十二

陰符經註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俞珍撰。珍有周易集說。已著錄。珍本文士。故是編所注。較他家具有條理。其闕簷谷以容成之術。釋強兵戰勝之義。尤爲正論。其本亦合爲一篇。而人以慮愚一百十四字。則兩存經文注文之說。

黃帝陰符經註一卷

〔金〕劉處玄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陰符經註

一卷》提要

黃帝陰符經註 第一序

黃帝陰符經註序

餘六

陰符真經三百餘字言簡而意詳文深而事備天地生殺之機陰陽造化之理妙用其功包涵總括盡在其中矣昔軒轅黃帝萬機之暇淵默沖虛獲遇真經就崆峒山而問天眞皇人廣成先生得其真趣勤而行之一旦鼎湖乘火龍而登天斯文遂傳於世後之修仙慕道者而能默識玄機深造閭域往往高舉速致躡景升虛不為不多矣數千載之間為之註解直說者曾無一二皆辭多假喻傍引曲說真源弗露使夫學者困於多歧以至皓首區區勞而無功愈窮而愈惑半途而止者不可勝紀遂指仙經為虛語深可憫也神山長生劉公真人教法令器師席宏才學貫古今心游道德乃覃思研精探賾索隱為之註解坦然明白易知易行以利後人可謂慈憫仁人之用心也濟南畢中真命懌作序欲廣傳於四方為學者之指南而學者詳覽斯文可以寤疑辯惑皆能擺脫塵網直入真游逍遙於混茫之域矣明昌辛亥二月既望寧海

原缺

黃帝陰符經註

長生子劉處玄註

神仙抱一演道章上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者五眼圓明也明其天眼慧眼法眼道

眼神眼五光明徹則五蘊歸空見其天道也天中復有天外天在地之上清炁天也至高八萬四千里高天也在人身各受天之一炁炁有厚薄冲和則生賢聖逆而散則沉下鬼道者天地萬物之外虛无之體

第六

在人身瞥見亘容以虛心則至性與道相洽也執者守真而不偽悟正而不邪天者

天生於萬物也天生萬物天生成不收亦不取濟十方三界萬民亦不望其報只要

一切衆生悟天之道理盡而明矣要人萬

事不憎不愛如天之平等人之有情悟天

之無情便是報天之恩也若不依天理縱

濁惡邪姪多病夭壽死沉地獄受苦盡則

墮於傍生失其人身若依天之道常善則

則明道常不犯天條則無罪不修世福抱道全其真福不殫傍門小法頌明无為萬法所以三界無拘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天有五賊者天無賊非世之盜賊亦非人

之六賊却是甚賊也天有五方正炁在人

身中為神之母也周天十二時中自然抽

添運轉至妙無窮謂之無中有天地傳陰

陽秀炁生於萬物人食五穀養形滓穢沉

於水火五穀之精在人身中保而為命也

第六

命得性而久性得命而壽命者北海之烏龜也一翁常抱則成形也五賊者真陽也

天之真陽見其真陰五賊盜其北海之寶

寶之者昌如萬物人之盜也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五賊在心者五行顛倒也在心則真水上

昇也逆則心竅不通腎水下行死路也世

之不達聖人之道不行道之人皆如此古

之悟道賢達之士多異說世人各執所見

分別高低正能容邪邪多謗正邪法余觀
恰似螢蟲之耀正道有似日月之光夜暗
則微光且顯若見日月之光輝照徧十方
三界豈見螢耀也聖人掌握宇宙陰陽變
通地天交泰萬化生乎身萬化成形也萬
物之中唯人一物至尊至貴也奪造化內
修身外之身謂之得道通萬化外救物哀
衆生悟金枷玉杻石火風燈世之夢幻遠
濁惡而近於清善外應人道內行太上祖
佛之真趣萬法歸一混世而性如蓮出水

謂之全其德此乃上仙萬化之明達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人之天性各有善惡巨微所慕文武道俗
貴賤高下人之性自古至今投胎換殼販
骨更形如蟻巡環未曾暫止人心之機日
常萬變各有巧拙正邪深淺惡毒孝逆寬
窄長短清濁賢愚愛憎是非察其心機則
知人性也立天之道天之道愚不知天之
恩大春溫夏煖秋涼冬寒四時而變態生
成萬物濟於人世富貴者錦衣美饌貧賤

第六

者糲食麤衣各各如意道生於物朴散以
為器粧點人間如花似錦萬民歡樂樂天
道以定人也賢者明天道之理暗行天道
不言而善應夷德不令人知洪禧不望人
報人若依此行天之道其德以定濟於人
也內懷通達之慧人要萬化俱明萬法俱
通萬物無私萬塵無染性通於命命通於
天天通於道道通於自然內全其道外全
其德謂之賢聖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天發殺機者煖極則變涼涼變金風金變
於朔氣萬木凋零枯落龍蟠巨海蛇蟄遠
窟冬至一陽生漸生和氣至春分萬物生
萌龍蛇起蟄於陸地人發殺機者人性乃
純陽之靈耀也人心總所愛欲於世之萬
物之有戀火宅恩愛七情爭名競利所述
酒色財氣種種歡愛所著無有盡期念念
欲情皆屬於陰也性著於陰下則腎海金
龜泄上則重樓玉汞消竄迷竄散其性無
主外陰旺則內陽衰逐物死沉下鬼人若

第六

頓明至道悟徹萬物之有謂之陽殺其陰性如皓月心清似天萬里無雲自然光顯森羅萬象人發殺機散盡群陰自然萬清鬼靜陰陽顛倒天地反覆造化生成三丹而結出天地之殼蛻形顯身外真身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天人者人性通於天也合發則心盡於物也人通徹人間世夢明知榮枯寵辱成敗禍福哀樂生死古今之常事也人通天理真榮而不枯真寵而不辱真成而不敗真福而不禍真樂而不哀真生而不死明道之常也道常而通萬變定其性之基本也至性通極無物萬變自然萬通如上善方圓曲直萬派清通於江河淮濟入巨洋而混成歸一謂之深通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古之悟道之人內性善巧方便表人外如惡拙可以伏藏內光隱而不顯也河上公云如美玉處石似明珠在蚌蛤禽之異巧鸞能語鐵籠拘囚拙鳩訥聲萬枝縱橫所

以世人偽巧則生萬禍真拙則生於清福故天不言而自然變通天無情而自然不老人要明於天道忘言則窮造化之妙忘情則明亘古之容人之所欲多巧則多愆多情則多患忘世斷情則乃樂道保命之要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九竅九通之陽徑未通者九陰之邪局也人心方寸空虛內有靈明上人心有九竅中人七竅下人五竅心無竅謂之愚人邪陰生性濁陽耀降神清在乎三要天光有日月星地寶有金玉珍道通有鉛汞真可以動靜天動則三光照地靜則三寶通妙明則三靈結動者動於形也靜者靜於性也古之賢隱混世而不動心居山而不著靜形明有有動中靜通無無靜中宣動靜俱忘則得道之常妙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火生人之心日常觸處不萬變之惡於木

者乃人性也念發無明火則焚其木之性也禍發必剋違言而凶喪福而禍也剋者殺於真也姦生於國者太上經云不以智治國國之禍也以智治國國之賊也佞詐人生於國難以萬民無事也時動則必潰散也愚者非理亂於世必遭刑法也不以智治國以無事治天下太平民安也知之修鍊非燒五金八石之修鍊修性命則達理通玄三教謂之悟道常救物哀世知天恩而謂之積德自黃帝之悟道有此陰符經周時金輪王悟釋有此金剛經自成佛之後號釋迦牟尼佛金剛經三十二分言其道要除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四相心上無萬愆也如天無雲性如朗月自現圓明正性也性者如樹之根也身者如人之形也萬法者如樹枝葉也陰符經造化之趣如開花結子也世人學道謂不能盡通其理各分別執根梢枝葉開花結子各執自是也非有四相心未除謂之傍門也

富國安民演法章中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生天殺者春溫和炁天生於萬物至秋深金風動萬物枯槁天殺也生殺道理天无情而自然也天地萬物之盜天地四時而變通造化生成萬物萬物之中所藏天地陰陽之秀炁萬物所盜秀炁也萬物人之盜人所盜萬物之精奪天地之秀炁也泯欲念清靜保守命也人萬物之盜人所欲萬物之華景眼觀五色耳聽五音舌餐五味醉飽腥羶縱邪生姦喪命樂極則哀人若棄世而悟無情則外物不能所盜也三盜既宜所盜無窮至寶造化成形世之萬斛珠珍難以酬價實也三才既安歸依三聖教明三乘玄悟三皇上運三光倒推三車耕透三田周天三火爐結三丹神現三陽昇上三天真而不朽生而不滅盡於物道也真與道同體則安也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

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

食其時饑時遇美饌而不愛逢飢食而不嫌也不殺生食羶腥亦不修齋餐素但饑時不論麤細困時睡閑時唱快時吟要坐則坐要卧則卧要住則住要行則行放

四大無拘自在則百骸理也十二時中對萬景只要真心常湛然動者不可動於心也內現實光應物動於形機者聖人賢人君子謂之智將軍謂之計常人謂之機小人謂之脫空聖人為智大理深世人不能

盡明其理懷妙智口應常機信者聽善者從萬通開化頓悟則安靜道生也人知其神而神世人只知地祇陰神而神也以木雕泥捏神為神愚者不知凡造一分愆過則天降一分禍患殺害猪羊廣燒錢馬祈禱有病則求安有禍則求福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不知天上陽道至神各分方位暗察人間善惡世人造善三年不經千日而降吉祥人若造惡千日不經三年而降禍患世人不知萬物之中最靈最通者自

第六

已元神有通天徹地輝耀古之賢聖盡是悟道修真從凡入聖西天一佛至二十八代佛未修行時都是衆生為六根清淨五眼圓明泯四相名為佛佛者人之性也性者神性是神神是性只是異名釋門性除四相謂之佛道門神忘四相謂之仙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有數夏至晝六十刻漸減一陰生也冬至晝四十刻漸添一陽生也卯時東海

日生酉時西山日墜清靜經云大道无情運行日月日者慧光運而抽添有數月者

人之命也男子十六歲全其二八真金若不悟无情三年減一兩至八八六十四卦

盡則腎海枯竭也多欲則未卦盡而天壽節減欲則益壽延長盈而虧則人死圓而

不缺則人生大小有定大者道也道大包含天地小者微也論微之妙入於毫芒運

而天地不能量用而鬼神不能見自然有定於方寸聖功生焉天之道也天大思生

濟人養形道聖功生救人修真神明出焉

第六

子 256-54

隱而神遊於三宮顯而神通於八表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其盜機也萬物之機所盜天地之炁天下莫能見天大恩生莫能知愚者只知自能養其身不知天垂恩而養萬民春種秋收夏結冬藏應時霜雪雨露滋榮萬化世之知天恩者性通明達也君子得之固窮窮通道則天地通天地通則萬化通萬化通則神通神通則應機萬變抱一無離而閒然願真返朴小人得之輕命小人得時欺謾天地不敬賢聖不遵國法不仁不義自強他弱害物傷人愆極則天報君子重性得通賢聖小人輕命失墮傍生

強兵戰勝演術章十

瞽者善聽瞽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瞽者善聽人之目乃五臟之看窓也通風則親於外物也如紙席僻風相隔似瞽者不能見外物也外景不入於中則空中有

真響亮善聽無聲之聲也瞽者善視但世之俗氣到耳則如聾也道念到耳則聞邪言者亦如聾也正理擇其善者耳竅通也似鑿壁透外光入於中也視無物之物乃明恍惚之妙也絕利一源忘貪而清平也亦派利財財損有餘而惠不足也用師十倍至閒明有十倍功利物愛人有十倍福三反晝夜一反上元賜福氣降而清也二反中元赦罪神異而靈也三反下元解厄命通陰變為陽也用師萬倍世人與販物貨萬苦千辛更廣有利者難取一倍利悟道修真全其性命得無窮福壽住仙宮寶所受天上富貴譬喻人之求福利則及萬倍便海變桑田永居不夜之鄉真樂何至只萬倍利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生於物著於物外也死於心死則通於靈物也世求生則性歸死路達道則守死神遊生路道與俗生與死路異相違也機在目外目視於物心動於機也利而有害

貪而有爭也慧目視靈物明於天機知道
要妙物我俱泯也俗機益於已損於人道
機損於已益於人也

天之無思而大思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天之無思而大思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物生成也萬物不得天地之炁不能造化
成形天大思生若無思者天不望其報也
人恩惠見其有者望其報也天恩與人恩
異也迅雷鳴則甘雨降天地生明烈風動
則浮雲散萬里天青莫不蠢然蠢動含靈

胎卵濕化莫不總受天之一炁生何況萬
物之無情之物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常樂道性之無餘厭身世之有餘我無喜
則無憂人有歡則有愁恬淡得之真常
迷聲色失之幻夢至靜性廉至靜則盡於
物也性廉如蓮不著於水也達道之人居
塵不染在欲無欲磨開寶鏡應物之形影
何礙有一等不達中邊悟道之螢耀認至
靜棄有著無有取捨之妄想分別高下誇

餘六

十二

得道之妙世之如麻也按太上道德經云
善言不美美言不善正道真言不美邪法
偽傳多美管見之明愛其美所以著於邪
不能達大道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施恩不令下知至私也生成濟於人世
至公也人之有道如石中藏玉世之肉眼
未見其珍頻磨頻琢異日功成現身外之
身朴散成於大器人之無道似蠹木之樹
天眼有日見用斧用鋸片時朽爛說得塊
飛魄散濁性永墮幽冥修道哀世苦盡甘
來造惡福謝萬禍臨身天意順者逆行逆
者順行君子之上賢達崇於道德天報預
至私盡至公小人之下匹夫競於色財天
報先至公終至私

禽之制在炁

禽之制百禽異勝者南山赤鳳也通輕清
之炁性靈則乘風入於九霄在炁濁則沉
地清則昇天因下濁而上清烏龜吸乾北
海吐輕清元炁八百一十丈乃九九之陽

餘六

十三

數也禽之三寸冲和與元炁相接不散炁
通神神通道道通自然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
恩

生者死之根世之求生之厚利多則害身

入於死路也死者生之根抱道不求生德

多則全身入於生路也迷者盡貪世實夜

喪內珍悟者坐忘世夢卧守內真恩生於

害七情恩憐於偽六賊暗害於真害生於

恩害生者慈劍斷愛欲也於恩者達道知

天恩也穀食則人無害鵠居則情無恩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愚者喪命告天求安

日常積愆禱聖求福賢者知保命則自神

靈無罪則道福洪人濁惡天地降其禍人

清善聖賢賜其禧大地衆生總造業不改

禱聖賢萬禍難免中華女男都崇真有志

不祈天地善福常侵我以時物文理哲我

以周天十二時窮萬物之變文俊顯萬華

理明顯萬通哲極闡萬化自然清靜無爲

卷六

十三

也自然道也清者天也靜者地也无者性
與道體同也爲者施恩不望其報也萬物
造化與人造化無異也天地運炁物通變
也玉鼎烹鈔則金爐鍊汞也七返通靈九
還丹結姤女離宮則嬰兒坎户也龜蛇蟠
遠則龍虎咆哮也前朱雀行則後玄武隨
也金翁守庚辛則黃婆伴甲乙也巨海撈
金則崑山鑿玉也黃芽長則白雪生也玉
花開則金蓮結也三光照則七寶明也二
八無虧則六三無缺也金木間隔則水火
相逢也恍惚之中則隱顯難測也道之用
也

黃帝陰符經註終

陰符經註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金劉處元撰處元卽王重陽七弟子之一也其說
叅以佛經前有明昌辛亥寧海州學正范懌序

黃帝陰符經註一卷

〔元〕侯善淵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陰符經諸家

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陰符經註

一卷》提要

黃帝陰符經註序

大道無方窮之彌遠至真不宰測之彌深玄微衆妙孰可期之曰黃帝陰符經焉陰者內著陰靈之性符者外契純一之真至真則上通三要之正其正則下伏九竅之邪然則死生之理其機在目曰不爲堯瞽故得觀天之道神明出焉是謂執天之行爰夫經義者聖功必盡於此矣

陰符經序

侯註

黃帝陰符經註

陰符者性命純一之道也

姑射山太玄子侯善淵註

觀天之道。

神變適清陽之炁者是也。

執天之行盡矣。

德與天通其機盡於此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行不順必賊其命。五神通耻見之者自昌。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陰符經

侯註

天之五賊本在于心。心通五神施行於天。

宇宙在乎手。

靈樞運變如挈天地之機也。

萬化生乎身。

萬神通化體道爲身。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人心與天性同德。故爲心之機也。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道無爲。獨立不改。人道相通以定其心。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

龍蛇亦受天地之性。起陸者施天地生殺之機也。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人行誅戮。天覆地反。故天人合發其機也。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人性與天性契同。善惡變化無不定其基址。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巧拙之性皆從道化。無不伏藏其理。

陰符經

侯註

九竅之邪。

耳不聰而目不明。精之妄施焉得其正乎。

在乎三要。

一者太始之元。二者通昱之通。三者胎光之凝。

三一之政。是謂至道之要也。

可以動靜。

靜則大道寂然無心。動則神用威而通玄。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

木中隱火。禍發則灰燼其形。人之有性。無明則

自喪其真。

奸生於國時動必潰。

治身不正其神散亡。

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知在亡不失其正則善養元神上合虛無之道。

是謂聖人之德也。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因天之生。死因天之殺。生殺之機。本道之至理也。

陰符經

候註

四

天地萬物之盜。

物盜天地。所從其化。

萬物人之盜。

人盜萬物。所計其生。

人萬物之盜。

物極自反。復盜於人。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通互相盜。自合其宜。天地人倫。自安其分。

故曰食其時。

故神用不失其節也。

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百關之正。動合其機。一真通變。萬化自安。

人知其神。

祈於外化。背失正宗。

而神不知。

本真實有。日用不知。

不神所以神也。

非爲外聖。自己天真。

陰符經

候註

五

日月有數。

躔度依時。明而合數。

大小有定。

至神通道。定合其宜。

聖功生焉。

元神顯化。至道生焉。

神明出焉。

目無疵病。身外有身。

其道機也。

神明出化乃盜天地之機也。

天下莫不月。

率化之性。皆明至道之中矣。

莫能知。

日月而不悟其理也。

君子得之固窮。

君子悟之固親其理。

小人得之輕命。

小人悟之不專其理。背理順生。自輕其命矣。

陰符經

侯註

六

瞽者善聽。

神光不明。善暗其聰。

聾者善視。

塞耳不聰。善耻其明。

絕利一源。

不貪外貨。專守一源之道。

用師十倍。

守一無雜。師資十倍之功。

三反晝夜。

神明象帝。至道相通。三一混元。晝夜不失其正。

用師萬倍。

三一晝夜無虧。師資萬倍之功也。

心生於物。

見物情遷。神不居妙。

死於物。

心有所著。轉於生死。

機在目。

目爲五神之戶牖。開闔有生死之機。

陰符經

侯註

七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天施惠愛。不以仁恩。物之從化而大恩生矣。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怒雲暴風。無不蠢然。承天地大恩而生矣。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天施惠愛物性。至樂有餘。靜則靜安。常道之中。

廉則廉用。神變之至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之玄德無私。故能成其私者。無用不在於此。

故能至其公矣。

禽之制在炁。

神真羽化承天地正炁者哉。

生者歿之根。

入生之歿乃出歿之生也。

歿者生之根。

入歿之生乃出生之歿也。

恩生於害。

道施恩德物性爲害害及恩生則福兮禍所伏。

陰符經

侯註

八

害生於恩。

物性從化承德之恩恩及害生則禍兮福所倚。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

以用也。文善美也。若入用天地善美之理理循

正也正達無爲妙通玄化從凡入聖是謂至真。

我以時物文理哲。

處執者以用時物善正其哲哲猶智也。然聖用

時物焉。入其機未嘗至於聖矣。

人以虞愚我以不虞。聖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

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

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

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

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

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陰符經

侯註

九

陰符經註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姑射山太元子侯善淵注不知何許人其

本合三篇爲一而末有人以慮愚以下一百十四

字註較他本頗有文義而傷於簡畧

黃帝陰符經解一卷

〔明〕焦竑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陰符經諸家
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陰符經解》
一卷《提要》

黃帝陰符經解小引

陰符經者古之至人將以明道而其意未可陽也。故篇中多微辭。元嘗以意測焉而不能入。迺今得漪園先生之解讀之。而後知奇器之進乎象者。知見所不能契。非神而明之。卽言猶之乎射覆也。先生統一聖真。妙析玄理。千古微言昭然如日。易稱知至至之。殆謂是歟。昔之解陰符者。或曰韜鈴。或曰導引。揣籥捫燭。去之愈遠。遂使學者不得其解。而并昧其言。不得其言而并昧其道。先生燭契而陰符經序

焦註

獨言之。至道固待人而明也。夫然元又謂先生有陰符而後解陰符。則經一陰符也。解亦一陰符也。夫陰符者。象帝之先。情量莫寄。則讀者其必不知以知之。不見以見之。而後先生之解可入乎。噫。世有解生。當不至河漢焉耳矣。

萬曆辛丑春日晚學顧起元頓首書

黃帝陰符經解

上篇

秣陵焦竑弱侯註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于木。禍發必烈。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

陰符經

焦註

修鍊是謂聖人

天之道無心也。天之行無爲也。觀而執之。則心無其心。行無其行。豈復有餘事哉。天一也。而分爲五行。五行盜天氣者也。然分之而五。則賊攢之。而一則昌。非見之。疇能一之。能一之。則五行在我。我不以心運。而以天行。生天生帝。自本自根。宇宙在其掌握。造化皆其根葉矣。此古至人。化人爲天。捫情歸性之道也。所謂天性。非他人是已。所謂人心。非他機是已。人主而靜了。不可名。

陰符經

焦註

三

其可名者。心之動機也。動而忘反。漸離其天。惡乎定。立天之道。以定人者。邇而上之。知動出于不動。爲出于不爲也。動出于不動。則無動。爲出于不爲。則無爲。人一天矣。情一性矣。故曰五行順行。平地火坑。五行顛倒。大地法寶。順行爲生。顛倒爲殺。此殺機也。在龍蛇爲蟄。在人爲靜。人知飛騰起陸者。龍蛇之神。不知蟄乃所以起也。故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知旋轉天地者。人之不能知靜。乃所以動也。故曰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我歸其根。天復其命。此天人合發也。而萬化定基焉。是立天定人。在此伏藏間耳。此豈人所不可能哉。性有巧拙。皆可藏伏。何也。五賊在人。散于九竅。九竅之邪。由三要。三要者耳目口也。鄉也。自無而聽有可。今也。自有而聽無亦可。其動其靜。皆在我耳。然是靜也。離動求靜。遠于千里。轉動爲靜。祇在一塵。故火生于木。反以焚木。姦生于國。反以潰國。動生于靜。反以害靜。誠知動之所自生。如火生于火。姦生于國也。而修

之鍊之。就其出門便求歸路。卽事物並作之內。造混沌未鑿之先。則子母玄同微妙合一。雖遇燎原之勢。弭蠹國之姦。有不難者。顧其觀而執之者何如耳。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其不神之神。所以神。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知。莫能見。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陰符經

焦註

四

有生必有殺。有殺必有生。不能使之然。不能使之不然。皆天之理也。至人立生殺之先。而藉其妙。機處其殺。不處其生。故名曰盜。雖然。三才皆盜也。何者。天地人物靡非一氣。天地分人物之有物。分人之有人。分物之有虛無之中。如巧相窃者。故易曰。作易者其盜乎。蓋易也者。生生而不窮。用之而益。有盜他人之物。然亦此意也。三

陰符經

焦註

五

才皆盜。而人爲微妙。人能盜造化之機。處其殺。不處其生。則三盜宜。三才安矣。盜卽下食其時。動其機之謂時。時者。丹家所謂活子時。詩云。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是也。食如龜書食墨之。食言與之適相當也。機。指殺機而言。動其機。老子所謂反者。道之動也。食其時。識未萌也。而百骸理。心有天遊。六鑿不相攘矣。動其機。情盡冥也。而萬化安。天德出寧。雲行而雨施矣。時之無作。機之未動。含元自歸。我尚不立。無神也。乃百骸萬化。自理自安。則不神而神矣。夫月掩日而光昏。度月而日耀。月對日而明。奪違對而月明。此其小大之數有一定者。故月之有明。日假之也。日近而明自虧。百骸萬化之有累。識生之也。識去而累自己。然則聖功之出于無聖。神明之生于不神也。復奚疑哉。嗟乎。此機甚微。不易見。不易知也。見之者昌。知之修煉者聖。以之固躬。特其餘事耳。苟非其人。至于輕命者。往往有所。蓋大道之體。荒分未央。小器小根。難于湊泊。故

觀空以歸真也。而昧者以蕩心。體無以遺照也。而謬者以喪檢。此君子受之爲不器之大道。小人窺之爲無忌憚之中庸也。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陰符經 焦註

六

瞽善聽。聾善視。以其絕聲色之利。一視聽之源。故十倍衆力。乃其理也。況學道者乎。人能自晝而夜。三要皆反。視不以色。視于無形。聽不以聲。聽于無聲。味不以味。味于無味。反流全一。六用皆廢。斯人也。上合太初。而不見太初之無。下合羣物。而不見羣物之有。以之握造化之柄。透生灰之關。倍于衆力。有萬萬者。不然種種色相。認以爲實。一得一失。生灰隨之。此生于物。灰于物。

者也。生灰也。由于見可欲。三反也。成於觀天道得喪之機。實在于目。三者之中。目爲尤要矣。順爲恩。逆爲害。順爲生。逆爲死。晝夜三反。害之灰之。非恩之也。然迅雷烈風。天若無恩。而萬物得之蠢然而動。是大恩生於無恩也。人能逆我欲。流反窮。流根至不生滅。其于復性奚難之有。夫枯槁者。以寂滅言性。不知至樂性餘。不爲靜縛也。流易者。以和樂言性。不知至靜性廉。不爲動縛也。葛玄曰。棲神于靜樂之間者。謂之守中。蓋

陰符經

焦註

七

得此意。此理至公。不離至私。百姓之日用者。卽道也。在禽而制之以氣耳。禽。古擒字。易以從禽也。左氏不禽二毛。皆作禽。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心有是非。故老子不欲以心使氣。氣無分別。故陰符欲以氣制心。氣制心。則太浩常存。情根內廢。雖萬境交馳。一念不作。如畫馬牛。如幻男女。夫誰爲撓哉。老子云。專氣致柔。莊子云。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靈幻云。一氣孔神。張平叔云。真土擒真鉛。真鉛制真汞。皆指此而言。故曰

生生者不生。殺生者不死。又曰：生生者不生，死死者不死。人能當生而不生，未死而先死，則長生矣。嗟乎！生死恩害相為循環，眾人常處其生處，其思此以天地文理求聖于迹也，逐其子者也。聖人常處其死處，其害此以時物文理求哲于心也。守其母者也。順逆少分，聖愚霄壤。乃其性豈有畢哉？降本流末，而本未嘗喪，散樸為器，而樸未嘗離。一能反本還樸，復歸其初，則性道即此而在矣。

陰符經

焦註

人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話，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陰符經解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考戰國策稱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其書漢志隋志皆不著錄。蓋已不傳。今世所行之本，出唐李筌、宋黃庭堅，以為即筌所托註其書者。自筌而後，凡數十家，或以為道家言，或以為兵家言，或以為神仙家言。竑此註雖引張永叔、真土擒真鉛、真鉛制真汞之說，似乎神仙家言，而核其宗旨，實以佛理解之。與劉處元註相近。蓋竑與李贄友善，故氣類薰染，喜談禪悅，其作此註，仍然三教歸一之旨也。

陰符經註一卷

〔清〕李光地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八年清謹

軒刻安溪李文貞公解義三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陰符經註

一卷》提要

陰符經

安溪李光地注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天之道，明其理也。執天之行，述其事也。

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五賊，五行之相害者也。思生於害，故見之者昌。見之者，觀天之道者也。若知其心而施行之，則執天之行者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此中五賊，在心之意。天性存於人，而人心乘於機。故人心即天心，立天之道，所以定人。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殺機者，賊之所爲也。天地人各有殺機，合發焉而萬變定矣。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九竅者，目二耳二鼻二口一，大小便各一，三要者，耳目口也。性者，至靈而至虛；至靈是其巧也，至虛是其拙也。以至虛善靈之用，故可以伏藏也。九竅各有邪，而其感動之機，在乎三要，徇動則逐於邪矣，守靜則歸於性矣。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

木之生火。光燄發矣。而足以燼其木。國之用姦。使令順矣。而足以潰其國。此其相生者。適以相尅也。反而觀之。則以殺爲生。見五賊者。必昌矣。然非伏藏其性。靜其三要者。孰能察其機。握其機。以善用其機哉。故惟聖者能之。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因上篇殺機而言。天道有生有殺。故徒知生之爲生。而不知殺之爲生者。不明天道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自其精氣之相尅。制則名之曰賊。自其精氣之相挹。取則名之曰盜。彼爲我之賊。我爲彼之盜。其實一也。天地亦資萬物以自益者也。人與物互相資益者也。食其時。順而盜之也。以生爲尅者也。動其機。逆而盜之也。以尅爲生者也。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人知性之巧。可以運用。是知神之神也。不知性之拙。可以伏藏。是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相推而明生。火以成大小。以成小。而物育。此所謂神之神。而人之所知者也。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盜機則隱乎至無以生。萬有乃所謂不神之所以神者。故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法修煉之聖人也。小人不知此而輕命。則亦如木之以火自焚者而已。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此又發明上兩篇之意。無所以生有殺。所以爲生。堵。以其精氣之源。一而不二。故其精氣之用。動而愈出也。如瞽聾者。有所廢。故有所專。人能絕利欲。而一於源本。則其功也。比於用師十倍矣。精專之至。反復晝夜而不休。則其功也。比於用師萬倍矣。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禽之制在炁。

三要之中。目之感物最速。其所見者。則心生。所不見者。則心死。是此心動靜之機。目爲之也。是故以心制目。以目制心。如禽鳥之以氣相制。雖雄鷲者。不敢動也。制者殺機也。然能制則聰明生。而精神益。此所以有十倍萬倍之功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此下又推生殺之類言之。迅雷烈風二者。天地之怒氣也。似乎無恩者然。而萬物生意蠢然發動。大恩於是生矣。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人之至樂而無憂。至靜而無求。恬淡而自足。似乎至私也。然而性之餘裕。足以同物。性之廉潔。足以惠物。大公之道。於是行矣。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以殺生之理推之。可見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以公私之理推之。可見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水火者養生之具。而蹈而死亡者多矣。此所謂生者死之根。而害生於恩也。

後論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人以為聖人者。通天地之文理。推而高之也。我以為哲人者。不過知事物之文理。引而近之也。我固不敢以愚虞聖。而亦不敢以奇期聖者此也。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靜者道之本也。殺機之所極。生機之所伏也。無所作為。故曰自然。浸者道之用也。殺機之所發。生機之所乘也。更迭而出。故曰勝。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

聖人以靜為本。是能制其心。以體自然之道者也。洗心退藏於密。非律歷之所能契。言其無形也。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聖人以動為用。是能妙其術。以乘陰陽相勝之機者也。八卦甲子。與鬼神合其吉凶。皆聖人所用之。

奇器。視之律歷所不能契者。此則有象矣。

陰符經亦衰世之書。大氏老氏之苗裔。知其意者為之也。五賊三盜之云。語尤嶮惡。然其本指。則老子所謂反者道之動云爾。通以儒者之言。則象養

者。醜毒也。患難者。桀石也。逆制其性。所謂害我之賊。然而可以昌。順縱其心。所謂恩我之親。然而可

以亡。德之昏明。命之融短。國之興衰。軍之勝敗。孰不由是。雖然。見此機者。必歸之於至靜。其故何也。

靜。雖天地之本。而自人觀之。則殺機也。魏伯陽云。象彼仲冬。節。竹木皆摧。傷反木。還寂外。則彫槁。非

昊義文王。孰能於此。見天地之心哉。於是。有得然。

後可以察虛盈之幾。語屈伸之感。萬象變滅。不以撓其志。亂其胸矣。故靜者心符也。見其機而順之者。用符也。雖曰陰陽相勝。而道主於陰。故曰陰符也。

此於學者不爲無益。然而號則不可。易道尊陽。豈曰陰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豈曰殺哉。

陰符經註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陰符經文意刻酷五賊三盜之名。尤爲奇險。光地註義純粹。頗能補苴其罅漏。其註禽之制在烝。謂以心制目。以目制心。如禽鳥之以氣相制。雖雄鷲者不敢動。似較李筌註爲順。然此書本筌所僞撰。自作之而自註之。自必不失其本意。可不必與立異。同況此本禽之制在烝。句次在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之下。故此註會通四語。以立義。漢魏叢書本次此句於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二句下。則義有難通矣。傳寫互異。莫可究詰。楚失齊得。輾轉安窮。旣非儒書。要義亦聽其各存一說於天地間耳。

道德經二卷

〔清〕胡與高註 胡與宗解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三年雲水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道德經編

註二卷》提要

叙

昔我先師孔子之見老聃也曰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
獸吾知其能走若夫龍吾不知
其乘風雲而上天也然則老子
其猶龍邪蓋傾倒至於如此故

象

老子者非異端之人而其書質
與深淳尤非異端之書也依古
以來迄唐虞為中天而孔子稱
舜曰無為而治老子之書以斥
奢傲禁貪殘崇尚無為又宗治
身治世殆異世而同揆歟自漢

而降或祖以清談或崇為教主
或尊以神聖道君之名而於其
書之微妙元通粹然一出於正
者多附會而穿鑿之顯與吾道
相倍知之者難註之者尤不易
也年友胡雲山種學績文胸中

叙

二

深博無涯涘而特精於黃老家
言雍正甲辰被放後同車出都
時以所註道德經見示且云吾
將刻以問世子盍為我序之余
反覆繙閱覺與少時所讀古本
多昭然若發矇者極欲提筆序

之而行李倉皇匆又別太負約
者幾卅年矣茲仲君樹屏既鐫
是編復以書來督叙予惟老子
一書三代而下好之者衆矣獨
我紫陽夫子之言曰漢文帝曹
參只得老子皮膚王導謝安何

叙

三

曾得老子妙處又曰伯夷微似
老子又曰晉宋人多說莊老未
足盡莊老實處使朱子得見此
本必許為深合吾儒道濬也豈
徒枉下史之功已哉雲山有
子三人俱以文學顯尤遠於醫

蓋以黃老之學世其家者也并
書於序以貽之

乾隆歲次戊辰來復月年眷弟

黃蘭谷頓首拜謨



永

四

道德經編註序



子曰黨夏之文不勝其質
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先儒
謂殷尚質而孔子以為與
周俱之勝河歟夫質之趨

於文者勢也勢變文而盡
返之質是猶驅江河而汙
之心也一於文而不救之
以質則奢泰巧偽之弊不
知其所終極賢人君子固

時病俗達之可以質而救
文而後之治天下者亦嘗
師其素而有效此老子道
德之篇所繇著也老子書
僅五千餘言牢籠百家包

含萬彙多合於孔子唯以
禮為忠信之為又以澹
仁義軒輊外降與孔子異
趨焉安知其非庶當時之
又據而為是激論歟又安

知其非惡世之為禮者後
知習儀以亟而世忠信之
實假仁義以借以滿其詐
力之私而不本於道德故
攻其病而投之藥石耿然

其諄諄乎慈儉之訓無窮
世為知足止之論佳兵
不祥之說蓋有與周易相
發明者又市用之以後刑
措曾參用之以致寧一也

士冗儒碩可從而厚譽之
寧但其書廣大源遠而末
益分禱家者流俱多托以
為重自神僞養生陰謀縱
橫刑名用兵諸人率借之

本

四

口實其後亥尉輩妄援以
售其說而遂德之為圖而
不章鬱而不發且為天下
詬病嗚呼是豈老子之過
哉河上公之誣偽而陋嚴

君平之指鍊繁而無當其
它言老子者私智曲說又
多以謬為妙影陽岱瞻胡
君予同年友也其學無所
不窺常以餘力撰道德經

本

五

編注謬者訂之舛者正之
既沒厥帑樹屏氏率其子
姪輩鏤板以世予及夜讀
之殆深合乎老子以質救
文之義滋詞深旨寡推矣

通不謬於聖人其信今傳
後無終也為真西山宋潛
清之所以論老子者則又
有同異於予不甯引而信
舉孔子文質相勝之說以

序

六

發其端或亦及此書

之義也夫嘗

乾隆戊辰孟冬月年春弟

潘偉拜撰



道德經自序

古今稱子書者輒曰黃老家言是豈定論哉靈樞素問
諸篇開微發與明養生之旨作醫學之宗為天下後世
賴者至深且遠然推其義特養身之書而非明道之書
也若道德經一篇法天效地明道推心始於一德之莫
名終之彌綸而莫竟匹夫守之而身修公卿大夫守之
而家國治有道之主守之而天下平持此道也而刑政
習乎太古禮樂化乎本初舉一世而登諸無懷萬天之
上不其盛哉嗚呼大舜之垂拱無為夫子美之如是書
發明無為之旨至精至悉自當與聖賢經傳並垂弗朽
道德經自序

皆

雍正甲寅歲十一月念六日後學雲山胡與高書

例言

一經文八十一章上經三十六下經四十五爲漢河上公訂定今舊本相沿上經於知人者智章分大道汎兮以下另爲一章下經合天下有始與見小曰明爲一章竊按分者義實相聯合者義絕不貫自屬後來舛錯茲特依古本改正

一經文刻本雜出有此作某字彼係某字此多數字彼少數字異廣莫辨今亦依古本按其文義之當否及其字義聲韻之叶與不叶斟酌校定至所懸者仍於經文音釋後註明一本作某以俟識者考核

道德經

一經文舊本每章或摘章內數字或自撰數字以爲章目按以本章之義多不該括且亦各據所見無一相符今悉刪去特仿朱子中庸章句以第一章第二章列於各章之後而逐章立言之旨亦卽於本章之下註明俾讀者便於體會

一經文體義精深其章句有似連非連如上篇第一章常無作一句欲以觀其妙作一句有似斷非斷如第十章載營魄抱一作一句有上下聯絡似連上而連下似連下而連上如下篇第十一章損之又損以至於無作一句爲無爲作一句第三十一章若肖作一

句久矣其細作一句之類不爲句讀多有訛讀者故因點以專經不敢妄加惟於章句則以實圈逗之一經文諸家註釋離多合少間有採用其一二語以貫入講章內不便標爲出自某氏惟下經知不知上章卦齋藥城全文故特冠其姓氏於上以明非勦說之意

道德經

見者必相禱而不純故也下數句一意

道德經上

者以形之則有見矣如事而皆難處則不見爲難惟在
事之易成者以形之則難見矣如形而盡長不有短者
以顯其形象則不見爲長惟有短而高見矣如勢而盡
高不有下者以受其傾壓則不見爲高惟下有而高見
矣雖此曰音單出曰聲止有聲而無音以扣之則不別
其爲聲惟有音以和聲則見音之美於聲矣止有韻而
無後隨則不別其爲前惟有後以隨前則見前之尊
於後矣作動也不辭無言也不去雖項聖人說下然聖
人渾天下於道則道直不去於天下非止不去於聖人
之身而已去去聲諒蓋自然而不去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之治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夫音扶

○一本聖人之治治字上脫一之字

右第三章此章是聖人以無爲治天下之大要言在上

附解章之要領。
所以無欲之由。

道德經

其心者。心常淡而無思慕也。無思慕則欲不能動。爭盜之見所以不得生。實其腹者。腹常飽而無貪求也。無貪求則欲不能奪。爭盜之念所以不能勝。弱其志者。柔弱退怯之人。凡事必守允常。恐以欲而獲禍。又安有爭盜之萌。強其骨者。骨幹強硬之人。作事必磊落。不肯爲飲所牽制。又曷有爭盜之衷。數句皆當以欲字貫。蓋去爭盜總在絕欲也。使段無知無欲。不爲盜。由於無知。無知者。正其原也。使夫知者。潛乎無私。無爲而民自化。非禁止之謂。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右第四章此章言道之虛靈最難測度有不知而然之妙通章故作疑難詞更不下一斷語正極力形容道之難測也冲散也言道散而用之若不見其盈及觀其會

極處則見。處理皆由之以山。却淵乎有似萬物之宗焉。何以見為萬物之宗。蓋道與萬物共處天地間。既挫其銳而不用。解其紛而不見。與物和其光而不現其明。與物同其塵而不露其真。究竟此萬物交動之地。而此湛然至靜者。又似若存於其中。是則物物皆其子。而可為萬物之宗矣。若究道之原。則吾又不知誰得而子之。意者其得象於帝之先乎。

附解章分三段。道之虛靈不測。首三句已盡。中五句申明不測之故。末二句又究道所從出之屬。至也。莊其聖云云。止極形道之渾穆無迹。非道有貌有聲有光有聲也。不必認真。曰難曰象。皆擬議咏歎之詞。謂萬物俱帝之云。而道且象在帝之先。則帝亦道之子矣。又誰得而子之。是則裝擬亦是不了語。帝。天地。程子曰。以形體道德經上篇

言謂之天。以至宰言謂之帝。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右第五章。此章言道之至虛處。無可見端。雖天地聖人皆有所不能盡。而姑就人身之一節以明之。言仁。美德也。而天地亦有不仁處。如春生秋殺。不啻以萬物為芻狗焉。聖人亦有不仁處。如制養立刑。不啻以百姓為芻狗焉。夫天地聖人。至仁也。而究竟不能全其仁。則知仁之為道。有行則必有止。猶聲音之道。有入則必有出。天

地之間。不猶物之有橐籥乎。蓋橐籥之為物。空其中則不見其量。有於中則必窮其量。是則如道之至虛處。其清濁美惡。一無可見。而常見其不屈也。虛而動。則清濁美惡。皆歷歷分明而愈見矣。道之守虛如此。觀之於人。其言多者。而多之數終窮。反不如守中者之無言而莫可量也。觀此則知道期於至虛焉可知矣。

附解章分三段。首四句。借天地聖人之有靈。以引起道之無靈。中四句。即物之無靈。以發明道之無靈。末二句。又即人身之有靈。無靈者。以足之。易物。喻其不測也。言天地施生。聖人休養。本愛物而不賤物。至不得其不測。則輕賤之矣。此正仁所不能盡處。陰符經曰。天地萬物之盜。意亦類此。言似三孔。橐籥與道。欽於至靜之中。常虛而無有。及動而用。則愈出而愈出。於橐籥之中。其橐亦空而無有。及動而用。則愈出而愈出。道德經上篇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右第六章。此章又言道之至虛處。即在人身。人人能養其至虛。則人人可以盡道。谷。藏養也。牝。母也。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言人皆稟此至虛至靈之神以生。自人不知所以養之。故其神日以散耗而速其死耳。惟有道者能藏養其神。而不至於速其死。故其虛靈之用。生生不竭。是即所謂玄牝也。何以謂之玄牝。言此玄牝也。守之則至虛至靈。而全夫天地之氣。不能守

附解上章古道虛而不盡此章卽以其虛而不盡者屬之於人神虛神也焦弱侯曰虛而能受而不有微妙不測故曰神首二句言神之宜養中二句言神之所關甚大見其不可不養末二句又極言神之妙以動人之養一層深一層神以體言玄以用言惟本體虛靈斯用亦虛靈此神所以爲玄之母也曰門者玄爲人動靜也揭猶門爲人出入之樞有刻不能離意根本也曰天地根者蓋生天生地生人皆本於此人之有卽天地之本故云天地根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卽上章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意

七

故能成其私

耳觀此則

附解章是影射體以天地聖人作箇榜樣無違求道蓋以道公之天下而不私使天下渾於道中而不見有道也不自生故能長生謂天地生物爲物而不自爲故物之生終古不息則天地之氣化終古不竭此天地所以長生也聖人後其身外其身身亦爲人而不爲身卽後中吾無身意先者立乎人之上而長人之謂存者與物中處而不隨物榮枯之謂天下先聖人自然先謂天下食福常先於聖人所以皆樂推戴聖人而聖人之身自然得以長人而先也天下存聖人自然存謂聖人之澤常存於人心所以歿世人不猶思慕而聖人之地身自然永長存也私其身也蓋生物先物天地聖人本無私而長久先存若惟天地聖人獨得而私之則其私也亦天地聖人之無私有以成之耳

居善地心善

唯不爭故無

之心亦如

無知也。能寧也。言載此管督之神。以求抱道之一。寧安
 處無爲。而自與道無離也。何以見之。如治氣者之事理。
 其氣而使之柔。寧如嬰兒之不理而自柔也。治心者之
 洗滌其心。而廣覽其理。寧如嬰兒之生。自然無疵也。治
 國家者。用其政教。以愛民而治國。寧如嬰兒之可以無
 爲而自治也。治性氣者。用後天之功。開陽而留清。闔陰
 而遏濁。寧如嬰兒之本於先天。自然有陽清而無陰濁
 也。用智慧者之務期明白。使光華四達而顯著。寧如嬰
 兒之自然先覺。有光弗曜。而如無知也。蓋嬰兒之生。無
 爲而生之。無爲而畜之。其生也。不自見爲有生。其爲也。
 不自恃其爲。人爲物靈其生也長也。皆所以長萬物。而
 不知爲物之宰。則是無爲之極。且不知其無爲。天下之
 德。莫虛靈於此矣。然則體道者。亦何必自勞其神。以求
 其抱一。但須任其自然。與道無離。而取則於嬰兒可也。
 附解章首二句。是一章大旨。下皆申明之。專氣致柔。十
 句申明無離之義。生之畜之以下。又申明嬰兒之義。義
 事也。除除主覽立字。即虛字。謂虛心以博覽其理也。與
 章末玄德主字。兼虛重而重者不同。此虛字作焉字。是
 也。此雖主與後章守字。雖字亦不同。此雖字作焉字。是
 不可留者。後章守字。雖字亦不同。此雖字作焉字。是
 不待爲。作運動看。其生也。不自見爲有生。其生而能
 運動也。不自恃其能運動。與第二章爲而不恃爲指聖
 人之教事。言亦別。末句主字。即首句一毫。以道之體。而
 言則曰。以德之用。而首句曰。支作而樣。看不得。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

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
 無之以爲用。

右第十一章。此章言道中運用之妙也。言以三十幅而
 共候一轂。是輻與轂皆車之用也。然所以能運動者。不
 在車輻與轂。而在輻轂所交之隙。是當其無處。乃有車
 之用也。埏埴以成器。彼埏埴亦器之用也。然其所以能
 盛物者。不在埏埴。而在中央之虛空處。是當其無。乃有
 器之用也。鑿戶牖以爲室。是戶牖亦室之用也。然其所
 以能出入起居者。不在室之戶與牖。而在戶牖間之空
 洞處。是當其無。乃有室之用也。觀此則知道矣。是以道
 常有之。有之者何。所以任體者之取携。而求之立應。乃
 道之利器也。又常無之。無之者何。所以使體者之靈通
 變化。有容無滯。乃道之運用也。歷引夫物以次及道。所
 謂以可見者。擬諸不可見者。欲人體會其象。而自明也。
 附解章是與體注在末四句。有無二字。即首章常有常
 無之旨。當以無爲主。蓋道非有不行。而非無以納之。則
 不能靈通變化。而所行亦適。猶有利器。而不達於用也。
 末二句。當云道常有。有固道之利。道常無。無尤道之用。
 抑揚讀。則輕重自出。輪股。教居輪中。爲輻所牽。牽和
 土曰埏埴。土曰埴。蓋黏土使細膩。以和爲埴也。埴。陶泥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
 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
 故去彼取此。行去聲。去上聲。

右第十二章此章言道中無爲之妙也。人之一身。目所以交色。乃五色交投而目盲矣。耳所以交聲。乃五音雜奏而耳聾矣。口所以交味。乃五味相乘而口爽矣。心至於憂娛。乃馳騁田獵而心發狂矣。行關於得失。乃當難得之貨而行妨矣。蓋目與耳與口與心行。皆外交乎物。動而有爲者也。有爲者易逐物去。所以有盲聾諸病也。惟腹則不然。腹處人身中。外不交物。靜而無爲。物亦不得而擾之。是以聖人體道之旨。首以無爲爲要。寧爲不動之腹。不爲至動之目。故言體道之功。不取動而取靜也。爽失也。妨變也。獨言目者。舉一以概其餘也。

道德經上篇

十五

附解章以爲腹可爲主。腹止取其不動意。蓋人之一身。主宰在腹。腹本頤然。然心常動。動則外物易乘。聖人取腹。欲使人心亦如腹之不動。心不動。則耳目口鼻皆從之。不動矣。須知不動中有無爲。在蓋人因無爲。身是動。然其何由入。此正所謂無爲之妙也。心之靜。感其多言。言田獵者。盡舉其動之極者爲言耳。蓋思靖曰。上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爲外和所實。

右第十三章此章言體道必能無而始能有也。辱也。

貴大患若身。劉文也。言人當寵之辱。而其心反若驚懼。若自貴。則不啻若六患臨身矣。夫寵辱何以言若驚也。辱之者自上。受辱者爲下。得失皆非我主。故皆可驚也。自貴者何以若大患臨身。吾所以自貴者。皆以吾有身之見。以其身爲吾之身。則不得不以得失爲吾之大患。若吾不自有其身。則此得失亦於我無與。吾有何患乎。是以體道者於此。不自貴其身也。貴以其身爲天下。而我無與。則此身可長寄於天下矣。亦不自愛其身也。愛以其身爲天下。而我無與。則此身可長託於天下矣。道之以至無而合至有者。端在此也。

道德經上篇

十六

附解章此章言人當寵之辱。而其心反若驚懼。若自貴。則不啻若六患臨身矣。夫寵辱何以言若驚也。辱之者自上。受辱者爲下。得失皆非我主。故皆可驚也。自貴者何以若大患臨身。吾所以自貴者。皆以吾有身之見。以其身爲吾之身。則不得不以得失爲吾之大患。若吾不自有其身。則此得失亦於我無與。吾有何患乎。是以體道者於此。不自貴其身也。貴以其身爲天下。而我無與。則此身可長寄於天下矣。亦不自愛其身也。愛以其身爲天下。而我無與。則此身可長託於天下矣。道之以至無而合至有者。端在此也。

右第十四章此章言體道者當體道之本來自無而有

道德經

十

謂爲道之紀也

詩經註凡經旨張之爲綱理之爲紀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

不盈故能敵不新成本俱無兮字不欲盈一本無欲字

右第十五章此章言體道者當以無而藏有也冬涉

將釋舒散之狀也若朴言其實也若谷言其虛也若

和光同塵也徐長也言古之善體道而爲士者氣象

端變化不窮其玄通微妙殆深厚而予人以不可識

夫既不可識矣。則不得不於其所外見。而強爲之容。

卷之六

見其豫兮若冬涉川。戰慄之至也。猶兮若畏四鄰。謹

之至也。儼兮其若客。恭敬之至也。渙兮若水將釋。舒

之至也。教兮其若朴。實之至也。積兮其若谷。虛之至也。

有此收者之樂。而又能厚答口光。也不與人相異耳。

其治。而則其祭。而之。其治。而則其祭。而之。

去。未。海。書。作。而。其。因。青。下。之。事。爲。士。未。如。是。盡。道。

清爲內以法爲外發清不漲則動而易息無濁不清

○ 前。而。類。安。今。之。體。道。者。孰。能。用。海。以。蓄。之。而。仍。長。清。

乎孰能安以久之雖勛而仍長生者乎內外兼備虛

同體非有他能也守此道者惟不欲盈而已蓋實則

敗虛則無際。古之爲士。納至實於至虛之中。而予人

舉古之體道者立箇標準孰能四句正體道之真末三
 句則得道之貌猿猶皆獸人行尋父則轉故逕回不果者
 疑腹有謂犬爲獨大先人行尋父則轉故逕回不果者
 謂之猿猴猿厚也猿空也獨以又獨而能普也外獨而
 能靜則心常清定自中無纖疵而長清安以久安而能
 久也內安而能久則外緣不擾自迭出不已而長生
 非生存之生謂道之在我者生生不息也不盈即虛
 能納實正微妙玄通之根源能飲不新成王純甫曰能
 飲爲固耐飲者雖舊不壞新成再造也

至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

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右第十六章。此章言體道者。當體道之本。原於心。必能無而始能久也。物字指身內之喜怒哀樂而言。言體道者。當本此至虛之體。推而至於極本此至靜之體。推而守之甚篤。待萬物並作之後。吾靜以觀其來復之處。但見凡物芸芸然。各歸其初出之根。歸根者何。卽吾身至靜之地也。何以歸根於靜。人生之初。本至靜而無動。歸於靜。是謂復其天命之始也。何以爲復命。人物之出處。

卽人物之歸處故復命者乃人物之常理也人能知人物之常理庶乎於道不昧而自然靈明矣若不知是常理則不知本然之至靜勢必逐物而動將妄作以履凶若能知常則我心自然至靜而於物有容矣能容則我能用物物爲我用而公矣能公則我爲物主不爲物華而王矣能王則可無爲而治順生自然而天矣能如天則可虛可貴可有可無而道矣能道則生生不已變化不息天地之至久者已悉歸於我雖身已沒而我之道終不殆也

用解章音聲虛二生是一章至也。聲則虛理本一貫收
正音聲不言虛也。後命句義。上是取共理。而見解之
道。物在止處。

當守下則由守靜而進之以至其極見字靜之功大則
靜之當守亦可規章內不露無字蓋靜則無爲無字即
括於靜字中容公等皆指內之所蘊者而言非效也不
可說於外邊去且亦一事專非容後始公公後始王至
後始天始道始久也殺身不死非危殆之驗作朽字至
善身雖悅而道仍長存不朽也靜中肅然久無惑之謂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
足焉有不信猶矜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不
有之字
本作下字

右第十七章此章言體道者當知無爲治身之道卽所以爲治天下之道也太上以無爲化天下故下不知有之其次有德可見有惠可稱而下親之譽之其次道以政齊以刑而下畏之其次則任知術務權詐而下侮之

大道廢有
亂有忠臣

大道廢有仁義智惠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

右第十八章。此章言有爲爲道之病也。蓋大通行時。人情渾噩。所爲仁義之德。詐僞之事。孝慈之名。忠臣之節。

道德經

方

皆無由見。惟大道廢。始有仁。有義正。而仁義以立。大道廢而智惠出。始有機詐。有權謀。而大偽以作。大道廢而六親不和。始有嚴父。有宵子。而孝慈以修。大道廢而國家昏亂。始有犯顏。有捐軀。而忠臣以出。凡此者。皆原於有爲也。求道者。知有爲之病。則當反有爲而無爲矣。

附解。章以首二句爲綱。下皆足此二句。惠與慧同。舊子由曰。大道隆仁義行。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足以清萬物。而加以智慧。民於是始以僞報之。六親方和。義非孝慈。國未方治。我非忠臣。充非不孝。而獨稱舜。然皆喪也。伊周非不忠。而獨無干。楚無榮。利也。淵澤之思。相吻以流。相潤以漸。不如相忌於江湖。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

欽定四庫全書

九章此章言無爲爲道之益也蓋利欲之害有

書館甲申燕

爲而爲者。開其端。如在上者。用其聖智。則法令滋彰。民以多事。恆絕之。棄之。而民利百倍。用其仁義。則恩誼過分。失其本然。惟絕之。棄之。而民復孝慈。用其巧利。則貪味詐僞。爭競成風。惟絕之。棄之。而盜賊於以無有。凡所以絕之。棄之者。以致治之遺。歸文不足以教民。必絕之棄之。而其令乃有所屬也。體道者。體此理以治身。見其棄而守其朴。使私欲去而天真全。則無爲之道可企矣。

北齊書

事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咎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唯上整乘平聲食音嗣。沌沌一本作純純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止一本作漚兮其若漚兮若無所止且鄙一作似漚

右第二十章。此章承上二章而言。見道不可爲且不可學也。凡體道之人。若執意以求道。而學焉固失。始雖有道之見。而終反失道之真矣。唯屏去一切修持。絕學所以無憂也。夫善之與惡雖不同。而同出於有爲而爲。如唯之與阿雖有不同。而皆出於有意而發也。善惡之相似其幾如此。惟非道不處於人之所長者。不得不畏而已。是故以其容貌而言。體度之則。本荒兮。舒而末艾也。乃衆人熙熙焉如享太牢。如登春臺。而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以其才能而言。本乘乘。變動而無所止也。乃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以其心性而言。則賦

道德經上篇

三

稟一原。非我獨愚也。乃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卽以道體而言。道本至大無外。故忽兮。漂兮。若海之無所止也。乃衆人於道皆爲有用之器。而我獨頑且鄙焉。凡此者。雖我之異於人。而非故爲獨異之見也。誠以道之與我。本同一體。無待於學。如子之食母。本同一體。不待於求也。人不知此。故終日學之而道愈離。我惟體此。故絕學而道自合矣。
附解。章明道不可學。當以絕學無憂句爲綱領。唯之與阿。六句。言已之不學。不達於人之學。以下四句。又言己之不學。大異乎人之學。末二句。則發明所以不必學之故。唯之與阿。言已之不學。與人之學。相去無多也。有爲爲惡。惡也。此二句。最宜看。蓋善與惡。既無所差別。然止

如此。又恐人因是而走向惡邊去。故懸接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以斷人爲惡之根。正立言周密。大觀。夫中食之也。未夾者。如日之行。未中則未盡也。然則樂動。生曰。嬰兒之孩。二三歲也。來。嬰兒動。無不測也。池。不通。嬰兒。明也。已。教人。揚人。抑己。總以導其不學之狀。末二句。始結明。不必學。以足章首絕學之旨。道子由曰。爲學。日。爲道。日。根本。不知性命之正。積學求道。而無以一之。則其中紛然矣。經患學者之至此。故曰。絕學。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爲主。不學而不多。學而不亂。又安用絕。而學者須善會之。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有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忽兮。恍兮。三句。一本作忽兮。恍兮。三句。其俱少一兮字。

道德經上篇

三

右第二十一章。此章亦承上章而言。明道不可學。以道體之無定故也。謂道得於心之謂德。彼大德之容。蓋惟道之是從而已。夫道之爲物。恍兮。而不可以目遇。忽兮。而不可以意測。乃忽兮。恍兮。又若有象之可緣。恍兮。忽兮。又若有物之可指。究之所謂物。所謂象者。豈果有物象哉。亦窈兮。冥兮。以歸於無而已。然此窈冥之中。其精靈正不可拊。而所謂精者。又非假設之形似。本甚真。而迥殊於幻誕。而不可信。所以自古及今。道之名不可去。凡天下之萬事萬物。莫非道所闡歷。而畢貫其中。吾何以知萬事萬物之畢貫哉。正以隨在皆道。而道之無定體也。

彼有所執以學道失道之旨矣

附註章是論道非論德。首二句從德引起道字為提綱。以下至其中。有皆指其體之無定。以發明道字。自古及今。至末。則申明客字。客字之無定。在德上。却與道來。蓋道無定體。實萬事而無不客。則德之有客。非從道出。而從德出。則客字之無定。亦作客字看。而始也。言始可以。言終。則古今來。有之。始終皆道所包。容也。然字即指道字。言如云。吾何以知衆甫之客於道哉。正以道無定體。故能客。若有定。則滯而不能客矣。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一本音哇夫音扶。莫與之。字一本莫字下有能字。

道德經上篇

卷一

主

下為體。體道者當公之而無所執也。古人有言。天下事存一自曲之見。則能全。存一自枉之見。則能直。自陷以受物。則能盈。自傲以化物。則能新。自少者。必能求。而有得。自多者。必益更。而易惑。是以聖人之於道也。亦然。聖人之心。實有見。道在天下。不在一己。故不執己見。而能公於人。於此。抱此。一之義。以為天下式。見道而不自以為見。而道愈明。是道而不自以為是。而道愈彰。以道被於天下。而不自伐。故其道為有功。以道散於天下。而不自矜。故其道能長久。視天下如一己。視一己之理。如天下之道。而無所為執。斯天下之道。即一己之道。而

莫能與之爭也。然則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語哉。體道者。誠能知此全之之理。斯天下之道。歸之矣。

附解章重抱一。以為天下式。句。一者。合天下於一。而無分乎己。無分乎人也。首六句。泛就物理言。其重上一字。以起下。不執己意。不自見。以下。則發明抱一之旨。亦歸重每句上。義曲對全言。即中庸致曲之曲。作偏字看。言常存一偏。而不全之見。則不全不己。故能全也。枉直亦然。窪下也。則常處下。如陷於窪也。故能全也。客物者。因物應物。時出而新也。即下篇末章。聖人不積。意。新末曲則全。句。本包章首六句。言曲則全者。皆筆也。全而歸全字內。亦藏有曲則二字。

道德經上篇

卷一

主

布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信不足。有不信。樂與音。一本無道者。同於道三句。失亦樂失之。失。一本作得。信不足二句。一本多二焉字。右第二十三章。此章言道雖無定體。而不可執。要非隨流合衆。以為道。故以自然二字。開其宗。亦承上章而言也。蓋道之微。止在自然而已。如風雨。天地自然之氣也。飄風驟雨。則乖其自然之氣矣。夫氣出於天地。一乖其自然。則不終朝。不終日。雖在天地。尚不能久。況於人而可乖其自然乎。故從事於道者。知道為自然之道。而同乎道之自然。知德為自然之德。而同乎德之自然。毋若失者之乖其自然。而同其失也。夫同乎道者。凡有道

自章首至達曰反是推原道之所以大道大以下又以
大與大相死見道之獨大逝如行路者之餘行不迫也
逝如行路者之無遠不到也反如行路者之行到而反
也皆聚義之詞蓋道之體不可事狀故就其用上事之
人法地也法天天法道者蓋以天尊於地地尊於人故

逐層遞出。究竟揭歸於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即道。而亦云法者。因道以自然。爲極。道必極於自然。乃可謂道。故亦言法耳。章內言天言地言王。靜意益歸在王上。李息齊曰。域中四大。自世人言之。王不及天地。天地不及道。而此云四。大王居一焉者。蓋以人之一身。喜怒哀樂之法。尚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況於王乎。苟能轉以相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則以王配道。正復無難。章與上希言自然。章聯貫。章上章從天說到人。此章從人說到天上。章以自然起。此章以自然止。順推逆推。已開後來文家提孝熙應順逆縱橫法門。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離乘並去聲。處上聲。聖人一本作君子。失臣一本作失身。一作失根。一作失本。

右第二十六章。此章亦承上章而言。以重靜二字。明自然之道也。道本自然而重。亦自然而靜。天下之物。其根

附新章爲求道者而發雖不專指君天下者然玩其語
有見君天下者尤當以重靜爲要也自二句說物理
不言重靜之當守中四句正言能守之貴末四句極言
不守之失靜爲君者靜能制動也雖爲臣者動役於靜
德經上篇

也不言動而言。聖人動之甚而須。聖人不能不有。靜無動動而不離靜。則動又何病。惟動之甚而須。聖則病矣。輔車專。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果重。故云輔車。榮親謂官室華美。可壯觀瞻也。輕則失臣。蓋輕則若尊體。乘難以制其臣。故失臣。疎則失君。蓋疎則衆動乖張。無君人之度。故失君。然失則交失。分屬者互文省筆也。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譴。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行去聲。挽巨。碾切。乾上聲。一本無。是以聖人四句。

右第二十七章。此章言道本自然。合人物而皆有。合善不善而皆具。見體道者不可執着。隨在體會。則得乎道。

之。其如善行者。率乎道之自然。則行無軌迹之可拘。善言者。率乎道之自然。則言無瑕疪之可儲。善計者。率其自然而計。自萬全而不用籌策。善閉者。率其自然而守。自堅固而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率其自然而結。自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知乎此。其於人也。以人治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於物也。因物付物。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夫聖人聰明天資。何難師心自用。猶必因乎人。因乎物。如是。是謂取衆人之明。以爲明也。不獨聖人宜然。即常人亦然。故以不善人遇善人。則可以爲法。是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善人遇不善人。則可以爲鑒。

是不善人者。亦善人之資也。若不善而不貴其師。善而不愛其資。雖有大智。終歸大迷。天下之執己見而不知自然者。往往然也。誠知道合人物而皆可以盡道。合善不善而皆可以見道。則道之要妙在是矣。

附解章以是謂襲明句。爲程程見求道者。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據陳門本也。卽戶牖兩端。入牖孔所以止門者。亦曰關。據約東也。分三段看。首五句。歷指事物之不自用者。以下則歸到常人。上見常人皆有可取。因教人以取。而聖人以不取。蓋借聖人以開導常人也。當重此段。章末述宅正爲自用者。下針蓋見善而不肯法。見不善而不知鑒。天下特智自用者。大率如此。故以此針破之。用以決其任智之心。而奪其自用之念。策勵下學。此等處最爲吃緊。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

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上爲天下谿等一本無。重句朴一本作機。

右第二十八章。此章言道中自然之旨。以守朴爲要。體道者當藏之而勿失也。言處身以弱爲得。知剛強之雄。不若守柔順之雌。斯靜而有常。可以爲天下谿矣。爲天下谿。則道德長聚於一身。吾見其常德不離。復歸於賤卑之初。如嬰兒始生時。自然之本體也。處世以味爲得。知察察之白。不若守汶汶之黑。斯智而若愚。可以爲天

下式矣。爲天下式。則應事接物。皆有道以爲之主。吾見其常德不忒。復歸冲漠無朕之始。如無極以前。自然之本體也。處道以損爲得。知進取之榮。不如守退藏之辱。斯虛而能受。可以爲天下谷矣。爲天下谷。則道德與身混而爲一。吾見其常德乃足。復歸渾然無名之母。如璞玉未琢時。自然之本體也。然則體道者。亦當忌抱朴之旨而已矣。朴之爲物。藏於內。則不見其美。而散而破之。則爲有用之器。故聖人用之以爲應事接物之官長。故體道者。宜以朴爲制。御事物之大器。毋敢削喪而割傷之。斯可矣。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昀或吹。或強或煎。或載或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上聲。虛音。音去。重。故一本作凡。右第二十九章。此章言治天下者。當以不治治之。勿以有為而致敗也。言將欲取天下而以為治之。吾見其必不可得而治已。凡以天下皆至靈至虛之神器。不可以

道德經上篇

三

有為治也。夫慮天下之敗而有為。乃為之達。所以敗之。慮物之失而用執。乃執之達。所以失之。其勢然也。而不但此。凡天下之物。或行也而忽或隨。或吹也而忽或噓。或強也而忽或煎。或載也而忽或驟。大都皆極則必反。動而易變者也。惟聖人體此。知天下有治則必有亂。不

能長治矣。
附解。章首六句。推言治道之不可以有為。中四句。即物
理為喻。見治亂相因。以甚言有為之不可。末三句。言聖
人之治。要於無為。則有為之不能治天下。可知。聖人
川。謂取我田疇而伍之之取。蓋本有天下。有天下。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好去聲。善者句一本。上有故字。下有矣字。右第三十章。此章承上章為者敗之之旨。而甚言之。以明治者必至於亂。則強者必至於弱。亦物極必反之義。以警佐治者也。言以道佐人主者。當無為而以德化天

道德經上篇

三

下。不可以兵強天下。夫所以不可以兵強者。蓋我以兵得。亦必以兵失。其事好還。如師之所處。人畏避而不敢行。則荆棘生。且大軍之後。殺氣干天。而凶年必有。兵之為害如此。故善佐治者。凡事務安。靜無懷。游移之見。無存二三之心。一於果而已。不敢以兵取強焉。夫治固貴果。尤須善處其果。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心愈下。而勿驕。果而心愈謹慎。而如不得已。果而心愈退。歎而勿強。夫強且不可。況以兵乎。不親之物。物當壯盛之時。則衰隨之。人而恃強。恃強必敗。非佐治之道。知為非道。則當早已。庶不至干天地之和。而神器猶可

以不失矣。此佐人主者不可不知也。

附解章合上下章連看。上章為主治者言。此與下二章為佐治者言。善治要於無為。兵則有為之尤也。當以首二句為綱。其事好還。五句極言兵之害。所以示戒。善者以下至末。正教以佐治之道。所以示勉。兵事言佐治者。緣其時兵連禍結。列國名卿。如管孤之屬。皆以兵佐其主。以爭長天下。所以不言主。治而不言佐。治也。果勿作果。敢看。即下章之守。朴。謂守之固而不移。守之久而愈篤也。猶子由目。楚靈齊。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讀經言其事好還一語。正自毛骨悚然。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惓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

道經上篇

三

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則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夫俱音扶。惡去聲。處重上句一本無。是以二字。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一作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居上勢下一本無。居上勢則四字。右第三十一章。此章承上意。甚言兵之不善。見佐人主者決不可以也。夫佳兵者。實不祥之器。即物猶惡之。故有道者不事此也。是以君子尚德不觀兵。其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異於居者。以兵蓋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乃不得已而用之。即用之。亦不逞威。不嗜殺。以恬惓為上。雖勝而不以為美也。若以勝為美。是樂於用兵而殺人也。至樂於殺人。則上千天地之和。下殘民物之命。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惓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

兵愈強。而人愈不服。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則尚左。左陽生也。凶事則尚右。右陰殺也。偏將軍不握生殺之權。則居左之生方。上將軍專制生殺之權。則居右之殺方。以殺方居上將軍。蓋以凶事視兵也。所以兵據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而獲勝。亦以喪禮處之。兵之不祥如此。此其所以決不可以也。

附解章以不祥二字為提綱。首四句。以不祥開端。見兵為君子所不事。居則貴左。以下至不可得志。句。是推原於心。言不事兵之由。古事以下至末。又申明兵為不祥之故。始言不事兵。繼言樂殺。繼言不得志。於以凶喪悲泣。皆從心上通殺機。就上章止於事上說。言尤要。例。佳兵以兵為佳。也。物猶惡之。木鳥獸而見。物猶惡之。何況於人。

道經上篇

三

如唐李華。中古文。建斷章枯槁。若霜晨。鳥飛不下。欲振其翼。首是物。惡兵。景巢居則貴左。以左為尊。如曲禮。客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之類。用兵則貴右者。據春秋左傳。楚子伐隨。隨季梁曰。楚人尚左。請楚尚左。則凡兵皆尚右。可知恬惓。安靜也。居上勢。謂楚尚左。地也。三句。皆有次第。居上勢。以未戰而言。校人之處。以合戰而言。戰勝。以戰後而言。即子曰。此章喻物尤為懇切。是聖賢之盛德。湯武之用心。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夫音扶。侯王若能守。一木守字下有之字。夫亦將知止。二句。一本夫字作天字。二止字俱作之字。右第三十二章。此章結前三章無為治天下之旨。而申明之以應前章抱朴為天下式之語也。言道無定體。不

可以名名之。蓋道先混茫而立。如物之未雕未琢。止一朴而已。此朴也。無形無象。雖極小而處於最尊。天下萬物皆道所役。孰敢役道。而以臣視道乎。卽如天下之尊莫如侯王。究之侯王所以尊。亦以道而尊。侯王而能守此道。則萬物自相安而無不賁服矣。所以然者。蓋天地無爲而和氣相合。則甘露降。人君無爲而保合太和。則不號令而自均。可見道本無爲。不假法制。自有制始有名。有而不止。則法令滋多。萬物莫知適從而殆矣。誠知有之殆。則亦將知止。不復以有爲損其朴。則朴尚可全。而無危殆之憂。此知止所以不殆也。不觀之江海乎。江

一、

海無爲而川谷朝宗彼道在天下抱朴無爲而萬物自化亦若是而已矣。

附解章分四段首三句言朴之體尊俱王四句言朴之化始制四句言能抱朴之安末二句借喻以結之言物之歸必於朴益見朴之當守上三章或反或正皆極言有爲之不可爲治故此章以朴爲結穴蓋能守朴則萬物自化萬物化則無兵可耕而立於一不敗不失之地矣又何事其爲哉分四章則一章而有一章之義合四章直如一章其旨自聯貫餘劍制也名尊卑貴賤之名也有名而止則尊卑貴賤仍各相安於無爲夫何強惟不止則上有爲而民難治未免於殆耳止非止其各止其爲也蓋爲治之道不病在名而病在爲

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養而不爲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右第三十三章。此章言體道者。體道於身而無不備也。蓋道在內而不在外。人能外而知人者。固謂之知。不若內而自知者之爲明。人能外而勝人者。固謂之有力。不若內而自勝者之爲強。優於外而知自足者。固謂之富。不若優於內而強行者之爲有志。吾於養生而不失其所者。固謂之久。不若吾於養道。雖死而不亡者之爲壽。

遺傳經

美

夫既能明能強而又有志有壽則道備於身隨在而是不啻泛兮其左宜而右有矣。夫是道何道乃天地間萬物所恃以有生之道也。乃當其生之而不見其辭當其功成而不有其功其於萬物愛之養之而不自以為萬物之主。夫不辭不有不為主是則無欲也。故就其無欲而言則道無朕可見。可名之爲小矣。若就其萬物所歸而不爲主而言則物物皆道又可名之大矣。是以體道之聖人其自視每不自見其大也。然正惟不自見其大故能與道爲一而道之大卽爲聖人之大。而聖人乃能成其大矣。

右第三十六章。此章言道體無體。以無爲爲體。體道亦無體。以守朴爲體。斯道體歸於體道者而一之也。蓋道常無爲。而生物成物皆道。是無爲而無不爲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爲之道。則萬物自相安。而化於無爲之治矣。物既化而心知。勢將有智巧之作。乘其欲作。仍鎮之以無名之朴。守此朴。則一切自非其所欲。而亦將不欲。至不欲而安於靜。則天下亦將渾渾噩噩。復於無爲而自定矣。此體道者所以當守朴也。

附解。章首一句。明道之體。下皆詳言體道之事。無爲與朴。非有二也。在道曰無爲。體之於身。則謂之朴。欲作。作之幾也。欲作。不以作取之。則其作自息。止此便是無爲。有所爲。欲作。不以作取之。則其作自息。止此便是無爲。有所爲。欲作。不以作取之。則其作自息。止此便是無爲。

道德經

卷下

作者以是亦不欲作。非別有所爲不欲。靜自人心而定。以天下之大勢言。

總註。上篇凡三十六章。大要言道之大綱。不外於有無而有無之用。不外於玄。故首章三者並出。所以爲一篇之總領也。二章明道之體。三章揭道之要。皆爲求道者大道之則也。四章明道之淵源莫測。以起玄字之義也。自五章至孔德章。所以申明有無之體。以發玄字之深際也。曲則全。四章承上起下。明自然之義。以結玄字之意也。重爲輕根。三章又以申明有無之用。以發自然二字之實際也。將欲取天下七章。言道無大無小。皆以無爲爲要。明天理之本然。以總結玄與自然之旨也。末章

則取道之體。與體道之體。合而言之。以應首章而結通篇之要也。其第四十章。乃道體之至要。五十六章。乃體道之實功。學者熟之。而入道之大本在是矣。其二十五章。乃體道之實效。二十八章。則用道之權衡。學者熟之。而入道之大端在是矣。學者當字體句會。無忽視之可也。

熱陽胡與高編註

弟與宗附解

弟 與 生 泰 訂

男維漢

經緯緯緯

維
述

校字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

道德經下篇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
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
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禮之
夫音扶

右第一章此章原德之體本於道。非離道而有德也。言上德不以德見而德全。是爲有德。下德守其德而不失而德薄。是爲無德。蓋上德無爲以道本無爲。自無所用其爲。下德爲之以爲全其德。遂有事於爲。至有事於爲。於是。有以仁爲德而上仁者。然仁本率性而出。亦爲之而無以爲。以義爲德而上義者。義則因事而制。又爲之。

道藏經 下篇

11

而有以爲以禮爲德而上禮者。禮則立法制。嚴等威。爲之事愈多。至禮作而下。莫之應。且爭競起而攘臂因之矣。故道本無爲。自人失道之真。而有爲因有德。是失道而後德也。德爲上德。本亦無爲。自德化失而習尚漓。爰以慈愛率天下。是失德而後仁也。仁猶爲之而無以爲。自仁失而德怨生。因以分釐制天下。是失仁而後義也。義已有爲。至義失而越犯作。於是不得不束之以禮。是失義而後禮也。夫禮也者。緣人心忠信之薄。而制乃禮制愈煩。而人心愈偷。非亂之首乎。及治化愈下。而權術迭出。於是又有智之名。不知智卽非私智。而爲前識。其於道也。華而不實。况以識散天下。使天下日漸趨於詐僞。則又愚天下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而以禮亂天下。處其實。不居其華。而以識愚天下。故去彼德仁義禮之失。而取此不德之德焉耳。

附解章首四句是提綱。通章以有德無德爲主腦。上德無爲二句。申上文上德下德。而推言所以有德無德之故。上仁四句。又則承下德說。見一有名目。則有爲無爲俱非無爲之真。以申明無德之旨。失道四句。又推言無德之流失。夫禮者三句。又則承禮說下。見禮爲流失之極前識者三句。卽是智之事。故從禮說到智。而所以失德之意乃盡。大丈夫至末。總結上文。欲言德者舍下德而幾上德。以終一篇之局。上德之德。其德本有元善之仁。利物之義。忠信之禮。特渾於無爲中。德且不有。又何有仁義禮。至以仁義禮見。則德薄矣。况遷流而并失之。經之言。益有爲而發。然按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則太上之德。其不言德而不言仁義禮也。亦可知。

章內上德上生即上下之上上仁上生作尚字看請重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廢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璫璫如玉落落如石

平聲與貞同數通作數一本天無以清句上有其致之三

右第二章此章言德之用由於道其用必專於一而始爲德也言昔之所謂得一者我知之矣蓋得一者得其

道德經下篇

三

一也天之德得其一故清地之德得其一故寧神之德得其一故靈谷之德得其一故盈萬物之德得其一故生侯王之德得其一故貞使天有清之德而非得一以爲用將恐裂矣地有寧之德而非得一以爲用將恐發矣神有靈之德而非得一以爲用將恐歇矣谷有盈之德而非得一以爲用將恐竭矣萬物有生之德而非得一以爲用則雖貴高而將恐廢矣夫所謂得一以爲用者何蓋德之爲用一本於退處而已即如侯王之用至貴也必以賤爲本至高也必以下爲基觀其稱謂之間孤寡不穀

非其明驗乎不觀之於物守一則專而務多則紛故致數車反無以見車之用以其多也是以君子寧守一以居賤不務多以自貴故不欲如玉之璫璫可美而欲如石之落落難合也

附解章以一字爲主一証退處即下章弱字也如天地之氣盈則有虛鬼神之盛伸則有屈深谷之盈居窪下不居上沉萬物之生貴柔弱不貴剛強侯王之貞宜謙下不宜高貴之類章首七句見一之用之大天無以清十四句反言以見一之不可不用貴以賤爲本至末則教人以守一之方要於居賤不居貴即弱也

道德經下篇

四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右第三章此章承上二章明德之體用而歸於道也言道本無爲而德則執一是德與道相反也然道無爲動則能爲則反道之德正道之動處所生也道本自然而德則退處是道不貴弱而德自弱也然道本自然而其施而用之者則弱是用弱之德即爲道之用所由見也是可知天下萬物非德不立而生於德之有然德非道不貞而生於道之無也悟此則言德者可知其子而并不失其母矣

附解章之言歸在無上是推本而言無即其體也與有無對待俱作用者不同無爲與執一反者無爲則無執

道無難。難有難。是相反。如一。如。上。身之一。即下。句。自不可。謂。而。德。實。則。宜。於。此。以。有。貴。不。貴。也。大。樂。言。求。道。者。當。以。有。為。從。入。以。無。為。究。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扶夫音

右第四章。此章言有德者。體道之體。以立德之體。而自成其體也。言道無形。可指無象。可執。其在上士聞道。則勤而行之。中士聞道。亦遵道而行。猶處道之若存若亡。
道德經下篇

至下士聞道。則鮮有不笑。其為無稽者。不知道。惟無形無象。所以謂之道。若有形有象。為庸愚所可盡識。而不之笑。則不足為道矣。故建言有說焉。謂道體無窮無盡。即能明道者。其心常覺其若昧。能進道者。其心常覺其若退。得道而道夷者。其心常和光同塵。而若類。道體如此。則德可知矣。夫德有詣於至極者。是謂上德也。乃不自見其上。而若谷。德有詣於潔清者。是謂大白也。乃不自恃其白。而若辱。廣德者。德被天下。而猶若不足。建德者。厚自樹立。而猶若偷。德全而質真者。本歷久如一。而猶若渝。是以道得於身。若六方之物。不委曲而隅。若

成之器。不速成而晚。若大音不逐。衆音之靡靡。而希聲。大象不隨。衆象之彰彰。而無形。至一切天下之物。皆有可名。而道常隱。而無名。所以然者。唯道善貸。盡人而可求。亦且善成。盡人可求而得。此言德者。當體道以立德也。

附解。章分兩大段。上段至夷道若類。句。是推明道之體。下段至道隱無名。句。是詳言德之體。本於道之體。末二句。又言道本易體。以使人體道而立德。細分之。則上段。又作二段。章首至不足為道。句。言道體難識。見不能體。道者。固不足與言。道。言以下。至若類。言道體難窮。即德。不難全見。有德者。不取輕信。為德。大方以下。言德得於身。則道全。德信自異。乎人之德。夷。大方以下。言德得。別也。偷。薄也。渝。變也。質。信也。成。就也。若道善借於人。而不。亦善成。就人。而不。難之。也。

道德經下篇

木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惡去聲。我亦教之。一本作亦我義教之。

右第五章。此章言有德者。體道之用。以立德之用。而始成其用也。言由道而生德。由德而生陰陽。由陰陽而有天地人。是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由三而生萬物。夫萬物亦至不倫矣。乃其生也。莫不負陰而抱陽。是萬物者。皆合陰陽之氣。沖而和之。故柔順足用。而得其生也。知此。則知由道德以及萬物。無不當以沖和為用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缺缺同弊

右第八章此章言畜德者當以靜虛為體又為中士策勵也謂道德之大成者其中欲然若缺而不全及其用之也愈用而愈不弊道德之充盈者其心默然若沖而無有及其用之也愈用而愈不窮即如大道之人不過深切似屈而順理而行卒無不直大巧之人藏機不露似拙而心計運用卒無不巧大辯之人言不輕出似訥而臨幾敏捷卒無不辯躁者心常動可以耐寒而能勝

道德經下篇

九

寒靜者心常清可以耐熱而能勝熱清靜之人不事紛更煩擾可以為天下表正凡此皆足於體自不窮於用也畜德者而若是則德之體全而德之用亦周矣

附解章首四句正言德之貴虛虛則靜或末句借燕出靜字以足之大道以下皆推類以申明首四句之義燕出微同壤也亦音閑斷也止也義俱可通清虛也勝當也末句清靜為天下正與上文躁勝寒靜勝熱二句一側謂天下重靜惟清靜之人乃定不煩擾乃可以勝其任者此頌之詞蓋此章為中士策勵不指在上者言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右第九章此章承上章知足之義推而治天下為在上之中士以下勵也謂天下有道兵甲不用却走馬而治

其田若天下無道戰爭不息則戎馬生於郊矣夫所以致此者皆由動於欲耳欲動則必不知足而求得其所欲卒之欲不可得遂以滋罪取禍而致咎是故人之罪莫大於見可欲而欲人之禍莫大於已足而不知足人之咎莫大於不可得而欲得故知足者不求多不過望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則不求其足而常見為足矣

附解章首有道無道則注在無道上中三句雖分三層其意一貫蓋有欲則必不知足不知足則必求得其所欲在欲而後暴以毒天下則在不知足故末句專以足字收却非也走馬戎馬之健者也却走馬以糞蓋屏去戎馬不用而專力以治其田也戎馬生於郊則田地荒蕪郊野者牧馬場與此二句止形容有道無道之狀下始推明無道之由章承上章知足之義但上章專以貴言此為在上者策勵指封疆土地而責實賄又其末意

道德經下篇

十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右第十章此章承上章無為之旨推而治天下為在上之中士以上勵也言足不出戶而天下之事理無不周知目不窺牖而天道之廣運無不畢見若必待出而始知始見其出愈遠者其所知終限於所出而愈少矣是以聖人無不知也不待推行而遇事即能知不必習見而遇物即能名蓋不以有為矜其知而以無為歛其知此天下所以相安於無為之化而化以成也

附解章止末三句正言聖人無為治天下之專前皆反復推原所以能無為之由蓋理以一而貫萬天下雖大

人猶情性總皆一理之數。所以不出戶而知天道。雖其見道。皆是本原上理。會得若出。遠知。則不得其見。而見以爲知。也。聖門一貫多端。亦是如此。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能無不爲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右第十一章。此章承上章而推明無爲之義。以統示在上之致治者也。言學可爲而道不可爲。蓋學貴積累。必舉其爲之之迹。而漸益之。還本自然。則必舉其爲之之迹。而漸損之。迨至損之又損。極於渾然莫名。而所謂爲者。已至於無矣。爲者可至於無。則無爲者。自可無不爲矣。是故治天下者。兵靖刑息。常以無事致之。及其有事。

則法制愈煩。而人心愈擾。不足以治天下。治之要於無爲。如此。此言治者必當以無爲爲極也。

附解。章以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句爲主。損者。去邪妄。勝嗜欲。舉一切而盡空之也。損是無以前工夫。無爲而無不爲。是無後功效。無爲而無不爲。非由無爲而有爲也。謂無之致用。無窮無盡。而家國而天下。一皆運於無爲中。而行其所無事也。損至於無。此境正不容易。黃茂材云。損而未無。乘亡其損。未爲損也。直須替地脫落。前後際斷。乃至無之境。地。取治也。經文治多作取。後倣此。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移之。能得善矣。得信矣。一本作得善得信。俱無矣。字依依一本作得善得信。一本無能字。

右第十二章。此章承上章言。道以無爲極。見聖人以無爲之化。化天下。總欲胥天下而歸於無爲也。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其善者吾善之。即不善者。吾亦導之善。斯不善者亦善而得善矣。其信者吾信之。即不信者。吾亦化之信。斯不信者亦信而得信矣。蓋聖人之在天下。其心常怵怵懼。不能合天下之善不善。信不信。而渾於一致。是以百姓皆注於聖人之耳目。而聖人一一以無爲化之。令其盡若嬰兒之能焉。此爲治化之極也。附解。章重聖人皆孩之能。每孩字。著眼。蓋無爲以嬰孩爲極。得善得信。則天下無不善不信。而渾於無爲。天下皆嬰孩矣。一章之旨。皆歸注於此。章首二句。是聖人無爲爲治之本。得善得信。二句。正聖人無爲爲治之實。聖人在

天下。二句。乃推明聖人無爲爲治之故。末二句。則結出本旨。曰。無常心。曰。百姓心。爲心。曰。爲天下渾其心。頻提心字。皆從無爲爲根本。上立論。與泛言爲治。要於無爲。尤爲切至。無常無偏。至也。信誠實之謂。非疑信之信。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其徒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行不遇兇。虎入軍不避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夫俱音扶。人徒亦十有三。一本死字。下有地字。無其徒亦三。字避一本作被。諸句一本無焉字。一本作耶。

右第十三章。此章亦承上章。而以無欲明無爲之旨。以養身也。言天下之物。有出之則生。入之則死者。何在外。則六根。在內。則七情。故當生之時。六根七情。原與俱來。

其生固有此十三也。及其死。則六根七情亦與俱往。其死亦以此十三也。然人有生之道。本於無爲。自有此六根七情。而日役役勞擾。耗其神智。以戕其生。是民之生。動之死。其徒亦有此十三也。此何故。以人不知有生之道。而祇知有生之身。以至懸生之厚。而反失其真生耳。惟善攝生者。譬如履險地。兕虎不能害。如入軍中。兵甲不能侵。不避兕而兕無所投其角。不避虎而虎無所措其爪。不避兵而兵無所容其刃。是又何故。以其能不以六根七情之生爲生。而以本來有生之道爲生。故無所戕其生。而自無死地也。

道德經下篇

五

附解章分二截。章首至生生之厚。原人所以失養生之道。下則舉善養生者。以明之。從也。六根。疑即耳目鼻口手足之於聲色臭味安佚是。非佛書之六根。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見福運攝檢束之謂。六根七情。皆欲之所絀。非極力檢制。不能漸滅。故不云養而云攝。善攝者。制其欲。以至於無欲也。無欲。則利害不能撓。禍福不能撓。生之理在我。又何有死地。虞書舜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通鑑。西南巡。濟江。黃龍負舟。顏色不變。有吏而龍逝。論語。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皆是不避虎兕。不避甲兵。而無死地之明驗。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夫音扶長。俱上聲。

右第十四章。此章言天下之物。皆本於道德。而極言道

德之用。吃神也。謂道之體無爲。而德之用不測。所以物之生也。道生之物之畜也。德畜之。而此道此德。無形可指。無勢可憑。然物生於道。則道無形。而物形之。畜於德。則德無勢。而物之動靜靈蠢之勢。以成之。惟天下之物。皆原於道德。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且道之尊德之貴。非有命之尊貴。常自然而尊貴。故物生於道。畜於道。長於道。育於道。成於道。熟於道。養於道。覆於道。而此道也者。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其變化不測如此。謂非玄德而何。

道德經下篇

五

附解章作兩段看。章首八句。是推原人物之本於道德。下則極言道德之用之神。分首之。應以本體言。德以功用言。有體而後有用。原其本體。則生畜之。和在道。故下段以道貫下。詰其功用。則生之畜之。皆德之功。故下段以德結上。至章首。分屬者。蓋包體用而言。互文也。受氣以生。稟息曰畜。成形曰形。形而有物。人物之別。曰勢。四句指生初而言。長其質也。有剛其性也。說文謂教養之作。善曰育。成。全不損壞也。熟結實不隕落也。養調養之。獲其傷也。覆覆胃。保其和也。數句皆以生後而言。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其子此章舊本誤連下章合作一章。

右第十五章。此章明德之體。即道之體。言德者當勿離其體也。謂道開天地而天下有始。是道爲天下之母。既知道爲母而得其母。則知得於身爲德者。皆由道生而

知其子矣。子母不相離如此。人苟知子本於母。既知其子以全此德於身。仍能復守其母。率乎道之自然。則身與道俱。絕無背道之行。不沒其身。可以不殆乎。譬如人之處世。塞其兌。閉其門。一切不擾。則終身不見其勤勞。若開其兌以求濟其事。則終身勞逐。精神亦因之困敝。而不救。蓋逐於事爲之子。而不知守此身之母也。悟此則知德之母爲道。畜德者信不可舍道以言德矣。
附解章以道爲母德爲子者。蓋道無爲德則無爲而無不爲。故既知德之無爲而無不爲。仍當守此無爲之道。所謂既知其子復守其母也。非由有爲復於無爲之謂也。章內正意至沒身不殆句已盡。下皆借喻以明之。兌通也。以路吉。卽詩經行道兌矣之兌。

道德經下篇

五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

常。道音位。襲一作習。

右第十六章。此章言德之用。卽道之用。言德者當常守其用也。謂人之精神聚而小之則明。散而大之則昏。故論明必歸之見小者也。人之功力過於剛銳則易敗。處於柔順則堅久。故言強必歸於守柔者也。是以德之爲用。雖處身應世。用其光於外。而大智若愚。仍歸歛其明於內。不致察察招尤以遺身殃。是卽退處之常道也。人能守乎常道。則道全而德自立矣。
附解章重用其光復歸其明句。光明之著於外者也。子也。明光之歛於中者也。母也。亦上章知子守母之常用。

光輝明。上二句。則統一身而言。身之發露處是光。其太微虛靈卽明。五官皆有。不專屬目。常以道言。則因也。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足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好去聲。朝音潮。足是謂盜夸。非道哉。是足字一本作是。

右第十七章。此章亦承上章無爲之旨而反言之。以明有爲之病也。言本道德以致治者。在無知無行。無所設施。而自治者也。若使我介然有知行。有行有設施之足畏。則是失治道之真。而不足爲治矣。是亦如行道者。明有夷易之道。而好徑以遠之也。是亦如在朝者。當朝已廢除。田已荒蕪。倉已虛乏。而猶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以

道德經下篇

六

顯財貨之有餘。是謂盜竊者之自誇其富也。夫爲治而類於是。豈致治之道哉。

附解章止首二句是正意。餘皆喻言。以見有爲之爲病。大道二句。喻言悖於致治之道。朝甚除以下。喻言治道之虛張而失治道之真。介。分明也。畏。畏受治者。不爲治者。句是倒裝。語謂使我於大道。見得分明。而知之行。之設施。之使人有所畏也。此道字。蓋就其行其設施。而自謂爲道。卽章末道字。亦榮言爲治之道。俱非無爲之道。所謂道蓋渾知行設施而俱無之者也。蕪。老泉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斯得之矣。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系祀不輟。脩之於身。其德乃真。脩之於家。其德乃餘。脩之於鄉。其德乃長。脩之於國。其德乃豐。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

哉以此

右第十八章。此章言德之量本大。脩德者當擴而大之。以滿其量也。言天下特建而立者易拔。若道德則以無建爲建。是謂善建者不拔。特抱而在者易脫。若道德則以無抱爲抱。是謂善抱者不脫。夫無建無抱。而自能不拔不脫者。亦如人當沒世之後。本自無物。而子孫猶祭祀不輟也。道德之要於無如是。由是以此虛無之德。自近而充之。達脩此德於身。其德乃實有。而真脩此德於家。其德乃優裕而餘。脩此德於鄉。其德乃綿遠而長。脩此德於國。其德乃充溢而豐。脩此德於天下。其德乃周

道德經下篇

七

徧而普。故以身觀身。人之身。亦如吾之身。以家觀家。人之家。亦如吾之家。以鄉觀鄉。人之鄉。亦如吾之鄉。以國觀國。人之國。亦如吾之國。以天下觀天下。前古後今之天下。亦如吾之天下。夫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正以人同此心。心同此德。無遠邇。無古今。脩德者所當自身而家而鄉而國而天下。以滿其德之量也。

附解。章分三段。首三句。言脩德貴以無爲基。脩之於身。十句。言脩德者當以無而大其用。以身觀身以下。則又學章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意。章首善建者不拔。似爲引義。而實全章之骨幹。蓋此二句。即指道德而言。道德本無原。無可指。故借建抱字。而托出。此德見道德之在人。其所以可久。亦惟無所以可大。此脩德者當以無爲基。通章不露無字。無即藏於此二句中。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

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啞。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日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本作號而啞。不啞。日祥。日強。二日字一本俱作二日字。

右第十九章。此章承上章。上章言德之大。此章言德之至。畜德者貴歛其德。於至純至粹也。言人當含畜其德。至於深厚。比於赤子之純一無偽。蓋赤子未離襁褓。未出戶庭。毒蟲不得而螫。猛獸不得而據。攫鳥不得而搏。無禍患利害之擾心。故其骨雖弱。其筋雖柔。而生稟之

道德經下篇

太

純一無偽。則已握之固矣。所以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者。蓋畜其精而未散。精之至也。亦終日號而不啞者。蓋情未起而無憂愠之傷。和之至也。觀赤子之和。則知生人本和。是和正吾之常德。故知和曰常。知德之常。則德之在我。無一不知。故知常曰明。能明則畜之深。養之粹。而善念不日以生乎。善念生。則德已根於心。足以役使乎氣。而不爲氣擾。其德不日以強固乎。夫強由於和。則道德不尚乎剛強。可知矣。不觀於物。柔弱則少。強壯則老。爲道者而等於物之強壯。是謂非道之道。以非道之道爲道。則其道亦如物之強壯而不能久也。

附解章以首二句為綱。下皆申明之。毒蟲不螫至揭圓句皆以赤子之能含明所以比於赤子之意。此壯之合四句。一足上厚字。是以上半篇之局。一起下和字。以開下篇之局。蓋厚是德之完。和是德之從入。必能和方能積而厚。則和字又一章之骨。王知和曰。常四句。性言和之善。見和之足尚。未以不和反結。蓋見入德不可謂曰。此壯者。取其字義雅馴。借和也。此壯即男女之言德之大。以德之用言。此章言德之至。以德之體言。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右第二十章。此章言道德必至於渾然難名始為貴也。謂深知此道者。心能領之。常不能形之於言。若執一言

道德經下篇

元

以名道則為不知道矣。是以全體此道而有德之人。如塞其兌而不見其來往。閉其門而不見其出入。挫其銳而不見其鋒。解其紛而不見其分合。和其光而不見其明。察同其塵而不見其皎潔。卒之神妙不測。變化無方。即在此與物混同之中。不謂之玄同乎。故其為德也。不可得而親。疎之利害之貴賤之。夫物之可親。疎利害貴賤者。非天下之貴也。惟此德也。渾然難名。出乎親疎利害貴賤之外。故為天下貴耳。

附解章以玄字為主。蓋道德惟玄。所以不可名而可貴。首二句。以道之不可名提起。中七句。則發明玄字之用。以體道者之於物。言末七句。則著其可貴之實。以物之於道。言。廣君子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易牙師曠能辨之。其所以別之者。不能言也。況於道乎。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右第二十一章。此章總結前章無為治天下之體。而反正言之。以盡其致也。言治國必以正。用兵必以奇。若取天下而平治之。則必要於無事。吾何以知治之必要於無事哉。正以其所有事而知之也。蓋有事則法網嚴密。

道德經下篇

三

山禁樵。澤禁漁。凡可利民者。以多忌諱而不敢犯。其民有不彌貧乎。有事則紛擾煩苛。上不靖。下不寧。人生觀覲而多挾利器。其國家有不昏亂乎。有事則窮奢極欲。車雕幾器。刻鏤人多。挾伎巧以媚上。而奇邪之物。有滋起乎。且有事即治理整飭。明法制。申禁令。法物滋彰。乃法立而犯法愈衆。令申而違令愈甚。盜賊多有矣。故聖人治天下。皆言我無為。不以為病民。民自率俾而化。我好靜。不以動擾民。民自服教而正。我無事。不以事勞民。民自安業而富。我無欲。不以欲先民。民自渾噩而朴。此治天下要於無事也。若有事其可以治天下哉。

附解章重無事取天下句。章首五句。推言治天下要於無事。天下多忌諱。八句。詳言有事之害。聖人以下至志。則正言無事之實。治國治天下。理一而治殊者。蓋天下神器。不可為者。故之。治即以下。終屬有事。此所以可治。國不可治。天下也。然治國與用兵。俱借作引語。不重幸內反。正相。無為句。應法。物與。無為。則無。致。施。安。用法。物。好。善。句。應。利。害。句。蓋。好。靜。則。民。不。擾。安。事。利。安。無。事。句。應。忌。諱。句。蓋。無。事。則。無。禁。令。安。有。忌。諱。無。欲。句。應。伎。巧。句。蓋。無。欲。則。無。玩。好。安。用。伎。巧。以。風。俗。直。民。正。以。民。行。言。民。實。以。生。樂。言。民。朴。以。人。心。言。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奇復為詖。民之迷其日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曜。缺缺同詖。妖同。其無正耶一本無耶字。奇復為詖。奇字一作作字。割一本本作害。

道德經下篇

主

言之以盡其致也。言無為之世。其政若悶悶也。而其民反醇醇有為之世。其政若察察也。而其民反缺缺。以悶悶之象度之。方虞其簡畧而得禍。乃禍未得而已。為福所倚。以察察之象度之。方喜其精明而致福。乃福不能致而已。為禍所伏。禍福之反復如此。人止知其始。孰知其所終極也。夫求治而察察。蓋欲民之正耳。試問天下之民。果無正耶。非無正也。特見上之察察。逞智用巧。遂尤而效之。而正者亦復為奇。至奇則怪異相尚。而奇者又復為妖。為奇為妖。則民之迷惑。將日久日固而不覺。是以聖人有鑒於此。故雖有能方能廉。能直能光之德。

而終不割不剝不肆不曜。致以察察招缺缺之禍也。附解章以極字為眼目。首七句。一正一反。總歎人之不知其極。其無正句。至日固久句。申言其極之害。聖人以下。則見聖人能知其極。是以為悶悶。不為察察。以招禍。悶悶非昧也。能知其極。是以為悶悶。不為察察。以招禍。借以形其政之煩擾。鎮碎也。醇醇。樸實貌。缺缺。毀傷貌。禍。禍。謂國家廢興存亡也。方以行言。廉以守言。直以宅心言。尤以接物言。割。割。皆傷也。肆。肆。不割不剝不肆。不曜者。蓋方易割。廉易剝。直易肆。尤易曜。惟不自以為方為廉為直為光。所以能全而無其失也。數句總極言其有能不自用。正政悶悶而不察察之根。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剋。無不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治平音扶。重上聲。早一本作早復。早

道德經下篇

主

右第二十三章。此章言治國之要。亦以退藏為貴也。言事人道之治。而能全乎天者。莫若深自歛藏而嗇。蓋能嗇。則所藏必固。而道德先服膺於內矣。服膺久。則所藏益多。而自厚積其德矣。德之積既厚。則發於外者。泛應而有餘。於天下事。無不剋勝矣。無不剋。則可以發外者。仍可以歛內。而德之用日多。而莫知其極矣。夫能莫知其極。則以藏於一己者。公於斯人。自可以撫有一國。而治之矣。蓋國祿德以治。有德則有國之母。而致用不窮。治自可以長久矣。觀治國由於積德。積德由於嗇。則知嗇也者。所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
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
德交歸焉。治鮮並平聲夫音扶

右第二十四章。此章承上章治國之道。而推之於至極
也。言治大國。道貴安靜。不煩。譬之於烹小鮮。然故有進

道德經下篇
以莅天下者。雖有鬼蜮之人。亦無所用其神姦之術。非
鬼蜮之人。無神姦之術也。有術而無所施。故其術不能
傷人。亦非其術之本不能傷人也。觀聖人之治。不煩擾
以傷人。故亦被其化而不傷人耳。夫聖人至正也。既不
傷人。鬼至邪也。亦不傷人。合邪與正而兩不相傷。則治
道已極於無間。而德交歸之矣。

附解章之旨。已括在首一句中。下從聖人之治。順推至
鬼神之治。鬼神雖微。上聖人一句。一轉。總以極形其治
之至。至小鮮。謂治大國。援之則亂。猶烹小鮮。攪之則碎。
固是。然不曰鮮而曰小鮮。玩小字。然有意。蓋鮮而大。則
宰割勢所不免。惟小鮮。則不煩宰割。而可烹。治大國者。
無為而治。與此正相類。以道莅天下。道即無為之道。重
宋交歸。歸聖人也。謂不傷人。及不傷人之鬼。交歸也。
不可依舊解。歸於聖人。並歸於鬼神。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
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
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下流之下。上聲。聲去聲。夫音扶。

右第二十五章。此章承上章治國之道。而原其用於能
下。蓋示以平易之法也。言居大國者。不可以威權自尊。
當謙損自抑。而居下流焉。即如天下之物。兩相交。天下
之牝物。常勝乎牡者。蓋牝陰也。陰常靜。靜則柔。牡陽也。
陽常動。動則剛。夫柔常勝剛。牝之所以能勝乎牡者。正
以靜而下乎牡也。治國之道亦然。故大國和輯小國而

道德經下篇
下乎小國。則小國心悅誠服。樂於稱臣。而取乎小國。猶
之小國。順承大國。而下乎大國。則大國志驕意滿。不復
防備。而反取乎大國。故大國或下以取乎小國。小國或
下而取乎大國。止在能下如此。夫大國之能下。本不過
欲兼畜乎小國。小國之能下。亦不過欲入事乎大國。初
無取之之心。故大與小。兩者各得其所。欲則大可以取
小小。不敢以取大。是以大者愈宜下也。

附解章之旨。已括在首一句中。下從天下之交。四句。即物理以
明之。夫天下小國至方。正發所以當下之故。章即孟
子交鄰。蓋意曰兼畜人。則天下小。根於心。而樂為下。
孟子所謂樂天者。是曰入事人。則天下大。迫於勢。而不
得不下。孟子所謂畏天者。是曰小天下。大易大下小。大
此章專為大國發論。其兼言小國者。蓋以小取大。大

不謂小善下以旬其聲如句發沼吳唯句發能下
亦由吳以張大自恃不復能下而致其沼也則言小國
正所以危懼大同。經文取宅多作治字看惟此章依
本字之義。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
行可以加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
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
日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行先並去聲。何不
也。不日
求以得

右第二十六章此章總結治天下國家者當知道盡人
而具不必擇人而求也言道者統人物而無不包乃萬
物之與其善人身與道俱固奉爲持身之寶不善人即
道德經下篇

背於道一聞道必悔悟則亦保身之具蓋人而不善有
一言之美亦可市於衆有一行之可尊亦可加於人上
是則人之不善其何可棄之有夫不善不可棄則道之
合善不善而皆有可知矣是以爲天子公卿者與其專
於求賢以求治道不若坐而致之使賢愚皆得以致其
道於我蓋古之所以貴此道者正以道不擇人人何不
日以求得而使其免於罪耶夫道得則罪可免此道爲
萬物之與合善不善而皆可共由故爲天下貴耳
附解章分四段首四句統言道之盡人而具美言四句
尊言不善亦有道則道之盡人皆可立天子四句
承不善人說下見道不必擇人而求末四句又推開說
見人皆可求道意所以不必擇人也重西南隅爲與古

者曰不當中而近則與最爲深遠道之於物也無
際其深遠亦類於與故曰與立天子云云者蓋謂人不
可棄所以天子立於上以主治三公置於左右以輔治
其天子三公必用拱璧駟馬以求賢將賢者而不賢者
棄則所資以致治者終於有限故不如坐而進之如
春秋傳華乘先牛十二之先謂將命也有罪以免罪謂
過也非刑辟之罪。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
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
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
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易俱去聲夫音扶
多難之難去聲

右第二十七章此章示求道德者以飲約之用也言人
能以無爲爲爲無事爲事無味爲味無大小多少之見
道德經下篇

而與世無爭此其人蓋以飲約自處夫舉天下有爲有
事有味之迹必飲之以至於無則天下無易事而易者
亦難舉天下大小多少爭端之見必飲之以至於無則
天下無細事而細事亦大語所謂圖難於其易爲大於
其細是也故觀天下至難之事必起於至易至大之事
必起於至細是以聖人於此不自以爲能成大事也而
大事無不成觀於天下輕諾之人每不能復其言而寡
信輕易之人每不能成其功而多難是以聖人不自謂
能所難能也而難者無不能知此則知道之貴飲約而
不貴高張明矣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

主

易去聲脆音
翠治幾俱平聲

右第二十八章此章承上章言。約之學在審幾微而慎終始也。謂勢之安者易於持守。事之未兆者易於謀慮。物之柔脆者易於剖破。禍之細微者易於消散。所以天下事。於未事之先而預爲之。其爲斯善。於未亂之始而預治之。其亂斯弭。不觀合抱之木。其根芽生於毫末。九層之臺。其積累始於寸土。千里之行。其步趨始於足下。此可知凡事皆始於微而極於大。始之不可不慎。如。

此夫始固宜慎。而事有自然之理。不可造作而有爲。拘牽而堅執。蓋有爲則紛擾不寧。而所爲必敗。堅執則膠固不通。而所執必失。惟聖人無爲。故有成無敗。無執。故有得無失。且始固宜慎。而民之從事。又有已幾成而忽敗之者何。蓋慎始而不慎終也。惟慎終如始。方有成而無敗耳。是以常人之欲。在金玉難得之貨。聖人則欲在無欲。不欲人所欲。而貴難得之貨。常人之學。在矜智用謀。反乎自然。聖人則學在守道。不學人所學。而以學庸。迎衆人。復衆人之所過。且輔助萬物。使同歸於自然。而終不敢有所作爲焉。此無敗無失。道之所以必歸於聖。

夫

人也。
附解章分二段。章首至無失句。教人審幾以慎始。下則教人慎終以全幾。總以自然二字貫。無爲無執。是率其自然而始之能慎。不似不學。是守其自然而終之能慎。其安易持等。皆以幾之顯而易明者指點。非求道之幾。求道之幾。正在無爲無執上見。勸萬物之自然。蓋自然者。萬物之性。及聖人以萬物輔萬物。絕不着一已意。復除也。欲以心言學。以事言。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治俱平聲

右第二十九章。此章言治道以渾朴爲尚。見爲治者之

不可用智也。謂古之善爲道者。渾渾噩噩。非以其道。隔民之耳目。啟民之心。思殆將以其道。與民相安於顯愚而不知不識。所以然者。蓋以民爲顯愚之民。無機械。無變詐。民何難治。民之難治。正以其謀慮日深。機巧日出。而智多耳。是以爲治者。苟用智以治國。則民亦日逞其智。而以強凌弱。以勇欺怯。非國之賊而何。苟不以智治國。則民亦相安於不智。而爾無我詐。我無爾虞。非國之禍而何。夫用智如彼。不用智如此。知此兩者。則治國之模楷法式矣。常知爲國之楷式。則與民相安於渾朴之中。而過化存神。至於不可知。不謂之玄德乎。夫德至於

玄。亦深矣。遠矣。與物之闔智者反矣。而民無不治。國無不安。卒至於大順焉。治道之不必用智如此。爲治者亦可審所尚矣。

附解。章首三句。是一篇之經。正言治道之。不尚乎智。民之難治。二句。申明所以不尚智之故。以智治國。至亦楷式。句。以用智與不用智者。分曉之。而使爲治者。知所尚。常知楷式。至末。則極言不用智之善。以見智之不可尚。亦不必尚也。微下曰。深考周曰。達物字。即指用智者而言。言司馬溫公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德者獨賤之。惟反於物。乃順於道。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然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

莫能與之爭。善下之下。上聲。言下之下。去聲。先去聲。處上聲。樂音洛。以善下之。句。下一本有故能爲百谷王一句。

右第三十章。此章言長民者。當以善下爲要。亦前章大國者下流之義。推而進之也。謂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而衆流匯歸也。是以聖人之於民也。欲其身之上乎民。必自稱孤稱寡。而以言下之。欲其德之先乎民。必不自用。藉於衆。而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民上。不自尊自貴。故民亦戴之。若忘其爲君。而不見其威權之重。其才識常處民前。而欲其才退其識。故民亦安於不知不識。無聞于覲覲之意。而爲之害。是以聖人出天

下樂推之爲君。而心悅誠服。罔有厭歎者。蓋以其心常善下。有能不矜。不與天下爭能。有功不居。不與天下爭功。故天下自莫能與之爭。而爲天下王。亦猶江海之爲百谷王也。

附解。章以善下二字爲主。首二句。以江海之善下。引起聖人之善下。欲上民四句。正聖人善下之實處。上二句。則從聖人之善下。而推出善下之化。末三句。又從民之化於善下。而歸到聖人身上。見聖人之治。止在善下。則凡爲治者。皆當下也。上以位言。先以德言。前即先也。不爭與善下。應人惟凡事欲上人。所以不甘居人下。而爭起。善下則爭端絕矣。故以不爭結。前下流章之下。以交與國言。此章善下。則專指臨民而言。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

先慈故能勇。後慈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上聲。音扶。長。

右第三十一章。此章明德之宜。欽卽盛德若愚之旨也。

言天下之人。皆謂我之德雖大。而外貌却似不肖。不知正唯其德之大。故外方能不肖。若肖。則德未必大而細矣。何以見其大。而似不肖也。由我雖有三寶。祇持而寶之於身。不張而誇之於外耳。三寶者何。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者之貌異乎勇。故人以不勇爲不肖也。而孰知慈者反能勇。儉者之貌異乎廣。故人以不廣爲不肖也。而孰知儉者反能廣。不敢爲天下先。異乎器之長。故人以不長爲不肖也。而孰知不敢爲天下先者。反能成器長。今人不知勇之生於慈。而舍慈以言勇。不知廣之生於儉。而舍儉以言廣。不知能先之由於能後。而舍後以言先。是逐於外而失其內。自入於死途也。試以慈者之勇。論人能慈。則仁愛深。衆志自然堅定。用之以戰。其戰自勝。用之以守。其守自固。且不僅可以成人。而並可以格天。天鑒其慈。亦將救而衛之矣。觀於慈。則儉與後。類可推矣。

附解章以首句大似不肖爲綱。以三寶爲目。夫惟大三句是推原其不肖之故。我有三寶至能成器長。又推原

道德經下篇

三

其大之由。舍慈四句。危言以警惕之。見三者之當寶。夫慈以戰至末。正言以欣助之。蓋見三者之當寶。儉約也。廣寬也。慈與廣正相反。然人能儉約。則心不煩擾。胸無滯礙。自於物而無不容納。儉之所以能廣也。不煩擾爲天下先。底謙也。器者。有用之成材。器長。器之長也。不取凡器皆共屬也。凡器退讓。則不敢上人。器長。器之長也。不取人不取於人。凡器退讓。則不敢上人。器長。器之長也。不取而不居於一器。所以能爲器長也。慈故能勇。車末以戰而之。然勇之類甚多。獨以戰言。亦舉其甚者以例其餘。衛護也。以慈衛之。卽天道福善之謂。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戰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與音預。

道德經下篇

三

肯恃氣輕敵。故不逞怒。善勝戰者。歸功於人。不肯藉以自伐。故功成而不與。善用人者。躬自屈抑。不肯居人之先。故事事皆爲之下。夫此不武。不怒。不與。爲下。皆謙卑抑抑。盡絕爭競之端。是謂爲不爭之德。不爭。則人亦樂爲之用。是謂能用人之力。而不恃此天之德。無爲而功成。是天亦以不爭爲德。德而不爭。其德不且配天乎。夫德至配天。則古來至極之德。亦無以加矣。

附解章以不爭二字爲主。爭與甚於兵。故以爲喻。士主兵者。武勇猛。能怒。憤激。人同事及其所屬也。不爭之德。德字。亦以指用兵者而言。蓋章俱此體。爲修德者。寫箇榜樣。見兵而不爭。其德且極於莫加。則修德者。愈當以不爭爲要。德之不爭。卽上篇曲則全。章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數語是。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無行之行者抗。幾平聲喪去聲。

無行之行音枕
幾平聲喪去聲

右第三十三章。此章言用兵之道。柔弱爲尚。以明前章能慈則勇之義也。言古之用兵者有言。吾不敢逞吾剛勇。以兵先人而爲主。寧守吾柔弱。以兵後人而爲客。亦不敢逞吾剛勇。利人疆土而進寸。寧守吾柔弱。保吾民人而退尺。是其退怯之心。竟似無行之可行。無臂之可攘。無敵之可仍。無兵之可執。而不敢以輕敵矣。然此亦非徒自守弱而已也。蓋深明乎治國家者。當以慈爲實。

道德經下篇

Whit

故國家之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必輕殺而喪其慈矣。是以用兵者當兩兵相抗之際而能動其哀心則此哀心所致吾知天人交助斷無有不勝者。觀此則益知慈之可寶也。

附解車寶字。本前車寶字來。卽作慈字看。前言三寶。此獨言慈者。蓋經文立言。終在尚柔弱而去剛強。故此車借用兵而教人以禹之不必尚後勇於敢戰。後危言以壯警人之尚。章分兩截。教無兵以上。首揭募其柔弱之狀。下始申明能慈之旨。行無兵者。軍行必有行列。無行則若無隊可行也。揅揅也。以手揅者。軍手之力在臂。解臂謂無力也。仍執也。卽也。時曰仍執。臥成執。無兵之兵。兵器抗兵。兵力相抗。不相上下也。加交兵也。哀卽慈。以對好用兵而輕殺者言。故不曰慈而曰哀。然哀字較慈字尤爲愜切。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

夫唯無知是以不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
褐懷玉。易六聲：夫音扶。則我者貴一本作則我賈矣。

者貴一本作則我實矣

右第三十四章。此章言經中所言皆明道德之言。欲人從根本上體會也。謂吾言本明顯易知。亦平近易行。人卒莫有能知能行者何也。蓋我之言有本。我所言之事有主。惟淡然泊然。若無知者之言。是以人不我知耳。夫人喜怪忽常。喜奇忽平。遂知我言者之希。惟知我者希。則我之言固可服可佩而足貴也。是以聖人處世。其外渾渾噩噩。似無一知。若彼溺之夫。內則道德之書於中者。實可爲人所貴。如玉之懷焉。執此以體我言。則自信。

道復經 下篇

— 111 —

我之言實易知而易行矣。

附解章與下章相表裏此章爲不知者導以知之路下章爲泥於知者指其知之病章首知行並言下止申言知者不行山於不知也當以言有宗事有君二句爲云二句須台全經體會如言道而道之體主於無道之用主於玄台德而入德之始主於柔進德之功主於損之類求被褐懷玉是指點語恭謂觀聖人當於內存處觀則欲知吾言亦當於根本上知也總是教人以知不可看作知希我貴之証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

扶夫育

右第三十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言。道德不可不知。又不可泥於知。而以執致病也。纂叢轍註謂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當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

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爲上。不知而知者爲病。既不可不知。又不可泥於知。唯能知夫知之爲病者。自不至泥於知。而蹈知之病矣。是以聖人不蹈知之病者。亦以其常以知之病爲病。故能去其病而不蹈於病也。觀此則知道德之不可以執求也明矣。

附解章或人之泥於知。蓋道以知入。以不知化。無端無緒。如於何。泥於知。以求道。則爲道病矣。知不知。蓋身與道俱。渾然不有其知也。不知知病。則指本不知。而泥於知。以求道者。言非強不知以爲知之謂。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此夫音扶見音現去上聲

道德經下篇

卷

右第三十六章。此章言爲治者。當以德化民。不可以威厲民也。謂治以德爲上。威爲下。能以德化民。使民不知有威之可畏。則善不待勸而自爲。惡不待罰而自止。天下至大之威。孰有過於是。蓋民之心本閒曠。爲治者不可以威懷之。使其驚懼不寧。而狹其所居。民之生本自愛惜。爲治者不可以威迫之。使其踟躕不安。而厭其所生。夫生本民所不厭。而不能自主。惟上之人欲民之生。而不厭民之生。民乃得自樂其生。而不至於厭其生。是以聖人有見於此。自知卽以知民。而不以威自見。而制馭其民。亦自愛因以愛民。而不以威自貴。而輕賤其民。

故去彼使民畏威之威。而取此無威可畏之德耳。

附解章爲用威者。示戒首二句。是言無狹四句。言民不可威。威見威之不當用。聖人以下。則正言聖人不以威厲民之實。章內吃緊在夫。惟不厭是以不厭。二句。蓋欲生惡死。本人之常情。獨法網嚴密之朝。民無所措手足。常有生不如死。則生之不服。民實不能自爲主。強是疾病語。亦是真情語。其警厲上人。最爲親切。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惡去善存。一本作。作也。一本作。音。

右第三十七章。此章爲特勇者示戒。亦卽前章含慈育勇之意。而危言以省之也。言人有勇。本自性生。顧所以

道德經下篇

卷

用其勇者何如耳。勇而敢於作爲。則以剛逞其勇。而勇足以殺身。勇而不敢於作爲。則以柔濟其勇。而勇尚可以存活。此兩者。或利或害。人以爲皆出於天。然天之所惡。則孰有知其故者。是以聖人知天之所惡。在於勇而敢。故勇而敢。聖人猶難之。蓋天之道。不與物爭。而物物皆屈其下。而善勝物。不以言令。而物物皆有以給其求。而善應物。不見於物。有所感召。而物之或禍或福。已不期而自來。且繹然寬綽優裕。而於物之生長歛藏。無不善爲之謀。是天下之物。皆包含於天。天不猶網乎。其網雖恢恢而大。其網之目。亦疎而不密。而物之當惡不當

惡卒無有一失者。勇於敢者。其易不之鑒也。

附解章內故字着眼。蓋人以利害皆出於天。不知天因物付物。當利當害。本視物而施。是利害雖出於天。而原手其故。則皆物之自取。然執此為言。人未必能悟。故復言始覺耳。作兩截看。聖人猶難以上。見人之利害。為人所取。不得徒談之。天下見人即談之。而天之報應不爽。在人決不能逃。其言較上。尤警切。愛惡人之情。天亦曰惡者。人之所感。即天之所惡。天心即人心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者矣。夫音扶。司殺者下。一本俱多一殺字。

右第三十八章。此章言為治者。當用德化。不當用刑罰。因甚言刑罰之不善。以警之也。言治天下者。刑罰愈峻。

道德經下篇

三

則無良愈多。蓋有朝決囚而夕犯法者。是民本不畏死。奈何以刑戮之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作奇巧以惑眾之人。吾得執而置之。法以殺之。其孰敢復有犯吾法者。第生殺之權。冥冥之中。常有司之者。非人主所得專擅也。然司殺者天。而天之道。春生夏長。非一於殺也。夫不代天以司生。而止代天以司殺。是不知代天治民之道。猶之拙工。不知斧斤之用。而代大匠以斲木矣。代大匠以斲木。斧斤錯亂。鮮有不自傷其手。則代天司殺。而一任刑罰。其有不罹其殃乎。刑罰之不善如此。此為治者所不當用也。

附解章作兩截看。數以上以民不畏刑。言刑之不必用。下則言以警之。謂用刑適以自傷。愈見刑之不當用。奇字作字。字所包甚廣。凡一切放縱邪僻。作奸犯科。皆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明高皇帝序是經云。天下初定。民頑更張。雖朝有十人。乘市。其有百人。而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難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四役之。此則經之言。其感入深矣。謂為王者之上師。即以此章合下章驗之。愈信。章並下章。俱類當叙在上章之前。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治俱平聲。夫音扶。一本無夫字。貴生下多一也字。

右第三十九章。此章言為治者。不可有欲。以病民。上章言指刑。此章言絕欲。以總結無為為治之首也。言民之饑。以其上厚歛而食稅之多。民是以俯仰不贍而饑。民

道德經下篇

三

之難治。以其上之紛更有為。民是以作奸犯科而難治。民之輕死。以其重利貪財。務求生計之厚。是以好勇鬪狠而輕死。夫民之饑。民之難治。民之輕死。皆由上之自貴其生。而病民以厚亡耳。唯上之人。淡泊無為。不以生為務者。是以民不饑。不難治。不輕死。而賢於厚亡病民以貴其生者矣。

附解章視上章尤深一層。上章言指刑。然欲不絕。則刑難措。故必絕欲。乃為正本清源之治。輕死以上。雖列欲之款項。見欲之病民。下則極言無欲之善。以見為治要於絕欲。雖言輕死。亦云欲先民。民遂多欲。而貪利危身。以輕死耳。求生之厚。上章言民。無以生為。生字屬上。無以生為。非榮其生也。謂不肯自厚其生。以病民。即上篇言無身。而以身為天下意。什一正供也。厚歛則民饑矣。安辭。

上理也。紛更則難治矣。安土樂業。自重死也。猶利乎。人
則輕死矣。然此為言中。主亦能之。就謂經言不處治。人
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
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
勝。水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共音拱。處上聲。

右第四十章。此章明強弱之得失。以起下數章向之之
義也。言人之生也。精舍神聚。常柔弱。及其死也。骨硬尸
僵。則堅強焉。萬物草木之生也。枝葉輕盈。常柔脆。及其
死也。根幹朽腐。而枯槁焉。故堅強者死之類也。柔弱者
生之類也。夫柔弱生。堅強死。則堅強固無一可矣。是
以兵強則輕敵樂禍而不能勝。水強則根幹不勝而共。
道德經下篇

而傾折且即以木論。木幹之強大者處下。木枝之柔弱
者處上。夫天下之物。貴上不貴下。以此觀道。則道貴柔
弱而不貴堅強可知矣。

附解。章為後柔弱莫過於水以下二章之目。見人之處
身處世。總以柔弱為善。第通與人之言宜。柔弱不宜堅強。
人未必謂然。故先即人物之有形者。對勘其得失。則柔
弱之足尚。自然明白。未前言生死。以利害休之後。言
上下。以貴賤。情之兵強不勝者。兵強則勝。則輕敵而
易敗也。其向也。請向下傾折。不後能直上也。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
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
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處
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處上聲。

右第四十一章。此章即天道聖道而合言其道之用。在
於無道。以起末章之義也。言天之為道。其猶張弓者之
調和乎。蓋天道本高也。乃自抑其高以就下。迨至高者
抑之而下者。斯舉之矣。天道至有餘也。乃自損其有餘
以生物之不足。迨至有餘者損之而不足者。斯興之矣。
是天之道。固在自損其有餘。以補其不足。而能成其道
也。若今之所謂道。則不然。如己不能以其道。徵於天下。
是使天下之道。以不足也。而猶謂謂為道。以歸道名於
一己。是損不足以奉有餘矣。夫孰能處道之有餘。而自
居於不足。以歸奉道之名於天下者。則惟有道之聖人。
道德經下篇

是以聖人處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以賢自見。是
即以無道為道。而能合乎天之道也。
附解。章分二段。奉有餘以上。言天之道。異乎人。下言聖
人之道。同乎天。高與有餘。以天之道。言下與不足。以人
之於道。言抑其高。以天之道。言下與不足。以人
長皆道也。抑其高。以天之道。言下與不足。以人
足而物之不足者。成若得所。皆道也。則皆天與之也。損
非損人以益己。蓋人本不足。而我又幸其不足。則不足
者。終於不足。是人本不足。而我又幸其不足。則不足
餘。即不以人短己。長己。不矜也。不恃也。不處也。不
下而天。下於己。不恃也。不矜也。不恃也。不處也。不
則天下。下於己。不恃也。不矜也。不恃也。不處也。不
下於道中。無有餘。無不足。而澤然不見。為道正所謂無
道為道之實。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其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右第四十二章。此章言為治者當以柔弱之道自處也。謂天下之柔弱者。莫過於水。乃金鐵為水浸灌則腐爛。山石為水衝激則崩壞。是攻堅強之物。莫有勝於水。其理蓋無以易矣。即水而觀。可見弱能勝強。柔能勝剛。本自顯然。天下之人。蓋莫不知卒之好剛恃強。而莫之能行。故聖人云。人能以柔弱自處。即極汙垢之加。亦悉以父之是器量寬弘。能容人所不能容。可為社稷主。其於極不祥之事。亦順以受之。是心體恬澹。能安人所不能安。可為天下王矣。之言也。正言柔弱者。必無有垢。無有不祥。若反言之。見垢亦可受。不祥亦可受。以甚言柔弱之善耳。

附解。章前半截。似慨惜之詞。後半截。似勉勵之詞。前從物理上說。見柔弱之善。後從處事上說。見柔弱之善。反復歎服。總欲為治者自審其所尚。受垢受不祥。即害經有忍其乃有為。乃有容德。乃大之類。如誇謙之類。不詳請強暴。使後者。雖處於太王之類。不作妖祥。看作妖祥。則不祥為天譴。正須恐懼修省。以回天。豈可云順受和大。恕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右第四十三章。此章言為治者。當以柔弱之道蒞民也。言有大怨者。逞其剛強之氣。上之人因而調和之。然其

怨不解。終有餘怨。是可為治之善耶。是以聖人在上。務以柔弱治民。其於民之事。故止。憑契為驗。而怨端自絕。蓋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夫執契則刑法不必用。其治蓋柔而不剛矣。夫惟以德之君。以誠信御下。則專主契。用柔而不用剛。若無德之君。以明察為威。則專主契。用剛而不思柔。乃柔弱之治。卒善於用剛者。緣天之於人。本無親疎。惟善治者。能以柔弱之治格乎天。故天常為之助。而治化以成耳。

附解。章重執左契句。前以不善引起。求以善人作收。一抑之一揚之。總欲為治者自審其所尚。契善契曲。禮疏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先書居右。右為尊。左後書也。書詰問也。司主守也。後明察也。蓋和太怨。專以明察攝服。

志恐面從心違。而怨不解。惟取信於契。則無事明察。人自輸服。而怨端自息。矣。按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乃為治道之極。故下章進以結繩之治。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聲樂音洛。

右第四十四章。此章進柔弱之治。而推致之。以至於無為之治也。言善治者。國既小。民即寡。亦使其或什或伯。共相聚處。雖有利器。棄之不用。使民安其生。而不輕死。安其土。而不遠徙。夫不遠徙。則雖有舟輿。亦無所乘之。

道德經

帝道難言皆能用之故知結繩之治正不易後

聖

道德經

下篇

聖

不輕死則雖有甲兵亦無所陳之由是使民復于上古
渾噩之治不用書契而結繩以為用甘其粗蔬之食美
其毛羽之服安其茅茨之居樂其渾朴之俗即鄰近之
國目可以相望雞狗之聲耳可以相聞而不識不知卒
至老死不相往來斯真無為之治而為治化之極矣

附解章分二義結繩以上言上以無為之治化民下則
言民化於無為之治章所言本治天下之道而曰小國
寡民者因其時各君各國明此治即小國亦能之蓋舉
小以該大也經作於周之季世目擊政治之酷烈生民
之倫薄故所言治道皆欲力挽頹風以建追上古而此
章乃其結穴讀此則知作經者之道大而思深矣章內
使字皆不着力蓋過化存神不知其然而然非有勤休
蓋戒以使之也車之用舉日舉月行之轉也結繩則上
古書契未設止結繩以記事蓋民淳事簡也王陽明曰
清淨之治淳朴之化非其結繩也使民不作偽耳漢文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
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
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為人之

右第四十五章此章總通篇之旨而結言之言聖人與
天同道明經之所言蓋本天以立言也謂凡言之信者
質朴無文其言自不美而言之美者粉飾潤色其言必
不信人之善者實行乎物自不必辯而務辯者口給禦
人其人必不善真知此理者理會其要自不務博而務
博者泛涉遠覽於理決不能知人之於道亦然蓋有道

者必不積積者必非道是以聖人於道常時出而不積
既以其道建諸人而為人而己之道亦愈有既以其道
公諸人而與人而己之道亦愈多是何也蓋聖人之道
即天之道也天之道因物利物而不為物害聖人之道
以人治人而不與人爭是以為人而己愈有與人而己
愈多也全道於己而己而不有同道於天下而不居吾之所
言道如是而已矣

附解章首六句是引語歸重聖人不積上既以為人二
句正言不積之實天之道四句又推原愈有愈多之由
以見聖人之所以能不積也積者積於己而自私之謂
聖與天同道正同其不積天之道為靈為善為德為動
無物而不有以給者是天之道不積也聖人之道無知
無欲無不肖人而有以善於人是不積也利即

易所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計所利之意為即經
所云無為而無不為不爭者為不恃功不居也
經註下篇凡四十五章大要言德之體用本於道之無
為無為之用又在於飲藏而飲藏之要則又在於守柔
弱而去剛強也首章言德之體二章言德之用而三章
則總言以結之四章言脩德者之體五章言修德者之
用而六七八章又分言以明之自天下有道章至聖人
無常心章皆為在上之修德者發也出生入死五章則
以道德合而言之明其體用之一致也善建章明德之
大含德章明德之至而知者不言章則又合道德而結
之也以正治國兩章明治天下之體用治人事夫三章

明治國家之體用。而道者章又合言以結之。爲無爲七章。則申明道德之要在於歛藏。而歛藏之要在於柔弱。示人以入道修德之則也。吾言甚易知兩章。明道德之淵源莫測。示人以求之之病也。民不畏威四章。統言治天下國家之道。以發明柔弱退藏之深義也。人之生章。明強弱之得失。而天下柔弱三章。則淺深言之。以盡其致也。天之道章。明天道聖道之一原。而末章又分合言之。以總結通篇之旨也。其十三章乃修德於身之大法。十五六章則全德於身之至要也。其二十一二十二章。則以德化民之極功。四十三四十四章。又以德化民之

道德經下篇

章

深效也。學者於是潛心而會焉。則修齊治平之道。舉而措之。而於道德之深義。已思過半矣。

按道德經一書自漢唐而後註釋不下百家其銷滅無存者十有八九即存者亦人各一見多離而少合致讀者索解不得遂因之以罷觀間有嗜學之士苦心研究而汲古乏縵導迷非車終亦莫能悉通其義則是經之旨其沉湮於圓枘方鑿之註者蓋二千二百餘年於茲矣。予兄岱瞻癖就古學當公車北上所過都邑即訪購古書縱觀博覽獨病是經之註茫若烟霧至晚年乃援筆構思抉微發奧與文不粉飾而務歸辭達較之前人註釋特見明晰書成執其抵本授予曰經之大旨茲註已傳顧其中提綱段落與夫句櫪字構尚有未盡詳者予其補釋之以終吾事維時予受命不數日而兄絕筆自是而後以兄手澤猶存聲咽不忍常讀淹忽者遂十餘載今將付剞劂取而重釋之覺五千言中實有與六經四子書相發明者非如莊列之荒唐幻誕止以寫其放達高曠之懷已也爰不揣愚昧湧爲補解以附於逐章之末俾讀者知其結構之嚴密章法之完善源委淺深詳畧輕重井井有倫至前人註釋有當於經旨者亦摘取附入不使少存漏義留爲闕疑之端則經之生面得兄註而開者而予於兄註經婆心亦庶幾可告無負也

乾隆戊辰歲一陽月朔日後學倚山胡與宗識

道德經編註二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胡與高撰與高字岱瞻縣人雍正癸卯舉人
是書謂老子今本相沿章句多舛乃遍訪古本考
正其文併註釋其義而篇中分合增改之處絕不
注所據者何本未免無徵其謂老子與六經同發
明亦蘇轍之緒論每章註釋之後又有附解則其
弟與宗所續與高之註成於雍正甲寅與宗之解
成於乾隆戊辰據與宗自跋仍其兄之餘意云

道德懸解二卷

〔清〕黃元御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道德經懸

解二卷》提要

道德懸解自叙

桓譚有云老聃著道德五千文後世好之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輩皆有是言按太史公論六家要指絀陰陽儒墨名法而崇道德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道家指約而易參事少而功多僕讀其論以爲知言亦唯道德之文全絕啟秘玉策剖玄其言無所不該凡養生涉世治國用兵以至立言備德成功遂名諸大事業莫不宜之玄通微妙深不可識而初聞夕侍易知易行蓋五千言中宏博淵森約舉大要三言而已曰知天也知人也知己也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是其知天聖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是其知人後命曰常知常曰明是其知己而精舉微義一言而已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至簡矣至易矣一者何也天地之始也象帝之先也有國之母也絪縕之復歸於無物

也域中有四大通天大地大王之大而不外
此無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無為而無不為矣玄哉斯言自有天地以來道
未有高於老子者也然其實易行其辭難知以
自叙注道德者班志所載鄭氏傳氏徐氏河上
公劉子政嚴君平而後下至魏晉梁周隋唐
宋以迄元明代有著述不止百家而知其辭者
寥寥無人史公之言宜其云矣丙子正月上午
間與 潘明居士商畧百家言及五千之文玄
幾與竊歎侯重樞箋成績為解之今且未遑期
之末歲 潘明性愛玄虛尤癖道德請先為此
注以暢微言在昔 太上初生因星載誕指樹
為宗莫測鐘氣之原未詳吹律之本尼父聞音
歎玄德之猶龍尹公望氣知大道之將隱書羅
三藏經傳二卷青牛已駕紫氣無光嗣此以遂
曼哉有矣荒荒未縣漢漢玄宗銀題密鎖琅宇

雲埋 潘明誠歎扇揚玄風遠播寰海以千古
閱業付之下走僕何敢辭於是悉心搜研再易
玄草起二月初一二十日成叙其大意以俟明
者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東萊黃元御撰

道德懸解大要

經文簡錯其來久矣西漢河上公時已失其舊
世代湮遠章句凌亂推求文義半不可通今為
詳細移正考部就班使聖經後故

又諸家傳寫互有異同說謬百出難可強解如
至譽無譽訛至數舉無舉至數車無車佳兵者
不詳訛佳兵者不詳之器逆使經義不通諸家
隨文謬注可笑極矣此惟明太祖本不錯如此
之類不可勝數今博取衆本擇其善者從之

又節次顛例離亂無章太上傳經未必如是今
次第倫序使經義承接文脈順從

又上經言道下經言德道在虛無德兼事功由
近而遠自然之事今言道者載之上卷治國化

民一切立德之言載之下卷

又經義宏博無庸不該凡道德功名天地民物
一切大業悉具於此道無往而不存非但嚴棲
谷歛析微談玄而已諸家謂此喻道之言附會
穿鑿最為不通今依本義開發使經旨明備

通德懸解目錄 經文八十一章

上卷

四十一章

下卷

四十一章



通德懸解

東萊王叔子黃元卿

字元卿



解

門人畢維新述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
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
玄衆妙之門

常道通之本色後章所謂緩急曰常也道不可
道也通如可道即非常道亦不可名名如可名
即非常明常名常道之名後章吾不知其名字
以道者恍惚窈冥無物可言只是一昧妙理而
已未有天地之前太虛寥廓陰陽不分所謂無
也無者天地之太極太極色含陰陽陰陽之內
有中氣為冲虛實妙以至無而備萬有特未經
發泄耳此無中之真宰也此太極冲間句圖可
謂會妙之門玄牝也

知者作之

門皆此處此處雖是無物然實有中氣在焉
未化一切形質却是一切形質祖是無也非
也中氣運轉陰降陽升積陽為天積陰為地天
地之初自此無中生化是名天地之始也既有
天地則萬物皆生無化而為有是名萬物之母
也此即道生一一生二二故常於其無欲以觀
其化幾淵涵之妙所謂常於其有欲以觀其
物力歸復之微微者即後章萬物並作吾以觀
也其後天地也萬物也此兩者同出一原無自而
各異其名名雖異而出則同皆是此無所生化
耳此無之中含孕諸有物同根此謂之玄萬
物根於天地其義玄矣天地根於太極其義更
玄玄之又玄是謂衆妙之門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
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
皦其下不昧純純兮不可名漢序於無物是謂
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
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
始是謂道紀

視之不見名曰夷色聽之不聞名曰希無搏
之不得名曰微體此三者絕其數色體狀不
可致詰也故名雖不同皆混而為一通也
其上不至皦明其下不至暗昧縱有諸名而
其實純純無端無際終不可名名不可復
得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
惚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總是
一物而已然無者有之始也古者無為天地
之始今則有為萬物之母故執古之道以御

今之有猶御諸也。能知古者無為有始是謂道之紀綱也。

知者作之

希言自然。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謂之希者，言其自然也。自然雖何，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此一無也。寂兮寥兮，獨立不殆，周行不殆，周行而不知生。天地而化萬物，可以為天下之母。所謂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所謂名可名，非常名也。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天法乎道道法乎自然自然者希夷之真象也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後身不殆始制有名名之既有名夫未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聞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得真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有名萬物之母而無名天地之始有化於無是始為天下之母也故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則天地萬物皆自此生是因以知其子矣既知其子而返本求原復守其母則後身不殆蓋無為天地之始始生天地而化萬物一切名象紛紜錯出是始制有名也名之既有夫未將知止當復守其母未可逐名物而遷移也知止則天下之母守而不失所以後身不殆也

復守其母是謂知止下章致虛守靜得根復命即此

法也夫以故塞其孔竅也其竅用其門戶下即身不殆則其母不失終身不致勤勞故也止則其孔竅備其事務則母氣不守終身不可救藥見大者非明見小曰明莫小於無見之則明矣守剛者非強守柔曰強莫柔於無守之則強矣即守用其外光復得其內明見無而守母長生而久視無遺身之禍殃即沒身是謂能襲常道也襲如襲衣襲爵佩服而守也

致虛極守靜焉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道以至無而化至有既生天地又生萬物是自虛而實自靜而動也道家則不致其實而致其虛不守其動而守其靜致虛之極守靜之篤即上章塞其門守其母萬物並作春榮秋落吾不視其方作而以觀其既復即首章致蓋夫萬物紛紜繁衍至於收藏之際枝葉凋零春夏生長之氣各歸其根靜曰靜靜曰復命是其反本還原仍歸無虛重到母家矣致虛守靜以觀其復者所以得根復命培我生長久視之祖氣也此氣是一身之母大命復命曰常方是此道本色知常曰明方

是此心真解不知常而妄作必遺身之禍殃
無有不凶知常而後身容乃見天地之寬身
容甫至公大始覺私意之盡公乃協乎王度
王乃配乎天行天乃合乎通體通乃久而常
存禍殃盡去沒身不殆也以沒身之年正其
壯盛之日是謂沒
身不上章沒身不殆由知止知止在於守
母此詳發其義道家金書玉訣泄此章矣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
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
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
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是無也然惚兮恍兮而
其中有象恍兮惚兮而其中有物窈兮冥兮
而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而其中有信蓋恍惚
窈冥本來無有而至德之中猶含萬有之原
其中萬有悉是此無所化乃無也而非空也
故其中有象有物有精其精甚真非是虛言
以其中有信也信為土德其位當中衆妙之
門於是焉在是以含孕諸有真實無妄也三
曰其中道家玄幾於此露矣土居無庸故穿
旺四維而無專宮然而至虛至實是故有信
以其有信故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名不去者

實不與也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土德主化
生物之本以以閼象甫物也即皆根於此吾何以
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土德生化誠信不虛也

此水信作於
休惠承

天地之間其猶索綯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
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地之間室洞虛豁其猶索綯乎即索無底
主即曰索索以茲清氣上升濁氣下降虛而
不致於屈屈即動而愈復能出無非太室即無
非積氣也然清自何生濁自何降降不由上
升不由下升降之原皆自當中央門以路之

家求之上下四旁多言數窮無當於是約而
言之不如守中守中者道家之黃婆在水火金
木之交處戊己二土之介媒合嬰蛇即中陽
兌曰婦中金即至水也離中陰精即中陰
曰蛇女曰珠象永即丁火也交解龍虎
震木為青龍結仙胎而產聖丹全在乎此而
謂玄閼黃庭洞房鼎器種種色目皆其別名
也守中即是守母返本還原辟根復命莫外
於此矣

吾神在中先天之祖氣也人之初生先結祖

氣此氣方凝陰陽未判混沌鴻濛是謂太極
陰陽之內有中氣焉中氣左旋而化已土右
轉而化戊土戊己運迴陽動而生則化神鬼
陰靜而降則化精鬼神藏於心精藏於腎鬼
藏於肝鬼藏於脾藏府悉備形體皆完乃成
爲人已土爲脾戊土爲胃中氣在戊己二土
之間冲虛靈動衆妙皆含之門是曰谷神脾
胃者倉廩之官賴穀氣培養使此先天祖氣
不至虧敗是曰穀神以其先天祖氣之虛靈
謂之谷神以其後天穀氣之冲和謂之穀神
其實總是中氣而已非有二也谷與穀義異而原同總是
先天祖人之生全在谷神其死者谷神敗也

又說劣作左說
又轉音亦古轉

以夢爲記

永豐永

爲歎之母

吾神不死是謂玄牝也玄牝者天地之間氣之所由者也

皆曰此言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惡稔難逃此其理也素問在

天為玄玄生神此竅中有谷神故曰玄竅精

神血氣皆自此生是乃一身之母無為天地

人物之始所謂天下有始以不曰玄谷而曰

為人下母者天人所以同也

玄牝者以其中虛如谷而有含生牝之妙也

若言其虛則言其虛室而能生似類為玄竅又為玄母故曰玄牝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

門即是此上為天此下為地而究其根原玄

此義

牝之門是為天地之根蓋陽自北門而升陰

自此門而降已土火旋則此門開闢則陽升成土火降則此門閉闢則陰降

間關推全在此門款九地之陽積陽野為

不至下陷九天之陰不至上逆也

天積陰則為地故玄牝之門乃陽升陰降之

閤生天生地之本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道

家銘此自升亦自此降長生久視之原於此在

焉是當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鶴胎龜息緩命

培根長養谷神以培先天祖氣祖氣盛大則

久而長存仙室秘妙盡於此矣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瓦
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
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故有以爲
利無以爲用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
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三十輻共一轂說又轂輻所湊也而其用不在此當
其虛無之虛輻轉莫阻乃是有車之用埏埴
以為器埏音攪說文和土也埴音式房工也而
其用不在此當其虛無之虛受感不礙是乃
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而其用不在此當
其虛無之虛容納不塞是乃有室之用凡天
下之物皆生於有而具有恙生於無歟無
為用非有不可歟有以爲利非無不能非有
則其無不成非無則其有莫當故有以爲
無以利無以爲有以用所謂無名天地

始有名萬物之母者義正如此以中半以上
為陽中半以下為陰非陰非陽之交無形無
象之地正當中半是無處也有此無則有此
用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希夷恍惚無物可言而及其用之則衆妙皆
備不可既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
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
之子象帝之先

道在無處本自冲虛人之用之終不盈滿衆
妙之門悉於此闢淵乎深哉似為萬物之宗
用之者挫其鋒銳解其紛撓和其光同其
塵垢湛同分似若存所謂綿綿若存用之不
勤與道合矣吾不知此道是誰氏之子直是
象帝之先在蒼天有象上帝象帝之先者有物
混成先天地生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
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大白若辱大方無隅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故建
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
苦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

大成若缺去其後用則其用不敝大盈若冲
去其盛滿則其用不窮大直若屈能屈則伸

大巧若拙守拙則巧大辯若訥善言不辯大

白若辱守辱則榮大方無隅有隅則闕大器

晚成早成則脫大音希聲有聲則細大象無

形有形則小道隱無名有名則非非可名故

建言有之此古語也舊注建主也明道者反

若昧進道者反若退夷道者反若類夷類也

降福孔夷註周封微子于宋統承先王天

子禮樂典列辟異也異則與人不類今反若
類故曰夷道若上德者反若室吾廣德者反

若不足建德者反若偷惰建賢直者反若變
渝渝改也凡此皆懷玉被褐其用無既者也

正言若反福兮福所倚福兮福所伏孰知其極
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祇人；迷也其日
固久矣反者道；動弱者道；用是以聖人云
受國；垢是為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
王

天下；理正言每若反語福藏福中以為福
而反倚福福乃福；所倚福隱福內以為福
而反倚福福乃福；所伏此理玄遠熟知其
極其但有反而無正耶正復為奇其正不長
善復為祇其善不終人；迷而不悟今古皆
然其日固久矣蓋反者道；動天道循環動
而不已盈虛消長迭為代更自然；理如是
是以無正而不反無反而非正也弱者道；
用怯避退縮無所奔競福不能誘則福不能
引福不必避則福不必去是以聖人云受國

；垢污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
王自處於反則適得其正矣

將欲俞之必因張之將欲弱之必因強之將欲廢之必因興之將欲奪之必因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

將欲俞之也俞合必因張之也張開張之盡者俞之幾也將欲弱之必因強之強之極者弱之始也將欲廢之必因興之興之至者廢之漸也將欲奪之必因與之與之厚者奪之苗也蓋物極必反一定之理知此者是謂微明搏之不得曰微見小知常曰明察於無形之始故曰微明柔弱勝剛強於此可見弱者道之用其義如是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滴水以其無物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其理甚顯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
天下希及之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莫柔於無有
而無有入於無間不少扞格吾是以知無為
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非明者不解
天下希及之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
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有生
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
弱處上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
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
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輕敵而不勝木強
則稍屈而必折凡物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自
然之勢也

含德之厚比於老子善而不整猛獸不據攫鳥
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蛟作
精之至也終日肄而嗟不嘔和之至也知和曰
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
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道家含德之厚純素渾朴比於老子人有機
心物必害之老子則善而不整猛獸不據攫
鳥不搏以其無機心也骨弱筋柔而把握堅
固未知牝牡之合男女而蛟亦舉作蛟未精
之至也感也終日啼肄而嗟不嘔啞和之至
也知和曰常道之本也知常曰明心之真
解也知常明命後而生蓋曰常益生曰祥身
之福慶也反此道者以心使氣忿不顧身曰
強強者道家之忌凡物壯則老吳謂不道不
道早已弗能長也

孔德之容唯道是法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
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
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渙兮若水將釋儼兮其若
容敦兮其若樸臚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
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
不歎盈夫唯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

孔大也大德之容唯道是法古之善為士者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
形容豫兮若冬日涉川猶兮若畏懼四鄰渙
兮若水之將釋儼兮其若容之不放敦兮其
若樸之不雕臚兮其若谷之不盈渾兮其若
濁之不澄孰能濁以靜之而徐實自清孰能
安以動之而徐能自生保此道者不歎滿盈
夫唯不盈故能常敝而不新成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
何若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
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
遺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沌沌兮俗人昭
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荒兮其未央
忽兮其若騷乘兮若無所歸飄兮若無所止
我愚人之心也哉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絕學則無憂所謂學者析疑辨惑較量是非
之間其實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
去何若此皆多事分割甚無用也衆人熙熙
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形兆如
嬰兒之未成孩童衆人皆有所餘而我獨若
遺衆而不收衆人皆有所以也而我頑且
鄙而無長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
察察我獨悶悶荒兮其未央望之無涯忽兮

其若騷則之無迹乘兮若無所依歸飄飄
兮若無所停止我豈愚人之心也哉我獨異
於人而貴食其母母者天下之母所謂無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
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教而王
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損人之所
教我之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道生一是謂太極太極者無名天地之始也
一生二是謂兩儀兩儀者有名萬物之母也
二生三三生萬物則天地人物於此皆備矣
萬物負陰而抱陽陽前陰後調劑無偏故沖
氣以為和是其常也曰常盈則不沖剛則不
和失其常矣人之所惡唯孤寡不教而王公
以為稱所以戒盈而忌剛也故物或損之而
反以得益或益之而反以招損事理之大凡
也人之所教我之教之我之所教維何強梁
者不得其死吾將以此言為主教之綱也

首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
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
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
以寧將恐廢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
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
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
謂孤寡不教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至譽無
譽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一者天下之母所謂無也自首之得一者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安寧神得一以成靈
谷得一以充盈萬物得一以養生侯王得一
以為天下表正其致之一也所謂物物一太
極無有餘外者若天無以清將恐崩裂地無
以寧將恐振廢神無以靈將恐止歇谷無以
盈將恐涸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殞滅侯王無

以正而居處貴高得恐顛蹶九貴者必以賤
為本高者必以下為基是以候王之貴自謂
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至譽則
反無譽如唐堯之莫名泰伯之無稱是也道
家懷撲挹真不欲碌碌光明而如玉落落
淡而如石介在顛晦之間是得真一虛無之
用矣

載營鬼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能除玄
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無雌
明白四達能無知

肝藏營肺藏魄精神之所胎也營血也營者
生神鬼氣濟水火必交金木肝金生心火故
載其營鬼寧靜專一而後水火交濟不至飛
走此際當抱一能無還離專氣致柔能無嬰

兒除除玄覽近能無瑕疵愛民治國能無作
為呂覽以身為天門開闔能無雌雄項門明
白四達能無知識此皆致虛守靜之法則也

勇於敢則敵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
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
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勇於敢則罹禍而身殺勇於不敢則遭難而
身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吉凶不同其中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消長盈虛天道之常進退屈
伸人事之妙天之所惡者勇於敢也知幾其
神乎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玄遠難知然
有其常而不變者大抵不爭而善勝安靜而
無敵也不言而善應報施必不爽也不召而
自來往復自有恆也坦然而善謀無心而至
靈也此皆造化自然之妙是以天網恢恢疎
而不失順之則存逆之則亡背天而行未有
幸免者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富貴
而驕自遺其咎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功成名遂
身退天之道

持而盈之欲以求益則反招損不如其已揣
而銳之鋒芒太利則易摧折不可長保富貴
而驕適以自遺其咎金玉滿堂勢必莫之能
守四時之序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功名遂
身退天之道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
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
以長久

循名者失身名與身孰親好貨者喪身身與
貨孰多欲得者反亡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
者惜費而必大費多藏者懼亡而必厚亡知
足者不辱知止者不殆是乃可以長久也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
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罪莫大於可欲啓莫大
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是常足矣

飄風不能終朝驟雨不能終日孰為此者天
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罪莫大於
可欲惡者欲招之也啓莫大於欲得亡者得
致之也禍莫大於不知足不足者不知使
也故知足是常足矣知足者富無有不足
也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
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出生則入死凡十分之中生之徒十有其
三死之徒十有其三人之本生妄動而之於
死地亦十有其三死者如是之多夫何故以
其生生之厚循利亡身也蓋聞善攝生者陸
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
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則無能使之
死者矣夫何故以其原無死地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
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五色遠目令人目盲五音遠耳令人耳聾五
味遠口令人口爽爽失也謂馳騁田獵令人
心中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事多妨是聖人
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絕諸無益之事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上
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
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
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
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
寵辱之來若驚貴大患之遭若身何謂寵辱
若驚人情好寵而惡辱則寵為上辱為下不
知求寵者不寵守辱者不辱故寵辱之來得
之若驚失之若驚總以無寵無辱為上是謂
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
者為吾自有其身是以求福而得禍及吾無
為身之私則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
則可以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
託於天下不愛其身正所以愛其身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
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
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
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白雄者不雄知其雄而守其雌為天下谿為
天下谿則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是不雄
雄也求白者不白知其白而守其黑為天下
式為天下式則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是不
白之白也好榮者不榮知其榮而守其辱為
天下谷為天下谷則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是
不榮之榮也常德即常道之得於己者復歸
者還其本色是亦得根復命之事也大樸分
散則為器分散而離利為器者不通才效一
官聖人用之因才器使則為群官之長故大

制制不事制制所以保其真也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
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不出戶知天下；遠不窺牖見天道；玄恃
閱歷而知者不知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
聖人不行其地而知不見其物而名不為其
事而成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
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其所以不知者上不知其所知者病夫惟病
其所病是以不病於病聖人不病以其病夫
所病是以不病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
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
者為壽

知人者曰智自知者為明勝人者有力自勝
者為強知足者常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
者能久死而不亡者為壽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
不博博者不知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信言不必美美言不能信善言不必辯辯言
不能善知者不必博博者不能知華而不實
道家所賤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善行無轍迹善言無
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閤楗而不可開善
結無絕約而不可解

善建主者不拔善抱持者不脫善行走者無
轍迹善言語者無瑕謫善計畫者不用籌策
善閉者無閤楗而牢不可開善結者無絕約
而堅不可解以其不為而成故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知者必不言言者必不知塞其孔竅兌孔也閉其門戶挫其鋒銳解其紛撓和其光芒同其塵垢是謂玄同玄同者同於玄也故不可得而親之不可得而疎之不可得而利之不可得而害之不可得而貴之不可得而賤親疎利害者賤皆非其常非常者不貴也

致者不立矜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德者不處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致者不立舉一足主不久也矜者不行張兩足矜行不便也自見者顯明而不明自是者求彰而不彰自伐者居功而無功自矜者爭長而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德者不處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是以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
是故彰不自伐則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
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求全反虧枉則直求直反折窪則盈
自盈必溢敝則新敝新必汚少則得積少爲
多多則惑貪多愈少是以聖人知有始爲天
下母故抱一爲天下式不自道其見故明不
自以爲是故彰不自誇伐故有功不自矜張
故能長總之不爭而已夫惟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
能全而歸之自誠有驗而後云爾也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故善
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
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爲要妙美言可以市
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是以聖人
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夫惟
道善貸且成是謂襲明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珍寶亦不善人之所
保守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
之資善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則雖智大迷是
爲要妙也即與美言可以市贈人以言美於珠
玉珠玉可市况美於珠玉者不可市乎尊行
可以加人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尊行不懿德
之類懿德可好尊行不可以加人乎美言尊
行賢愚同好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是以聖人
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夫

惟道善於施貸又且成就是謂襲明見小知
襲明義襲明義
同襲常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
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從事於道者
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
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
亦得之

上士聞道願悟極保勤而行之中士聞道信
守不怠若存若亡下士聞道識解不及乃大
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人之從事於道者
道者亦同於道德者亦同於德失者亦同於
失敵同則應氣同則和也同於道者道亦得
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初既同之則終必得之其勢然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聖人不積既已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至公也聖人不能積蓄

道德經解卷下

東萊王楙子菴元卿

字元卿

不字

解

門人畢離新述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不居其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其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所以爲下德爲之而又有所以爲上仁爲之而無所以爲上義爲之而有所以爲上禮爲之而人莫之應則

攘臂而仍之仍之能故失道而後有德失德而後有仁失仁而後有義失義而後有禮夫禮者尊上文歸是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自矜先見是大道之華而惑之始也是以大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玄彼取此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天地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芻則任其榮枯而無私愛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任其舒慘而無私親故物或行而在前或隨而在後或得嗟而榮或因吹而落或方威而強或既衰而羸或因載而成或因隳而敗其境至不齊矣蓋天地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殊無厚薄於其間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
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廢乃有仁義智慧出乃有大偽六親不
和乃有孝慈國家昏亂乃有忠臣凡此者鑒
混泥而雕太璞皆世道之不幸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
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
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絕聖棄智不以精明率下民安分務故利百
倍絕仁棄義不以小德示下民任天真故復
孝慈絕巧棄利不以漁奪侵下民有資賴故
無盜賊此三者以為文治之不足故令有所
屬使見素而抱樸少私而寡欲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是以
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其政悶悶不澆其民醇醇不滴其政察察不
渾其民缺缺不厚是以聖人方而不至裁剝
廉也而不至剝削直而不至縱肆光而不至
輝耀敦固純樸以風天下道家之要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
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
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
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
不治

治大國若烹小鮮無煩多事也不尚賢能使
民不爭競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
可欲之物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
心而無思慮實其腹而無飢餒弱其志而無
侈念強其骨而能力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
夫知之者不敢為也為無所為則無不治
矣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兵甲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使有樸素渾簡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安寧守分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去文字其記載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飲食美其衣服安其故居樂其土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道家治民之大要也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禍知此兩者不指式能知指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去其變節而歸純樸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挾詐妄為而不要於愚也故以智治國民以詐斃是國之賊不以智治國民以愚全是國之福知此兩者去彼取此不治國之指式能知指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情反矣乃至於大順

下德不失德物情
大順下德不失德物情
是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養生不瞻是以飢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吏詐風行是以難

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逐利忘生是以

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而反以得生是賢於

貴生而反以得死也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為代大臣劉。夫代大臣劉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民性輕生。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邪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再犯其殺之。而弗懲者。不畏死也。既不畏死。則殺之。無益。蓋常有司殺者殺天也。而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臣斧劉。夫代大臣鑿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

太上知有之而已不感其德其次親之譽之
不忘其恩其次畏之侮之不信其心以其
信不足焉故有不信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
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狹是以不厭

民不畏死其所畏者德也有德則民歸無德
則民散人之所畏吾不可以不畏之尚德緩
刑使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民之輕死而厭
生者所居之狹賸生多厭也無狹所居則無
厭其所生夫惟所居之不狹是以貪生而不
厭也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立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子孫祭祀不輟

以道莅天下災祥不作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而不傷人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立不傷人無以招致之也夫神人兩不相傷聖人之德厚矣故德交歸焉後世子孫祭祀不輟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貪人多利器國家倍昏人多伎巧奇物倍起法令倍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以正道治國以奇道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夫天下多忌諱本以避凶趨吉而民彌貪人多利器臣下而國家倍昏人多伎巧而奇物倍起法令倍章而盜賊多有此皆以多事擾之也故聖人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躁勝寒靜勝熱清靜能為天下表正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數語也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為學日益所以求博為道日損所以求約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蓋有為則有所不周無為則無所不至道法自然無為者順其自然則人不知覺無不為者自然之符不言而自應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故取天下大事也而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則經營愈密缺漏愈多不足以取天下矣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後智人之所通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達以敗之執者達以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是以聖人欲所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所不學後衆人之所通衆人學不反本多事而通其分故學所不學後其所以通而還於本也故以輔相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
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法自然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順
其自然萬物將自化化而欲有所作吾將鎮
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立將不欲不欲不
欲以至於靜天下將自正也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
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
均猶分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道常無名故謂之無名之樸樸雖小然是象
帝之先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
賓賓王德感召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大道風
行民莫之令而自均平號令不設王言自貴
猶分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朝
廷不彰君德故百姓不知帝力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之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不信者吾不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惛惛為天下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聖人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其心未嘗不自善吾之善之則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其心未嘗欺人信吾不信之則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惛惛猶就為天下自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就之如日瞻之如雲聖人皆孩之以為未子無知天足後用机心於其間也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凡物以道而生之以德而畜之因物而行之因勢而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是其天性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之而不自有為之而不自恃長之而不宰制是謂玄德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
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
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
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汎兮廣遠無方其可但於左右求之萬
物恃之以生而不推辭功成不名自有愛養
萬物而不為之主常湛然無欲是可名於小
矣至於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又可名於大
以無欲之小而反以成大是以聖人法道終
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
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
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
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
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而不知不美生於誇美
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而不知不善生於伐
善斯不善矣天道循環一長必消故有無相
生有終則無無終則有也難易相成易極則
難難極則易也長短相形長盡則短短盡則
長也高下相傾高窮則下下窮則高也音聲
相和鉅甚則細細甚則鉅也前後相隨前竟
則後後竟則前也自然之理如是是以聖人
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
生之而不有為焉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

弗居是以其功不去也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使卑下者舉之使上有餘者損之使少不足者補之使多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此造物之公平也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此世俗之炎涼也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為之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意蓋不欲自見其賢所以避盈而居損順天之道也與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夫惟不爭故無尤。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聲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夫惟不爭故無尤。處衆人之所惡。人情惡下故幾於道。居善地。勢心善淵。涵與善慈。仁言善誠。信正政通善治。理事善才能。動善時。合聲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雖處下流而實居上善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衆流歸焉。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以下而待上。以後而待前。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猶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於推戴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
壯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
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或取以下取或下而取大
國不通款魚富人小國不通款入事人夫兩者
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大國者譬之江海乃川谷之下流是天下之
交會天下之牝也牝常以靜勝壯以靜為下

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小國得之則取小國如
伐之取小國而下大國大國信之則取大國如
兵之取大國勝小國或下以取小不敵大或下
而取其勢無常下則得之矣大國喜貪不通
款魚富人小國畏亡不通款入事人夫兩者
各得其所欲則大國宜為下蓋大國能下小
國皆得在已遂其弱之志在人遂事大之心
是謂各得其所欲若但小國能下而大國肆

其憑凌侮慢之勢則終為小國所取是小國
獨得其所欲非各得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聖人不積。既已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至公也。聖人不積。既以為人。而已愈有。已以與人。而已愈多。藏富於民。其富愈大。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反先。外其身。而身反存。非以其無私也。惟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也。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執大象。大象。大道所謂。大象。無形是也。則天下往。尊道而貴德。人心所同也。往而不害。則安平泰。治安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也。此猶樂與陽餌。而過客自止。天地者萬物之逆旅。非但過客貪餌而已也。是以聖人德厚仁厚。如執左契。可以責人。而不責於人。總是盡其在我而已。故有德司契。而第責之已不責。責之人無德。所司則不然。徹其左契也。徹去而第責之人。不責之已。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善而欲人。終不得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大小多少報怨
以德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
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親身以家親家以鄉
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
之然哉以此

大怨未釋而強以計和之積恨不消必有餘
怨安可以為善怨不在大小多少總宜報之
以德蓋人本無怨處之不善而生讐敵懷忿
在心刻刻不忘終當報復而後即安世道甚
勇原無坑阱一結怨讐自樹荆棘動輒被傷
甚無謂也以德報之積怨自消解此為上計
而道家主德非但為報怨設修之於身其德
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
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

普故以身親身而知德之真不真以家親家
而知德之餘不餘以鄉觀鄉而知德之長不
長以國觀國而知德之豐不豐以天下觀天
下而知德之普不普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以此數語也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
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
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
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為所無為事所無事味無味圖難於其方
易為大於其方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其後
乃難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其後乃大是以聖
人謹小慎微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
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其始猶難之
故終無難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
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
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民之滋
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其方安易持維其未兆易謀其方脆易破其
方微易散為之於未有之前治之於未亂之
初合抱之木生於毫末至細也九層之臺起
於累土至卑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至近也
於其始時而圖之則易為力也民之從事常
於幾成而敗之慎始而怠終也慎終如始則
無敗事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使我介然有知。介然有知。孟子介然用之。而威路言。一旦有知國家之權。行於大道。惟有所施。為是畏。大道甚夷。夷而民好捷徑。朝甚修。除田甚荒蕪。倉甚虛。空而身服文采。腰帶利劍。厭飲飲食。是謂盜誇。誇示盜敵國乘蒙而至。兵連禍結。非道哉。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故主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上故主天子。置三公。原以道莅天下也。雖有拱壁。以先駟馬。古人贈遺必以物先。左傳以乘車先。是也。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有求以得。走馬可以糞田。有罪以免。戎馬不生。郊上耶。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此君子用兵不得已之心也

夫佳兵者不祥佳美也佳兵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若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於殺人夫樂殺人者天怒人怨不可得志於天下矣九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與凶事同側君子平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殺敵人衆多以喪禮處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還。猶適。以自害也。蓋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以農夫失業。而疾氣感招。自然之理也。善者果決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張果而勿誇。伐果而勿驕。傲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也。唯道乃久。強者衰之漸也。凡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則早已矣。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者。為之下。是謂不爭。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善為士者。不武。士勇也。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者。為之下。愈弱而愈強。愈卑而愈尊。是謂不爭。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則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
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
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
矣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人先動已後
應也不敢進寸而退尺不輕進不輕退也兵
強則不勝柔弱如此將無堅而不剋是謂行
無行行任攘無臂仍無敵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繼之以執無兵無形可窺則無戰不勝禍莫
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聖人曰故抗
兵相加怒者不勝哀者勝矣柔弱勝剛強不
易之理也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
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
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魚不可脫於淵國
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路不
離輜重以重為根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
靜為君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
則失根躁則失君是魚去於淵利器假於人
矣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

則天亦不能救矣

天下皆謂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
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
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
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
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
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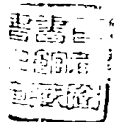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相肖夫惟大故澤厚
深遠似乎不肖若肖則大非極品久矣其細
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
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則強暴威服故能勇
儉則衆有歸無敵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則處
後居前歟先民必故能成器長積散則為器
為官以身後之故能成器長聖人用之則
長為官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夫慈則兵民愛戴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凡有
禍患天將救之以慈衛之順天心也非慈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
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
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則聚雖為積還
其本色是謂早復復今早復謂之重積德天
已失復還其舊是重積德天與人歸故無不
再積天德故曰重克能無不克則莫知其極不知其究竟莫
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為君而可以有國
母也是謂早復之天德也此乃可以長久
固守其母而重積之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
視之道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
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
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蓋言有宗其綱紀也事有君其主事也雖曰
易知而至其君宗則知其實難夫惟無知是
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
褐懷玉不歆人知也



道德經懸解二卷

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黃元御撰元御有周易懸象已著錄是書多以養生家言訓釋老子於原文章次多所變更字句

亦多有竄亂謂之改本老子可也

莊子通義十卷

〔明〕朱得之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九年朱得之浩然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莊子通義

十卷》提要

刻莊子通義引

宇宙無涯乾坤無朕質焉辟生相禪於
無窮不有淳古先覺察其主張綢繆之
物而不之人則最靈之賦參贊之能陷
醉夢而莫知其形之弗踐之可恥也莊子
樂天憫世之徒學嵇老列嘗與魯哀
公論儒道公謂國無其方郭子玄稱
其文為百家之冠厥有指矣或乃以其
命辭跌宕設諭奇險遂謂其荒唐謬
悠與詩書平易中常者異而攢黜於
儒門不知其異者辭也不異者道也即
其發微唱幽尚真恥跡之多方蓋道德
優裕之後用易而藏其用肆其才而游於
藝于以寓其順世開迷之心者也然則詩
書固經世之準而三子則立命之方立
命達於人人經世存乎一遇安得守此而

棄彼乎是故求文辭於先秦之前莊子而已求道德於三代之季莊子而已易曰淺其見天地之心欲見天地之心者必不忽莊子好古畜德者必不訝莊子是

用通其義而托諸梓新與若人者共

答莊子之賜

華

前

卷

七

七

東

讀莊評

君師之道尋跡而不率性則賊已有跡可尋則賊人莊子之學由靜而入極虛而安蓋祖巢由而宗老列嘉堯舜掖孔顏悲龍逢比干夷齊而孩管晏者凡其不滿先聖者皆以天機未忘所務有跡時也故三十三篇皆以掃跡爲義

莊子享用只是自然其靈昭之地真見天地

之性人爲貴者觀其契躍鱗之樂於濠梁

華

浩然

讀莊評

一

庚

憐腐鼠之嚇於霄漢其所蘊可知矣

莊子意本尚無此數萬言有也何所從來乎

曰言其無言知其無知乃爲其無爲也蓋

無者天之體希天者非虛不能無非靜不

能虛故靜則用功之始而無則本體之全

其曰聖人之心靜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又

曰陰陽和靜皆言用功非成功也

老莊論性以虛無爲指蓋就人生而靜以上

說故謂仁義爲有情有跡不足以盡性

隨意出詞絕無結構莊文也如曰其生也有涯知天之所爲之類在他人則不如此開口外篇雜篇疑或有聞於莊子者之所記猶二戴之禮非出一手明目者自能識也之噲讓國在孟子時而莊文曰昔者陳恒弑君孔子請討魯國之儒一人莊子身當其時而胠篋篇曰陳成子弑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世卽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踰四百歲乎末篇稱鄒魯之士當

莊子

卷之六

讀莊評

二

陳氏

在長卿已後者所爲也大抵此籍多數演老子之言以發揮其精神者

莊子只是有垂訓之心故其爲言時有播弄處欲人愛其文之馳騁而誦之因以漸見其所指耳其自謂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故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又曰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倘又曰其書雖瓌琦連什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諛詭可觀也此

乃後人表揚愛信之意

先輩嘗言莊子之書不易讀又曰不可不讀謂造詣未同則不能通其意無莊之造詣虛生浪死也

莊子亦周末文勝之習今觀其書止是詞章之列自與五經辭氣不同然其指點道體天人異同處却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故從事於心性者有取焉

曾史盜跖與孔子同時楊墨在孔後孟前莊子

莊子

卷之六

讀莊評

三

陳氏

子內篇三卷未嘗一及五人則外篇雜篇斷斷乎非莊子之言矣

列莊之書初讀之知其愛生既而覺其不苟生不苟死余非不知其爲一時所屏慢特惜此老一段精神惺惺後世鮮察之耳陳同父謂世間不可無此人亦不可無此書林堯叟謂此書自當獨行於世余惟心性之學孔孟以前天下猶同風而人之所造或不同則以欲速見小眩之也然而

深造自得者未嘗絕響秦漢以後功利配
毒舉世顛瞑烏班韓柳之風相爲馳驟藻
繪雕刻日深日繁可以山積海藏矣有志
之士鼎沸其心思困憊其精力竟不得古
德之末階余悲康成之徒而思反朴還淳
也間嘗閱之而有覺其與孔孟相發者又
自疑其一人之見也縱觀古註互有得失
亦未免於一人之見蓋學未齊莊意自不
能盡契言有盡而意無窮焉知莊子之意
果若是乎否也是以據所見而爲之通亦
所以見莊子非枯寂之學後世猶有知其
一二者其本文詞旨明白前賢訓無遺義
者未復贅說惟事理可以意會不必分解
乃爲衆說狂馳不得不辨者故復費辭而
不諱如門無鬼論舜武章丘鍾之類是也
或謂二氏之書不當以儒者之學爲訓竊惟
道在天地間一而已矣初無三教之異猶
夫方言異而意不殊鍼砭異而還元同也

莊子

卷四

讀莊評

四

夏文

莊子

卷四

讀莊評

四

夏文

苟不得於大同則父子夫婦亦有不同者
孰知自私用知之爲蔽而潰裂夫道哉
褚氏伯秀義海纂微作於勝國時因避地還
于滇南其自敘可考也余同門友錢塘王
雲谷澶游覽四方歷三十年窮鄉絕島莫
不探陟嘉靖初至彼見之手錄以歸乙卯
疾將革以授余曰煩兄圖廣其傳毋使褚
氏之心終泯也今刻從其情得失不易
字信褚氏信雲谷也

莊子

卷四

讀莊評

五

陳文

莊子

卷四

讀莊評

五

陳文

讀莊評

莊子通義目錄

內篇

卷之一

逍遙遊第一

褚氏義海纂微其篇自擬篇目自為後序今刻既附其籍因亦附註其目於篇目之下并存其序於後間有脫簡重出俱仍其舊

北冥有魚

順化逍遙推變逍遙

堯讓天下與許由

元己逍遙

肩吾問于連叔

无功逍遙无名逍遙

惠子大瓠

適物逍遙

惠子大樹

无為逍遙

莊子

目錄

齊物論第二

齊我齊智齊是非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齊道齊治齊物齊死生

齧缺問于王倪

齊同異

瞿鵲子問長梧

齊因

罔兩問景

齊化

卷之二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

養性分得生理

公文軒見右師

遺形累遠樊籠

老聃死秦失吊

釋縣解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

化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

命使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

師傅

匠石之齊

不材惡名

南伯子綦遊商丘

神不矜死材致不祥

支離疏

既德養身

孔子適楚

有用致患

莊子

目錄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骀

鑑道

申徒嘉與子產同師

游內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

務全

魯哀公問仲尼

德平

闔跂支離無脤

德忘

惠子謂莊子

无情

卷之三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爲	真人行
南伯子葵問女偶	不遷化 得道妙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	才道相須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死生友 相忘死
顏回問仲尼孟孫才	无情死
意而子見許由	游道域
顏回曰回益矣	坐忘
子輿與子桑友	推極委命
應帝王第七	
莊子 目錄	三
齧缺問于王倪	不言之教
肩吾見狂接輿	
天根遊于殷陽	无爲之治
陽子居見老聃	聖人死名
鄭神巫曰季咸	聖人无常心
無爲名尸	寄托
南海之帝爲儵	開兌
外篇	
卷之四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	養正性命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	智慧生偽
胠篋第十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	絕聖棄智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	處无爲之事
崔瞿問於老聃	聖人虛心 清淨民正
莊子 目錄	四
黃帝立爲天子	无爲民化
雲將東遊過扶搖	持勝任道
世俗之人	持後處先 道无不爲
卷之五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	
夫子曰道覆載萬物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	
黃帝遊乎赤水	

堯之師曰許由

堯觀乎華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

泰初有無

夫子問於老聃

將問苑見李徹

子貢南遊於楚

諄芒將東之大壑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

華

目錄

五

厲之人夜半生子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積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

老子曰夫道

桓公讀書於堂上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

商太宰問仁于莊子

北門成問於黃帝

孔子西遊於衛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

孔子見老聃歸

孔子謂老聃曰

卷之六

刻意第十五

華

目錄

六

刻意尚行

守純素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

恬智相養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

夔憐蜃

孔子遊於匡

公孫龍問魏牟

莊子釣於濮水

惠子相梁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	莊子妻死	支離叔與滑介叔	莊子之楚見空觸髅	顏淵東之齊	列子行食於道	莊子	雜篇	卷第七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	子列子問關尹	仲尼適楚出于林中	顏淵問仲尼	田開之見周威公	桓公田於澤
	循本		至樂无爲	遺情累	化空	兩謬	名實	化機	目録				達生	專无	一志	矜重	善牧	成微

紀渚子爲王養鬬雞	孔子觀於呂梁	梓慶削木爲鐻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	工倕旋而蓋規矩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	市南宜僚見魯侯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	孔子問子桑戶	莊子衣大布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	陽子之宋宿于逆旅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
趣異	習成性	釋材 釋疑 不爭	過巧	忘伎	審授		顯晦在道	文皮爲災 虛已免害	因循成化	无能遠禍	天屬相收	德隱	太達	失照	自覺		真寤

溫伯雪子適齊

冥會

顏淵問于仲尼

審移

孔子見老聃新沐

才德自然

莊子見魯哀公

賤言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

內得外豐

宋元君將畫圖

藝精志形

文王觀于臧

詢衆任賢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

有心未效

肩吾問于孫叔敖

道充不動

莊子

目錄

九

楚王與凡君坐

治身保存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

冲默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神解

齧缺問道乎被衣

常道

舜問乎丞

不可得

孔子問于老聃

中極

東郭子問于莊子

道无不在
无有一際

何荷甘與神農同學

得道秋蒙
淵之又淵

光曜問乎無有

光景都亡

大馬之捶鉤

守一持俗

冉求問於仲尼

不先物

顏淵問乎仲尼

令境

卷之八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

去智自定
禮無虛無
德性移是

徐無鬼第二十四

摶偽智能
忘形同天
遷善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莊子

目錄

一

徐無鬼見武侯

修誠

黃帝將見太隗

放心

知士無思慮之變

樂宥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

謬妄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

亡質

管仲有病

公舉

吳王浮于江

戒驕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

蓄名

仲尼之楚

貴默

子綦有八子	相形
齧缺遇許由	外賢 偷安 自晦 棄教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于楚	柳進
魏瑩與田侯牟約	止闕
孔子之楚舍于蟻丘	遠佚
長梧封人問子牢	治形
栢矩學于老聃	涉塵
蘧伯玉行年六十	循物
莊子	目錄 十二
仲尼問于太史	素定
少知問于大公調	究理
卷之九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	无必
莊周家貧改	急難
任公子爲大鈞	趣去
儒以詩禮發冢	迹弊
老萊子之弟子出新	衿縷

宋元君夜半而夢	智困
惠子謂莊子	无用之用 流通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	中道 內通 遠真 蕩性 忘全
莊子謂惠子	時化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係祿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	叙學
衆罔兩問於景	獨化
陽子居南之沛	去驕
莊子	目錄 十三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	治內
子列子窮	處身
楚昭王失國	自得
原憲居魯	高蹈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	尊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	惡患
舜以天下讓其友	知輕重 守節 養志 遵法度 行修 應高 樂道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

子張問于滿苟得 羞辱 廉清

無足問于知和 避世

卷之十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 神武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輜帷之林 貴真

列御寇第三十二

華

目錄

十三

列御寇之齊 出異

鄭人緩也 自伐

莊子曰知道易 忘妙

宋人有曹商者 无益

魯哀公問于顏闔 乖理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 啟淺

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 濫進 察行

或聘于莊子 觀迹 必達 竊得 樂生

莊子將死 真德 規藉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

通義此篇乃此籍之序文故讚莊之繼老出群而學術之純駁品藻昭然于玄編次失其倫爾

華

目錄

十四

莊子篇中多用韻語有韻相隔遠而不知者有兩句而韻歌有叶韻者不可察也老子必通是韻語

宋紫子尚即星象鉅 新榮同書

莊子卷第一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雲谷王潼錄校刊

逍遙遊第一 大觀而不見世順天而不存我此逍遙之遊之旨也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

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

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

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

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鷖一作鳩

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時則不至而控

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

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

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

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

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以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

然笑之曰舉世而譽之而不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无功聖人无名

通義卷一

三

爾其飛也亦猶萬物之以息相吹也此形容天之大言外見道眼之大虛齊口義謂天之濛濛然而已鵬之飛也既極於高則其下視人間亦必如此濛濛然也水之積也不厚為下句厚風載翼之喻鵬也鵬之積也不厚為局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也三餐三句又取譬以為鵬之證小知大知結上鵬之小年大年生下一段譬喻又是文之一體朝菌暮生於糞上見日則死彼但知有朝暮而已又安知有晦朔也蟪蛄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此亦寓言言冥靈之生一千年方當一歲大椿之生一萬六千年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百至今乃以高壽特聞於世眾人皆慕之而不及亦是小而不大也知效一官可辦一職之事也行比一鄉德合一鄉而使人歸向也德合一鄉言主一國之事也此三等公案以兼所能為自足亦

如斥鴳之類宋榮子則舉世毀譽之而不加勸沮視彼三士但見可笑蓋其知本心為內此物為外也彼既知內外輕重則豈肯汲汲然以世俗為事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御風行空半月而反飄飄然無礙其視修身求福者又不足言矣列子御風雖免乎行而非風則不可故曰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此則無所待矣此有迹無迹之前而無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此有迹無迹之前而無所窮是也此上舊分二篇惟湯之問棘也是已一辭或以為上篇結句或以為下篇起句鄙人詳玩以為後篇即前篇之結自窮髮至辯也怪誕故引列子之文以證之所謂重言也故以此小大之辯也一句結之自知效一官以下意脈徑續悲乎之指者不當分二篇若於窮髮之上增其謂二字其意婉然其曰乘天

通義卷一

四

地御六氣即易傳時乘六龍以御天也篇末至人無己三句諸解皆未的確推莊子通籍之意不無差等蓋以為無名者尚有功無功者尚有德至於無己則功名何存聖自可名神則忘形至則無知蓋曰至人無己無待者也神人无功御風冷然有待者也聖人無不加沮者也不加勸非

氣所以遊者一氣之混同而無間者也北主潤先北而後南陽由陰生也位雖有殊而氣本無間特以相去遠漸化不覺猶四時之運轉風九萬六千里而息不出乎陰陽之互變亦在平一氣混冥中耳是以南北皆謂之冥焉南華老仙蓋病列子固戰爭習趨隨西一時學者局於見聞以縱橫相闢為能掠取聲利為急而昧夫自己之天遂慷慨著書設為遠大

之論以發明至理開豁人心言得此道者與天地合德陰陽同運隨時隱顯無住而不遺
遙天地之陰陽即以通化上際下蟠無所不極
然非視聽所可及故立觀以強名使學者
始因物而明心終忘形以契道深根章極妙
合化機吾身之陰陽無時不運吾身之天地
未嘗或息也由是知人之本性具足逍遙而
世俗冥迷忘真逐偽當生憂死慮得患失罔
知所謂逍遙故申言以破其惑謂人之生死
如魚變鳥失鱗甲而得羽翰舍游泳而從飛
舉情隨形化各全其天造化無極與之無極
何所容其愛惡哉物之化其變未量故不
知幾千里及乎鵬徙南冥之後三千九萬之
數形焉去以六月息者陰陽長造化不停
之機野馬塵埃即事物過前之譬儻善操其
本而得鵬飛之要則超遠絕塵徜徉物表六
合之遊氣潛運萬葉之生息交虛適所以相
莊子 通義卷一 五 幸機

糾纏蕭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邪開尹子
云天地雖大能役有知所歸而不能役無形夫欲
免為二氣所役者請於冥魚未形已前求之
湯之問棘句按列子作殷湯問夏革棘榮之
相近而義亦通皆訓急也崔說以此句結承
上文靈樁之論呂註從此句起下文冥海之
談各據所見分章耳大觀八註本以此句獨
立條似亦牽於上下文未決所附故也林氏
註正與上文相貫則同崔論碧虛陳景元本
第二章從此句始則同呂說今詳考經意蓋
欲實鯉鰈之義故一唱題而兩舉證首引齊
諧所志次以湯之問棘再參列子湯問篇冥
海天地之論以印莊子之言則此章自合始
於湯之問棘句末加是已者證上文而生下
語觀者多不明辯誤作前章結句若以為結
句則意已盡矣後章從窮髮之北重起論端
非立言之體也故借述所以附于條末以釋
其疑竹溪林氏亦云據此句合在下以結句
莊子 通義卷一 六 夏大德

莊子

浩然齋

道義卷一

七

夏大衡

以障之耳夫初學壯行期於立功所以及物也而功成必見忌修身立業期於揚名所以廟俗也而名下難久居非功名之過病在於有信能忘已則避功逃名隱迹全遁若五湖之泛赤松之遊桐江之釣四海一身將有餘樂何危棧之足慮哉太上云功成弗居名遂身退良有以也儻致知力行動與理合則善窮善達樂生樂死無往而不適遙所謂至神聖者物被其德而歸美之稱何足以極天遊之妙郭氏註理至則迹滅其說盡之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无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莊子

浩然齋

道義卷一

八

章機

不待此安分自足之風天下所以感之而治不待此有爲之迹也末二句以庖自比以尸祝比堯言治天下如祀神黍稷非藉明德惟欲庖人雖棄其事而尸祝之誠足以格神足以庇庖矣又何屑屑於庖人之所務哉堯讓堯應庖事蓋歸功於堯也

有以見聖人尊貴道德後已先人真以治身土宜以治天下之意彼戰爭攘奪於尺土之地之間何後世之梟獍邪堯以燔灌比功其謙虛至矣豈以黃屋爲心哉由以鷦鷯喻量其素分足矣豈僥倖富貴哉惟由然堯在位斯有許由在野氣類感召理有由然堯之憂天下也深謂四海鱗已治非由莫能繼由之待天下以忘謂四海鱗已治吾將曷與哉非讓大任而不疑無以見堯之真知卓絕非高視而不受無以見由之抱道精絕蓋聖人不以出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爲去就此有係乎

道之卷舒時之泰否耳夫堯之知由也審故不俟歷試而舉以代已使由幡然受禪不失乎端拱巖廊之尊使堯脩然得謝則可以豁光太古之上聖人顯晦在道若合符節豈世俗得以窺其蘊哉且由之於堯以分則民以道則師其啓沃之微心傳之妙由之所以資堯者至矣雖授之天下亦未爲過而由也誠何以天下爲至若名者實之賓一語足爲萬世法即此語而推非惟醒耶耶之夢息觸蠻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風樹一瓢猶以爲累也終以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堯之至德明於知人由之隱德明於處已各安所安各足其足而天下無事矣夫尸祝之於庖人雖尊卑勞逸勢若不侔然均於視之於庖人雖尊卑勞逸勢若不侔然均於爲之季世薄俗乃有叛倫背理而妄希代者幸是經不泯足以明進退之節量授受之分而絕天下姦倖之心吁商華老仙亦聖矣知

世道交喪之後有人與人相食者故具述先聖辨避之迹觀由迹而求其心是亦盧扁投藥於未病之義誠有以密輔世教而人罕知者敬衍其所以言之意而表出之

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也大

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

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

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

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

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

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

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

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

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宿爲了然喪其天下焉

庭此徑庭而不反謂任意放言而不內省也

而不信以接輿爲狂而疑其妄言也神凝使

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蓋神存而過化則因物

賦物各得其所太和充塞於宇宙間故臻此

也猶時女可與孔子時其亡娥子時述之時同

言說汝所可及而語天也孰肯以物爲事比

前以天下爲事意進一層與孟子論伊尹大

小皆不動心同義四子即是許謫王被後篇

可證不必強爲他說汾水之陽一句意屬下

文言亮既見四子之後雖居位而忘位處富

貴而忘其富貴也肅齋口義謂心無見識猶

世入弊弊然用知力以求乎治哉宋不溺火

不熱言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宋人章甫云云

謂其所言廣大世人淺見不足以語此堯治

天下古今第一猶且恍

然自失況他人矣乎

訓何由下教人問寓道真切莫要乎此而聖

端結後有無隱講師盡畧衍義直指玄微發

先聖不言之秘開學人固有之天恨不手筆

普矣伯秀李昉同爲逍遙之遊其用心可謂

未以弘法施併惟廣餘意詳釋下文云肌膚

若冰雪體抱純素塵莫能汗也綽約若處子

守柔自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則絕除世味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

四海則凌厲太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

而至則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

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

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言推已

以及物之所以令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歟或

者爲名相所移求是山於絕境之外則所謂
神人者蓋遠矣竊謂經中窮神極化之妙備
見此章而聞者以爲狂而不信豈止一有吾
而已哉按此與列子黃帝篇第二十章文小異
而義實同南華託之於接輿又所以神其迹
也餘文平易可通不復贅釋獨猶時女也一
句有二說郭成諸解並云猶及時之女自然
爲物所求但智之聲替者謂無此理虛齋趙
氏以夫以時訓是女音汝尚書時女功義同
連叔謂肩吾神人似是汝也列子所謂生
鑄形者肅齋口義同趙音訓又座垢批撫陶
尊之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及考經旨所歸實
名言邪堯見四子貌射之實惡可得而
同按陸德明音義載司馬舊註謂王倪齧缺
被衣許由也郭象註四子者寄言以明堯之
不一於堯耳夫堯之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

莊子

通義卷

二

章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迹觀其內外異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
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之所見因
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成法師疏
四子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
本迹也言堯返照心源洞見堯境超然四句
故云往見四子呂惠卿註堯往見四子藐姑
射之山是見神人也神人即吾心見吾心則
無我無我則雖有天下亦何以天下爲哉又
解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披衣四子皆
師曰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披衣四子
而堯因之以入是往見之也林疑獨註堯資
治天下之功業往見許由許由之師曰披衣
不爲四子所售猶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也陳
詳道註四子者不以天下與物爲事者也連
戒以大浸不涸不早不寒歸之至人河伯以
澤焚不熱河涸不寒歸之至人河伯以寒暑
不害禽獸不賤歸之德人仲尼以經太山而
不介入淵泉而不濡歸之真人此四人者皆

莊子

通義卷

二

章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莊子

通義卷

二

章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心與元氣合體與陰陽冥堯得四子之道故
云往見之也陳碧虛註夫忘天下者無寄托
之近名然歸之愈衆而忘之愈冥故外其身
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此天下樂推而不厭
者也吳儂註自述觀堯則內外異境治天下
平海內者見其迹而已若乃堯之爲心豁然
四達遠在遼絕一方不足以及之也虛齋趙
以夫註堯往見四子豈真有人之可見哉亦
反而求之耳能知許由即堯者可以語此本
篇主意在肩吾連叔問答能通此則首尾之
意無不貫矣我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四子喻
四大藐姑言其幽眇謂堯雖治天下平海內
迹若有爲而心不離道能反觀四大於幽眇
之中故累盡而逍遙也已上四解諸子之論
不齊或大意混成而於數不合或稽數合符
而考義差遠求之近解中庸齋實爲理勝范
講義數兼談皆可服膺者也按此所謂四子
乃寓言以明道而道之爲物恍惚宜冥難以

莊子

通義卷

三

章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形數定在學者用志不分親有所見始究端
的語非語言能盡今據經意擬爲之說堯之師
曰許由由之道蓋出於齧缺王倪披衣則四
子之道一而已矣堯能忘形以求道是爲往
見之藐姑射山即前反觀身中幽眇之喻此
道古今無殊君民罔間君得此道即今之帝
堯氏得此道即今之許由汾水堯所都不離
當處而得見四子言道不在遠求皆然喪其
天下棄如弊屣之謂也又因研味祖經密有
若脂合既見四子則至貴在我萬
乘之尊四海之富有不足顧者矣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
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呿然大也

莊子

通義卷

三

章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莊子

通義卷

三

章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堯

吾爲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通義卷一
莊子
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良藥亦終泝泝。未爲不善。用樂也。不遇越難。雖其材也。後篇言養大順其性也。
之達材不材。又其次焉。故或用於昔。而棄於今。或棄於今。而用於後。此出於人爲。非物所能必也。觀夫獨狗之陳。未陳。臆之散。未散。可見矣。況魏王之數異於凡。種見者。張皇驚駭。之不暇。又惡知所以爲用哉。宜惠子恠而事喻之。物本一也。而其貴賤。或相什。或相千萬。者。在人善用。不善用。之問耳。多工於用。小世亦甘於就小。則所成可知矣。世多拙石之瓠。樹之成也。豈一朝之功。今則非惟不

能成其大用。而又拮擻暴殄之何斯。極之不率耶。凡出類之物。亦造化間氣所鍾。其無用也。意或有待。既嫌其大。而不欲剖爲室家之用。當思全之。而爲江湖之用。濟深利涉。與舟楫同功。則大瓠之無用。適爲妙用矣。以惠子之多方。而不知出此。達塞其心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爨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此言抱道者無適而不逍遙。雖若無用於世。亦不賈禍於身。惟不賈禍。風動而俗成。其爲用也大矣。彼役使塵勞者。非然於禍福之機。胥溺而不悔。至於福之爲禍者。又孰覺之哉。此言於養生者。爲易見。若主於修德。當察無用之旨。若謂意甘於無用。而後能見物之情。意安於無用。而後能免物之累。是尚有廣莫云者。言何有則已。無矣。而何有亦無之。言廣則遠矣。大矣。而廣亦莫之見。不可形似。
通義卷二
莊子
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也殆無跡無涯之稱乎惠子兩問猶肩吾之不信莊子之答則進於連叔者惠子戲莊子大言之無用非議也莊子喻以物之在世器識大小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為無用也知其為大矣而後戲其無用功利之毒有以盡其心也即莊子過惠子之墓而興思則其交誼非淺淺者愚故謂之戲而非議也

之大言無用對以狸狌點慧死於機碎藻牛無樹之於無用之地以全逍遙之樂而乃不為匠者之使脫形器之桎梏保性命於虛玄而救正之使脫形器之桎梏保性命於虛玄超有為而入無為以不用而成大用庶乎逍遙遊之旨也

莊子 通義卷一 十五 夏大德 辭源浩渺意趣卓絕使讀之者若御冷風

而登汗漫忘世累而極天遊真所謂超象義微重閣解枯釋縛之洪規通玄究微之捷徑也伯秀不揆荒蕪槩陳管見復於篇末為之統論云循至理者以道通乎萬事全正性者與物同乎一天理性得而不道隨形長物接乎前夫赤子之心本無知識彼役此無休歇期倘非燭理洞明道義戰勝雖居至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焉故學道之要須求聖賢樂處切身體究方為得之易云樂天知命顏氏筆歌而聲出金石此浩而充塞天地原憲行歌而聲出金石此皆超物外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適非樂斯可以論逍遙矣此北真之觀化而為鵬搏風擊水從於南冥蓋謂學者見命休而淪失遂舉此大物生於大處以明已之所自來涵養既久體神合變出陰入

陽其用莫測俾夫知效一官行此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輕已天之當重將見培風絕雲與化無極何世累之能及哉故必至於乘天地御六氣以遊無窮然後為逍遙極致所謂至神聖者亦混融俱化而已功名皆外物矣堯讓許由章所以證成前義啓廉遜之風警省後人絕務外之慕裨益治道為多及肩吾開言於接輿發揮神人之秘以喻身中至靈務操存涵養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塵垢其緒餘猶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世人所知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存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造姑射四子當靈椿朝菌知年小大皆窮理之談末舉大報以虛中自全大樞以深根自固喻盡性以至於命學道之大成而入乎神者也

莊子 通義卷一 十六 夏大德

疾而速不行而至何往而非逍遙遊哉 逍遙遊乃一書之大旨褚氏於卷前標列以順化逍遙無已逍遙推變逍遙無名逍遙無功逍遙無已逍遙推變逍遙無有一意只是闡明道體之大能體此道者無入而不自得不以世運汚隆干於大虛之體耳若夫蠅鳩斥鷃滿天下梗楠狸狗之甘心自古皆然者又何怪乎鯢鰈之駭聽見笑而歎樗櫟牛馬無鑒賞也而况太虛其度者乎

齊物論第二 合彼此是非而一之者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

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洑者諱者，叱者吸者，呌者譟者，突者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閒閒，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關。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

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謂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慙，姚佚啓態，樂出虛，烝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其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撓乎其真，受其成形，不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

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穀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爲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方不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

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是然。物固有是所。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是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壹。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序音。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

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對也。其次以爲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由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詔氏之不鼓琴也。詔氏之鼓琴也。師曠之鼓琴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天道未始有言。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矜也。請言其矜。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嘽。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

而不成。五者園音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脢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不索者乎

齊其自取怒者一為之邪。言萬字與自能取聲。天也。籟可。言聲而非聲。可。盡。此。有。顯。露。處。其。迹。其。願。也。如。絨。厭。飲。之。求。如。絨。膝。然。中。不。可。解。也。老。漁。老。於。溝。渠。猶。言。老。好。也。可。行。已。言。天。行。之。妙。人。皆。可。體。之。於。身。然。情。於。心。目。不。可。見。以。此。朕。有。情。而。無。體。也。情。作。為。也。成。心。有。見。而。不。化。也。未。成。乎。心。昏。而。無。所。見。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至。奈。何。哉。七。十。六。只。形。容。有。我。之。偏。雖。非。天。籟。亦。天。籟。也。以。明。者。指。人。心。虛。靈。知。覺。而。言。非。指。天。理。大。學。明。德。是。也。何。謂。朝。三。云。云。與。湯。問。棘。一。段。文。法。相。類。兩。行。謂。是。者。是。之。謂。非。者。非。之。彼。或。變。而。反。之。亦。姑。從。而。許。之。是。謂。和。之。以。是。非。也。此。以。

齊其自取怒者一為之邪。言萬字與自能取聲。天也。籟可。言聲而非聲。可。盡。此。有。顯。露。處。其。迹。其。願。也。如。絨。厭。飲。之。求。如。絨。膝。然。中。不。可。解。也。老。漁。老。於。溝。渠。猶。言。老。好。也。可。行。已。言。天。行。之。妙。人。皆。可。體。之。於。身。然。情。於。心。目。不。可。見。以。此。朕。有。情。而。無。體。也。情。作。為。也。成。心。有。見。而。不。化。也。未。成。乎。心。昏。而。無。所。見。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至。奈。何。哉。七。十。六。只。形。容。有。我。之。偏。雖。非。天。籟。亦。天。籟。也。以。明。者。指。人。心。虛。靈。知。覺。而。言。非。指。天。理。大。學。明。德。是。也。何。謂。朝。三。云。云。與。湯。問。棘。一。段。文。法。相。類。兩。行。謂。是。者。是。之。謂。非。者。非。之。彼。或。變。而。反。之。亦。姑。從。而。許。之。是。謂。和。之。以。是。非。也。此。以。

人之方在善用而已。老子曰。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此其旨也。未始有物者。同於混冥之時。或謂其指太極之前。則太極無前也。未始有物。其指太極之前。則太極無前也。非此第世道之降。亦有不得不然者。故曰。是非彰。道以虧。則太朴之喪也。然而喪亦不可喪者。性天在人。不可泯也。養其性存其朴。此莊子之學也。昭文師曠。惠子。勞神為。壹。此。一。串。說。下。故。下。文。只。言。有。無。也。或。引。無。極。太。極。為。說。殊。覺。比。擬。分。也。者。人。也。有。不。分。者。天。也。辯。亦。然。聖。人。順。天。而。不。立。我。故。懷。之。衆。人。有。我。而。不。知。天。故。辯。之。故。曰。辯。也。者。有。所。不。見。而。然。也。天。府。者。萬。物。皆。備。於。我。也。山。毫。影。殤。之。同。性。各。足。也。其。異。者。質。也。理。一。分。殊。可。樂。此。篇。之。旨。矣。未。引。堯。事。證。物。我。對。立。是。非。競。生。好。惡。斯。起。也。達。艾。之。間。藏。於。德。而。不。向。化。也。德。進。於。日。則。太。虛。其。量。天。光。其。照。又。何。

物之不一也。我庸齋謂子游亦有造理之見。故以三籟啓其問。初言萬籟後止一木舉一以例其餘也。此段只說地籟却舍天籟意其發若機括謂言不虛發如射者主於中的也。詛盟言勝心留戀不可解也。自日夜相代以下皆言造物之所為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也。較者鳥之初出卵者也。較之音同也。有知波之有言亦不自知與較音同也。大道本無真偽至言本無是非真偽起於偏見是非起於自誤小成一偏之見也。榮華自相誇詡也。自是而後始有儒墨相是非之論。若欲一定其是非則須歸之自然之天理。明者天理也。故曰莫若以明。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也。若能舉人己而一之則為道之樞要。指點馬之喻只是不能虛以用物彼我立而是非起物論所以不齊也。循其自然而至於不知其然此之謂道也。但。

公之喻名異實同天均者均平而無彼此也
兩行者並存也是非起於私心道始於自然
以造物觀之何成何虧此一段固是自天地
之初說來然會得此理眼前便是且如一念
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
物因此念而後有物我之便是有對因物
我而有好惡便是有是非於此回思但見胸
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
無事何嘗有成虧鼓琴之喻最爲親切自物
無非彼以下至非亦一無窮也既解以明二
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適得而幾矣又解因
是二字却直至此處又以此之謂以明結之
今且有言至於彼無以異矣此段又自爲是
不類乎此是莊文血脈前言此非吹也到此
換頭又唱起今且有言於此一句亦是前後
血脈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是
類與不類皆相類其意蓋曰把他做我看把
莊子 浩然清 通義卷一 三

其所由來此林氏優於諸家之訓但於地籍
既曰未聞又曰聞達一忘二之義未聞可使
如死灰乎反問之也子慕曰今者吾喪我知
其爲吾則心不應如死灰是有真我存戒動
不戒照之義子游請問其方答曰大塊噫氣
特認以地籍而已泊再請子慕乃曰吹萬不
同而使其自然已也至此始泄天籟真機惜乎
子游知形可稿心不可灰之爲真我而非悟
此卽籟之天也心爲天君籟卽吾心之用凡
所以致知格物酬機應變形諸言動者皆是
不必見於聲而後爲籟也君可端拱無爲不
可一日失位心可寂靜無思不可一時沉溺
心雖無聲而有聲者存乎其中如鐘鼓在懸
不待扣而後有聲者存乎其中如鐘鼓在懸
或是以聲聞有聞斷耳人籟地籟有動有寂
天籟自然超乎動寂而有真宰真君實聲聲
聞聞之主後文言非吹也言者有言是矣百
莊子 浩然清 通義卷一 三六 陳汝

善而變熱之義尚欠發明今擬解云變則輕躁而務作爲熱則畏懼而不敢動庶幾經意云又疏姚則輕浮佚則奢縱則開張情欲則悅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言人之狗物忘已者一體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疑冰是以形化心俱日消而近死也然此豈性所忘哉由厭溺物欲情識顛倒忘其所不忘不影倏起倏滅何足以介浩然之懷當知有湛然寂然者亘古常存而此擾擾特其變境塵緣偶遇識破卽空反究我之與物原於本無暫寄世間姑酬宿業思所以解胎根於厚地襲氣母於先天不將不迎常清常靜則雖身處是非途神超聖境何世累之能及哉成心者是分則之所自萌不可以善言之也愚嘗傳西蜀無隱范先生講席竊聆師誨云成心

莊子 通義卷二 三二 成心

者有見不虛意必固我之總名未成心則真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清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成心卽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杜前惑夫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爲難自物成心卽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意生忘物則性現心者性之用萬法之本原一身之主宰蓋不可蔑者若日成心則流乎意矣心之爲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然方寸之所欲爲未有不因物而生者心離也離主乎火不能自形必有所麗而後見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麗物而爲善猶不若無心無爲況麗物而爲惡乎關尹子云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對之物浮乎然此遺物離人攝情歸性之要道也學者歸而求之有餘師矣知音與音預知代而心自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於道以

爲成心者也彼我異情是非互指東家之西門西家之東天地之先亦太極之後此亘古今而不齊者也而真人舉非指非馬之喻可謂善濟物論矣以指喻指之非指常人之見也以非指喻指之非指至人之見也非馬之義亦然世之論又少而常見多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之論又所以重增其惑也請解之曰所異者天下之情所同者天下之理一理可以通萬情則非指亦是也萬情不能歸一理則是馬亦非非也蓋指馬步平形迹所以不免是非非指非馬則超乎形數言議之表故天地雖大而一指可喻以其與我並生也萬物雖多而一指可喻以其與我爲一也凡得其情而通其理則物雖萬殊融會在我事隔千里契之以心古之一羣情有大物者得諸此太上云得一萬事畢此物之所齊論之所止而非言之極議也與古之人貴真知而遺妄知去滯有而存妙有所以保性命之真全

莊子 通義卷二 三八 成心

自然之道也人心澆漓世道愈降有物以窒其虛明有封以限其疆域物我對而是非彰是非彰而道虧愛成也果且有無成虧乎哉又重提唱以警省人心俾悟夫齊物之本旨也夫成虧者物之粗迹信能後乎無物何成虧之有耶文鼓琴之至精者以其未起乎形聲度數故不逃乎成虧技策謂以杖擊樂據梧者隱几談論此師曠惠子之所長各以其能自足是至老好之不衰非惟已好之以明彼不度彼之所宜使強耶以求合之以然而終莫覺莫悟而矣之於道固自以爲無成明前三子成於技而虧於道亦自以爲成文之子既虧於技又虧於道亦自以爲是言彼是之各偏成虧之無定也滑稽之耀謂三子之技滑稽於世而疑眩耳目故聖人之所圖爲此不可用而寓之於常道求以漸復其初是謂善用其心而不耀者也凡天下之論大莫過乎此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一

三九

夏大德

此理何嘗無至大者存焉子雖幼而有形之初同具
切同稟此性何嘗無上壽者寓天地特形之
大萬物特形之衆原其所自來蓋未嘗不一
也故反覆互言以破世人執著之見以開物
理造極之機由是而進泰殊容黎土芥子納
須彌之義可類通矣學者信能得其環中之
空休乎天均之分則大秋毫而小太山壽殤
子而夭彭祖之論非徒矯流俗之弊救貪生
之失究理之極有誠然者奈何世眼徒見萬
物之迹擾擾不齊而方寸澄明之區與之俱
滑如水赴壑莫覩還源故真人諄諄訓導使
之反究本初混融物我同胞一體無間吾仁
碑碑熙熙共樂清靜則義黃帝代今日是也
聖賢密傳此心是也復何壽夭彼此大小古
今之辨哉並生爲一大聚與前一指一馬之
喻相類雜語若乖宜而理實精到所謂正言
若反可與知者道也堯欲伐宗脗胥放似與
上文不貫然句有故昔者則是因上文而引
證無疑第事不經見無所考訂從氏云宗一
脗二胥放三也竊詳經旨自上文有對有常
有畛而來意三國者借喻前六合內外先王
之志曰論曰議曰辯三條皆欲攻而去之所
以離言辯之是非復道德之玄默而堯猶未
能自勝以問於舜答以三子者猶存蓬艾之
問謂皆已存而不論莫若聽其自處於無人
之境則在我不以介懷在彼無所礙累何不
釋然之有後證云昔者十日並出羣陰皆退
有目有趾待是成功況今帝德又過乎日則
彼三者不待攻而自知理固然也蓋以寓言
夫議論辯不生則是非自息此齊物之大旨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
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一

三十

夏大德

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
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
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
淫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
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
鹿食薦螻蛆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
後徧徂以爲雌麋與鹿交鰭與魚游毛嬙麗
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
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
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
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
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
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
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
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通義諸解性同情異未免習聞世俗之成說
而不體察也體用一原性情不二乃若其情
實而爲善是故人物所同者知覺不同者形
所以爲知覺者遂有不同而其所以同者無
所思而知無所觸而覺是也故曰性一而識

萬一無而萬有惡能知其辭以上解不知同
是句大澤以下解不知所不知句若然以下
解不知物無知何所謂神矣者言其與萬物
同體而無礙也此倪辭至人之稱而有不得
不任之意若同是之問不知之對即是上文
之喻也然不熱不寒不驚非
游心於無物之始者不能

物各自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論殊而嫌隙
生辨極而愈爭起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
者有之其患實始於知之一字妄生分別故
上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蓋缺反求其所不
知得其同然之性而冥夫大通之理則近道
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嘗試言之引喻人鳥
獸之異宜以證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
者豈其真知所謂不知豈真不知哉太上云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今既有言矣知何曰

莊子

通義卷一

三

夏大德

舍多知而求所不知因有言而究所未言
則孰知不知之非真知有言之非無言耶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无
謂有謂有謂无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
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
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也而丘
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太卑計見卵而求時
夜見彈而求鴉炙子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
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胞舍置其滑稽

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也參萬歲而一
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子惡乎知說生
之非惑耶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
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

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

悔其始之斯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
泣者旦而田獵方真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

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
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

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子謂
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

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
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

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
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

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
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

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

常惺惺者也。大夢則世人皆是也。以爲孟浪以爲妙道。以爲黃帝聽瑩。皆是夢者。此掃除瞿鵲許多聞見。使其一疵不存。而還其太虛之體也。故結以寄寓於无。而止无竟者。畢竟於無。所謂無無也。若曰無物之境。則物之外尚有無在。非所謂无倪塵垢之外也。通章言物各付物。自無不齊之可論也。腐齋謂前面就因是上發到。以是相蘊處。却又把前頭死生無變乎已一句。就此發明。至使我與若辯。至待彼也耶。又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前所謂利害之端也。天倪卽天均和者。因是而已。不相待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也。亦通。非有心避就。也不喜求。則方寸内虛不緣道。則虛亦忘矣。不言而今行無謂有謂也。言而無滯迹。有謂無謂也。若是則何塵埃之能染哉。此瞿鵲平日聞於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自以爲妙道之行。舉以求證於長梧。長梧謂此言誠妙。唯黃帝聽之。始能明了。恐夫子亦未盡知之。況汝踐復未充。彼嘆美其美。是爲大早計。猶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也。子試妄言汝試妄聽。以爲何如。旁日月挾宇宙。此神人之事。非日月參光天地爲常。未易語此。能行前所論聖人之事。則可進乎。是要在審其胎合自然者。爲之消溶於俗者。置之從微至妙。由階而升。亦如以棘栢尊士。執大夫大夫。隸公卿等而上之。聖而入於神矣。衆人昧此役於知見。不能暫息。聖人如愚。不分故蟬萬歲之久。事變之雜。合而一之。混然純備。無今古而忘死生。聖人不獨善而已。又使萬物同證此道。相蘊而熟成之。故能與天地並生。萬物爲一也。凡人所以不能造此者。悅生惡死。惑其心。喜怒哀樂成其性。迷於後文申言以破其迷。觀麗姬之先泣後悔。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蘄生乎。飲酒哭泣之無據。覺夢變幻之多端。夢中占夢。以喻世人。

鑄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達人委而順之故
覺夢混融生死為一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
分即物之天物雖各有天固同一天也或讀
者又當究夫性命之情微以通物理之一致
與物同化而有不化者存以死生為覺夢視
古今如朝昏將無物之可齊客有論乎然則
莊與蝶夢與覺既有論之者必有知之者
諸氏總論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而
增不齊之情殊不思孟子特為許子言之
耳況孟子之所言者情莊子之所言者理
理一分殊則情之不齊也宜矣故南華原
本究極正一理以齊天下之物論篇首設
二子問答詳論人籍地籍之不齊明天籍
之自然非惟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及故
於其間旁證側引而不指言天籍欲人心
契而自得之夫生物糾紛榮謝萬變自形
色而自消自息率歸天籍而止天籍者無
形無聲而形聲之所自出神化之所發見
也倘能究夫人籍地籍之所由作則天籍
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衆寡比竹
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
言覺夢成心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死無
異乎萬寂然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礙此志而彼自化風
濟窳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
不齊齊之說誠論惟道通為一有不待齊
而自齊矣若夫但公賦半喜怒所由生照
文鼓琴成虧所以著言有心有為不足
化物何望於齊哉至於天地與我並生萬
物與我為一可以言齊矣又慮或者以一
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此又散而不齊之
先也惟造乎未始有物註耐無方以大覺
而知大夢參萬歲而一成純所以聚天下
之物而齊之之道也罔兩問景不知即異

莊子

通義卷二

三

陳氏

莊子內篇第一卷

終

莊子

通義卷二

三八

陳氏

而同南華夢蝶就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
我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
之所謂化即大易所謂神游於恍惚見於
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識識由是悟萬物一
變而通之孰為物孰為我夫是之謂大齊
○齊而自無不齊所謂死生無變於已者
殆非空言矣全剛經曰一切有為
法如夢幻泡影此篇足以盡其義

莊子內篇第一卷終

莊子卷第二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楮伯秀義海纂微

內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養生主第三

養其有生之主而踐形之責無愧矣即孟子養性之旨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迥名爲惡

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

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又古

莊子 養生主第三 通義卷三

然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

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謩善哉

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

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

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

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

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

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軼乎良庖歲更刀

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

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

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

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

惔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謖然

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

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

丁之言得養生焉

通義卷三 養生主第三 莊子

形勞也爲知者之殆神勞也殆已已危之甚

也殆而已矣神隨形散亦歸於危也此上言

不養生之愚其曰爲善安分盡心不銜售也

其曰爲惡不絕嗜慾不矯情也不近名刑即

其自謂不爲仁義之操濫僻之行也人從俗

無名可稱無法可加也此上言生之易養也

此只是起緣督爲經一句督猶獨也總也人

身背脊之脉曰督脉一身之景中由尾間貫

泥丸天而人形而氣皆攝於此故莊子以督

名天德言但循其大道管轄於此故莊子以督

常無近名近刑之事猶今人以取利謂之近

錢也此一句乃養生修德之綱領曰養生而

不言修德正迷名之意也保身不犯此網全

生完其天性養親盡其當爲盡年不取天折

皆不近刑名之實也下文解牛事只承錄督

一句明養生義引證不用一字而意自通貫

文哉文哉有勝乃手足之軀四句只形容動

作機括以起合舞中會句解牛而擬之以樂

言和順而不費力也以解牛之技擬養生言
應世當審幾順勢而不以強力制割也言得
養生焉則保身全生養親盡年皆在其中矣
官知止定於常時神欲行敬謹於臨事也
內篇始於逍遙遊盡性之學所以明道
大以齊物論窮理之說所以應化又次以養
生主至命之要所以修身也故此首論無以
有涯隨無涯則生任其自生而無夭閔之患
知復乎無知而歸混冥之極切身之害既除
何危殆之有信能如是則因天下之善而善
之因天下之惡而惡之雖為非為也又何近
名近形之累哉夫為善惡而近名刑不為善
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為之而不近
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為善惡而聖賢之心常
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利害不能
及而道德之所歸也督字訓中乃喜怒哀樂
未發之時循之以為常道則虛靈通有無
未發之時循之以為常道則虛靈通有無

莊子 逍遙遊 三

滯礙雖逆順迭出萬變叢挫卒有以善解之
不啻遊塵之過前是何也蓋能養其生之主
則玄德內充真機外應處已處物無不適宜
應已而復歸於無是謂善刀而藏安有月更
之弊哉真人應後世學養生者溺於沉寂無
為無以酬酢世故廢人事而曰道可立其為
道也鮮矣故寓道於技以立
言而牛之解不解無庸辯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
也人之貌有與也以其知其天也非人也澤
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作
形雖王不善也

莊子 逍遙遊 四

欲人安於患難而順其性之情則吾有尊足
者存所養非形骸也故澤雉以全性為樂富
則飲啄雖餘而飛行失所神雖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
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
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
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
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
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
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
脂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此段形容容德之入人心者深反言以拂
塵也天之所受本來無物今以有情相感則
是忘其始之所受而遁逃其無為之天性倍
棄其無情之真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
縣者四無係著解者四無懸屬佛言大解脫
也帝之縣解言是天地間無粘帶之人也人
之有生如以薪火無窮死生之變何足動於達
火薪有盡而火無窮死生之變何足動於達
人之中哉此章大意列莊語中散見惟老子
死足破方士之狂而養生之主莫善於聃故
存於此指窮之指
疑是脂不然木也
前言所指即薪可見竊詳經意指應同古云

猶云理也理盡於為薪故火傳不知其盡義
甚顯明也此遊篇周遍咸之者異名其實其
指一也可證夫一家之薪有盡而天下之火
無盡善為薪者有以傳之一人之身有盡而
身中之神無盡善養生者有以存之火之在
彼薪猶此薪也而薪有異燭不同神之託後身猶
今身也而息有息各異燭不同所以有然有滅
息各異所以有死有生然則天下之有火未嘗
盡神未嘗滅者有人以主之耳至若鑑於
石鑽木要作皆可以得火火性通天地間非
人無以致之神之運化亦然去是薪火何屬
亡是形神何託由是知傳火在乎薪薪託神
在乎得形所以成至人之妙用極天地之全
功南華舉以結養生主一篇之義深有旨哉
褚氏總論達養生之理者勿傷得養生之
道者無為形者生之所託神則為之主虛
無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
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愈至而生愈失
故真人誨以無以有涯隨無涯庶乎養生
之旨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
待物者何有乎名刑順中而不失其常保
身盡年之理有在於是解牛喻應物刀以
喻生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硎則割繁治
劇不知其幾而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弊
以為養生之主入當善養者唯善於平日所
以得濟於斯時以不用而或大用也至於
善刀而藏則應物餘暇知知物遠其
適事盡其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
大隱居鄙按物而常應常靜得此道故也
是以學道之要虛靜為先非虛無以全神
非靜無以復命性全命便養生之能事畢
矣如鏡當臺有鑒無遺事理得交患滿心戚
凡人逐物喪真擾事穢理得交患滿心戚
後喻老聃大聖南華所解得交患滿心戚
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逝形飛化之妙非

世所謂聖人之死曰神是也。秦失吊之而三號已為方外。判法然。弟子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弗拒。是謂帝之縣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盡為藉之理者。人傳無窮。盡養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我不得不養。假幻以修真。亦相資之理。特不必如張毅無足之過。養耳。是以卒貴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無謬適。出有入無。何往而非正。伏羲得之而襲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傳說得之而騎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

人間世第四 列子貴虛篇中世訓生此世字亦當以生為義言我在衆

人之中立此生道也世字六書從三十
一會意指事此篇意在內不失已外不
失人是為立生之
道故曰人間世

莊子 通義卷二 七 陳墨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平澤若蕉。誤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諾。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入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

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

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

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仁。未達

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墨

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

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

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之闕。而開其捷。而目將

參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

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

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

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

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晉者堯

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

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

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平

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逮。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爲徒也。擊踞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

莊子

清然齋

道義卷二

九

庚

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閼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莊子

清然齋

道義卷二

十

比文題

通義 澤若焦句。上文平字。是平字。言其平原。四澤荒蕪。不稽若。適焚然。若以平字屬上句。

則謂意為綴矣未達人氣此言氣質如仁智
信直勇剛之類強以仁義乃用智也且為
困於盜賊之類暴人之前矣八十五字乃孔子
則言君子貴自守不可術售以取原也乘人
關捷亦用智也故曰益多雖然以下兩句見
孔子好學之不倦嘗以語我來此來字雖語
猶曰其是豈可平庸乃語辭不可訓常大宗
師篇內亦云庸詎知所謂云云今人亦常用
此句法此章大意謂孔子之虛已也
志願于之速化孔子之虛已也
諸附編末澤若燕同野焦誤燕死者以國
量國猶谷量猶史載谷量牛馬之義言其甚
多不可數也民死既衆則穀粟草木不得遂
其生澤中如通焚而焦者其國政可知矣強
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暴人惡
其有美也術述通此章暴人凡三前二處宜
作表暴解請表白人之所行而暴於人之前
末句正指凶暴之人謂前也夫涉人間世
者不能無憂患故是篇首以孔顏問答歷述
暴君厲行而酌其往化之方顏子以虛一進
其本意亦正矣然出於端勉未能無心則彼
由中之機安保其不妄發顏子又思三術自
全仲尼猶以為太多故也顏子至此無以進由
知夫子化人直造懸崖撒手心路斷絕之地
始可進向上一步使齊肅精神而後告之自
明而誠之謂也謀字以間謀釋之不通庸庸
訓安為近聽之以耳止於聞道而未盡行
聽之以心止於契道而未盡行至於聽之
以氣則無所不聞無所不契彷彿周旋於
太虛太虛何處無之故待物盡善而物亦不
能逃也耳之所冥者心之所符者氣氣則
靜極無為虛以待物者也觀夫注焉不滿酌

通義卷三

十一

陳聖

不待與人之愈有常應而常靜者則亦何待
不待之之有哉通天下非一氣八物太虛之所
同攝也唯虛與氣非即非離互體用是以
無往而不通道則非虛非氣能虛能氣所以
化天下之不通也天下之實待物於無待善應
而不窮者也心齊之效亦虛而已故能靜鎮
百為明燭萬有如鏡開匣如衡紅懸天下之
重輕妍媸莫逃而無恩怨子奪之累以是而
處人間世特趁此耳顏子豁然而悟曰未得
心齊之用實自有同既得心齊之用未始有
回則受化之速可知矣夫子嘗謂其終日不
違如愚此未始有回之實驗也顏子將之術
而夫子告以此者蓋平日心傳內學皆性命
之精微直以治身者也今將出而有為輔扶
治道故詳及君臣交際世故酬酢之間使之
形氣交和而中虛外順上以造心齊之妙用下
為徒而不涉人間世之患者以此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
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懼之子嘗語
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事
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
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
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
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
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

通義卷三

十一

陳聖

入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于
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
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臣之事君。義也。无適而非君也。无所逃於天
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
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
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
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
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
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
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
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
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
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
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无傳
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關力者。始乎陽。常
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
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

通義卷二

十三

胡文

者。孔子之時。術未稱王。此而曰王。疑為後
世所擬之文也。寡不道以惟成。凡事之成。莫
不以惟忻。決治惟忻。決治以不失道也。鮮有
不得其道而事得以惟成者。此起下文二患。
之故。食也。執粗而不藏。羹無欲清之人。凡主
人食而擇美則愛者求清潔。以為事今以心
慳苟且。粗食不擇其美。羹者所以不須求潔
勝也。以巧關力者。初必示以可見而暗藏取
勝之策。在後不謂之巧。亦不能勝力也。
此下即喻以見為使之道。當知機又曰。凡事
亦然。盡指使事而廣言以聽其所取實喪者。
言心之情實發露在行事。生則外貌雖得而
中心之誠然者。則失矣。忿說無由。言所行既
喪其實。而覆於危道。則必忿心。生而鑒盜造
出無來歷之事。以成其巧言。偏辭。言而無
所擇。如默死之音也。遷令勸成。必至於殆。

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
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
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默死不擇音。氣
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
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
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无遷令。无勸成。過
度。溢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
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
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其若為致命。此其難
者。

通義卷三

十四

地

者。孔子之時。術未稱王。此而曰王。疑為後
世所擬之文也。寡不道以惟成。凡事之成。莫
不以惟忻。決治惟忻。決治以不失道也。鮮有
不得其道而事得以惟成者。此起下文二患。
之故。食也。執粗而不藏。羹無欲清之人。凡主
人食而擇美則愛者求清潔。以為事今以心
慳苟且。粗食不擇其美。羹者所以不須求潔
勝也。以巧關力者。初必示以可見而暗藏取
勝之策。在後不謂之巧。亦不能勝力也。
此下即喻以見為使之道。當知機又曰。凡事
亦然。盡指使事而廣言以聽其所取實喪者。
言心之情實發露在行事。生則外貌雖得而
中心之誠然者。則失矣。忿說無由。言所行既
喪其實。而覆於危道。則必忿心。生而鑒盜造
出無來歷之事。以成其巧言。偏辭。言而無
所擇。如默死之音也。遷令勸成。必至於殆。

戒之也美成在久勉之也惡成不及改警之也乘物以遊心因物之感而推敲以應之也致命之道非盛德真見者不能生死一安於理此篇只義命是大旨致命乃所以盡義不以易心乘之此致命

之機故曰此其難者
子高將使齊以平日聞諸夫子者質諸夫子且自述其奉命懷憂水炭交爭之意觀有以發病而藥之夫子告以命義二戒忠孝大節事親不可解於心事君無所逃於天地此然心為天君萬化所出人能事心盡道則於君親可知矣天君萬化所出人能事心盡道則日可知矣信道篤而自知明何死生之悅惡哉此所以訓天下之為臣子者於其所難安而安之忠君之至立身之盡也繼又陳奉使傳言之難而許以幾全之道庶使君無失德臣無辱命此又下告顏子者一等矣唯顏子

莊子

通義卷三

十五

顏子

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齊之論而造生忘之極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之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有以見聖人因材施教循循而善誘者也出世間法即世間法能處世間而無累是為出世間矣先論奉使傳命之難却泛說世事感召勢之必至而莫知所以然使求其理而已風波實喪之語誠為切當剋核太至核同執諸解罕詳及蓋核者木果生意意所寓仁在其中先賢嘗取以喻仁愛之意今謂剋核其枝則傷其仁而生意盡剋則其行則傷其義而交道絕故不肖之心不期應而應之肖類也仁心錫類一視同慈仁荷不存則其心不類何惡弗為蓋由有以召之其機不可不謹文中子周公當好奇尚德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諸本乎此美成惡成對待立義諸解或惡辭去聲今擬本音解云美善之成至難必積久以化之遇惡之成至易雖欲改而不及矣上句戒

其無遷易國家之號令下句戒其無虧成齊侯之驕志也乘物以遊心因理而行不逆處成否也不得已以養中理極而止不先乎中道也如此亦足矣何必作為以報其音哉莫若為致命言但聽其死生禍福則處此亦何難之有夫子始告以命義大成終亦歸於本意觀此一段曲盡物情就謂南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无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

莊子

通義卷三

十六

顏子

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姦為妖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无町畦亦與之為无町畦彼且為无崖亦與之為无崖達之入於无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

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

自全其天者。不求合於俗。自謂知物者。未必爲衆。然則之知已。以爲不知已者。詬厲言。寄跡於社。得至此大正。取人之棄。以自保也。以義論之。蓋以余子謂其以無用爲趣。乃復致用於社。是因其言而喻之。以義理也。寄焉者。言其不辭社之用。乃其寄跡非以求用也。社以不材自保。而全無用之用。又假匠石答問。以發明之。錢死乃今得之爲子大用。是一句。奈何哉。其相物也。言子汝皆棄形爲物。汝乃欲相我。我死之散人。請汝以能自役。亦死矣。子安於無用。豈汝所知哉。第子又爲操。

之本趣。既取無用。則何以社爲。匠石令其不知已。而加詬厲。且既安無用。縱不爲社。亦何得有翦伐乎。蓋彼所保者。不材。故與衆異。而汝以社義譽之。相去遠矣。喻梓之入。自全於世。不願人之吹噓。獎借。或得譽於鄉黨。亦寄焉耳。豈以爲榮哉。惟其不可得而利。所以不可得而害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啞食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

使人狂醒。三日而巳。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

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明之麗。即

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

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

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

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

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

爲大祥也。

神人以此不材。神人所以爲大祥。二語相應。道德入神者。不以有用自顯。其許由之徒。與隱將芘其所籟。隱然不見有駟乘也。自我此物曰。芘物求我。廢曰。鑲痔病不可以祭。河不用痔病者。爲尸也。舊引西門豹事。爲訓義未安。

今附于後。云。隱將芘其所籟。言隱然芘其陰也。必有異材。夫絕句以夫屬下文者。非軸解謂木紋散也。代所以棲。猶猴高名。是高明麗釋以屋宇。當從攬列子。餘音繞梁。攬釋傍棺之全一。邊者。席齋說甚當。此章與前章義同。後添人以疾而免祭。河之厄。又結以神人所以爲大祥。經意顯明。茲不贅述。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有高於頂。會撮指天。五

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緝。足以餬口。鼓
笑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
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
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
德者乎。

五管在上。乃跽之甚者。視物必側。項仰
而。其目鼻與口必向上也。不受功。不承功。
程之責也。支離其德者。美無可見。用不及大。
猶曰。散碎無收拾之人也。
會稽音拾。又會古活切。項。權司馬云。
擊也。古者擊在項中。音曲。頭低故擊。指天向
擊。

氏云。兩肩聳上。會。概然也。今讀多從前音。與
大宗師篇句。齊指天字異。而義同。自願隱於
膺。至兩髀爲脅。形容容殘疾之狀。鼓笑播精。司
馬云。笑同策。小箕也。簡米曰精。崔氏云。鼓笑
操義。播精。布卦占兆也。今多從司馬說。二技
亦設難言。其形雖不足。而養身有餘也。此段
切緊在後句。蓋德忌乎執。執則非德矣。支離
謂疎散自在。於德者。上德不德是也。夫支離
其形者。征役不及。而果薪可沾。則支離其德
者。人害莫及。而天爵所加也。宜矣。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
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歸人以德。殆乎殆乎。
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卻曲。背脫此
二字誤。
行字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
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
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此借聖人以警世。意以聖如孔子而泥
跡。猶有弊。況不及孔子而假名于祿。平成者
聖人與世相成。不見聖人之跡。生者特顯露
於衆人之中。正與文中于意同。僅免刑言天
下機穽深嗜。欲重未有不復危險者。不敢望
無機穽之加。但荷免法網是亦幸矣。平康之
章。

道義卷二
三
福無所加於人。輕如羽也。死之爲禍。弗論。卽
則。則其氣。爲禍之重。豈不如地乎。山之生木。
自盜其氣。膏之生火。自耗其體。有用之用。刑
人而失已。無用之用。務內而忘外者也。
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史篇天
雖同。而反其意。各有主耳。愚嘗謂秦漢以
來。諸子立言者。莫如南華。語意不火。獨經中設
譬。引喻未嘗。隨前一人一轍。而愈出愈奇。後竟
未有追踪者。是謂文可。不非常文也。吾行卻
曲。無傷吾足。諸本皆然。卻曲。庶協上文。元本應
字。後正經文。作卻曲。卻曲。庶協上文。元本應
是。如此。傳寫差謬。誤登吾
行二字。識者自能鑒之。

諸氏總論。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雖人
不可不盡。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
節。視古今而無懼。超悔吝而獨全。斯爲善
美矣。是以顏子將之。衡而夫子備言事君

之多患名知之相與心氣未達終喪至
 弓旌在前而刀鋸在後者有之況以不達
 如愚之臣遠欲往化年壯獨行之君焉保
 其無悔所以力教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
 苟進益堅韋道之心固將自化矣必輕往
 以資弱志操暴行邪積子又陳端虛勉一
 內直外曲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患耳前
 可及化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
 法繁多以啓物蔽乎顏子至此無以進請
 問其方則是所念既空而天真虛受之時
 也夫子乘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齊使虛心
 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
 達於言下悟其未始有回心虛而形亦忘
 則化物也無難矣子高將使齊諱以行盡
 情而忘其身察風波而戒實喪顏闔將傳
 衛諱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
 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
 高識之士洞燭幾微進退惟義可也至於
 曲糲操社以無保爲保商丘異材見不神
 而神又伸言材之爲累而世人弗悟往往
 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妬害生
 利鍾而禍患至雖欲騰躍自全而不可得矣
 故是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
 替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
 之僞罔不密由斯道遠寓孔顏問答以發
 明之篇末又引接與之說以祛聖賢經世
 有爲之迹以杜衆人逐物無厭之心結以
 山木膏火桂漆之患警世尤切惟其知涉
 世之難所以處世而無難矣太
 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者安分盡心斯得矣傳曰君子素其位而
 行不願乎其外是也列莊言意要不出此
 大抵有心則有跡有跡則可尋尋跡則非
 率性矣精氏度宜謹節無愧獨全等語尚
 落思議非所以語莊文也

德充符第五

充足也符合也德足於已則
 直所應而合也何也德也者

人已之同
 然者也

魯有兀者王貽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
 問於仲尼曰王貽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
 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
 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爾丘將以
 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
 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
 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
 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
 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
 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
 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
 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受命於天。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此借王駘以發孔子狀聖之肯綮首句則當時尊信孔子之風可見矣立不教等句

通義卷二 五十五 夏之德

只是起下文固有不言之教二句意無形而心成言駘之德蘊於默成而不露也丘將引天下句訓引曰宰尼父不若是迂亦不爲此出位之言也魯且中分於駘而冒任天下爲我信不幾於安乎蓋聖天下之人之從之也彼兀者也四句言波既兀是可賤者也而乃爲人之先師則與常兀者不同矣其用心亦何方乎死生亦大至守其宗言其用心也爲下文喪足猶遺土張本命化守宗即老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孟子謂過化存神之意死生者人世莫大之事駘也其心不隨之而變不但一身之死生極其變而言雖天地覆其虛靈之體昭然獨存不與形器同變幻故其應感明見真理息息存無所假待是以不隨物而遷因物賦物而獨存其神也常季疑其既如此用心何不自知其兀孔子言其變達之懷識知不存待喪俱忘其於萬物之變化往來惟疑視其出之本一而不運於跡

是以喪足如喪土不動其心也彼爲已言其學非爲人而人乃尊之何也以其知得其心者言其反觀而得見其天君也以其心得其常心者言其初以天德良知得見此心時如游子歸家到家既久乃知是固有之業也此二句只言其爲已何與於人而人乃尊之如此於此亦見常季之所造矣不懼之實信云真無畏懼者不恃衆力只一人可以入萬軍中斬將刈旗正保始之徵也官府寓衆四義皆言用也是有道者之所能也官府云者選用陰陽包涵羣品也神寓於形以耳目爲物象惟性靈而已此數語與橫渠由象識心知衆者心言意相近一知之所知上知言明下知言照信云一覺性之管攝也擇日登假言其惺惺之體與日俱新躋道玄遠也本非爲人人自因此而從之何肯以物爲事言其未嘗以人之來從爲念也餘註未見通暢

通義卷二 五十六 夏之德

立不教之教而天下化之坐不議之議而天下信之非德充於內物循於外者不足與此此王駘所止而有以來鑑之道也卒而歸非虛則不能受教非實則不能悟實理之極明白洞達物來斯鑑亦虛而已是故爲要道此無他善教者輔物之自然善學者求復其自然用不施而體自見非有以增飾之也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則不教之教之至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則不議之議之至也先聖之所以教人者如此在受教者爲何如又彼既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嚴之哉郭氏從林王氏並同郭說獨呂氏從得其心而不論成心爲句上下文義明白虛齋無隱皆從呂義今從之又受命於地至推舜獨也正文句不齊似有脫略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

於地惟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
元考之郭註首惟在松栢上首惟有聖
人則元本經文應有在萬物之首字傳寫遺
逆又使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郭氏從
登絕句陳祥道王雱虛齋並宗呂說竊詳
人無義今從登遐文義顯明請得此道者
子周穆王篇登假字並請同退可證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
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
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
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莊子

齊魯

通義卷二

七

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
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
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
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
與賢人處則無過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
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申
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
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

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去中央者中地
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
足者衆矣我憐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
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
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
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
乎子產莞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莊子

齊魯

通義卷二

七

耶遊羿之彀言在伯昏模範中舉動不失天
則乃其當然之位或有不能盡善至於犯難
者亦其所遇之命不能逃焉耳此猶孟子命
也有性焉之意與上文安之若命句相應雖
安於兀尚動心於毀譽一見先生則自忘其
怒而不知其所從來也忘形骸而事心性遊
於內也棄形骸而泥所遇索於外也改容加
敬更貌去傲也無乃稱謝之不必多言也此
見人入名利中欲忘施施之能誠為不易有
志作聖者必入伯昏之彀而後可昇轍句諸
家訓義皆與鄙見不同存之以待申徒嘉者
判焉上文狀其過以不當亡衆人也狀其過
以不當存能自省者也至於不以形諸口者
尤難其人也故曰寡若夫知其不可奈何安
於患難之遇如命之當然誠非盛德者不能
也此三句舊解亦欠疏爽嗟乎人之所以自
處其所以取夫人
者皆標準於此章矣

申徒安命而忘元德充於內者無感於外也子產矜位而鄙元心狗乎外者不明乎內也同學於伯昏之門固執政焉如此哉言雖待明師而猶以勢位為尚未能相忘而化其道是心鑑不明塵垢待以止之也不當亡者處元知已過而安之者失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元出於非罪者也遊罪殺中莫非中地設有不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幸耳而人因以其幸笑我之不幸我猶有怨未忘已也廢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先我以善耶吾之自悟耶則彼已俱忘物我並化

通義卷二

三十九

坤

三十九

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元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詖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極格

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詖詭幻怪形容其欺罔要譽之辭死生為一條即前章死生不得與之變不可為一貫即齊物篇可乎不可乎不可乎此意只是無我死生且一況元乎可乎既忘此意只平聃曰其可乎者蓋疑而不可解之辭天刑之安可解按前曰遁天之刑又曰縣解與此大同而小異此言天奪其神靈機不泯是以逐末而不知本也然已之無趾亦天命之假於人手耳我既不能自解安能解人此意存於言外

通義卷二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也南華論德充有三等與人間世所序意同夫子謂叔山不謹犯患則其元也必有以致之彼亦謂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已自知其過惟知其過斯能補過故聖門不棄焉尊足即下章所謂使其形者於此而務求全得其道矣无趾以夫子為天地圖有以覆載之夫子指其前失以為今來何及矣則猶有將迎得失之見也无趾言其猶若是則有不滿於中者此段蓋嘉无趾思所以補前行之失而為全人也形之殘元又何加損焉以見聖賢治化曲成萬物而不遺稟質差殊則其成也不無等級如本篇所列者是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

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聖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稊徒門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則者之復。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衰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

必木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以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在也。猶明鏡之在匣。因物之來時生妍媸也。德不形。物不離者。盡德而顯。則有方所。方所則有離。有合。不形。則無合。無離。無合。無離。乃大合也。故曰。物不能離。水不待。則明可以照。物以其內靜。而外無所搖。故可以為修德者。之師。法而成。其與物為春之和。既能如此。物何能離之哉。是以雌雄合於前。而見之而授。國失之。而若無可樂也。執民之紀。而憂其死。猶曰。執國之政。而視民如傷也。諷誅此章。莊之尊孔至矣。他章之說。掃假道者之迹也。本於列子。雌雄之義。所解不一。或以為禽獸者。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婦人願為妾之。語。則雌雄合乎。前言。丈夫婦人歸之者。衆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莖也。不以妻資。舊來從資。絕者。妻句。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為之。衣以白布。畫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衛也。資。或訓用。訓送。或畧。而不言。殊無確證。後得無

隱。講師從。娶絕句。以助釋資。文從理順。經古大明。續考。禮記。檀弓。篇。周人置。娶孔子之喪。飾棺。牆。置。娶。又置。絞。衾。設。柳。娶。又明。堂。位。云。周之。璧。娶。鄭氏。註。天子。八。娶。皆。戴。璧。垂。羽。諸侯。六。娶。皆。戴。圭。大夫。四。娶。士。二。娶。皆。戴。綬。據此。則古者。喪。禮。通用。娶。非。特。為。飾。設。竊。原。南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又。夫。用。師。之。道。故。其。莖。也。不。以。妻。形。且。不。得。全。歸。何。望。儀物。之。備。哉。亦。猶。則。者。之。不。愛。履。也。此。章。從。上文。豚。子。食。於。死。母。起。喻。至。此。又。疊。喻。以。結。中。不。過。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候。於。中。外。飾。無。益。也。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言。才。全。而。德。不。形。者。至。和。內。藉。接。物。無。間。若。青陽。流。布。無。不。披。生。育。之。恩。蓋。以。無。心。為。心。故能。無。感。不。應。或。問。方。其。不。感。不。接。和。安。在。哉。曰。如。樂。在。懸。聲。無。隱。乎。耳。

聞。跖。支。離。無。服。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養。反。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贅

五。孟。平。大。哉。獨。成。其。天

謂。知。為。孽。知。者。智。之。體。智。者。知。之。用。此。知當。讀。本。音。不。必。訓。智。是。非。不。得。於。身。人。間。是非。不。得。沾。惹。於。其。身。承。上。言。其。不。溺。俗。也。獨成。其。天。猶。曰。獨。成。其。性。言。性。則。著。人。而。天。隱矣。言。天。則。性。在。其。中。曰。獨。者。更。無。他。念。獨。成。其。天。德。不。以。智。巧。雜。之。也

忘。者。捨。乎。貌。而。契。乎。心。此。二。士。之。所。以。見。知於。二。君。二。君。之。所。以。見。稱。於。後。世。也。聖。人。之。所。以。不。出。乎。人。世。間。從。容。逍。遙。以。觀。其。變。行。不。以。足。視。不。以。目。故。物。無。遁。形。人。無。遁。情。而。其。憂。世。之。心。未。嘗。一。日。去。懷。也。夫。聲。名。歟。孽。所以。滑。性。而。以。之。為。知。由。是。貪。詐。生。焉。縶。之。約。由。於。朴。散。而。執。之。如。膠。由。是。故。誕。性

焉工匠作器所以給用而貿易焉由是巧偽
出焉此皆時俗之弊也真人猶觀有以反之
故斷曰不謀惡用知不勸惡用膠不喪惡用
德不貨惡用商其言意亦切矣此還淳反朴
之要道聖人復出不易斯論人能脫去膠華
等累則與天爲徒何世迷之能及有人之形
飲食起居同也無人之情是非好惡不動於
中也嗚呼小哉此形之在天地蒼乎大哉此
德之在性情也以己之性情
復己之自然豈假他人哉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
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
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
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

通義卷三

三

文

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
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
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容周旋天能顯也天與之形耳目口鼻百骸
備也前二句意重形貌後二句重道與天
下文外神勞精之藏此亦借惠子以鍼破後
世役於知而失德者故曰生有涯知無涯以
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其爲知也亦殆而已
形無論壽夭全之而已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生不若則必不損夫性何所措其情今惠子
至外神勞精據梧而瞑則其爲知能所後亦
困苦矣故告之以天之所以選取汝形而爲
萬物之靈者豈但以堅白之辯鳴於人間
而已由階而升我極乎性命道德之與乃聖
乃神可企及也痛惜惠子累於才而溺於
昧乎性而惑乎情是因知而失德學者之大
病殊不知情與物忘則俱化矣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是謂無情之情何則以辯爲使惠子而
所還淳反朴進乎無知則德可充而性可復
何惠子人之不應哉

褚氏總論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粹美
所以成形成生由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
得而聞也夫德本乎天而充之在人不可
自愛重乎物之符契特應感小節以應德

通義卷三

三

文

充之驗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地贊化育
者焉故駢足以致敬於夫子將欲引天下
而從之則其修爲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
不議而學者虛性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
死生無變命物守宗而化由已出其能至
是乎况所遺所喪若土之遺以見得道者
忘形惟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爲道者
猶松栢之於衆木堯舜之於百姓豈特以
正生爲幸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己之死生
禍福非所芥蒂故擇日登假去晉在我何
肯以物爲事哉申徒無暇兀之過而招兀
兀猶全也子產以執政之貴而傲兀雖貴
猶賤也無趾而拿足所存重於足者天
刑之不可解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
矣哀哉此之雖雄合乎前使哀公忘其惡
而願授國此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
泰和內運流腐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

事成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為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為德友德尊而位可忘也聖人所遊與物無際譽乎大哉獨成其天是情者意于厚於才而粹美所歸存不得而天形不傷於好惡有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徇彼已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太上云上德至德孔德玄德皆言德之充者善結無繩約天下將自賓不召自來有德可契皆德充物徇之謂而南華發振尤為詳至取殘兀厲惡之人以標論本蓋所以為向形骸外○通義卷三三兀造道有等衰德性者之戒云○莊子則全德之極者故以孔子之言為準闢跡聲言不但貌惡者無妨於德雖形不全者德自若也末論

言形無情立言之旨昭然矣程子萬事而無情者盡之

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

莊子內篇第二卷終

莊子卷第三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楮伯秀義海纂微

內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指道也人各有師而道則範圍萬有故曰大宗師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

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

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

不慕士疑作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

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

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

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

者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

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

莊子 通義卷三 夏大衡

而來而已矣。不始不終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誤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忘。一作志其容寂。其頽頽音休。一變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悵乎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

莊子

浩然齊

通義卷三

三

夏大德

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天性其弗好之也。天性其一也。其一也。其不一也。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而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遁。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

莊子

浩然齊

通義卷三

三

東父

遜而皆存存者存也。大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老。太古。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緇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崙。馮夷得之。以遊

華子治然齋通義卷三四陳文

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屹於列

星

誠者。人之道也。其曰。天人所爲。義極廣闊。且如北。壯。天所爲。而合。北。壯。則人所爲也。知以人而從天。不恣濫。顧任。北。壯。之道。盡矣。蓋天僕惟生其體。而寓其用。人之道。以其覺性。而用其體。惟循天機之本。然。悶悶。醇醇。不起。知。識。

以此終身。不爲半塗而廢。是人而不失其天也。其爲性。直。完全。無失。豈不暢茂。敷榮。而盛乎。故曰。至矣。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猶曰。至死不變也。志荷變。雖生猶死。此一天字。意極含著。其曰。盛。指終身。不夭。應上文。至字。又如牛馬。天也。耕。駕。天。人。合。也。穿鼻。絡首。人。也。亦天也。故其所謂天。亦人。人。亦天。必能如此。知如此。用。然後爲真。知。然後是。知。之。登。於。道。其間。曰。雖然。有非一時。可。合。蓋言。以人。知。天。雖可爲。盛。然。又有非一時。可。合。必。要。於。久。而。後。見者。人。於。此。時。當。安。而。順。之。而。後。可。見。天。父。之不二也。事物。未。成。時。有。待。而。未。定。也。吾。之。良知。通。貫。乎。始。終。以。待。其。當。雖。天。亦。人。雖。人。亦天。矣。逆。寒。雄。成。不。以。成。敗。論。英。雄。言。待。物。未士。言。守。已。讓。士。欲。爲。君。子。落。科。曰。也。過。不。悔。當。不。自。得。只。是。過。化。悔。者。文。之。機。得。者。驕。之太。其。曰。用。兵。蓋。言。不。用。兵。也。意。在。寧。失。國。不恐。失。人。心。古。公。去。邠。從。者。如。歸。是。也。蓋。兵。以

華子治然齋通義卷三五陳文

安民以土地而殘民不忍也。所謂天時非賢也者。苟於事之得失。一委於天。時而無敬修可願之功。將何以爲賢。與物有宜。物者對已者也。物各付物。不失其則。是曰宜。此句卽感應二義。與人爲徒。自有不能一者。而在我不未嘗不一。蓋不一。乃一之所出也。一與不一載我以形。至一化之所待。一段言生死成敗得失。皆造化所爲。其機密移。非智力所與。能人不當致愛惡於其間。蓋詳上文。不逆寒三句之故。舟山力負。正言造物者之神。且見老至。候忽也。自本自根。以前言道之體。於人者如此。不爲老。以前言道體在宇宙間。本如此。稱韋氏以下。證知之盛者。及不喜人之形。而遊於物所不得。遇之意。有情。活潑。潑地。也有信。確乎不拔也。妙萬物而無我。何爲何形。師友授受。傳也。悟而不化。受成。障也。故曰。不可受。有觸有覺。得也。無形。無所無。可見也。若有

至也。由知已而知人，由知人而知天。此知之之所以。運陰陽寒暑之所以。行者。日月星辰者。善惡逆順之所以。著禍福得喪之所以。成也。既知此矣，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所知謂知之所及，人事可料，所不知非數可推。恍惚杳冥，神鬼神帝者是也。終天年而不可推，此特爲知人而言。故云知之盛耳。知猶有待而後當，故所待者特未定也。又豈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天人混融，乃真知也。齊物論云：知止乎其所不知，是已。莫謂貪約之時，成甯盛大之時，處約當以順，達則害生，處盛當以謙，雄則禍，至者士以事釋之義，長卽經所謂不思慮，不豫謀是也。若然者，醖酢應變之間，過於事情，蓋適然耳。何悔之有？當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夫飄

通義卷三

才

夏大德

瓦虛舟無心於造物故物亦不忌之以是而
登高何者爲慄以是而入水何者爲濡以是
而入火何者爲熱哉因知而升至於道猶若
此況忘知而頓悟者乎其寢不夢與覺同也
其覺無憂與道同也食不甘則淡乎無味息
深深則不離其根真人之息以踵此是養生
家與學南華爲憫世人逐物喪真神氣耗
不得已而發露斯旨人多疑踵字說之難通
蓋以喻身之下極若能反求諸身見其息之
深深則知所謂踵矣衆息以喉人所共知息
之所自來者卽踵也嗜欲熏熏重關湮塞息
離踵而不能復止往來於喉間是以略爲萬
物抑挫則其氣屈服而不伸而嗑言若哇易
繫云失其守者其辭屈此皆由於嗜欲深錮
有以賊其天機非天機之淺也不忘所始卽
受而喜之不求所終卽忘而復之不以心指
道竊疑指應是緣徇也逐也庶協下文不以
人助天之義齊物論不喜求不緣道可證音

通鑑卷三

同还

陳虛

不華實若虛也。兩兩平崔平則言其情似事
於濟人利物又似乎不得已蓋無心之應斯
真應也。濬平進我色胖然見於面人喜卽之
也與乎止我德愛人以德人亦樂得之此皆
言其德容之盛無有以化人爲平釋崔本作
廣乎言德量廣無不包足以容斯世所以譽
乎大哉獨成其天運乎其好開莫見其根門
若是則真入之道不容聲矣。禮刑知德皆先
王治世之具行乎自然與民宜之德則循之
而皆可至於循請安而行之非必勤勞而可
得也。陳碧虛照文如海張君房校本喜已世
下三平字並作也與上下句協似亦有理蓋
聖人好惡出於至公亦猶無好惡也故好亦
一弗好亦一其一也一不一亦一其一與天
爲徒本乎自然無所不一也其不一與人爲
徒或出使然不純乎一也以道觀之與不一
亦一而已。天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亦何相
勝之有蓋恐世人泥夫迹之不一而失其理

之大同哉又喻以人之生死猶天之有夜旦
凡載天覆地者俱不免而有所不得與知者
皆物情藏之耳若攝情歸性混合天人則可
以與知死生之理猶夜旦之常而不足芥蒂
也人又以為父而猶尊愛之況已之至其者
乎君愈乎已而身猶死之況已之至其者
此又直指道體以示人人能反求其卓然至
真者則知吾之生死乃一念之起滅一氣之
往來耳儻不明此則失其所以生何異魚之
處陸而鳴濡以濕未視相忘於江湖為何如
哉南華自謂吾為是論亦無異譽堯非桀未
能相忘而化其道蓋欲人忘言而以無心契
之文何以掃其迹也大塊本以言地據此經
意則指造物藏我以形猶云以形載我白微
具而神乘之蓋不得不載也勞我以生者起
居飲食痛癢寒溫皆所以役我盡不得不得
也使我不得以老者血氣既衰形體日老志慮日
消蓋不得不佚也息我以死者氣竭神遊四

莊子 通義卷三 九

大各離儼然寢於巨室蓋不得不息也由是
知世人當生而愛死皆妄情耳但於其生也
思所以善吾生凡傷生悖理損人害物者必
不為則吾之死也惡得而不善蓋生吾者造
物而善吾者我也其生其死何有異哉藏舟
藏山喻人處造化中而欲逃造化之遷變不
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遷遷則不存
矣惟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遷而皆有物不得
遷而皆存之慮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
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適曠然達觀無往
不存此藏天下於天下之道也惟出機入機
生化萬變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遷哉世人執
於私見往往認物以為己有謂舟山為不遷
之物室澤為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
悟夫真樞潛運寸晷不停日物日地與形俱
化而不自知也然則欲超遷化將有道乎曰
無藏無執心與天遊欲求見在猶不可得又
惡知所謂遷化哉善天善老諸本皆然惟陳

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善少善老於義為
自篇首敘真入之道死生之理至夫道有情
有信至末則又論道之體及上古得道之人
以證之語雖奇異理實明白諸解論之詳矣
其間神鬼神帝之語尤為弔詭陳陳管見附
於條末鬼帝即陰陽自本自根無形而神者
也運動而生天地可名可道有形有神者也
其為體也無在無不在無為無不為又何高
深久老之足議哉竊詳此義本於道德經玄
乳之門是謂天地根玄乳乃陰陽異名能知
玄乳之門則知鬼神帝之說神則處陰陽之
而互為體用是謂無方不測之妙也信能知
夫生天生地者則我身之所自來不期而知
而知曉知所自來則其法也有味然者乎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
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

莊子 通義卷三 九

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
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
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
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
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
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
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
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

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
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櫻寧也者。櫻而
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
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
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
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
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此因上章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之
吉而更闢之也。不然云者。以爲非卜梁倚不
告也。守之者靜。然以待其思。議之息也。三七
九之期。用功之難。易也。朝徹者。夜寢方醒外

通義卷三
十

威未接。虎明瑩。澤之謂也。見獨者。見性也。此
性無對。故曰獨。猶曰上天下地。惟我獨尊也。
不死不生者。天地間虛靈之性。亘萬古而一
如者。萬物之出入。莫非其所爲。故以發生生
生。歸之櫻寧。云者。將迎成毀。交於前而此中
湛寂無所擾。猶曰常應常靜。如此乃可謂之
成也。有聖人之才。得聖人爲依歸。而用功漸
大。不苟不易。且如此。況稟質之下。習染之深
不奮決裂之志。不求實踐之登。固非忱愍以
顯其等。乘所以易心。而欲性天不失難矣哉。
以開物成務。所以建中立極。啓迪人心。才者所
教化之重。輕則斯二。者蓋不可偏廢焉。權夫二
者之重。輕則斯二。者蓋不可偏廢焉。權夫二
所以女偶之化。下梁猶守而告之。知才之障
道而難入也。始外天下。特遺其粗。外物遺其
在外者。外生遺其在。我者。在我猶遺則無所
不忘矣。朝徹明物之所未明。見獨觀物之所

不視無古今。則時不可拘。無死生。則形不能
定。以死爲虐。則不能殺。生以生爲恩。則不能
生物矣。惟其無將無迎。無成無毀。無以無不
將。無不迎。無不成。無不毀。無以無不將。無不
氏櫻同榮。今定如字。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罕
有不櫻拂其心者。衆人則櫻之而亂。聖人則
櫻之而寧。櫻之而寧。櫻之而寧。櫻之而寧。櫻
道之所以成也。亦猶常應常靜之義。副墨至
疑始。廣齋謂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
簡策。形之言。正也。書之墨。副也。各謂者。包絡
而誦之也。依文而讀。皆文而誦。猶子生孫也。
瞻者。見也。見微故曰瞻。明聶與聶。同以言日
許。故曰聶許。需待也。役行使也。待時而行。使
也。於嗟嘆也。於此皆擬名。寓意謂道雖是讀書
而後有得。終歸於造物之神。玄冥有氣之始
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
此狀吾性天之景。造物不外乎此也。

通義卷三
十一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
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
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
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
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
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
勾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跣
步。田。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
將以子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

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
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
求鴉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
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
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
謂縣解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
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
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
叱避无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

通義卷三

十二

陳氏

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
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
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
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
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
我且必爲鎮鐺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
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
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

治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物之
性來耳苟入於不死不生者其所存豈在七
尺之軀四子相視而笑曰擊道存也故莫迎
於心辨雖鑿鑿井其貧可也子犁謂又將奚以
汝爲將奚以汝適猶曰又將以汝爲何物又
將以汝而同往也二以字有天命與所生之
物同出同入之意

按此四人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
尾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與之爲友與庚桑
楚篇始無有而有生一體者與之爲友與庚桑
以生爲體以死爲死一體者與之爲友與庚桑
者吾與之爲友義同諸解論之詳矣下文郭
氏從有涉爲句餘解因之音義載崔氏本從
其心爲句聞而無事屬下文亦自有理人之
固形天地間已爲造物所拘而今所病學奉

通義卷三

十三

章補

若此是人爲形所拘也雖陰陽之氣有涉於
外而心閒無事斯謂之解也井始爲形所拘似
亦未能忘情終安於天所賦則亦何惡之有
假使化子之臂爲輪馬因而求難彈之實假
使化子之臂爲輪馬因而求難彈之實假
化機當隨所遇而任之豈可拒耶得者時失
者順解是適來夫子時適去夫子順也此所
謂縣解縣則係於造物解則造物不得以係
之矣而不解則係於造物解則造物不得以係
之理而不解則係於造物解則造物不得以係
勝天也古之所謂友者惟其結縛故曰物不
能規正其將死當子來妻其環泣之際此
使避無驚其化則異於常人之所爲矣又語
以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
幾億萬計則又何以汝爲此又釋其滯念而
開其曠懷也鼠肝蟲臂言生之至微而不足
於此而有以見灼知生死之理則無適而非

樂無時而不安推其緒餘足以濟朋友之危
解世俗之惑豈小補哉大塊載我以形至善
吾死也重舉前文以證蓋慮常人之情畏死
而不得免則預爲他生之計毫釐係念萬劫
紫纏譬夫躍治之金亦祗以異而鑄鍊不可
必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爲爐造化爲冶萬
物無極吾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受
其不得耶又況於鼠乎豈平肝乎腎乎觀古
人之所以自處者若此則豈生死所能拘蓋
以生爲寐死爲覺故也以死爲覺則何時而
哉非覺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就能

相與於无相與。相爲於无相爲。就能登天遊

霧。撓挑无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

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

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

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倚。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

耶。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

變。无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

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就能

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

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

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又惡知死

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爲之業。彼又惡能憤

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

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

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

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

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

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也。

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聲臭者。猶言聞關乾坤也。往待事助勞役也。

而曰。予之正。則生者之遺大故也。反其真者。

有知。則生爲無知。則真淳猶曰。復其真。知也。

禮者。天然自有之中。禮之意。率其性。真虛微。

靈通之體。不得已之節。文不守塗。微無所欲。

美行之於我。而不見形跡者也。天之戮民。猶

作於天者道也性也而形則小於天也故曰天之小人此非衆中之好學者不可當此名也使人中有好學於性命之源者誠然爲天以復性之學故曰吾與汝共之矣此又勉子貢率性則天順情則人舉與共之大抵義海相與於無相與淡以成交也相爲於無相爲靜以成德也登天遊霧則飛行無所拘窮哉一笑莫逆則神交心契目擊道存非後世薄俗當面論心背面笑之也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則桑戶之爲人可知二友鼓琴相和以反其爲樂則其意亦不凡矣子貢習乎禮文宜其怪而見問蓋禮意所在惟遊方外者知之且夫子非不知此也使子貢往觀而發其所問欲有以誨之耳與造化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陰陽之變不得以二之故以生爲養死聽其懸附死爲疵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三 十六 王夫之

癡終於清決惡知先後之所在哉假四大而爲身混內外而兼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其所以爲大宗師之道也子貢復問夫子何方之依夫子謂子以仁義禮樂化人乃桎梏於造物者與汝共之言舉不逃乎此也魚藉水而活人籍道而生安乎水者穿池以養給安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此輪遊方內者亦安於方內而已至於相忘江湖道術之間輪遊而方之外非世禮所能拘故處死生之變從容而不但也子貢聞方外之風離世絕俗遂問時人答以時於人者俾於天言其違俗必合道也由是知天之人乃於人之君子人之君明時俾之不同天人之各異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衰无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

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恠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惟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三 十七 陳氏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文曰不知所以生死是也知猶曰造於無知下簡之不得謂其欲率真忘情而不能自由只得隨俗居喪哭泣也已有所簡謂無涕不感不哀也不知所以生二句言視死生如一況世俗禮有老少之變而不失其赤子之心蓋以其安居於平旦清明之氣不逐於情之所觸而死定於一處也特覺人哭三句言其自不知吾今自謂吾者何自而有此謂也此其忘形之極而湛一之體燭如也其視榮習於

世尚者豈非夢而不覺者哉魚鳥之夢設言以見未覺之類造適不及笑以下四句言有意則滅天機也排猶俳也有意造作適情之事自不能笑若缺笑於人則不及俳優之事矣俳優棄其廉恥者安於俳優則與自然無跡之化相背而馳故曰安排而去化既安於背化則漸習漸熟入於煩縈至於寂寥其天之本一者矣寥猶冷落即去化之極也此言反應孟孫才之居喪不

鑒其性不失其天也
通義卷三
與形病而心無事子來將死而神不憚達理而順化者也次章子桑戶死二友編曲鼓琴相和而歌忘形而樂化者也至此章居母喪也欲簡之而不得故哭無涕而心不哀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又惡知辨踊哭泣而為禮哉大意明死生之不足異使人安而順之樂而忘之生者不至摧毀而死者免於驚惶

神遊所至其樂融融則所棲託必不入於暴戾之軀矣請觀蝴蝶蜉蝣之化其理可推將化未化凝然寂然罔知彼我之分殊落候天地之氣應則蛻甲於此而化於彼矣方其化也或誤為他物所觸則悲怒而變為惡類心變於內形移於外蓋由於感召之故夫化雖由於造物亦有以見物之自造也其機可不在乎笑而後樂因物而笑為獻笑則全出勉強不及推排之自然物之窮通係於造化之推排順於造化乃入於寥遠合乎自然安於推排順於造化此乃入於寥遠合乎自然人混融無二道矣此言孟孫氏明數達變順化忘情豈以死生為夜旦姑寓覺夢於其間何足以係哀樂耶或問孟孫氏情忘死生心無哀戚達則達矣然施之於母喪薄親悻禮得不為名教罪人乎曰彼方外之士所以報親者以實不以文蓋有在乎陰功密行解胎

散結而極乎全神超化之妙豈屑屑為世俗之禮哉昔孔子之友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則尤甚焉者孔子過之若不聞亦卒不加責此以語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黜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平眉目顏色之好瞽者无以與平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

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甄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則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鑒反今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軼夫駕車御馬者此言堯載天下人物而終日馳驅於途路無寧息之時者也盲瞽

之疾有輕重造物息補言由能啓迪之即天
之補息也噫之爲嘆傷其昔而訝其今也未
可知猶曰未可必也蓋去故即新脫染復素
存乎當人立志何如耳吾師乎蓋反觀於內
而指其心之自然者猶曰吾惟師夫吾之本
有之師耳一句非二句此所謂遊正孟子所
謂窮也

窮海許由一於無爲兼忘天下者也堯不免
於有爲兼清天下者也兼忘則已逸而天下
安兼清則已勞而天下遠聖人一出一處而
有方內方外之分各安其所安也躬服仁義
明言是非方內之學也遙蕩恣睢轉徙之途
方外之遊也意而爲內禮教熙熙殘削之餘
而聞言心悟願舍方內而遊方外志亦可嘉
然由未之許而遂引三子天稟殊絕猶聞道
而化則吾之此來也亦在陶鑄鑄鍊之間耳
夫學道者所以求復其初保其全而勿傷也

莊子
通義卷三
三

既點既刺而望造物之息補不亦難乎信能
明夫造物之自造則所謂點刺者亦在乎自息
自補造物何與焉意而謂儻然可息而刺可
補吾誠復爲全人乘此成全之機以隨先王
之後而進乎道未晚也人患過不知改迷不
思復意而悟昨非今是亦可謂善復者矣人
之所師者道吾師乎指道而言也下四句發
明大宗師之道超仁義而貫古今蓋出於無
爲之爲不化之化豈世間技巧所能及哉遊
謂徜徉自得於其間無適而非逍遙也故經
中不一
言之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

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

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

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楚
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
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无好
也化則无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
也

莊子嘗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而
後義而後禮此舉聖功以忘爲極而乃先仁
義次禮樂者正指世俗假仁襲義之弊而言
忘仁義不特忘形骸也忘禮樂自脫桎梏也坐
忘我仁則吾不知也離形去知總上二句而
廣之也大通者猶太虛之無礙也人之情惟
有奸斯有惡無奸者無情也與萬物同情而

莊子
通義卷三
三

無所向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如此則廓
然之體無時或移感應變幻如行云流水故
曰化則無常釋氏所謂應生無所住心是也
請從而後正尼父忘已好學之實於此可見
孔顏處而所謂忘亦可以見莊子篤信

乎習習既久則忘之難顏子於斯二者既已
俱忘則進之而造夫道之極於此有以見鑄
者蓋欲進之而造夫道之極於此有以見鑄
而進之意他人至是則聖崖而反矣顏子又從
之迷也回告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必由忘
已而後能忘物斯爲坐忘矣夫不知所以同

化之運是爲大通之道豈好同而不知所以同
長慧壯勞老逸其間出處動靜與底變遷亦
何常之有蓋非欲化而求化也物理自然古

今一致惟得道者我非欲化忘之而已此二句乃夫子印證坐忘一段公案欲人求同於異安化爲常冥形於忘合道於虛則至矣盡矣而信能無以外習滑湛然之真則夫坐忘亦學道者分內事夫子推之爲賢蓋所以獎成之而誘進其徒云耳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

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

若是我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

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

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

極者命也夫

命者蓋以其氣運流行吾之所欲加而又曰

休戚有一定之分而吾生適然遇之則安以

其自反無愧而不怨不尤者乎

難相濟生所謂友者道義相資成德就業急

愧於友道矣淋雨而憂其病知子桑之貧也

裹飯而往食之知子桑之饑也入門開歌而

驚問恐子桑困窮而怨尤失其操守也子桑

謂父母豈欲我貧天地豈私貧我可謂達人

高論非困窮所能死也第以爲至此極猶未

能忘情於其間既而歸諸命則能以理勝而

處之有道此子與所以忘言也南華用以結

大宗師之旨即西銘所謂貧賤憂戚玉汝於

成蓋非磨礪之久涵養之極不足

以大任故也學道君子宜深體之

褚氏總論民物之衆主之者君學徒之衆

訓之者師天生聖賢作之君師所以建隆

治體振拓化源使人知道德之可事性命

所當究君臣父子無失其倫天下國家同

歸於治者也然而正心誠意之本傳道授

業之微非師無以任之其爲道也至矣宗

師則爲學者所主而尊之其稱冠之以大

論云衆父父也首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

立其本以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則

以人合天知出於不知不知是知之盛也故

入不距虛而不知不夢而覺無憂出不知所

而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密有以體翼之而

致極乎內聖外王之道者也夫人之愛其

子

子

子

子

羅治之疑耶子反琴張絃歌而弔桑戶以涉世為勞反真為幸此遊方之外與平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為人則壽夭窮通不足盡其變天地寒暑不得拘其體矣孟孫氏有駭形而無損心猶夢為魚鳥而戾天沒淵安於一時之變化豈以形間而異情哉昔者南華夢為胡蝶亦猶是也而今之所言為覺為夢惟超平覺夢者知之類子墮體黜聰坐忘造極傳心理窟繼統聖門原夫出藍之青實為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為之者不得卒歸之於命有大宗師之道而不得行於時故是篇終於子桑之安命真人以得道則超乎命世界不得係之大宗師主乎弘道則覺民然而命有窮達或行或止此係乎時而道無損益焉所謂其知則究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礙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以處已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

應帝王第七

言帝王之道應合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

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四問四不知洗問者之心也問者退省而去其有問之心即得其本性矣故躍而大喜有虞有思慮也泰氏則泰然於世無心思也此皆藏名以表上古之風者其知之應世惟順情而不詘是以其為德也極真而無疵師所以行於世者似異於人而實無以異於人也未出非人未出類形也事也而未入非人未同天也未同天未出類形也事也而其心則天而知之嘻

有虞不及泰氏蓋以仁為善不能不虞而出之未始出於非人德合乎人而以泰氏覺時自得知德知情俱真未始入于非人則道合乎天何有出入道令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藏字音義舊作裁故崔註云懷仁義以結人也成疏因之呂氏從藏釋之以蔣林陳諸解皆從呂說或謂藏藏二字古通借用按漢書食貨志輕微易藏則是借藏為藏而以藏代藏之理今本多作裁以善釋之為當

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有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夫聖人之

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

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无知

必經常之道。標示準繩。必此心所安者。皆由已出。猶曰。聲為律。身為度也。此二句。已與人對。經與義對。式與度對。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其能事而已矣。言聖人不期於正。以為治決於人情之良能而已矣。經式義度正也。易曰。百官以正。萬民以察。悲非結繩之淳龐也。老氏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孰知以無事取天下。其無正復為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即此。外乎正。確乎能事之謂。謂不以法度把持。天下也。曾二蟲之无知也。

言不能知二蟲之知也。

君人之道。始務明而好為首者也。故告肩吾曰。日中始。務明而好為首者也。故告肩吾曰。法而人。不安其性命之情。人孰敢不聽。而化諸則。必人之已。從非心悅誠服也。故接輿指為欺。德謂非實德。不特欺人。抑自欺耳。以是而治天下。惡虛其濟。必不勝任也。夫聖人之治。豈務外乎言。經式義度。皆治外之具。正而後行。確乎能事。謂道德性命之理。吾身之內。務本立於內。則施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也。且禽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況欲君人而欺德。以召患乎。曾二蟲之不若也。故古之應帝王者。無欲無為。天下自化。若任知能以為之。則君勞於上。民亂於下。何望乎治哉。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諸解多從人為。句。林趙從度為句。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以已出經式義度。又孰敢不聽。而化諸諸考吳門官本作。以已制經制字。獨異。傳參衆說。林趙斷句為優。今從之。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无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无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无何有之鄉。以處墳垠之野。汝已何問。音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

下治矣。

合氣於漠。氣者性體。無知之本來者也。心屬人氣。屬天。此二句。自治也。自然之道也。順物而應。亦惟順其自然。而我無有為之心。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

自化而後。今趨於盛。判之方自顯。以求有為。故問為天下。無名聖人所以顯之何謂所問之。不悅我心也。乃陳無為放曠之樂。就以點化之。與造物者為人。言與化俱運。任而不助也。莽眇猶杳冥。鳥喻飛。行無迹。墳垠虛豁貌。言我追遙自適。在此汝何法。以治天下。感動予心哉。天根復問。无名人告以遊心於淡。無欲也。合氣於漠。無所慕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心於為天下。則有私而失其自然。名曰治之。而亂之所由生也。蓋治天下之道。無他善。復其自然之本。則本修而天下治矣。天根不知。反求諸已。而懷寶自迷。哀哉。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

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殽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楚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貨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无有者也。

通者向也。明白惡惡也。凡有威者即與通之。猶曰：因材而篤此言。疾惡而勸善反物者也。在自處則學道不倦也。胥易技藝技言天巧。藝言習熟。技藝相交。易惟役役於外物。

老聃語有執理之狗。後狙之便。則此處作理無疑。末句立言安。身遊言應物也。

響猶庖丁。章若然。響然讀同響之義。然考本響疾為應物之速。響梁則非字。柔者也。物微謂樂通物。厥則非柔光者也。學道貴於無為。而乃以不倦為功。倘以技相易。相係不免於勞。形怵心言所求者非道也。且也。至可必於王乎。乃老聃反問之辭。謂若以前論響疾強梁等。可比明王。則虎豹之文。彩以致獵。猿狙之便。狗之執。殽之狗。來藉。以明王乎。子居始悟楚然。問明王之治。乃告以忘功善貨。述名遁形。始可以論明王之治。夫執殽說之不通。陳有韓來二音。至大之牛。豈狗能執音義。載李氏本作狸為當。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醅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噫。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在焉。見黑灰焉。列子入泣。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廖矣。全然而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

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始見
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潘悞爲淵。止水之審。
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
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
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
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
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
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者。
然其始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
其妻爨食。禾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
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活動意也。天壤天然生意。上起也。善者機。猶
言性之動處也。衡者平也。不定也。氣機之動。
未嘗定而常平。故曰不齊。此處三焉。指上文
三次所示之機。淵者幽深玄遠。不可測之意。
餘從指氏問有未明者。如云。宗者指性指無
而言。未始出吾宗。云云。猶曰。未嘗離其所存
之常。與季咸相接。只是虛其心。而從容其舉
動。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故曰不知其誰何。成
見我如此。以爲無特然。可畏。可象。之矣。而存
信從之象。是以自疑。不能相人。憐憫而逃也。
此言雖疎復朴。蓋以習熟成性。須痛加勉治。
而後可還其故也。塊然二句。形容復朴之意。
卓然一形。不見有知識動作也。猶曰。惟如土塊
無他慕。故曰一以是終。此篇爲季咸而述。其
名僅一見。而不覺其少。壺子凡十五見。而不
覺其多。史遷作晉仲連傳。重出不厭其煩。文
正類
季咸以心感人。而知其心者。也。道與世
始見壺子。而哀其弗活。蓋至人心若死。灰季
咸無所施其感耳。不震者。地之體不正者。坤
之化。萌所以示之文。可見者也。杜則開莫
復機。則微有可觀。此至人潛德內蘊之貌。有
非術者所能測識也。再見壺子。喜其有生。謂
見杜權矣。權又機之顯者。始以杜而令微顯
所以知其有生也。天壤謂自然天地生物之
本也。名實不入心。不動也。惟能至靜。故其機
發於下。極吾身生意之所自。養而爲浩然之
氣。廣而爲及物之仁。是謂繼性發見。生生而
不窮者也。又見壺子。而疑其動靜不齊。無得
而相則至人之妙用。有出於術數之表者矣。
太冲者。虛之至。故莫能窺其朕兆也。衡以平
而善。應氣以虛而善。生皆無心於物。故不待

章禮

有人之形有能之譽是爲名尸謀任知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职业	住址	备注
王德胜	男	45	山东	工人	XX路XX号	
李秀英	女	38	河北	教师	XX街XX号	
张国强	男	52	河南	干部	XX巷XX号	
赵子龙	男	28	四川	学生	XX村XX号	
周美兰	女	41	湖北	医生	XX里XX号	
吴大伟	男	35	广东	商人	XX坊XX号	
陈小红	女	25	浙江	护士	XX街XX号	
孙建国	男	58	山西	农民	XX村XX号	
刘小芳	女	32	湖南	会计	XX路XX号	
徐长贵	男	48	安徽	工人	XX街XX号	
马丽娟	女	29	江西	教师	XX巷XX号	
郭子明	男	55	福建	干部	XX村XX号	
黄小华	女	36	广西	医生	XX里XX号	
林大伟	男	42	海南	商人	XX坊XX号	
周美兰	女	27	重庆	护士	XX街XX号	
孙建国	男	50	四川	农民	XX路XX号	
刘小芳	女	33	湖南	会计	XX街XX号	
徐长贵	男	49	安徽	工人	XX巷XX号	
马丽娟	女	30	江西	教师	XX村XX号	
郭子明	男	56	福建	干部	XX里XX号	
黄小华	女	37	广西	医生	XX坊XX号	
林大伟	男	43	海南	商人	XX街XX号	
周美兰	女	28	重庆	护士	XX路XX号	
孙建国	男	51	四川	农民	XX街XX号	
刘小芳	女	34	湖南	会计	XX巷XX号	
徐长贵	男	50	安徽	工人	XX村XX号	
马丽娟	女	31	江西	教师	XX里XX号	
郭子明	男	57	福建	干部	XX坊XX号	
黄小华	女	38	广西	医生	XX街XX号	
林大伟	男	44	海南	商人	XX路XX号	
周美兰	女	29	重庆	护士	XX街XX号	
孙建国	男	52	四川	农民	XX巷XX号	
刘小芳	女	35	湖南	会计	XX村XX号	
徐长贵	男	51	安徽	工人	XX里XX号	
马丽娟	女	32	江西	教师	XX坊XX号	
郭子明	男	58	福建	干部	XX街XX号	
黄小华	女	39	广西	医生	XX路XX号	
林大伟	男	45	海南	商人	XX街XX号	
周美兰	女	30	重庆	护士	XX巷XX号	
孙建国	男	53	四川	农民	XX村XX号	
刘小芳	女	36	湖南	会计	XX里XX号	
徐长贵	男	52	安徽	工人	XX坊XX号	
马丽娟	女	33	江西	教师	XX街XX号	
郭子明	男	59	福建	干部	XX路XX号	
黄小华	女	40	广西	医生	XX街XX号	
林大伟	男	46	海南	商人	XX巷XX号	
周美兰	女	31	重庆	护士	XX村XX号	
孙建国	男	54	四川	农民	XX里XX号	
刘小芳	女	37	湖南	会计	XX坊XX号	
徐长贵	男	53	安徽	工人	XX街XX号	
马丽娟	女	34	江西	教师	XX路XX号	
郭子明	男	60	福建	干部	XX街XX号	
黄小华	女	41	广西	医生	XX巷XX号	
林大伟	男	47	海南	商人	XX村XX号	
周美兰	女	32	重庆	护士	XX里XX号	
孙建国	男	55	四川	农民	XX坊XX号	
刘小芳	女	38	湖南	会计	XX街XX号	
徐长贵	男	54	安徽	工人	XX路XX号	
马丽娟	女	35	江西	教师	XX街XX号	
郭子明	男	61	福建	干部	XX巷XX号	
黄小华	女	42	广西	医生	XX村XX号	
林大伟	男	48	海南	商人	XX里XX号	
周美兰	女	33	重庆	护士	XX坊XX号	
孙建国	男	56	四川	农民	XX街XX号	
刘小芳	女	39	湖南	会计	XX路XX号	
徐长贵	男	55	安徽	工人	XX街XX号	
马丽娟	女	36	江西	教师	XX巷XX号	
郭子明						

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

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

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鑒之一竅

十一

十一

此言聰明之喪天德也混沌倏忽陰陽
太極之旨也故曰南北中盡有形之外故曰
倏忽者時速如電而不少留意衆恍惚而
不可指之名此節寓言最顯善學者卽大化
以考一身卽一心以準大化庶不孤寓言立
之血誠哉林云赤子之初未有知識混沌
也常欲既開是寢鑿也不
失赤子之心混沌不鑿也
右章計七十四字郭氏引道經一言以
蔽之曰爲者敗之簡要切當莫越於此研味
之餘偶得管見附于衆說之後云南華經所
謂渾沌者道德經所爲渾成冲虛經所謂混
沌者以況道之全體本來具足不假修爲者
也然而世有隆替道與時偕儺化而爲有隆
化而爲無道體於是乎裂矣自一生三猶未
至於鑿也及乎時相遇於渾沌之境則物交
物而心猶薪火相加理無不然者渾沌無所
分別待之固亦盡善使儺忽不能忘情而思

褚氏總論古之應帝王者無爲而萬物化
無欲而天下足周靜而百姓定此堯舜已
試之效三代法之以垂統立極豈若後之
治國汲汲於謀術者哉故南華以藹缺問
王倪爲是篇之首有虞論多慮秦氏喻無
爲無爲是以配天此帝王所應應數所歸
而應兆之所寄託者也若夫以已出經式
義度欲以化天下之民無異增弋熏繩而
致鳥鼠是迷其高飛深穴之逃蓋有爲則
有心有心則智謀所由出姦詐所由生雖
父子之天性有所不能固其於吾臣之啓
求如標枝野鹿之相忘何可得乎是以天
根問爲天下答以心齋氣漠順物無私升
居問明王之治答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喜

皆所以薦帝王之道以無爲爲之凡有天下國家盡求諸此鄭有神平期人生死喻智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先事知幾燭微無隱可謂當代著龜然而一見壺子哀其將死再見幸其有瘳三見疑其不齊無得而相則觀形察色之技於是乎有限矣明日又見自失而走何壺子之多變而季咸之不神耶此言料國者智謀術數不越乎人爲所以用之有窮而無爲之主意天體道番拱一堂精神四達與化無極巍巍蕩蕩萬民無能名則豈智謀可度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過於中央言道散爲物離無入有隱忽卽有無同異微妙之所分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隱忽之鑿惟其善待之必有善鑒者不若彼此相忘無心交化也萬斛之舟不容漏針何惟

指氏纂論竊惟南華一經肆言渾沌淵默號作新出奇跌宕乎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繩墨求而內篇之奧窮神極妙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某雖學未得其要鮮不休眩日華之五色者矣考其命意立辭且有文理始於造遠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己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齊物齊而己可忘己忘而養生之士得矣養生所以善己應世所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商尤則萬物循契消之爲師標立道原範模天下爲聖賢續命脉爲萬世開迷雲大宰師之本立矣指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爲聖爲神外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歛之一身而不爲有餘散之天下不爲不足也帝王之功雖曰聖人除害然躋世真淳措民清靜應化極致莫大於斯故以終內篇之旨愴忽生而混沌死諸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夫今之人鑒寶而死渾沌者多矣將何術

以起之曰塞兌開門用之不數是爲真修渾
沌之術與○再詳七篇命題各有所主其間
或舉例獨繁渾滑莫辨竊窺的指以古人德
合者配於運條之下云道遠遊之極義當歸
之許由宋榮以解天下物欲之桎梏而各全
自己之天也齊物論之極義當歸之許由王
倪鵬往彼我是非之惑待其同然而合乎大
通也養生主之極義當歸之老聃彭祖以糺
養形骸之謬知生道所當先也人間世之極
義當歸之達瑗接輿明出處去就之得宜母
櫻物逆緣以貽患也德符符之極義當歸之
王駘申徒嘉言內充者不假乎外德威者物
不能離也大宗師之極義當歸之孔子顏回
有聖德而不居其位弘斯道以覺斯民也腐
帝王之極義惟舜禹足以當之謳歌騷訟之
所歸應天順人而非得已此南華公慕往古
聖賢筆而爲經標準萬世若夫真人之所造
詣卽內篇而不泯離內篇而附合所以外混

光塵內存慧眼出凡入聖闢化機而不可
以形教拘也善學者盡知所從事焉斯可也
○異觀此上七篇褚氏亦得大意但以心跡
旨要未免於口耳也何也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者未微也且功成不自知又何內聖之虧
乎內聖虧又何以成外王也若林氏謂其篇
篇結束不同如逍遙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
之夢覺養生主之火傳人間世之命也夫德
充符之堅白鳴木篇之儵忽渾沌復結以七
日而渾沌死如此機軸是精藝者所當知

莊子

卷第四

駢拇

第八

章

莊子卷第四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潼錄校刊

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音母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

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

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

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

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

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

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

塞性。以収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

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繫瓦結繩。竄句

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音跬以譽無用

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

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

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啗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運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四

二

夏七條

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音矯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聖人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四

三

夏七條

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盜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盜僻之行也。

孟子

通義卷四

四

夏文

此篇只是順其情之自然。不容加損。而已。却多方馳騁。鋪張畢竟。是詞章之技。篇首性字。屬形不屬理。猶曰天生此形。骸各有才。能令騁其技。指是天生此無用之形。於有用之體。而使其誇多。有本能者。徒足為累耳。贅疣亦形之病也。以生於有形之後。而言者。騁枝則與生俱生。故曰性曰形。之不同。騁明以下四非乎字。不但是文法。亦反詰之詞也。蓋告子杞柳栝栢之喻。意正類此。而充之謂形。是皆乘乎自然。所以尊生配道。

孟子

通義卷四

五

字

體天立極。至誠而不息者也。凡在德性之外。皆為騁枝贅疣。所謂多方乎仁義。聰明而非道德之正。故漆園立是論。為外篇之首。而議者謂薄仁義為太過。且老莊之學。非好為高。大而不放。薄仁義也。蓋尊道德。則仁義在其中。然當時所謂仁義。皆多騁旁枝。而非正者。故不得不辭。而開之。若仁義根心。安行中理。其去道德也何遠。夫騁枝贅疣。氣之暫聚。初無痛癢之切身。任之而勿嫌可也。或者惡其累形。而欲決之。其為害愈甚。故真人善巧。談喻以杜其惑。觀學者心。冥體會。即偽明真。則天命之理。可全人得。以生之良貴。可復。道物一。致。人。渾。融。同。視。騁。枝。贅。疣。何。足。為。吾。形。累。而。所。謂。聰。明。仁。義。者。皆。自。吾。德。性。中。來。是。亦。道。之。微。也。但。不。徇。其。跡。以。求。善。於。物。思。復。其。本。而。同。乎。大。通。則。亦。終。歸。乎。道。德。之。妙。而。已。何。洛。僻。之。有。哉。多。方。於。聰。明。之。用。一。句。今。本。皆。然。陳。景。元。云。張。君。房。校。本。此。句。無。方。字。

仁之人決性命而不顧富貴而不止及其
猶餐必尅則人貨俱亡而後已耳蓋仁有性
之真必有假之偽惡夫假禽貪者露器
以罔天下之民故重歎仁義其非人情乎何
三代而下仁義其澆澆浮薄耶夫物之本性
固出乎自然有特而正則非至正有待而固
則非真固是則削性侵德失其常然無異乎
手足之有駢枝也天常然者其為曲直方圓
不待乎鈎繩規矩也自生自得不知今昔之
殊成虧之易道德渾成仁義為無用矣又何
必膠固其跡以惑天下哉小惑易方東西錯
位未甚害事也犬惑易性則失其常然被道
背德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然其病源浸淫已
久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天下舉以仁
義易其自然之性性不真而仁義亦偽矣天
下猶奔命而從之安於失性而不悟此真天
之所哀也上古淳朴民俗熙熙不待治而自
治是以民安乎性命之自然君得以成端拱
享之德

通義卷四
六

無為之化自三代而下以物易性遂為喪真
雖賢愚貴賤之不同各以所徇為是非弗悔
其迷於道也故其殘生傷性無以異然後為
民上者設為刑政賞罰以道之齊之勸之懲
之上下俱德而姦詐生刑政賞罰有所不能
制則民非其民國非其國矣此實錄於上下
交徇之過以致君民兩失喻以滅穀亡羊義
甚切當且天下盡徇則失其本然之天而滯
於一篇之見反指不徇者為非何君子小人
之分哉夫伯夷之清盜跖之汙萬世之下邪
若白黑漆園混而一之者以所徇而言學不
免乎有跡聖人猶不迭評議而況跖乎大道
之在天下若權衡抑彼所以揚此其勢不得
不然惟求其平而已使天下無徇而免癸生
傷性之患則聖人盜跖固有間矣然其所以
善所以惡又當超乎仁義之外觀之性若太
虛窮之無有而無乎不在也一有所屬則涉
乎徇徇而非道德之正雖曾史雖曠特受異

氣上於所長以道觀之猶不免為濫僻況以
所短歸所長不至學邯鄲之步者鮮矣故皆
不足以為善所善在任其性命之情出乎道
德之正無強強偏徇之失耳目口之於聲色
味也末嘗強通亦不强閑任其自然而無容
私焉此天下之至正也何物足以撓之人之
聰明而至於自聞自見則有異乎世俗之聰
明所善在乎自得其自適則有異乎世俗之
謂善仁義去而真性全滅於德而已德主乎
中道將來舍外物何自而入哉若其不自得
適一徇乎人則是同為濫僻耳賢不肖也奚
擇南華自謂上下不敢而安於性命之自得
斯為道德
之正也與

附論本經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
深意外篇雜篇則為郭象所刪修但摘篇
首字名之而大意亦存焉內篇既詳述道
德性命之理故於外篇首論所不當有者
通義卷四
七

徇物之化於形也竊謂此篇本意原
於道德經之餘食養行以明自矜自見者
之迷於道南華敷演滂流浩瀚若此蓋弘
道闡教不得不盡其辭而達其意以祛世
俗之迷使如玉在璞中其所漸被木潤山輝
性粹然如玉在璞中其所漸被木潤山輝
在已之真淳喪矣故舉會史韓曠楊墨得
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為多駢旁技之道而
天下猶奔慕之舉失其性命之真離其道
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惟能忘其異而一
之如鳬鶴之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而
斯為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奈何遂設
戒殺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為君
子小人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
迹絕尚性無所屬反本真極遊乎物初則
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
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為至而本然之聰明

不廢也。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與顏子所謂仁者自愛知者自知義同，所以自得自適而無企羨之心則夷。斯之賢否將有能辨之者矣。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斲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雉之，連之以羈馵，音音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

莊子

治然齋

通義卷四

八

明文齋

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者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

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反去規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

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

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行立不安蹊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

漫為樂，摘擗為禮，而天下始疑矣。澶

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

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

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

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

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以以衡扼，齊之

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音音憂詭衡，竊轡，故

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

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

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

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

民乃始蹊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

莊子

治然齋

通義卷四

九

太倉

聖人之過也

意只是法立而弊生見至德之治非以明民大將以愚之也愚則天性不整立法則加損於性外矯揉而為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介倪云云孟子反其施倪此言介者有去就也倪者認牧豎也倪扼曼街轡馬之所侮也介馬之智也

義海物有常性民有常德其德不離民性得矣何在乎過求過養以損德傷性哉真人性為益分外之知凡上之御天下之舉上舉不免以知術相籠知術窮而不肖之心應雖嚴刑峻法有所不能禁也請原其端由於上之人好知之過啓其多知而又為知以救之不亦勞且多事乎欲正本澄源痛革其弊故借馬

莊子

通義卷四

十

立喻以明治之所由失競任治道之君子有取焉耳自三代而下民性既離刑政賞罰之知所以立則是四者治天下之機節義也而而竊之者是也然則今之為治者將何如曰主以道德而刑政無異乎伯樂之治馬千里之道雖得以自別而馬之受害者不少矣若其足不任道德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下何陶道之喻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一語於已能而有以心為治何以復民性而全常德哉故曰治天下者之過也前論治道之弊欲有以革去之故此謂善治者不然上古至德之世民性真淳而無所企慕衣食足用而無求羨餘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即民不往來舟車無所乘之謂也羣生連屬草木遂長言其生物繁茂禽獸可羈鳥巢可闢言無心而與物化也由是知鳳巢于閣麟遊於囿

至和感召理誠有之如是則上無欲而下無知德不離而民素樸又惡有君子小人之分哉及至後世聖人以有為治天下致力於仁義勉強為禮樂於是民始疑而天下始分矣

故南華以殘樸毀玉為工匠之罪廢道用仁為聖人之過然而樸玉不毀何以為器仁義不立何以衛道曰天下之樸散久矣無患乎乏器也聖人之道散久矣變而為仁義仁義變而為禮樂禮樂變而為刑名至是仁義禮樂徒存其名是使後人而復衰後人也古之聖人以康濟天下為已任惟恐一夫之失所也

有以撫育安全之豈有求於世而然哉蓋出平性情之真道德之正在已所當為者是也謂上德不德不知有之而親舉不及焉達乎後世樸散民流知詐日出出應聖人之運者節文之而禮典和樂之而樂出是亦因民所

莊子

通義卷四

十一

尚通事之宜而為之制度猶未至甚失也然而治久則民玩法久則弊生更張則法苛令嚴則易犯亦勢所必至矣吁七竅既鑿其有復於混沌者乎此馬蹄之所以作旁譬曲喻之所由繁且廣也末章又論馬之真知亦歸當篇本意至舉精胥之世民知含哺鼓腹而可知南華引古證今親復淳風於萬一奈何世道交喪爭歸於利而不可止卒歸過於聖人豈立言君子所得已哉切於警人心救時弊不得不反言以矯之而或者議其為憤懣之辭則過矣善觀莊子者究其意難通今定從也介倪舊音憂晚聲聲牙而義難通今定從倪思為說街轡之計則是馬之知介然已見端馬本無知而人啓其知也

褚氏總論是篇一意諸分四節首叙題意以御馬明治民與尚書御馬喻臨民義同

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哀樂其態雖畫筆之工曾不是過然則人心之善否又安能逃其精鑒哉次借陶璜立論以演上文言言有心有為於治而櫻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為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使王立法天下始履伯樂之從事乎燒剔刻維以求追風之名步名曰治之而害莫甚焉所謂聖人之過者設為仁義禮樂以教民號之令之唯恐其不至殊弗悟枝葉繁而根幹衰政迹彰而上下交亂而不息也故泰園高言以矯之博喻以啓之使天下舍偽還真知所趨向有以見至人之心猶未忍然於世也末引上古民淳俗厚然自樂於世也王無為之效後世聖人束以禮樂意以仁義求治太過而至於不可治矣太上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南華之論得之

莊子

通義卷四

上

齊

胠篋第十

將為胠

社切二音發也

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

則必攝緘

緘固局鐻反

此世俗之所謂知

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

緘膝局鐻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

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

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

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

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

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

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

其國耶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

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

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

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

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

以知其然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其弘脰

反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

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

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

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

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

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

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胥竭則齒寒魯

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倍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

莊子

道義卷四

古

章

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竿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擣力^力的^的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鏖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綸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諸侯之境。車軌

莊子

道義卷四

五

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不

莊子·浩然齋

通義卷四

章

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栗反之蟲。肖翹乏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此因上篇之旨而歸罪於好智。故專論好智無道之害。原夫智之所由。倡實自聖人始。而襲之者。違天背道。假仁襲義。以亂天下之真。故曰絕聖棄知。然後可以反朴還淳。復於無知。而人性不鑿也。都見以此。乃擬襲莊文者。田恒弑君。孔子請討。在魯哀之世。後二國十二世。又楚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

趙魯不得援。事在魯哀以後。今舉以並魯。論之。論是。指以爲往昔故事也。篇末又謂好智之亂天下。乃三代以下。則西漢之言矣。故余直謂此非莊子之文。不然。莊子年幾四百。平龍逢四事。言聖智之害人。雖事言利人。也不能復天德之良。未見不知之知。則以識情爲聖。是必利少而害多。然舍知。識無以作。聖恃知。識所以賊聖也。其曰好智而無道。則亂使有道焉。則智者神之發也。有爲無爲。何適而非此。種種之民。各稟所長。各習所便。如農工商。藝朴實。生理者也。或謂得租氣。迂且鑿。工役。務外之役。啍啍。務言之多。今以役役屬佞。啍啍屬意。蓋交互以見。馳騁於言行之也。
義。論。備。盜。以。緘。滕。肩。鐻。者。世。俗。之。知。也。穴。室。負。匱。探。囊。者。超。俗。之。知。也。人。有。超。俗。之。知。造。化。間。幾。何。而。一。遇。哉。以。之。上。盜。天。和。以。養。形。保。神。下。盜。地。利。以。肥。家。富。國。何。不。可。者。而。乃

莊子·浩然齋

通義卷四

次

甘於妄意。室中之藏。以希不義之貨。而不顧公論之不可逃。遺臭之不可掩。何弗思之甚耶。竊嘗考其所由。亦有以致之者。世無積而守之。彼惡得而奪之。然自眩。篋之欲充之。而至於竊國。信乎履霜。堅冰。負乘致寇之戒。不可不謹也。夫竊國者。非并其聖知之法。而竊之。雖得國。無以自立。則聖知者。天下之利器。在人。用之如何耳。其權或墮。奸雄之義中。未有不反爲所制者。後文云。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小盜有誅。而大盜無禁。是豈齊民之術哉。彼既竊國。爲君而又禁民。爲盜。亦知仁義之不可廢也。得非以聖知之法。守其盜賊之心。轉經直筆之嚴。可以並行于世矣。世之所謂至知至聖者。何所不免。爲大盜積。反不若不以聖知稱者。無所積。而盜莫能窺也。故引四賢以證聖知之不足恃。夫天生忠賢。匡君輔國。節義所在。有死無貳。

而上或不之察惡其逆耳拂情始則疏遠之甚則譴斥之而彼忠不能自泯終於戮之而後已吁忠賢之戮幾盜之幸也咎謫若此國其能久乎夫為巨姦大盜豈無其術所謂術者亦不越乎聖知之法所資者重故所取不容輕然其屬階非一日之積必觀其君上之可罔有司之可欺而時乘機以遂其悖道之舉然猶不免資聖知仁義以為治如前立國者所云一廢一興則谷丘淵之消長也聖生而盜起盜起則盜耶耶之相因也雖重以聖知而為治重利盜耶耶也宜矣且竊鉤者受制於聖知之治法而竊國者奪聖知之法以制之是以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雖軒冕斧鉞不足以示人彼竊窺其機將為所奪猶魚之脫淵棲蟻得之困之矣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則聖人之治天下必有神而化之術與此章舉至德之世上下無求民各自足之術

證今時之不然十二君者其間或典籍未開祝融以下述漸可考竊意伏羲以前民性素朴則繩猶未結也故所食皆甘所服皆美樂俗安居何知帝力隣國相望而無攻掠之憂難犬相聞而有阜豐之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耕鑿自給無求於外只此數句寫出太古淳朴之風蓋引道德經小國寡民章語云後世遂至延頸舉踵嚮德趨賢棄主去親不遠千里而求之尚賢之迹著使民求奇務異以尊耳目所不及必有名浮于實者應之是相率而為偽欲天下不亂可得乎下文明好知之害物使生民失性雖禽獸蟲魚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皆知求其所不知信其所已善所不知謂分求知如測天地問鬼神類所不善已自謂已之良知辯尊卑尊德性之類所不善已自以為非者責人求備之類所已善已自以為是者矜能自用之類信能於此精擇而謹趨之則知善皆出於真情各歸

於正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苟或反是則日月山川為之悖燦人民其能自安乎此皆原於上好知之過種種之民謂得

褚氏總論是篇以祛篋命題諸解罕及祛字之義惟林疑獨云潛開也今考監韻祛脅也則祛篋者從篋之脅旁開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經意謂治失其道法今茲彰上以知防民亦以知窺其上防之弗周必將乘間而有之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田成子盜齊并竊其聖知之法以致身安國霸則知盜亦有道而世俗之聖知不足恃也如此四子之不免乎戮宜矣世間善惡二塗皆資聖人之道而為之聖知者常多趨善者常少則其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也可知盡消長之勢猶唇齒川谷之相因若重以聖知治天下其為盜賊之利不輕矣為器以平之并器而竊之立法

以治之并法而竊之吾將奈何哉此實由乎為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為私利天下始有被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棄知剖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為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為欲矯世俗之弊其言不免乎過訐觀以激回之馬蹄未足盡其辭至祛篋而極矣奈何道大難容徒托空言獨唱於前卒無和者然惟乎古今抱道之士高蹈山海而不反也吁使任輔世之君子皆澤困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振哉

復哉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

下之滯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滯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耶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

華子

清無

通義卷四

子

華

天下始喬音橋詰卓驚而後有桀跖音實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耶。是滯於色也。說聰耶。是滯於聲也。說仁耶。是亂於德也。說義耶。是悖於理也。說禮耶。是相於技也。說樂耶。是相於滯也。說聖耶。是相於藝也。說知耶。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

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鬱卷愴攘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感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華子

清無

通義卷四

主

此言尚無爲之得。蓋示前三篇之歸宿。地在此者。此念知有天下而已。不以身心役於事。身貴於天下。有者。見以待天下。不以知力屑屑於人。愛天下。如身也。在則神常存。有則事不濫。不濫。即化也。神則不濫。化則不濫。香則不平也。詰不順也。卓特異也。驚殘忍也。遷。喬不指會史。詰驚指桀。此篇只不得已。不臨。臨天下。一句足闡抱道者之幽微。其情必安於無爲也。我以物託於彼。曰寄。彼以物寄於我。曰託。貴身如貴天下。則天下雖託於我。我不利之矣。愛天下如愛身。則我雖寄於天下。天下不外之矣。此二句。只形無我之義。能無我。雖有爲。亦無爲也。解五藏。神散而氣血不聯屬也。擢聰明。外物淆亂。而耳目無管。

捐也尸居無爲也而純陽無私之體常自見
淵默無言也而一陽之復常自聞如此者其
動不以形惟神而已是以念念惟天自不
違也此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順帝之則義
相近此則就自己所獨見者爲言歟累古語
也歟蒸也猶相感也累生之多也其義謂
萬物固於無爲之德各以氣類自
相熏蒸至於繁阜猶曰茂育也
與海在者存之而已有天下而不與焉宥者
於而恤之故視民如傷焉是以聖君端拱乎
廟堂之上百姓恬愉於畝畝之中性不滯而
德不遷形聲和而天地應上古至治之風也
自三代而下洵然以賞罰爲事使民無以
安其性命之真至戰國縱橫則賞之而不勤
罰之而不畏矣南華立有之論有心於復
古者與人處世間日與物接遇有逆順喜怒
不盡忘在乎調之適宜發而中節不失乎同
然之情而已若過喜過怒猶天地偏陰偏陽
也
通義卷四
三
神
則寒暑爲之失序況於人乎原其太過之由
木於堯桀之治一使民欣欣一使民瘁瘁此
喜怒之所由生也由是而善惡著焉賞罰立
焉天下始高亢其行窮詰其辭卓異驚勇於
事爲之問善者爲會史惡者爲桀跖舉天下
不足以爲勸懲何暇安其性哉任治道者
至是亦無所施其術矣而江海山林之士猶
奉奉在念觀有以救藥而痊復之其言雖鄙
說而心則義黃也豈可以迹異而輕議哉聰
明仁義禮樂聖知八者雖出於人爲各具自
然之理行其所無事則亡之不爲失存之
爲得也若心有所悅則滯迹成弊害有甚焉
者矣行所無事則安其性命之情滯迹成弊
則騁卷僥而無音切按毛鼎增韻以僥之
以亂釋之而無音切按毛鼎增韻以僥之
攘附釋字條引爲莊子註續考漢書賈誼傳
國制僥上音僥任庚切下女庚切亂也詳
此經文僥攘字舊以亂釋之則當與於漢書

僥攘音訓同書卷謂拘束於仁義禮樂僥攘
謂馳驟其聰明聖知一人膠擾於上倚望天
下之泰寧然天下僥慕而尊惜之齊戒以言
則神其說跪坐以進則重其傳至於鼓歌以
俾之則樂之無厭其感不可解矣吾奈此何
哉此重數之辭不得已而臨後追而後動也
莫若無爲任物性之自然故貴以身爲天下
則不慮其民愛以身爲天下則能親其民若
是然後可以寄託天下矣寄託互其文不必
分輕重無解於五藏歟五藏而歸於道也無
以時而出其出必神善寂者以時而鳴其鳴
必大皆由已涵養之功以符至神之運天且
吹累物自得也物我俱得天下
下治矣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
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
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剝彫琢其熱焦火其寒
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
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
其惟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
堯舜於是乎股其胫胫無毛以養天下之
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讜堯於崇山投三
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

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
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
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
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
是乎鉞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
脊脊大亂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峨
反苦歲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
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

通義卷四
三十四

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
聖知之不為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梏
鑿柄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嚙反矢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通義此承上章何暇治天下意發問蓋舉證
無為也戒之必有作為以擾之無擾之則
惟順之而已排下驕也進上諂也言人心好
利好勝視勢而縱情每如此上下因殺句承
排進意上下抑揚起伏也囚殺拘縲裁割也
形容排進之心為累之狀或以綽綽降伏剛
強或以圭角入乎彫琢皆勉強願從是以胃
中冰炭一瞬息之間而神馳無際一念起伏
居若淵靜動若騖天憤激亢戾而不能自制
此人心之不可撓也自昔者至春脊大亂言

問言今日之弊故所謂賢者至撓臂平在桎梏之
心無愧而事不知恥又原撓人心而不悔之
故無愧則不知前日之非不知耻則不改後
來之轍也故又曰
甚矣吾不知云云

然後用戒之不治然後有治之名民心不藏
之君而弊於後世之術治術之設與於中古立法
豈欲中規矩鉤繩哉崔瞿不明人心本具之性
善乃欲以政治善天下之心老聃告以但勿
撓之足矣何乃作為以善之今人心之弊多
好抑下尊高所以至於爭競凶殺而不知絀
約所以為柔剛強之道遂廉劇其鋒靡琢其
質善怒外觸冰炭內攻一點冲和幾何而不
銷鑠哉況念頭一舉萬水千山寧靜飛揚天
淵不足為喻此所謂混茫而得渚漠焉黃帝
古無為君民各適處混茫而得渚漠焉黃帝

通義卷四
三十五

為治始以仁義撓人心至堯舜則政治畢具
撓之愈深撓之既深犯之必力故不免施四
肉之誅而天下大駭思害相生理之必至者
也上有不同之治下有不同之德性命爛漫
而無以復百姓求竭而無以供於是鉞鑿推
鑿之禍與天下大亂不可救藥賢者伏處以
避禍萬乘憂懷而苟存以至殊死者相枕於
道路刑罰不中可知矣而為治者乃始撓臂
乎桎梏之間謂已足以任繁劇而善治亂也
殊非悟治亂之由實為自召無異置人於墊
溺而後塞裳力極以為恩非惟彼遭困厄而
已亦勞且憊矣由是知世所謂聖知仁義未
利器也道德經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
而民自樸斯為
不治之治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
原本胎
年字
今行天下
聞廣

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戴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自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閑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

莊子 內篇 逍遙游 廣成子 三六

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戴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莊子 內篇 逍遙游 廣成子 三七

言收精佐穀官氣送生皆善守身之餘事也
在本末先後之間耳彼其物無窮至篇終只
是言自家將還造化與他人之死不同也千
二百歲而入無窮之門形長生也與日月參
光與天地為常而獨
存者神之長生也

山神此戴斗極為崆峒山自古雖有此山
似亦意有所寓斗居天中乾運萬化山戴斗
極地之中也空同當天地之中喻人之一心
處中以制外善居之者物莫不聽命焉又以
人心無所有而無適不合故以名山廣成
子古聖人也黃帝往問至道答以天地之精
渾淪白質陰陽之氣已剋曰殘女所欲問者
猶近乎道女所欲官者殘餘而已去道已遠
何足議哉黃帝退而問居復往問治身之道
始告以無視無聽抱神正形必靜必清無勞
無搖至彼陰陽之原修身之道極矣天地有

通義卷四
天

官陰陽有藏蓋指身內而言使人善求之千
二百歲特授人間短景一紀之數若要其分
靈降氣生化之原則亘古窮今可也自有天
地陰陽則有人有物古乎今乎前乎後乎巧
歷莫算斯為無窮無測而人以為終為極者
以形化觀而不觀其不化者耳上為皇而下
為王此以得道而言不在有位而稱也故雖
時有不同命物之化則一上見光而下為土
言失道之人精魄化燐火骨肉歸塵土是為
虛生浪死徒勞造化之鼓鑄也百昌之生土
反土亦在乎得道失道之分道無得失物有
去來出機入機所以為化今將去女言我不
歸土而升於太虛則與二儀兩曜同其長久
矣當我近我者緒乎與道合也達我背我者
昏乎冥暗無知也人其盡死請衆人終於化
而我獨存此我非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明
妙虛微靈通本來之我不可以色見聲求足
以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也竊惟二聖親傳

道要其載此章初無甚高難行之事易簡明
白若此後世薄俗好奇尚怪設為存想抽添
交媾採取之說勞神苦形以求泰定購冰車
於火山而弗悟者幾何而不喪其所自生哉
吁世無真鑒久矣因伏讀廣成遺訓得
以發余之狂言或將有以狂而取之者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
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
曰叟何人耶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
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
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
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

通義卷四
天

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
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
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
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
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軼
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
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
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下之經逆
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

及草木。桐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隨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滓。冥。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

辭而行

通義此與上段皆言無爲之化。雲將鴻蒙。皆就游行之中。而見此一變之貌也。指脾作。樂也。天氣不和。四句。與在宿篇陰陽并。三。變換文句而已。不知所求。不知所往。無求無往也。觀無往復其真也。不得已於民欲辭謝之。而不得。今乃爲民之所依。不得不任其責矣。蓋有心立法。以爲治。則亂真常之道。是以天地不位。萬物不育也。玄天深遠。無涯。自然之道。猶曰。於穆天命也。弗成。猶曰。不位也。意養耳。地體至無。魂詳心養之方。只是無爲而已。倫與物忘。人倫庶物皆相忘。不見形骸。猶言我忘親親。忘我。我忘天下。天下忘我也。有。

知有爲。出於心神。解心釋神。則寄冥恍惚。功可操。故曰。漠然無魂。即所謂現然以形立也。萬物云云。至不離。言物自化也。不曰養心。而曰心養。則不落。解心釋神。將心提心之弊。後世持志操心。解心求心。諸說可辨矣。凡此無爲物化之機。皆出自自然。不用吾知者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縱加一知。即有意矣。此語指點大同之道。最精。彼此立而名生。好惡起。而情見。無問無覓。則任物之自然矣。物不自生。我默乃德之功。德乃默之成。此篇三意。皆不泯之辭。蓋深疑有知存爲之弊。而重贊無知。無爲之得也。實則本於心養之一訣。是。子者所當知。

通義卷四

於有心。與前章取天地官陰陽義同。鴻蒙以。不知答之。道盡於此。雲將不能領會。而退。洎。再遭鴻蒙。復有問。始告以不知。所求不知。所。執掌自得。故足以觀見真理。又何必向外求。知哉。此數句。發明有以教之。而雲將猶未悟。乃自陳其猖狂。不得已於民之狀。鴻蒙就。其失。謂汝徒務多言。多事。以亂天道。逆物理。敗其點點之天。故飛走草木昆蟲皆失其所。此治人之過也。毒訓治言有治天下哉。汝歸。休乎。無復多問。雲將心疑未釋。在願聞一言。鴻蒙告以汝所疑者。爲心失其養。心者神之舍。養以無爲。則神全。神全。斯足以化。物自化。兩形體至莫然。無魂力養心之訣。至極。則養亦忘矣。萬物絃絃。各歸其根。動極必靜。自然之理。何容一識。於其間。但當渾渾沌沌。守而弗失。知能絕此。佳物自化。何在乎。合六氣以資。

養生說雲將乃悟多言足以害道示默之為
降德在反求諸身而已由是知以澤物為已
任者勞而罔功任天下之自治者逸而俱化
蓋育萬物和天下不越乎全神養心之功古
之神人使物不疵癘
而年穀熟者以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
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
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
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為
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
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乎僥倖而不喪人

莊子

通義卷四

三

文

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
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
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
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
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
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
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
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鄉行乎
無方事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

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
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
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

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羈而不
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
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
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
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

莊子

通義卷四

三

文

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
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
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
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
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
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
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
矣不可不察也

通義此既又原不知無為之化而儼知自滿
者之為害也玩其詞氣義理或東漢已後擬

息事有始終例以大宗師首
篇之旨余故謂其擬莊也
以出衆爲心者同重已而輕彼此世之常情
無異矣曷嘗出乎衆哉若此而欲爲人之國
是覽已往之利而不見方來之患幾何僥倖
乃再唱奇策悲夫有土者之不知蓋警其爲
民上者有土大物也有而不與焉斯可以物
天下之物若執而有之爲物役矣儻能明乎
物物者之非物則奚止治天下而已出入六
令遠乎九州即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義故
能獨往獨來物無與偶坐有斯道非至貴而
何犬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隨和隨答不
達民願爲天下配則不敢爲主而爲客應出
乎感非求應也處乎無響言居無不在也響
字舊無他音以與下文不協宜讀同響獨方
也養生主者然響然讀同響應帝王響疾隨

梁舊註云如響應聲之疾則二字古通互用
此處緣上文有聲之於響字混淆差誤耳行
乎無方動無不之也挈汝適復之撓撓一句
煩難釋諸解亦未甚顯明審詳經旨與道德
經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意同蓋大人之教
主在動而化物遊乎無端無旁而與日俱新
無始終也頌論猶議論論大德之容惟道
乎大同與道無異即道德經孔德之容惟道
是從之義諸解多著意於頌論二字故於下
文說之不通諸大人則無已已既無矣何物足
有哉君千則務學期造乎道是以未能忘物
而所觀無非有猶庖丁始解牛所見無非牛
者昔之君子尚然今之君子又可知矣故思
觀無之人而尊之觀無則絕學而至於道猶
庖丁三年之後目無全牛矣天地生於無者
也德觀天地之所生則與之爲友非過論也
若夫德契自然道超衆類揮斥八極出入
無可以提挈天地把握陰陽豈止乎與之友

者也。就謂南華之論一於清虛而無關治道哉。

褚氏總論是篇大意謂君子不得已而臨於天下莫若無爲故以存民省衆爲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不遷爲民上者喜怒平而賞罰中蓋因天下之自治而無爲治之勢故民易從而法不撓也後世君天下者失其輔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爲事上有儒墨曾史之是非下有析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爲政者不勝其勞而民亦無所措手足矣猶且以仁義聖知爲足以得天下之情尊之惜之案傳國效而非悟其爲撓民之具此南華所以顛絕棄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不至於滄海人心不至於蠹壞從容無爲而任萬物之吹噓鼓舞又何暇治天下哉次設崔瞿之問以發老聃之旨明乎爲治之道

莊子外篇

卷第五

附錄

者罪在櫻人心此析楊桎梏之所自來而桎梏之所以爲利者也故黃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爲本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爲中此所以爲在宥之道焉蒙告雲將以墮體黜聰守根不離所以爲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敘君臣禮法殆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宥爲無爲之別相去雖若不一俾於其所當爲者耳太上云公乃王王乃天天下乃道

莊子外篇第四卷終

莊子卷第五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外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不偏萬物雖多其治一也自安之備無美人

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

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

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

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

事今而通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

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

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通義此篇論君道也化均即含萬物所受而

言其主君也言人心本知是非從違尊卑之

義蓋天下之君皆本之吾心自然愛敬順從

之機而立者即出言善則天下從可見君道

乃人心之固有者玄義即藝就事曰藝就心曰義

以位而服人以能而善器亦止為事與技非
道德也必其器足以協用治由於懷心是乃
本於道德而合於天然之物理也一者生
之本也通於一則萬感皆此一矣又何有於
事非曰萬事不過一理以貫通之也無心於
得無怨也猶曰不計功不謀利蓋鬼神情狀
與鬼神合德彼豈不服哉

義海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化其治不知其
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
於德故物不能離成於天而人自歸往其道
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為而
德合自然所以可久可大其出言作命莫不
聽從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
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觀能
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觀物而物合
乎道則應無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
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以德與天
莊子 通義卷五 二

地合也行於萬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
治人為上縱意乎刑政賞罰皆事而已況以
德能而入於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
天下者無他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為而萬物
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撓之而不濁也民惡得
而不定哉又舉古書有云通於一萬事畢此
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
子不可以不刳心焉能虛心則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
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
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
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

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
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
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
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何利顯之有

老聃者則此夫子亦孔子也刳心畜道十德
無教則萬象森然往來無異矣呼而應問而
答皆無為言之之謂性靈內蘊而不顯曰韜
不達也沛者浩潏而無礙也為萬物逝者為
莊子 通義卷五 三

萬物之所歸順也金珠之藏各安其所也顯
則明三字衍文強為之解顯承十德完者言
能如此則此中明白洞達無一毫形骸故能
見萬物一府云云事心之義知其非頭上安
節無心之旨相貫斯得矣
非能為天地非能覆載所以覆載者道也聖人
謂道無不在然非刳心使虛則無以容道室
虛而後生白也天道無為為以自然人能以
無為而為則合乎天道無為為以自然人能
而德施之於外則愛利之無方謂之謂之
萬物不齊吾悉有之可謂富矣執德備有所
持德成則不待乎持由有紀而後能立也順
於道而大備物孰能挫其志哉信明斯理則
此心足以韜藏萬事與物偕往事物無極
與之無極是謂與化為人斯能化人矣至使

金珠無用藏於山淵貨財富貴皆為外物則
壽夭窮通又孰得而患之不以一世之利為
已私志利也不以天下為慮顯忘名也然
所顯者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
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
累此則心之極致毀郭氏從顯則明為句後
來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貫無隱
范先生連下文為句義長今從之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
不得无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
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
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
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

莊子

通義卷五

四

改

立德明道非王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勃然
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
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
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
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時
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通義

夫子亦孔子道本虛無體物不遺欲見
其極則淵乎其底欲窺其朕則澄然無滓然
即金石非道不具其聲之性可以見無物之
不體也至於金石亦有聲非人考擊則聲不
發是人之考金石亦道之所體也觀此則萬
物之能天平人乎彼乎此乎不可定也夫體

物之能天平人乎彼乎此乎不可定也夫體

道者王德之人也素其位而行素逝也不願
乎其外恥通於事也素其位而性天之機而無
一塵之擾所以虛靈與鬼神無間故其德與
天地同流凡其有應而出之者必有物以感
之非無感而先應也由是觀之萬物之形非
道不生其生非德不顯如金石之鳴德也金
石無聲孰知其為金石考金石之德也人不
焉孰見人之能又孰見金石之德所以王德
者務存其形盡有生之常分以終其天年惟
立德如上帝篇天德仁大寬富以明其道而
人之仰之蕩蕩乎出亦無心動亦無心而天
下莫不從之一乎字見王德者無心於萬物
之從而物自從之耳猶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也其平居之存存者惟內觀乎冥冥而獨見
海日之升內聽乎無聲而獨聞鑒和之鳴是
以不可測而功則著不可泯而跡則微故與
物接也本無而應不窮虛不虛動愈出也時
肆而有所歸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大小長短

莊子

通義卷五

五

大富

近遠無適不宜也末句是冷語不結而結王
德非位也如孔子為七十子之誠服者也
義海道之淵乎濇乎天也金石有聲亦天也
感之而動人也考之而鳴亦人也天人相因
寓物而不能待扣而應耳立之木原猶金石
事非不能也待扣而應耳立之木原猶金石
之為器知通於人猶聲之在考擊也然有聲
聲者存乎其中其德豈不廣大哉心因物接
而出即感而遂通之義蓋能存守此形斯能
充養其在我者則其出動也物安得不從之
乎至於其真見曉無聲聞和則其視聽有非
常人所以者故深而能物則物不遠道神而
能精則精不離神至無而供其求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也時騁而要其宿端曰遠遠曰反
之義結以大小長短修遠六字乃作文奇筆
言舉不逃乎此也修遠當
是近遠庸庸之論得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_反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段擬象顯真。最爲易見。山海經所紀赤水極南。崑崙四海之中。最高。今日其北。猶在八埏之內也。曰登丘。則登高矣。又曰南望還歸。則趨高好明。不知止之喻。所以失玄珠也。玄者幽深莫測。不可色象之名。珠者體圓而光。轉動不滯。深藏淵海之寶。釋氏謂黍米也。與此性靈也。其曰知者。思惟也。離朱者。見也。喫詬者。言也。三者皆足以蔽真性。象罔無

形無影。是所謂無已也。無已。即得矣。得無所得也。知明言皆曰索之。而象罔不以索贅謹嚴哉。莊文也。

世之求道者。往往以知識聰明言。辯爲務。而喪失其本真。弗悟有所謂無知之知。無見之見。不言之言。乃所以無不知。無不見。無不言也。珠喻心之圓明。玄謂心之妙用。惟當養之以晦。然後用之無窮。今乃向明而求。此所以遺之也。使三者索之不得。皆以有心故。若夫象罔。則形亦無矣。心何有哉。乃可以得玄珠而起黃帝之歎。是珠也。人皆有之。耀古騰今。輝天燦地。靜則凝聚。動則分散。心淵塵汨而障其光明。性海濤翻而失其位置。一不能自照。何暇燭物哉。黃帝始以聰明知識爲足。以得珠而不知其爲賊珠也。及使象罔而得之。蓋欲人屏其聰明。知識復還性海之淵澄。則玄珠不求而自見矣。篤信者當知。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叔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_反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

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比

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此由借師以明君道。而教堯者。其所短者。非不足也。隱然言其不善也。以人受天。法天行政也。審乎禁過。有不善未嘗不知。不知過之所由生。無將迎也。乘人而無天。率性而忘天也。本身異形。出於非人。入於非人也。知火馳尊德性。而無停機。測隱常存。視物猶體物而不遺。物各什物。而忘我。已上形容不肖。宿只見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也。衆父。有形之始也。衆父父。天也。不能與天爲一。必於人之優劣。有分別也。衆人不能與天爲臣。必顯其賊。君必顯其疎。如此。不爲君道。臣

道之禍害乎此正教堯意謂堯能如此則不必要缺也堯之如天如日如雲如神蕩蕩難名者蓋有得於此也篇內事無與於被衣者而片見被衣豈以被衣忘言忘能能使天下兼忘之乎抑亦論蓋缺即所以論被衣乎不然元也

義淵由謂蓋缺聰明府知其性過人是論其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尚有為而求冷於無為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為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火馳機謀急速也為緒使則役於事為物絃則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有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蓋缺之學亦為父父耳衆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焉其不可

堯

清然齋

道義卷五

八

夏

可為衆父父故以有為治天下適所以亂之為君為臣俱不免乎禍賊而已此言用知之不足治天下也若夫蓋缺為許由之師而由不許其配天何耶蓋配天乃外王之學而四子所傳者內聖之道出則為帝王師入則為衆父父彼何以天下為哉故由不願蓋缺之所長而示其短使不為蟻慕之羶而得以企其高是為尊師之至術道之切也學者當以心求之朱曰內聖外王不可分離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

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

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

女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

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

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

生萬民必受之職多男子而受之職則何懼

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鵠

居而穀食鳥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則與物

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

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

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

人曰退已

堯

清然齋

道義卷五

九

章

通義此亦後世之言欲被受累之情故示善處之法觀其時則富與多子非所以祝天子者然而堯之無欲亦因以見之矣聖人成德之極君子好學之黨堯請問封人曰退已此與接與趨避荷蓀丈人至則行矣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蓋一機也不可優堯而劣封人義海大哉堯之為君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天下既治遊觀乎華彼封人者亦隱淪以樂堯之道三祝聖人取天下之至美歸以報上以養德也封人申而言之為道之賢及觀其九男二女事舜於畎畝之中富有四海而不與上壽百九十八而祖落巍蕩蕩起平三患之外矣封人之論冥合於堯之迹則亦堯之徒也然其如天如神如日如雲之極致豈封人所能測哉無窮是無窮言迹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耶。無落吾事。佗佗直立反乎耕而不顧。

通義 聖知作法而巧爲生於法以致世降風。移聖智者將欲何爲因時之制要在因其良。

孟子 心而順導之庶幾反朴還淳之方歟再參伯成子高歷堯舜禹三朝年歲不但二百矣。

顯明 無待贅釋。

泰初 有無無有無名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雷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

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

同乃虛。虛乃大。合象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

其合繆繆。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通義 此以無形之氣發端示人當復其初也。形體保神。天能之必具也。性修反德。人道之

當然也。造化之始。冥冥漠漠。無也。何所有乎。一絪縕起而未露。正萬物所得以生之本。虛靈之寂也。此無繼未形露而其後則燦然之矣。已具於中。而有不得已者。活潑無情。無勉強。無怠慢。無一息之停。是天所付物所受之命。其運動不已。適然一雷。則成物之所受也。物既成矣。形神合矣。則生。生之所成爲我。之形。於是百骸所事。皆有其法。則所以保護此神。是於天能也。故謂之性。性者。德也。修外歸曰反。性得其修。而能復其未形之德。造於極。致則與太初本來之無。渾然不二。其虛其大。無塵可棲。鳥鳴之機矣。其聲既合於鳥音。則與天地合德矣。其合於天地者。絪縕然如水之流。如絲之積。不息不壞。豈非玄同之德。而順達宇宙。起於無而爲萬之故。自性修反德。至大順言。

孟子 萬法歸於一。無也。此惟全赤子之心者知之。

通義 一氣未兆。無迹無稱。及稱泰初。有無而

已不可得。以名言是爲未形之一。而一之所

自起也。一立則有名矣。萬物得一以生。各居

自然之德。造化分靈。降秀實肇於斯。而爲人

物之本。雖形狀未親。而氣之清濁所鍾。已有

分際。人得之而爲人。物得之而爲物。是也。且

然猶無離。不齊萬物。羣生種類。不齊而元氣

流行。殊無間隙。此之謂天所命。而物受之以

爲命者也。凡此皆造化密運。莫窺其迹。惟聖

人通化。能以理測之。至於雷動而生物。物成

生理。謂之形。然後人物動植昭然。可觀。世俗

平秦初是又反流歸源以人合天者也同乃
虛則還於本無虛乃大無物足以喻大亦強
名耳噪鳴即穀音之義鳥噪之鳴出於無心
無心之言合於噪鳴則噪鳴亦與之合天地
之無心善應亦若是而已矣夫人與天地為
合非有心有為可致坐忘而自合故解繯若
昏猶子母氣應噪噪同時不知所以然而然
此德至同於泰初之良驗也若是則其德玄
同無天人物我天

下至順莫大於此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
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

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
心者也執畱誤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林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五 十三

來丘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
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衆有形者與无形无
狀而皆存者盡无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
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
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通義卷五 十三

以此人隨所遇而安之而其中之所存者恒
非遇之所能限是以所務固於人情而其順
物則忘天忘已則非人

義海今有人焉若相效先王之治道立法度
以律衆與教化以導民法度不近乎人情教
化不循乎理可天下之不可然天下之不然
所謂離堅白若縣寓者也若是者可比聖人
乎蓋譏當時尚楊墨以爲治而自比聖人者
老聃曰是猶胥徒在國以相易以技相係而
勞形怵心無異獵犬被縛援狙出林皆以能
與而所不能言直指道之微妙難名處以啓
其蒙有首有趾謂凡道之微妙難名處以啓
耳謂不能思道不能聞道者往往皆是也
形者人无形无狀而皆存者道也盡無則至
於俱忘前所謂不能思不能聞者可見矣其
動止死生廢起特人事之代謝若認而有之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五 十三

以爲治在人而已何足以入天平倘能忘物
則天與已不期忘而自忘是之謂入於天言
道合自然無容人爲也此章與應帝王篇楊
子居見老聃問答相類但結語有優劣耳
將闕苑見季徹曰魯君謂苑也曰請受教辭
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

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
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
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

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
物將往投迹者衆將問苑翹翹然驚曰

苑也。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堯舜之教民溟滓然第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長述因其標榜之迹而技隙也。言其風動於此。被於彼。之謂。兄者。讓之也。弟者。後之也。溟滓無志而井下之意。欲同乎德。所欲不踰矩也。如此。則上下心安矣。

其濟博按公忠危臺觀此有為而化者。滅賊

通義卷五

十

章

心進獨志無為而化也。搖蕩猶鼓舞。鼓舞民也。使之心成教易俗。順導之而勿撓。此化之始也。滅賊心而進獨志。則因病施藥。化之中也。至於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化之終也。堯舜之治民。不過此。而奚必拿之為兄。溟滓然第之。治民無分。別貌如此。則是欲同乎堯舜之德。而心有所著矣。凡此皆所以拂有為之治。掃堯舜之迹。而歸乎絕聖棄知之意。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曰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

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

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槲。為圃

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胃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

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

也。子貢瞞謨官反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

曰。子奚為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

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

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

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

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

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

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

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

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

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

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

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淳
樸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
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
所謂。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
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
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
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
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
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

莊子

游然清

通義卷五

生於今

上六一

信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通義忘汝神氣三句言心放於機事不知精
神之所在怠惰其四肢將近乎一身不能保
也。不自得若失已也。不自反不復常也。風波
搖蕩於世哉。而不定也。假非真也。識其一不
知其二。滯於一不通於萬也。治其內不治其
外。守其心不屑於物也。即其見一二分內外
偏蔽矣。不通於二。不屑於物也。即其見一二分內外
知其非真修也。渾沌之道。明白入素。無爲復
朴。體性抱神。不離世俗而已。若此人者。離世
絕俗。汝乃爲之。實驚駭耶。且渾沌之世。用渾
沌之道。今非其時矣。何用理會其術哉。夫子
責善之所聞者。修德之指也。事求可。欲之
善也。善以爲質。而要用信以成之。此正通於
一萬事畢者。也不亦用力少。見功多乎。惜乎
子貢之用其知。不於動而於靜。未形之幾。而馳於
機械。猶幸漢陰丈人之斥折衷於尼父也。

通義今勞就逸人之常情。聲名功利。亦人所
欲。而世有棄至易而從至難。甘藜藿而安陸
沉者。豈土木其身心。而至是耶。蓋見道篤而
自知。明立志堅。凝有以勝之。久則安。安則化
矣。此漢陰丈人所以恥機械。而甘抱甕身。映
畝而目雲霄也。卒使善說辭者。不能回其心
易其操。古長沮桀溺之徒。與此雖本於氣稟
高潔。亦積學涵養之功。何謂學師其勝已者
何謂養充其在我者而已。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
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
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
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

莊子

游然清

通義卷五

十七

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

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之所爲。行

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

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

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

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怡。乎若嬰兒之失

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

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

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

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也。

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神中之蘊者芒猶芒也。多言而出於渺茫無心之言也。風出於苑有有限之用也。橫目惟人之目。橫生於面造名如此。亦其察庶物之密也。聖治平一問即平字見其有不足之意。聖治修政也。德人修德也。神人率性忘修也。上神乘光神騰出於日月之上。故曰乘光。雖有身實無身也。故曰與形滅亡。率乎天性而不矯揉其情。其樂即天地之樂。言言胃欠與天地為一。其樂即天地之樂也。是以事泯其跡。物復其情。此之謂混冥。不曰神人而曰混冥。混冥以形骸觀也。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五

十八

大富

神不形而欲遊焉。苑風蓋厭世。隨陋故慕其注。聖治答以官施。拔舉得宜。盡能則在位者。稱職遺逸者。得升政事之間。畢見其人情物理。而無矯揉之弊。以試格物。天下惡有不化者哉。手撓顧指。遠民皆至。則近者可知。此聖人之治效也。繼問德人答以居無思。行無慮。動靜無心。美惡自泯。四海之民有未得其者。皆願利給。悅安之則修之。天下其德普矣。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皆視民如傷之意。財用有餘。儉則容給。飲食取足。充腸而已。不知其本於利。給天下之所致也。此德人之容儀。見於外而可親者。而非其實。所謂實則有不容聲矣。又問神人答以上神乘光。所謂達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言神人出陽入陰。變化莫測也。上神

神之至極。乘光凌虛。躡景之義。蓋非虛則不能發光。非曠則不能容照也。必至於已之命。斯能盡天下之情。天地之樂。揆之民心。可見天視天聰。亦猶是也。萬事銷亡。本於我無為而已。使萬物各復其本情。是謂混冥。混冥則我亦忘矣。況於物乎。論神人而結以混冥。此又明其所

〇〇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髮。病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五

十九

則

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謂然

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耶。謂已違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

通義卷五

三

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太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通義標枝不自知其高野。鹿惟自親其類。相使不以為賜。相後相助。不以為惠。自端正至

此五句皆形容容閔醉醺無名利爾我之志也。折楊皇華。比俗言也。金鐘。諸解皆謂垂鐘之誤。應上文二人惑。余謂不應重出。前言祈嚮。不得指至德之世。後言祈嚮。不得指道諛之風。比二人又進一層。蓋以瓦缶之聲為鐘。其惑甚矣。況以金而亂一鐘。何遊而可得哉。正俗言勝至。論之喻明者。更詳之釋之。而不推。則誰為可比。誰為可憂。蓋赤張漫稽起方人之問。故門無鬼。以至德之世。進其所見。至此盡滌其有見之垢也。

然後有禪舜之舉。蓋有揖遜於其前。必有征伐於其後者。亦猶有病而後有藥。有禿而後施髮。有病而後有醫也。夫孝子修藥。此分內事。而聖人羞之者。謂不若父無病之為愈也。況以征伐而求治者乎。故引至德之世。以明

通義卷五

三

末俗之澆薄。觀人去彼而取此也。以其不尚賢。不使能。故能如標枝如野鹿。標枝。樹杪之枝。居高而不知其為尊也。端正。應是相正。考下文可見。此四不知。乃所以同歸於道。俱化於兼忘之域。仁義忠信。特世人分別之迹耳。蓋動指淳朴之民。相使而不以爲賜。有而無。責聖之心也。行而無迹。即鳥行無章。事而無傳。則所過者化。此其所以爲至德之世。與善君親之言行。則俗謂之不肖。善世俗之言。行而不謂諛諛。俗非嚴於親尊於君也。蓋臣節主忠。子道主孝。不當以諛諛事其君父也。至於待世俗。則所然所善。不稽其實。未免爲導諛而已。惡其名而爲其實。終身由之而弗悟。飾辭聚眾。以相誇然。卒至於害道敗德。若鄉原之所爲。是其始終本末。謬戾若此。不相生。猶云不相安也。彼乃垂衣謬戾。若此。以相惑。言其猶可化。至於不解不靈。聖人亦無如

之何矣。三人行至不可得也。言世之惑者衆。非一人所能同。大聲不入。至俗言勝也。發明前意。一人垂踵惑而行。所適猶不得。況天下皆惑乎。雖有求至其可得耶。知不可得而強之。又增其惑。不若舍之而不問。夫復何憂哉。此真人見其不可將而自數自解之辭。

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蹠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鵲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鵠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楹於柴柵。外重纒繳。皖皖然在纒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五

三

明

此篇言有盡而意無窮。善學者當得意於言外。厲人之恐。非其好惡良心。乃趨於念取。舍汨心失。其無知無識。順帝則之本性。故以大木所遇貴賤不同。均於失性繼之餘義不。

結以厲人生子。取火視之。言醒者猶不願子之似已。則迷者豈無向善之心。存上之人。有以覺悟之。其本然之天。固未嘗不在也。經云。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可不謹歟。在君天下者。汎觀以道。直行以德。無爲無欲。官治分明。蓋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無兼覆載。故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爲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絕人遠甚。而不應物。心無爲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鬻。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心求。不可以聽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有。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于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畢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於物。物將自化。彼可不不可然。不然。服恭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取。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極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人之恐。子似已。大惑者終身不覺。殘機。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五

三

章

爲樺滑心蕩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
凡此皆以困爲得若楊墨之苦嚴難爲者
也至此之鷓鴣虎豹則非唯薄之而惡之
亦甚矣昔孟子開揚墨以明聖道世世稱
之以爲功不在禹
下余於南華亦云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
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
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
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
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銑開心者故靜

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

通義卷五

三

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
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
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
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
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
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
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
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

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三

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

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

天樂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

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

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

履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

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

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

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

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

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

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

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

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公
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建下與
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
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
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維落天地
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
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
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
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八羣之道也。本在於
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
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
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
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經。隆殺之服。衰
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
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
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最

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
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
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
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
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
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
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
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
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
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
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
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
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
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
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
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

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莊子 通義卷五 子

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莊子 通義卷五 子

本體純陽如乾而無一陰虛也。流行變化，感從此而應，無間可容，聚散也。流行感應，無髮可問，則其先後抑揚親疎尊卑物各付物，莫不得其條理矣。又曰：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者，言廓然無感寂然如鏡，靜也。本體虛明，故有所感，不得已而應之，是動也。其應出於無心，不失本靜之體，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故曰動則得也。憂患不能處，世之憂患不能不近聖人也。整萬物而不爲，庚二句，卽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腐，和者合也。天樂者和之，所生也。波者水之揚起者也。因感而生，同波可累，無鬼可責，皆言體道之功，非效驗也。堯舜問答，天合人合二句，猶孔子願從而後之意。人合乃所以爲天，天者主意，人者工夫，善讀者當會而通之。

莊子 通義卷五 子

言天則地在其中，言聖則人在其中，帝則兼三才而運化，故六通四闢而德行乎內，所以治人化物上爲皇，下爲王者是也。其自爲則入而治已，反流歸源，明道若昧，無有靜者矣。比人之靜，必靜之而乃靜，聖人之靜，豈以靜爲善而靜哉？物無足以鏡心，故耳言其本靜，非使然也。水靜則明，則平，大匠取法亦其然。自然明乎可鑑，可準，以況人之精神，靜極而明，天地萬物莫逃其鑒，一身之貴，何以此而昧者？後役不知止，憊不知息，以至漸盡而莫救，可不哀耶？夫欲求所以完精神之道，不越乎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亦豈外乎此哉？故物理於此而曲當聖人於此而休息雖萬緣擾擾而不生其心，然恍惚有物至理存焉，物不終靜，動斯得矣。任事者責則我無爲，憂患去而年壽長，得其本而操之故也。若是則爲君爲臣無不合道，進爲退處皆得其宜，此聖道法天運而

莊子 通義卷五 子

無積之效也。道之在人，靜則為聖，動則為王。皆以無為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為？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所不為。日月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明則天下之大，本大者立矣。所謂本，宗即內聖，外王之道與天和者也。用其均調天下，則與人樂天，樂天樂者，出於和，其名雖異，所以為樂，則一。猶聖王內外之分，而道本無殊也。蓋物不為，反澤世不為仁，忘乎善惡也。至於忘壽忘老，則非時所攝，非能所係。南華之所師者，師此而已。生為天行，自然運動，死為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即同德同波之義。一心定而無為，天下歸往，無鬼責。故鬼不祟，無物累，故魂不疲，行無愧，平幽顯物何為而不服？此無他，以虛極靜篤之理，體於天地，通於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乎此哉？夫以天地為宗，道德為

學

通義卷三

三

文

考實事上，畜下治物，修身之要，莫越乎此。知謀不用，歸於自然，此太平之至治也。後引書曰：至治天下也，蓋演上文餘意。云：天德者，無為之化，出寧者，無為而為，日月照而四時行，皆自然運動而為之者。故晝夜有常，而無差忒。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君天下者，所以體之以立德，而民莫不歸而弘之，以化物，而物莫不從也。堯於言下，有省如悟，曰：前所為膠膠擾擾，天合之與人合，相去遠矣。以是觀之，堯舜之德，若有優劣，而結以黃帝堯舜之所共美，則又混然無分。此南華立言抑揚，闡開之妙學，學者熟味當自得之。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

是緒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勿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平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

學

通義卷三

三

文

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

又何偈偈。反居謂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

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通義 此章大意。籍中屢見無煩多訓。但記孔李相見之因耳。其相聞必久。故有相規相正之言。後篇則漸相同。相許也。藏書周室可見。正周之禮樂。與春秋為天子之賞罰也。十二經春秋是也。中其說。平其言也。後言猶贅言。非緊要切實之言。可緩者也。各親其親。天性也。兼愛則作意。市恩求名。故曰迂意。求無利。意即私也。放德。猶曰開懷。放心順性而行。即庠節。謂梓臂行是也。擊鼓求子。失其子而求已。非人道之常。擊鼓而求。張皇勞苦。貽笑於人耳。且以驚動世俗。正倡仁義。以亂人性之喻。

道義卷五

義 孔子為見世衰道微。欲以所述之書藏於周之藏室。以俟後世。聖人蓋不得已而託空言以垂世立教。其志亦切矣。老聃不許者。謂道既不行於當世。徒存糟粕。其能有濟。采十二經說者不一。惟氏音義舊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加六經為十二經。一說易上下經與十翼。又云春秋十二公。其經孔子所作者也。此說近似。要之引喻之言。借以通意。不必深泥其迹。中其說。謂當其言。但謾而非要耳。孔子曰。要在仁義。此治世之道。所當先者。老聃謂非人之性。則還淳反本。有道德存焉。孔子答以中心物。愷陸氏音義。物一作勿。今從之。中。字宜音去聲。則不中心。亦不恕矣。故兼愛而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聃曰。危乎。不及之言。所以遠乎道也。以其無私。故成其私。若使天下無失其養。則天地日星禽獸草木莫不各遂其性。各當其宜。人之放德修德。亦若是而已矣。又何必用力於仁義。若擊鼓以求。

亡子終無可得之理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反。而不

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

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

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

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

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

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

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

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

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頽

頽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

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

信。遽竟有人焉。其名為竊。

通義 此與老聃死秦失吊之一章皆在言外。見老子為人所愛敬。此言饋遺之多也。食蔬之餘。棄於鼠壤。暗處是不愛物也。食品生者。熟者見在。已用不盡。而又收積不已。是貪也。漠然不應。不可與言也。服猶行也。謂吾所行者。乃人性之常道。非以舊嘗有此格式而行。

道義卷五

之者猶奔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繫馬而止
言坐馳也動而持舉動莫非矜持也發也機
察而審言動莫非機察之心而且精審猶曰
刻核太至也皆用其知巧自以爲得故不覺
顯露其驕泰之狀凡此皆由於爾衷之不誠
此等人雖在埃野無禮法無知識之地亦名
爲竊蓋以不盜物而盜情也此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爾獨不自知乎去此而後可以語
修身也

成綺見果壤餘藏而疑老子非聖蓋謂
聖人於物無棄取藏之木而棄其末是不惜
物近於不仁下文云生熟不盡於前言食物
滿前狼戾也昔人入訪友將至所居見溪流
菜葉不往亦此意是乃以世眼窺聖人故
以不應應之卻音障訓虛悟昔譏刺之非也
老子謂知巧神聖吾已脫去呼馬呼牛聽之
而已汝先以聖期我已非知我者況又以非
聖責我何異牛馬妄名吾無益損焉吾服也
常服二句四服字解者不一按此即奉奉服
膚之服言其能擇能守也謂吾服膚聖道常
常如是非以擇守爲事而有所服也復當是
徒獲不躁跟也其行勿遠故若此崖則不平
衡則奔突顛則高亢口闊則欲言而未出狀
義則剛介而自矜此所謂似繫馬而止也動
而持非自然而靜發也機非自然而動持之
發之則有心有迹矣察而審以察爲明也知
巧而觀泰機心見於驕色也凡俗以余言爲
不信請觀不由正道之人名爲盜竊之行蓋
痛鐵成綺之失老子曰以下乃壽之之辭

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倘
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
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

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
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
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
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
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
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
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
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
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
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此亦後人托爲莊文以敷演道德經之
語即末二句可見大不終小不遺猶言真藏
真破大小指物也形德仁義言道本不可見
顯露於德而爲仁義故曰神之末奮機起而
把握事物也審乎無假言其心惟精察乎性
真之無待假借者是以雖遇順利亦不貪逐
其應物雖極盡其情亦惟自守其本真即知
維守雌之意世之所貴者書一段讀書者可
以深省其末曰知者不言虛靈之體不言也
言者不知形聲非虛靈之體也世皆逐形聲
而忘形聲之所自故曰世豈識之哉尚冀人
之內觀而識其本來之神也此與道德經語

同意觀彼此上

下文當自知之
夫道起乎形數不可以大小論故廣無
不容淵不可測及乎有德有仁有義皆
神化之末惟至人能定其本耳至人有天
下而無累天下奮棟而不與之偕言物雖動
而我自靜也審乎真道利其能遷窮物之理
而守其本故天地可外萬物可遺其神足以
勝之夫何所困哉惟能通道合德則仁義自
退禮樂自賓至人心有所定故足以定天下
之心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

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

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

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

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

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

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

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

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

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通義此承上章貴言傳書之弊而指明之也

書者言也致用之方存乎獨覺不能自言況

可傳乎故曰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夫

木理之堅脆運斤之重輕前學不虞乎後舉

其疾徐甘苦之節惟自知自明而已豈能措

言哉能傳人邪即此而觀知古人之不可傳

者在我則糟魄乃我醜醜之所出也得意忘

言古人可不死矣修己者將何所從事乎

所求而書非道也悟者因書而明道述者舍

道以求書故桓公溺於陳言輪扁得以進說

以粗論精即事明理無適而非道也夫斲輪

者選材施工所以任重致遠而推行於天下

即懷道抱德而欲有以濟世之譽也其運斤

之妙得心應手而欲有以濟世之譽也其運斤

短之數疾徐甘苦之節一得之於自然有不

容以言盡者矣況神鬼神之於天地之推

其可以言盡者乎痛之老斲輪豈猶於推

鑿之間而勞筋苦骨為哉蓋因道進技以天

合天得其所以為輪用力少而見功多故終

身由之而弗舍也推是理以達於書宜無難

矣桓公帶跡遺心遂謂聖人已死偏也得以

盡其辭而救其失夫聖賢所學者道所傳者

心苟得其心則知有不死者存此道可以坐

莊子

道義卷五

七

庚

天乎至論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實罰
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所以立人極贊天
道者也若夫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
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
已出炳靈獨化地道人道其有不從者乎
夫修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通論然有用
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不知本末先後
之序君臣詳要之宜故也世謂南華立言
多尚無爲而累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
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在出
於天理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
然之理則可以自治具而通治道使君臣
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謳歌
不知帝力謂之無爲可也至若孔子欲藏
書而緒經以說成綺問修身而其容崖然
是皆徇人而忘天所以老聃弗許也惟至
人知仁義爲道之末禮樂爲道之實能天
能人極真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有
逆事樂主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
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
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
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
居無事滌樂而勸是風起北宜作方一西一

東有或作在今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
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天
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
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

皇

之在我也易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故問以
知天答以知人天依於人也六極只是十二
支五帝只是十干合陰陽而言也寅至卯而
木極巳至午而火極之類十二辰皆有盡處
故曰極五氣順布自有不易之度常猶經也
不當指人倫餘說尤與天道不貫此言天運
不真君子當尊奉其消息盈虛而不違也

皇

天運地處日月和人人所共知也然所
以運地處人則莫知也是孰主張維綱之
者意其有機緘運轉而不能自止邪蓋謂天
地亦物也虛空中之至大者耳物之運動必
有使然者第人居兩間而不自知猶磨蟻之
俱旋而弗覺也雲爲雨而與邪雨爲雲而作
邪與夫風氣之東西上下孰隆施而噓吸之
邪已上皆發問之辭而遠其舉問之人或以
爲莊文變體不可以常法拘也六極五常解
者不一以洪範六極五福釋之爲當曉之則
治逆之則凶即義倫教數之分也九疇治書
之事是以帝王由此理而行則治成德備充
照六合而天下戴之以致民淳物阜怡樂太
平上古三皇之治無以加之也按此答語似
乎不應所問考其歸趣義自昭合治道躋乎
上皇則君民各安其自來之機不言而常是所
以答之之道也有上碧虛照張氏校本作在

上陳評道
註亦然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莊子
卷五
道義卷五

四

沈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通義
大道之常太虛無朕有仁可名有孝可見皆有心有跡已爲道之一變故曰自勉以役其德也過孝云者包括之謂不能盡仁則事其親必有所不足故曰不及也忘者不係

念也。人子能情如赤子，不貽親憂，親自忘我矣。天下熙熙，莫知帝力，天下忘我，我忘至貴至富，至願乃天之與我者性焉而已。虛靈不昧，萬有從出，豈不貴且富哉？內重而外自輕，故爵財名譽忘之若棄。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天下不與存焉。是也。莊子不悅於仁之問，乃悉以道之常必也德遺堯舜而不爲，利施萬世而物不知，而後仁孝泯矣。此世俗以親愛爲仁者，也。故真人因其問而矯言之，太宰疑其非仁，遂問至仁。答以至仁無親，大哉斯言！惜乎太宰不能領會，終以親愛爲仁，而又歸仁於孝，不悟至仁之可尊，孝固不足以言之。謂之不及也，宜矣。南行而不見冥山，喻親愛之遠於仁也。敬孝主於貌愛，孝本於心，忘親則事親以適，無所難矣。使親忘我，則不貽親念，行無迹矣。兼忘天下，則與之俱化，天下忘我，則化亦冥矣。猶春風時雨，長育萬物而不恃其恩，此仁孝之至也。故德遺堯舜而不爲，其虛垢褻褻足以陶鑄堯舜也。則豈待歎美而言仁孝哉？蓋謂得其體則用不在言矣。世以孝悌仁義忠信貞廉八者爲美德，徒自困耳。學而造乎道德，則至貴至富至願足矣。回視爵財名譽之可屏除，猶以道德無爲而視夫八者之自役也。此道亘古窮今未嘗有所變，此所以爲至貴至富至願而人所至願者也。

莊子
卷五
道義卷五

四

沈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蕩蕩然，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

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蟄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

莊子

通義卷五

四三

章

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反。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此樂之本也。故乾坤八風以樂而宣。咸池之樂。非後世所得聞。韶舞無傳。僅存於齊。況上古乎。此殆方外天民。或有聞其言而傳之者。莊子挽世還淳之志。不得慰。又惜古德之不作。故書此以寄無窮之心。惺惺如曉曰。懼非恐怖也。心形坦蕩曰怠。非惰慢也。恍惚無稽曰惑。非疑也。懼怠惑。非一時所感。蓋黃帝進德之階。歸宿於愚。其曰愚。故道所以示道。不在知識也。不自得忘其心知也。汝殆其然。精義非余淺陋所能及。不敢臆說。此篇論樂全不及器。正謂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

蓋謂化物之遠。無過於道。感人之切。無過於樂。然求至音於曠寂之中。非樂道者不能也。凡人聞道之初。曾中交戰。則始懼也。少焉戰勝。則似怠矣。及乎情識漸泯。懼怠俱釋。然後造乎和樂。復乎無知。此入道之序也。竊詳本

莊子

通義卷五

四三

次

章三奏之義與齊物論三籟相參奏之以人
行以禮義始乎有作也微之以天建以太清
漸近自然也四時迭運萬物循生陰陽調和
流其聲而不離乎文武經綸盛衰清濁之
間此樂之初奏乎人籟也夫奏以陰陽之利
燭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經能長能柔能剛清
谷清悅以物爲量即所謂地籟也終奏以無
怠之聲調以自然之命充滿宇宙包裹六極
法天行之德而自然無間矣至是則達情遂
命而視聽不以耳目非形非聲而有形形聲
聲者在此天籟之妙也故若混逐叢生萬竅
怒呬也林樂而無形即所以怒呬者求之而
不可得也布揮而不曳厲風濟也幽昏而無
聲衆竅爲虛動於無方居於窅冥則入於不
測之神故生死實榮散徒無常此凡人所疑
而聖人之所考據也天機不張體聽聰也
五官皆備存而不用也至於無言而心悅非
天樂而何禮云大樂與天地同和人之道性

通義卷五

四四

天

未有不和樂而得者樂臻於和而天地應
非人不能成也故此章借樂以喻道使學者
知形氣交和至音階暢無聲聞和物不在乎
金石絲竹之繁奏也末舉有茲氏之頌明至
道至音有非視聽所能接是以卒之於感感
故思此猶類子不可及之見聞知識一時
都混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是樂也需非凡
制音具先天至樂至和充滿天地絳竹莫爲
豈夜常聞解使師襄懼而音聲律呂之
木人舞然則試池之妙豈在乎音聲律呂之
間哉善聽者常不以耳而以心不以心而以
氣則以虛合虛聽於無聽所樂者天其樂全
矣太上云樂與餌過客止養潛之下必有聞
寔而作者吾將與之論樂焉太和當作泰和
儼然當是倘然情悅自失貌茲氏一
本作茲也氏蓋太古無常帝王之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

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
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行巾
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
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
以篋行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
必且數眊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
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
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
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眊邪天水
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
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
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
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
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
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
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

通義卷五

四五

天

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後祖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後祖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之異乎周公也。一作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此篇六層設論大意。只是因時制宜。自量材力而已。其文理次第。秩然可尋。昧重於華。浩然齋。

夢寐漸深也。蘇舜欽狗夢。雖自息下。乃釋其故。以見窮狗之當煖。不可依棲也。舟車言隨時。結梓言隨人。相梨言當可。此此論也。後祖強以不欲言。不能知人。里顰效跡。失意言不能自知。此直指孔子以貧其取窮之故。法度所以適時也。而執迹則弊。至此師金所說夫子而理其窮。於商周之夢。解其困於陳蔡之昧也。而猶遑遑然。復古於今。行周於魯。無異。盡舟而求利。涉之功。宜其應物。轉窮而至於死生相與鄰也。倘能如結梓之俯仰。無心。橘柚之甘酸可口。則矣。必強後祖。以周公之服。責里婦。以西施之美。哉。無方之傳言。古傳此道。無有定方。在任治道者。相時施政。使民宜之而已。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其師金之謂歟。取弟子是聚弟子。昧音米。物入眼為病。於此說之不通。陸氏音義載司馬云。狀也。

音一。臻切。成法。師。疏。直作。僂。夢。中。怪。也。其。論。為。當。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

華。浩然齋。通義卷五。四七。沈。

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遠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

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此後四篇見孔子入道之漸中無主云云言志不專則道不凝外無法則事不達正爲政聖人不強聒不自私蓋以常人之情有無性而非契道之地矣此言孔子志非其志中不能虛所以道不凝也觀而多責一句上

下疑有缺文意言久處仁義則標榜成迹迹有可見則趨名趨利者皆因之而起責望之心也蔬食曲肱飯糗茹草荷簞也無所鑒以

也循大變則苦志勞筋骨等意無所湮即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意用之用八政也末二句謂孔子言凡人聞此而不信者其天德有蔽也不受於外無主於中何由而可得道乎以氣候推也道之爲體不關律歷不涉氣候所以於此求之而未得惟無心而任化者不期合而與之合非求索所得也使道而不可獻至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不可以有心傳不可以私意得也中無主謂內無其質故道不

地然非瓊瑤之器不能容受此不受於外無主於中之謂也多取則毀至而害生仁義久處則述見而多貴至人所以假託之而無滯迹故世間憂患無由及也以道遠故無爲以荷簡故易養以不營故無出則雖物遠乎前夫亦何事之有是謂采真之遊言不容一毫私偽於其間如天之運出乎自然而生生化化未嘗息此人之所以貴道之所以神也而世俗皆以富顯權三者爲是而不讓操操舍悲將無復逍遙之日矣此之謂不休而一無所見以燭之是天刑之不可解也怨恩等八者正之器惟正人能解之不可解也怨恩等樂雖聖人不能盡無在乎中節耳循大變而無所湮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是已已正而後器正器正斯可以正物其心以爲不然則是秦宇不虛何足以論道天門如眼豈容有物哉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穽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昔

夕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此皆見不復詳凡動情者不論小大皆足以亂自然之性負鼓求子不論得不得殊非父子相安之常道鳴鳥白黑不由浴然今世以鳴濡為事者病在不

能忘我雖善亦為矣況自多乎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無異道堯舜於仁義之前故明以攝神昧目蚊蚋嗜膚喻下各得其渾然之真則化物也動之以風治身也玄德不失矣必傑然自標仁義之名以爲道之極致若建鼓以求亡子無由得之也夫鵠鳥之質不待浴而白黑之質亦不必辨雖在衆人知之審矣至道博大不可名言今乃求之於仁義之譽何足以爲廣哉猶涸魚之相濡沫非不親愛視江湖相忘之樂爲何如然今世以濡沫微愛爲仁而不不知聖人不仁爲仁之至也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五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喻予又何規老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

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

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成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兢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五

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平婦人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五帝之治天下月之明下照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屬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然立不安

正

通義卷五

五

汶

孔子

巨丘

樂易

經

道

出豁然

性矣

亦非

•

雌雄之相視也。鳴之相應也。皆以類自爲。雌雄相求。自然之理。故性命不可易。辯道不可壅也。鳥鵲乳至有命。而况乎四句。作請難通。然究其義。化理甚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耳。夫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爲之主。億兆之中。聖人爲主。聖人者。與化爲人。知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非它天地府萬物而獨運乎亭毒之表。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觀夫鵲之風化。鳥鵲之乎乳。無爲而民自化。觀夫鵲之風化。自然之性。成以專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詰。故謂之化。人爲稟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越乎自然之理。專定之功耳。故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以孔子之聖。猶齋心三月而後得聞則大化。之妙豈容輕易哉。

通義卷五

通義卷五

五

文

褚氏總論本篇以天運地處。亦論端設問。日月風雲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三皇之治。體天運而行德教。故無爲而化。民樂自然。次論至仁無親。至貴昇爵。行其無事。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大道之淵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泰和萬物。寒暑備序。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窮。冥天機。俾而五官備則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所以形拘。藩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希於所存。無非至樂也。若無治道。比已陳之制。狗法度。猶相反之相。梨後徂。裂周公之未醜。婦效西施之笑。此明夫政治貴乎適宜。烹鮮在於不撓。爲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與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需。澤長養而熟成之。民惡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嘆其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治聞洞霄之妙。遂棄六經。陳述而究其所以述不出。

三月與化爲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矣。易曰。天行健。此其所以爲運。清氣爲物。遊魂爲變。此其所以化也。歟。吁。一陶能作萬器。無有一器能作陶者。以其非形。然後天地聖人之德。亦若是而已矣。

莊子外篇第五卷終

五

五

五

五

文

莊子卷第六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楮伯秀義海纂微

外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誅。爲亢而已矣。死而無悔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死而無悔
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
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
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

莊子

通義卷六

一

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
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
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
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
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
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
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
德也。故曰。夫恬憺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

矣。平易則恬憺矣。平易恬憺。則憂患不能入。

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

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

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

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

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久非。無鬼責。其生若

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

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

魂不罷。虛無恬憺。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

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

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

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

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

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

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

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

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桺而藏

莊子

通義卷六

二

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
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
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
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
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
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此章大意。只是貴精養神。誠哉學莊之
學者。而爲之也。善讀者。因言可以知人。
其德全而神不虧也。天行言一氣之運物化

言一氣之散。即同德同波之謂。福先猶不可
爲。況禍乎。感而應。迫而動。言不得已而應物
其應出於無心。雖爲而實無爲也。去知與故
則無知無事。循天之理。則順乎自然。天災既
無。物累自免。人非不及。鬼責何來。故能生浮
死。思斷。謀絕。若美玉之含德。天時之有經
也。無恬憒。乃合自然之德。心平則德也。情
則失也。衆矣。越一鵠。能無中乎。今人立乎
教中。而不思爲。避竊計。欲其德全而神不虧
也。難矣。養神之道。貴在無爲。故喻水之清平
寂而常照。及其動也。法天行之健。而蟠際乎
兩間。實本於不雜。不變。無爲而已。此照而常
寂也。精用則勞。勞所以貴乎靜。靜則不能清
所以貴乎動。然於非靜非動。不即不離之間。
而妙道存焉。其爲貴也。豈但于越之所寶而
已哉。同帝。則與天爲一。天即神也。故其精通
合乎天理。至此。夫不可以天道人道分矣。卒

引野語爲證。歸於貴精。而結以能體純
素。體之則俱化矣。非真人孰能與於此。

緒氏總論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爾其意
達世。緒俗苦節。獨任爲天下所不能爲。而
觀人之從已。無異乎穿井絡馬。失其自。然
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歷敘古人
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爲立。孔孟之爲修。伊
傅之爲治。巢許之爲閒。老彭之爲壽。以跡
觀之。似亦不能無倚。然而不失爲聖者。以
其有爲而不累於有。無爲而不溺於無。因
昨之可。而不易於身。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
無。無爲。平易恬憒。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
故不。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何從而至
死生謀慮。何由而消哉。夫如是。故靜虛恬
粹。與物無忤。卒歸於養神之功。而中。以神
藏于越之輪。歸之於身。輕重。爲何如。其去
取。灼然可見。謂世人猶昏迷。若此。故其立
論。始於非。刻意。尚行之。而終於能體純

素謂之真人。則知刻尚者之爲假也。明矣
蓋養生以純素爲本。純素以守神爲先。至
於神氣爲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
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爲哉。南華所以
言此者。蓋欲矯當時學者之偽習。俾安其
性命之自然。復乎道德之純素而已矣。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
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
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
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去德和也。道理
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

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濫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

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僥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性矣順而不一者起心欲順便自不一不
故不安示安必不順沿流忘志是生法度也
心與心識上下彼此以心識相角卒至於亂
時之不可止也反一無跡守其真淳與民相
忘於無事也深根潛龍在淵寧極萬籟俱寂
智窮天下以知巧壓服人心知窮德以已之
所明者推極於言行之間求無滲漏是有心
造作非率性之自然也此章聲氣體裁皆類
東漢蓋因莊子少仁義而取禮樂故原仁義
禮樂之初起於良心而狗名失本者之基亂
也君子思不出其位無所待也今日深根寧
極而待即此一待有爲而爲非天德非王道
矣檢不深寧不極矣香冥之幾
聖狂攸判豈莊子之心聲哉
諸解並以俗學立說陳碧虛照張君房
校本學上無俗字其義簡明言性本自然不
假修學今之學者貴乎日益以要世譽是治
性於俗也而循刻苦進學以求復性初博而
莊子 浩然氣 通義卷下 仁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學與思長
聖賢資之以進修而南華不取何邪蓋賢者
以內學爲學近思爲思聖人以絕學爲學蓋
思爲思所以異乎世俗多聞博識之學也出
內學而至於絕學由近思而至於無思聖賢
之能事畢矣俗主靜知主動靜生動動生矣
矣酒得中而和理出焉和者德之粹理者事
之宜一者皆吾性中物非由外燥也世人知
恬不能交養動靜所以或偏利害相摩生火
焚和而真性虧矣惟知道者動靜不越乎道
應物而不藏存恬以養知知生而不用又所
以養恬性極平和事盡其理而天地之和應
矣此修身以及天下之明驗也後敘仁義忠
禮樂忠字許郭註成蹊皆當是也治道至於
尚禮樂則愈下矣所以亂繼之機樂非能亂
世而繼之者不能無亂勢使然也若能由禮
樂而躋乎仁義由仁義以歸乎道德斯爲彌
禍亂而致隆平之術也歟原夫鬼神守其幽
華 浩然氣 通義卷下 人 坤

如成其得失果何如哉古之隱士知時命之
謬而安之故德隱身不隱雖處亂世而和光
同塵善其能及今之隱士窮身避地名隨迹
影不安其所食有行惟而召譽者反一無迹
則明道若味深根寧極則良賈若虛所謂隨
時隱顯能龍能蛇則此身何往而不存此道
何時而不可哉文中子天隱人隱之說蓋原
於此辯知者哉身之具故存身者不取焉夫
下之德歸於玄默無知而已魏言獨立不離
羣處其所謂靜定於此足以反其自然之性
何必他求哉小行小讓形容所見者小故為
道德之累大人者正己而物正則至樂全而
本志得惟其性命足重於內是以軒冕可輕
於外儒來暫去付之無心若寄去而受者奇
來則必樂樂必荒矣已因物而喪性因俗而
失則冠履倒施欲化天下之民也難矣行身
當是存身
危當是避

卷六

通義卷六

九

邵

褚氏總論是篇主意謂人無超軼絕塵之
見而苟徇世緣漸失其本皆性滑欲於
俗者也雖未為顯惡而妨道為尤甚況又
益之以外學亂之以妄思而欲復初致明
是猶適野而北其轉也真人又慮學者憚
其虛無渺莽無所致力故為恬知交養之
論使人易入焉夫人處世間酬機應變不
能忘知知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
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恬存久久調熟
二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為至和符性命於
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
之人處混茫而得濬漠雖有知而無所用
則其為化也博矣奈何政失淳和俗趨浮
薄難道險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而
不可復也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
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
其間尚何以知辨為而其

求耳此聖賢處時以自全之道
也南華心事亦槩見於此云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
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
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
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
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
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
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

卷六

通義卷六

十

邵

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
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
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
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
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
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
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
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

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礪石之在太倉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愛。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

季子 通義卷六 二 章

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今故。故達而不悶。撥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

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音卑又音哀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食汗。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

季子 通義卷六 三 章

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
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
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
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
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
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
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
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
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
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
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
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
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
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
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
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
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也

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
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
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
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
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
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
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
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
德。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
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衆懷萬物。其孰
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
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
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
也。若騖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
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
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

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
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
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
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
在乎天知夫天之行本乎天位乎德
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
是謂人故曰無以入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
得德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莊子

逍遙游

五

何明

此承上章小識小行之意而明其病下
通德也大率後彼首篇鯢鰔之論而枝葉加
繁中問自細視大一反意亦精到可謂大理
即下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此結構豈能
離莊者哉遠而不闊二句外物不動於心也
之喻讓在戰國時稱曰昔者則非孟子同時
矣北海若曰以道觀之則一死生非遠反衍
倫曰反復凡物有餘則復返也雖平若有君
而不一與仲弓問仁章意相似不位形日衰
得無以得狗名二得字強解亦可通但不若
德字為平易耳謹守而勿失雖承上三句何
能反觀即此一言斷非莊
子得餘義皆明不替
為言故秋至而河伯欣然東至海則望洋而
數無怪于海若者引非性夏蟲之喻鑑形容
北海之太不可量然計四海之在天地中

莊子

逍遙游

六

章

國之在四海莫若馬體一毫末則安知天地
之外亦有大於天地者乎故是篇借河海同
答以明小大多少之分與鵬鵠之論相
類文體機軸變換愈奇海若首答大意在曲
士束於教欲有以杜其自多之謬使為大方
之歸而已矣辨論極致詳于後人能知夫物
量時分之無常又何終始小大多少之足觀
哉明今古之不停則此理自可見矣遙謂歷
時之久投謂推移之速不問無厭其所生也
不貳無求其生也修短定分安之而已人
固不能無生不能無知而經云不若無知不
若未生者蓋為世人不務真知而求妄知不
務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而追無窮忘素分
而希分外在己之利害不能自明何以定物
理細大之倪域哉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
問是也不若未生體不願人間之勞是也
然既生既知矣將何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為
生不知為知則於吾生何累於知何有哉自
細視大至於不盡而止非大止於此也自大
視細至於不明而止非細而無形也精者細
之極瑣者大之微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故
有成壞精可分故無形大至於不可圓則非形
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
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
不能及也言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惟
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為先而不以仁恩自多
不為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此下皆述大人
之行與乎世俗以至佞諂亦不賤之則君子
小人聽其兩行是非小大不足為辨又何爵
位戮恥之足為勸懲哉由是知大人虛已而
道德自歸非越分而求也夫道德至貴也求
之分內而足則亦至易也今世人乃棄內而
求外舍易而趨難不亦惑乎物無貴賤已物
兼忘也自貴而相賤設此未忘也貴賤不在
已忘已任物也因大而不因小而不因物而
宜也以至功趨之有無知非相反而不可以

計

八。班。

無

何樂

行前意。六夢蛇蛇以足之少多有無相憐是著於體也。心與目之以內外勞逸相憐是著於用也。皆物之妄情耳。惟風有體有礙而實無體。人能成大膽。有用則動。化萬物無用則入屈伸從世。體用兼資。出處兩全。終不失道。人見其小不勝而輕易之。及積而為大。勝則不止。乎拔木蜚屋而已。豈有心於勝物哉。天機所動。自然而然。彼河伯海若貴賤少多。大小精粗之論。亦如異類之以妄情相憐。而不悟物物皆具自然之理。無容憎愛於其間也。夫形數之少多。介止之遲速。各安其自。然則其不足乎道。此聖人處世所以無往而不目憐心之旨。遠而不論。疑獨結以有心有目。然後有所憐。其說得之。

通義卷六 十九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

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此言入軍不被甲兵。以實秋水篇前知安危等意。而策之以時命。以見君子之所守也。匡衛邑也。宋甚遠矣。宋即匡。君子於貧賤不以其道得之。則安處而不去。知命有所制也。故曰由處矣。危其安於所遇也。

此章明死生有命。窮通有時。故君子不立巖牆之下。亦不求生以害人。臨大難而不懼。知命有所制。則盡人事於平日。安天命於此時而已。蓋內得其至富至貴者。則外之窮通利害不足。以動其心。卒致將甲者。知非辭而退。有以見人不勝天。而以弱制強之驗也。非聖人燭理之微。自知之明。何以與此。

通義卷六 二十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音井之蠹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音解與科斗。

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驚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龜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蚩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龜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真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闥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

莊子

外篇

通義卷六

三

文

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巨却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魏牟公孫龍事列子籍中與此不同蓋二子皆當時辯士互有得失故紀載若此列在莊前或者牟龍二子學有消長故此優劣而分龍勝此章大意只是形容莊子之書不易讀非得莊子之心不能讀也亦以申明小行小識之傷道德者以愚論之莊子必不自街若此豈猶二戴之禮出於衆人之所記故多據入附會者乎邯鄲之行謂步履容動人觀而後入敬者國能猶曰國是言其行動之態優於一國也失故步而匍匐者要獨學成能文是以匍匐而志舉也

莊子

外篇

通義卷六

三

文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則名器非所負矣

莊子辭召以神龜為養甚真切蓋賢才之士為國排難固治實有賴焉而成功也集身或不免猶龜能靈於人也昔陶隱居盡二健牛以答詔一拘窘於鞭繩一優游於水此志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鵲子知之乎未鵲鵲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鵲得腐鼠

鵲鵲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

國而嚇我邪

此二子相識之因後

漸交密是以有過墓之悲

知練實醴泉之味君梧高潔之棲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鯁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

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

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

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

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

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

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

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

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

濠上也

在濠之上也人亦於陸存濠之下者也魚亦於

水而樂其性本無可言惠子之言起識遂生

辨詰循本者指點於游未言之時曾次自適

故曰知之濠上也不在濠上不知魚樂見庭

草間驢鳴天機

觸於無心者

已性者無以知人故在物多滯迹莊子之知

魚以性會之也惠子不知莊以形問之也

讀此章莫不喜惠子之雄辯視南華之聖若

不足攻豈聞循本一言而五車之學無所容

梁則惠子之本可知矣經中往往力救惠子

之失未有若此二字之切至者蓋使之反求

而後其性本通乎物理之同然則彼我無間

於大情動寂皆歸於至理奚待入水而後知

魚哉再詳經文謂莊子不知魚之樂全矣全

猶必也猶言全然不知魚樂之意碧虛以樂

全名動似失本旨今擬名循本章庶幾經意

海所見隘陋雖知有聖賢在前然欲企美
倫餘子學行反失故蓋以所短而節所
長越分而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曳
尾於塗中鵲巢豈計情於腐鼠皆歎時之
濫薄傷道之不行也終以莊惠乘梁之論
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畧而不相知手會
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
知魚之樂固無足怪而競言辨之末忘性
命之本者斯為可怪矣此語非獨鯀惠子
之膏肓所以警世之學先生之言而媛姝
自悅者無異河伯之自多於
水也故以結常篇之旨云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莊子

外篇

至樂第十八

三

六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而朱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
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
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
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
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
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列士為天下見善矣

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

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

人故曰忠諫不聽踴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

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

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

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

反胡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

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

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

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

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

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

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

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

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

無為哉

此章大意言世俗安其危而利其菑樂

其所以亡者故曰吾以無為為真樂又世俗

無不為也則其所謂無為者可識矣

是篇首歎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而樂保者生故
人安其素分無所為撓去就於其間則亦莫
樂矣惡哉天下所樂者富貴壽善厚味聲色
也而俯伏之機莫測美善不可常有有所下所
苦者貧賤天惡所求不得也苟遊乎物物則
已猶可忘何外累之能及今觀夫富者之苦
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否詩者之憂不
皆厥外其形去道遠矣列士之不足活身亦
猶是也故忠諫勿爭徐有以啓悟之則君無
過舉臣得盡職君臣之盛也若夫子胥因平
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善邪觀俗
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為樂矣而世
俗以爲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必知至樂之
無樂至樂之無譽者然後安於無爲始可以
定天下之是非矣夫欲求至樂活身者惟無
爲近之天地無爲而清寧故萬物
皆化人而無爲物惡得不化哉

莊子

通義卷六

三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
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
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
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
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
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
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
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反

此莊之言不哭之故也。蓋就衆人之習情者
而開論之也。若莊之習襟一了便了，不必推
求其歌者，蕩然其槩然者，猶登木之歌，倚門
之歌也。倚門登木，自
而處之，然何也？蓋究其形氣之始，悉本於
無雜乎芒芴，有氣有血，有形有生，而情識愛樂無
所不有。至若親姻情好，假合須臾，耳惑者認
以爲實，緣情生愛，因愛生貪，滋長業緣，生死
纏綿，害形損性，一何愚哉！眞人痛憫凡迷，方
便開喻，謂天下之物，生於無成，於有有歸於
無，此自然之理。金石有壞，況於人乎？須臾
眼觀破世間，使無一毫障礙，青天白日，萬古
靈明，固已無容憂喜於其間，而又鼓盆而歌
者，寄聲於無情之物，所以矯流俗哀號痛泣
通用其情之弊。若云易悲爲喜，則亦不免於
偏見耳。列子載魏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
哭。人問其故，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
子死，與向無子同。吾何憂焉？此達人大觀所
以異於俗也。然則物外，儻木不足介懷也。宜
矣。樂字說之不通，當是慨然歎也。芒芴宜讀恍惚同。」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
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
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
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
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
焉？」

莊子

通義卷六

三

柳者痘毒之名如蝨腹人面之類屬然之惡痛楚也子惡之乎憎惡也故曰亡吾何惡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言此身借太虛之氣會合而有生今柳又生於此生之附亦如塵垢之集於器物之上耳人生曰

觀化今日化及我者還於化也
按柳生左肘其語頗怪諸解畧而不論獨呂註偶與管見同乃為說云柳者易生之木左肘軍用之臂臂軍用而木易生猶無心無為者之速化也夫肘動物也柳植物也動植異性形質亦殊動者俄化為植在常情不能無怪然物受化而不自知故處乎大治之中者例莫遁焉倘悟吾生之為假借塵垢則肘也柳也均為物耳何所容其親疎愛惡哉由是知萬物與我同一化機然非靜極無以見所以清介叔觀於黃帝之所休而化及之黃帝土德主靜休亦息靜之義靜者化之體動者化之用觀化而化身與化俱者也身與

化俱何往而非我此言有情化為無情者無情亦或化為有情至樂篇種有幾已下可見皆造物所為耳行小變而不失大常無適而非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觸獨音觸獨音觸然有形檄

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

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

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

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

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觸骸枕而卧夜半觸

骸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人

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

子曰然觸骸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

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

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

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

欲之乎觸骸深矐感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

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言而謀復其生正人間之勞常情所迷者不能棄所樂而復生枯槁斷滅之見也皆非天機之自然也若然乾坤息矣順世無情免夫

通義卷六

南華致觸骸五問可謂灼見世情愛患之端據觸骸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及哉觀

者往往於此反疑其樂死惡生誤矣蓋見世

人貪生惡死營營不息喪失本來之我則此

形雖存與死何異故立是論以矯之庶警悟

其病一猶良醫之因病制劑損彼所以益此

多積以資業也知死之為息則委而順之不

析於而增戚也如是則生而無勞死而無苦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何往而非南面王樂耶

陳碧虛名此章為兩謬所以破二見之惑其論得之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

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

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椿

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里轉。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詭譎為平。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異故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福持。謂條達而福持。此言世無大受之人。使帝皇之道不能明。非所謂不是知音不與彈也。

得之於造物。無容益損於其間。今回與齊侯言先王之遺。將不契其素心。則惑以爲反復。其言矣。故繼以海鳥之喻。對大半而不收。意使求其所適。而合其性情。則物我之養。皆得其是。以聖人不一其能。順物性之自然。也不同其事。度人事之可否也。故名止於實。而不浮義。設於適。而不過此條理。之所以暢達多。扶持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觸體。攬蓬而指之曰。惟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魚。得水土之。際則為龍。蟄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蟾蜍。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鵲。撥鵲撥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醯。生乎食醯。黃輒。生乎九猷。猷。生乎腐蠹。腐蠹。生乎羊奚。比乎不筭。不筭。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通義 生機不息無所不為入於機自而無也出於機自無而有也此舉一端以見之也腐齋謂墜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者龍燭之衣苦近岸則厚故曰衣馬與人本是草却不明言此其

華舉此章自種有幾至馬生人詳見列子南變化之不知性者以明人死生之理耳目不可但知有不化者存足矣按經文所載雖未悉通姑以文義考之當從二語字為句次九賦腐生次羊奚至清寧為一句參諸音義亦然成法師疏乃從願裕黃觀裕為句恐非經意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斯爾為食醯生醯生平順裕願裕生乎黃觀裕生乎九賦九賦生乎平順裕生乎黃觀裕生乎九賦羊奚北平不第久竹生青寧云云此則排句

通義卷六 三十三 何明

整齊第加衍太繁文無變體非南華文法也續考列子註引爾雅熊虎配豹山海經南山多麋豹郭璞註豹之曰者貌程

是難之別名難之約之別名也此篇指氏不為總論意其指無不明也即其以至樂名篇皆唱無為繼以死不必哀疾不足惡且意死者不願生則以有為之累明矣孔之憂顏益見有為之徒勞不若順物守己之下擾未引列子乞食一段以見物化之無窮智慮不能測終於無為而後已也

莊子外篇第六卷終

莊子卷第七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雜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懷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死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

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

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通義 生之來去不可卻止言氣機之往來有一定之命所謂循是出入不得已而然者正

平者心體虛明必正必平功造正平則形神
無累矣心不應跡不捷事與生不必遺棄而自
養生之義形損而全精耗而復則反本還元
去敵就完是能移也工夫如此不息日新
精漸躋純氣之守命本百年今可倍進非推
天之意是謂
反以相天也
夫子既陳而絃歌知知生之所無以爲也
安其生而益之有不離而生亡矣生之來不
善養以致之形不離而生亡矣生之來不
世之人以爲養形足去不可止過養以傷之
養非其養也生不足爲以其因養而亡也然
有不可不爲者若饑食渴飲之類其爲也不
免以有世之何累之有正平謂視物如一而
與世俗之生道不同故曰更生更生則近於
道矣事不足棄我能轉物也生不足遺我亦
忘之也然形全精復則本於棄事遺生由
相以致精也與天爲一斯其極致與夫世間
萬物皆稟天地之氣合則爲物之體出而有
也散則復還天地之始歸於無地也形全精復
則能通化故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在地人爲人
遇物爲物也精而又精謂純亦不已反以相
天則歸乎受氣之初造化所不能役此處達
生以造乎忘生之妙也爲世
爲形義亦相類互其文耳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
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
夫異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
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
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
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
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
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
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
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
胷中是故選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
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
傷也復讐者不折鎖干雖有伎心者不怨飄
瓦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
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
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民幾乎其真
關尹此列子以所知者設問答以自決亦以
開道也潛行於水也造乎不形無始也止乎

無所化無終也不厭其大不自滿也不忽於
人不棄事也物焉得而止言過化存神者外
物不滯其太虛之體也餘義皆明

之守一語盡之蓋人獸草木虛空金石有情
無情不離乎氣人則得氣之純仙則能守此
純氣而抱神以靜故其動也物莫能望火莫
能熱危莫能探也夫貌象聲色物無相遠又
奚足以相先舉不離乎形色而已然則所謂
先者物之自化則萬物之終始可見矣得是理
而窮之則物焉得而制焉故將處乎所受之分
與天合德通乎物之遊乎物之至極一情養氣
矣其形可忘其神無間物奚自入其舍哉次
論醉者全於酒聖人藏乎天故莫之能傷也
鎮于飄瓦喻無心無情雖觸人而人不怨况
乎

李

通義卷七

四

陳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
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
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

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
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
謂乎

此即事以演老子之言以見孔之信老
也承蜩持竿粘蠅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
而不墜言練習之熟神凝而物定也厥株拘
枝言其形之不擾不反不側言其心之不搖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
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
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

李

通義卷七

五

夏

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
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
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
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
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
內拙

此與上章言習熟若性成此則言外
重者雖習不能熟尤見忘之不可分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視腎學生吾
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

夏

楯之上聚

十

心法

此以所氣可知

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

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

內之煩壤。雷寢處之。東北方之下者。陪阿。鮒

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洪陽處之。水有罔

象。丘有畢。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

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

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

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殲。桓公

莊子 通義卷七 八

輒反。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

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疑妖而病。聞羈而愈。固常人之情。或謂

鬼之有無。盡由心造。此則迂儒執一之見。達

幽明之故者。知鬼神之情狀。易曰。載鬼一車。

伯有為鬼。禍盈福滿。謂無鬼。神可乎。此見桓

公之羈有命存焉。幾故先見。或曰。羈以

得仲得仲。亦命也。尸蟲出戶。亦命也。

以妄而止。妄迷不藥。而致疾。則非藥所可痊。告敖

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明

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

結覽虛白內融一塵不留萬境莫撓則鬼何

由而見病何由而入哉據所載鬼名似涉怪

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夔罔象之說左傳新鬼

大故鬼小史記滴池君獻璧之事則鬼不為

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兩不相

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紀消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

也方虛憊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鬪

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

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

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此即雞以狀進德脩業者之始終也具

美質者初焉自大無所角而誇既知養矣時

莊子 通義卷七 九

或逐於聞見養漸深矣神定氣充不畏外感

養既久矣則外感不辭而中存坦寂已忘其

機物忘其類不動

如偶動則物從也

景有所逐而忘內也疾視而盛氣內充而發

見有意於勝物也望之似木雞則內融而外

化遺物而獨立異雞無敢應見者反走矣此

明養氣以全神神全而威著之效也人而學

子

256

313

華

浩然齊

通義卷七

十

夏

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有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音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與前操舟大旨畧同。雖言入水不溺之故。實指素患難行乎患難。未嘗不自得也。

呂梁丈人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為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為私人。亦無害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性而不全。哉。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章。即同無忤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為涉世之標準與。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

華

浩然齊

通義卷七

十一

夏

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此言因材而為。各成其天。任責者非純心。歛神亦不足。以盡物之性也。鐻者。荀篋之端。刻為禽獸形者。梓人小藝。猶以無外慕忘形體。不役於物。乃能施其工。欲成天下之材者。可知矣。

未嘗耗氣。則神全矣。又齊以靜心。是謂養神氣之道。故見於用也。其巧專而外骨消。觀夫木材。天性合鐻形者。然後加手。則用力少。而見功多。此器之所以疑神也。然而以天與焉。人而能不為慶賞爵祿。非譽之所移。則此所舉措。何往而非疑於神耶。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君子不竭人之歡。不盡人之情。以全交也。至於自用。勞神理勢。必敗。况馳騁於外者。形神俱勞乎。此言竭媚君之才。以從君欲者。失已傷物。類如此。

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鐵組者總統於此而成文於彼。喻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也。獨百謂圓駟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猶求則非惟馬敗而人亦勞只公客而不言惡其沮志也。少頃而驗斯表先見之明然於危已無濟矣。世之聽忠而不能用者其失亦若此。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莊子 浩然齊 通義卷七 十三 夏

此言忘之為德。以見無為之境。像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者。為方圓但以手轉。不須用規矩。故曰蓋由其手。指與方圓相忘。是以不必疑其無式。而後稽考其中度否也。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故字應在句蓋猶言職此之故也。忘足忘要。知忘是非。起下會適句。會者合也。心與所學相融。如特習而悅。四體不言而喻之意。始乎適而未嘗不適。初尚有適之情。至於無往不適。則所謂適者亦忘之矣。此之謂真適。

論蓋字尤有理。腐齋於蓋字頗費辭。而後論精到。合二家之長。斯為盡善。經意不過謂達生之人。心通物理。而物與之合。非區區求合於物。故其巧妙其功。深徜徉於世而未嘗不無往而適。是為忘適之適。蓋人處世間。能與物通則非適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孽。育跛蹇。而比於人。

莊子 浩然齊 通義卷七 十三 夏

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

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廳以車馬。樂鵠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此亦明小行小識不足與聞乎大道以表失言之可悔也。孫休志在要譽。非誠自修者。不遇而怨。小人之尤矣。慶子語此。至人之德。豈亦聞見自信。未臻身有之域乎。明汗者。自潔以明他。污也。驚者。許所聞之異。遂至惑於趨向。而廢業是以仰天而歎也。不然者。知教當因材。不可驟等也。故啓者。隨件開論。漸次引掖也。養鳥之論。義見前篇。末綴中復設。

通義卷七

十四

夏

載廳樂鵠二論亦是文藝中引氣充神之一技。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遲庭矣。故篇中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虛遺耳。目則外靜。然後彷彿乎塵垢之外。凡人世有為有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用。莫長可宰耶。今汝飾知脩身。昭若日月。以攬世間之禍患。得全形無天亦幸矣。何暇乎天之怨哉。此所以深警其迷而使之知復也。海鳥之喻。文意顯明。褚氏總論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命。在天而莫遠。或以故而滅命。儻達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無。以爲者。已之命之所無。奈何者。達之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

莊子

通義卷七

十五

夏

史離也。請觀醉者之墜車。離者之於鐵干。則亦何所容心哉。承明操舟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畏途在手。鞭後而戒危。說此喻貪爵者。不如見鬼。顯不能冥妄者。多惑此。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止。可謂詳且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爲求之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有出非震不爲。幸而可逃。智而可免也。在乎修人事。以順天理。求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若谷清修。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而治人。亦不過美人倫。與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而已。然則知生爲可重。而能警惕乎。狂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而似木雞。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鐘鼓。憂悲。蓋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已之生。推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廢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則不然。无譽无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无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

莊子

齊物論

逍遙遊

十六

夏

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夫問斷時。問難而逐。言詮也。出口即有覺。故隨口似之。而非也。自指其言。似可免累。而實非。免累之道。以其猶有材。不材之可見也。惟不以免累爲心。一任道德。而卷舒無我。其疏應之有累。無累。非所與論也。大抵物以資用而受戕。天也。非人所能庸心也。命定於木。用必以材。命定於禽。廢必以不材。其所取於世者。生質定之矣。惟無可用之具。則木不召伐。鴈不召烹。尚何材不材之足論哉。試觀天道之循環。得失不以心。思必也。

往。爲聖賢者。無不因學而成。學聖賢者。往往徇迹成弊。唯得心道。迹斯無弊矣。木以不

材而生。鴈以不材而死。此可見之迹也。然其所以生。所以死。豈專在乎材與不材。亦有保乎。所遇焉。故其人將廢乎。材與不材之間。猶以爲未免乎累。而欲脫去之。特未知所遇者如何耳。能不係乎材。所遇係乎命。或謂材屬人。而命屬天。則截然二途矣。蓋材亦出於天。而成之在人。命全之在人。而有係乎天。所遇則天人相因之迹。而美惡之所以著也。故材不材之間。賢者之事。超三者而無累。則入乎聖矣。是以必至於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然後材之所不能役。命之所不能物也。故聖人不貴材。罕言命。鄉字舊無他音。今與向同。

莊子

齊物論

逍遙遊

十七

夏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

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罟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

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憂。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无形倨。无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无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者。向也虛而今也實也。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居塵出塵此章之大旨中間舉名舉相皆指吾固有者寓言以寄意也送者自崖而

莊子 逍遙遊 第七 十九

反猶老子語南榮越以借來者衆之意有人者我役物也有於人者物役我也二者皆非爲己之道若堯不以已役物亦不爲物所役則何累何憂大莫之國結前建德而後取喻以無心爲歸宿文氣便自悠長三呼邪之上雷疊三呼二字此譬曲盡人情學者當知道不遠人者如此

也今魯國君位無異乎文皮之賈禍信能烈形則外皮自去酒心則內欲自除超然遠俗是遊無人之野矣到此恐侯渺茫無據又設建德之國以誘之作不知藏見在而足與不求報施不爲恩又安知義理之所適將哉所以恣行而不離乎大道也可樂可憂言安生於死去國捐俗則舍其係累與道相輔則歸於無爲若是者可以至於建德之國矣魯侯未悟又慮道遠而無舟車告以但能無以君侯自尊仍無戀此國位以是爲舟則可往矣又慮幽遠無鄰無糧曷至故凡著物滯有者畏墮於虛其患常若此又告以少費寡欲無糧乃足君其泛乎道德之海而無崖無窮送君者喻爵位嗜欲平日相從諸熟者一旦棄去而遊乎無窮則向之相從者望崖而不可進遂與之日遠矣夫有人見有於人皆不免憂累唯能若堯之蕩蕩無名斯可免患願君去累除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莫即無也蓋由無人之野斯造建德之國遊大莫則德亦忘矣即逍遙遊所謂無何有之鄉是也塵船觸舟備見前解無須更離居然不免於患舊從居爲句諸解多因之

今定從離爲句居屬下文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

莊子 逍遙遊 第七 十九

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疆梁隨其曲傳因而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國語為墮於郭門之外來者弗禁多寡弗議也往者弗止無亦弗惟也蓋謂喻意於民而聽民之自願是以今不煩而事易集也一之

死有大塗云者言抱大道以御事則一而不設又豈持此小成哉

金石奉天之器應律呂調陰陽國所當備者而賦歛於民以爲之則宜難成也今乃

三月而成上下之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是也惟其成之速故問何術之設而致是答

以唯知純一是守無敢有所設也既彫既琢始於有爲復歸於朴終乎無爲所以至於無

識而若怠若疑也萃乎芒乎送往而迎來若查止從其疆梁也來者勿禁隨其曲附也往者勿

吾能止此而上下二懸猶足以不擾而辨况懷大道於身者乎蓋其謙辭也此言以道屬

物者無往而不從容執物而障道無往而不存乎其間則事成而民不害也所謂有道者何守一復朴而已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

事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曰然任曰子

言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翬翬然族音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

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

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

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

意者師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

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

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

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德行而

不名明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

爲功名是故无責於人人亦无責焉至人不

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

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群入

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義倫言道德流行無往不在但不欲自顯其道德以取伐竭耳純常此狂彼此無貴故能入獄不亂群入島不亂行此孔子服膺大成之言而洗心裁密之效也故標示後世以為規戒焉

孔子問子桑雽音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无故以合者則无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无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今冷誤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綠情莫若率綠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

莊子

通義卷七

主

王

夏

平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也故曰寡利合天屬一段誠足以開外逐之蔽無揖於前不修世俗之禮也真冷乃其令之誤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足乎已無待於外也孔子之

因皆有待於物之故也天屬相收出乎自然無故而合也利合相親出乎使然有故而合也以夫子之友徒比林回之赤子則有故無故可見淡親甘絕又為世道泛言之此相收相棄之所以分也夫子既悟歸而絕學以至於無為捐書而究其所以弟子無揖遜之禮而相忘於前其愛益加進則去飾任其皆天屬也奚獨父子而後為至親耶形綠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不勞則性常遠所謂我者得矣又何待乎禮文何資乎外物哉

莊子

通義卷七

主

王

夏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賢節廉反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柝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昇逢蒙不能眴睨也及其得栢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无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

見剖心微也夫

此淺夫托爲南華之言使南華而言此何以爲南華况原憲子貢之言已蓋之矣此復重出况以比干剖心爲微尤見紕謬魏王聞言而不色動其賢矣哉此章取莊子而棄魏王者乎正原帶中結也

係後履微而以繩約之也
外利祿而志曰貧無所守而氣餒曰
憊貧者士之常憊者士之喪故南華於一字之間必正其名所以欲充其實也騰猿之喻夫豈得已意在柵柙棘棘之分以形容其不遭時耳觀南華所對可謂確乎其尚志者矣吁士抱道而不遇賞音何代而非魏王邪然心廣體胖足以勝之則亦何貧憊之有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

莊子

通義卷七

古

夏

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无受天損易无受人益難无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

乎何謂无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

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

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

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

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

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

化其萬化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

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

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

莊子

通義卷七

古

三

次

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音而又能當於人心此正形容孔子聲律身度之意餘義皆明惟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與論語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意似相反彼示人以處貧富之功者豈曰富者不可誇作事之易貧者不可苦日給之難而此則以理勢論受於外者之物也

思古也廣已而造大猶云張皇其事受已而造哀鍾情憂戚也夫天損之來安之則易人益之至辭去則難孔子嘗謂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南華反立說語意尤奇而於理無悖此所以度越諸子也蓋貧無怨難指俗而言無受天損易爲學道者而言若類子草賦自樂無受天損易也王于搜登車仰呼無受

人益難也。蓋天益損之來安之在我。不以損為損。此所以為易。人益之至。制之有尊。不可辭。却此所以為難。然禍福倚伏。勢若循環。是以達人視損如益。處窮如通。故不遷不移。死生莫奪也。信如無始。而非卒則何損之能損哉。天人之理。互相因乘。今之歌者。亦非我也。造物使之耳。夫物受天地運化。不啻人臣之從君命。唯抱道在躬者。不受其損也。四達並至。命在外者。得之有道。非竊取也。則人益之來。君子亦有時乎。受之矣。鵲畏人。襲人間。猶虞世全身之知。其顧窠巢。而不去。猶人守社稷。而不可離也。天地之化。物不覺其變。人當以天合天。安時任化。爵祿窮。非所懷也。人而不能有天。曾鵲之不若也。運物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運化於義。為優。枉當是室本。經多通用。

莊周游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

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顧。而集於栗林。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

蹢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

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

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

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

雖遂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

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

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

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顧。遊於栗林。而忘其真。栗林虞人

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

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

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

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抱歎而樂勤於事。行賢有功於人也。汝惟不

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乎。去自賢之行。則惡者人猶愛之。况於美乎。

美惡由乎形。愛惡由乎心。貴賤由乎命。形一

定而不易。命有時而窮。通心則隨物而變。故

其愛惡也。無常。至於彼自美。惡而吾不知其

美。惡則心與物忘。同乎溟津。然後可以化。物

矣。彼能去賢。此能忘賢。是謂不尚賢。所以使

民不爭。歸於自化。無為之治。莫大於斯。故用

以結山。

而見發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諱鶴之亦然矣夫木以雕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辭天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例以不材而幸免也甘與不材俱為著迹中則一路猶涉清詭以其似是而非故未免乎累必欲離三者而獨立乘道德以浮遊與物同波與時俱化超物欲而無累去文皮而無災則遠德大莫之國不在遠求而自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賦歎而毫毛不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無心應之至論陳蔡之厄不若鵲鴝之知避蟬蛭不若知樵彈乘之此皆逐於物而忘其真故不免乎累也林回棄璧甘負赤子而趨帝舜命禹賞形錄而情率則知尊天屬不待外物矣衣大布而過魏王紫綺枝而歌焱氏明處貧而非憊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來慶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而一真自如者也故

莊子

通義卷七

天

文

真人不憚諄復期學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真也真者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之意也消無擇何

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道數當論大道而得情也爲人真者言行率真無一毫造作也葆真善養其天賦之性不雜以人爲也上真見於外下真守於中者意消無道之意忘也上言物下言人惟無道也故曰物惟其消也故曰人此以善養人也

莊子

通義卷七

天

文

德之全若東郭順子其徒猶未嘗稱之世人又安能窺其萬一特因文侯之問遂言大畧其爲人也人貌而天謂外同光塵而內不虧其自然之得虛緣則無爲也而能混迹以作真清則性俗也而能恆爽以容物正容以悟人此爲容之之道使人意消則德勝而化容之在我其化在彼此人所難能者而順子能之非唯不待乎稱揚而亦不可得而稱揚也聖知之言仁義之行修其外者耳子方之師之德足以使人內化文侯聞風而悟至於形解口鉗亦可謂速化者矣悟所學爲土梗則知絕學爲全真悟魏爲身累則知忘位之可又使人意消之良驗也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季

卷七

道義

七

三

次

三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漸見我。今也。又漸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毋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此見魯人久習於儀文。務於聞見。而孔子獨出乎流俗也。規矩禮法也。龍虎文章也。諫與此互發。語而條貫。而好為人師也。魯國一誠。言所以在意。得意而可忘。禮所以接誠。誠至而禮可薄。故聖人教人。務於實而文非所尚也。則夫進退從容。諫我道我者。形謀成光去道愈遠。謂之陋乎知人心也。宜矣。昔常冉請見。文中子三見而不言。秦秦若不足與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苟不言之。教不殺之嚴矣。是亦席平目繁。道存之義云。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季

卷七

通義

七

三

三

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若平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瞻若平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熏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圖義此紀孔顏之授受也步趨馳刑行言聲
道行也由綏入急為學而做於形跡見於事
功所以雖若而覺夫子奔逸絕塵也此形容
仰鑽瞻忽末由之意四之傲於形跡心死於
物也故使之反觀心之所在又即天運與人
事相符而不息者以日為準以起萬物之於
虛靈亦莫不然太極之靈熏蒸和煦充滿宇
宙生生化化莫非此所成此所謂命也知幾
者知此命有定惟素位而行不能計乎將來
立以此之故所以此生與日俱濟而不敢將
迎也人苟相親以形而失此天性其不可哀
乎汝之所學皆可見者不知事過而道已化
汝乃以為有象而求之是求無以有也唐不
壁之屋雖有象而求之是求無以有也唐不
而無馬矣此虛室也乃復求馬不亦謬哉服
矣汝之聽我者聽過而忘其所以聽斯則虛
靈之體也至此汝無謂無栖宿而生慮此雖

通義卷二

通義卷二

通義卷二

通義卷二

忘其知而湛一無知者千世而不變也
此所謂物有待而生死日夜無隙者
所謂孔子奔逸絕塵而回瞻若平後即揚子
來斯燭潛應所感是謂與物為春日夜無隙
幽寂莫使復陽故哀莫大焉既心死而不復
勝則人死亦隨之矣日有出入以喻物有不
生有目當是有首天地篇有首有趾無心無
耳者衆有首有趾謂凡戴天履地之人是皆
造化中物之存亡係於造化之出入所謂有
待者也日徂則與化俱往吾與汝共處一生
之中若交臂而過頃刻失之可不哀與汝殆
見乎吾所以見特窺其陳迹已化而汝求之
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屬齋說為近
又疑當時闕闕有此名如京師馬竹樊樓之
類要亦不必深究矣汝之思吾亦然此古今聖
之前事已俱化矣汝之思吾亦然此古今聖

賢愚知所共非可以計力免但當委順之知
有不亡者存足矣竊觀此章問答極於出入
死生造化推遷之理先儒所未發明弟子
所不可得聞者也蓋顏子優入聖域故夫子
以此告之再詳交臂而失一語有以見奉養
於道義之隨情均天屬德意熏然夫化機之
不可停滯生之不可常也然而知有不忘則
大者常存非化所從去來見在無得而間之
前所云者特法世之迷耳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慙然
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
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搢若槁木似遺物
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

通義卷七

通義卷七

通義卷七

通義卷七

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
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
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而者交通成和
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消虛
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成而莫見其功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无端
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
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
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

莊子

齊物論

三

文

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斂水生之蟲不疾易
淵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
於胃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
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死生終
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
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
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
子德配天地而猶偃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
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汨也死為
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
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
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
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
之大全也

李孔之授受莫此為精吾師平吾事乎
也者其將句其者指人性之原天地之根極
體不可言其幾畧有可言者陰陽互感而萬
物之生無窮其幾不可見不可窮而實為萬
物之王遊是者心盤桓於無朕無方也願聞

莊子

齊物論

三

文

其趨向之方得其所一而已貴者至美至樂
者也得至美至樂則死生禍福與所隸之事
皆不足以累心矣已為道者解乎此言神明
之合全體是道而無我者惟解乎此而已
至言以修心指前不能知不能言為至言伏
於中以默自修不志於修也老子猶然孰能
忘修乎不然者謂修而至於無修非不修也
醯雞醯醢中之蟻蝶也包履於甕中自安於
小不見其大也
道莫大於自然
物初者無名天地之始即太極也肅肅
出天赫赫出地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復動復靜無端似有物為之
然而莫見其形即所謂上知造物無物不知
有物之造也明夫物初則知已之初以至天
地之初亦若是而已得是至美而游乎至樂
斯為人道之至也夫物之所生有萌有歸人
之生死不可深究小變謂生死大常不壞也
不壞者一靈之本靜而曰性含虛空而有餘
動而曰心入塵垢無不達斯理者涉變而通
知常曰明其存也如月在水其化也如風行
空何易水易數之足慮哉天下者萬物之所
同則四肢百體豈獨有知隸賤可棄而身
貴常存則何得喪禍福之能滑夫水之於清
性自然也輪至人之德無假修為而物自歸
之天職生履地職形載主教化者聖人之職
斯其所以為大全也與此章要旨生萌死
歸而先聖於此多不明言欲人反而求之充
其真見之實然後不為死生轉移且人處生
死之間上知下遇無得免者生固厚養死固
厚葬比比皆然罔知所萌所歸之何如也夫
欲知其所以歸必當究其所萌之何如也夫
然無致力處研窮經意互有發明南華亦嘗
有云察其始也本無生非徒無生而又無形
無氣推乎茫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
有生生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四時也又云

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則先聖不言之秘真
人已詳言之人惠不求耳是道也可以心會
而不可以言盡即禪家究竟父母未生已前
風火既散已後雖因師指而入終焉直須自
悟所謂說破即不
中是也學者勉之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
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
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
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
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
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中國。

莊子

通義卷二

莊子

莊子

莊子

曰。无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
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
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
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
謂多乎。

此見當時信莊孔爲真儒也。前莊子
中謂陳成子傳世十二享有齊國。此言見衣
公與陳恒同時矣。計其壽將幾何乎。余故
謂外篇雜篇多後人所擬。而附會之者。
南華以世間卓犖之才。而居濁濁之世。
時人無足與語。無以發胸中之奇。遂上論皇
王。中談孔老。下至楊墨。桀紂。悉評議而無遺
其於察言行之實。判心迹之微。不啻彈指之

燭秋毫也。或謂所談多譏孔子。徒觀其言而
不究其意耳。是章結以舉魯國儒服而儒者
一人。余謂尊孔子者。莫若南華也。請觀
東坡莊子祠堂記。庶表余言之不妄云。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
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
心。故足以動人。

自思盡職。惟恐無贖。何爵可計。何祿可
籌。故飯牛而牛肥。撫國而國裕。正易地皆然
也。盡職在當事事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
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僂僂然不

莊子

通義卷七

莊子

莊子

莊子

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
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此筆和墨。能逐技於目前。不趨不立
神營景色。於圖外。是故謂之真畫。若元君者
亦可謂知鑒別矣。受揖不立。領畫圖之意。遂
返舍也。即砥筆和墨四字。決非潦書壁經之
特所作也。

爵祿無心。而飯牛。故穆公與之政。工技
不矜。而樂。故元君知其畫之真。心虛則物
附。足者內閒。故也。今世之從事才技者。汲汲
然。恐人之不知。而用才者。則惟外飾是取。宜
其得之
不精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

通義此非知德之言也文王用機械仲尼苟

以此爲極至也然亦擯斥八極之漸與習養

若是何耶蓋抑已所以專師所以專道則與
學射羿之弓者不侔矣無隱范先生講宗
註燕証郭氏小失云方矢猶方舟之義並也
謂並執之矢已寓於弦非寓於水於肘上也
其論
爲當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无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

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

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

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

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

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

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

不得刳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太矣而无

變乎已泥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

无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

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此章只是敷演老子既以與人已愈有

一詞義亦散見於前趙孟之與奪人已之得

彼指人非指造物也

如爵祿之來不可却去不可止以爲得失之
非我而無憂色此其所以過人也不知其在
造物乎其在我乎以爲在我則無造物以爲
造物則無我彼我兼忘得失何憂哉躊躇四
顧言其自得何暇至於人貴人賤則所樂在
內其視三仕三已若遊塵之過前此言安命
者忘貴賤輕利者忘爵祿也故仲尼以此古
之真人真人者死生無變於已以其浩然之
氣充塞天地故推以爲利人其用無極南華寓
言於內樂無益損焉斯可與之論道矣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

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

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此亦實上章得失非我之義而指點却

明矣楚王與凡君坐王心猶未亡凡也左右

三曰凡亡欲王不體乎凡君也楚不

體人楚先亡矣故曰不足以及存存

身之重於國也楚王以國存自存而已之存知

存者已亡以國爲重於已也重於國則雖

亡而無傷國重於已則國雖存而已無清矣

是知君子所當存者在乎道德而不在于

國位而況區區得喪下於國位者乎

諸氏總論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

而天隱德潛而不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以

謂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何患乎已之

道存則啓迪之機不在平諄諄訓詁之間

國存亡之喻明物我內
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音之丘。而適遭
無爲謂焉。知謂无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
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
則得道。三問而无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
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
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
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

顏子數起。遠絕塵隘。乎在後。則大化客勝。
蓋求諸交臂。易失之際。老練遊乎物。而
孔子識其離人。獨立具眼。相逢造妙。若此。
而猶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因機開理。則
無以惠後學。故詳及於陰陽成和生物之
與。由其萌以究其歸。使人知天地之大。
全而忘形骸之小。變是亦聖人弘道濟物。
之盛心也。良公謂魯多儒。則以衣冠取人。
莊子稽其行實。故得以少之。及其號於國。
而獨存仲尼。有以見真道之不磨。爲學之
易。派衡鑑昭昭。其可欺邪。文王舉臧丈人。
政成而夜遁。則知有心爲治者。任賢惟急。
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若伯昏以射。
矣。所以示萬世之標準也。至若伯昏以射。
觀列御寇。叔敖三已。而無憂色。此又論至
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爲一。揮斤八極。死
生無憂者也。學道必至此地。庶爲極。則不
然。皆外殉而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

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
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
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
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爲謂真是也。狂
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
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
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偶也。故曰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
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
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
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
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
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
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
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
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爲謂。无爲
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

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此章人名地名皆擬為之者。大旨形容直起頓悟之得。亦敷演老子知者不言。特意不知者守虛而不舉。無為謂終於無言也。無為者。忘所欲言。方逐問而即還守虛也。皆所以知者之外求也。黃帝之答。落言詮矣。雖其知無安得。皆本於無而聽者終入於有。是故不近也。自此至篇末。數章頗精純。

道義卷七

知此遊於玄水。喻多識之士。欲求歸本。源隱奔之丘。謂未能全應。其知猶有以示人。也。無為謂則不復以知言。故問而不知。若反乎白水之南。又向明以求之。狐闕則疑心已空。狂屈人以為狂。而全者也。欲言而忘。明其不可得而言反於帝宮。則求諸內。黃帝居中。之主有扣。不得不應。遂告以知道安道得道之要在乎。無思無慮。無從而已。真是則得其真。實似之。夫馬不近。則遠於道矣。知言之相反。若此。宜吾夫子之於人。聽言而觀行。不言之教。以修身率之。無待於言也。夫道降而為德。仁義禮猶人生。而不知知。而能而役。則為物所化。易也。死生者一氣之聚散。神奇與腐。交相一則混然無間。何分乎神奇與腐哉。唯知死生為徒者。可以語此。知謂黃帝。曰。已下重行。前文義不待釋。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死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道義卷十

此章已散見於前。辭無隱與扁然者。去不己之意。係以固存。蓋曰生死相代。往過來續之物。自古如此。由於造物之精。常如此。而無去來也。觀天法天之自然也。義。此段南華自立說。亦按前章。死為死。言之意。首三句。即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體天地而育萬物。豈直塊然無為。不作如木。偶哉。蓋為出於無為。作本於自然。若天時之運。行地氣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巳。合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變。化榮枯形狀。昭昭可觀。而莫知其為之者。此所謂根也。扁然而萬物。即萬物芸芸之義。自古固存。道不淪也。故大彌六合。細入秋毫。與物同波。而新陰陽俱運。而有若亡而存。恍惚有物也。而不形。而神冥冥見曉也。萬物莫不生於斯。而不不知。此為本根。所謂本根者。亦豈他求哉。反求諸吾身。得其所。以生我者。是以知其根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學道至此始可進又玄一步故曰可以觀於天矣今陳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合彼參之

義為優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

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

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

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

去之曰若稿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

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

哉

莊子 通義卷七 早木

此與孔子見老聃新沐意同睡寐非昏

然不覺此也心冥意辨形神俱化也正形四

體安舒也一視明目而反觀無他見也天和

猶曰太和元氣全也攝知收欲覺性也一度

氣止不素也神自已神明也如此德潤身道

為廣居矣若造於此則瞻定何所似乎殆

猶憤雖視而無意乎師言未竟而弟子忘機

言者聽者同此洗心之功也肅齊謂此二人

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彼忘聽

此忘言疑其人而非人也故曰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

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

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

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

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

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

又胡可得而有耶

紀古昔君臣之為師友相彊者如此既知為

氣則其聚散無常成人成物

皆適然耳胡可得而有耶

齊義註云或云齊師諸解字詳及續考碧虛子

後孟蓋官名也此說明當夫道本無形因物

而見身非我有以神而靈天地委形有成必

毀所謂吾者暫寄焉耳曰生日性亦然則子

孫之為委蛻又可矣故其行履飲食一皆

任之自然天地之和氣流行生育萬物此米

彼謝彼死此生皆道之運化無極而物之受

命無窮者也汝惡得而獨有之蓋明天地造

化無私以破世人執有其身憐子愛孫之惑

惑破始可愛身以入道矣此南

華真切為人脫羶解鎖之要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

曰汝齊戒澹淪而心澡雪而精神培擊而知

大道甯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畧夫昭昭

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

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

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无門无房四

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疆思慮恂達耳

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此
不高地不得此不廣日月不得此不行萬物
不得此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
之不必慤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
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
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
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
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
者暗音醢反醢於異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頃
更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祇有理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
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
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
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
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
人類悲之解其天殺反墮其天袞紛乎宛
乎鬼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
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

聖

法然

通義卷七

聖人

文

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
至明見无值辨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
此之謂大得

此章問答詞旨皆明惟果敢有理一句
不類蓋舉微物以例其餘所以起下文也天
殺天袞猶曰天刑蓋以人之非於桎梏如子
夫之在沒袞亦天刑之使不能出也將至道
者無言無聞今有言有聞非將至之所務也
必優其無知無爲不思不議而後可謂之至
道此章不若

聖

法然

通義卷七

聖人

文

不由斯則道之爲用大矣世人徒以區區博
辯爲知慧而欲求合乎大道聖人以斷棄之
矣此章首所以欲求合乎大道聖人以斷棄之
至於世間益損所不能加則淵淵巍巍終始
萬物運量萬物而不匱至無而供其求也此其
物性資焉而不匱至無而供其求也此其
以爲道數中國有人非陰非陽言有無死生
不得以係之直且爲人有人之形而無人之
情將反於宗乎物物之謂也人生乃一氣
之結聚雖壽夭不同等之類與奚足以分堯
桀之是非觀夫果敢雖微種類滋榮各有餘
理人倫之貴賤高下相齒亦然是以聖人遇
則順之不忤物性過則忘之不介已懷曰調
曰隅皆應物之妙用而不離乎道總之問此
帝王之所興起人民之所依賴者也夫物之
出機入機亦其常理而世人不免乎悲哀求
離乎自然之殺袞也若以理獨破則殺袞自
解魄往身從乃大歸耳何足哀邪不形之形

出而生也。形之不入而死也。是人之所知。非將至而難明之事。象所同論也。然理至則忘言。可言則未至。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察。若塞若然。此謂大得則辯之與聞失。可知矣。運量萬物而不遺。皆虛照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

「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

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稥曰。何其愈下邪？」曰：

「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

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

於監市履稀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

乎？」
通義卷七

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

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无何有之宮。同合

而論。无所終窮乎。嘗相與无爲乎。澹而靜乎。

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无往焉而不

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

而不知其所。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

其所窮。物物者。與物无际。而物有際者。所謂

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

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

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問曰：「道無往而不在。問不及本。正猶司市之

官。問監市以物之市價。而及於屠宰之流。筆

曰：「至下亦市價之所在也。惟無固必。揀擇之

心何往而非市價之道。且如今人之言曰：『周曰。徧

而游乎太虛。視萬爲一。而論之。則無跡無爲。必

一惟濬漠清靜。調適於其間而已。如此則寂

寥無感者。吾志也。無所往。無所至。湛然常住。

萬物之來去。無窮而吾之應。不留遺。遠天壤。

通明無際矣。蓋生物者。非物也。何有所際。惟

物則有際。試觀天象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跡

也。有際者也。而所以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跡

則道也。豈有際乎。豈謂瓦甃之意也。

則非道乎。此亦申上章之意也。

周徧法界。此云道在瓦甃。稊稥。穽穽。指其至下者

言之。觸類而通。則知徧一切。處何物不具此

道。但人品不同。見有差別。聖人見道。不見物。

凡人見物。不見道。蓋因物以障之。非道有存

亡也。今所問。固陋不及道之真質。反不若履

豕者。得其系。肥之要也。汝若謂道之逃乎卑

下之物。則不能周徧咸具矣。混三者而遊於

無何有之鄉。安有所窮極。邪。所謂濬漠清

知其所至。謂神遊入極。舉意即到。以至不知

所止。不知終窮。皆形容此道。用之無盡。物有

者。道也。與物无际。道生萬物。之謂也。而物有

際者。謂物各有限量。是所謂際也。道何有際

哉。不際之際。道散而爲物也。際之不際。物全

而歸道也。道散爲物。則易全。從源趨流。出乎

自然也。物全歸道。則難反。流還源。出於使然

也。若悟夫爲盈虛者。非盈虛。爲積散者。非積

散。則安知使然之極。

如荷井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如荷井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驟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奔堀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无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又問乎无爲。无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七

五

文

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无形乎。道不當久。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无問。問无應。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无應應之。是无內也。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游乎大虛。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七

五

文

同也。泰清無窮無爲。無始皆擬名寓言也。此章明道至大。不可以問。泰清聖賢於此。沒身而已。人處萬世之中。不啻豪末之在馬體。其於道也。亦然。故老龍死而神農興。奔堀弔所謂體道者。正指老龍能隱而顯之耳。世人以視聽莫及爲合道之真。真非知道也。特見道之無而未能無。無爲知道之數而已。無窮不知也。又問無爲無爲知道之數而已。乃問無始無始定知與不知之淺深。內外即篇首黃帝云。不知真。是忘者次之。知之終。不近也。於是泰清叩而歎曰。孰知不知之知。謂不必求知。而有自然合道。無始乃悟道之不可以聞。見言也。形形之无形。猶云生者不生。則道不可得而名也。故問者應者。皆未聞道。問則不問。亦不應矣。道無問而強問。足以致至大。至先至高至廣者哉。中而歎曰。

之不遇義當是印詩瞻印
吳天與仰同傳寫之誤耳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
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
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
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
无也。及爲无有矣。何從至此哉。

通義及爲无有矣。何從至此哉。
能有無之有字。謂無其所有。指上文予

光曜喻學道而有所見。心華發明之初。
無不則。而至於無爲。宜其不得問。而窅然
空然。視聽搏之不可得也。光曜始悟而歎其
道之至何所修爲。而至於此乎。猶河伯見海

莊子

通義卷七

辛酉

次

若望洋而歎也。予能有無。謂知萬法皆空。故
獨明此道。然猶坐於無未造重玄之域。今汝
得而無。有何從而至此。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
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
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是用之
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不用
者乎。物孰不資焉。

通義大馬或曰。大司馬之屬有鉤者。
老精於藝。與庖丁解牛義同心。純而已。

義捶鉤之於物。無事不用世間之用。能無
有之謂也。非鉤無察。精其在我之用。能有無

謂也。至於無不用。則無無之謂。與天下之
無生。於有。有生。於無。有無互顯。故物孰不資
於無。之爲物。窅然空然。最難形狀。而道妙所
立。至神之運。實資於此。世人執著於有。不知
從無而生。還歸於无耳。故真人多以此立論。
破世人之執見。明萬物之始終。信能靜而求
之。忘而契之。萬有俱空。一真獨露。始
知用假不用。而長得其用。非虛言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
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
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
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
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

莊子

通義卷七

辛酉

坤

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
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
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
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
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
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
取於是者也。

通義如此問。如此疑。如此答。點鉄成
金之訣也。惜乎冉求不足以與此也。

義冉求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閑
一答。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蓋求

也雖非夫子之堂所習無過世學則其聞見
不越乎耳目之間未有天地之先豈能逆知
哉宜其怪而有問也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
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
本來則知天地之先聖人者執古以御今則必
地之後推之耳聖人者執古以御今則必能
推今以明古豈止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空
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者有形生於無形終
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目不及見猶夏虫
之不知冰耳神者先受之知神而神也又
且為不神者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昔昭
然者汝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
之今昧然者聞道而忘其知識是不神之中
有神存焉汝又何必更求邪蓋使之反照心
源得無所得不昭不昧無古無今則死生不
得以係之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謂其
獨也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今息前煩非後
煩之義復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邪

通義卷七

五十六

荀

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物
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有
物出涉乎形器使不得為無物由其有物故
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林林總總日接乎
前能卓然獨立不為所惑者鮮矣是知人物
無窮由於造化之無窮故聖人仁愛之心及
物亦無窮然均不免散渙朴為澆漓太古無
為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無為之
治其惟善求已之先天者
與經文猶字疑當作由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
將无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
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

與之莫多。猗希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
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
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
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
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
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
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
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
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

通義卷七

五十七

坤

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
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通義無將迎而湛湛於中此真遊也古人遇
化而存神固園宮室以漸而隘聖人處物以
下言游於無將迎之方遇猶悟也適然有見
故曰遇不遇迷而不見也其材之所不能藝
也不忘其所不能則其本體而不見者終於
不能矣是其所不能則其本體而不見者終於
所不能矣是其所不能則其本體而不見者終於
無能者有有限光陰有限足力有多能以見無知
欲免此是役役終身徒疲精神而卒歸於無
知無能也不亦可悲乎此非顏子所宜問
義外化者柔以和光內不化者矜持矯俗世之
內化者心隨物遷外不化者矜持矯俗世之
人不化者心隨物遷外不化者矜持矯俗世之
澆淳之所以別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聖人

王直以治天下與物化也真以治身一不化
 也誠能真以治身則推之天下特餘事耳將
 無內外之可辨化與不化同歸於化矣故安
 然與之相順而必無過舉也圖宮室言聖
 人之所安後世游之者益少而日狹其居所
 尚者儒墨之師猶不免是非分競以相整傷
 况今之人其能處物無傷而與相將迎乎無
 惟其棄園圃宮室群居之樂而為山林阜壤
 獨善之情樂極必哀滑屬市者慕山林之清
 樂山林者無不厭之理蓋性情密移與化同
 運不自覺此身為哀樂之族舍也外物篇云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與此同遇謂物接於
 前者不遇則遺物離人見猶不見也謂施
 為者不當者不能則如愚守朴絕學無為世
 莫不以物之去來為哀樂不悟吾身亦寄
 耳況所遇所能又吾身之寄者哉唯無知
 乃真知無能乃真能是人之所固有而不免
 今棄其固有而反務乎多知多能苦心勞形
 役役以至於弊此真人之所哀也凡人固不
 能無言無為但無心於言為之間則言為之
 累自去斯為至言至為也若齊限以為知則
 淺陋不近道矣君子之人當是古之人三字
 之所有也北游則趙其本方有還源之意
 玄水至妙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為道之
 譬無為無謂則冥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
 愈不知乃真知也黃帝答之愈明其如道
 無為而萬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知不可
 得而有身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於無通
 天下一氣耳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暗醞
 而自生勃然出溲然入衆人所同也與物
 化一不化聖人之所獨也死生任化發奏
 自墮則居化而任化無化無不化忘化而
 化化安化安不化哉每况愈下故道在瓦
 甕用假不用故工乎挫鉤以今日而知天

莊子

通義卷七

美

明

莊子卷第七 終

地之先不居則不去也無將迎而通內外
 之化震動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而靜
 者無所不靜化不因物而樂者無所不樂
 非化所能運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為百
 年可以百年為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寓
 非壺中之天地哉靖觀世人之為物逆族
 性性以所遇所能而形已殫矣莫若不遇
 就燼騰發須臾而形已殫矣莫若不遇
 能之全其真也太上云不言之教無為之
 益天下希及之故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為
 去為終知此
 篇之旨云

文

莊子卷第八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雜篇

雲谷王童錄校刊

庚桑楚第二十三

此篇敷流曼衍固非老
子之言亦非莊所述也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比

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

挈然仁者遠之臃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

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

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

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

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

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

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

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

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

間我其杓反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

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

其體而鯢鰭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

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

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

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

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

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

夫全其形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

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

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

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

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

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

日中穴音阮音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

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

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越音楚然正坐曰若

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邪

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先使汝思慮營營

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

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

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而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

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其惡也。夫外鑿鑿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韞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韞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嗶而嗑不噎。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掇。音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音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

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與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條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見子乎？見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之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能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

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外者，期費。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者，唯實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兵莫憐于志，鎡鋸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戒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竅，有實而无乎虜，有長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有實而无虜，虜者，宇也。有長而无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萬物

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无有。而
无有一无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
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
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
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
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爲首。以生爲體。以
死爲尾。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
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
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賊也。賊也。披然曰。移
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
者之有臘。音反。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
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
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
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飾。因以
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微
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鳩
同於同也。跟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兄則以
姁。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

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
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
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
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
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胃中。則正。正則靜。
靜則明。明則虛。虛則无爲。而无不爲也。道者。
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
之動。謂之爲。爲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
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眊也。動以不得已之
謂德。動无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良乎人者。唯全
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
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
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无所逃。是故湯以
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无有也。介
用者。侈也。畫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

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
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
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
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
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
之類。聖人之道。

者以發老子之機也。思慮者心也。又欲使之
無營。營將心提。此正求而不得之故。營營
越之病也。楚不盡言以越。執心不一。不虛若
與指破益增其障。故使往見老子。猶善才之
五十三參也。道遠日久。此意漸覺。故老子皆

來之衆一。勤而脂。喪兔消。所以忘者。失問也。
忘者。失問者。多者死。而一者生。有知者死。而
無知者生。欲答欲問者。死而覺。失覺忘者。生
也。知仁義失已。失人之憂。皆功利識情也。獲
皮轉也。外障於事。本以才能自居。若以繁多
而障於理。本以見識自安。若更以縲纏者。而
縛之其病。必將盡棄其事。而枯寂故曰。將外
捷若其有一障者。雖以天性之良。自然之道。
振厲之。而不能改。況望其順道。無心而行乎。
飲藥加病。越自悟多。聞爲病。而復問以益其
所聞。因問生見也。然則至人之德。已乎一問。
是將住於所聞。不察乎衛生。則道德在矣。故
曰。非也。掃其成心也。水凝於寒。曰冰。物因
於寒。曰凍。今也少煦。春和。解汝住見之冰。釋
汝受見所縛之凍。而已。又曰。然則是至乎。又
將往也。故掃之曰。未也。若果非果。未則告之
當有不同者。今前後無異。而即越之問。辭知

道義卷八

九

文

道義卷八

道義卷八

十

文

其爲拂塵也。天光明則日月不明。素問之言
也。言陰虛。覆盆。日月不能照。幾微者。其之地
良知。所覆明。是吾之天。光明則日月不足。爲
明也。宇泰定也。靈臺湛。一無微可隱。高明配
天。衆人視之。以爲人之有修。於恒德者。是其
不取於世。獨得乎天矣。學行辯皆於自然者。
而安身此。則得乎天之道也。不然。喪其天矣。
苟能盡性。體物以範圍。其形骸。雖真純者。不
將不迎。惟虛靈者。不昧。篤恭以達於天下。則
無往而不自知也。靈臺六句。言存神之功。至於
化而不自知。或乃每更頻復。必有其危。於內
者。求合乎天。則券外者。求合於多聞。今天則
闢然而日。章合多聞。必如貨殖。而後可聞。見
日多。良。心。日。喪。至於無親。是其忍心。其於鎮
鎮盜氣。其於陰陽。以其分別多也。道本合萬
而爲一。各以分而足。不分不脩也。今不然。是
爲物所迷也。故曰。見鬼。以有形者。象無形者。
而定矣。是衛生之要訣也。有實而無乎。處神

無方也。無方。故同於宇。有長而無本。標易無
體也。無體。故同於宙。上下四方之無際。古性
今來之無盡。此吾之性也。生死出入。自有矣。
而無形。可見。是謂天門。惟一無而已。萬有本
於此。不直曰。無。而必曰。無有。者。萬象皆有也。
本於無。蓋曰。無。其有也。雖曰。無。而亦無所謂
無者。此千古聖人安身立命之所。繼天立極
者在是。衆人有無。生。死。之分。猶公族分姓。
臘祭。則姓與爲室。有。寢。廟。理。一。而分殊者也。
苟祭。今。是。其。是。則。在。我。在。彼。去。來。不。定。故。曰。移
是。故。今。之。是。其。是。則。在。我。在。彼。去。來。不。定。故。曰。移
之。市。人。無。心。騁。他。人。之。笑。鵬。鵬。之。小。鵬。鵬。也。空
之。騁。兄。之。足。則。陪。笑。而。已。嚴。父。母。之。足。彼。此
無。言。所以。無。心。而。幸。真。乃。爲。至。德。此。惟。去。四
六。之。蕩。胃。中。者。而。已。嬰兒。之。視。出。於。無。意。曰。
現。應。感。而。謀。生。是。知。者。之。所。知。也。其。謀。之。所
自。生。與。應。之。所以。出。則。非。知。者。所。知。矣。正。德
嬰兒。視。而。不。知。其。視。之。所。出。也。故。凡。動。以。應

物出於不得已而能知其由於我則德之無
知治之有覺實非二也不得已而有為天亦
人人亦天猶飛潛動植各率其性物也亦天
也不可分別所惡於知者分別天人也非天
之喻言雀有奸故為羿所得起下文尹奚事
介首二喻言忘美也全人不得已而有為是
無所好而忘已者惟為已反覆自習不以誇
於人不誇於人則忘矣忘已忘人非無形
骸者而何敬侮二句狀其為天人也下又原
其不受於外由其不動於中此衛生之真常
道德之都會非至
聖其孰能與於此
之一家也唐史公作亢桑一作亢倉諸子中
桑子居羽山之巔號洞靈真君經其經云然
然皆顯示貌為仁智而不勝其則不仁不
智者疾之而患至極也寧與推鈍者居彼此
無心風淳俗阜久而民樂其化願推尊之日
子
計不足歲計有餘積絲成帛之義庚桑以為
不知已忍民歸附而為已累也夫春生秋成
天道自運望世之民何知帝力今乃陳列子
於賢人之間我雖不自賢而猶為彼所尚是
立於此以召矢石吾肯為此乎然則庚桑
之居畏墨福光未密不能使人兼忘莫若列
子居鄭為閭而混融無迹也弟子謂尊賢先
善堯舜遺法長墨舉而行之未為失貨客以
至人藏身不厭深瑯瑯九淵之龍豈非由仁
神也夫堯舜繼絕作君功成治倫莫非由仁
義而行若無可說者南華主於老氏絕仁棄
義之說此欲揚道德而抑仁義必指堯舜為
首意在拔本塞源拂塵洗跡不得不爾觀者
當求其主意無惑於緒言可也故謂子雖引
以為辯猶植蒿取蕪穢簡髮徒自勞何足以
濟世且仁知教物世之所尊以為可以致治
儻死道以紇之但徇其迹將見奸弊橫生豈
止乎相軋相盜而已俗既梟獍薄竊為利謀則

臣子之分有所不安若父之責有所不畏
倫悖理將無不為矣庚桑不受畏墨之祝是
蔡弱於未形而先固其本也世患何由而及
哉逃聞至人藏身不履深耶遂問於何託業
而可踐及此言庚桑諱以全形而勿損抱生
而勿離忘思絕慮功周于日妄幾可矣若前
所云專賢先善皆勞思而為之損形離生之
本也越猶未悟乃述中心之疑謂目與形本
同而盲者不能自見耳與心之疑謂目與形本
者不自聞者不能自見耳與心之疑謂目與形本
有聲者不能自知亦不自得即連叔曰豈非形骸
知之聲育哉知亦不自得即連叔曰豈非形骸
形彼形俱顯而應物本無所蔽及物入而為
主所謂我言反為客矣相求而不能相得猶
孔門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相
求而相得則子知我而我知魚矣今雖承師
訓勉聞達耳未能心悟也庚桑至此先所施
其巧遂使就有道而未速化將無不解之惑
子
矣於此有以見庚桑之德不責人之難化反
成材者之不足所以廣師門之樂育諸弟子於
此楚老為人所切愛若內無真見聞此鮮不
復疑禪宗諸老讚用此機越於言下忘答失
問遂以第二機設之及其懼消漸釋陳述三
條觀免世累老子告以汝如孩童失親而獨
羊求海言汝之至親不能保全而致喪失乃
欲為仁義以索之於無涯世事之中愈求愈
遠身雖存與亡無異矣惘惘無歸貌欲反性
情而無由入則是迷途能思復聖人不棄所以
憐而進之信能超三言而無累斯為反性情
之道也與朱愚難通碧虛云江南古藏本作
株遇取形若概株之義請入就舍願留而受
業於門召好去惡則不能忘情於善惡之間
又不知所好之果善所惡之果不善邪自愁
一本作自愁又作愁自俱未通審詳經義猶
書云自怨自艾之義退處旬日怨艾日前為

學不九見道不明今雖遇聖師卒難聞鑒至
於洗心復見可謂有志而能自新矣老子謂
汝洗濯執哉鬱鬱乎勇進於學充乎類然
其中津津形見於外猶有未除之惡此又勉
進向上一步而成其自新之志也內觀即大
根之盤固外觀即六塵之染著提則關閉防
閑以嚴其界限之意諸解多從提為讀發獨
從繁從絕句有理內外二觀人之通患在
中有主者善持之則情不流而性可復心不
撓而道可進矣越猶未悟引里人有病猶能
言已病而不能醫恐不可以深進大道願聞
衛生之經而己能抱一則心不二不務得則
必無失無上策知吉凶去而心鑑明也知
至則能止造忘則能已舍人求已內足而不
假乎物也能見子乎此誠切喻使人皆可以
求諸已而復本來之天其舉握視之所以異
於成人者內觀中和而無心於外故也衛生
之經何以加此列子載陳大夫使魯稱吾國

有亢倉子者得老聃之道魯侯使上卿厚禮
而致之則知庚桑之道與老子無異故其推
仁愛物善誘樂育之心唯恐其不至也是篇
首庚桑子曰凡四南榮越問者三洎越往見
老子老子曰者八其諄諄誦導不忍棄人於
失道之域蓋可見矣夫真性如水虛明澄湛
非有非無及為物欲蔽結如水凍而成冰水
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靈而結形不靈聞道
悟理則冰解凍釋清靈何損焉人慧弗反求
耳交食乎地耕鑿供給也交樂乎天鈞陶太
和也若然則人物利害何由及怪諱事為何
所用往來安得而適生經安得而不衡學
道造此固已至矣而猶曰未也連語其至又
復引見子之辭以告此師家作用轉換人耳
目處分明兩手分付要人力量承當蓋人之
性質本柔自與物接客氣承之相刃相刺皆
吾敵矣信能專氣致柔而至於還淳反朴粹
如嬰兒又何禍福之能及翻覆答問至此辭
窮理盡亦無所施力矣奈何越之載道力微
卒無領會一語惜哉身者神之宅神安宇泰
猶主鎮靜而家和平若無為而國字諸也泰
然而定則行住坐卧無非定不在乎堅剛強
執似繁馬而止也天光即已之靈明內發外
見如鑑無隱人見其同乎人而實與天為徒
矣若能修此乃合有常之德德有常則功齊
天運外貌若愚世人忽而舍之天則愛而助
之以其心合天德故也天民則德超乎人光
而不耀天子則體天立極推得及人即所謂
以此履上天子帝王之德以此履下玄聖素
王之道也凡此皆君子所當學當行之事世
人多務學人之所能而失已之良能唯志於
道者學人所不能學學不學是也行人所不
能行行無微迹是也辯人所不能辯不言之
辯是也信能造此則是知人之所不能知是為
知之至若舍此而求進乎道則敗其自然之
鈞無以陶成已德何望乎發天光而得天助

務內者貴實設行乎無名而德若餘務外者貴華故志乎求用而卒能自衛惟能用光
歸明斯可常也買人求售則非深藏若匿者
此言無常之人重外輕內人見其跋立不安
而自謂聖然碩大也與物窮者言盡物之性
入諸歸也與物趨靜則彼我角立身不能容
人能容人與我之大賢何所不容我之不賢
人將拒我義同不能容人則孤立而無與身
外皆他人耳志異而矛戟生不啻陰陽之寇
原其所由心為之賊大哉心乎善惡所出禍
福之格也苟不得其持之之要則物欲橫之
流於不誠不當人非鬼責之莫逃雖天地之
大而片體一節將無所寄矣是以君子謹而
出幽調舊音閑詳上文顯明之義則此當是
幽闇傳寫欠筆道本乎一真體混成道生萬
物其體分矣然則萬物之成乃大道之散也
所以惡乎分者以萬物分稟道氣無不備足
聖人處物繁而道愈分樸散而難復也所以

卷八

通義

五

發見而無定所任在眼目見在耳目聞是也性
所自來宰形分化莫知終始長於上古而不
為老是有出無化流行而已有入而無寂者
其究其根但與化流行而一真不昧而已
有實言入死亦莫見其門但一真不昧而已
呂氏補句義甚明當以無乎處者為字則所
居而安以無本則物亦何能離宇宙哉萬物
何能出入必有主張綱維之者而莫見其形
是之謂天問以物所出入強名曰門而實無
有也若執於無有而不免乎有併無有亦無
之乃造真空之妙而萬物萬理具焉聖人藏
乎無有故能無所不有也則同標未也稟質
為人既形而下欲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
夫有物皆幻也心在則存亡則亡我之心不
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僅造乎此
則雖有生有死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之
則有物而有死生之分然能以生為喪以死
為反則與常人處生死流者異矣又次日無
有死生之分首體凡焉三者雖異而同出乎
道猶楚之公族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別蓋謂
貴賤滋行而封建制度之不一喻人知識日
增而嗜欲滋廣也騷者金底結璣似形非形
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亦猶賦耳俄
而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
其有無哉試言之喻夫臘祭之有脆脂備牲
體以薦神則不可散祭畢分胙則為可散觀
寢廟則肅然起敬適極則不無褻慢有此
皆可移之是也經文請嘗言移是五字詳大
義合在上五句前不可知者也之下觀郭註
可證人之自是以其有生則有知知為之
師二者相承而不可已果執以為名實因以
已質則不可變矣謂不能照破幻塵而認虛
為實至於以名實為已節而以死償之皆由
自是其是以致此弊舉世循習莫悟其非無
異鴟鴞之同於榆枋之適而不知有鵬程九

卷八

通義

十六

萬里也。雖足以親疏而分敬，蓋則世俗之所
謂禮者，相偽而已。矣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
所復問，故禮義知仁之至者，皆不資於有物
有爲而自造其極，此出乎天理自然，而不用
擬議而行者，合轍也。至於微志解心去累達
塞，則由乎人爲之下一等，是以四六者不遺
於中，以示入道之要，由正而靜，所以應天下
之動，自明而虛，所以容天下之實，則與前所
謂至德至義者無間而同歸乎道矣。德者物
之欽，道又德之欽，則其尊可知。生者德之光
德者生之光，人而無德，奚以生爲？物得以生
之謂德，是也。性者生之質，形體保神各有儀
則謂之性是也。性之動謂之爲，則知無爲者
其性未嘗動爲之僞，謂之失，則知有爲者其
爲未嘗直世之任知者，其接爲構相與爲謀
弗悟知之所不知者，乃其所以知，猶瞶者之

所不瞶，乃其所以瞶，即本經云：踐者待其所
不踐而後善博也。故凡應物處事，必不得已
而動，則出於性之自爲，而無失矣。此皆與世
之名相反，而實相順。老子云：正言若反。此有
道所以異於俗，而能廢物不傷也。非不工乎
射人安得而譽之？聖人不止乎治百姓安得
而歸之？然而物歸則已累，彼工則此拙，此必
至之理。工人欲果，將若之何？此工天役人，所
以爲全而免乎幽顯之患。夫卵生濕化，雞飛
踐行，豈能盡也？鳥鵲爲友，蝶網蟻丸，豈能天
也？人之能人，能天亦可類推矣。全人惡天，惡
之分，別以爲天，非惡自然之天也。況肯自
天乎？人乎？必也藏人於天，混而一之，所以爲
全德而免世間之累也。雀適羿，羿以威得
之，威之得物，未若無心得物之衆。若以天下
爲籠，所得豈止乎一雀？雀有所好，然後可籠。
淡然無欲，依惡得而籠哉？介兀之不願籠，肯

徒之不懼死，皆以刑戮之餘，人所不
亦無意乎？生全無可奈何，姑安之耳。而於服
謂之久，中心無所懼，懼能忘人所不忘，因
入於自然，此言處惡之久，安而化也。況本乎
自然，而能天能人者，其脫塵獨悟，詎可量哉？
區區外貌之敬，何足以介浩然之懷，同乎
天和即人之能天者，出怒不怒，則所過者化
出爲無爲，則事成無迹，聖人非絕無喜怒絕
無作爲也，特不因細故以發怒，不爲已私而動
一志，養氣以乘事物之機，怒所當怒，爲所當
爲，一以百姓之心爲心，有所善善，懲惡亦猶
不怒不爲也。氣平而靜，心順而神感，而後應
經而不後，動其有不當者乎？
褚氏總論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然其
未至者，猶有所立，卓爾意居，畏壘而民稱
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衆心欣感，欲
推而尊之，則愛利之迹著，物交而情生，是

以南榮越所見，亦由畏壘也。庚桑恐已德
不足以化，遂使往見其師，將有以轉移其
心而警發之，是爲換手接人，使之信無
疑，然後至言可入，故其入門一勘，擇喝不
施問答，俱是爲撒手懸崖，命根斷處，
而受行支離，鋪陳長語，老子揣其病源，而
痛鍼之，乃退舍自然，灑濯復見，亦可謂善
受教而能自新矣。故其再接也，垂機直持
盡去津津之惡，徐有以發藥之，越自機受
道器淺，但願聞衛生之經，即道之方，充廣
在人耳。老子諄以抱一未已，還嬰順物，
生之經，緊見乎此，問結至極，又復歸結於
能見子乎？言有宗，事有君也。次論泰宇發
乎天光，靈臺不知所持，謂虛室而生白，不
必以有心爲爲，汲汲求也。券外券內之說，
志惜錢錙之喻，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於
擇焉，無有生歟？序先後而同一體，寢廟

願辨貴賤而各有宜蓋欲悟有生之本無
破移是之妄見至叙貴富欲惡之物志終
心則知志欲一而心欲虛此涉物累而障
復乎道也不可不絕而遠之所以全吾天而
微而樹乎藏譽此皆解執滯之凡見邪虛
玄之化權混天人工拙而超乎物我非
忘數譽敬侮而造乎不怒靜則平氣
如是則浩然與神明居定于一而應無
方矣此庚桑所得老聃心傳之真若願子
之於尼父有不可容聲者南華經絕學於
百年之後猶孟氏聞而知之據踐
至極成功一也故舉以為天下式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

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
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
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堅
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
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
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
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
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
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

下馬有成材若卹若佚若喪其一若是者超
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

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

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

板六發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

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

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

曰若是乎曰不聞夫越之流入乎去國數月

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

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

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

鼯之逕跟良位其空聞人足音蹙足然

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久

矣夫莫以直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

武侯悅於一之為才則自處與人皆

省也故大悅而笑寧靜為上躁率為下

人之言意也臣之告君以則君之心欲

無鬼之所自許武侯之所作聞而喜也

有匡謬之責者宜究心焉

狗馬常畜也。所能不過警盜代步。雖善相而得其真。亦未為絕技。武侯聞之大悅。何邪？蓋善相者必因其所好而籠之。則其言易入。猶王好戰而以戰喻也。請玩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絕塵之姿。可想像而得。但樂九方臯之技。至是亦無遺鑑矣。視日亡一猶可形。至於缺佚喪一。又善述其難。馬之狀非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鉤繩喻也。一者物始萌。兆若亡若喪。猶云恍惚有無之間。不可指定。其形質雖其啓之有道。所以得武侯之心。其效速於詩書。設畧也。後引去國者不免懷思。以喻失性者亦必求復。有人乘機以發之。何異迷途空曠之地。而聞人足聲哉。久矣。夫以下乃歎惜無人。以至請嫁。感悟武侯之心。故使之聞相狗馬。而悅儻有賢臣近輔。以道德徵言。漸化而容融之。吾知其良心善性如水之回。滿渾平其莫禦也。是以凡有洗心向善者。君子不拒焉。或疑無鬼賢士也。見武侯善。

通義卷八

三十二

夏

而突然語狗馬。似無意義。蓋武侯素驕慢。故忠良之臣莫進。真人之言莫聞。無鬼求見。欲有以救正之。而侯以常士待之。遂中言。吾見狗馬尚能相其優劣。而為去取。君之見士。豈不能鑑其賢而加禮敬邪？此又言外之意云。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厭蒸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武侯曰。何謂邪。徐无鬼曰。天地之

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刻。夫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為戾。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无徒驢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无殺人之士。

通義卷八

三十三

漢

民無人之土地。以養吾民。與吾神。有。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胃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凡成美惡器也。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无徒驢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无殺人之士。民無人之土地。以養吾民。與吾神。有。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胃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凡成美惡器也。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无徒驢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无殺人之士。

事設一有成必自誇許中存愛亂外則物角
是在宮牆之內愛敬之地而畜兵以圖其欲
也外得土地內耗神氣勝負安在哉以我之
見其若釋此一念復其真德以近天休則兵
不求假而民
免塗炭矣

欲有以匡救其失而免民於難也武侯乃云
厭慈非而干酒肉其尊已薄人甚矣無鬼不
為勢屈直云勞君之神與形則非特貌之亦
且哀之武侯猶未之省蓋平日湛於聲利嘗
欲不暇形神之顧所以開告茫然無鬼又陳
天地之養也一以繫其自尊之心其要在神
者好和而惡姦一語神則已之真而武侯以
為義饒兵為問失義而後思為義因窮兵而
後思饒兵遽反其常豈直情哉夫恩害相生
理之必至先為任真庶可全也凡事成而美
者皆為惡器謂述之著見愛民饒兵述之尤
著者也我以此心感彼以此心應謂之形造
形形成必召伐動與物連斯外戰矣況列兵
陣盛騎卒夸耀於世觀天下之歸已得之不
順於理皆藏逆也天所助者順逆其能久乎
巧勝則事物之間無非機知謀勝則圖度浸
大而害物漸深至於戰勝則殺人藉地焚都
獲國害莫甚焉皆由於積暴致然慨慨之綱
之今乃藉君臨之勢恣無窮之欲以養吾私
與君神者較之其戰不知孰善勝勝惡乎在
請武侯自度之君若未明養神之道但修誠
以應天地而勿擾即足順天地之養而見其
與已為一則居民熙熙至和清暢物無
疵焉人無天傷何在乎區區求饒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
駟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闡滑稽後車至於襄

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
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
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
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

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
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
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
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
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
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
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
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
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此承上章勿擾民意而揭黃帝為準又
擬人名地名皆寓言以闡無為之意害馬者
能害時之事物與牧羊鞭後意稍過者
不同天師者純乎天而可師也
射蓋神交氣合不可以形相求黃帝輔以六
臣者喻六識未泯則道不免於迷大隗混成喻
道之體具茨全覆喻道之用襄城之野則邪
郭猶存非洞庭廣莫之比蓋未虛廓洞達暢

子無根非性賴之以求道者莫之適隨而一
精明之主亦昧然無所向矣然猶能問途於
牧馬童子亦庶幾焉牧馬童子喻守心之神
猶禪家牧牛之譬然而牧者何物牧之者誰
耶知慧能反六情無與善牧之主害馬者爲
天下亦若是言其本無難與治民如牧羊義
同習病目管目力所及不過六合之內拘於
形器而不能徧燭無外斯爲病也猶牧之去
其病者爲能秉天光而上達則遊襄城之野
何迷之有今病少瘥而遊六合之外則無形
器之拘而猶知有六合內外之分所以未云
全愈而爲少瘥也童子不過以自然爲師而
能若是故黃帝稱天師而退此章寓言以明
學之難者多中道而棄當十諸心君而力主
之乘天光而上達超形器而逍遙
具茨之山不待問途而可至矣

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无談說之序
則不樂察士无凌諍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

者也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
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
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
義之士貴際農夫无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
无市井之事則不比庠人有旦暮之業則勤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
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
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

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此章評世燭情與憐而極也圓於物
者三身居事內用力者也順比於時者十又
五身居事內用力者也其間貴際以上稱士
者十無知與力農夫以下者五則農工商賈
與勢利全用力者也物於易不爲物之能
變易者也物而能易則形雖物而能神矣不
物於易言前諸藝情狀皆如物之有方有所
不爲能變易之物也猶言物於不易此言物
於天能自託安於此不達

於彼自成一物失其神也
其詩智辯察士之所樂乃學道之所悲何背
馳若此是各爲其能所囿而不得自由者也
招世謂舉善推賢以來天下之士故可與起
朝廷中民循云宜民固當樂以官爵後叙諸
士農賈百工趨向之不同各執一偏但以得

用爲樂而忘其勞苦失性之爲患然而不能
變通用各有極極則姦僞生而患害作矣當
其處無用也常以有用爲心思所以設施注
措志念未嘗暫息遺時有用則志滿意得作
法逞能之不暇又安望其無爲哉貪者不積
則憂勞者不尤則悲亦不越前意是皆安其
所不安者也所以循法秋冬夏之統溫涼寒
暑雖順比於歲而各得其偏不物於易寒令
不可施之於夏暑令不可施之於冬不物於
易猶云不易於物錯綜其文耳惟至人心同
太虛而身備四時之氣所
以能易物而不易於物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
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
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

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東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舍毘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无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提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乘。且方與我以辯相排。以辭相鎖。以聲而末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竊子於宋者。其命闇也不以完。其求鈞鍾也以束縛。其求唐也。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竊闇者。夜半於无人之時。而與舟人闇。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成文謂之音也。此應天下非有公是。何置諸子於闇。不求完求亡子。而不出域求鈞鍾。則束縛而愛之。此皆能所見。而有失倫者。故曰有遺類。楚人寄而竊闇者。蓋論已開其蔽。而為怨也。

病故舉魯遽與弟子所較優劣。召陽召陰。即是以同應同耳。及改調一弦於此。而彼衆絃皆變聲不同。故不應也。五音皆整。而音則有所主。是為音之君。在乎善聽者。別之耳。故鼓宮宮動。鼓角角動。以類相推。未為特異也。五子之各是一偏。而非公。猶宮止於宮。角止於角。而不能相通也。惠子猶未悟。以已能超出于四子。而未始吾非。則吾之所是。真是矣。莊子遂引齊人輕子重鍾。失恩背理。而亦自以為是。至於楚人寄闇而闢不自知。非則三轉語矣。於此有以見莊子愛友惠子之篤。事詳後章。

章經意可知。聲猶木也。音以輪棟梁榱桷。音之君。喻良匠之手。所以成棟梁榱桷者。皆不可以相無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鼻。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至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為質矣。吾无與言之矣。

此見莊子愛惠子之真心正意只結二
句言有盡而意無窮文哉質樸本也地也
論端無由而發僅一惠子可與言時得仲其
亦或在是及惠子沒過墓而憶之顧從者而
與言其感概可知夫匠石之斲天下斲手也
然非郢人能立則亦無所施工臣之實死久
矣故我運斤無失而彼能忘形以聽斲者豈
易得哉莊子之失惠子亦然吾無以為質一
語頗難釋審詳經意則言臣之實死久矣必
須得死之人不惟不斲乃可施斲今惠子
既亡此斲雖存而無以對是無質也謂世無
知者執相激發者無與言之矣有以見傷悼
友生之切惠子平生時有機刺之言南華每
盡忠竭力而救正之雖不逃辯給之名而所
務者清談雅論免墮當時縱橫詭詐之習是
亦尚友之力也故南華於其後猶致意焉

通義卷八

章

聽而斷之據郭註
云瞑目忘手是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
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
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素
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者不比之又一聞人
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
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
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
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都以德分人

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
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
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此章義明不比之不與之並立也鉤君
束縛也逆民強逼也上忘而下叛忘君之勢
不親乎民也以德分人猶日教人以善也國
家有不聞見能包荒也此見管仲之知人
不可不諱云爲當惡乎國仲宜以叔牙對而
乃審所欲與公以叔牙爲言仲知其賢而才
不足以治國應其執中無權鉤君逆民乃斷
以不可蓋不以與已善而私其舉使之不勝
任而得罪於君也勿已則隰朋可言僅可耳
上忘而下畔按列子作不叛張湛註居上而
自忘不愛下之離散也足以証莊文誤逸古

莊子

通義卷八

三

何明

文畔通作叛據此方論隰朋之德似不可以
背叛言者若從邊畔說又不通宜從列文下
不叛爲正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言其爲
政寬恕不銜聰明以爲苛察善下而能得人
知其可以屬國蓋與其以知治國作法害民
寧若寬厚得衆而相安於無事此仲知人能
任所以成霸齊之功忠於
君而愛於友義實兩得也
吳王浮于江登平狙之上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
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
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
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无

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取論明惟鋤其色去其驕人之色如樂其間唯人聲之惡聞見其身耶然則親吳王而獲接見巧是其速死之徵故不免乎射巧而射之則左右莫非教中軍無中乎其執樹而死也亦宜王於此憐夫傲物之速禍出群之招患也。因成其友顏不疑無以色驕人不疑歸而鋤色去樂辭顯非勇於進善辭充爾邪。值閱三年而後國人稱之蓋修爲在乎不僥千日而後成功若爲惡則不崇朝而殺身有餘地矣。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

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田禾即田和齊君也。此章大意見前。惟後三悲乃見昨非而今是故曰其後日遠也。

不自悲而悲人。由其不自知也。此即齊物論首南郭子綦故顏成子入見。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乘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曰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

不自悲而悲人。由其不自知也。此即齊物論首南郭子綦故顏成子入見。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乘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曰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

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
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
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
者。无求。无失。无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
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誠之動物。不待言也。弄丸乘羽。此不言
之言。解難投兵。是物動於誠也。即執爵受酒
二人往。事以見德。不在虛言也。竊意此章言
大言一言誠。蓋一者誠之不二。大者誠之無
外。意實誠楚之君臣。不當狃於功利富強。故
舉二臣之善。以起其信道之心。以明已之不
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言之言也。狗吠二句。正破其求言之意。反已
循古二句。見大人之所以備。隱然自許。以勸
人也。結句。令較言。

弄丸於掌。轉運無窮。應川之機。在乎而
十以喻世事萬變。莫匪由人。達士觀之。等如
游戲。然宜傳楚之智勇士也。司馬子綦謂若
得之。可以敵五百人。則其才可。知隱居市南。
適意於此。視天下事。無足爲者矣。彼白公欲
將謀不軌。而觀其相成之何。不知已之甚。宜
弄丸而弗顧也。此雖戲事。而能阻白公作亂。
不成。子西免禍。是二家難解也。孫叔敖三仕
三已。而無喜。則其量未易測也。附設問。解
乘孫扇而清談。皆能使敵國投兵而退。法所
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是爲不道之道。不言之
辯。有口難。以形容夫子願有喙三尺。方可議
論。此事非實有。三入喙也。道之所。乃萬物
之初。德自歸之。知所不知。乃道之真。非言可

載。故德不能同。辯不能舉也。固墨雖以言辯
著名。至是亦無所施其辯矣。聖人海量。并包
天地。澤及天下。而不有其功。故置謚不立名。
實俱忘。是以能如天地之大。倫而不平。有
言有爲也。大倫故於物無求。無求故於道無
失。無失故於人無棄。能居今而常循古。通物
而不失已。蓋本乎誠而已。誠則實行之者。見
物焉。有不化者哉。無求不當。疊無求字。屬之
下文。不摩爲富。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歠。曰。爲我相
吾子。孰爲祥。九方歠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
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
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極也。

九方歠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
父毋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
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歠汝何足以識之。而梱
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
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生於奧。未嘗好田。
而鵝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
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
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
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

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死幾何而使柩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於是則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大意謂之謂祥道之不祥也。意外稱福如此。術相者知食肉之祥而遺其則。理占者知分安知術之不通乎理。理之不包乎術。又何祥。

不祥之祥。請觀塞翁之馬。中其鹿。其得失果何如哉。知命者聽之而已。今子蔡未嘗牧。且我與吾子樂天之道。食地之利。不從事於異之謀。而與之乘天地之正。故於物無擇。於事無適。一任乎自然之道。而乃謂將與國君同食。此世俗之願。非吾志也。無怪行而有此怪徵。幾天與之。既知其天與。又何以泣爲。蓋至人燭理之微。應事之變。知福之盛。必出於無幾何。而下其述。禍福倚伏之機。指者謂與國君同食。後乃食於渠公之街。音義註渠公。爲全驗。不若理占之近道。而无所希俸也。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

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器是以一人之新。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覓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昧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昧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昧妹妹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

物也是以謂暖昧者也。濡需者。豕蟲是也。擇疏。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

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和不比則不利也。故无以之所甚親。无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頌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癰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或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一作有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鷗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攪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華。其反也緣功。其

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
之取之國戮民死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
審於此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
走下文雖少待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以謂也知大
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
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
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
天循有照真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
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
莊子
以然爲遺義卷八
三六
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无崖
上干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
猶取音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
角音惑解惑後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由之迷蓋所以洗堯之跡而成其無名
之德且以教後世化跡免患忘其仁義之爲
利而率性以行之是乃所謂誠也
謂貪者器舊利仁義而自誇者衆也一規畫斬也言貪
貪者滅其天性也後妹濡需卷要亦莊子自
立之名又復自解只言德不可以有跡名不
可居也
至微至極如魚之悠悠於水而忘水以爲自得也目耳
心物各付物不起私智一身自足若然者其

平水也其直繩也其變動以應世也備此無
知無意乎直之道而行此其待已待人惟天
而已不以人爲而於其間也得之也生四
句皆以死生得失混然一視爲解亦通雅玩
其言蓋曰古之所謂真人得此無知無爲之
道乃謂之生一息失此無知無爲之道乃謂
之死原其初之入道也得此者無知無爲如
死而然失此者達奇聞巧千常百構自以爲
生也而不知死生得失之於人世其實不過如
藥之互相其低昂以成一時之用於本壯
無所加損也至如種之於句踐明於人而闇
於已亦猶鵲之目不能化其物者也惟風日有
損於水在河可見而水不自以爲損源之長
也特守物承上二句言理定於一無容私智
而不自心之殆者以能自固也原夫殆之成
以不改而不及時而亟改則禍之長也於此
而聚矣見禍而思反必因於修省之功修省
而有成必待於久於是而脫禍乃遂以爲喜
其愚不可憐哉世之亡其國戮其軀相尋而
無已由其不知審此自然無爲之道故也意
括堯舜所爲涉跡也足踐之博不盡地之廣
以譬知識之少必資於無知之博大乙造化
未分也通之者靜極而不染塵也大目天聰
靜也解之者無所不照也大均大分也人物
也觀之者無所不照也大均大分也人物所
與各有定量不外形而爲神是緣之也大友
天地形體也渾然一體故曰體之大信真
之情自可內考無疑可決也此一定之理
持萬物而無外者人能盡此道便是天命
此不已則吉凶禍福炳於幾先是謂真人也
故萬物之始以有彼也彼指造化言既及此
則其解不解知不知不敢自許皆有天知問
者亦不知其崖涘也此道之在天下無方無
體無臭無聲不可執持而又不可謂之無從

通義卷八
元
何

古至今未嘗或變萬物資生未嘗或窮此造
化所以大有發揚給取於世者若人者亦惟
同於此而法之而已又何必暖姁濡需卷
以自感哉誠能以不惑解其所惑而復於
不惑亦庶乎從來不惑者矣此吾所以有
於死而逃之也即此章觀之此篇有脫有
如驚作而暖姁妹作暖姁其平作其羊亡之
作亡之有木之半土作守上魚計宜後而先
羊意險直水平今日其羊也繩得非誤乎故
凡艱險字句必傳寫之不謹也讀者詳之
爲天下者不可觀其所論亦非拙於治身而無
尊俎之間不可越遊方內外有勞逸有跡無
跡之分耳夫仁義五帝之道不可輕嘗但後
世行之不至者往往認迹爲筏愈失其真既
離性而任情則仁義不出於安行利心存於
中不免繼以僞似之而非是誠足以害道故
老莊氏還淳復本之學皆辭而闕之若夫至
仁大義濟天育絕配道德以立人極者又何
闕之有仁義至於堯已爲澆薄許由恐其爲
天下笑蓋察形而知影所以欲逃去之而免
焉欲以愛惡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僞
出而患害橫生矣爲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
心爲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暗合不然而譬
夫禽食之人而假之網弋網羅之器其害物
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替
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尚賢之爲
利不知其爲後世害也惟外乎賢者知之必
起出一頭地然後能識破也後序暖姁妹
濡需以證前義條行頗詳諸解亦倫神人惡
衆至連下二句言民之歸非堯之舉舜而衆
心悅服皆理之自然非比而利之故無親無
疏而以德順天下此真入以其緒餘應世之
言甚奇當先蠟次羊後結以魚不爲道之所

通義卷八
四二

化蟻棄知也。不著。雖行以動人。羊棄意也。知
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之跡。猶魚
不厭水而相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夫然後
以目視目。不眩於色。以耳聽耳。而不惑於聲。
以心復心。而不役於知。則天下之目可一。耳
可同。心可盡矣。故其平如繩。為天下法。其應
事變。一循理之自然。無利物之私。無忤物之
患。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為心為治。以治
之耶。衆人以名利為役。衆人以私身為後。進
退猶成敗也。以天待人。其意灼然。謂以天理
為主。而人事應之。人入天者。以人事為主。而
天理忤矣。次古之真人。四字只應是。按字上
文。有此誤。華重出言。或得此道而死。失此道
而死。理之常也。或得此道而死。失此道而生。
又出於人事之變。如類天。距壽之類。譬藥中
之烏啄。禾本。隨病施用。主治則為君。佐使則
為臣。適當其時。非有常也。種之忠於謀。國拙
於全身。猶鷗目。鵲腰。各有其適。強其所不能
則悲矣。又喻風日。過河不能無損。損而不覺
恃其有源。然則得失利害之攪。人心人能無
損乎。欲補之者。道為之源。凡事物之來。能不
納於靈府。則吾源壯矣。事物之起伏。不啻查
壑之過前。又何所攔拂哉。水之中土。理相資
而實無心。影之守形。則所自出。而不能相資
者。物之守物。各生其心。雖相守之密。而互生
互剋。或然或流。有若外篇所云者。則不能無
殆矣。況以耳目心知之所。狗為能。殆成而不
於改過。待久而決。成世人乃以聰明心知。為
已實。此真人之所。憫亡國。戮民。禍之大者。其
端實起於耳目心知之所。狗貴在謹。過其源耳。足
踐之地。不若所不踐之廣。心知之事。不若所
不知之多。不知其所知。所踐而無用。為用
然後可以知天矣。天道難湛。不容擬議。故無
所措。知其間。止乎其所不知。斯真知矣。要
在日慎之功。人欲既盡。天理見矣。自大一大

通義卷八
四三

陰至大信。皆因知天而後知。首以大一通之。
道貫萬理。通生廣物。稟陽而結形。遇陰則解。
化全於無。而歸於無也。大目視物。所不視。大
均順物。使自平。大方以無為。為體。大信稽之
以不期。終以大定持之。所以應天下之動。而
已。常無為也。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
則順理之自明。冥中有樞。寂而常運。始由乎
彼。和而不唱也。以不辭。解天下之紛。以不知
知。天道之秘。文何所施。其誦問而有考。其有
無。虛哉。由是言之。雖頓頑滑稽。而有實理存
焉。古今不易。各盡其分。不可不謂有大揚。推乎
漢書。揚。推。古今。揚。舉也。推。引也。舉。而引之。陳
其趣也。世人胡不問。是而情。其妄。矧之。陳
夫自己之天。又安足以知。乾元之所謂。始。蓋
心。天無照。有惑以障之。故以不惑。解惑。復於
不惑。是尚大不惑。惑者。妄情之偽。不惑者。本
來之真。本來之真。我之自然者。猶知尊尚之。
則非大不惑也。若真造不惑之地。有何不惑。
之可尚。亦何
感之可解哉。
道之士。必以節義而匡君。武侯雖強悍。難
入。而無鬼說之。有其道。言良駁。以啓其心。
燕明君之於臣。不可不具眼也。遂能始。心
終。合。命。救。其。虐。民。奉。已。之。過。蓋。人。之。良。心。
善。性。無。幾。盡。之。理。猶。去。國。者。見。似。人。之。良。心。
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逆耳。以警其失。奸
和而惡。奸盡。修身之要。修誠。應。天。地。盡。為
國。之。道。得。聞。斯。語。杜。稷。之。福。也。何。在。乎。為
義。以。宜。民。億。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
七。聖。皆。迷。喻。人。之。六。識。俱。昏。而。心。君。不。能。
獨。明。猶。知。問。塗。於。牧。馬。童。子。則。不。遠。使。故
至。人。取。之。寓。言。明。若。欲。見。大。道。當。絕。聖。棄
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為。吾。宗。者。則。大
隗。不。求。而。自。至。矣。豈。若。武。侯。者。虐。國。民。以
養。耳。目。至。於。神。者。不。自。許。然。後。求。夫。為。義

假其後世君德不洽所尚非一途
有諸士趨向之不同潛恒性而逐萬物然
彼望其歸根則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揚乘
愚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盡於是然其言
論意機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若
人聽斷是以成匠石之巧也又喻有照明
之才然後足以收管仲之舉終不以鮑叔
私愛而易之也但以傲人而速斃人又忘
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
若灰心槁形者之累日遠弄丸秉羽者之
難可解乎九方數知相祥而不言其刑計
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觀微而知彰
外賢而廢利者也董梗墮零時為帝以喻
人之移化感日河水相標以喻化之移人
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
惟知足恃不踐心恃不知者則盡已夫以
燭物之失已為惑則
可解天下之惑矣

聖

道義卷八

聖

聖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
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
邪曰冬則擲音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
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
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無德而
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
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

喝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
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
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
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
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
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
彼其乎歸居而一聞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
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周盡
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拙作而以天

聖

道義卷八

聖

聖

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死
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
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
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无已人之好
之亦无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
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
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无已人之安之亦
无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
木之繒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

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
環中以隨成。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且與
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
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
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
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
從師而不困。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藏
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氏

曰。除日无歲。无內无外。

莊子 齊物論 四十五

莊子 齊物論 四十五
自其知。其無求於世也。夷節本無德而有知。不
於富貴而損德之文也。聖人其窮以下。是迷亂
於休之爲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已。成物而不
失已也。彼其平歸居而一。聞其所施。言彼之
所爲。惟安。居守已。而時或一有所施。莫不如
父子之相愛。非有心於施也。聖人應時精密
曲全。而不自知其故。作者性之也。在聖人惟復
其所稟之命。而悅懌作爲。以法天道之自然。
不知所謂聖也。人自名之曰聖。人耳。大抵人
生之憂患。皆生於知。及考其所行。終身亦不
多成就。況乎時有止而不能行。若其何而
務知。以自役也。美鑑言妍者不自知其妍。以
起聖不自聖者。舊國舊都。此喻得復其性者
之自慨也。見見聞聞。謂見聞其聞見之主。正

指性也。冉相氏。古聖人也。得道應世。隨物曲
成。未用智者。是以與物相爲終始。我後天時
皆歸於無。知日與萬物遷化者。以其所有之
一。未嘗化也。此即過化存神之旨。闔嘗舍之
者。曉彭陽。何不令其貪競之習。以師天之自
然乎。夫有心。師天而不得其自。然之道。雖師
天。與師物無異。如之何其可以應事。聖人之
喪忘。天忘。人忘。始。終。忘。萬物。與時偕行。而
息。應萬事。而不。豈。有。心。日。如。之。何。擬。於。合
天也。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之。不爲法。總
惟隨物曲成。之爲主。是。湯。尹。得。善。治。之。名。一
見也。已。落。有。爲。及。仲。尼。又。竭。慮。以。求。爲。人。傳
是。兩。見。也。豈。若。容。成。氏。過。一。日。除。一。日。
不知有歲。隨感而應。不知有內外乎。
行而二人者。皆楚王所愛重也。今則陽以榮
進爲心。故求薦於夷節。夷節弱於德。強於知
不知內有神者可尊。而外迷於富貴。非以德

莊子 齊物論 四十六

相助。徒取消燦耳。猶假衣於春。何足以救凍
反風乎。冬何足以救暑。遠。宜。背。理。求。之。無。益
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奸。人性本善。無有不
至。於神者。有德於已。而信之。篤。然。後。能。自。許
今夷節貪競。若此。是不自許。以知神也。況楚
王。嚴。暴。非。夫。好。佞。之。人。及。德。之。正。者。不。足。以
撓。動。之。蓋。行。之。善。惡。不。越。乎。此。二。途。子。何。不
捨。惡。趨。善。從。閑。休。以。進。庶。乎。可。久。也。故。聖。人
已。下。叙。閑。休。之。德。足。以。化。物。而。一。出。於。無。爲
至。若。不。言。而。飲。人。以。和。並。立。而。使。人。化。非。聖
人。不。能。也。綢。繆。謂。世。累。糾。纏。不。得。自。在。皆。始
於。有。我。與。物。爲。敵。故。也。惟。聖。人。能。以。道。通。之
使。周。盡。物。理。歸。於。一。體。而。不。知。其。然。蓋。以。性
會。之。而。不。以。物。我。生。心。何。所。不。同。哉。故。於。靜
默。之。際。而。有。動。作。者。存。則。知。動。作。之。中。不。離
復。命。之。道。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知。陰。陽。無
消。盡。之。理。此。皆。以。自。然。爲。師。非。出。有。心。而。自
有。主。之。者。至。於。大。而。化。之。之。域。人。則。從。而。命

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无辯。客出而君悄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曰。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常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呼洛也。吹劔首者。吹音而已矣。堯舜之人所譽也。道堯舜於戴音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通義 伐齊為亂事非道也。弗伐亦亂。無道以止其事也。謂二說為亂。未有以釋君心之怒。則事之亂未已也。末言君求其道而不竟其說。啓其深思也。惠施子知此意。故以戴晉人

通義卷八

四九

何明

見於魏君。君竟然自失。善刑君也。吹劔之吹將聲而無聲也。此言季子尚仁義之弊。厚首不足論矣。兵寢七年。固非仁義以易好戰之偏。道大物小。凡疑人之忽。遠約之怒。方將自反。自責何假。為匹夫從仇。與兵結怨之事。乎。又況視土為豪末。而動心於形骸之間哉。即此觀惠子蓋深於莊子之道者。故莊子重惜之過甚。而與思也。

通義 兵攻齊。虜民按國恃強。輕敵固亂人也。季子謂兵久不起。為王之基。志在安民靖國。何為而謂其亂人耶。蓋華子欲伸復說。故以此掩動魏君之心。待其切問而復告之。奇哉。君求其道之一語。謂前屏首所言非其道。季子欲止之。而無其道。若謂二者皆非。未有以處之。之道舉不免為亂人而已。惠子請見戴晉人之

是求之有道也。端角二國以喻齊魏二國所爭者。甚微。吹管有聲。喻衆人之譽堯舜。道堯舜於晉人之前。猶吹劔無聲。喻

孔子之楚。舍於驪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

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

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

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通義 此章惟陸沉之義。或謂沈不在水而在陸。以喻大隱。余謂視世皆空。萬物沉寂也。

安其素分。內足而無求。於外故也。今夫子違遼東。欲以仁義化天下。使之屈折禮樂。而失恬愉之性。彼隱德潛耀之君子。宜其從而

無已。不問已之窮達。常以燕清天下。為心與彼陸沉獨善者。不可同日而語。夫子知其為聖人。僕役而未升堂。奧是亦退名求志者。必

市南宜僚也。聖人知人之審若此。子路欲召之。而夫子知其必不至。各從所好也。其室

通義卷八

通義卷八

子

何明

鹿即語云使子格
反見之至則行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
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
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
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
滋。予終年厭飫。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
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
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
之孽。爲性萑^{音葦}葦。蕪^{音葦}蕪始萌。以扶吾形。尋擢
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
膏。是也。

治苗之方。變劑即深耕熟耰也。

鹵莽今變昔日之齊量而盡其功力。是以禾
繁而厭飫。以此爲治。形理心之喻。可謂切當。
人心天性皆不越乎自然。惟其迷自然。所以
離真性。以至滅情忘神。而不悟皆溺於衆人
所爲。故也。欲惡之害性。無異萑葦之害苗。蕪
即萑葦之初生。始則扶苗同長。終則竭盛
而害苗。欲惡拔性而失真。則形軀潰漏。所向
成疾。必至漸盡而後已。此治
形鹵莽之報也。可不戒哉。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

連義卷八
辛三

連義卷八
辛三

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
於齊。至齊見臯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
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
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
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
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
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
已。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
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
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
而誅不至。民之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
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
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意至齊見罪人戮死在道。則當時諸侯政化
可知。幕朝服而哭哀。君之至也。世間凍餒疾
厄。縶繫喪憂。皆謂之災。而性命慘傷。莫大於
戮死。汝獨何爲先罹之。莫爲盜乎。莫爲殺人
乎。何爲而至此極耶。又得非榮辱貨財之召。

意至齊見罪人戮死在道。則當時諸侯政化
可知。幕朝服而哭哀。君之至也。世間凍餒疾
厄。縶繫喪憂。皆謂之災。而性命慘傷。莫大於
戮死。汝獨何爲先罹之。莫爲盜乎。莫爲殺人
乎。何爲而至此極耶。又得非榮辱貨財之召。

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始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

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无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改舊初新謂之變。舊盡新成謂之化。萬物之出。生必有其自。但人不能見。是其不可知者。衆人不知。求於此。非大疑而何。未云然。與然乎。即前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意此一轉。自警自省之功。

與欲寡過而未能力意相發。年六十而六十化。謂人處世間。其形容知識能解事。爲彼造物。暗易而不知。未嘗不始是而卒非也。及乎耳順之年。更事既久。庶乎是非可定。物理可明。然猶未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年之非也。此言物變無窮。事變無窮。人心之變。亦無窮。三者交相化而古今成焉。得失若焉。事融理定。是非乃審。然猶未知後。

世之公論何如也。人閱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化若政。豈野馬之過前。不知其幾而吾之至寶。真常者。固未嘗變也。人而如此。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矣。物之生。死出入。有根有門。而人不見者。皆知尊其所知。以爲已能。而不知其所以不知。而後能知。信能知其所以不知。則萬物之根門。可觀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化與不化。與之俱化。則亦何惑之有。蓋人之所知。所能。特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一耳。聖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雖然。吾所論。化皆有不。敢指定之辭。乃其不可致。所以爲化。

仲尼問於大史大殺。伯常。稀。常。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

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殺曰。是因是也。伯常。塞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稀。常曰。夫靈公也。死。上葬於故墓。不吉。下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德雖生而近死之義。三人之答。大義已明。今

觀名既默定於前則其德之善惡亦有莫之
爲而爲者可知也。堯舜所以有朱均而曰天
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竊意天不生朱
均則堯舜微長天下而天下之爲公器者不
可見也。不然何以堯舜而有朱均。堯舜而
非禹此性之立命命之顯性之義微一微也
大發答云惟如此所以如此則靈爲無道之
謚明矣。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浴無禮孰甚
焉。父賢臣奉御而進使人捧幣扶翼而出之
惟謂奉御衣物是於人欲熾然之中天理一
毫之善未至全泯則其謂之靈義可以言善
矣。論常曰公卜筮而得石櫟之銘昭然靈公
之字與符干載其所謂靈久矣。彼二人何足
以知之哉。同處父之梓漆公佳城莫非前定
至於名號亦豈偶然。但當盡人事以應天理
其是非美惡則係乎生前之所爲在人不可
不謹。謹法始於周公以一字示褒貶亦嚴矣

不勸成名曰靈古之人不善終者有靈若厲
之號至於達識大觀善惡兩忘去來見在等
無滯跡無斷無礙無然順化使人無得以議
其善否豈不混成盡美哉。三人各一答首言
其不道次言其敬賢後言天理一定以
跡論之不無優劣卒不逃天理之定耳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
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
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
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
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
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

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嚴
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
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
爲无爲而无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
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
正者有所差比於太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
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
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
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
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
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
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
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
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
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
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
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
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

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无名无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其来无止。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此模名闡義寓言也少與大對知與公對調者調燮於其間不可有知不能無知惟復其本覺之性而不參以思慮之營營是則所謂公而調也此篇七百餘字只是闡明此義以見人之於世本不必知亦有不能知者如赤子熙熙視而無意於視聞而無意於聞悲喜而無意於悲喜而視聽喜怒哀良能又孰能知其所自來乎通篇文義平實無庸訓解惟其間字句稍與他書不同者略爲一通聚井爲丘聚丘爲里其言一里之公也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凡人天性不迷則內有主矣故聞見自外而入者可否有辨自無執一之偏天性不迷則中心正矣故其思慮由中而出合於人情自無拒拂猶四時殊氣不自知功云云也已名之曰大道丘里之言豈足以盡之橋起者兩崖相拱爲虛可通爲橋亦無中生有之喻雞鳴犬吠之不同猶莫爲或使之二

莊子

通義卷八

五

章

在平公之一字而已道經云公乃王王則天
下之所歸安往得辭哉故自外入者學也君
子之學主乎道則物無不通由中出者思也
君之思正乎理則物無所距猶四時殊氣
而成歲五官殊職而成治總歸乎大人之德
備以闡大道之無私又惡可得而名焉無名
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此理之必至然而時
有變遷機有倚伏有以所拂而宜者有以所
正而差者皆由自殉已情故不免於殊而警
大澤之百川合而為匠石之用異而同也若
山之木石散而為天下之用同而異也若真
理而歸於道復何同異之辨哉夫道之為名
不足於盡物各以其大者言之耳形之大者
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而又以統天
地陰陽其大詎可量耶然既有道之名則不
可與無名比所以至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
下莫得而名也是章同齊物論之談有無生
死此則顯觀治道者翻出丘里之言一段立

莊子

通義卷八

五

章

褚氏總論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樊
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有以見至人善
建物之網繆使之歸乎恬暢是謂飲人以
和而使人化也裨益治道多矣以其愛民
無已故民愛之安之亦無已蓋以道濟物
出乎性情之真民安有不化之者世人往
往殞物失已日遠舊都望之惘然則未至
獲盡猶思所以未復荷能見所自見聞所
自聞其欣悅當何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
天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而群輔賢非獨
臣傳於前而尤足以與日後之化如湯得三
歲功又何內天外人繼其後若四時之成
盟而舉兵遂以觸蠻為喻以眇當時好戰
之君明所習之隘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
子舍彘丘譏有論之可蓋世理身之要未
忘欲惡之為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未
於相矩數舉人以失為在已以正物也遷

又論隨年化情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
未然則凡所為者不得不為造物有定筭
託之於人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馬
非百體立體得名大人令衆以為公萬物
殊情而道脩管大澤之百川大山之木石
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產而同歸不越乎形
氣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真接子虛
實皆為執滯未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
乎言默之表心融而立無得之域則道物
之擬議化焉斯知可道可言之非真
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莊子卷第八終

治世篇

卷八終

文

莊子卷第九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雜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
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
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
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

卷九

治世篇

卷九

何金

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
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
陷而無所逃陳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
地之間慰腎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
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音然而道盡
其血三年而化碧玉晉元帝托運棧不至而
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識殺射
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此亦史所明載下
可謂之無者孝已殷高宗之子見逐於後母
會參其爪犬杖則走皆為忠孝人之所貴而
或害其身是外物之不可必也世非無中生
有猶物情相感而生此天機也人持兩端之

見而不能脫然自省者必懷憂不能

自安心中如焚月比良心火北私欲

毀譽成敗得失非性命所有皆外物也而

俗認以為真利而忘反以至於殺身而弗悟何

邪蓋漢所利之為汙不爵就焉則慕名以

之有識者知利之為汙不爵就焉則慕名以

自高名之美者無過忠孝以其能致君親於

無過有足以精國家興教化故也上古風淳

君如標枝民如野鹿則安有犯顏逆鱗之舉

亦豈有刀鋸鼎鑊之威哉為臣不幸而遇暴

君悖理枉殺即陰陽錯行雷霆發之時也

而後忠見焉為子不幸而遇虐父窘逐流離

即水中有火焚根之時也而後孝聞焉視色

正黃喻性中和木之為物絞之得水鑽之得

火陰陽之性具焉木中有火陽侵陰位至於

焚根則過亢矣和能平不傷平譬人身由陰陽

而生抱沖和而主或得以寇之者物為之累

而氣動於中喜怒并毗陰陽交勝沖和日損

容邪乘入無根之木其能久乎兩陷請外而

事君奉親內而修身養命皆不外乎憂患心

惶迫而志不成若縣係於天地之間無求解

脫處慰字難釋或借從鬱音義頗明譬於

思慮沈沈於暗欲言著物之重所以利害交

戰生火內攻而無形其舒慘之機則隨人喜

怒感召而發吁人亦至靈矣可不自愛重乎

又譬以月之明雖大而耐多盈少出於天理

也火之明雖小而耐之益烈由於人為也天

道惡盈其滿也易復人為好盛其盛也易衰

月則不勝火人欲盛而天理滅之譬也月盈而

孝之名成臣子之不幸也道德經云六親不

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然則何以處之

日儼然而道盡儼然而道盡已忘而物化之

謂也已忘物化又安有生火焚和之患哉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

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

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

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

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

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誤激西

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

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

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此後世傳聞其事而擬為之若有不足

於莊子之往貸者且不能知監河侯之平昔

非定其交而後求之道也其曰忿然作色尤

非莊周之當其為據附無疑也讀者詳之

是呼字去聲數也鮒魚侯呼舊音去聲義當

越水聚之之王頗難釋諸解畧之獨碧虛云吳

本遊下加說字去聲其論亦未通詳義考文

簡明大意謂人處道中如魚在水不可須臾

離失道於身欲假之於外類望監河侯之邑

金何足以濟

目前之急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音界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剡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音推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音累趣灌瀆守鯢鮪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

經於世亦遠矣

此承上節雖求而無必得之意自不念雖得而無專利之心故不驕莊子與監河侯

大鉤巨緇喻所操者太則其得必豐累

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裾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

爲接其鬢壓其顛音音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詩禮孔氏趨庭之訓也以爲起家下文亦非周時之事也以爲發冢謂盜死者之珠正爲聖人猶餘以自多者比也下文陵陂口

安於泉下其流毒可勝道哉而猶舉詩書以訓世可謂爲所不當爲用所不當用也南華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管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已矣仲尼揖而退覺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

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
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
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
隱，與其譽竟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
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修上越下，上長下短也。未僕後耳，身恭
而不露耳也。躬矜言矜，馳之態，指上末僕，容
知動容不見，朴實指上視營四海猶今言眉
毛會說話也。抑固窶邪？言果無術而為此自
窮之道邪？亦忘其簡畧之性，是以弗及邪？凡
以惠及人，必以得人之歡為自足，是中民可
以
德之知進而不知退，不過相推引以虛譽
相結納以隱秘之計而已。終不若毀譽之兩
忘其機，惟在忘譽。譽忘則毀忘矣。反此而營
心於毀譽者，動必從邪，是以動無不傷也。聖
人躊躇應感不得已而後起，事有成功，聖
奈何終身擔負矜馳之勞而不悔也。
老萊子，形容夫子狀貌見於三語末
句，似得聖人之心，非真絕塵眼，未易道此。與
關更仇璋狀文中子之語相類，而其師已知
之。聖賢心通神會，若此射矜，請全身是誇，一
容齋色，知多謙，皆足以召患。故今去之，蓋一
作驚為優言，不忍一時之患為仁義以救之。
後世殉迹成弊，馳驚而不止也。抑固窶邪？輕
於用世邪？或無謀而慮弗及此邪？何歎於為
惠之心，形見於外，而不可掩邪？蓋識夫子進
退遊聘，徒自困其形神，是馳騁終身之醜，庸
民之行，進於此耳。進則相引以名，退則相結
以隱，譽堯非桀，由此而生。若兩忘非譽，堯桀

奚辨哉？反謂反前所言，不能兩忘者，則愛惡
存懷，與物皆傷也。動內無定見，喜譽惡毀者，
則隨物趣舍，於行為邪也。是聖人待時而動，
徐以興事，每有成功，奈何自負其能，終不免
於矜也。夫子之與老萊，猶出為堯而隱為山
南華寓言以警世之不知時而動為以要譽
者耳，非實
取之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
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余且得
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
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
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
治然者
通義卷九
七
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
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上吉。乃剝龜
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
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
無遺筭，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
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
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
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此章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是正論在
用心自苦，去所長，則無不善矣。末言嬰兒能

言其言習之不可不領言外見忠臣義士不恤其身而惟以啓迪其君上爲任不欲輕廢於小人而甘死於知己所謂盡其才而不吝也其能其不能皆天也患非有心之可避能非有心之可逞也去小知去一事之知則心體虛明而全體天光不爲物蔽是以大知明無不照也

宰路淵名神龜所居爲清江神使河伯之助則以知而見役兼由清入濁所以不免陰陽而介色白應陽其圓五尺配五行也上符天候然而入網莫逃割腸不免者其材其知有時而窮皆不足恃若不爲清江使而曳尾於塗中以全無知之知不神之神斯爲至知至神矣又何網罟之憂哉此章與史記

莊子

通義卷九

八

邪

龜葉傳相類但彼作漁者豫且卽此人是故有至知者應衆人之謀得以勝之而不敗全恃衆知之謀無異鵲之於魚非若網之無心而可逃也欲避患者當去自己小暗之知而取衆謀以爲知則大明而周物是以去已善而天下之善歸之知嬰兒與能言者處久而俱化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

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

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

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

賤故曰至人不嗇行焉夫寧古而平今學者

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

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

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微爲明耳微爲

聰鼻微爲鵲口微爲甘心微爲知知微爲德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

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

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閤

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讎心無天遊

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

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詒知出

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

木怒生銚辱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

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皆勞城威可

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

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賦
 戶。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賦
 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
 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
 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亦善毀爵為官師。其
 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
 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
 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踏河。筌
 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
 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
 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地之見用於人者。莊子答意在無用。故即
 廣之見用於人者。尺寸其為廣。大者無窮。其
 者之為用。斷然不見之矣。然非深厚。則不
 能廣大。非深厚。則不能載萬物。是無用之為
 用。不可一息一方之缺焉。言外見吾言之
 意。包含其厚。在世事中。若不屑屑於用。而
 天生地。鬼神帝者。非此意。無以立極。固非
 徒以言。之。惠子不能窮詰。以盡其蘊。故莊子
 復申言反覆。而數得意忘言之不易得也。
 游者。超然無方之名。能游者。道遠物外。無物
 不資。所謂至人游於世而不僻。心有天游也。
 不能游者。甘焚溺。以隨流俗。塞實隘室。百骸
 相扶。有用無用。可知矣。流通之志。至相感。言

小人求用。得志於一時。世變而無據矣。不
 行。行無所往也。故教於我。而承其意。順人也。
 下。輕信從。亦不棄。忽不失已也。惟五官通。則
 是。非。不。殊。不。同。尊。古。卑。今。之。流。變。便。於。道。行。
 則。重。足。而。生。害。也。今。有。知。者。莫。不。恃。此。氣。自。
 之。往。來。設。有。呼。又。不。繼。必。至。於。死。非。天。之。罪。
 乃。我。之。不。善。養。耳。天。之。息。貫。串。於。有。知。之。形。
 體。日。夜。無。隙。而。人。顧。以。一。藝。自。用。塞。其。不。窮。
 之。發。失。身。內。之。重。悶。心。中。之。天。游。猶。室。室。而。
 婦。姑。不。相。容。正。眼。耳。鼻。舌。爭。爭。交。相。擾。攘。豈。
 天。之。罪。哉。觀。今。之。愛。山。林。者。不。其。情。神。不。勝。
 役。役。之。勞。是以。見。虛。墳。而。喜。山。林。有。用。無。用。
 平。勞。神。者。有。用。無。用。平。大。抵。德。以。好。名。而。失。
 名。以。自。暴。而。損。損。於。智。榮。者。呆。蠢。不。動。之。象。此。象。
 必。多。言。爭。起。於。智。榮。者。呆。蠢。不。動。之。象。此。象。
 生。於。有。所。持。守。不。變。者。職。守。之。事。不。過。取。決。
 於。一。事。之。宜。而。已。此。皆。世。謂。之。有。用。果。有。用。
 乎。至。若。春。雨。生。物。鏡。釋。艾。錫。各。率。其。職。不。見。

成。毀。得。喪。之。異。謂。之。有。用。乎。無。用。乎。靜。然。
 句。然。字。是。默。字。之。誤。故。心。變。質。之。方。然。亦。
 能。無。意。是。以。有。勞。而。非。佚。者。之。所。問。神。不。問。
 聖。聖。不。問。賢。賢。不。問。學。學。不。問。衆。道。不。問。不。
 相。為。謀。用。不。同。也。善。毀。善。居。善。孝。也。毀。而。至。
 於。死。慕。其。得。爵。也。善。毀。善。居。善。孝。也。毀。而。至。
 乎。故。求。魚。兔。者。用。筌。蹄。而。忘。筌。蹄。蹄。言。者。不。
 得。其。發。言。之。意。而。謂。其。
 言。為。無。用。也。不。亦。謬。哉。
 人。用。唯。達。道。之。士。能。之。能。之。者。不。得。不。遊。不。
 能。游。者。不。可。強。也。蓋。謂。時。俗。逐。物。而。流。通。者。
 多。否。則。又。為。決。絕。之。行。刻。厲。矯。亢。而。不。自。適。
 則。視。人。世。如。累。卵。陷。窞。至。於。負。石。自。沉。抱。木。
 橫。死。者。有。之。何。聖。乎。道。遙。游。哉。故。皆。非。至。知。
 厚。德。者。之。所。任。多。無。覆。奔。馳。於。名。利。以。
 求。慰。其。心。錄。一。時。有。君。臣。之。分。若。易。此。一。位。

佛化有所不恤及不若下愚不學者之僅
 有忌憚而安乎定分也是皆原乎上之人
 以聖知治民之過久則姦民之肆者併聖
 知而竊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以非聖
 兩忘世患自意節我無為而民自化之意
 白龜能見夢而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
 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特知以喻愚不若
 忘知之無患也次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
 用其義互相發明至論人有能遊謂遊心
 於太遠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
 當籥木古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
 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
 下往往遊所不當遊至於大馳騁陸而不
 顧雖聖人復出未如之何間有樂於遊者
 不過以江海為閑山林為善而放蕩終身
 焉此遊世而解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稱
 以貴六微則道不欲產有知特息則人
 當貴虛室虛白生無性而非天遊故勞者
 治然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中居厄言日出和以天倪中居寓

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
 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
 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

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
 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
 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
 是之謂陳人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
 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
 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
 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
 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
 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
 無物不可非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就其久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
 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自訓已明茲復淺近為之說寓言者如逐臣
 思君托於棄婦或托於異類如卽之谷風周
 之鷦鷯本籍少知大公調之類是也重言者
 引先哲緒言為重以申己意猶孔子法語之
 言本籍義黃孔顏之事是也厄言者按所好
 以破其固蔽然後盡所規以要於中正如相
 狗馬說劍之類是也借重先輩本以德信於
 人設使齒雖先而性昏昧徒以年為長者不
 足為先輩也無人道者不能成已成物以盡

父師之德者不言則齊謂不形諸言則事物
各安其所理無不齊今三言出於不得已然
已言與理之本齊者不能為一故道貴無
言苟其言皆指無言之體則言不言無所
異矣蓋天下之物其異同各有本不可以
傷其天機之微不然而以久於道而處其
成物之志哉末又原萬物並有無如無終亦
莫知其故乃天運之自然均平者正天機微
渺而不容測者雖欲言之惡得而言之故孔
子曰子欲無言必
即天運以明之也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九
六
可也故其言日出而不窮人亦聽之不厭非
若萬言重言之有所去取也蓋能知以自然
之分則可以令天下之心而我無心何同異
是非之辯哉父不為子媒一語足以盡萬言
之旨我所以藉外論之者為彼難信故也其
同異在言而應反見諸迹不若無言之混成
而人莫我異無言之混成又不若無心之言
能化物而無迹也重言亦出於已言經緯論
其才言本末明所學此又有警勵學者之意
莊子無窮而能和以自然之分優游曼行以
終天年何世界之能及又隨掃其迹云凡天
下事物之理不言則齊與道為一齊語言猶
無與有相與妙理惡得而齊惟起有無而
冥粗妙者斯大齊也故曰無言此又明夫未
嘗言者不言之妙神而化之不滯有言無
言之迹于天下風塵影從也夫言之有可
然出於自然固可則無不然無不可矣此尼
言所以併包寓重而無遺故言滿天下無口

過也本經末篇自敘有云以厄言為曼師以
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則知是經所言浩瀚
宏深千變萬化不越此三條而已然而絕迹
易無行地難不言易言無瑕謫難南華立此
三言所以免乎瑕謫也夫以言免瑕謫猶未
若忘言而無瑕謫忘言而有無之非不言之
偏執也忘言極謫夫子之欲無言近之世間
萬物同出乎機而稟形有異相代無窮猶言
之同出乎心而立論有異辯靜無極聖人因
而不自明應彼而言非我言也故若環無端
莫究其極我則和以是非而休乎
自然之分而已是亦遺言之意云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
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
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
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
人乃以心服而不敢亂立定天下之定已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九
七
此承上章無言之指以見其尊信孔子
者今是而昨非日新之覺也勤志好學而不
息服知周旋於覺性而不離蓋微論語吾十
有五不知而作等章而為此品題也謝之言
脫化其志與知而無事於勤服也未嘗言其
謝孔子云者猶曰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也大
受才以下雖若泛論正指孔子之所謝者才
性之所具大本萬物之所同出猶曰根本復

其天賦之靈而居於世不為物欲牽引便
言聲協天地之和言為人物之表應感不謬
此但定天下不易之理平言外見孔子無言
而服人心舉世莫敢並天下不易之道於孔
子而定也已乎已平者不敢望也猶願于歎
夫子超軼絕塵而居倘若平後之意蓋逆也
迎而立也

人生隨年而化賢愚所不免者內而知
慮日增外而形貌日改得失利害之相攻是
非成毀之變易凡幻塵泡影倏起倏滅於前
者皆化也夫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生道
日新不滯陳迹其居化與人同而受化與人
異黃帝書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信哉夫
六十歲為天地枝幹之一周人生上壽之中
半更事既久是非可定矣然猶未知今之所
往

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請原其由患在於有
苟未至無我猶未必六十歲之後為真是故
陳父子亦有五十九之歎勤志謂積學服知
謂任能夫子謝去所學所能久矣默進此道
而人不知耳人皆受才性於造物必能復其
已德生道乃可長久以至克之以學問美之
以德業鳴當律言當法猶云聲為律身為度
此皆由靈而出人道可謂大備矣及其義利
而己世而以己之好惡為是非宜服人之口
心服而不致蔓從無隱荒先生點句立定天
下之定言其化之速也已乎不得及彼平乃
莊子歎服

仲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第子問於仲尼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
夫無所縣者可以無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
如鵲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充養而樂無匱乏之憂無親之悲無承
歡之樂是曰再化縣係累也學以無累為善
有累大道之罪也可謂無所縣其罪者謂其
豈可以無所係累許之乎絃而問之也孔子
知親死之還大化哀亦忘矣況操之厚薄又
何足以動心

古人學優則仕志在澤民操以代耕期
於仰事俯育而已豈若季世之仕者係操之
外操則取贏極耳目口體之養未嘗過親庭
而問焉者有之曾子三釜及親而心樂三千
鍾

鍾不泊而心悲其悲樂係親之存亡非係操
之厚薄也然而心不免於再化門人所以有
問夫子謂參於二者之間不能無所係累親
之存亡思固不免操之厚薄不能無所係累親
耳曾子之孝行著乎萬世彼視鍾釜猶蚊虻
未聞南華寓言亦責倫賢者之意所以勉人
以孝行為重仕操為輕親之待不待操之及
不及一付於分
又何所係累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
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
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
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

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通義卷九 二十
人存主處見。外感上見。尚未歸根。物來則生。則合內外。大妙則忘內外矣。此猶列子之意。界為之通。以俟深造者。取焉。野實朴。從順世通。彼此不礙。物心神凝。定卓然如有也。來

精神生意。依依日親。所謂厥修乃來也。鬼入者。恍惚不可為象。來者。入於其中。而不入。所謂有神也。天成。天然成就。無造作也。鬼入。有死生。形神俱忘。心如太虛也。大妙者。體天地萬物。無內無外。不容思。不容言也。生有為。以下。皆言大妙之意。疑而不決之辭。以見不能思議也。生有為。死也。勤公以其死也。十一。字中。間有脫誤。果為強解。九年之序。隨資稟以。為久速。非定作也。生有為。死也。即物。至。生。而。有。為。死。者。風。雨。霜。露。情。相。親。而。有。生。之。示。教。甚。公。無。物。不。死。也。死。果。有。自。而。為。生。豈。真。有。所。自。乎。雖。如。此。言。果。能。盡。其。諸。天。則。有。律。數。考。諸。地。則。有。人。跡。以。為。據。人。之。可。知。者。此。耳。然。其。不。測。無。端。者。不。可。盡。也。吾。於。何。而。求。之。終。始。不。可。知。似。無。命。也。而。又。

有命也。虧盈益謙。變盈流謙。禍福相。不。其。有。鬼。神。矣。而。或。有。未。盡。然。者。又。若。無。鬼。神。者。此。道。之。所。以。為。大。妙。而。我。之。所。得。者。如。此。命。言。稟。受。之。物。鬼。言。人。為。之。應。命。常。也。鬼。也。

通義卷九 三十一
人生隨俗。凋喪日失。一日學道者。損之又損。所以求復其初。野謂漸還。實朴從謂順。人不失已。通則微。理物則忘我。來謂人歸之。鬼。人。見。理。造。乎。恍。惚。天。成。合。乎。自。然。不。知。死。生。則。無。去。無。來。尤。年。大。妙。則。極。數。造。微。神。化。莫。測。矣。能。以。無。為。為。宗。乃。可。登。假。乎。此。而。世。俗。耽。於。有。為。日。趨。死。地。勸。之。以。公。者。以。其。死。由。乎。私。也。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以。其。下。有。私。字。絕。句。私。謂。貴。愛。其。生。奉。養。過。度。本。求。益。已。損。莫。甚。焉。故。今。去。之。歸。乎。公。道。也。死。者。因。生。為。有。自。生。者。從。無。而。始。為。無。自。生。而。無。私。則。亦。無。死。天。不。能。殺。地。不。能。埋。汝。果。能。若。是。乎。

通義卷九 三十二
由是知無以生為者。賢於貴生。又惡論其適。不適邪。天有歷數。可推不泰。地有人據。可考。治亂。吾又何從他求哉。夫自二儀分判。幾千萬年。生有而不知其終。非命何以立。擇物而不知其死。命從何而立。歷數人據。有禍福之。有。時。而。無。鬼。神。主。之。天。道。有。時。而。難。謀。人。事。精。密。難。窺。所。以。謂。造。化。但。當。盡。人。事。以。俟。之。故。向。上。之。學。使。人。反。究。自。己。天。地。之。始。終。一。身。靈。物。之。隱。顯。虛。性。而。至。於。命。明。鬼。而。極。乎。神。在。乎。力。行。心。契。斯。功。蹟。有。待。也。大。妙。亦。何。待。乎。九。年。哉。有。待。也。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于。有。而。

孟子
浩然
道義
三
章

莊子
 浩然
 通泰養丸
 主
 章

祖述也古之人所以入獸不

緒氏總論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之意自揆立言既多恐後人殉迹成弊故隨步隨擇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厄言如水在厄有防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爲固然固可邪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心當世猶觀番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究其真從微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年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況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問乎爲親爲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遊一年而野至於

莊子

通義卷九

子四

章

大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所謂寓重厄言者皆在過化之域矣夫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充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天閥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睢肝矜傲人誰與居間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示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予嘗閱東坡蘇文公莊子祠堂記謂寓言篇末當連列御寇篇首而不取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且二篇合一義或可通而四篇遺點無乃太甚意其所病者讓王條列繁而意重復盜跖皆孔子若太過說劍類從橫之談漁父幾詆聖之語此所以不爲披翁所取也然祠堂記中謂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則亦燭其立言救弊之本心矣又何以祖述爲嫌竊考讓王等四篇較之內外部若有間然其指歸不失大本蓋言者

不無精粗之分抑揚之異或門人捕鱗不得其淳所以置諸雜部之末自可意會無煩多議以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

莊子

通義卷九

子五

何

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夜皮毛。夏日夜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平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

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善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

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

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從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珠誤哉。

特隨侯之重誤珠哉

誤珠哉

其情曰不以天下害生曰不以易生曰尊生曰不以傷生曰養生皆所以申愛生之旨也故末結以生豈隨珠之重哉其間魯君幣聞使者馳詔而還齊世俗之見也以其居陋間衣直布事飯牛幾不足以應君聘也

天生聖人所以續道統明人倫育萬物贊天地也君位之存無不與焉然謳歌獄訟

莊子
通義卷九

迎義卷九

天

何明

之所歸有不可得而辭者亦一時寄託焉耳
雖居萬乘之尊四海之富而土階茅茨惡衣
菲食不知其勢之重位之極也蓋由得之非
心所以處之非榮故其辭讓易如脫屣夫物
莫大於天下能以天下讓無物足爭矣其賢
中所存詎可量邪至若與之天下而不受亦
豈中無主者所能爲堯舜太王之德業固不
待讚揚而諸子之高節非莊子不能盡見徐
考其辭讓之語大意不過卑物尊生輕外重
內以樂聖人之道而惡爲君之患也且與之
天下古人猶不屑受況肯效後世矜詐恃力
悻理越分而妄求者哉幽憂之病按呂氏春
秋引此章高誘註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
是也謂方憂身之未治何暇治天下爲此所
以異乎俗也太王之避狄而不忍害民至于
披逃民而忍其害已忍害民則能愛已忍害
已則能愛民此越人所以欲得爲君以其德
者也若夫上德不德民無能名則不可得而

室是超出一等矣南華雖不盡言其意有在
於此許後章經旨可見察園之心真惡富貴
者通出世俗所見萬萬矣惜乎不歷恍以辭
乃失誠於使者似亦稍酌淳德使者既造其
家又見其人而不能力致之乃從其辭而反
審無乃過淳矣乎夫難進易退希子之常養
愈久而植愈深於閭固不容多議然魯侯渴
心求賢幾何而一遇幸遇之又交臂而失不
得與君之共理大業以濟昇平實由乎使不
便之過故申言以爲戒且天下功業宜莫大
於帝王此猶以爲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
豈常流所可窺測邪所以之所以爲卽語云
所由所安也今世本惡聽者謬多者字真以
治身治當是持虎聖人之動作聖字爲冗隋
侯之重當是珠此章全見呂氏春秋
秋不韋去莊子非達必得其真

秋不幸去莊子非遠必得其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

華

通雅

統

者曰。列禦寇。蓋有好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今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敬奉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壘之而拊心曰。請食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言而遺我粟餽也。餽則狎虎之德也。罔人之疑也。即其以得佚為歸。宜不足以知列子之所存也。宋句非莊文。非列意計效也。也。有賢在野。而不知可乎。聞人言其有道而遺之。棄則亦遇賢而能敬也。列子以為罔人之言而遺我。意知不因人言而罪我。故辭而不受。此君子親微而知著。見性而知來也。其妻拊心有言。乃世俗鄙見。就謂有道者之妻。子而為此哉。夫至人之所為。雖其妻子猶不能盡識。況他人乎。此言被禍懷玉之士。未易知。知之又當致之有道。斯可以盡人才而得其用。漁父篇云。下人不親。不得其真。信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

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衡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君而失國。不君可想矣。其得反國。幸也。以反國而賞從者。行尚壁之基。終非知過進德之志。故說辭而不受。即其三辭之言。則昭王君道可知。此真良士也。真君子也。安於其分。不易其志。榮君子又阿學焉。

昭王失國。而推恩說之。辭賞。義分而不受。蓋王失國而不能伏其誅。則王復國而不敢當其賞。理亦宜然。世之無功叨賞者多。則以安命辭祿者為創見。王命見之。而其行而欲識其人。說以為不可毀約而見。遂終辭焉。不使君有妄施之名。其不欺如此。上君子之所難能也。而屠羊說優為之。使舉國臣人化說之德。而克肖焉。何處世道之不相與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腫臃。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

莊子 齊物論 卷九 三

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此章三引見孔門學學者自得於良貴。天機不外慕也。子貢之達適足以爲鄙耳。遠。道義猶存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莊子 齊物論 卷九 三

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上章言素貧賤之自得。此言素富貴者有超乎富貴之志。使佈乎類。而陋于貢矣。無惡乎。言不可怨不自勝也。重傷者。知不自勝。已不順神。是有傷也。強於抑遏。是加傷也。隱處巖穴。雖素者亦不易安。況素養素者。者。故曰。雖與能自勝未同。亦知內外之辨矣。

訓同許慎註天子之兩觀也。不能自勝則從
神所適也。夫學道者當損情去欲。志尚清虛
此乃云從其性情使之神和意暢。是無惡乎
不能自勝也。又云強關而不從。此之謂重傷
則使人任情從樂。以為道有類。列子載管
夷吾所謂養生之道。肆之而弗闕者。地原其
本意。蓋謂公子牟生於富貴。而欲隱嚴。充實
為難。能若過關。其清恐傷其性。故寬以談之
進者。不己成。功一也。南華取此。以為富貴學
道者。之勸。庶不至墜崖。而反若夷吾者。以伯
國強兵為事。宜其立論之偏。又非年比矣。諸
子所言。固不可為學道者之法。譬名醫。疾
必審人而處方。
期於瘳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慘。

通義九

三

修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
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
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
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
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
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
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
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
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

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
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
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
而弦歌。子路抗反。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
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
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或作於此。則
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
而共伯得乎丘首。

藜羹不慘。有菜無米也。於丘其幸乎。危
亡之難。人生不可試。習以自考。今得遇此厄
則常言死生無變於已者。我身親見之。其
卓然與大化為徒者。不成空言矣。貧賤憂戚
此亦承上章意。

通義九

三

子路曰。子貢所言者。夫子之迹。顏子知夫
子之心。所以忘言也。窮通在道。則世間得失
無所益損焉。不窮於道。則不失於德。又何患
難之能移歲寒。而知松柏之堅。乃見聖人此
所以為幸。夫子選琴而弦歌。一安於命而不
損其樂。子路執干而奮舞。悟理而心悅。不知
子舞足蹈也。子貢曰。數句讚夫子之道。大難
窮道。德於此。德當是得。許由共伯之自樂。亦
以得此道故也。丘首山名。碧虛。照江南古藏
本。松栢之茂也。丘首山名。碧虛。照江南古藏
曹越王得之會稽三句。故其註云云。又共伯
下有志字。窮於商周。商說之不通。諸解遠而
齋及之。

舜以天下讓其友比人無擇比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桀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_{一作洞}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

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析享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此與前于州支父支伯善卷太王重父王相同彼言愛生此言避辱愛生者所欲有甚於生避辱者所惡有甚於死也末於夷齊論

其苟可得已則必不然可見無擇卡隨皆
光之自況皆得已者所謂是皆已甚也
下爲無擇者不受則已或逃而去之何至自
辱行則其立志有爲方銳十隨替光無爲者
也而湯將伐桀桀有爲方銳十隨替光無爲者
得伊尹成伐桀之功歸而讓十隨替光無爲者
受而己又恥其見汚而投網水泊讓替光不
先數其非仁非義非廉之悖道卒不受其祿
行剛介不而負石自沉此二子者皆高節厲
此以激屬類俗云竊詳本章大意南華舉
雖不見他書以得之於讓而施之讓盡善盡
天下之讓卡隨替光獨水蘊水之事蓋言其
避之極而勿論可也夷齊棄君性觀於岐
陽蓋慕周之德化願爲聖人氓共樂無爲之
化而已武王使叔旦與盟而誘以爵祿豈二
杞不析福社壤郊禘盡敬以報神非有所觀
望也則治國以無爲爲可知與政爲政無私
於已與治爲治不擾亂之不以人自爲成不
卑人以自高不以禮時自利則視人猶已物
得其平今周見殷之亂而急於修政幸彼之
危而圖之行貨保威悅衆要利無異推亂以
易暴也時開德衰與之並世恐汚吾身不若
避之北至首陽而甘餓死焉夫餓死及身患
也節行之斷心患也心患推之至於冒刑犯
義流毒無窮身患終於一已而有足以障願
波與教化者故民到于今稱之而孔子許之
以仁二子亦求仁得仁而無怨也今天下
周德衰陳碧虛照江南古藏本所謂後德衰
之也

莊子
通義卷九

三

指氏總論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
華卷至於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
累其心視天下如弊屣者也子華頹圯會
顏公子年之使葆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
操規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較諸聖
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
就嚴允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
所被實啓有國有位者重道尊生之心清
淨無爲之教所以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
著也世之忘已殉物者才臨利害一毫必
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
懷道抱德而爲人之所寄托者或不願有
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違
而猶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
之無厭必至於塞逆讓者避之無所至自
沉而後已此非特明其不受又見其不欠
之極以暴白於後世亦慕名之過唯聖人
之極而後已矣
通義卷九
三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
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
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
母兄弟不祭先相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

莊子
通義卷九

三

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
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
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
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
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
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
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
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
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
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
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
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
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
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
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
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
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
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

莊子

浩然篇

通義卷九

四十

章

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
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
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
以子肝。益晝餽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季。願望復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
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
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
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失美好無雙。少長貴
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
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
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
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
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
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
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
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
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

莊子

浩然篇

通義卷九

四十一

夏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也。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太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

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率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之從。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劔。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尙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美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

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反竹客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

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扁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章注不可墮過使人難以著語故郭氏於三章之下畧述大意而義自明觀者毋以辭害意一樞戶義當是樞苦鈎切伎木之觀取嫩木皮以爲冠趁夜縫腋之衣大袂揮衣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離名當是利名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

莊子 浩然篇 通義卷九

四六

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誤獲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

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鬪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

莊子 浩然篇 通義卷九

四七

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

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此亦上章之意。而以無約折衷之也。擬者。以無約之言。匡子不見父。謂上世之所傳。決非。下世之所語。與時消息。執圓機徘徊於道。而

義由中出。行見乎外。則信任與利。又行之驗也。李

通義卷九

聖八

故考名利而義真是也。若不以名利為言。而反求諸心。士之行義。不可一日不為也。蓋謂立論也。多言以求信。於人富顯之所。自出無恥者。以此為是。若不以名利為意。而反求諸心。則為行者。獨抱其天。而不通乎人也。此荷相反也。至論藏獲。恥稱榮。得乃歸之。徒宜其墨。則行可貴也。小盜拘而大盜為諸侯。則利可樂也。此又引古聖賢以證其各有所偏。不能無樂。二子之論。不決故荷。得爭與訟。於無約。小人殉財。至章末。皆無約之詞。謂二子皆殉一偏。未為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殉。聽其自然。無君于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辭哉。此獨成其真。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夫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義之名。反疆於富利。以聖有成。皆棄滅其天理。陷溺於物欲者。

也。此于剖心以下。條指其偏。殉之失。不免於患。而為士者。猶取正其言。求必其行。然歟。惟也。悲夫。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為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

李

通義卷九

聖九

文

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執。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挾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

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追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清然齋
通義卷九
五十一
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此上言辭
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篴簫之聲。口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伎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

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捨。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慙。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清然齋
通義卷九
五十二
此破盜賄滿苟得之意。損名無足知利而復結以觀之名。求之利之爲惑也。言世無足爲之事。惟知和之以天倪是也。
無足就於利。故以富者安體樂意之事。爲言人而得富以處世。養身無所不利也。知和就於利。故動不達度。足而不求。計慮慮反。知利之不足恃。而賈惠速禍也。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舉自歸之耳。無足又議持名苦體無異病阨而偷生。知和告以平爲福。有餘爲害。通天下之至論。無足亦爲之心。服矣。此後至篇終。備言富者之所爲。其心術機謀。不逃乎達人之鑑。然皆無益於身。終不免爲大盜積中而已。及其患至。知非也已晚。石崇賈東市。歎曰。奴輩利吾財是也。南華述此。聞之者足以戒云。傳音該奇。後非常焉。言憑憤盡

不通也。然則同焦樓蹠宵腐。絲絲其
意謂深思決絕其體謂忘生也。

指氏總論按盜跖所言強辯飾非抑揚已
至矣。卒使聖賢通論亦為之屈。此天下最
惡之尤者也。或者議其警聖不與出於後
人附會。理蓋不然。夫孔子之仁盜跖之暴
固不待辯。而明設為是論者。蓋欲彰夫子
聖道之至。容德之大也。然則夫子之所以
其立論若是。此姑道跖之知夫子者耳。夫
子之聖。使跖盡得而知。則跖非跖矣。故夫
子雖受抑而名愈尊。跖雖自揚而惡愈著。
則天下之公是非。未嘗泯也。據辭演義諸
解。班無以相出。竊詳言外微旨。蓋有所
寓。而讀者罔究。例以警聖為疵。使至理未
伸於千載之下。轉為之辯。正云。經意本以
譏當時國君卿相恃富貴擅生殺而不可
以理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其侮辱。故比

莊子

通義卷九

五

盜跖而以孔子自喻。次設子張問。滿苟得
滿而務苟得。故所答亦無異乎。此皆以
辨勝人。不悟夫喪真背理而達乎道也。繼
以無足問。知和志在與名。就利以安體樂
意。為先是亦苟得之徒。故知和告以富者
貴其積而能散。惠衆周物。貧人倚之以為
命。而免轉徙填壑之憂。昔陶朱公善理產
業。致富則散之鄉鄰。凡三散而三徙。又避
其為害之名也。今富者溺於聲色嗜好。而
求益不止。多積若堦。而憂畏滿懷。利愈重
而害愈深。鄒塢金谷之覆轍可鑒。及不若
耕鑿自給者。可以養生盡年而無累也。凡
此皆所以痛鍼世俗之膏肓。窮顯聖賢之
教思。學者信能遺其迹而究其所以言。融
名利之私心。歸道德之大本。無為清淨之
化。足以仁壽八荒。豈止康濟一身而已。於
此足以見南華術道弘化救時
潤俗之心。與孔孟無殊。微矣。

卷九終

莊子卷第十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雜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
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
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
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
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

莊子

通義卷十

一

何

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
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
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
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
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
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
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
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

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劔服。治劔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劔，故以劔見王。王曰：子之劔，何能禁制？曰：臣之劔，十步一人，千里不畱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劔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今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劔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劔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劔。莊子曰：聖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劔，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劔。曰：有天子劔，有諸侯劔，有庶人劔。王曰：天子之劔何如？曰：天子之劔，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鉞，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

行以秋冬。此劔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劔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劔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劔何如？曰：諸侯之劔，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鉞。此劔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劔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劔也。王曰：庶人之劔何如？曰：庶人之劔，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劔，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劔，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劔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劔士皆服斃其處也。

見君此章始終敘事而議論在其中讀之可
見君人者好尚雖微而風聲奔走未必有封
侯之賞能使殊死者相枕於前而後至者不
反上下相矜未嘗不曰予智也智乎愚乎不
待超世忘形之智而後知者而顧甘心焉世
道若此謂之何哉越王聞竟起敬起信非外
飾也卒得諡文有以哉示虛開利後發先至
人皆信其為劍術之真訣而不知為匡救之
良法立言者善藏用乎此稱王居
曰殿非戰國時之名也餘義皆明
闕造化鬼神莫測及其引事物以為喻則不
出乎人間世之談而玄機妙義隱然于中
足以覺人心救時弊者說劍一篇辭雄旨微
傳劍論顯則劍術其來尚矣故漆園借此以
發臂中之奇或者泥於形似遂認為說客縱
橫之論經意一失指夜光為魚目者有之伯
子
秀不揆淺陋竊考南華所以言之旨申為說
云趙國以喻一身文王喜劍心幸於利欲之
譬也太子惺惺之猶志有所覺而不能制心
之失求莊子止王所好喻推理以勝之也所
陳三劍言其理有優劣具眼決擇差等見矣
十步一人言其鋒莫當千里不審行言其用
捷速養神之全者似之夫子以憐國為因諸
侯以賢士為尊庶人特匹夫之勇耳以趙王
之尊而好庶人之劍是昧德性之至貴趨物
欲之至卑日夜相擊於前又惡保其無損國
難之喻卑之甚也欲有以救其失而復其初
非繩以至理不可及其理勝欲消所存者正
性則翻毒刃為神器亦無所事乎心矣此由
失以求復不免艱難而得之是謂勉強而行
成功一也所云天子諸侯庶人三劍之等殊
喻稟性之厚薄趨向之高下而成功有優劣
也古之君天下神武而不殺者皆得此劍以
神其用豈直太阿干將比哉於是趙王就食

而不能餐餐體義悅心勢泰有不足羨者使工
安坐定氣靜事已畢奏矣言心以動靜性由
靜得性者復吾本來之真亦由無所得也
趙王不出宮三月則能守之以靜養之以虛
成性存存而不變矣劍士皆服斃其處以喻
卽時心死蓋工技者去和技者息固視所謂
神器亦與之俱化又何有天子庶人之別哉
從太子之請而辭其幣與魯仲連存耶耶而
不受千金義同卒能止趙王之戲好而安其
國茲又寓治道於其中而不廢也蓋南華痛
憫世人純於物欲失性而不自知故創為是
論以明復性者在乎中有所主防欲如響心
德有覺卽推理以勝之不待乎劍士夾門日
夜相擊然後求夫善說者以止之也寓道於
技以立言而解者往往以外象求合使正大
之理為之久湮併陷至言於辯者之圖可為
太息茲因鑽研至極遂悟反流歸源庶符立
言本意云云玄於是經得其心曠雄文與論
與之並駕爭驅獨此篇不著一語使人深造
而自得之也恐或者於此乎致疑故不得不
辨之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
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
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
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

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

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拆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

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

莊子

法然齋

通義卷十

八

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碌碌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

莊子

法然齋

通義卷十

九

耶

爲後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黃
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
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桴逆立。而夫
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
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
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
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過長不敬。失
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
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
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
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
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
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此言安分守真之爲貴。入班四患以孔
子好學老而不倦。猶且不免況其下乎。禮者
世俗之所爲。真者所以受於天也。二語故足
以辨世儒之學。孰知禮者天然之物。則非止
於器數也。此曰世俗之所爲。則指後世習
於儀文之弊。正孟子所謂非禮之禮也。
漁父或謂范蠡。扁舟五湖。屈原澤畔所
逢者。竊謂亦不必泥其人。但隱德藏輝。潛身
湖海。若大公望。嚴子陵。張志和。陸龜蒙。之徒
其間有併姓名俱隱者。豈得而盡考繙帷言。

莊子

漁父

通義卷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列御寇第三十二

林木茂密。暗如帷幄。因以爲名。南華寓言於
漁父。孔子問答。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意
同。蓋孔子爲人心切。則經世迹著。所以人得
而獲議。故漁父告之以去疵。遠患。修身守真。
而還以物與人。夫名。亦物也。造物者所新。過
分則忌之。真者在己。之良。肯外物不足比人。
而不知貴真。則中無所主。碌碌而受變於俗。
也。宜矣。及強哭強怒。二喻甚精。當事親則慈
孝。以下一段。大有益於治道。有以見漁父亦
非獨善其身者。用舍有時。孔子聞言而悟。
願棄所學。而卒受教。蓋治世有爲者。開無爲
之益。不得不宗焉。刺船而去。示過化而無留
迹。待水波定。不聞桴音。而後敢乘。則一舉至
言心悅誠服。其人雖往。敬猶存也。凡漁父所
言。明世俗之蔽。孔子者。不過如此。特其行世
之迹耳。唯南華得夫子之心。指其迹而非之。
則所謂真者。可默契矣。世人多病是經。嘗孔
子余謂南華之於孔子。獨得其所以尊之之
實。正言若反。又曰。子。蓋謂是也。一子。
蓋謂是也。一子。

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

通義卷一

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五癸先饋散而不待沽也。列子自反存誠之功，未化露於詞氣之間，是以英華服人使彼忘其老者貴者而獨敬於我也。夫需養之人，種葦權輕而猶以養表敬，適齊見君不盡其所得代，用承任必效則彼之身亦知汝若只如此而不求更進，則人將愛護而從汝矣。感豫出異，言人感而悅由我出之不同於常人耳。外既不索內必搖其性，人方以爲豫又焉能知我性之搖動而告我耶？汝之弟

子又莫汝若言，且必偏蔽，是皆成性之素，而送而不低，又何能相誰何而辨其是非也？此是莊子述舊聞者，非他人所拔也。

此章全見列子止於何相孰也。其間有三兩字不同，南華添巧者以下數句，總結前義愈精彩。如光彌之將子儀軍也，按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則此五葉先饋當在居鄭之前。然見饋漿而驚其察人，徐已亦微矣。戶外之屨滿，則是不能輟瞬，人幸趨而保附之。汝焉用此感悅之道，出異以動人耶？凡有以感人者，必先搖其本性，彼方從而化之。又

何說也？我若無心鬼神，其能測況於人乎？汝之朋友又莫與告，徒以巧法入人而汝矣。覺悟何相重，悉習熟若此，古文熟與孰同，爭任巧知以勞以憂，無肯安於無能者，此無能猶云無爲也。無爲故無求，飽食以遨遊汎若舟之不禁亦虛而已矣。若虛照列子本文作無

通義卷一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開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共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

多餘之論

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

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此節中間有缺文。闕胡嘗視其良。既爲秋相之實。諸解無意味。愚謂緩父之夢。父心之明也。謂父何不其成。弟之善如時之秋。如相之責。成其材。開其生意。而乃黨弟以致我死乎。死十年而怨宿不忘。其爲儒也可知矣。莊子引此而斷之以爲今世皆緩父。原天之報人。不以其能。以其心。能者天之所使也。緩以成弟之功。過於人而遠。其親鬼夢相。校猶齊人。雖剛於氣。其相爭者。以醉非以性。今人皆以能相勝。是故皆緩也。有一德者。不如此。而況有道自稱儒者乎。秋比緩相實。比第上彼指天下彼指弟。夫人指緩共飲言。丙所安言性不安。言能大意以才能自多。猶醉於酒者。骨肉傷殘。不知其非。且至於自損其

言胡悲也。言聞又

言胡悲也。言聞又

爲儒習之。爲墨皆天性。本有。假學以成之耳。儒師堯舜。墨師大禹。皆學於聖人。儒主中庸。墨則流於兼愛。過猶不及。故聖門不取焉。當時儒墨並行。皆足以致貴顯。緩乃自謂已能爲儒。又能使弟爲墨。以此自多。二教指趣不同。遂相與辨。其父不能槩之以理。而偏助習。爲緩者當順處。而徐悟之。天性無不復之理。何遽至怨父而自殺。其所損亦多矣。餘憤未消。猶見夢於父。謂何不試視已。象上其情。靈已化爲楸柏之實。猶質也。信其屋與不。其性猶存。莊子於是斷之曰。遊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猶復天言性也。緩之化爲異物。不復其形。後而能見夢以自陳。其性未嘗滅也。彼故使彼結上文。言人形非久。性必有歸。一念所在。下可民也。緩以怨

憤而死。性猶不滅。而化爲堅貞之木。然則養生之得理。盡年。道累順化。而復初者。其真性歸當如何哉。鄭人之爲楸柏。語之以怪。按片父之生。鄧林則亦或有之。蓋有情無情。生何極。果不離乎形器之變。幻人處其中。而不自知。所以與之俱化。若知有所謂無形。而不變者。則不受物化。而能化物矣。夫人以已爲有至皆緩也。所以責世儒之陋。所見若是何聖其通三才。而理萬物有德者。以不知言緩。所以失道。爲有知而分別耳。渾然不知。所以全其天也。通天之刑。謂解不一詳下文。所安言緩。適逃自然之理。而棄皆父子兄弟之天。是不安其所安。然憤而自之。於則我安其天。所不安也。南華以通天之刑。一語結緩之公案。所以爲後世不安天理。而復自戕者之戒。

莊子

知而不言

通義卷十

十五

知而不言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

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而不

知太富。此亦似有缺文。強爲之通知。而不言。猶屠龍之技。無所用巧也。其志之常存者。以爲事屬於天。不可必此理之必然。故雖不用亦不怨。不言也。衆人以不可必之天。而期必於一己之私。故多爭言。兵者舉爭之大者。以爲言也。苟習於爭。而順其情欲之所利。則此有行必出於機心。熱於爭。而不足畏。犯刑。如飲食恃此。而行必至於亡理也。勢也。此章之欲兼通乎道之玄。物之故。以達於太一之虛。不能矣。何也。小人者。迷於身。世。不知太初之不容言也。觀至人之如彼。則小人心所爲。不亦可憐哉。故曰。悲哉乎。知爲太宰者。心神本寧。無我之謂是。太宰也。役於物。而不寧。物去而

子

通義卷十

十六

寧復而後可

以見太寧。知而不言。知之事也。知道忘言。聖之事也。聖則天矣。知者言道。猶足以弘教。誨人。未爲深失也。世有淺學。說聞而矜。術自足者。口雖不言。而形色已言。又何足。以知古人契合天理之妙哉。屠龍諸解。多貶題。與經意不侔。唯呂註。得其旨。龍虛以無益。名章亦失之。今擬易名。忘妙章。併述管見。云人從學求道。猶人海求龍。然而見龍者。少見而能學者。又幾何人。蓋以輪學道之難。而見道能忘爲尤難也。始於求龍。而得見。則知吾身有無窮之變。化終於得龍。而能居。則明吾道有不形之至。神龍非尸居。莫見。當求諸恍惚。窅冥之間。層非刀刃所加。放超乎青霄。肯綮之外。窮神極妙。豈桑林之舞。所能形容哉。單千金之家。卽是空諸所有。至於日功。成而無所用巧。則一以神遇。能解俱忘。不知龍爲何物。屠者何

人也。揮宗有云。龍牙山中。龍一見。便心息。卽此初段工夫。竊詳屠龍四句。文絕奇。而語甚簡。義與庖丁大章。並驅彼章。末則猶存用此。則體冥而用亦忘。所以爲至聖人。以必不必有者。亦無之。衆人以不必。必無者。強欲有之也。兵謂嗜欲。交戰於中者。其有無。亦在人而已。凡順於兵者。欲行有求之志。不悟恃之而至於亡。小知從事遺問。以藏精神。亦自兵也。何聖乎。志存兼濟。以尊天下之物理。窮太一。以形天下之虛太。一數之始。萬物自此難無。入有以形相禪。生生化化。而不息者也。衆人述惑乎宇宙。蓋以今之形。累而不知太初。有之本。無至人。則歸精神於無始。卽太初。無何有之鄉。是也。水爲五行之首。可見而不可執。有形而又無形。故形降則流。濁乎萬物。氣騰則發泄乎太清。隨陰陽而運成造化之功者。有在於是。世則人則役。知於細微。而不知有太宰之道。同天運而不息。太宰卽真性之未動

子

通義卷十

十七

此心之萌。物感而應。卽天一之生水。發泄乎太清之謂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曹商以偶然而得自驕。小人也。今鄙之過。莊子之氣宇也。

時而遺臭無窮道尊萬世而流芳不欺人之
趨向可
不謹耶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

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

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

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

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

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

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

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

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者反為神之心宰乎神言其心安於偽而不可信

之歟不知而失誤養之則可矣若以為貞幹

而養之使民離真實而學虛偽非所以為治

也彼以難行之事施於人而不忘豈自然之

常經哉齒取以為言也商賈交易猶蓋偽而

不取惟學偽之士或一取之而中心之誠然

之見故曰宵人此比飾偽之內歟者陰陽食

之胃中木炭足以耗其血氣非真人孰能免

乎此色厲內荏猶穿窬之盜正謂此也顏闔

嘗避魯聘今出而言若
此亦亢倉子之徒歟

病而求醫也求之切者望必重故問於顏闔

以印其心闔遂歷陳時賢之弊尚之無益徒

使詢述生義民愈難治仲尼時賢之著者借

以立論歸而不究本源播其法以示民而不

知其不傳已而生姦姦以應之也物至則以心

受之其受物則神主之內不虛而外紛擾與

民同耳何足以上民闔又反問彼仲尼果有

益於汝與汝能自願養其民與誤應是悟汝

當於此悟可也如上文所言皆使人離實學

偽非所以示勸於世不若勿為之念民之難

治以其知多實由為民上者有以啓之若此

所為猶商賈之不可與士齒雖一時以事齒

之如社祭鄉飲之類其神亦不屑與之俱言

其趨向不同賢不肖所以分也彼學偽之宵

人宜其莫逃內外之刑矣宵人謂冥行而無

知見雖處白日猶長夜也渠作如此解再考

動謂心念始差過則見諸行事過形而不可

掩所以金木訊之陰陽食之食猶寇也真人

體純素而無為何
內外刑之能及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

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保而達有堅而

縵有緩而紆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

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維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匹尔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

莊子 浩然氣 道義卷十 三

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僂佚於夫困

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一命而僂

通此非體道者之言也。而誣孔子。究哉。以言不言。恐人皆穿齋之類。九徵皆設詐以爲心者。李克之卜相。彼但即平素無心之應。以爲據。君子以爲不若見垣一方人者之明。而況於聖人。無將無迎。明德微者乎。亦非莊子之言也。通篇以成就一箇機變之巧。非有山川澗谷之說。可以梯航濟也。人心方寸

其變其險。不可測。不可清。者。何耶。人心操存舍亡。出入無時。是爲難知。難見者。然有所麗而形見焉。鑑貌察辭。亦可得其六七。但文之以深厚。則此不免乎徵試。其心正者。形於動作。無非正。其心邪者。形於動作。無非邪。雖巧爲矯飾。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其要在上之人。欲不逾矩。平易近民。則天下之心。猶一心也。天下之俗。猶一家也。何處其難知。何憂其難化哉。自貌惡至若熱言其內外相反。自遠使之至難之處。試其所守之。慈以九徵。而得賢不肖之情。固善矣。然而已。亦勞只。不若當事物之來。示之以虛。而徐觀其眼目。定動如見肺肝。況又言而信之。安可逃於衡鑒。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此段猶是哀公與顏問。問答更衍餘意。蓋謂聖賢處世。不以窮達累其心。三命而循。以達爲懼也。三命而名諸父。以達而驕也。皆不免寵辱驚心。安足以協唐堯許由之高致。

莊子 浩然氣 道義卷十 三

哉。堯之黃屋。非心由之。不肯越俎。出處雖殊。其心一也。故用以結前章之義。後又論世俗自好之弊。而不知窮達之由。命也。爲德而有知。則分別生。而惠不廣矣。又役心而有見。則知慮煩。而內不靜矣。惠不廣。則害德。內不靜。則害心。故爲戒之大。內視謂付度其所欲爲。經營布置。如在目前。規擬其必成。而敗亡繼之矣。釋氏說五種眼。惟天眼肉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顯成德之效。此心眼。成敗德之原。不戒乎敗。焉臻乎成。二家之論。相爲表裏。凶德有五。視聽言貌思之不由乎正者。心主中。而爲首。因有以自好。謂人莫我及。而告毀之根。敗德之始。加以四凶從之。何惡非爲哉。人能自中德。而反之。復猶未達。轉凶爲吉。在人人力行。何如耳。八極三必。亦奇正相生。循理之理。猶人身府藏。應陰陽之盈虛。消長。而不自知也。知慧所以養德。而用於外。通於事。則勇動而多怨。仁義所以廣惠。而博濟

為難哉不周而招貴達生者儼然恬解達知者消然忘知大命隨而任之小命安於所遇賢人君子所以窮通皆樂而世患莫及者以此

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

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

意頗同亦非莊子語也
之其子沒淵淵得珠非所望也故亦不足為奇而驪龍之睡寤會非介意父欲取石鍛試則有心矣且謂驪龍若寤將有份身之禍幸一生於萬死謂其可復入哉此喻奪人所欲者禍必重縱彼無心而得之僥倖不可再也美微之有或疑微之下違離字理蓋不然此四字是奇筆庸庸說為當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憤其可得乎

功成不居乃免後患然不居之道則成之後可行也當立功之始先有忘功忘非一段工夫則雖立功而不自見其功乃能居惟迫於不得已而後動斯得矣伊尹三聘而後出復政厥辟而退居自老其內外重輕之辨亦明矣乎當其安於佚故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其亦見有位之為累也不得已應聘而出亦因夏之昏德非天生人立居之意也故其言曰天之生斯民云云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

鳥鵲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鳥鵲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雖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義非聖哲之為心大抵只是洗滌拂除其有為之心耳凡財者民之命厚葬費財其非有民人子之於親則亦隨其力與分不取過也
不及泉務藏形而已則棺衾之朴素葬具之

簡約可知後世習尚侈璧玉珠璣生前受
用已爲過矣用之以飾棺則明器之繁夥
匪之雄廣固不待言蓋由據奪恃貴厚享於
前則送終之禮勢不容薄歷觀古之侈葬如
虎丘驢山者自以爲固可千萬年終不免爲
大盜積耳今南華弟子欲厚葬其師是亦人
心所當盡然猶蹈俗習故故慨以天地爲棺
柳達哉斯言古所未道湯王孫葆莖之說劉
伯倫荷鍾之意皆自此發夫既委形於地則
烏爲螻蟻何以自免曰吾之生也蓋本於無
而外焉螻蟻何足與之而往神則無不之也
也猶螻蟻甲蛇蛻委之而往神則無不之也
何鳥焉螻蟻之足慮哉明謂形之可見者必
藉形中不可見者主之欲動而動欲止而止
其中信即此所謂微也不平者形形有貧
富壽夭之殊神之在人則一以神觀物無有
不平以形觀物則不平矣微者叩之而應感
之則通若以不信親物物亦不信之矣形本
無徵取徵於神以外求徵於內內重而外輕
也若以內求徵於外則其徵也不徵其徵也
不徵則其平也不平矣明者爲使動用有限
仲者徵之靜體無極故曰明不勝神也真人
立是論非唯矯時俗厚葬之弊抑使後世學
者所重在內而不在外所養在神而不在形
平徵之由已出神明之暫相須也信能造此
則與天爲一日星參光棺槨而珠璧之非過
也論

通義卷十

子四

何

褚氏總論南華沖虛二真人應期弘教躋
世清寧遺訓流芳千古蒙惠二經旨趣互
相發揮蓋不可以優劣論然本經音義列
子御風猶有所待而後篇引用不一或議
以漆園之才縱橫馳騁自出理奇何不可
者而乃必蹈沖虛之轍邪愚嘗致思其所
以云凡有德者必有言言所以述行也行
同而言異者無之造極玄談古今一致直

言曲喻正說反說皆所以明道也南華樂
道前賢之善舉其全章以寓已意者十有
六其冥海章列文甚畧莊子特詳焉故每
章歸結則時見出藍之青精彩倍越莊子
得列文而愈富列文賴莊子而愈彰前謂
御風有待猶以述觀後取立言微妙則以
心契心編末會以禦寇名篇明所舉之不
隱歸趣之合轍也然而當篇所載列文無
幾疑爲郭氏刪易也始乎饋漿之事戒其
出異惑人未幾而尸外履不備使人無保
也次以緩翟爭憤死化爲楸柏遁自然而
之刑戮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
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
技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效屠龍甘祗
所以警學徒而敏時病也至於積薪以
扶國不若休之恬動過之刑心當加謹只
九微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極

子

通義卷十

三五

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淵而僅得又以喻處
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召患也僅能
因其有反客主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
累可免矣舍犧牛而爲孤犢亦在人篤信
而力行之耳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
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焉爲之食猶
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無于奪之或
偏體神用明顯平徵之不謬此其所以離
人入天而登
假乎道也歟

天下第三十三

此篇乃本經之後序序其
祖老而不同於諸子之故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
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哉曰無乎不在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熏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

莊子 浩然篇 通義卷十 三六 夏

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誤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

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修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十 三七 夏

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閭。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生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

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脰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

通義卷十
三八
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喪褐爲衣，以跋躅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

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舎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義，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鉏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而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聞，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倣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

通義卷十
三八
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

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其所。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誤。誤。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柏駘五管。反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

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竄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魼五管。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雖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平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闢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闢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當

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
古之博大真人哉。游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
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
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儼。不以觴見之
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
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
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
處。其書雖瓌璋而連朴。無傷也。其辭雖參
差而諛詭可觀。彼其尤實不可以已。上與造
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
本也弘大而辟。深闕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
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
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
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
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
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比。

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
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
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
昔來運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
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
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
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大可以爲
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
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知不
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
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
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
樞。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
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辯
者之囿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之人辯。特與天
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
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

方有倚人焉。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蠅之勝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天不可及。地不可入。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此以天下名篇錄取篇首二字實則該括萬物之義余直以爲南華經之後序出於學莊之學者非莊子作也開口曰方術曰有爲正是斷案謂其非堯舜孔孟之道所尚者無爲也其文分七節首節又自分五段古之所謂道術者至謂之君子言道之在人有人此階級立標準也以仁爲思至養民之理言就人事中修治也古之人至無乎不在言至人

今天者其明而在至稱而道之指儒者之效跡也故曰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亦有不足者天下大亂至爲天下裂言百家衆技之亂人性也此下至第七節條理分明自二至六皆稱道術而古無此風也先闢尹而次老其爲非道術而古無此風也先闢尹而次老

聊從前至此。歸宿於老。聊從偏而全也。夫周學有所承也。初言聖王原於神明之一不。則曰其於宗也。謂老子則曰主之以太一。論莊子。正之道也。皆非一離宗矣。信其爲序者。從前。序見諸子皆非大道之全。惟此篇則繼老。子立言。垂訓。與惠施之徒不同。亦非墨翟諸。子所可並欲學者。知所辨也。郭子玄謂其書。雖不經而爲百家之冠。蓋取諸此。術言方一。偏也。術言道無方也。昭然在史籍。儒紳百宋。者皆道德不一。莫非裂道之因也。察古人之。全言一曲者。用心。侮智。窺測。神聖之全體。不。能冥會。是以鮮能。備美。稱容也。非樂節。川墨。子書中之篇。名言墨子作此書。欲天下之人。不歌而樂。死無殯殮之服。而節用。不近。人情。去王道遠也。以別有爲。始言其惟以在。方或不得已。而不宥。非物心也。語者心之容。也。故曰心之行。令驪以下言身之行。我必得。也。故曰心之行。令驪以下言身之行。我必得。故亦以警夫托名救世而自利之人耳。無主。無固必也。冷汰於物。清冷潔淨。無物可擬之。其不知以良知爲薄。故外來者得以藏其明。是以欲言不言。欲行不行。於事無所任。而笑。人之非也。惡可而無。無是非之可言。既斷如。小魚之斷。死人之喻也。謂其不知道。又曰。聖。乎有聞執已見。不知道之無方。體不以能。加。人不以智。果已其。果聞者如此而已。知白。厚遺。黑與榮互言也。博太真。人其與明。詩書。傳歷。數道。故典者何如也。真足以歸。無物。可。著也。不倚。非適然也。本者宗之根。宗者本之。幹。雖然以下言其書。應天地之化。超於物。之。而出之。不窮。源源之來。不煩。剝換。深遠。無窮。殆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惠施之解。十得六。漸其外。駁不中。不必釋矣。庸齋之解。十得六。

七今參互而釋之明其妄也其所著書錄五
車之多歷攷其所談事物之意不過於一之
中又分大小以見同中之異異中之同耳無
厚薄也積則厚矣千里之大無厚之積也天
氣下降則亦卑矣澤氣通於山則山澤平矣
脫側視也或方中側而視之則非中矣萬物
方發生而其種必前日之死者萬物之大不
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爲大則
無同無異矣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
必有窮獨言南方者天傾西北而海之居南者
遠於三方也雖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不
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爲昔來矣兩
環相連雖不可解環各自圓燕北越南固非
天下之中而燕越之人但知有燕越則其國
中亦爲天地之中也大觀獨高也相與樂之
者其說浸廣也毛之在卯雖未可見其性已
具卯有毛矣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是
爲三矣楚都於郢而自爲王亦與得天下同

能以口舌勝人自爲名譽是以不和不適也
盡其一人之身元不其害乃以爲最貴之道
傳之於人其日微也宜矣在惠子且不能自
安況厭厭於衆情乎此惠子迷而不反其才
可惜也駢放也聲響
形影不知本之喻也
施用爲不可加而不知無爲自然之妙理所
以達乎道然則古之道術果惡乎在曰無平
不在後人自爲其方有以問之國與家殊而
流爲方術矣夫道術者所以問之國與家殊而
政厚風教而通物情使由之不知歸於自化
其神明之所降出則由事感感應雖爲非爲
至謂之聖人所以神明施化之徵自不離於宗
至在其中自以仁爲恩至謂之君子所以成
平人則王者之事由道而見於治故以內外
言之次敘法名數度詩書禮樂皆先王政治
之具待其人而後行者也道可配神明則可
謂一自一以往皆末也聖之所生以一爲本
王之所成因二以濟本末相須而治道備矣
理者聖王之爲治也密其憂民也深非唯求
皆聖人致治之迹也法於萬世自道志至名分
不明道德之歸不一學者徒貴已陳之習狗
治莫致而妖異興焉各得一端而自以爲大
全無異指蹄跡爲東海也天地之大美非道
不能備神明之形容非德不能稱彼自爲其
方者詎能造於是乎結章數語言意激切有
以見南華用心猶夫予時哉之歎有爲不可
加爲下當疊爲字欲焉應是欲爲不侈靡於
萬物不釋權於禮儀勤謹節儉以備世人之
急此禹之行見於世者墨翟滑釐聞風而從
遂至爲之太過而勤苦難行體之太拘而枯

摘無類所為非樂節用以教天下生不歌死
下服即非樂節所以不怒亦不失為賢厚也
兼利非爾所以不怒亦不失為賢厚也
發古之禮樂則非獨恃平聖典亦未忘已至於
樂之情強民以難從人己俱不受矣由是知
墨子之道終於敗不可行於天下後世也當
歌不歌當哭不哭其於人情不類矣生勤死
薄苦役憂悲逆物情而人不堪其去王道遠
矣墨子又稱大禹治水之功勤勞若此使後
世學墨者必以善苦為極而欲力扶其教殊
不知禹當洪水之變父殛而功不成是又變
中之變遂刻苦捐軀嗣成厥緒非可以為常
也以此處受之迹施之於常無與病已而鉞
徒增瘡痛不智孰甚焉相里勤之徒又稱別
墨爭相警辨推其業成者為聖人巨子猶儒
家云碩儒皆繼其後至今不決此自是一段
言當時墨學之中又有分別墨翟禽滑釐再
季 通義卷十 季 季

續前話其為人之意則是教人自苦則非致
亂則居首致治則下術也然而墨子真性所
好天下真及卒以立教於當時固非聖人之
道亦可謂才士也夫昔孟子開揚墨以為非
聖人之道峻辭而力拒之若共戴天者有
以見街道之切南華又詳述墨氏之行事與
其源流中言其疵弊而不廢其所長可謂公
論而存恕議不及揚氏意存其中矣墨學大
禹楊學老聃皆出聖人之門有所偏耳猶師
商同學於夫子有過有不及此揚墨之芽孽
也故學不可不謹而不累不飾則心虛而守
不苛不伎則務誠而和樂以此化俗接物普
願安全既身不過享則不妄求多積自貽患
害是為長安寧之道以此立教於天下明白
本心而無隱情宋尹聞風而悅繼行其道華
山之冠以表行之方正均平其接物以別善
類宿愚蒙為本則必不趨平惡亦足以厚風
俗興教化但行之有弊不若聖治之大全而

可久也心之容猶云手容足容言其動止氣
象心之行言其措設施大樂以本心之善
見諸行事和調海內不闕不怒善安足養而
止此語有惠而不知為政之意寓其中欲置
以為主願承其教也耐辱教闕寢兵止戰
皆守柔不爭之義強弱強見必欲人聽從其
說請五升之休見其自為太少罕已饒而不
忘天下見其為人太多日夜不休至於罷極
而數日我必得活哉言我勞苦以救人造物
必能活我也今世之苦行頭陀道者勤儉於
已而周悉為人頗似之但不學無聞其非及
遠矣圖微乎此句頗難釋諸解唯郭註近之
此乃南華歎息之辭圖微猶謂謀也言其非
廣而不切事情二千欲以一已之力濟天下之
衆而不得其難行也不務苛察是謂善宥不
借物以榮身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是謂善別
也外行則禁攻伐寢兵使人各足而無爭內行
則寡澆情欲律已不貪而無患事理雖有大
季 通義卷十 季 季

小精粗要其所行至於極言其不能躋
聖人堂與所以止於墨學而已此段論當時
墨家之弊其間語有主賓宜審詳之能不黨
則無私善決而不以己見為主使天下物趣
皆歸于一不慮不謀與物俱往三子聞風而
悅以其道同故也其立教以齊萬物為首功
本不齊齊之者道也天地物之至大尚無全功
況他物乎道包之而不辯此所以齊也萬物
有可有不不可選之教之愈不齊會之以道則
無遺矣故慎到素知而若愚去已而任物不
得已而應雖為非為也澄已之源以清沙
汰萬物無不從者矣其知者出於不知若
但薄其知猶近於傷性必至於無知乃全也
謨儒不任事故笑天下尚賢以為治者大句
斷謂刑殺罪人言雖任法用刑而與物情完
轉周決公平而當理也舍世俗之所謂是非
而究極乎事理之實則可以無患苟免是其

謝辭不師知則忘前後之慮現然若枯槁推
夷而後動其動也如風還羽磨無心於動故
無過夫無知之物不立已不用知動靜無心
自與理合舉既無矣毀亦何存故不慕聖賢
之名以塊然無知為得道而不知有底通潛
化之理所以然然笑怪以為死人無異也田
學於彭但任物性自然學以扶植之而不矯
其本故云得不教焉謂學至於莫之是非而
已言出如風過雲然無心於是非之辯豈可
復論其所以哉是以常反人之情不聚觀於
天下聚觀與危其觀臺相類然猶不免任法
施刑無法則又難治矣其所謂道者非道故
其言雖當亦不免為人所非三子皆未知道
則彭蒙田慎之學又優於苦獲已齒之徒故
列於後與關尹老聃差近焉道為生物之本
精微莫觀物為道之緒餘粗質具陳世人務
積物以為養愈積而愈不足虛空曠逆神明
清然齋

通義卷十

四十

所舍并包廣納無毀無成雖天下萬物富有
亦安能勝虛空之無人能濟然無欲則體合
太虛而與神明居矣身外無積質中有餘此
關尹老聃之所優為也萬物之有生於無而
人之妄情例著於有能充常無固難常無其
有為尤難欲建立於常無有之地非主以太
一不可太一者有一而未形即天地之先人
之性初也能造是則知夫未始有物故以濡
弱謙下為表表謂見諸行事故與物處而不
立敵我虛空而不毀萬物不毀謂存而勿論
蓋以已忘物而自化何待毀物而為無物之
滿前則實也虛之在我耳在已無居形物自
著亦此意水動鏡靜谷應皆喻無心自然之
為若亡不可得而有也若清不可得而撓也
同而混之則和執而有之則失是以不先而
隨終身無患知雄守雌見剛而思柔知白守
黑處明而尚晦溪谷喻善下而衆流歸之受
天下之垢有容德乃大無藏故有餘虛而不

屈動而愈出也如是則雖然立乎萬物之上
無一物介吾心無一物非吾有矣其行不殊
而常自足心樂無為不美世巧人皆求聖
之福已獨以曲全為福苟免於咎禍莫大焉
深根固內固約紀謂無所以免堅致而銳挫
也寬而容物則不削人肥已可知矣此皆
聖人立身處物之極致而博大真人之粗迹
也按道德經知白守黑莊文小異無形無常
言道無物而神化死與至往與言人任化而
無極芒乎至以歸言忘適者無往而非適以
謬悠之言恣縱而不歸言忘適者無往而非適以
大方不使物見已之簡介言混俗而不失道
也以天下不可與莊正之語故立厄重寓言
以致意焉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離人入天
放曠八極不傲倪於萬物不貴人之是非故
處世而應物而無忤立言雖瑣瑣而與世順
從無所傷也其辭參差不齊即所謂荒謬詼
詠可觀即所謂瑣瑣也其中充實而見諸外
清然齋

通義卷十

四二

夏

也如此與造物遊與無終始者友是即與天
地精神往來不可形容其妙也其本弘大深
闊猶云以深為根其宗謂適上遂倫云以天
為宗應化謂出所運其理謂入死言人處造化
之中為化機所運此其所以為造化也信能冥
脫免芒昧無盡此其所以為造化也信能冥
心於芒昧之際而得其所以為造化者則可與
天地精神往來無愧乎稟靈為人矣此段南
華首於論化大則自述其所言所行後又歸
結於化明已能窮神知化所以橫說豎說無
非道 ○此卷擬莊者十八九出
也於莊意十不及二三

莊子第十卷終

補氏後序自撰

莆田艾叔先生先朝工部侍讀文淵閣林
公字海一侍為經山林公之字學亦再
傳為子公陳公藻字元德皆有文集於
世升後身以庸而先生艾軒之精研也其
以子有以受之而南華著錄篇分內外
所以求其性者之華散而重外王之指次
神示而收之大德蓋立之招采要乎性中
難階梯讀之便得悟此所謂雷轟而不
擊

後序

陳文刊

可成也獲而分人間之之分為學必當
月我意遠雅雅部氏刪華送文房事
是仍其舊玉亦未為取之通術少不免
亦有為楊白華偏未久而子昇未下漢
修其學究指歸夫其分章豈然乎理一
儒也二聖教三明治四論法五讀六教莊
子論之古今是術備乎考之以明之
學止於此明也五之究為通學者必以之
者亦以詳直於子昇之雅雅而關至性駭

後人亦不取金也五初漢至魏諸儒於卷

玉直施多方以下覺其子子昇之龍龍
親主之信絕相親釋以指五家學核其胸臆
有年于子昇後而年華幸遇而子昇之先
生徐亦獲侍海廣蒙三載將微席常以同
學思其經難難數為此為最良一閱未嘗涉
主其為發明度必有出於常聞見之
表玉登其卷後其意少於神以莊涉乃其問
法及以此論為何如君謝不敏以闕其意

後序

二

涉曰率經有之恢詭論性也通為一存之
於可也亦止悖性再請明訓涉然其意
曰為猶未悟以此北南華後其至而闕以
為非駭而中之之吾用為自玉大其玉
玉地一經此直子之之維三之玉其玉不
竭乃其學表其為應之教耐習後修其
以諸性其涉釋之每執一玉其此其表而素
認為莊子信食增於深止不究其源亦
郭氏以此不明之史觀本自以亦有好奇

之士為懷懷居不為過者心直思直是矣兒
以形名至就理動何補哉是家以執持形
最重處而暗其日也其怪聖失其訓而通
後人弟海客原而隨人重其理之學兒有差
等須通涉此心情所允多岐之其言兒在
直抗句裡其由達通辨白之國雅多方互
車不道一撥了古語之新學不如求其至
涉思吳王國燕喜國墨集序初凡七載華業
恭謹辭告必望九程像年其後涉之在前

三

洋之南華也似之鑒流書上也初當時同學
南心陳止信於涉海或言關遠至院負心院
深嘆嘆子涉涉應元字書用子之順意人學
通內外度究之人持子重海方為必中怪怪以
皆不立之而和與人盡立之而更人化志是也
江浙宿夜穩和至余後類述抑誌涉海崇
去之因於書未何後未志不道源不自也
咸淳庚午夏學法士林祐伯書



莊子通義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朱得之撰得之有宵練匣已著錄此書以為莊
子之書命辭跌宕設喻險奇人多謂其荒唐謬悠
不知異者辭也不異者道也故為作通義并加旁
註以詳釋之先是宋咸淳間錢塘道士褚伯秀嘗
作義海纂微未行於世王潼錄其遺稿以授得之
得之因附刻於每段之下先列通義次及義海前
有得之自序案伯秀義海纂微採掇詳博今原本
尚存已著於錄得之所解議論陳因殊無可採至
於評論文格動至連篇累牘尤冗蔓無謂矣

解莊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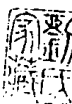
〔明〕陶望齡撰 郭正域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元年茅兆河
刻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解莊十二

卷》提要

莊子翼序



老子在晚周著書上下篇明道
德之意而列御寇楊朱亢倉楚
莊周皆其徒也諸子惟楊朱無
書列子在晉末書始行疑後人
取莊子為之者故太史公作列
序

傳獨不及列子亢倉子唐王士源
所著因尹子雖高嬰見蕊女等
語冊時尚無之亦後世知道之
士以訛為非其真也莊子舊傳
五十三篇今存者三十三篇外
雜篇間有疑其偽者乃內篇

斷乎非莊子不能作也然則老
氏門人之書傳於世者唯莊子
耳余既輯老子翼若干卷復取
莊子疏義閱之采其合者為此
書名之曰莊子翼老之有莊猶
孔之有孟也老子與孔子同時

莊子與孟子同時孔孟未嘗攻
老莊也世之學者顧譎之然沸不
少置豈以孔孟之言詳於有而
老莊詳於無疑其有不同哉
嗟乎孔孟非不言無也無即寓於
有而孔孟也者姑曰世之不明者

引之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彼老莊
者生其時見夫為孔子之學者
局於有而達焉者之寡也以為必
通乎無而後可以用孔孟之有
於焉取其略者而詳之以庶幾乎
勉孔孟之所不及彼禮樂仁義之

云孔孟既丁寧之矣而吾復取而
贅之則何為乎此老莊之雅意
而非其創為高也不然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固孔
孟之言也今茅易道器為有無轉
上下為妙微其詞異耳以其詞之

異而不知其言之同是攻之者之
自病也。曾是以病老莊乎。孔孟
老莊。閔學者之失其性也。而為之
書以覺之。不知反其性而曉之。然
同矣之辨。此余之所知也。

秣陵游園集

序

莊子持世之書也。古今善言莊
者莫遽於竹林之阮矣。其大旨
謂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古函連
物得失在心。結黨聚徒。辨說相
侵。莊周起而述道德之妙。叙無
為之本。寓言假物。摠以廣世
而救俗。然則空虛曼衍。非漆園
也。則放達荒誕。非竹林也。召
戎墮稱誰實貽謀。即在所稱。

本上末下主要臣詳荀賈庸奴
疇堪斯語猥以銅駝之棘橫
坐幽谷之蘭通遙一篇遂為
夏書之索引繩操墨迄於有
宗君子而酷矣其間圓機之士持

李

論自精故庖祝之義至淺也邵
堯夫以為即君子思不出位之旨
鯢鵬解牛之言至恣肆也楊
中立以中庸無入不自得孟子行
所無事解之至子瞻之論出則

直指為助孔子者而王介甫父
子一以為有意於天下之弊而
存聖人之道一以為通性命之
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然後
蒙莊之精神面目煥發洗滌

李

於萬世之後其遺言亦鼓之為
雷盪之為風夏蟲井蛙之見
乎吾與於寥廓顧此猶
就道術言也養生以善已而應
世以善物內則為聖為神外則

應王應帝彼其乘天地馳萬
物而用人羣者鑒然於禮法度
數刑名比詳之上而豈以候揮
屏握塵送難當機之用哉苟
鄉剛懷自尊其於吾道僅樹

李

張皇之幟後儒已從而偉之管
子八匡井伍兵農之鄣奉為救
世善物以入南華大海中何翅
一漚一泡人固知有用之用而不
知無用之用也蓋晉賢沒而無用

莊之神宋賢漚而無續莊之
留彼其所用所讀者出世之見
湯世之文而無持世之識也江夏
會稽兩先生非持世之人歟一觸
駭機而全身於馬蹄一謝浮名

李

而拚耳於錫赫要皆內絕
味柵外屏纒繳用天下有餘
若而卒偕歸於無用之用其於
以用莊而讀莊也不更有餘乎
兩先生各有評解合之子玄度

不失知本之意余久蓄帳秘謀
諸巨源為錢而廣之若曰時方
多故不著崇有而虛談玄著
也彼竹林之外垂曲裾揚雙鵝
者實繁有徒吾兩人且覆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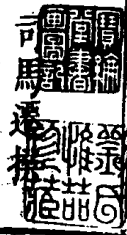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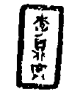
李

中松為齊物論矣

辛酉長至日荅溪後學韓叔
書於郭西灣之隘菴



莊子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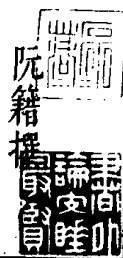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
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
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
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
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
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
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莊子列傳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
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
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
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
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
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論



伊單闕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尊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空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夾漈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緝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啟所常疑乃闢鑒整飭嚼齒先引推年躡踵

莊論

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臚臚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羞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林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傑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吾儒之迹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裾揚雙鵝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脩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

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自以爲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嘆俛而微笑仰而流盼噓喻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閭峰之上者資端冕服驂騶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驂騶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鐘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巍之

莊論

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水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宜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

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驚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失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

莊論

三

爲天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故以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宇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佳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爲讐敵斷割肢體不以爲痛

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癘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爲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爲小雲將不失於其鴻濛則無以知

莊論

四

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入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脩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其真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

離故復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試也克已以爲人者郭外之仁也竊其雉經者亡家之子也剝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潔已以尤世脩身以明誇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誠非媚悅以容求乎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歎顏夷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燦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體

莊論

五

乃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歟順之者生又安知貪誇之爲罰而貞白之爲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貳其紀清靜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竝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瞋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爲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脩衣裳美珠玉飭帷牆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

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剝繁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吹萬數竅相和忽焉自己夫鴈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文歟生無變而龜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文歟生無變而未始有云夫別言者懷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束馬軾者行以離支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

莊論

六

述道德之妙叙無爲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綉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關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大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

茲容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臆脉亂次而退蹉跌失迹隨而望之耳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慙愧於衰僻也

莊論

南華真經序

郭象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天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宜物豈曾設對獨邁而遊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

南華真經序

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生歿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化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氣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

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
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
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
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
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莊子祠堂記

蘇軾撰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没千餘歲而蒙未有
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
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
不闕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
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
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
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

解莊

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箒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
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
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
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
訾孔子未嘗不欲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
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
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
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
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

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唯唯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蹇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趨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解莊

二

莊子口義發題

林希逸撰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隱遁而放言者也所著之書名以莊子自分爲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雖其分別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卮言三者通一書皆然也外篇雜篇則卽其篇首而名之內篇則立爲名字各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篇爲尤精而立言之意則無彼此之異陳同甫嘗曰天下不

莊子口義發題

一

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若莊子者其書雖爲不經實天下所不可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爲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繹出左丘明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然謂之難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蓋以其語震動而見易搖也況此書所言仁義性命之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

吾夫子爭衡故其言多過當二難也鄙畧中下之人如佛書所謂爲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過高三難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蹊徑求之四難也况語脉機鋒多如禪家宗所謂劒刃上事吾儒書中未嘗有此五難也是必精於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着未嘗不跌蕩未嘗不戲劇而大綱領大宗旨未嘗與聖人異也若此眼未明強生意見非以異端邪

莊子口義發題

二

說鄙之必爲其所恐動或資以誕放或流而空虛則伊川淫聲美色之喻誠不可不懼希逸少嘗有聞於樂軒因樂軒而聞艾軒之說文字血脉稍知梗槩又頗嘗涉獵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自謂於此書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後乃得呂吉甫王元澤諸家解說雖比郭象稍爲分章析句而大旨不明因王呂之言愈使人有疑於莊子若以管見推之則此書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生謂之千載而下

子雲可也非敢進之作者聊與諸同志者共之

莊子口義發題

三

解莊

卷一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目錄



解莊卷之一

江夏郭明龍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郭云此篇極意形容逍遙之理。今人展拓此空。諸君有一切無業。然後進道。又恐人疑無用。復結以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解莊卷之一

大猷大樽在人取用耳。又形其高。飛凡百字。視下蒼蒼是而却以視上蒼蒼此之又突入野馬等句。此倒轉法無端無端。

風在下是而却又先以水

物以往來為遊故曰南徙。鵬以連六月乃息。此世界亦大遼廓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

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實乎鶴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既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郭注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夫治之由於不治爲之出乎無爲也取於堯而足豈

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反也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覆契爲匹矣何以言其然耶夫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爲天下君矣以此爲君若天之高實君之德也若獨兀然立乎高山之頂守

一家之偏尚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爲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爲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鶴鵲一枝偃鼠滿腹言性各有極者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休二句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博諮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爲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天地雖異其於逍遙一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

御書過世
魏晉學問
難世能從
陽無用後
世學之者

御書過世
魏晉學問
難世能從
陽無用後
世學之者

世。新。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
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食。
是。其。塵。垢。批。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
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
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蘋。姑。黠。
之。山。汾。水。之。陽。官。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
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
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呬。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捨。

解莊

卷之一

八

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
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客。問。之。請。買。其。方。
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
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
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
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
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
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
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

解莊

卷之一

九

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未。
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
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成。於。網。罟。今。夫。羣。
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
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
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天。
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逍遙遊

幾^上搏^團埃^哀且夫扶^覆人^切門^培天^上開^通
 蜩^條鸞^學決^血捨^銷榆^俞枋^方小^知知^智大^同菌^君蟪^惠
 姑^姑春^倫鵙^晏夫^知知^音智^後章^比比^曉分^去數^數
 泠^零惡^烏已^紀鵙^焦鵙^僚當^去怖^故大^太射^亦
 淖^淖厲^狂與^同與^預下^與女^汝礪^薄斬^斬宵^了烏^喪
 聲^去瓢^互下^郭落^之種^腫盛^成剖^普鳴^謬為^去泝^平
 僻^僻統^統說^說難^難將^將樗^樗中^中並^並下^下卷^卷權^權去^去
 聲^上往^往敖^敖遊^遊苦^苦豫^豫天^天上^上

釋音

卷之一

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
 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
 心固可使如灰死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
 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
 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
 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
 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
 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
 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謫者叱者
 吸者呌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焉
 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
 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
 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
 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解莊

卷之一

十

鄭云王之若

分明畫出風

有吾我即有耦喪我即耦亡耦者是非之所以
 生我者彼是之所以成故篇初即道破
 聽聲如響則是非路絕故等之為籟音響無從

部云十二字
據儒後助之
情

部云據家
真心

解莊

卷之一

十一

則言語道斷故和以天此齊物論之大旨也
大知閒閒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
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關綬者審者
審者小恐惴惴大恐綬綬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
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
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
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喜怒哀樂慮歎變態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蘭日
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

邪人謂之不然異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
大哀乎
法塵之起滅等聲塵之萬殊究所從來如樂出
塵芽成苗耳使之以莫為宰之者無朕
然解以宛爾此所謂天均乎
受成形則物我立師成心則是非起所以然者
不識真君也真心者未成乎心者也妄心者成
心也真心曰真宰妄心曰妄宰迷真心而後認
成形受成形而後有成心此是非之案窳衆論
解莊
卷之一
十一
之根苗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
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
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
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
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
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
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轂音亦有辯乎其無辯
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

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
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
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
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
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
死。方成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方不可。因是因非。因
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
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
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耦。謂

解得

卷之一

注

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
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郭注 欲明無是無非則不若還以儒墨反覆
相明反覆相明則知其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
非非矣。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
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
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物皆不見彼之所見
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爲是矣。
自以爲是則以彼爲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

解得中即空
注是
解得中即空
注是
解得中即空
注是
解得中即空
注是

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夫死生之變。猶春秋
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
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
生爲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
方自謂死爲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
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
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自
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不當者。
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是亦彼也。我亦爲

解得

卷之一

注

彼所彼彼亦是也。彼亦自以爲是。彼是有無未
果定也。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
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于天下也。樞要也。此
居其樞要。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是非相尋
反覆無窮。故謂之環中。中空矣。今以是非爲環
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乎
是非。是非非無窮。故應亦無窮。天下莫不自是莫
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
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謝云人惟不
肯以已成人
執子其義
此其意也

因是

郭云虛指因
是字

兩行即通一
通一即通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筵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道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

解莊

卷之一

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說。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以無是非。齊是非。乃此篇主意。

莊生看世人作胡孫。已作弄胡孫人。亦太僥倖。

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

金曰。終始有終始。未始有終始。

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結。

解莊

卷之一

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曠好音。故枝策而聽。至於假寐。慮多方故據梧。

思索至其頭。去假寐。語不審。所出。即必有據。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

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
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
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
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
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
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
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
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
適焉。因是已。

解莊

卷之一

不見其形。不得其朕。莫知其所謂。不知其所以
使皆無也。即此無字。亦無著處。而謂未始有無
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也。無即是一有。無即是
有一。
道未嘗有封。天地萬物皆我。也。多以至一。是以
齊衆數矣。而不知衆數之多。起於一也。故不若
以天還天地。還地還萬物。還萬物是還衆。是還
衆。非萬吹琴。然而行不悖之爲齊也。故曰無適
焉。因是已。無適者各適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眇也。請言
其眇。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
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
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
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
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大
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
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已。向方矣。故知

解莊

卷之一

夫

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
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
知其所以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
欲伐宗。脡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
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
日竝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懷如嬰兒。於父母之懷抱也。聖人之於是非。兼納
而兩存之。又如懷諸侯之懷。
無封無常者。圓也。有封有常者。方也。

不知之知非不知也。注不識酌不識之知。出時不知其由來耳。然則知固自知矣。豈特知之而後知乎。十日並出。炳然照燭。而無照物之功。又況進於日者。也是非生於辨。生於知。知既無知。辨且誰辨乎。

藹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

解莊

卷之一

莊

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癢。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恂恂。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狌以爲雌。麋與鹿交。鱖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藹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

解莊

卷之一

莊

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歟。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於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謂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胞合。置其滑稽。以諒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感。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歟者。不悔其始之靳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沾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

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鄭注正如今日尖巧時文。非無理詰而苦石切題。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譏闢。吾誰使正

解莊

卷之一

三

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

寓諸無竟。

問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解莊

卷之一

三

齊物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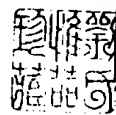
慕其略答喪去聲後居姬嘒胡寥良畏偉佳萃枅
 鷄起注於謫孝諫豪突香咬狡喝愚冷零和去聲
 比毗知智間平詹占覺教後後緩慢客客惴惴之之詛詛祖
 漁已樂洛愁折骸骸諸諸藏藏去去該該遞弟靡如蘭蘭淫淫與
 預般冠冠惡烏後後故為是是皆皆同同為為廷挺楹楹盈盈悅悅荒荒悃
 決幾幾幾狙七苜苜序序好好滑滑骨骨天天上上吟吟軫軫謙謙同同刑
 葆葆蓄蓄泉泉涇涇濕濕緇緇秋秋恂恂荀荀後後爰爰祭祭患患卿卿卽卽蛆蛆余余鴟
 尺尺偏偏嬌嬌祥祥女女皆皆同同鴟鴟于于為為去去旁旁去去脂脂吻吻滑滑昏昏范
 釋音 卷之一

徒弔的解上雖開倪竟曼萬景影曩奴與余下下同
 字如蚶附棚計

解莊

卷二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解莊卷之二

江夏郭明龍先生評

會稽陸石簣先生解

養生主第三

都云神機指
弄主人無有
休歇此是知
無涯
又云有情下
種則因地果
生不近刑名
無固可知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
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
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
年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

解莊

卷之二

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
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謔善哉技蓋
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
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
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
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
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軼乎良庖歲更刀割
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
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

即云到此輕
輕結以得養
生焉四字使
是文法標綴
省力處
郭云人之貌
皆天與之者

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
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
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
甚微謖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
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
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
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
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

解莊

卷之二

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十步方一啄百步方一飲驚猜防患至同至慎

此神之王也豈期為籠中之畜哉哉口未善此

與無心順物焉於虛無中矣

雖最難言在樊中安得神三

老聃歿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
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
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
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
輕用民死灰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
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
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謏若殆
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
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
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

解莊

卷之二

四

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
以盡行也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
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
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
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關其捷而目
將焚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
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

解莊
徒欲其止
求名

解莊
徒欲其止
求名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歿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
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
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
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
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皆是皆求
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
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詰我來顏
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
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逮因案人之所

解莊

卷之二

五

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
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
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
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
漸乎而人善之漸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
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
擊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
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
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

至今無已人無癖焉故可免災而及化此所謂
至虛行不以地飛不以翼此所謂心齊類所攝
未始有回者也若有已則有扶以喻人者雜矣
多矣有已有人以捷相鬪此蓄身之媒耳何能
化人哉端而虛則不靈勉而一則不一有天有

卷之二

人有今有古則又不虛不一虛一者師心而強
為者也故摠衛之曰太多則絕跡不行非行而
不行者也新子初有見於虛矣未知所以為虛
也此孔子所以有心齋之訓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
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
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
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
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

師者便知虛
之義盡於此
又云人處世
有不碍已者
若一切屏去
如外道新滅
其易耳

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

解莊

卷之二

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至靜者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至無者非作故無
本性無也若以止獲吉祥而止之且不止矣特
望而馳耳此絕迹者也非不行於地者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

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

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以安字答陰陽之患安則無陰陽之患溢則有

人事之缺以傳其常情二句答人事之患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歇歎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竝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

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秉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顏閭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

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蜚盛溺。適有畜畜。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專其私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止健之秘密法也。莊叟精於世故。至此與妙手。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

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轢。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水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漏。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狙梨橘柚。果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微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誦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養生主洞生理之至要矣。又歸諸無生人間世。

患涉世之至隱矣。又歸諸無用能為之而不能為。此莊生之本旨與。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

解莊

卷之二

七

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樺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脾為脇。挫鍼治繯。足以餬口。鼓笑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

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時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水自冠也。膏火自煎也。

解莊

卷之二

七

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人間世

行去聲知同智下為去聲軋入江若聞同強上惡下烏路惡同鳥下不音焚上焉逢江皮偃紆拊子好去聲扈戶勝升語去聲皆同後音紫上上比同後聽其謫直課疊易下同音知同並如字舊閱穴若散去聲葉攝使待使同變同與餘下慎樂洛同奇易亦惡路鳥傳平聲下惡後如字同治去聲行孟下喪息音弗知智蹶厥同頂後哇戶勝升為去聲盛成蝦市溺尿蟲音僕朴櫟歷散下散下同音人精言相查力天上同聲拊訓覺教診軫來去聲花同釋音卷之二

鹿賴賴呖呖楸秋上上聲代代會會掇掇子子鍼鍼針針解解食食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故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

解莊 卷之二

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

解莊

卷之二

五

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見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

以羅取則故
宜有反

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

解莊

卷之二

四

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宿賓以學子爲彼且新以諫說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不可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刑者人刑也人刑不足笑天刑豈哀耳

解莊
卷之二
五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

解莊

卷之二

處

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駒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則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

解莊

卷之二

六

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貴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

郭注推之於理安之。若命似矣。此理屬虛位。命如適。然終為無因邪見耳。

闔政支離無厭。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甕大瘳。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

知約德二四
若人而遊
耳當時則用
遇則舍之

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不知
爲華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
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爵也
天爵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
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
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
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
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類
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

解莊

卷之二

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
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類天
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養
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
以堅白鳴

德充符

聆臺而王旺喪聲去彼爲聲其知智後一知而最
要腰暇格拜請中中地不悌悌楚六子見現行五
聲去諷傲幻惠它悅和去聲和期基傳聲悶門汜
幾上樂洛使聲純豚胸旁翼甲所取要復扶離去
因跂企脈脣說稅脰豆菴查瘦領一惡音皆同喪
警放好惡並去選聲

釋音

卷之二

解莊

卷三

大宗師

應帝王

目錄

解莊卷之三

江夏郭明龍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大宗師第六

郭明龍先生評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

卷之三

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養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物之所宗者。道也。心之所師者。成乎心者也。不特生死去來。是其影像。仁義禮樂。是其名件。即知之一字。真見。孫達事耳。唯真人。然後有真知。惟無知之知。能登假於道。然則。所云無知之知。亦濟道之舟筏矣。而況於知乎。况於仁義禮樂。

郭云不覺家
出古

乎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
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
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
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儵然而往儵
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
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
真人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類類淒然似
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故聖

解莊

卷之三

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
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
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
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
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
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
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似也與
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

郭云以刑四
勿下手工夫

郭云掉向玄
妙

乎其似好開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
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似也
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爲
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
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
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
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亦
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
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
情也

解莊

卷之三

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疾之而況其真乎泉
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
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天即人人即天故不勝也上文知天知人猶二
故曰有患

其卓其真謂之太宗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
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

郭云成角等
字奇甚六言
倉猝而食失
歲天下將天

下即相忘於江湖之物之而不待說妙

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而一化之。所待乎。

物係化待言之

郭注 夫形生老成皆我也。故形爲我。我生爲我。勞老爲我。佚成爲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

解莊

卷之三

四

我奚惜哉。成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爲善乎。則吾生亦善也。方言生歟。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山日易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

郭氏說妙之義

故哉。而世莫之覺。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

昧哉。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

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

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趣也。無藏而任化者。變

不能變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

化無不一。故無內外無成生體。天地合變化。索

所遜而不得矣。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

意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無極之中。所遇

者。皆若人也。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本

非人而化爲人。化爲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

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

極乎。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

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

得遜之哉。夫於生爲亡。而於成爲存。於成爲存

則何時而非存哉。夫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

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生歟也。然其平粹猶足

以師人也。況玄同萬物。而與化爲體。其爲天下

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解莊

卷之三

五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

解莊

卷之三

六

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獨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即其意否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滅，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撓寧。撓寧也者，撓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聃許。聃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詎。於詎聞之玄冥

解莊

卷之三

七

即其意否

即其意否

即其意否

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春，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倮發背，上有五管，願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畔躡，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

孟子反其來
孟子反其來
孟子反其來

孟子反其來

孟子反其來

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
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
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
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
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
喘然將歿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
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異以女
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
解莊 卷之三

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
趨於父母彼近吾歟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
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歟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歟也今大冶鑄金金
踴躍曰我且必爲鏐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
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
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
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

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

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歿未葬孔子聞之

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

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

荷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
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
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
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解莊 卷之三

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
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
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歿爲決疣潰癰夫
若然者又惡知歿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
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
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
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
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
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

即古無涉是
其理正此注
是也

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
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
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池水江湖皆水也魚造乎水而方外皆道
也人相與忘道而已即人即天者聖人也畸人
侔於天者也

顏回問曰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
戚居喪不衰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

解莊

卷之三

十

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
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
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死不知就
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
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
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
無情哉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
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
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

此是篇曰

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
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
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
爲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黜汝以是非矣汝
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
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
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
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

解莊

卷之三

十

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
息我黜而補我黜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
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鑿
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
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
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
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
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

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

解莊 卷之三 十三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段恐當在頤問問蓋孫才之前無有錯簡

大宗師

知其知是知音天下上聲當去聲下聲同暮模假格覺後
不替啞益哇瓜肴嗜說悅惡路訢脩蕭捐沿額
仇煖脰樂皆同他陀耶丙滴蓄好去聲下悅本知
以知得與預音涸鵠响吁鴻儒沐未勝升傳聲長兩
去聲同稀聲希上戲義坯胚崑崙崙論大音泰山項王揭
長同聲說悅相聲偶禹磚孺惡下同音烏倚錡易聲
愚少朝彫櫻嬰於烏尻苦僂縵診辰間開跼駢解
參三朝彫櫻嬰於烏尻苦僂縵診辰間開跼駢解
便女汝惡下同聲亡無惡聲去鵠驕于炙柘縣玄下縣解
釋音 卷之三 十三

蟹下叱昌恒達鎔莫鄒耶惡皆同挑兆和聲荷宜
行聲去汝疣疣疣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同造聲去畸宜特覺字如軹只黥鯨剿魚雕反詩維與預
好字如其知知智夫極之息與皆同爲聲去整蹟長展復
又聲慶墮規去聲上好食嗣

應帝王第七

齧缺聞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解莊

卷之三

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蜚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戈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墳壤之

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勑、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鰲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

解莊

卷之三

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

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

解莊

卷之三

法

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爲儻、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儻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解莊

卷之三

法

應帝王

齧 臬 要 腰 覺 教 語 去聲 度 渡 燔 增 臙 奚 琅 朗 弔 弔 藝 復
 扶 又 反 治 之 去聲 勸 倦 易 亦 後 爰 便 平 治 去聲 天 上
 與 世音 余 下與 相 去聲 鄉 向 齊 同 下 復 鯢 倪 蛇 移
 弟 頽 為 如字 食 同 知 智 朕 直 儵 叔 汜 徒

解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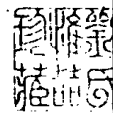
卷之

解莊

卷四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目錄

解莊卷之四



江夏郭明龍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

解莊

卷之四

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莊文真偽如讀今古文尚書最易識別駢拇篇有一二段近莊耳曉豁完散索摸而知為偽物也臆形大而意強心數多而神慧多方仁義自列五藏何關道德之正乎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

郭云此段波瀾可也

郭云此段波瀾可也

索筆海錄

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飲哇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臆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質有兼通性有獨至如鶴脛獨長何足慕之又如宦脛之長由臆脛之短長本非長何足慕之

解莊

卷之四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

囂囂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啗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

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

解莊

卷之四

郭云語激

郭云語激

郭云語激

郭云語激

郭云語激

郭云語激

郭云語激

郭云語激

郭云語激

御云此篇
健

御云此篇
健

御云此篇

御云此篇

御云此篇
何異此

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
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
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
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
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
仁義易其性、與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
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

解莊

卷之四

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
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
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
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
羊均也、伯夷、成、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成、利於東陵
之上、二人者、所成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
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殉仁
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
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

御云此篇
而論此篇
亦謂此篇
勝之道

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
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
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
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
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
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
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
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
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
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
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
也

解莊

卷之四

駢拇

拇母縣玄疣九藏去行去崇彼跬肩去聲訖紕贅
叨响於况纏屢與餘上時塞代惡鳥

釋音

音之四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維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阜棧。馬之歾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節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歾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解莊

卷之四

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闢。夫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是謂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

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蹙蹙爲仁。踉蹌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

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樂洛 剔敕 雜洛 阜才 概其 埴植 中去聲 填同 闕絕
惡烏 斃滿 薨悉 踉提 跂其 摘敕 知智下 介馬 八古 闡闕
因驚 至武 詭九 縣玄 好並 知去聲

卷之四

郭子玄
記承勝

十二世有齊
國之君人也
郭子玄
憤世之雄

郭子玄
快

郭子玄
物

郭子玄
字

朕篋第十

將為朕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扇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扇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隣邑相望鷄狗之音相聞閭閻之所布未擄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閭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其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

解莊

卷之四

七

郭子玄
問都其未達

郭子玄
問都其未達

郭子玄
問都其未達

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歿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歿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道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

解莊

卷之四

八

聖人教不遺餘力

聖人教不遺餘力

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者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撻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竿瑟。塞管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鈞繩。而秦規矩。擣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太

解莊

卷之四

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煢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隣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道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靡繼而

起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鈞餌罾罟。筍筴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且果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頹滑堅白。解垢同

解莊

卷之四

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鑠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慙爽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侯。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嗁嗁之意。嗁嗁已亂天下矣。

胙篋

胙祛 錡古 鄉向 知智 胞勑 殫丹 攬所 倭垂 爚藥 戲義
筍 鈎 罟 罾 罽 罼 罽 罼 罽 罼

釋音

卷之四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
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
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
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
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
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
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
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

解莊

卷之四

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
始喬詰卓驚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
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
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何何焉終以賞
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在者存之宥者釋之在者操然操然則在者
但不縱耳有類假坐縱然置宥者但不操耳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
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

即云如此起
說妙

即云在者
以神氣守之
人守其神
氣守其神
氣守其神

郭云身以
形氣是形
氣是形

解莊
出無爲二字
乃一篇宗旨

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鬱卷僇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儺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

解莊
卷之四

三

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聖由道契說聖踐跡乃相於藝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因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劇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債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

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謹堯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旱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

解莊

卷之四

三

處大山嵯峨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歟者相枕也析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析楊接楫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排下進上好勝也上下因殺排而不得則因進而勝則殺也廉劇彫琢銳而巧也焦火凝冰倏冷倏熱也俛仰撫四海坐而馳也或沉而淵或

此後世
亦無所
謂也
即云生
死之術
此母

而求之
身矣
聖人不
言言

懸而天動靜無常也。民心履自負。驕難係。又可
櫻之乎。在而宥之。乃恬愉如席。卷若去其幾。
機乃帖然親媚耳。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
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
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
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
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
解莊
卷之四

之光。益以荒矣。而倭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
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
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
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
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蹵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
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
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
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
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

即云一出
便收未利反
身中氣自回
如斯則并
兼自然亦
子經實語

郭云先天道
機不究變滅
世人不就却
謂此生有涯
安得世也

起為

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
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
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
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
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
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
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
解莊
卷之四

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緤乎。遠我昏乎。
人其盡歟。而我獨存乎。

莊子書言大小清濁方內方外養生害生皆立
破之微詞。開遮之權說。非其本意也。初疑漆園
齊生死不應談立長生之說。意後人巧傳會讀
全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終物無測。而人皆以為
極。已分明道破。乃知前段蓋順情之談耳。如此
類甚多。所謂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者也。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方將拊髀

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更何人邪、更何為此、鴻蒙拊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

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泮溟、解心釋神、莫然無現、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

真

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關。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

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譽。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機。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

真
 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又云抑又說
 則其為
 又云我法不
 謂此理相
 又云佛科中
 有為海佛者
 之說功行不
 成
 又云聖人有
 為中其無為

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遷
 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
 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
 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
 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
 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
 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
 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

解莊

卷之四

其

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
 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
 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
 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
 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在宥

愉瑜 喬矯 嚮藥 恰倉 齊齋 淖昌 劇居 玄縣 肢玄 跋跋 崦崦
 危危 斨斤 鋸鋸 舂舂 嵒嵒 嵒嵒 嵒嵒 嵒嵒 嵒嵒 嵒嵒 嵒嵒

釋音

卷之四

解莊

卷五

天地

天道

天運

目錄

解莊卷之五

江蘇郭明龍先生評
今附刊在貴先生解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脩故通於天地者德

解莊

卷之五

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大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剝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

妙部

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

解莊

卷之五

二

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又云。此心之
同。則
非。則
有。莫。無
心。是。道。無
心。猶。萬。物。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北處陰而存南望陽而遺時錄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智。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乎天。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

解莊

卷之五

三

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堯親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

郭子幻身雖
虛非幻不滅

郭子幻身雖
虛非幻不滅

郭子幻身雖
虛非幻不滅

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鵠居而鰲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矣。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闢行邪，無落吾事。佗佗乎耕而不顧。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

出機動物
青動流寓
而成形者

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泰初有無，併無有無之名，無亦不可得也。一之起，寂併無一之形，一亦不可得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丘子告若而所不能聞。

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或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蔣閭苑見季徹曰：魯君謂苑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援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

郭云此狀備見

郭云此意

郭云此言

郭云此通人

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苑觀覩然驚曰菟也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播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泮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圖哇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澗澗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哇用力甚

解莊

卷之五

六

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圖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棹爲圖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圖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圖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干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

郭云此意

郭云此人之
道同於此
心非孔子
實今向古
爲世所知
其非真儒也

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於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見之何故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

解莊

卷之五

七

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

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怡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

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泰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顏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謂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里耳折楊黃華則噓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惡美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解莊

卷之五

十

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因可以為得乎則鳩鵲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鵠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經繳駘駘然在經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檻囊亦可以為得矣

天地

滲流被披要遙圾及數朔絃絃佗他扶扶寓宇留留菟菟

軼軼輜輜覬覬逆逆搢搢苦苦汰汰遠遠稗稗橋橋汙汙芒芒招招超超瘍瘍羊羊髦髦

荆荆皇皇芩芩本本作作慢慢俊俊

釋音

卷之五

郭子暹字慎
字慎妙
又云六合四
方
又云味者誰
實之哉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矣。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

解莊

卷之五

十一

虛則實。實則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嚮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

一也。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

郭子暹字慎
字慎妙
又云六合四
方
又云味者誰
實之哉

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瑩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喪。

解莊

卷之五

十二

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

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

解莊

卷之五

注

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

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

解莊

卷之五

古

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得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敢無告不廢窮民苦於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

莊子自天至
形名爲五至
實而九

郭云所以生
是虛靜恬淡

郭云有爲

郭云水天德
以出治而為
物有寧

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郭云十二經
六經六經亦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繕十二經以

作十二公案
秋

解莊

卷之五

五

郭云不係無
費

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常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列矣，禽獸固常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

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郭云服事也
言我常如此

解莊

卷之五

六

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衡然，而顴頰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

郭云養機
或稱之柄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楫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

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

解莊

卷之五

七

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矣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

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久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矣。夫。

解莊

卷之五

六

天道

堯子迂悟繡盤偈居跡顯古操柄

釋音

卷之五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就主張是就綱維是就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織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就隆施是就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就噓吸是就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卷之五

元

天地運處日月代明雲行雨施隨風噓吸情事也有居無事者誰耶誰使言下吐露盡矣而藏者謂之自然以是知此老爲郭子玄帶累不少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受不受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

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使天下兼忘我。而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蕩蕩然然，乃

解莊

卷之五

三

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蜚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成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

一心志以留

鄭玄注

鄭玄注

滿阮。登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倘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渾渾然然，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杳，或謂之生，或謂之寔，或謂

解莊

卷之五

三

之樂，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姦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感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樂。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適卒之於感感，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樂是寓言莊生自為其入道次序耳
從事於道者其始必以道為一也而欲守之歟

解莊

卷之五

五

待之所常無窮一不可待故焦然而憂懼也已
 乃知道之無不在雖無不在而未始不一也以
 物為量隨處充滿以為變化而實一以為齊
 一而又不主故常豈可以知慮逐者哉故望岫
 而息心矣
 形充室虛是悟境全放下故契此
 頤子仰錯前後懼也欲從末由急也終日如愚
 惑也急則止推道矣吉甫曰樂即道也甚然
 充滿天地是證境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
 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
 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
 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踐其首脊蘇者取而
 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
 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
 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
 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
 七日不火食處生相與隣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

解莊

卷之五

五

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
 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
 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
 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
 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
 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
 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
 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狙梨橘柚邪
 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
 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
 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
 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
 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
 出貧人見之挈妻人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
 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
 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

郭云月物皆
風氣所生
又云物皆
山海經云

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
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
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
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
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
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
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吾婦女何
言乎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
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

解莊

卷之五

五

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履尾鮮規之獸莫
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耻乎
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
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
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
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
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
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鵠之相視眸子不

之山有獸如
狸名曰狌
狌者風也
如風之動
而無形也
又云風之化
生以時而動
以時而動
之妙不自東
之妙不自東
耳

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
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
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
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
昧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
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解莊

卷之五

五

天運

蟄執

盛成

臚扶

臚于

惜七

嗜詩

屬例

養許

鵬五

釋音

卷之

解莊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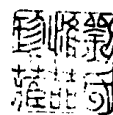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目錄



解莊卷之上

江東郭明經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

解莊

卷之六

功兼弁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

解莊

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私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歎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禍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

解莊

卷之六

二

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竝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

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
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
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素
純謂之真人

解莊

卷之六

三

刻意

問

聞

响

亦作

候

覺

罷

皮

樂

洛

桺

里

野

野

野

釋音

卷之六

知一之也
中自性也
是性也
知性也
知性也
知性也
知性也
知性也
知性也
知性也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有爲之爲。俗學也。有且。思俗思也。此道遠矣。

解莊

卷之六

四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淥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

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曰。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返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解莊

卷之六

五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矣。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倘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固。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

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解莊

卷之六

六

繕性

滑骨

樂洛

行法同濠

說

釋音

卷之六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曰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

解莊

卷之六

七

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矣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畧空之在大澤

郭云此是
大氣正生
天有萬物
何處窮矣
二語此是
大何處窮
之賦

亦自快也

郭云人生一
議論

郭云莊子受
同展

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秋水首章中久勢後微與焉時時俱屬可觀

解莊

卷之六

八

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鄉今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

都云道無情
精粗相和
即中庸二句
之言

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
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
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
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
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
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
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
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
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
解莊
卷之六
九

足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
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聞至德不得大人
無已約分之至也

不但事不借人亦不爭於世
之相也
已力應士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
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
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
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

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
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
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
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
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
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
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
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
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解莊
卷之六
十

解莊

卷之六

十

非不臣第於莊太甚不類蒙叟之言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驥驪
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鷓鴣
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
之理萬物之情者也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
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
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
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

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成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

解莊

卷之六

士

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踣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

無所不用心
則之不改樣
半開蓮花妙
悟者得之

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狗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夔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日。日憐心。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踔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人。呼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不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春脇而行。則有似。

解莊

卷之六

士

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妙絕處在不解心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

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大勇者大勝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

解莊

卷之六

三

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鰲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鰲左足未

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蜚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鼃與且彼方毗黃泉而登

解莊

卷之六

十四

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于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大通者大辯大勝者大勝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

即去後下
上二休同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撻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鵩。鵩子知之乎？夫鵩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醯醢

解莊

卷之六

十五

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秋水

淚

田
田
石

說

孚

贖夷人

躋
益又

躡

蚊

齡其初

正

卓 遜

秋父

南
培

坎
癸

救側
𧈧

寒
繫

立
距

趾

比
吐

12

鵲

16

10

釋立目

卷之六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
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
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
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
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
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
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
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

解莊

卷之六

六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惜惜久憂不歿何之苦
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
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
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
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
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
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
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
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

即云世人皆
以是為樂
者遂有對
無明暗似不
自解脫
又云此種無
情無動定見
悟命要得
力

即云多極
勝以樂為

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樂無樂天
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
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
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
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者
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
能得無為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
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

解莊

卷之六

七

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歟也我獨何能
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
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
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歟是相與
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
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
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蹉蹉然惡之支離
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

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慨然有形。概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人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解莊

卷之六

九

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噴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漆園問子使托齊諧。凡言死勝生。古勝今。內勝外。天勝人。此謂諸言非才怪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哉。

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歸。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人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壤

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鰕。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卷之六

九

以鳥養鳥。以人治人。此謂條達而福持。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唯

謂云一氣之
 化非能生
 胎理極微
 微出

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歟
 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鼃得水土之際則為蠃蟪之
 衣生於陸屯則為陵焉陵焉得鬱棲則為烏足鳥
 足之根為蟠蟠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
 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鵲掇鵲掇千日為鳥
 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
 願輅生乎食醢黃輅生乎九猷督芮生乎腐蠹羊
 奚比乎不斃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解莊

卷之六

子

却露出本懷諸篇多如此一形之辨大是虛妄

至樂

惡鳥誣平妨忽噉古屢紀獨獨體樓髀苦墮枕梗
 猛格墮繼輓况督莫豆權尊尹

釋音

卷之六

解莊

卷七

雜篇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解莊卷之七

江夏郭明龍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雜篇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

解莊

卷之七

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能移作與化俱解同是予意謂遺字之訛

棄世即棄事遺生之謂然所謂遺與棄者不遺

學道之津筏達其本無生本無事而是所謂天也知天則世即非世不過與彼更生而已求其始終了不可得即本無世也

為萬物父母者寄稱於天地耳豈天地哉生天地生萬物者又天地之父母矣合則成體豈真體耶散則成始豈誠始耶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

解莊

卷之七

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郊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灰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或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物而不留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

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鑽干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

解莊

卷之七

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

累丸之與承蜩不瞬之與習射戒定之在學道事不相蒙而能寄徑焉所謂方便法門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者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

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履，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操舟畢竟無法游沒即其法吾益信經世無法出世即其法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

解莊

卷之七

祝腎遊於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雪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然，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揚，柴立其中央，三者者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益生者，竊於內外則生不足養矣，惟欲主無心者乎。無心者無益生，交忘內外，故權立中央之辨耳。豈以新殺未工而復執其中哉。生不聞道則一息一瞬，立馳於陰塗，不獨衽席之上，飲食之間也。

解莊

卷之七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慘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穀多少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詒為病，數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
忿滿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
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
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
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蟹
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決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
翠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
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
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

解莊

卷之七

六

之者殆乎霸桓公蹶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
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角動反蒙惟心炳矣

紀消子為王養圖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
虛憊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
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
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其德
無敢應者反走矣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

齊行除中
魯行除中
魯行除中

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
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
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
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
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
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梁水衝撞乃有汨齊旋而入若投火涌而出焉

解莊

卷之七

七

齊陵此險巖之極勢也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
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
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
巧拙齊七日儼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
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
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
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過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解莊

卷之七

八

心境交爲會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孽，盲跛蹇而比於

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爲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

解莊

卷之七

九

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欸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戩以車，馬樂鵠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達生

運惟痾於據患脉直轉楯食疾詒始滴致鮭胡蟹佳
此岸亦戰引消景橋喬錄據

舊止

卷之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吳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解莊

卷之七

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合道德以即世終未有不全者材與不材俱受其害之辭與解瓦瓠病俱亡身之捷徑此聖人所以

論一火宅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羅網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

解莊

卷之七

士

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

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解莊

卷之七

士

或非有人則剝形去皮矣非見有於人則免網

羅機辟之患矣涉江浮海望不見涯此不有人之象與送者皆反君自此遠此不有於人之象與

虛舟狀非有人也偏心不怒狀非有於人也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

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歿乎曰然子惡歿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歿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翬翬猥猥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

解莊

卷之七

士

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讓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明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枲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

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

解莊

卷之七

士

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扈又曰舜之將歿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昇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

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

解莊

卷之七

五

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怪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竝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問社稷存焉耳。』何謂無始

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爵祿外物有命之者，吾取之非盜竊，而何先輩言逆境上易打不過一念順受，便可遠去此，而謂無受天損易也。若爵祿並至，未易與之，漠然稍有濃意，便是取與竊盜同科。故曰：『無受人益難也。』取字與受字互相照，說辭之不免宜受。

解莊

卷之七

六

取字與受字互相照，說辭之不免宜受。依棲棄實而走，是明打受也。取字與受字互相照，說辭之不免宜受。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寒裳蹢躅，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休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

加於物者
小者如鷦鷯
有而視之
事者定也

之夫子何爲頃聞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顏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

解莊

卷之七

七

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山木

皆

莊

備

必

玃

玃

玃

玃

玃

玃

玃

釋

卷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入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

解莊

卷之七

九

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知錄俱妄故虛緣知緣即真故能葆真如此則人貌而天謂之真人也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斲見我今也又斲見我是必

說文爲集

魯孔安子

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嘆明日見客又入而嘆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嘆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嘆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也仲尼曰若夫人者口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

解莊

卷之七

九

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

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仲尼所示者。步趨言辨。迹耳。豈所以迹哉。迹屢徂矣。而回方追之。方逐之。此求馬於唐肆。何其

解莊

卷之七

子

癡哉夫。著而可見者。日間之羣動。待日而有非。日也。作息如生。死而待以生。死者如日生。死者速化者也。效動者。日新者也。新陳換于呼吸。生死伐於剎那。至神至變。至幻至妄。思之如捕風。言之如鏤塵。乃欲核後失於掣電之間。分凡聖於泡影之內。所以趣之愈遠。求之愈艱。耳雖然。故至者失之交臂矣。何可求新吾者。得之觀面矣。何用求孔顏相與語道。未有親於此焉者。也。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

如來即此意

哀莫大於心死。心亦育死。子曰。心有生滅。是死路。無生滅。是生路。以生滅言。徂謝者是死。路。日新者是生。路。若執著。守。徂。已。徂。之。迹。是全身埋在死路上。豈非心死而可哀耶。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

解莊

卷之七

子

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

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灰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子曰不然夫水之於汊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

解莊

卷之七

三

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微至言以修心明非忘言絕學之致故以能脫為問後方遁少消息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圍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

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灰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

解莊

卷之七

三

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墨色而順乘駿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

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
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
德鉅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
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鉅斛不敢入於四境則
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
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
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
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

解莊

卷之七

王

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此莊叟寓言本肯言世人不足與正告故已權

與之說夢耳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
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
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
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逴逴足二分垂在外揖
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

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今女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
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
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
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
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
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
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

解莊

卷之七

王

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
人不得劫、伏羲黃帝不得友、成生亦大矣而無變
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太山而無介入
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旣以與
人已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
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也不足以喪
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
亡而楚未始存也

田子方

眩教灼灼句矩玦古儷但顚而缺度

釋音

卷之七

解莊

卷八

知北遊
庚桑楚

頁錄



解莊卷之八

江夏鄧明龍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

解莊

卷之八

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偶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

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

解莊

卷之八

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此莊生編造之言。幾於寂後說。法華矣。其所謂莊語者。與篇中無一段不鈔列於外篇之終。乃謂性之談。畢竟不可覆藏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淨名文字即解脫之義。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成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

解莊

卷之八

三

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灰死。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

此老惠後不
禁性破口

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淪而心潔雪。而精神摠摠。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畧。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疆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

解莊

卷之八

四

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置。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醺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祿。有理人。倫雖難

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漭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滅。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殂、墮其天袞、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解莊

卷之八

五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偏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

即云無能可

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何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眠，何荷甘日中麥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訥，故

解莊

卷之八

六

即云終事

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奔綱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歎，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

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
 就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
 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
 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
 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
 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
 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
 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

解莊

卷之八

七

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
 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
 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
 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也及爲無有矣何
 從至此哉

太清與不能泊火談上良機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
 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

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
 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
 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
 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
 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
 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
 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歟不以死死歟
 生者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
 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
 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
 者也

解莊

卷之八

八

未有天地而有古今是未有子孫而有子孫也
 此反詰之詞

老子言有物混成生天地生此破其義索門

提父母未生前一着而謂之四禁曰切忌未生
 前正此義也

解註

卷之八

九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知北遊

奔

紛
極之

唉鳥暗陰

醜意

攷

刀何於

麥香

曝烈

奔

奄

堀

釋前

卷之八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
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
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
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
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
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
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

解莊

卷之八

十

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
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
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
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
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
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
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
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
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

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
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
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
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
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
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
晝爲盜。日中穴阨。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
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
人相食者也。南榮趺蹠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

解莊

卷之八

十一

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
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
言也。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
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
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
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
相得。今謂趺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
趺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
化蒼蠅。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

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

卷之八

士

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顰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趯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韞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韞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韞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趯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

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
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
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
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脩
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嗶而嗑不嗔
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捥共其德也終日視而
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
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解莊

卷之八

十一

志聞塞而不通內錮於欲者若以念制念則繆
矣繆之弊也時使耳目意氣而不達所以然者
名其兩好去其兩惡懷憎之念為之祟也豈非
飲藥以加病乎放道而行則藥病俱除矣
老子所謂衛生之經者不過放下而已然先教
之以抱一勿失者又放下之方便法也、

越劫問知仁
義及惡我知
是有其犯世
意意故答
之

謀不相與爲事。備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
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
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
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
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
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
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
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
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

解莊
卷之八

不卽是者。天鈞敗之。

知止於不知。則字泰定。則視聽言動皆天光。
非人耀矣。人見其恒。人我
志乃今有常言矣。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
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
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
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
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

即云隨焉而
去備可也分
可也成可也
致可也

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
然後能獨行。秀內者。行乎無名。秀外者。志乎期
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
見其跌。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
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
盡人。兵莫憐於志。鎡鉞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不必進責於人。死惟明乎。而可以爲人。死者。耳恭
外者。乃賈人。以知仁義爲質。本情易於世者也。

解莊
卷之八

期費之志。紛然不寧。備未者。衆寧待開口發言。
而後見耶。明乎人。鬼者。知人。鬼本無形。顯明我
妙能察乎。分內行乎。無名。獨往而獨來。耳物本
無物。乃與物窮。物入者。人所舍也。若與物且然。
相靡。有同市賈。何能容。容是故。人非之。則慘
於鎡鉞。鬼責之。則冠以陰陽。吾心爲賊。志爲盜。
以自絕。毒豈外聖乎。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
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

郭云字玄虛
而包而養
宙長存焉
初六境與人
生死雖與人
同而不變形
跡遊乎天門

出而得是謂得歿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
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平處
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
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
乎歿有乎出有乎入出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
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分即是道一事皆合全理也何成何毀何所不
備而求有以備則不知公之爲備矣公者其有

解莊 卷之八 十六

形者耳無形者未始分也以有形各象無形即
事即理其理也定然是謂出而得也達摩曰凡
見者法皆見見者出其宗而不反是即心外有
法非身外而何不知道者無形出無本入無竅
四方上下有實而無竅者米谷有長而無本
未生先出也於是而不見其跡此所謂天門無
有而無形者有實而無形者亦不可得矣藏身
霞蹤跡跡跡跡跡跡跡跡跡跡跡跡跡跡跡跡
言武上言明乎人勉然後修獨行故此段遂極

郭云藏全底
細氣聚而成
臟即如人生
也

言之
古之人其知其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
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
生爲喪也以歿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
既而有生生俄而歿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歿
爲尻孰知有無歿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
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卦也非
一也有生賦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
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脆肱可散而不可散

解莊 卷之八 十七

郭云不知
一地人見可
移而不見有
不可移者在
故曰移是非
所言也

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
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
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成儉節
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微爲名以窮爲
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鸞鳩同於同也
未始有物者天門也其次以生爲弱喪以死爲
反其其次以無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三者
皆能齊生死而肯趣已異昭景著戴甲氏著
封雖均爲公族而非一族最下者以生爲本以

事不虛傳之
如孟子所
不虛傳之

知為師以己為質是非名實具而名節始至至
以死償節榮通配廟而不反流俗相朝如朝
與黨鳩同藩而共榮耳拔然移是一段不可強
解通節大意不過如此

賑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
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
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
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

解莊

卷之八

大

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胸中則正正則
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
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
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
所不知猶睨也勤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求之
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賑市人之足則單詞以喻之凡則姬之耳夫觀
無文也然則子以昭以為仁義知信者豈其
至者哉徹勃志解謬心去累德達塞道而靜正

虛明出焉道德為隨在而名之耳豈核利害分
人已如南榮達所問乎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
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
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
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
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
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
無有也介者移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

解莊

卷之八

大

歟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
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
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
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聖人工於天而拙於人工乎天而又俚於人聖
人者知有者也全人不知有者也不知有為然
行乎異類與蟲同天而天之一字不歸而去之
趙州所謂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也以天下為籠

無復失為全人之復於人此道也若以智求知
以仁求愛以義求宜如或獲也雖工射如羿而
得一雞而萬有失矣此也答趙初問也夫全人
尚矣其次莫如外非譽遺生死而緣於不得已
斯乃聖人之道拙於人而工於天者也

庚桑楚

杓的 越時 蠋四 輶獲 捷蹇 脩蕭 嗥號 噬益 嗟夏 掘掘
藝 瞋瞬 賊於 脆昆 胥來 蠋淋 踉女 驚報 佞良 諂謂 員

解莊

卷九

徐無鬼

則陽

目錄

解莊卷之九

江夏郭明龍先生訂

介橋陶石簣先生解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挈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

解莊
卷之九

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郕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

解莊卷之九
徐無鬼第二十四

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日子不聞夫越之流入乎去月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迷虛空者慕藿柱乎鼉鼉之逕踈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譬欬吾君之側乎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蔥

解莊

卷之九

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

部云本無
生於無形
則其利無
損其利無
損其利無

部云代化生
在形一念

部云只在眼
前

部云能知如
是之也

部云六合

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始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故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駟於錙境之宮無戰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歟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解莊

卷之九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闢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

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上，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

卷之九

四

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勤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貧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

郭子玄馬篇
陰陽何異
而以諸子
此名其五

郭子玄馬篇
而不出域求
不遠也夜半
之問，不六

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水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竊子於宋者，其命閭也不以完其求，鉏鍾也，以束縛其求。唐

卷之九

五

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踰閭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墮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垠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灰久矣。自夫子之歿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部此相天
下之法

部不痴不
覺不非何室

部色字也
有賜金之也
有賜金之也
有賜金之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
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
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
不已若者不比之又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
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
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
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
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
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

卷之九

六

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鮑叔牙之進仲管仲之退者千古如已乎其論相
道備矣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
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攬捩見巧乎王王射之
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歟王顧謂其
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
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
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部云此子
則有見之
也身三則
微慢色也
肉不足也

部云三子
無心于為
三人不言也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人見曰夫
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灰
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
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
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
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
日遠矣

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

卷之九

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
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
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
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
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
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
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
無爵歟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

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歟曰：柎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柎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此？是極也。九方歟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歟，汝何足以識之？而柎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以來？吾未嘗爲牧，而將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鷄生於矣。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遊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憤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

卿之弟公孫者，也當其時故有由矣

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柎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用之，則易。於是荆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齒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大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其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覲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始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蟲是也。擇疏屬，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羶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

注簡而別
效其高也

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
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
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
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
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
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
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
也循

郭注 仁者爭尚之原故禍後世仁義既行將
解莊 卷之九 十

偽以爲之其迹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
其志若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
規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唯
外賢則賢不僞矣暖姝者意盡形教豈知我之
獨化於玄冥之境哉非有通變藐世之才而偷
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豕蠃也聖人之形不異凡
人故耳目之用衰而精神常全若少而未成及
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衆自至耳
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出於不得

亦不可失
亦可失

部古人處除
勝之中
而持其仁
存也

部古人處除
勝之中
而持其仁
存也

已豈比而利之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蟻魚
羊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故未能去繩而自
平絕迹而玄會也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
也生失之也歿得之也歿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董
也枯梗也雞雛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
言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
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鷗目
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
解莊 卷之九 十

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
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攪也恃源而注者也故水之
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
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
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
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故
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新傳 水生於土而不離於土也影生於形而
不離於形也物出造物而不離造物也故曰守

之也。審然而土無意於水而水所以親也。形無意於影而影所以生也。造物者無意於物而物所以成也。三者皆無意於相須也。世俗豈得似之歟。故目則必期於明也。耳則必期於聰也。心則必期於殫也。故必期於明則是有意於明也。必期於聰則是有意於聰也。必期於殫則是有意於殫也。夫有意於聰明與殫則不免於危殆矣。豈相須之道乎。古之至人知多知爲禍本也。雖智而未嘗不喪智。故禍不能爲之累。世俗

解莊

卷之九

三

不能而矜其智。禍之所以滋蔓也。然禍之始生也。伏於福以順其功。如大夫種始之能存越也。故曰其反也。緣功及其爲累。則固非朝夕之立。至如大夫種終之不免亡軀也。故曰其果也。待久。凡此智之招也。世俗不知而反以智爲身之珍也。所謂蔽蒙之民乎。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以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

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猶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解莊

卷之九

三

徐無鬼

駢生駢跟駢生駢跟覲覲結結妹妹朱螭螭慈權權角角

釋音

卷之九

二十四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揭。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

解莊

卷之九

部云達調緣
不薄才物同
盡一辭其非
我也
部云心無窮
而力有限力

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其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網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攝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

本義

如論語
論語集注
論語集注
論語集注
論語集注
論語集注
論語集注
論語集注
論語集注
論語集注

解莊
卷之九

鄭玄注
子而謂之
即西漢後一
世也

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繆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

卷之九

五

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警。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

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竽也。猶有噤也。吹竽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呷也。

卷之九

六

解莊
卷之九
子 256-539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有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矣彼且以丘爲倭人也夫若然者其於倭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解莊

卷之九

子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通其天雖其性滅其情忘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荏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漬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女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親所病貨財聚然後親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

解莊

卷之九

子

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

解莊
卷之九
子 256-539

謂然與然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審稀章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戈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審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稀章曰夫靈公也歿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

解莊

卷之九

子

部云子之
爲靈公也
非伯常審
是也

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人合併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

部云其相和
去不遠

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此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此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

解莊

卷之九

子

或從外道神
或從內道神
外道不見

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益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鷄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

解莊

卷十

外物

寓言

讓王



目錄

郭云天地之
火
郭云人身之
火
又云清明之
性如月不
隱笑和之火

郭云賢愚同
歸

解莊卷之十

江夏郭明詔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焚桀
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
流於江萇弘歿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
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

解莊

卷之十

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
槐有甚愛兩陷而無所逃墮螳螂不得成心若縣於
天地之間慰譬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
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
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
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
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
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

郭云此段成
則世儒無定
得而專以割
竊古人為事
古人死人也
古人所不為
竊家取珠之
新語奇

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
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
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
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
巨鉤、鎗沒而下、驚揚而奮、蒼白波若、山海水震蕩、
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
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
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

解莊

卷之十

二

鮒、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
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
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
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必何含珠為、接其鬢、厭其
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
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

郭云此段
結句有也
相與無也
郭云有心反
於古有心動
手道非也
郭云此段
下句任也

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
汝躬、矜與、汝客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
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
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
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
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
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
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闔阿門、曰、予自宰路之

解莊

卷之十

三

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
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
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
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
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
卜、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
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
而無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
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

郭云莊子道
遠通之道

郭云無貴
無古

郭云六根
頭是眼鼻
而中之則一
了百了
又云此莊
解之通謂
水之融也
又云明
之意
又云六
之

鵲鵲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
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
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
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
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
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
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

解莊

卷之十

四

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
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
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天而
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目微爲明耳微爲聰鼻微爲顫口微爲甘心微爲
知知微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
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實胞有重聞心
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

郭云莊子
道遠通

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
名名溢乎暴謀積乎訟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
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鐻於是乎始脩
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靜然可以補病皆城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
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
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
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
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解莊

卷之十

五

演門有親炙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炙
者半喪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
之紀他鷲之師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
申徒狄因以蹈河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
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
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外物

絃該 璽陳 蜉蜉 臂臂 債類 檣害 輕權 顛顛 鵲從 跖展
溪 訟賢 鈔七 背斯 城滅 賊賊 跋存

釋音

卷之十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者、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

解莊

卷之十

六

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

即孔子不
與人辨而使
人心服

高子曰有而
無故人以其
死也者有也
含情之類不
能無其而不
知其生陽之
始定無而自
亦大虛而已

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
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
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
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違，立定天
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
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
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
解莊
卷之十
七

以有哀乎？被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蚤相過乎
前也。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
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
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
而大妙，生有為歟？勸公以其歟？也有自也。而生
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
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
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何而能或而
可漫不適乎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
何其有鬼邪？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
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
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
也。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
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況乎以有待者乎？
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
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解莊
卷之十
八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
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
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
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
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唯唯，肝肝而
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
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
巾櫛，舍者避席，揚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
矣。

讓王第二十八

郭云他日
氣絕不以天
下為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

解莊

卷之十

九

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締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

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

解莊

卷之十

十

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國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

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

解莊

卷之十

十二

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

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

解莊

卷之十

三

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

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噫。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

解莊

卷之十

三

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應。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脣。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

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謂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誰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

解莊

卷之十

古

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蒸炙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

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子貢執轡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解莊

卷之十

十五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桀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

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

解莊

卷之十

七

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

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竝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解莊

卷之十

七

讓王

捲權
稠直
留直
隘
厄
訖訖

釋音

卷之十

解莊

卷十一

盜跖

說劍

漁父

目錄

解莊卷之十一

江夏郭明龍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

解莊 卷之十一

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歟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脯之膳孔子復通

解莊

卷之十一

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秦劒噴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十面自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

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

解莊

卷之十一

三

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

部
門
解
莊
卷
之
十
一

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跖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

解莊

卷之十一

四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餓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

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夙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礫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

解莊

卷之十一

五

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而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春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

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灰，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距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距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

解莊

卷之十一

六

不爲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

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

解莊

卷之十一

七

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剗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於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

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使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

解莊

卷之十一

八

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挾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

即云形家
貴津
說莊子

即云以爲
安以若爲

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

解莊

卷之十一

九

不以事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箎簫之聲。口嗽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

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解莊

卷之十一

十

盜跖

橡象磔客竹亥破

釋音

卷之十一

二十九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解莊

卷之十一

士

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外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

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歾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

解莊

卷之十一

三

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鋸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鋸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

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

解莊

卷之十一

三

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

解莊

卷之十一

古

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擊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

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成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

解莊

卷之十一

十五

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匱竭，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旣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譖，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

不擇善否兩容頗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有畏影惡

解莊

卷之十一

七

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

解莊

卷之十一

七

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差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

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逸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不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解莊

卷之十一

六

漁父
揄通挂非

釋音

卷之十一

五

解莊

卷十二

列禦寇

天下

解莊卷之十二

江夏郭即龍先生訂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
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
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
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
老而重其所患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

解莊

卷之十二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
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
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
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
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
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屣跣而走暨乎門曰先
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
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
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

解莊卷之十二
江夏郭即龍先生訂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人也。惟分
帶得此一
黨習之氣故
為墨成所謂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柘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

卷之十二

前世因
又云非非一
人有此意非
一人有也

朱汧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

解莊

卷之十二

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寤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

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環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舒。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

解莊

卷之十一

四

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再命而於。車上儼。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賦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爲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

毗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俛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裨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

解莊

卷之十二

五

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矣。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歿。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如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

也。莊子曰：在上爲鳥，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解莊

卷之十二

六

列御寇

梓骨于汗平說訊懷懷叱叱俠俠於於

釋音

卷之十二

三十一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

解莊

卷之十二

七

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得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

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今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解莊

卷之十二

八

道術之大宗也。宗之強名曰一。得一而內聖外王之道在是矣。不離真精謂之至人。老聃謂尹是也。兆於變化謂之聖人。莊叟所以自道者是也。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大小精粗無乎不在。安往而非宗。安往而非真精乎。然則本爲精。物爲粗。雖博。大真人如淵。若已不勝。裂汎禽墨。淺者乎。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

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
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歟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
關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
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韶舜有大韶禹有大
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
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
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歟不服
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
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

解莊

卷之十二

九

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動其死也
薄其道大教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
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
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
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
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
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脰無毛沐甚風櫛疾雨
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
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躋爲服日夜不休以自

墨子

墨子

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
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
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
同異之辯相訾以辭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
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
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
必自苦以腴無脰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
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
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

解莊

卷之十二

十

不苟於人不收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
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
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以脩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
救民之關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
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
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
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

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倣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

解莊

卷之十二

上

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謬誤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覩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于理，是以終身無譽。

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於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斷。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蹊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縣乎皆嘗有聞者也。

解莊

卷之十二

上

不知本無爲而爲於所不得已，而不知性者，乃以無知爲爲，學則非生人之行，而愈死人之理矣。三子不知道，無存也，故所言是而不免於非。雖然，三子用心亦內矣。此夫禽墨宗尹者有間矣。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

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勞乎若亡寂
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
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
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
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
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
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
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解莊

卷之十二

三

勞冥無形變化無常歟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
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
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解
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厄言為曼
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
環瑋而連牀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彼
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成生

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闕而肆其
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
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脫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為難為谷虛靜不積近二米聖人學無門無
易四時皇一乘聖人學無室無形變化
無常則無有精粗與以本為精以特為粗者異
矣神明誰與何何適則無揀擇焉德性獨與
神明居者異矣故西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明
已与老子宗派各別也夫老子學有塗轍可

解莊

卷之十二

四

可中有窠窟可尋故上中下士聞之者尚多笑
之者尚少莊則幾無聞口雲矣謬悠荒唐益
自傷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
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無原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
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歟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
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
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

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墨。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

解莊

卷之十二

去

徒。餘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畸人焉。曰黃綵。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偏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隕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蠱。

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惠子刊於古今道術。外諸子尚有實惠施徒。寧說不足術也。

解莊

卷之十二

去

天下

解 脬 面 誤 奚 慄 欺 軫 五 管 窠 亦 作 魴 五 管 玆 井 蛻 悅
麻 屋 跟 鈴 人 作 駘 殆

釋音

卷之十二

三十二

解莊十二卷 內府藏本

明陶望齡撰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萬曆癸

丑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諡文簡事迹附見明史

唐文獻傳是編僅寥寥數則歸安茅兆河取與郭

正域所評合刻之均無所發明

南華真經副墨八卷(一)

〔明〕陸西星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李齊芳刻
本

南華真經副墨序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著

外史既測道德經已。迺復測南
華。者。道德經之註疏也。其說
建之以常無有。而出卷於不為。
破其六之貪執。去聖遠。是儒
之風微。儒墨並起。多持其似以扣
星非。上仁義。崇聖智。而首亂之
民。爰竊之以噉矢天下。以故識者
病焉。以為先疾而施劑。則君參
佐者。適以滋毒而戕人。善攝生
者。不輕試以无妄之藥。故曰。上德

爲之而無以爲。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仁可爲也。義可虧也。見素抱朴。少思寡欲。淡寧而天下治矣。夫天不可爲也。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知其不得已。若乃虛靜恬淡。寂寞寡爲。則其於道也幾乎。古之至人。守宗保始。形爲而爲之以不爲。世出世法。莫不繇此。所謂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以理天下。蓋自凡蘊以逮羲軒。莫不通於道而合於德。退仁義而賓禮樂。明於本度。係於末數。理之所以窮也。性之

所以盡也。命之所以至也。明此者。謂之大道。達此者。謂之俗學。若乃辭言語。絕名相。混漢茫沕。迥出思議之表。則竺如先生。譚之西方。未始相龍也。而符契若合。故予嘗謂。震旦之有南華。竺西之貝典也。貝典專譚實相。而此則兼之命宗。蓋妙寂同玄。實大乘之秘旨。學二氏者。烏可以不讀南華。緣督守中。則衛生之經也。地父天壤。則止觀之淵也。藏神守氣。則食母之學也。忘言絕慮。則

操持之要也。有情有信。則重玄之秘也。多實多虛。則實相之理也。因是則玄同之德也。忘我則多相之宗也。生死一條。可不可一貫。則解脫之門也。若乃采其文。擷其圃之華。資其辯給。盈河之口。則操觚揮麈之徒。又多耶。嗚呼。文字上起唐雲。以逮鄒魯。稱性之譚。精絕閭肆。孰逾南華矣。余其矢口寓言。正而若反。從心曼衍。廢而中權。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

情。則惠施呿口。公龍結舌。季真接子之徒。又烏能測其涯涘哉。若吾人部象。首誼此經。影響支離。多涉夢語。庸高口義。於稱疏暢。而通方未徹。挂漏仍多。是知千慮一失。在賢知猶不能免。商賜啓予。曰。非助我仲尼大聖。不無望于人人。而況其教焉者乎。是啓款實。聞素無前識。而二氏之學。載之末季。於窺堂竄。乃復添註。是經補救偏獎。以匡若賢之不逮。名之副

墨。扣與二家之說。參訂。至同。而二同志。金謂。發所未發。勉令卒業。游歷江海。佩之奚囊。三易歲。乃脫草。嗚呼。批導。然則危丁之目。無金牛。索隱。則九舉之肆。無留良。千我而下。知莊叟者。誰歟。若謂侮聖畔道。之太而無當。則墨也。與叟均之。不白於天下矣。萬曆戊寅四月朔五日

南華真經副墨序

吾少讀南華經。意謂是陳腐拘資章。一白耳。頃讀其書。心目大駭。讀之七日。恍見其人。乘龍鞭霆。逍遙于赫胥氏。左玄冥。右參寥。演天遊天。放之與三十三篇。語語皆道。漁性命自然之情。有問及仁義禮樂者。三問而三不答。創為不必有之人。不必有之物。又或其所必無之事。玩弄百出。自五帝三王而下。往往適其戲劇。如顛如狂。狂若遠巡。

而不敢進。彼何為者。又敢生。咳。垂。如懸河天上。在阮。潘。阮。在谷。潘。谷。酌之。莫可涯竟。無論其他。即西來大藏。衣被而紬繹者。何限。又詞人。如百家。獵其精英。如入海煮鹽。倚山。禱祠。喜。云。安。漫。得。此。語。也。云。儒。或。抵。其。格。斗。折。衡。不。經。之。甚。或。謂。其。意。典。孔。聖。多。衡。而。卑。孟子。專。言。仁。義。太。史。公。則。曰。善。屬。書。難。詞。剽。剽。儒。墨。雖。當。時。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嗟。夫。南。華。生。人。不。易。知。亦。不。易。讀。古。有。至。人。游。于。

方之外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以道。德。自然。為宗。乘。玄。氣。騎。日月。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與。大。椿。齊。數。而。不。為。壽。將。無。非。其。人。死。後。以。步。虛。御。空。之。姿。適。弗。逢。之。下。視。大。盜。攘。竊。聖。人。仁。義。聖。智。以。清。其。篡。奪。之。謀。曰。世。喪。道。道。喪。其。矣。素。何。哉。必。聖。人。死。而。后。混。沌。復。蓋。深。念。至。德。不。可。見。而。深。嘆。仁。義。多。救。于。亂。亡。險。語。破。膽。而。後。人。遂。蓄。一。議。之。夫。酒。之。流。生。禍。有。不。罪。酒。人。而。罪。上。世。之。始。

為酒者人曰。吾必黥其人。生將信之乎。吾竊謂生人不易知。書亦不易讀。吾叔氏方壺先生。天誕之靈。夙有異骨。才雄學博。洞百氏外家。治重時即。志仙遊。嘗曰。人云浮華石火耳。安用名為。一日叩謝去。親知長。誦入栖霞山。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多為之業。鵲居鼓食。徐于。舊注陰符。道德。參同。玄膚等書。頃著南華。吾鄉塩村李先生。博洽聲書。一見愛而讀之。曰。吾者

與吾人傳之。命余序之。陸子律曰。自先生誼出。而決家誼可盡廢矣。何者。南華經汪洋恣肆。涉多恣恠。讀者要在悟其宗旨。不必字解句裂。以諸訓詁。先生逍遙若鯢鵬。怒揚若戟。條直悟性靈。不假言詮。非注南華誼先生也。自問自見。自後自寒。自飲自知。又烏知南華注先生耶。先生注南華耶。予之讀先生誼也。蓋欣然大悟。蓋予心者終日。適一蝴蝶。翩而下。予異

之南文成。孟夏廿有二日也。蝶復
來。喜大異哉。汝奚自而來哉。汝
奚自而來。非豈爾之者。夢蝶耶。
抑適者南華仙耶。吾願乘
成以隨先生遊。相与徜徉於窠
天一也。

萬曆戊寅孟夏

從子汝彥律頓首書

刻南華真經副墨序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撰

李子蕃曰。南華經吾讀部註。
憾已。讀口義通義。憾少已。而更憾。
讀方壺外史。而後洒然暢然。知外
史氏之發吾覆也。外史氏。予里閭
先生也。聞性命之學于溟津先
生。遂履棄舊所。極真字攝山
之陽。注南華道德。以達己志明
大道之要。俾后来者知鄉方書
成。予為梓之。僭序其首。序曰。夫
天下事。有大難二。作述是已。作之

者之謂聖。述之者之謂明。明也。者明也。謂以己意明作者所以也。作者之意明。則知言之功。與立言等。夫為南華述者。更難之難耳。何以故。非尋見故。南華後仁義首道德。左先王之法言。經生學士。驟而聞之。強者仇。饒者懼。蹇淺者廢。譬彼芥苗。困懷中。穎黃口不嚙也。過狄牙。俞兒。害而羞之。且以餌客而稱旨。故南華經有不可讀者三。不可不讀者三。束於教。不可讀也。內外籟。不可讀也。

法眼不具。不可讀也。不可不讀者三。一卷舒變化。雲龍天鬼。二。屬辭比事。善体物情。三。蕪綜條貫。集二氏之大成。故通人旨南華。而曲士守邊見。衆謂侮聖畔道。非然矣。夫作者。繼緒往聖。梯筏后昆。俾誕登于岸。仁天下不薄也。迺今視其言。如鳥喙之瞑。而莫之敢試。則不待于言。勿求于心之過耳。天下不盡贖也。而希不以其書覆瓿。夫果肉天下。則六經尚矣。若迺郊祀上

下則膜骸廢而玄酒陳。其故何
以。道之入口。淡乎其無味。用之不
可既。其出口也亦然。將使斯世
斯民。漠漠無為。虛緣葆真。
去排冶化。而入于窅天則南華
道德之所稱述。此其謂歟。古之
為道者。准此。故先堯舜而
帝。道德有升降。后堯舜
而師。功業有差等。儒者立
極于堯舜。而萬世師仲尼。
止矣。然而未出於非人。不止于盡
慮。則至矣。而又有至焉者。所謂

神堯宵喪於姑射。仲尼往
後於兀軺。彼濛濛者。固不自
大也。夫至道聖人。不能盡也。天
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稱理而
論。胡謂乎侮大聖。畔大道耶。
夫小知不及大知。則蜩與鸞鳩。
羣大鵬而笑之。且也。守圭竇
而窺容光。微指芥粟。細察毫
芒。自謂明之至矣。若與登日觀
而眺滄海。紅紫互飛。光耀無
極。一時耳目何如哉。又況乎乘
雲氣。挾日月。倒景而下視者。

焉。夫學然後知不足也。人恨不自廢耳。有能待外史氏之書而讀之。相與解執。清而馳習見。若之何其不洒然暢然。若蔭翳覆而觀。窳廓乎。而其也。又得公之四方。亦大雅。

南華經

南華經

君子所樂聞也。

萬曆戊寅端陽日

讀南華經雜說

南華經分明是道德經註疏。欲讀南華。先須讀道德經。大要識其立言宗旨。是經篇章雖多。聞鼓舞一意貫串。但其言突兀驚人。其詆侮聖賢。正如禪宗中唱佛罵祖。見釋迦始生。手指天地。作獅子吼。便要一棒打殺。與狗子吃了。貴在天下太平。此中深意。如何理會。識者謂其深報佛恩。於此悟入。然後許讀此書。

南華經還是一等戰國文字。為氣習所使。縱橫跌宕。奇氣逼人。却非是他自立一等主意。如公孫龍惠子之說讀者。但見其恣口橫說。以為瀟灑無當。却不知一字一義。祖述道德。正如公孫大娘舞劍。左右揮霍。皆合草書熟於道德者。始可以讀南華。

南華經如山肴海錯。別是一種。却不可與菽粟同味者。然使並席而陳。合口而食。亦自不相妨害。今儒者見其突兀。以為非聖之書。掩卷廢之。殊可惜也。

南華文字中有平易可解者有艱澁不可致詰者讀者但當解其所可解而不致詰其所不可詰乃為得之若一一為之曲說非惟支離破碎不得其旨而我會文艱澁之機熟抽毫臨紙忽焉入於其中而不自覺此害事之不淺者正如禪宗中謂鹽可食却不許汝滿口食也南華宗旨不二法門也但見有名相分別心便不喜以為寢鑿混沌其詆侮聖賢正如司馬公謂好箇僕被蘓學士教壞了也

一部南華經止有三等說話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寓言者意在於此寄言於彼也重言者假借古人以自重其言也寄言如大鵬社樹之類重言如稱引黃帝堯舜仲尼顏子之類卮言者舊說有味之言可以飲人看來只是卮酒間曼衍之語寓言意在言外卮言味在言內重言徵在言先

道德言為道者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逍遙遊却如此放曠閒適蓋老子是說心小莊

子是說心空心小是工夫心空是體段

逍遙遊說生物之以息相吹生物即造物但換得字新以息相吹分明是自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化來

南華經皆自廣大胸中流出矢口而言粗而實精矯俗而論正而若反讀南華者先須大其胸襟空其我相不得一以習見恭之子書中第一部醒眼文字不獨以其文也

太史公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的有真見未可輕議儒者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此一邊說也莊子所謂且也相與吾之耳已詎惡知吾之所謂吾之乎

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亦謂之曰可當時有此一段學問却是二氏了生死脫輪迴宗旨莊子說保始之徵不惧之實一夫雄入於九軍佛言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便是演說金剛般若今學者如何看此一句道理妄加譏貶大造口業於已何益

學問只一个究竟性命是切己的經綸變理皆其應迹有為之法幻妄不常顏淵問為邦那裡去試只一心齋坐忘却終身得力受用不盡也一部南華歸究到此有為事相皆粗迹也

看莊老書先要認道德二字道者先天道樸無名無相所謂無名天地之始德則物得以生本然之體一而不分大要在人不起情識墮支離聰絕聖棄知則復歸於樸而道其在是矣故曰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又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南華經集注

卷一

後仁失仁而後義又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通於道而合於德退仁義而賓禮樂古之至人其心有所定矣則二書之宗旨也今儒者直謂不然徃徃斥之以為異說反以老氏為見小是蜩與鷲鳩同其同也悲夫

退之原道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謂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吉有凶便是虛位不若仁義實實在在故曰定名亦似有理趣然以性空真體而言清靜之中一物不着道亦強名而已

安有仁義定了名相是為太虛生閃電也論大道者不作是解佛語說金屑雖貴著之眼中何殊砂土意蓋如此

南華經集注

卷一

批點莊子法

標題

主意

宵蔡

精粹。○○○

段絡

莊子音叶

從四聲等韻叅訂玉篇直音隨註於本文之下以便誦讀有不可以字叶者但云某平某上因其字而調之則其音自出

南華真經

子南華真經篇目

虛字卷之一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靜字卷之二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恬字卷之三

外篇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澹字卷之四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樂第十八

寂字卷之五

達生第十九

山木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知北遊第二十二

寔字卷之六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則陽第二十五

無字卷之七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為字卷之八

列禦寇第三十二

天下第三十三

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唐書四十

卷即今行於世者今篇卷既不同而世代

遼遠不復得見古人之全書姑準郭本定

為三十三篇而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亦從

其賈入云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一

虛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內篇逍遙遊第一

夫人必大其心而後可以入道故內篇首之

以逍遙遊謂心與天遊也逍遙者汗漫自

適之義夫人之心體本自廣大但以意見自

小橫生障礙此篇極意形容出箇致廣大的

道理令人展拓胸次空諸所有一切不為世

故所累然後可進於道昔人有云振衣千仞

岡濯足萬里流士君子不可無此氣節海濶

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

白沙先生亦云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意

蓋如此又恐人疑曠蕩而無所用末復結以

大瓠大樽謂人但不知所以用其大耳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夫心之神明變化莫測際天地窮宇宙無足喻其大者此篇首以鯢鵬寓言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有時盛氣而飛其翼若天雲之布於四隅故曰怒而飛其翼若

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海運者海氣動也海氣動則颶風作故大鵬乘此風力怒飛而徙於南冥復自解曰南冥者天池也不曰南海而曰天池看他文字變化之妙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又引齊諧以實已言齊諧古書名所言多志

怪異之事扶搖風名不雅云颶風也郭璞云暴風從下而上也蓋鵬翼過大難以輕舉必搏扶搖然後能冲舉而直上擊海水者水爲鵬翼所擊也三千九萬皆廣遠之極名去以六月息者也與下以息相吹之息同謂氣息也人以一呼一吸爲一息造化則以四時爲一息去以六月息者即海運則將徙南冥之意去謂徙而南也周之六月夏正之四月也於後天爲巽正氣動風起之時故大鵬乘此徙去而諸家註皆謂此鳥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則是以六月爲半年以息爲止息而太白鵬賦亦謂六月一息至於海隅只爲不曾理會下文以息相吹一句遂使文不相蒙而難於解說耳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遂承上文言天地間待氣而動者如大鵬如

如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者野
 間游氣也塵埃日光中游塵也皆氣至而後
 動者比之大鵬去以六月其理則同故曰生
 物之以息相吹吹息二字頗奇特言生物無
 大無小無巨無細唯此氣機吹噓鼓舞乘以
 出入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到此分明換寫一
 段造化之妙天之蒼蒼以下又形容出一氣
 際天蟠地細縕交密之狀言天之蒼蒼必非
 正色但因遠而無所至極故下之視上也蒼
 蒼而上之視下也以是為準亦蒼蒼焉已矣
 正色猶言空色則準則也一氣蒼茫充塞無
 間混兮闢兮其無窮兮夫是以息相吹而
 生物莫之能外也此數句極精極密諸解皆
 輕易說過至視下皆謂大鵬淺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
 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
 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
 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皆負青

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夫音狀
開音通 培音裴
 且夫以下又自以息相吹上轉生一意言此
 鵬鳥必得風力之厚者然後能舉故以堂坳
 杯水為喻堂坳堂之凹處也傾杯水於堂坳
 以芥為舟則浮以杯為舟則膠何則水之力
 有勝不勝也膠謂黏著於地而不能動以是
 知水不厚不能載大舟風不厚不能負大翼
 今也扶搖一舉而能搏鵬翻於九萬里之上
 則在下之風其厚何如非天地間之大吹乎
 而後乃今必得培厚之風可以載鵬而上背
 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可以圖南夭折
 也開不通也如下決起控地即夭闕之義圖
 謀也南南徙也此段意在充積之厚然後有
 大運用若人平日於學問上不曾寔用其力
 真見得自己有箇高明廣大者在便欲渺人
 寰空宇宙出門有碍如何去得
 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

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

葬蒼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

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決音血 枋音方 蟻音蟻 蟻音蟻 蟻音蟻

此喻淺夫之見蜩小蟬也鶯鳩學飛之小鳩

也決起疾飛起也搶突也榆枋二木名時則

不至有時而飛不能上也控地投於地也模

寫小蟲力弱不能奮飛之容而已矣無他能

亦無他顧也蜩鳩蓋井蛙醯雞之徒不知世

界有如許之大者故其見若此只緣胸中原

無所積故下復以聚糧設喻適葬蒼者三殮

而反腹猶果然適往也葬蒼近郊林木之色

一望可見者也三殮夕飯也言適至近之地

者朝往夕歸腹猶果然充實自謂不消有積

豈知適百里者必宿春適千里者必三月聚

糧行愈速者其積當愈厚彼二蟲者決起榆

枋之下不過如適葬蒼者耳豈知大鵬所積

者厚而所到者遠哉聚糧意是自風積字面

上換來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

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

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

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箇音箇

蟪蛄知音智如字

此段又自二蟲何知上生下小知大知又自

小知大知上生下小年大年二句意亦相承

以年小故知小也朝菌糞土也朝榮而夕瘁

故不知有晦朔蟪蛄寒蟬也夏生而秋死故

不知有春秋以年小故知小也若夫楚南之

冥靈以千歲為春秋上古之大椿以一萬六

千歲為春秋二木之取於造物者如此之多

其中豈無靈異謂之大年大知理固宜然而

世傳彭祖壽年八百以久特聞此尚不及冥

靈何望大椿乃眾人慕而匹之不亦悲乎何

見之鄙也教人把胸襟識見擴充一步不得

以所知所歷者而自足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
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
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
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
騰躍而上也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
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既說齊諧又引湯之問棘一段以爲符契事

意同而語有變化是他文字妙處窮髮不毛
也羊角風之旋者斥鴳斥澤之小鳥末句小
大之辨也結上意生下意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
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
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
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
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
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

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
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
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知音智
已音紀 殺音潮下同 惡音烏 行去音智

此下正言大小之辨智可以效一官之職行
可以和一鄉之人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言上
焉獲乎其君而下焉信於其民若人自視亦
若斥鴳翱翔於蓬蒿之間自謂飛之至矣而
不知殆小廉小節也適爲宋榮子之所笑蓋

榮子宋之賢人也其人能忘毀譽之情定內
外之分辨榮辱之境斯其所得若是已矣視
彼之智行才德數數然效用於世者固有間
也雖然樹德猶未廣也何者以其能忘矣而
不能忘忘能定矣而不能忘定能辨矣而不
能忘辨故曰猶有未樹也若夫列子御風旬
有五日而後反非不泠然善也彼其乘虛馭
氣視世之數數然修德以致福者固有間矣
雖然能離乎地而猶待於風也若夫乘陰陽

二氣之正御六時消息之變以遊神於無極之先則彼且惡乎待哉無所待則渾然無迹矣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已也功也名也皆有所待而後成者無所待則無已矣無功矣無名矣至人也神人也聖人也蓋極贊極美之辭此明小大之辨榮子未得為大列子大而不大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憺如字上言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則試舉堯由見意而後及於藐姑射之神人蓋堯由是亦大而不大者夫功與名之大者莫過

於有天下使其有見於已焉則誰復讓之誰復辭之而二聖者方且視之若傳舍輕之如棄屣斯其所見似亦幾於無已無功而無名者雖然不讓不見堯不辭不見許是亦列子御風雖免於行而猶有待者也且燭火讓明浸灌讓澤則是猶未離功也鷦鷯以巢自安偃鼠以飲自滿尸祝不以尊俎代庖則是猶見於已也故曰堯由雖大而不大堯由大年之冥靈也

肩吾問於連舛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運處不近人情焉連舛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舛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

也將旁礪萬物以為一世薪乎亂孰弊弊焉以
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
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神音錄 狂音錄 女音汝 典去聲

此方形容神人之大藐姑射山名肌膚若水
雪言肢體清瑩也綽約若處子言德性柔好
也神人蓋專氣而食母者故能辟五穀而吸
風露黃庭經云人皆食穀與五味獨食太和
陰陽氣意蓋如此且形神俱妙出入冥無故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則
中致而和亦致矣故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和
氣薰蒸物無疵癘而年穀熟此皆理之可信
者而肩吾誑之故連舛然其言而鄙其見以
為心有瞽盲之病者是汝之謂也故曰猶時
女也之人也之德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舉
一世而甄陶之所謂我無為而民自治我無
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者故曰旁礪

萬物以為一世薪乎亂薪之言求也亂之言
治也神人無心於治世而一世自來求治於
神人是以所過者化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
也孰弊弊焉勞役其神以天下為事哉若堯
舜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正弊弊焉以
天下為事者且之人也惟以神用而不以形
用故一切外物莫之能傷大浸稽天而不溺
大旱流金石焦山土而不熱神德之妙有如
此者不溺不熱是極言物不能傷之意忝同
契云入水不濡跨火不焦非得道者誠不足
以語此然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亦足
以理天下故曰塵垢秕糠猶將陶鑄堯舜夫
塵垢秕糠皆神人之所不屑者又况天下外
物也孰肯以物為事而用此塵垢秕糠為哉
陶鑄堯舜謂堯舜事業皆在陶鑄中却非小
了堯舜語至德者自合如此徑庭激過也皆
從去讀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

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

山汾水之陽宵然喪其天下焉

斷音短汾音焚

此數句結上兩段文意許由自謂鵲鵲偃鼠無所用天下為是猶宋人斷髮文身不用章甫也藐姑射之山神人若此是以堯見之歸於汾水之陽宵然而喪其天下四子無解當作許由齧缺王倪被衣也四子道存師友故堯因許由而往見之汾陽堯都也宵然茫然

之意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遺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呬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

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新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說到神人已是極了又恐人疑此種學問離世絕俗將蕩蕩而無所用之復設大瓠大樽二喻言是大也用之涉險可以利濟置之閑曠可以全生蓋君子之學無入而不自

得者此所以為逍遙也實五石可以貯五石也堅重也不能自舉言一人之力不能舉也

瓠落大貌猶廓落也呬然虛大之貌掊擊之也不龜手藥以冬月澤手不文理龜拆也泝泝打洗也統絮也冬月漂絮以藥故不龜世以為業慮以為樽言何不思以為浮江之樽乎浮江者以大樽繫腰則免沉溺蓬之心謂蓬蒿之見言短小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

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
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
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
療牛其大若雷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
鼠今子有大樹何患其無用何有之鄉廣莫之
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
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同 卷音權 去上声 姓音星 缺音條
廣雅 卷音權 去上声 姓音星 缺音條

樗惡木大本木身也擁腫盤結輪囷也狸狌
狐屬敖物之閑遊者機辟掩取禽獸之機檻
也言小者雖點而不見於禍簠牛旄牛也簠
牛大矣而用之以執鼠則非其所宜以况有
此大樹則不當更以規矩繩墨斷而小之何
不樹之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無何有之鄉
廣莫之野窳冥虛曠之地喻道之本鄉也言
有此大樹自合歸根本鄉處蔭休影是以自
樂且免斤斧牛羊之患故曰不夭斤斧物無

害者喻機數者雖有用而有害間曠者雖無
用而無害也通篇反覆設喻只是言小知不
如大知末二段却言大用不可小用只緣識
見淺小之徒僉謂其言大而無用反起荒唐
之譏故篇末言此箇廣大學問煞有用處但
汝自管見蓬心不知所用蓋怎地廣大逍遙
原汝合下本體與道相應用以進道實為本
地風光天衢蕩蕩為自能飛性海淵淵魚自
能躍自非莊子灼見道體不能如此形容若
會得此便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顏子陋巷簞
瓢不改其樂曾子弘大剛毅任重道遠皆是
這箇莊子篇首以逍遙名中間只說大大之
又大至於無迹而後已惟大故能逍遙也篇
末兩段是說大之用處須要仔細看他文字
眼目前段大軀是憂其無所容浮之江湖煞
有容他處後段大樹是患其無所用樹之廣
莫寢卧其下煞有用他處此便是逍遙煞合
於是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

辭

大鵬上扶搖

九萬立可期

野馬及塵埃

均以息相吹

斥鴳翔蓬蒿

蜩鳩決枋榆

小知不及大

嗤笑理則宜

見大自遺小

二蟲爾何知

所以克與由

萬乘固讓辭

大哉藐姑人

至德安可歧

氣冲腹不朽

神全民無疵

粃糠鑄堯舜

詎以天下為

神人乃無已

汾陽喪其魏

大小固有量

蓬心苦憂疑

大瓢浮江湖

利涉無傾危

大樗樹廣莫

斤斧安所施

願封龜手藥

不學候教狸

用大豈無當

大用始為奇

博哉逍遙翁

萬古開群迷

文評

意中生意言外立言統中線引草秉蛇眠雲破

月暎藕斷絲連作是觀者許讀此篇

內篇齊物論第二

虛字集

夫知有大小見有淺深物論之理由以不齊

也小知間間日以心聞主司是非意見起而

道蓋虧矣不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

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所以至人

憫其死心灰其勝心解其鬪心為是不用而

照之以天教之以因是語之以滑疑欲其泯

物我忘是非和之以天倪休之以天均因之

以曼衍嗒然如南郭子綦之喪我猶然如莊

周之蝶化然後與物渾化而逍遙之遊可遂

也此等議論見識蓋自老子玄同上得來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

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

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

吾喪我女知之乎隱去去聲 棄其 答答

隱几憑几也嗒然解體之貌喪耦即喪我謂

忘形也蓋神與形為耦忘其形是喪其耦也

形如槁木無生氣也心若死灰無烟燭也皆
嗒然喪耦之情狀昔前此也子游言前此見
人隱几未有若夫子今日者蓋人人皆自形
骸軀殼上起念而子綦不然迥出常態故子
游異而問之子綦荅言今者吾喪我矣女知
之乎喪我二字又是自前篇至人無已上生
下蓋喪我則可與忘物可以忘我可與忘忘
而優入於聖域矣

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

夫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
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以三籟啓教
推本聲氣所出之原而歸極於天籟籟蕭管
也比竹而成管有長短聲有高下吹萬不同
正以暗喻物論之不齊者乃人所為故曰人
籟地籟則木之衆竅感噫氣而成聲者天籟
則無聲而能聲天下之聲所謂若有真宰而
特不得其朕故歸之曰天其意見下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
風是惟無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琴瑟
乎山林之長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
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謔者叱
者吸者呌者謠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
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
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子游一聞三籟便要討箇道理故曰請聞其

方於是子綦先為形容地籟大塊天地也蓋
天地間之有風如人之鬱將暢而有噫氣者
琴瑟長風聲也畏佳林木搖動之貌大木百
圍之竅穴有兩孔而似鼻者有一孔而似口
者有孔斜入而似耳者有孔方而似枅者有
孔圓深而似圈者有淺而似臼者有曲而似
洼者有廣而似汙者數句描寫竅穴意態如
畫又復描寫竅穴之聲激者憂而聲止謔者
去而聲疾簡文云箭去声叱者出而聲粗吸

者入而聲細呌者高而聲揚諫者下而聲濁
突者深而聲留咬者吠而聲續于輕唱也唱
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陣也蓋以形容聲氣
先後相和之變態冷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
厲風猛風也濟止也言風止則衆竅為之一
虛不復如許作聲也調調刀刀皆衆木搖動
之貌之調調之刀刀看它文字奇處此一段
寫出風木形聲筆端如畫千古摘文罕有如
其妙者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
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
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既說地籟就起此文法補一句繳斷人籟此
是作文之妙處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
咸其自取作一句讀吹聲也言天下之聲萬
有不同而使其自已出者皆取諸已而不由
於天則前衆竅中之怒而號者誰耶蓋怒號
者風也非竅也今人若謂聲自竅出皆由於

竅而不由於風不知何以厲風濟而諸竅為
虛然則怒而號者誰耶其為風也必矣知此
則聲氣所出之原不歸之天而謂盡取諸人
可乎分明寔有箇真宰主張之者而特不得
其朕是以謂之天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
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搆日以心關縵者
害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
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

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
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
心莫使復陽也

此下模寫人心許多變態與上風木形聲同
一意旨先以大知小知起語亦自前篇中小
知不及大知上透來此老構思之精微與文
字之變化自有別樣天巧非人可及大知閑
閑大知之人忘已忘物意見不生灰心槁形
幾於喪我故常閑閑閑閑者從容暇豫之意

孟子亦言知者行所無事無事非閑閑乎小知則日以心聞故常聞聞者立町畦則人我一膜之外皆為藩籬自謂心計精密而不知此但小人之知耳至於發而為言則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炎炎精光上燭也詹詹整齊前後也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言人旦晝之間寐則魂與魂交而為夢覺則魂與形開而應事故與物相接而營構之心生焉大知之人不生意見故能靜能應常應常靜而常閑閑小知之人間間分別是非海濶人我山高日以其心與物相聞不能已已是故有縵者害者密者小恐者大恐者司是非者守勝者千變萬態終身役役直至老死而不知其所歸縵者心慢為異懦為無斷柔惡人也害者潛機不露深不可測憊人也密者分銖較兩筭無遺策細人也小恐惴惴心事不寧大恐縵縵緩散自失餒人也司是非者主訟之輩意在中人尋其肯綮發若機括刁人也

守勝者木強之徒固執已見山石不移如留詛盟誓不敢動拗人也小知之心聞若此但見人欲日萌天理日消消之又消以至心死而不自覺故曰其救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載胥及溺不可挽回故曰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字當一讀與其救相對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作一句復反也謂其溺而不返也此等機心經歷愈久則愈老愈深故曰老漁老漁之人其厭如絨厭如大學厭然之厭消沮閉藏之意絨閉藏也故曰其厭如絨以言其老漁也夫人心不死則尚有生意可以回春今此近死之心可使復陽乎言必不能也此中有如許新奇字法句法如奇峰怪石當作別觀

喜怒哀樂慮嘆變慙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

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熱指
朕直意

以上備言小人心事此又以十二字面模寫接物之情狀有喜者怒者哀者樂者慮者嘆者變者熱者姚佚啓態者通上一等人皆有如此情狀變態百出慮思慮也嘆嗟嘆也變者反覆不定之意熱者憂疑不動之貌姚佚庠也佚縱逸也啓開心也態作狀也其人雖是如此實不自由如樂之出虛而乍作乍止

齊物第二
南華經卷一

如蒸之成菌而倏生倏死日夜相代乎其前而莫知其所萌所謂吹萬不同怒者其誰耶已乎已乎我知之矣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此字即怒者其誰之誰是他為真宰立箇暗號如禪家所謂這箇下文非彼無我又把此字換作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以自成故曰非彼無我然非我去取他則彼亦不能以自見譬之風離於竅終不成響故曰非我無所取取是領受之意如此而論造化不

離已身似亦近矣其如不得其朕何故曰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此作

一句看朕朕兆也不得其朕即不知其所萌也必欲求得其朕除非是真宰有形今也真宰使人人便行之說以與人人亦信之故曰可行已信只為不見其形故無朕可得無朕可得終屬朦朧故下斷一句言真宰有情而無形有情故能使人無形故不得其朕也善手禪家有言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

齊物第二
南華經卷一

不見其形足為此篇之斷案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相治乎其遍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藏去聲上言真宰有情而無形此又教人試在有形上體認一番骸骨也人有三百六十骨節搃言百以該之九竅耳目口鼻通前後而九六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

通命門而六皆人身中之所有者試舉而問不知此數件最親厚者誰歟其皆親而悅之乎其亦有私親者焉亦問辭如是皆有為我之臣妾者乎其臣妾足以相治乎不足以相治乎其通相為君臣乎不通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亦問辭如此反覆徵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為臣妾者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同來在此服役故曰皆為臣妾既同為臣妾其勢定不足以相使然而手

有時而役是是亦有時而役手耳有時而役目目亦有時而役耳又似通為君臣其果若是乎哉其有真君存焉真君即真宰能役人而不通相為役者也旦暮得此之此非彼無我之彼怒者其誰之誰皆是這箇禪家謂之真主人道家謂之元神大要認得如何認得他只要求得其情情即上文有情無形之情蓋所以使我如此者真君之情也真君與我旦暮不離不以求得而有不以不得而無故

曰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真字即上真君之真真君於人本無益損但悟之即聖迷之則凡耳此篇求得其情正好與孟子因情見性之說參看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知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於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

亦有不甘者乎

此段言人迷失真君至死而不知所歸者令人惕然有深省處讀莊子至此自是不忍釋手不敢以異說誣之一受其成形言此真君旦暮未嘗離人一自受形以來便與我相守不忍去去直待此形之盡而後已真君與我有情若此我輩當恭敬奉持置他安穩之處却將他與外物相刃相靡於順逆之場不自愛惜如人不惜精神盡力馳走莫之能止者

所謂碎金珠而弋鳥被袞衣而負薪不亦悲乎悲者憫其不知輕重也且終身役役其所為者皆幻妄不常之事成甚功果茶然疲神勞役日暮途窮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哀者哀其無下落也到此處而不知省直是芒人縵壽百年不死奚益夫人從少得壯從壯得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其形化矣賴有箇不亡待盡者在古來聖真仙佛只存得此箇是以空劫之外超然獨存足以自慰今却迷失

真君形化而心與之俱化可不謂之大哀乎大哀者哀其喪君也且人之生也固當如是之芒然而無知乎其我獨芒然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有一不芒之人而我獨芒然其可愧亦甚矣此等激切之語孟子上亦有之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與去声

若能認得真君隨其成心而師之則誰人無師成心者見見成成不假補湊乃天命之本然吾人之真宰也是心也人人有之奚必知古今代謝取於造物之獨隆者有之雖愚者亦與有焉但愚者多為與接為構日以心關之故而失之故未成乎心未成乎心言失其本心也既失其本心則必不能以明覺為自然知道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妄意以司是非

譬之今適越而昔至也何者適越之人必平日已曾到其境土方可說他風土美惡若今日方才適越便謂昔日已至便說彼處美惡豈不是臆度料想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之者亦復如是此等之人是謂以無有為有也以無有為有者雖有神禹且不能知且如禹作禹貢亦只說得他是跡所到九州土物外國方物禹便不能知了此理也這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之人本無所見強作解事吾獨且

奈何哉發揮到此方露是非二字作後來許多議論之眼目蓋是非乃物論之祖未成乎心而有是非又一篇之肯綮物論所以不齊之故皆由於此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兩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為異於聲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聲冠

前面皆是推原聲氣分明有箇天然真宰循此天然真宰便是能師成心只為小人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所以有紛紛不一之論到此方說本意言非吹也又度上吹字下來夫言亦聲氣何以不比於吹只為有未成乎心者之言所以不比於吹故曰非吹非吹則非天籟矣何者言者有言其言曰此是也此非也雖則人人皆如此說特未定得他是何等言語其果有心於司是非而言之耶其亦任天之便雖言之而未嘗有言耶夫初生之穀任天之便啾然而鳴非有心也人之言以為異

於穀音者其亦有說乎哉其亦無說乎哉蓋有心言之則與穀異無心而任天之便則固與穀等耳與穀等則與吹等與吹等然後謂之天籟此辯字與分辨之辨不同當仔細體認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夫道胡為乎隱而有真偽乎言胡為乎隱而有是非乎隱即晦意道無真偽惡乎往而不存言無是非惡乎存而不可自夫小見之人雜之以偽行浮夸之人雜之以將言是以真偽是非雜然並出於是乎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夫是其所非則非其所是矣如儒以厚葬而墨子薄之如此是非是兩無定論伊欲定之則莫若以明明者明乎本然之未始有是非而後是非可泯也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知者明得本來原無是非大道原無物我但
因人已對立互生意見而起既有我相則見
天下何物非彼何物非是若看之他人則不
見驗之自己則知之何者我亦嘗嘗自見其
是而不見其非者如是則知是出於彼是亦
因彼而已何必與之更辨其非是哉故曰彼
出於是是亦因彼昔康節先生語二程曰你

說生薑樹上結底我也只得依你此便是因
是之意其在釋氏則所謂隨順不二實無諍
之要旨而老子所謂德善德信亦不外此會
而通之得之言外可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
可方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

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彼是方生之說一句難看意謂是非即生死
之說也彼出於是譬之方生何者彼於無是

無非之中忽然而生彼是故曰方生雖然方
生矣我因而是之不以非對則彼是無耦矣

其如我以非對使彼是得其耦一得其耦遂
爾生生不窮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識風鼓
動輪轉無窮可否是非亦復如是故曰方可
方不可方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故
聖人不由也而照之以天照之以天則如天
籟之窸然而未始有言雖有所言亦因夫是
而已如是則是是非可否一時俱泯而無橫生

之意見矣此一天字最為肯綮後文天均天
倪皆自此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
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
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既曰因是則見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故曰是
亦彼也彼亦是也在彼則通身是是而不見
有異於我在我則放身依之而不復求偶於

彼此便是無我相無人相一因夫是而照之
 以天若使彼我之問各起意見彼亦一是非
 我亦一是非兩下相持要見端的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有彼是則非在我
 無彼是則非在彼是非對立寔在那邊終難
 定奪若只因夫是則無人我對待無人我對
 待是無耦也使彼之是者不得其耦則我與
 彼混合為一如此而齊物論是謂得其樞要
 故曰道樞方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環者圓
 而中虛凡物奇圓而偶方圓則終始無端中
 又虛而無物以此應物安有窮極故是亦一
 無窮非亦一無窮遊於是非之場而常得夫
 無窮無極之妙此必聖人照之以天者能之
 故曰莫若以明明此而已若也彼是此非相
 持不解便膠固不通而學問窮矣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此又發明所以因是之故蓋以彼之是即我
 之是也人惟不肯以已度人執於有我決意
 是我非彼物論之所以不齊職由於是故以
 指喻指之非指是我指之是而喻人指之
 非不可也不知彼之指亦指也安得以其不
 在吾手而遂謂之非指哉不若就彼而反觀
 之他若有言亦將謂我指為非指矣如此反
 覆相喻彼我之間同於自是而均於相非果
 且有是乎哉果且非是乎哉但見無有是者
 無不是者而是非於是乎泯矣喻馬非馬亦
 復如是既又申言天下原無相非之理即舉
 天地萬物而論天主乎覆地主乎載各效其
 職而天不非地地不非天也飛者自飛潛者
 自潛各適其性而鳶不謂魚魚不謂鳶也天
 地即指也萬物即馬也天地萬物各不相非
 人亦天地萬物中之一物耳而以一指一馬
 橫起意見互相是非不亦愚乎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
所然物固有所以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
舉蓬與楹屬與西施美婦人恢大也悅詐也
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純說為是去聲

若使不執有我不起意見人曰可吾因而可
之人曰不可吾因而不可之此之謂因是由
是見之於行則有同心協力之助道行之而
成矣語之於人無齟齬牴牾之患物謂之而

齊物論第二

然矣然猶與也且人胡為而然乎然於我之
然也胡為而不然乎不然於我之不然也知
是則是非之門皆吾自啓且天下理一而已
其然與可皆天理之自然物則之固有物固
有所然者物固有所以可者不特一物無物不
然無物不可為是之故則凡物有高下美惡
常怪成毀自道眼觀之皆通一而無二矣故
曰道通為一蓋物則不能無差而我無生不意
見不起分別自爾互融交攝曾何彼此之可

言哉至是而是是非非於是乎泯矣蓬屋梁
楹柱也屬癩也西施美婦人恢大也悅詐也
情詭也怪異也破碎曰分圓就曰成敗壞曰

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

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
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為是去聲

惟知者知通為一愚者則有分別分別人我
則自是自用之心生通一無二則自是不用

齊物論第二

而寓諸庸是不用者不用已也是也寓諸庸者
因人之是也蓋無物不可無物不然故庸衆
之中皆至理之所寓如大舜之知不過用中
於民非是不用而寓諸庸之謂乎夫庸則常
而可用矣故曰庸也者用也凡物用則通不
用則滯故曰用也者通也易曰推而行之謂
之通道至於通則得之矣故曰通也者得也
適至也至於得則幾矣所以然者因是而已
是不用而寓諸庸即因是也因是而不知其

所以然之謂道道者自然而然而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忘物忘我渾然通而為一夫是以謂之曰道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之謂兩行

狙狙 茅序

今之論者竭神明之知騰口說之煩愈求其

同而愈不可得甲曰然已曰不然彼曰可此曰不可而不知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本自同也故曰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譬之朝三朝三者狙公養猿術也狙公之輸茅栗而食猿也命之曰朝三而暮四則衆狙為怒既而曰朝四而暮三則衆狙為悅彼衆狙者胡然而喜胡然而怒迷惑於旦暮之顛倒而不知茅栗之本數未嘗加也夫本數之未嘗加我則知之衆狙不知也使我不因其怒而改命

之則狙之怒終不可解矣故朝四則狙不我怒因是則人不我爭聖人知其如此是以和是非而休乎天均同也此理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曰天均休止也止乎天均則是非可否通而一矣通於一故可兩行此正應上聖人照之以天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惡平声

上言達者知道通為一此又進上一步以為知之至者說到未始有物之先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其次以為有物也而未始有封未始有封猶一也封如封疆之封言有彼此界限其次以為有封矣而未始有是非未始有是非猶一也當此之時民尚淳質道之全體渾然未散之朴自是非生而道於是乎

勸矣道虧則人心不復知有自然之真作好作惡各成其自愛自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愛之所由成不知自未始有物之先觀之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畢竟無成與虧成虧皆起於有物之後也嘗論莊子之書字面新文法奇讀者直謂其難解便廢閣不讀大是可惜若仔細理會此等說話煞有至理入聖工夫亦只在此未始有物之先即無極也有物即太極也有封即動靜陰陽也有是非即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也學道之者更當體認此心寂然不動之時便是未始有物之先感而遂通便有是非善惡更當戒謹恐懼以致中和不可一有偏着以成其自愛之私常使虛靜恬澹寂寞無為一如未始有物之先然後謂之歸於無極而道自我出命自我立蓋此心有所向便是欲一有所着便是愛而去道遠矣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

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鼓琴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句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滑骨
上言愛成而道虧此又自成虧二字上生出議論大抵有成則有虧亦定數之不可逃者即如上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之說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故字作昔字看蓋昔昭氏以琴名家其子不能世其業而終身彈不成聲此便是有成與虧的樣子又取一師曠來作證佐師曠恁地聰明其人却以盲廢枝策而行此亦是他有成有虧處枝柱也策杖也或是杖策為刊寫者之誤既又引到惠子却是愛成而

道虧者惠子控子同時人極有才辯控子維
篇謂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持又曰惠施
之口談自以為賢可見其知亦幾乎其盛據
梧者以梧為几據而高談載之末年言從事
以終其身也載事也惠子之所好獨異乎人
故嘵嘵不止嘗欲以明乎人二彼字是文法
觀其堅白之論其實無甚道理故曰非所明
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成其愛而虧於道
者惠子也而昭氏之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
無成文字恐父字之誤綸絲絃也終終身無
成此是文法言終是抵老不成精技夫惠子
以堅白之昧終此惠子之虧也昭氏不能世
其父業終身無成此昭氏之虧也若使惠子
不與人強辯昭氏不以鼓琴名家則亦不見
他有成與虧矣

聖人不居其成自無虧理不見已是何處生
非若是之在彼者可謂成乎移之在我亦成
也何必更言其非若使是之在彼者不可謂
成乎移之在我亦無成也何必更以非對是
故滑稽之耀聖人所畜也滑稽者捉而不往疑
者見而不殺皆為是不用之意疑滑稽之耀乃
不明之明也與非所明而明之彼者大是天
淵蓋不用已足則無愛成矣無愛成則無道
虧矣聖人只明得此理故曰此之謂以明此
章正好與老子光而不耀廉而不剝同看熟
老子者方可以看莊子林麓齋自謂看得莊
子精到此處却說不透徹不知此老如何看
眼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
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段又自為是不用中是字生下意來言今
且有言者於此不知其與我之是者類乎不
類乎謂其不類但不類於我而已蓋我執已

是方謂他不類我他說他是將謂我不類他
類乎不類乎若將類與不類易地而看則見
與彼皆是一類無不類者其意若謂將他做
我看將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皆是一類前
段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便是此意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
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
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有
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
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
果無謂乎

轉語下雖然二字若謂彼我易地而觀雖則
類與不類均是一類然亦最忌有謂之言今
試窮本而論天地造化以氣而言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
以形而言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
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自太極上
推到無極自無極上又推到無極之先冥冥

泮泮莫可措語俄而說個有無兩字大是惹
草粘泥吾亦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何
者當初原無箇有不特無有連無亦無今也
俄然說箇無字從空落影便已不是無了又
對上一箇有却是影上生影果孰為有果孰
為無也如是則有無同自太虛中來皆相類
也相類不言可也今我則已有說矣而未知
吾之所說者其果有說乎哉其亦未始有說
乎哉有說則不異於鷄音無幾矣此箇有謂

之有當重看乃有心之言自意見生者也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
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
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
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已往
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几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
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無謂之言不生意見不立人我不起分別秋
毫亦可稱大太山亦可稱小殤子亦可稱壽

彭祖亦可稱夭四句雖是矯辭然亦却有至理蓋大小壽夭皆夫人意見所立之名一受其名便有封豨不可通而為一若論同自太虛中出來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一體混合為一曾何大小夭壽之可言哉故曰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哉此有字亦當重看然已謂之一矣一就是言也且得無言乎哉由無言生有言故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何以故置一於此我說箇一便是一與言為二又將此二與一相對却便成三此等說話不消與他思出箇理來只是言有言之後通適相生之意從此相生不已以至萬之又萬雖使巧於笑屑之人亦不能笑其未盡之數而況其凡者乎看來當初只是因箇一字引起遂至無窮自無適有尚且如此况自有適有乎有即有謂之有自意見上生者無即無謂之無自太虛中來者何謂無適即因是之說是已蓋因是則自不生意見不立人我不

起分別然後謂之未嘗有言謂之般音謂之千均天籟此處又將因是再結一結看他回頭題目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眇也請言其眇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眇眇

夫道無往而不存何有分別故未始有封言無存而不可何有適莫故未始有常只為立箇是字便有疆界故曰為是而有眇也這是字即未始有物之後俄然下箇無字有了無便有有對有了是便有非對故有左右倫義分辯競爭之八德左與右相對而相反者也

在物曰倫處物曰義群則有分族則有辯互逐曰競對辯曰爭即上文自無適有之事蓋至是而道始有封言始有常矣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

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

道之有封言之有常皆因是非而立聖人知其如此故不立是非六合四維上下也六合之外理無不存但非聞見所及故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所知也故論而不議春秋為世君臣父子立大經大法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有非聖人議而不辯辯論議三者何異論是統說道理議則細較短長辯則彼此反覆聖人所以如此者不為天下立是非之幟也小知間間日以心闢與天下相持以求必勝胸中已自無見識了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懷即存而不論之存所以懷之者不欲自見也衆人則辯之以相夸示雖然這等夸示求以自見終是不見如惠施公孫龍之說到底支離纏繞不能自見故結之云辯也者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嘽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怯而不成五者因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謂之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以來此之謂葆光葆去聲

校實 園利完 幾平 葆係

夫人有名則可稱謂大道無名者也故曰大道不稱大辯不辯者胸中不了了見得理透自無言說大仁者不以煦煦為仁大廉者不以嘽嘽自滿大勇者不害於人此等說話皆自老子上理會得來何以故道而昭昭然分別名相則不得謂之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而嘽嘽然與人爭辯則必有不及辯者矣故曰言辯而不及仁者無所不愛常繫一邊非大成之仁也故曰仁常而不成清者皦皦之行也廉而清則近於好名而不實故曰廉清而不信勇而害人則純是血氣而無義理不

成其為勇矣故曰勇伎而不成五者之德其
 機本園若昭焉辯焉常焉清而伎焉則大露
 圭角幾於向方矣用是觀之則知大知者必
 不知也故人能止其所不知則其知至矣今
 天下之人皆以不知自愧往往強所不知雄
 其辯以相示又孰知有不言之辯不道之道
 謂之天府耶蓋不言之辯不道之道即不知
 之知也何謂天府天府者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而不知其所以自來人能知此則是得
 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
 者何滿之有何竭之有此之謂葆光葆之言
 藏也葆光即滑疑之謂不知之知也然所謂
 不知非茫然一無所知也以恬養知藏其知
 於不知也故曰葆光此章止其所不知句寂
 為肯綮蓋推到未始有始也者則寔無所容
 吾知處而藏其知於不知則是復歸於嬰兒
 復歸於無極復歸於太朴了非至人其孰能
 之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句脍句胥句教句南
 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
 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
 皆照而况德之進於日者乎
 葆光之人不超爭辯不見人我堯伐宗脍胥
 教以萬乘之主而不釋然非也故舜以大道
 廣之若謂夫三子者存國於卑微褊小之地
 猶蓬艾之間也君以南面而不釋然何哉而
 必欲伐之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夫日一
 出則一照並出則並照乃天地之無私也而
 况德之無私又進於日者乎寔之不辯而照
 以天可也此後引喻自聖人結歸至人大槩
 結構與逍遙篇同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
 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
 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
 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
 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

之且女亦大早計見邪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
炙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
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濬以隸相尊衆人後役
聖人愚范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
相蘊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耶子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
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
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
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
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
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子謂
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
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弔的
此承上言至人之事聖人不從事於務言不
以世故為事也不喜求無求於世也不緣道
不踐迹而行道也無謂有謂未嘗不言也有

謂無謂未嘗有言也孟浪不著實也瞿鵠子
言是人也我以為妙道之行而孔子以為孟
浪之言何故長梧子言妙道之行非聖所知
雖使黃帝聽之亦加熒惑如子所言之人身
分尚早到不得至人田地子便輕易許之喻
如方見鷄卵尚未孚化便求候夜方見彈雀
尚未墮丸便求鴉炙不亦大早計乎我試妄
意而言至人之行子亦妄意聽之何如奚者
何如之意文法之最奇者蓋至人明並日月
道貫今古直與造化相為脗合故曰旁日月
挾宇宙為其脗合且爵祿不入其心而死生
無變於已故曰置其滑濬以隸相尊衆人役
役聖人愚范參萬歲而一成純此數句頗艱
澁難解蓋置其滑濬以隸相尊者世情上事
也言世人只管汨汨昏昏馳逐於榮華聲利
之場以分相隸以勢相尊至人則一切置之
將使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尚何相
隸相尊之有哉衆人役役聖人愚范此道情

上事也。茫渾沌之貌。即老子所謂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之意。參萬歲而一成。純成純純全之成德也。言彼之純德直與天地同其悠久。然則所謂生死云者。信乎其無變於已也。則夫瞿鵲所云不就不避之行。又何足言哉。且生死直夢覺耳。萬物盡然而以是故蘊積胸中。不自解脫。悅生惡死。妄起執情。予惡知夫悅生之非惑。耶。予惡知夫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弱喪謂少年拋棄鄉土之人。迷失舊業。不知所歸。夫生寄也。死歸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得還造化。別作受用。又惡知夫死而有知。不悔其始者。蘄生之誤乎。故以驪姬設喻。既又以夢覺照看死生。言人生處世一夢耳。歸還造化。反似大夢。方覺今在世說覺皆夢也。說覺是夢者。亦夢也。必有大覺者而後知此為大夢。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知汝為君乎。知汝為牧乎。如觀劇場幻。

術卒莫有定說。到此處却是至怪。故其言也名為弔詭。弔至也使萬世之後而有覺之人。見我如此。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吾可以俟之。而不惑矣。嘗觀古之達人。皆以還於造化為大解脫。大了當故佛氏以涅槃為至樂。其言曰。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蓋必平日於性命根宗力到功深的。知此身假合不常。四大分散之後。有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者在。然後可以言樂。古之至人。所以旁日月。挾宇宙。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者。蓋是物也。若也聖脩無功。流浪生死於其所謂參萬歲而一成。純者耗散。不存。蜉蝣之朝。風火倏至。顛沛流離。遂至淪落。常沉苦海。求失真性。惡得謂之大覺乎哉。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

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
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
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
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
而待彼也耶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然不
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
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
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
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上言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然後能知其解又
透下意思來再作一重議論看他甚樣辯才
意謂是與非若與我俱在暗處不能相知人
亦被若與我瞞了受其黠闇暗昧不得明白
將使就誰正之將使同乎我者正之他是我
這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我者正之他是我
那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他

是別立一說的人也正不得將使同乎我與
若者正之他是兩邊倒的人也正不得如是
則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知也必須待
彼來耶彼謂萬世之後所遇之大聖大聖察
濶難遇然他却是箇不知之知不言之辯和
之以天倪也就是了何謂和之以天倪是彼
之不是然彼之不然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
不是也無辯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
亦無辯聲之變化或是或非不能取正必待
於彼固也若其不相待惟和之以天倪因之
以曼衍儘可優游卒歲故曰所以窮年也天
倪者天理自然之分和之則分而不分矣曼
衍即將衍之意不特可以忘年抑且可以忘
義蓋義主分別無辯則義亦與之俱忘振諸
無竟言鼓舞振動應事無窮也寓諸無竟言
吾身亦可寄於無窮若日與人爭是非較人
我則出門有碍安得無竟乎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

其無特操與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蚺蜩翼耶惡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周也俄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志與平 栩栩

又自相待生下議論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化今我待彼彼又待天如此則不消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自足矣

罔兩景之澹薄者問於景曰子之行止坐起卒無定度何其無特立之操與景曰我不能自主有待而然者也然吾之所待者他亦不能自主又有所待而然者也吾之所待者其蛇之蚺蜩之翼耶蚺蛇腹下齟齬所以主行者蓋蛇以蚺行蜩以翼飛而蚺與翼不能自行自飛必有主張之者乃所以然不然則不能動吾惡知其所以然所以不然者耶這箇所以然的造化或在彼或在我在我者不知

其為在彼者在彼者不知其為在我者還是一箇還是兩箇今將自己取証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喜意自喻適志矣而不知蝴蝶却是做夢的莊周俄然而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的蝴蝶然則周為蝶與蝶為周與周與蝶則必有分矣蓋以夢覺而分彼我我是夢中之蝴蝶彼為覺後之莊周若以一人而分夢覺曩為夢裏之蝴蝶今為覺後之莊周故曰則必有分

蓋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果是兩箇須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此之謂物化言古今夢覺混融為一也蓋必到物化田地方能不物於物不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默默而不知反於大覺知他誰為蝴蝶誰為莊周而惡識其所以然所以不然哉爾時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爰有至人南郭子綦隱几喪我形槁心灰指陳三籟訣我天機

吹萬不同	怒者其誰	非彼無我
若或使之	小知闢心	心死可悲
言隱榮華	而有是非	各是已是
自忖則知	彼出於是	是亦因之
彼是無耦	物論自齊	齊物論者
執此道樞	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
圓神不滯	無始無終	以指喻指
是非蠶起	非指喻指	視人猶已
何是何非	只爭彼此	天地一指
萬物一馬	各不相非	我何為者
無物不可	無物不然	蓬楹屬施
通為一馬	知通為一	惟彼聖人
和以是非	休乎天均	為是不用
而用諸庸	惠不據梧	昭不鼓桐
何成何虧	渾然大同	他人有言
是究是圖	因是而已	其有謂乎
無謂之旨	滑疑之耀	秋意可大
太山可小	殤子可壽	彭祖可大

不立封畛	自絕爭忤	大道不道
大辯不語	止所不知	葆光天府
堯德非進	孔知亦微	神矣至人
大覺不迷	今我有辯	孰待正之
和以天倪	寧用待而	吾喪吾我
天均則休	夢為蝴蝶	覺乃莊周
猶然物化	千古悠悠	
文評		
鈞天之樂	鞀鞀鏗鏘	常山之蛇
首尾相望	驅車	
長坂修爾	羊腸過脉	微眇結局
廣洋尋其	正眼	
開卷數行		
先以喪我	二字為一篇之眼	目繼以天籟提上
一步說為	眼目中之正眼	如下照之以天天均
天府天倪	皆從此生	小知以下皆言有我又自
我中提出	箇真君來	暗應天字迷了真君便有
是非提出	因是二字	作為齊物論之眼目以下
反覆議論	只說因是	以和是非而休天均作一
結是非之	彰道之虧	也滑疑之耀聖人所圖又

將滑疑二字作因是之眼目至止其所不知至矣以天府作結又將止其所不知作滑疑之眼目引堯舜孔子歸重於大覺之神人將和之以天倪作結總結欲齊物論必待此人末却道我亦從夢中覺來者應上覺字首尾照應斷而復連藏頭於回碩之中轉意於立言之外於平易中突出多少層巒疊嶂令人應接不暇奇哉妙哉

內篇養生主第三

虛字集

養生主養其所以主吾生者也其意則自前齊物論中真君透下蓋真君者吾之真主人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日夜與物相刃相靡於利害之場行盡如馳而莫之止可得謂之善養乎此篇教人循乎天理之自然安時處順將使利害不驚於心而生死無變於吾生也○然後謂之善養主人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涯際也盡也人生百年為期會有涯盡而心之思慮千變萬化則無涯盡此箇思慮禪家謂之識神播弄主人無有休歇永嘉禪師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他心意識痴人喚作本來元神認賊作子害事多矣今天下之人皆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智虛幻之身不

過百年作為千年萬年之計將箇主人相刃相靡於是非利害之場豈不殆哉言瀕於危亡而不自覺也若能猛省速改猶可及止既已殆已而猶自以為知馳騁不休終迷不悟亦終於殆而已矣老子清靜經有云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着萬物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未失真性所謂殆而已矣意蓋指此且吾生自未始有物以來太虛之體本自清靜其有善惡念頭猶如太虛閃電非所宜有况復見之於行至有形迹乎學道者只宜虛靜恬澹寂寞無為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如是安養主人許有進步所以六祖惠能指人不思善不思惡時是汝本來面目善惡尚不許思况復為之而至於近名犯之而至於近刑不亦遠之又遠乎且善必近名惡必近刑皆事之有因果者有

情下種則因地果生曰不近刑名則無因可知故此二句當如此看即此不思善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學人當守此中極以為常經故曰緣督以為經督者人之中脉下貫尾閭循至斷交故以督為中訓玄教家通此督脉引氣而上行至泥丸謂之子欲不死脩崑崙然後可以引年此云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却不是如此說緣督只是借喻莊子書論性宗處居多養生主只是說性言人能常守此中則性在是而命亦在是故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又不至於虧體辱親故曰可以養親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故曰可以盡年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軾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謫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夫物各有理，順其理而處之，則雖應萬變而神不勞。故以庖丁寓言事，譬則牛也。神譬則刃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何故哉？各得其理而已矣。昔者庖丁為梁惠王解牛，觀其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動止周旋，皆有成度。又奏刀之聲，砉然騞然，騞然騞然。

然皆中音律，桑林首經，古樂名。庖丁解牛，其技如此，可謂精矣。故惠王謔而善之，謔歎辭也。庖丁言臣之所好道也，非技也。技進而精，至於自然，而然不知其然，則不得以技名之。而名之曰道。當初學解牛之時，目中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則見牛之一身筋脉骨節，各有虛處，可以游刃，不見其為全牛。譬如初學道時，人間世務，看不破，觀不透，只見萬事叢挫，擺脫不開。功夫純熟之後，則見事各有理，理有固然，因其固然，順而應之，大大小小，全不費力。又言臣當時解牛，尚以目見審視，虛實而後下刀。今則但以神遇而不以目見，官知止而神欲行，官謂手足耳目之官知止者，遇有齟齬，便知止而不行，依乎天理，牛之天然腠理也。大郤，骨肉交會之處也。大窾，空處也。批，開也。郤，讀曰隙，導，引刀而入之也。肯綮，骨肉聯絡之處，筋節所在也。大軾，大骨也。言我之技精妙，恰好未嘗經一肯綮，况大骨

卷之三

乎良庖歲一易刀有割切尚用力也故刀久而會傷族庖月一易刀衆庖技劣不識卻窾一遇大軋便有毀折而臣之刀以十年為率用之九年所解不下數千牛可謂勤且久矣而刃若新發於硎芒刃如故硎砥石也彼節者有間而刃者無厚以無厚之刃入有間之節嘗見恢恢乎寬哉游刃有餘地矣又焉得損乎雖然每至於族則吾見其難為族聚也言我每至筋骨聚會盤結之所心手雖熟亦必怵然警惕寧視止觀遲其批導微其運動惟恐一犯肯綮及其譟然已解則如土之崩委於地於是提刀四顧躊躇滿意細看刀刃拂拭盪磨善而藏之正意若謂事到盤錯亦必動心忍性不敢率意而行蓋境順則易境逆則難防檢少疎恐有虞失驚神多矣通篇模寫庖人情狀宛然盡筆末結一語有萬鈞之力為去聲 時居後 吾呼歷 駢呼美 茶苦 擬 蘇 為戒 去聲 下二為並同

卷之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薪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與平 王去

右師官名介獨足也右師乃則足之人既以身犯虎口苟全性命乃復貪心不止撚指龜鼎遊於轂中故公文軒見而驚之曰是何人也而胡為乎介也其天成之與人為之與蓋右師雖非天成然常人不則而彼獨則之若天刑之者故曰天之生是使獨也何也人之生也皆天與之形道與之貌故人之貌有與也然人人皆同而彼獨有異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知非人則不當尤人知其天則當安命安命之人不着外物以驚其神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飲食如此之難然而不求畜乎籠中蓋以神雖王而日有驚擾不喜也今右師處於樊籠之中不及澤雉多矣可謂善

養生乎善養生者利害不涉於其身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
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
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
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
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
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
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薪火傳也不知其
盡也縣音玄

夫至人無恩不以戀戀之情係乎其人老子
死而秦失弔之三號是也門人疑其薄友則
非矣秦失以正意答故兩然之却說老子死
而老幼哭之皆盡哀翻覺老子有不是處必
其所以會合人心者必有深於用情之處故
不求譽而譽者自至不求哭而哭者自至遁
天理倍人情忘其未始有物之先所受之正
而隨俗化情非至人也故曰始以為其人也

而今非也非至人則違天矣古者謂之遁天
之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蓋理之一成而不
可易者兩稱古者謂之見得古人方有此議
論今人則不然今人但以生死係念於是生
而慶死而哭不知此直世情非道情也死生
一來去耳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子
指弟子而教之之詞一來一去安時而處順
則哀樂之情自不能入也此便是至人生死
無變於已者如此則帝之縣解矣帝謂天帝
縣如倒懸之縣困縛之義帝亦未嘗以死生
縣人人自縛之翻疑為帝無變於已則帝之
縣自解矣今人謂死為盡直哀其盡也而哭
之又非也不知自大道而觀同在大匡廓中
一氣混茫嗣續不絕滅於東而生於西喻如
火相得薪則傳指薪而觀會有窮盡然盡於
此者續於彼自古及今曾見有火盡時耶薪
喻四大火喻元神薪則不可謂此薪為彼薪
火則不可謂此火非彼火達觀者可以無變

於死生之故矣此秦失正教弟子所以三號而出之意於是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緣督之經

解牛之丁

可以保身

可以養生

利害不涉

存沒吾寧

澤雉畜樊

介者其刑

哭死盡哀

眇必倍情

適來適去

胡喜胡驚

薪盡火傳

莫指其窮

文評

此篇凡四段謂養生主者守中順理利害不涉於身死生無變於已其意皆在言外要人深思而自得之所以為妙不似今之作文一開口便說主意又或立作柱子皆下乘也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內篇人間世第四

夫道非絕俗也德非遜世也夷明養晦和光同塵世出世法莫不繇此夫至人無為而無不為尚矣聖人則為之而無以為故以仲尼伯玉為之折衷篇內集虛養中正身和心大為立言之膏肓至於積伐才美以犯人怒又處世之所最忌者篇終反喻不美不才乃無用之大用此老平生受用得力處全在於此然亦何莫而非至人無已中得來耶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

如矣。田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賢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謗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不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惟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闢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菑音同衛君蒯聵也。行獨言獨。行其知。不恤衆議也。輕用民死。以國量乎。澤若蕉。言量其國中前。

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蘊崇相積也。蕉草芥也。民其無如言無所之也。治國去之亂國。就之去之。即丘不與易之意。就之往而救之也。思其則。思所以處之之法也。庶幾其國有瘳乎。瘳。治而愈也。若殆往而刑言。汝殆幾於往而就戮耳。殆。危也。猶俗所謂險些兒受戮也。夫古之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故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則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道雜而心憂者。自救不暇。何暇暴白他人之。行以救人哉。且汝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以名相軋者。名勝而實亡。以知相聞者。知角而爭出。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者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君子保身處世之行也。且德厚而信。仁者貴乎達人之氣。仁。慈實之貌。達人氣者。即察言觀色之意。名聞不爭者。貴乎達人之心。言人雖不與我爭。未必心悅而誠服。

若不達人氣不識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白於人之前則人將惡汝謂汝之有其美也有者自見自是之意蓋必人之於我素心加敬誠服然後吾之言說可行苟為不然則人將謂我暴人之惡而貽害於彼者故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不幾於為人菑乎夫彼衛君者苟知悅賢而惡不肖則彼國自有賢者可用惡用汝求其有以異而自售乎惟汝不待詔而自往彼將棄汝之輕身而以知巧鬪汝求勝汝於此時目將焚熒焉而眩惑色將靡靡焉以求平口將營營焉以自解容將躋躋焉以為恭心且曲曲焉以順成夫彼方闢捷而汝以是成之則捷者愈捷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轉增其勝而已名曰益多始來成順如此後來愈益無窮不知所止矣故曰始順無窮夫君子之於君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若殆以不信厚言則交淺言深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所謂

殆往而刑耳以此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虐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勝非
又自上德蕩乎名知出乎爭透下意來昔者桀殺龍逢紂殺比干彼何為者也是皆脩其身而下偃撫人上之民夫上不愛民而我反愛之是拂上也惟其拂上故君得因其好脩而擠之曰是好名者也名也者相軋者也爭之所不免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丘墟死為厲鬼其用兵不止者其求實無已也求實謂求其有拂上之情實夫有為善之名與拂上之實者雖聖人猶不能堪而況若非聖人而可以求其名若不遇聖人而可以有其實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當以語我來顏回曰黼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恭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能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雖然一轉使之自陳以觀作用之何如回言我外端肅而內謙虛矜持其志氣而純一其德性則可乎回蓋欲以盛德感之而夫子曰惡惡可哉彼之為人也意得而氣滿陽為充積孔揚之色惟其色莊也故采色不定條而敬條而怠條而喜條而怒左右之人莫之敢違往往助之為虐因撫人之言語以為成案肆加譏貶以求暢乎其意若人也做大模樣弄小聰明名之曰日漸之德尚不能成而况大德乎哉日漸者以漸而進小德也彼既不成大德而子欲以盛德感之彼將執而不化若之端虛勉一外合而內不訾者以事盛德之君可也以事庸君詎可乎蓋古之君子量

而後入不量而入信乎其不可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拳曲跽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耶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適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比去惡俱平回於此又思其則然則吾內直而外曲直質直也人之生也直故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則見人君與我皆天之子也我以天言彼以天聽其俞其弗一任自然詎以已之私意斲乎人之善我不善我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童子者純一未發一聽之天而不以已

私與之者也。外曲者，盡人臣之禮者也。謂之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稱道先王，稽古為訓者也。謂之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為一句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言皆有徵，信非出自已臆，寄直於古人，故人聽之而不為謗，回之思其則也如此，可謂善矣。而夫子又謂之不可言爾，政法雖太多，終不穩當，政法猶法則也，謀安也，言依此而行，天理人情兩無拂逆，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而已，胡可以化人。

夫化人者，使人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今爾猶挾三術是師心也。師心則有意，必固我者在，胡可以及化乎？夫子欲回先化已而後能化人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

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顏回更思其則，再無進步，於是請問其方。夫子曰：齊。吾將語女。夫女今已無則矣。若再有則而為之，亦豈易耶？有則有意，必易則有固，我終不出於自然，故與皞天不宜。此便是太多政法而不謀之意。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有而為之，信不可也。故以心齋進。回心齋者，無二爾。心無雜爾，念勿以耳聽，而以心聽。勿以心聽，而以氣聽。氣謂氣息，精神愈歛，則氣息愈微。氣息愈微，則靈關愈微。故心靜則聽止於耳，息微則心止於符。符即道家火符之符，一消一息順其自然，則與天符暗合。故謂之曰符。夫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心止於符，則虛矣。虛也者，道也。未始有物也。故曰：惟道集虛。虛也者，心齋也。夫子告回只一虛字，便是普物無心，順事無情，千古聖

學之根宗無出乎此但讀者容易勘過故不覺其妙耳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未聞以無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散上聲

顏子一得師旨便知所謂虛者未始有我之義也得使謂得教而使齋既齋之後未始有回則齋之義一虛盡之矣故夫子然而告之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樊謂樊籠世網也常人遊於世網之中易為浮名感動自謂敢言

直諫能人之所不能往往不量而入自取殆辱汝若不眩其名一以無心處之相入則鳴不入則止其語其默一因乎人而已無所與焉不開一門不發一藥渾然忘物忘我一宅而寓乎不得已之中一宅者無間之義不得已猶言不自由也不自由則動以天矣人也而天於道不其幾乎且人之處世有所不得已者若欲一切屏去絕迹不行如外道所說斷滅相者直易易耳故曰絕迹易只為天下

有不得已者如大義大分所在豈得一切屏棄但貴處之以無心應之以無情如人行地而不見其有行地之轍迹則甚難耳所以難者天使不可以偽為也若為人使而不知有天則全以世情起見矯情飾貌易以偽為天使則行止語默渾然全在自然之中故難以偽為難以偽為則一毫智力皆不得以與乎其間是謂以無翼而飛以無知而知者此等之人聞見罕儷處人問世者到此方為庶幾

大抵只一虛此心焉盡矣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夫以虛室無物少有空缺則容光必照而生皎白人心即室也虛而生明即闕而生白也惟此虛明能應萬事萬變而皆順故曰吉祥止止二止字上止萃止之義下止即虛處也人各有所止之處夫且不知所止是謂坐馳馳者止之反對蓋不知所止者參以人為馳騁不已身坐於此心逐於彼所謂凶害悔吝皆生於動可得謂之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耶夫惟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常使聰明之德歛藏於內心知之思屏黜於外順萬物之感而一以無知之知應之如是則虛靜之體不為物交所蔽將見靈明洞煥與鬼神相通鬼神來舍而況於人乎是則虛心無我萬物之所由以化也禹舜執此以為樞紐伏羲几蘧行此以終其身而況其散焉者乎几蘧古聖君名散焉者謂尋常以下人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

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減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葉公名諸梁字子高即論語中問孔子於子路者楚使葉公之齊疑有兵革之事公謀於夫子曰令王之使我也其事甚重而齊王之待使者亦將甚敬而不急人之求貌雖隆重而情實踈慢匹夫有志尚不可奪而况萬乘乎吾恐其不能辦大事故甚慄焉昔聞諸夫子嘗語我曰凡事無大小鮮不道以懽而成者若不能得其懽心則事故不成不成則使不稱職而人道之患將及其身成則思慮煩

勞將使氣鬱而血不暢故陰陽之患隨之成與不成而無後患者其惟有德者能之乎夫我平日自奉甚薄所食者皆粗而不善爨下司火之人便其簡薄常自清涼無有苦於炙熱而欲清者以此食澹自覺無病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意者其內熱歟吾雖未至於親見行事之實而已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則人道之患又所不免是兩病也夫子何以教我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天下之大戒謂人間世之大經大法也自其性分之固有者而言一曰命自其職分所當為者而言一曰義命行於父子故子之愛親也不可解於其心義行於君臣故臣之事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既無所解故事親者惟盡吾愛其順其逆不擇地而安之斯得為孝之至矣既無所逃故事君者惟行吾義其難其易不擇事而安之斯得為忠之盛矣然是忠也孝也皆在已心使其事心無功一為人欲所奪則因物有遷而忠孝之念移矣故自事其心者亦如臣子之事君親不擇地不擇事哀樂不易施乎其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可奈何謂不容人為也安之若命聽其自然也如此乃為盛德之至夫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也不得已便是義命君子行吾有事之實盡吾職分之所當為者而已蓋不知有其身也不知有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哉蓋生死念頭起於有我不

有身則無我矣此便是至人無已死生無變於已者葉公其以是而行則可矣此段道理最大議論甚正人謂莊子大言無當觀此寧不少省

丘請復以所聞凡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地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

幾乎全

上正言臣子義命以解其兩病之憂此則教以為使之道曲盡人間情狀熟於世故者方知有味復白也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靡順也信符信也近交本國也本國不須辭命一見符信便相靡順外交隣國也隣國涉遠符信易欺必托使者盡已之心以言告之方可濟事故言必有傳而傳言者最難兩國相喜則必多溢美之言相怒則必多溢惡之言凡溢

言過實多近於妄妄則不能不起人之疑故聽言者莫莫者疑義聽言者疑則傳言者必受其怒矣故法言有之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恐其疑而生禍也如是則庶乎其全矣

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歟

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且夫乘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樂洛

此下教以事當慎始蓋以天下善終者少始焉善者其後率以不善繼之况始不善乎故

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大至則多奇巧何以故以巧鬪力者如今人戲劇格鬪之類其始也不過喜而相邀其卒也常至於怒而相擊何者蓋以戲太甚則多奇巧奇矣寧得不相角而忿乎正如飲酒者初筵秩秩始乎治也卒之載號載呶而常至於亂何者飲太甚則多奇樂樂奇矣焉得不相狎而亂乎推之凡事莫不皆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初以誠信相結既乃鄙詐之心生焉是皆作始者不知所慎故始焉苟簡從事而其終也遂至於決裂潰敗而不可收拾故其將畢也巨君子懷此永圖作事謀始則必於言行焉先之夫言之所由興亂之所由起也行之所由成實之所由喪也故曰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風波則易以傾覆實喪則易取殆辱君子觀此而可以知所慎矣故忿之設也無由巧言者基之巧言偏僻不擇正理漫然矢口而成喻如懼死之獸不擇好音氣息第然而

出於是聽其詞者並生心屬忿所由生職此之故言可不慎乎哉若乃心行艱險剋核太甚人皆苦其不堪則必以不肖之心應之應雖在彼致實在我早自省改或可善終今而尚不知其然也不知其然吾將不知所終也矣行可不慎乎哉為使之道言必稽其所獎承君之命而來傳其常情而已不可率意遷改事之成否聽其自然而已不可急遽勸成蓋以過度則益益則殆事且使以傳兩君之好成人之美者必優柔漸漬而深交之然後其言可入故曰美成在久若一言僨事兩心生屬惡戾一成改悔何及故曰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吾子若能乘有物之感而游心於無物之天托於義命之不得已者隨分自盡常養吾心之中使其不偏不倚順應無情斯其至矣何所作為然後可以為報耶報謂還報蓋事求其可功求其成取必於知為之末

而不循天理之自然者非聖賢所貴故莫若
以此致命然此亦其難者豈易易耶必湏平
日養此中德者在然後安而能慮靜而能應
苟為不然則臨事而眩雜擾而憂者抑又多
矣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
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
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
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
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
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
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
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
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
為無崖違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
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
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
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

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
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
故其殺者速也天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蜾蠃溺
適有蚤蚩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威成 振前

夫使多詐之國傳不道之儲人間世所難也
聖賢處此亦必有道矣故以仲尼作訓而伯
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者復以伯玉終之人
謂莊子非聖其然豈其然乎顏闔將傳蒯瞶
問於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殺者降殺
之殺有人即太子也天殺者天薄其賦使之
無德也方法度也言縱欲敗度將來必危吾
國一以法度繩之則禍不旋踵且彼之知適
足以撫拾他人過失而自已不知吾其柰彼
何哉伯玉於是傲之以戒慎教之以正身蓋
正身乃帥人之本而戒慎云者防乎其防不
可以為易而忽之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
將順也和調停也言外為恭敬將順之形而

內盡調和誘導之意乃為得之雖然二者猶覺有病蓋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就而入者一味依阿涵忍相入無間則連身放倒且失而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和而出者揚已之能彰人之過則必自取嫉害且失而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其病也彼且為嬰兒亦即與之為嬰兒云云嬰兒言無知識也無町畦言無準繩也無崖言無畔岸也言彼放蕩不檢我且許之不拂其意覺有可達徐加點化入於無疵而後已蓋事無道之君法當如是其與之為者非故縱之也正欲得其可達之便從而達之也若徒悻悻自好挺身犯諍於暴人之前則汝不知夫螳螂手怒其臂而當車轍不知小才之不足以犯大難也積伐已之才美以犯人者不幾於殆乎哉又不知夫養虎者手不敢食以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不敢食以全物恐其決之之怒也蓋虎性一怒則咆哮難制時其飢飽解其怒心順而媚之彼難

異類亦將與養已者媚乃至為虎所殺者不知其性而逆之者也夫愛馬者盛矢以筐盛溺以蜋適有蜚虫聚嗜則當僕僕緣拊而去之若使馬性一劣將決嘶勒碎胸首絡轡之具而不顧寧復顧我之愛耶意有所至則愛有所亡此其可慎者連發三喻欲使量已量人無伐才美無犯怒心然後無道之儲可傳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挈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櫛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

則辱大枝拆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
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
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
得之為子大用使子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
耶且也若與子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
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
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耶曰密若無言彼亦
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
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
亦遠乎標歷散上趨促
夫標社大樹匠石不顧而弟子則飽觀之蓋
不知其無用也故匠石因其走報而語之曰
散木也以為舟則沉為棺槨則速朽為器則
速敗門戶則液構然而此為柱則蠹不適於
用以故歷年多而成形大也匠石歸而社標
見夢言汝謂予不材惡乎此予哉將比予文
木耶天下之木不以文伐者無幾矣今夫柎
梨橘柚果蓏之屬非不適人用也然實熟則

剝則辱此以其材能自苦者也故不得終其
天年而中道夭折豈惟木也凡物之理莫不
如是予求無用久矣以無用得久因久得大
乃今為子大用使子也而有有用不剝即辱且
得有此大耶且我以無用而為標汝以有用
而為匠我與汝天地間皆物也柰何哉以彼
有用之物而物我無用之物哉又况凡物之
理有用者多不能以自全然則汝雖有用亦
幾死之散人耳又焉知予不死之散木匠石
覺而軫其夢弟子進曰彼既以無用為用趣
取無用不為社可也為社何耶匠石曰汝尚
密而勿言彼直寄迹焉耳非托社以求全也
而今乃為不知已者詬厲且彼縱不為社亦
豈有翦伐乎哉良以彼之自保者獨與衆異
焉耳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蓋托社求全是
亦一義也但標直不為是耳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
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

異材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
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啗其
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
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
嗟夫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
拱把而上者求狙猿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
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
樺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
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
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
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
大祥也上去 范庇 禪類 咭紙 醒呈
商丘之地見大木焉有異言其大異於衆木
也結駟千乘隱其下者無不以賴范之賴蔭
也木之大也如此然仰視其細枝則拳曲而
不可以為棟梁俯視其大根則如輪軸之解
散而不可以為棺槨舌舐其葉則口為之傷
鼻嗅其味則使人狂醒如醉三日而不能已

然則是果不材之木也故人莫之用以得全
其為大因是以知神人之所以為大者其亦
以是不材故精神凝固人不壞而天獨存也
若夫宋之荆氏其地宜楸栢與桑固亦有大
者然其拱把而上則求狙猿之杙者斬之矣
三圍四圍則求高門之麗者斬之矣麗屋棟
也七圍八圍則貴人富商之家求棺木之樺
傍者斬之矣樺傍棺之全邊也是皆木以才
而見伐者也故未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
斧斤才而取禍不若不才之得免於禍也故
解之言以為牛之白額者豚之亢鼻者與人
之有痔疾者皆不可以祭河此在巫祝則以
為不祥矣而不知神人以為大祥歟大意謂
處世之道太忌恃才揚已故寓言大木以無
用自全非謂必蠢然芒然如縣疣如附癭者
而後得免於禍也以人祭河謂以人為巫祝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
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繅足以餬口鼓篋播精

是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
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
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
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食以養

會責 辭陸

支離支體不全之貌疏其名也順口旁兩頤
也齊腹臍也會撮髻也五管五腧也髀人大
腿也肱人兩臂也言支離身曲而背聳其狀
若此挫鍼縫衣也治緋浣衣也足以餬口足

人南世

南華經卷一

支離

以自食也鼓筴播精簸米出糠稗也一鼓可
食十人言臂健而力迅也支離之能有如此
上徵武士則支離雖攘臂而不徵簡其廢也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復其身也
上與病者粟則支離受三鍾與十束薪優其
賜也夫支離其形尚足以自養而終其天年
况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德者不自見不自
伐藏其用於不用泯其能於無能故得免於
世而自全也上以木喻此以人喻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
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
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
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
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
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
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
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也

楚狂歌鳳其言亦有至理蓋有道則見無道

人南世

南華經卷一

支離

則隱全生免禍亦聖賢處世之所不廢但以
警世之人汲汲於功名之會而不知利害者
聖賢豈若人哉以諷孔子則大不然鳳兮鳳
兮聖世文明之瑞物也今當亂世而出何如
其德之衰耶將欲開太平於萬世挽淳風於
三代耶來者不可待往者不可追也天下有
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全生方今之時
僅免刑戮已矣烏可有為乎哉全生福也傷
生禍也福輕於羽殆易於舉禍重於地胡不

知避已乎已乎何暇臨人以德也殆乎殆乎
何必畫地而趨也迷陽迷陽胡自昧其明以
傷吾行乎吾行卻曲胡自枉其直以傷吾足
乎山以生木而自戕膏以引火而自煎桂以
味辛而見伐漆以玄澤而見割人皆知有用
之用者為天下利而不知無用之用者之不
為身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為主於是
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人世說難

回也請行

匪量斯入

不聞世即

南華經卷二

子

人聞世即

南華經卷二

子

殆往而刑
未達人心
曷揚於庭
不信厚言
枝攻扈兵
政多不謀
庸以氣聽
無門無毒
不入斯去

德蕩乎名
胡以疆繩
王公衆聞
剖于殺逢
內直外曲
及化胡能
入遊其樊
一宅而寓
耳目內通

知出乎爭
若惟無詔
而目將焚
求實無已
上比而成
回爾心齋
無感其名
相入則鳴
外於心知

無地而行
瞻彼闕矣
萬物攸化
心甚懷之
天下大戒
忠孝之至
悅生惡死
類妄實難
忿設無由

靡翼而飛
虛室生白
行終幾几
飲冰內熱
惟命與義
行事之情
匪則攸聞
無傳其造
巧言偏辭

惟道集虛
吉祥止止
葉公使齊
兩也生疑
不擇而安
而忘其身
言或傳之
則幾乎全
赴核太至

不肖應之
遷令勸成
遊心養中
頽闔傳儲
戒慎不違
心莫若和
與彼無畦
伐才非美
螳螂可蚩

風波易動
寧不殆而
若為致命
伯玉教之
形莫若就
和不欲出
匪顛匪蹶
犯順奚宜
意有所至

實喪易危
何作為報
虔始令終
正汝身哉
就不欲入
與彼嬰兒
幾則達之
養虎可則
愛有所遺

無學養馬
闕爾狂馳
乞為社櫟
鳳兮鳳兮

拊之不時
廢世全生
願學支離

決啣毀首
無用者奇
彼德之衰

內篇德充符第五

靜字集

甚矣形骸之足以累人也老子有言天下大患為吾有身故人間世以全生免患為貴雖然遊於羿之彀中而不中亦有命焉君子知其有命一切委之自然而不以死生利害易乎其念此篇寓言王駘申屠嘉之類蓋真能外形骸喪耳目獨以守宗保始為事者蓋學問必進於此然後謂之德充之符又恐守而不化終不能與天者游而成其大故以忘所不忘終之其究竟處則順事無情因其自然而不加益於有生之外蓋充養生處世而至於義之盡者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

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亦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變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取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物為事乎元當作介與前養生主篇介者同誤襲篆書而作兀理或然也王駘魯之介者也其人蓋

能遺形骸外心知以行不言之教者故常季問於夫子曰王駘立不教坐不議而弟子從之者半魯國且虛而往實而歸充然若有所得也乃至夫子欲引天下而從之彼介者何人也而勝於先生則與庸人殆遠甚矣其用心也獨若之何哉夫子曰彼之用心豈常人等哉常人不能忘已往往怙於形體之私悅生惡死橫起貪著迷失真宗去道遠矣之人也雖死生事大而心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而變亦不得與之遺遺謂遺變於彼何者彼知吾身之與天地其在道中同為一物幻妄不常皆非實相若夫所謂性體真空性空真體審乎無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故不與物而有遺化既不與之遷又焉得而與之變又焉得而遺其變乎不惟不隨物化又能主張萬化執其樞紐守其根宗故曰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宗即所謂大宗師未始有始也者之謂也守此根宗則能以無生有以虛造實

法由此出命由此立故為命化之樞紐古之至人所以提挈陰陽主持造化而不為二五之所陶鑄者率用是道常季蓋不知也故以何謂為問夫子曰子知異與一乎萬化即異也根宗即一也自其異者而觀則肝之與膽雖在一人之身然肝不可以為膽膽不可以為肝猶之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與我同一根宗既同一根宗則六用一原耳亦可視目亦可聽又焉知耳目之所宜乎不知所宜則渾合為一無可分異而遊心於德之和既遊於和則不見有彼有此有得有喪得亦莫非一而得未嘗增喪亦莫非一而喪未嘗減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此便是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彼之用心若是而已常季却道彼之為已者不過以知得心耳蓋審其無假而守其宗是以知得心也夫心亦人之常心耳人皆有之何獨稱最於彼哉夫子曰人心本同彼固不能以獨異但彼守宗之心定心

也人人之心動心也彼人莫取鑑於流水而取鑑於止水者以水定焉故也水定則能鑑衆形心定則能止衆止故受命於地則松栢居天下之大端何者冬夏青青是松栢所以獨異於衆木也受命於天則惟舜也正何者幸正其生以正衆生此舜之所以獨異於衆人也觀此則介者之寂可知矣正如各正性命之正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夫保始之徵如人養勇一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故以一士而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自要者尚且如是又况守宗正性之人能保其未始有始之始者其徵也將不能一生死而命物化乎哉官天地府萬物寓六骸象耳目下此四字看他奇處官如五帝官天下之官府之言聚也言我與天地萬物同出一原性命根宗同稟同受散則為萬聚則為一直寄寓此於六骸之中而以耳目為象人皆狗象喪心妄起知識是以心生於物而

死於物今也一其知之所知則心固未嘗死者此非得保始之徵有不懼之實者孰能之哉如是則信乎能命物之化而生死無變於已也已之人也得道人也將擇日而登假矣登升也假至也如書言陟方道言與道合真之意人之從彼職是也彼且何求於人哉故曰彼且何肯肯於人則以物為事既無所肯則何以物為事哉此篇所論守宗保始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乃性命之要樞而勇士

一喻尤為精確一藏佛乘言不能盡者今以數語該之學者更當精研熟玩猛於生死關頭截然把斷如勇夫有不懼之實者便可雄入九軍縱橫無礙此箇理會死生學問等間於此發出當時西竺之經未至而佛法已在中國孰謂佛者夷狄之一法哉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

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

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爾

夫申屠嘉不見已之為介而忘執政之貴亦幾乎忘已而忘物者子產與之同師乃有同

席出入之嫌則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者信乎未之有得也故嘉為設塵鑑之喻言彼心鏡不明故物欲之垢得以昏之而子產猶欲其計德以自反若謂不省已過而徒譴人之過者嘉復之曰若自狀已過則以為吾足之不當亡者衆矣不陳已過而謂吾足之不當存者幾何人哉雖然此殆以人論而不以天論者也故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是達乎天之說者也惟有德者能之夫天下之履危機而不禍者如人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而不中皆幸也幸亦命也人以幸而全我以不幸而不全有命存焉安得不相安而反以相笑乎哉今天下之以全足而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始也怫然而怒是其見猶未定也既而遊先生之門則謀然自廢其形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心垢一至是耶今我與先生遊十有九年而先生未知吾則吾與子同以心遊於形骸之內而乃索我於形骸之外失其

所以取大於先生者而以執政後人不亦過乎復映前面過字於是子產更貌改容稱謝曰子無乃稱稱謂善於稱述蓋服善而譽之之詞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靳以諷詭幻恠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耶老聃曰胡不使彼以死生為一條溺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夫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務以全之

尊是者全則視棄其足猶棄土耳夫子却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一人全然不在善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覺前非別求裨補頭上安頭此種學問名教中人談不易及聖人亦未嘗舉以教人故無趾與老聃私議之曰夫子之於至人其猶未耶何賓賓恭敬以學於子為也彼且為善救惡汲汲焉求以善聞名於世而不知至人方以是為已之桎梏蓋桎梏乃手足本無之物惟被刑之人乃或有之一有桎梏反覺詭幻異常故至人無已聖人無名其有名者翻為桎梏必欲解其桎梏必須反其所見之異者而同歸於一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然後可耳一條即一貫也以死生為一條者未始有生孰名為死以可不可為一貫者本來無是焉得名非如是則善法惡法皆是幻法善名惡名皆是說名此箇不二法門直是解粘去縛本來無物何處生塵但天刑之人帝縣不解

何謂天刑記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易也言性成之人根器自是如此安可解耶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駝它犬夫與之廢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唯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暮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也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

其人之葬也不以娶資則者之屨無為愛之
日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
女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
士德之人乎今衰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
八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
石也 食似帕解 第杉入

惡人醜貌人也無位以濟人之死無祿以望
人之腹言其無富貴聲勢而不能利濟乎人
也望如月望之望飽滿圓足之義用字之奇

也惡駭天下言可驚說也和而不倡不見其
能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略也
而且雌雄合乎前謂天下之人雌雄勝負皆
衆質成也悶然而後應泥然而若辭狀其無
意於人國也寡人醜乎自媿其不若也卹憂
也若有亡焉如有所失也哀公問彼是何人
也而能使人愛戀若此夫子設喻以對狔子
乳於死母之前少焉皆棄之而走以為目之
瞬不見已也形之僵不類已也是有其形者

不足愛而使其形者真可愛也戰死不資娶
則屨無人愛是無其本者無所用而有其本
者斯可用也知此則它之可愛而可用者蓋
必有在矣又復設喻天子之御不翦爪不穿
耳以破毀其全體新娶之人不服役以胼胝
其手足不如是不足以垂至尊之盼背而結
新昏之懽燕彼形全者尚足以動人而况全
於其德者乎知此則它之所以可愛而可用
者於焉取諸決矣然則它也是必才全而德
不形者也才即孟子所謂降才之才自其賦
於天者而言德則指其成於已者而言不形
者一而不分之意故下以物不能離解之數
喻意在言外蓋文之奇者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
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
足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
心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

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夫才之全者其天自定不隨物而有遷故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皆事情之變與天運相為流行日夜相代乎其前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如環無端雖有知者不能規乎其始規之言求也然但不能規乎其始而已不可謂之未始有始也蓋未始有始也者混合和融一而不分謂之滑和上篇所謂遊心於德之和意蓋如此故不足於滑和者不可以入於靈府一入靈府則此心必受其變而先天道樸之全體於是乎散矣今使吾德之和豫通於死生窮達萬變之中而

復不失其和故曰不失其兌兌即和也豫亦和也此便是滑和至人所以死生無變者不失此和而已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卻者不受而還之意事物之變日夜相代乎吾之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便是日夜無卻無卻則不失其兌不失其兌便與物為春常人不知命運自然不肯安受只一卻中生出多少乖戾彼則常見其日夜無卻與物為春而已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接謂應萬變生時於心則時行時止莫非天運之自然此箇和德渾然不變於物交之感便是全其天之所賦者故曰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水平故萬物盡準焉然平則內能自保停則外不搖蕩水之平猶之德之和也夫德者成和之脩也德即和德脩之已而成焉者也其曰不形者言物不能離也不能離即一而不分死生無變之意

閔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

其脰肩有甕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
全人其脰肩有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
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
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
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
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
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
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
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長平知脰
肩豆

閭跂曲跂也無脰無臂也甕大癭之狀項
瘤也脰頸也肩肩細小貌二子醜惡之人能
使齊衛之君說之而反視全人之不如所以
者何愛其德自忘其形也用是觀之形有所
短德有所長所短者能使人忘之而在己若
忘是謂必見其所短所長者能使人不忘而
在己若不忘之則必自伐其所長能不忘其
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則其忘也是謂誠忘

之一字上翻出自己學問而以聖人證之
聖人者誠能忘所不忘者也其心有所遊也
以知識為孽子而不親以誓約為膠固而不
用以德惠為應接而不貴以技能為行貨而
不居何乎聖人之心何思也何慮也順其自
然而已惡用知未雕也未斷也質任自然而
已惡用膠所得於天者渾然全具無喪也而
惡有於德所積於己者深藏若虛不售也而
惡用夫商蓋有所用則人也而非天也無所

用則游以天矣游以天者天鬻之天鬻也者
天食也聖人既食於天矣而惡用乎人為也
故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
人而不能以獨異無人之情故四者不用而
是非不以得於身然謂之無人之情則聖人
者似乎離世絕俗而不與物同春者不知聖
人之身常自謙抑眇乎小哉所以聯屬天下
以成其身也其心則警乎大哉浩然天游所
以成其天也老子所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意蓋如此成其天則不惟忘其所不忘抑且忘無可忘而人不得以其所不忘者係之矣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

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外乎子

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選去聲

承上無情之旨記與惠子辯者一段作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哉故如則故而已之故謂本來也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人之形色象貌皆自未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即天與之也有自天中道中來者尚不得謂之人乎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是將欲其塊然墮然

如槁木如死灰而後謂之無情也故莊子曰非吾所謂無情也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

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之謂也益生二字本於老子益生曰祥謂裨益於所生之外而以人為參之也惠子窮其強辯却說人之有身亦自益生中得來蓋情欲之感亦非本有介然而生於男女之交人因托此而有身今不益生則連人亦無故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不與之辯却以正答言生不必益也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生理本自完足於本足中不能順其自然橫起是非好惡逐妄迷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今子之精神非道與之天與之乎乃外乎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陰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本無不足却乃不能因其自然與物相安於無情無事之天徒以堅白之說曉曉然立是非同異於天下茲不謂之益生而何哉觀惠子與莊子辯論却於箇事全未分曉不知莊子何以與之為友

方壺外史說是篇已於是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彼兀者駘	聖以為師	死生無易
大變不遺	審乎無假	守宗保始
能正其生	以止衆止	遊心德和
一知所知	擇日登假	人則從之
僑謂申嘉	我行子止	索人形骸
僑則過矣	則人鑑明	忘勢忘形
匪齊執跌	取大先生	尊足者存
叔山胡足	恠爾名聞	解其桎梏
惡駭駘它	式重寡君	允矣才全
而德不分	滑和靈府	與物為春
日夜無卻	生時於心	有跋有蹇
形短德長	充德之符	忘所不忘
有人之形	無人之情	勿以好惡
而益其生	何哉據梧	以堅白鳴

內篇大宗師第六

靜字集

大宗師言道也道者自然而已乃天所為故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知天之所為之自然也而不以人為參之斯得謂知之盛矣此篇以自然為宗其旨意則在於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至於死生之變等之為旦夜窮達之故信之為有命則非真知自然之所為者孰能與於此哉篇中義諦隨人根器大小各有受用熟讀此者不惟可消貪鄙之私而所謂性命之宗上乘之學亦不外是而得之矣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謂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夫天之與人相待而成者也天固自然矣又

必以人為合之然後人事盡而天理見故知天之所為又知人之所為斯其至矣何謂知天之所為知天之自然也何謂知人之所為知人亦未始不為天也而盡人以合天順其自然而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斯得為知之盛矣何謂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如人之年壽脩短吾之所不知也天也然吾只知緣督以為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其可知者盡諸已而以其不知者付之天然謂之養則有涵泳從容以俟之意若妄有作為而至於中道夭折則是裨益於有生之外既不能知其所知而又不能養其所不知可謂知乎雖然有患又下一轉言此處有病還可商量夫知必有所待而後當當謂知其當否我今說他為知之盛何以見得直待終其天年了當此生然後見得是能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者然後見得他為知之盛今吾尚在眼前說話其所待者猶未

定也未定言未知日後何如未見了當詎知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蓋善終者夭夭折者人此必待事之既定而後知今尚未定則孰知為天為人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初不待其有定事而後有定見也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譽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嗟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真人者知天之所為而順其自然者也寡寡薄也成成全也譽謀也士事也古字通用不逆寡者知我之適遭其薄也故安以受之而不逆不雄成者知我之所取之厚也謙以承之而不雄不譽士知成敗之有數也故不謀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知得失之有命也故不悔而不得若然則彼之天可謂定矣天定

木宗師木

二南華經卷二

३२

太宗師太

二南華經卷二

五

6-652

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上言外物不干其心此言死生無變於已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即解上文出出世也入返造化也二字本老子出生入死訢喜也距逆也儵然往來不難之貌往即入也來即出也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者知其始自未始有始以來則其終也亦歸於未始有始而已更不必求今之求其所終者曰吾以修為求證聖果便是有我有我則不能與道合真喜

而受之受受命而生也忘而復之復復命而死也既曰其出不訢又曰喜而受之却不相反蓋不訢即承上不悅生而言曰受而喜之是言有生之後常自懽喜快樂初無戚戚不滿之意及其復也亦自以寂滅為樂而忘其為死此便是生死無變於已蓋心一有所變則捐道矣道無生死而人有二心非棄道而何不以人助天者即老子所謂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求益於有生之外者真人只知養其

自然而已矣觀此一段則知今之畏生死而求修証者猶落第二義非空到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頰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灑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夫人堅而不可奪者之謂志其心志者始終如一死生不能變也其容寂者守靜之篤萬感不能撓也其顙頰者廣大寬平無慘感也凄然如秋滋味冷澹也煖然如春意思溫也和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不知其極接而生時於心也既曰喜怒哀通四時則固有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者故聖人不得已而用兵也亡人之國而不失人之心澤施乎萬世

不為愛人夫愛人者樂與物通樂與物通非
聖人也受病在樂字上聖人非不與物通也
但無心耳無心何樂之有何謂有親非人至
仁無恩不可得而親也故有親非仁何謂天
時非賢推測而知非默契也故天時非賢人
處利害之中往往知利而不知害在君子則
知倚伏之幾竒正之變故利害不通不得謂
之君子行名失已學求諸已非為名也故行
名喪實者不足以為士亡身不真者幻妄之
境虛華之事人皆徇之而亡其身是謂受役
於物者故知不足以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以
下諸賢是皆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能自
適其適者狐胥紀申之事無考然以務光辭
國以自沉夷齊扣馬而餓死箕子披髮以請
囚要皆事人之事以至於殆且辱者其他可
知故皆不取
古之真人其伏羲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
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

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進我色也與乎
止我德也屬乎其似世乎謦乎其未可制也連
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志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
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
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
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
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再舉古之真人而極言以盡其形容其狀義
而不朋者言以義與人而非以黨乎人也若
不足而不承者言以謙下人而非以承乎人
也方者易割廉者易剗真人則與乎其觚而
不堅虛者易浮華者少實真人則張乎其虛
而不華與與自然之貌張者大也邴者喜貌
崔者下也言真人似乎喜事其質不得已而
應之如衰駘它悶然而後應之之意濔乎其
進我色也濔者聚也進我色者言容色日見
其充粹也色則日見其進矣而德則日見其
止止即止於至善之止言止其所而不遷也

厲乎其似世而不可犯也。警乎其大而不可制也。似世謂如世人之以勢自大者。二句即一意連乎其似好閉而機緘不可測也。悅乎其忘言而聲音不可求也。連者揜括之義。悅者俯下之貌。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刑主肅殺。故以之為主。為道日損。損之又損。至於無損。故曰綽乎其殺也。殺者降殺之義。以禮為翼者。柔和謙退。所以輔翼人道而行於世者。故曰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行手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故曰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循是以登假於道。與人之有足以至於丘者同。而人真以為勤行也。勤行則未免有欲速苦難之真。人只知其自然而已。何勤行之有哉。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到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好即悅。

也不好即惡也。所以不悅不惡者。知其一故也。一即天也。自然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以心捐道矣。所謂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者。知此而已。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此又指言人之不能勝天。處如人之死生大數。稟於成質之後。如旦之必夜。而九囿於氣數之中者。一毫人力有所不得。而與此皆物之實理。故曰物之情也。情之言實也。此箇實理。主張於未始有物之先。所謂卓者。真者。實在於是人。特以天為父。而順父者。多順天者。少不知父也。寄體之身。而猶愛之。而况其卓焉者乎。人特以天之所予為愈乎已。而敬君者。多敬天者。少不知君也。代天之身。而猶狗之。而况其真焉者乎。蓋真即內篇所謂真。

君而卓焉者則維皇上帝超形氣以獨存者也。知此則知天視君父猶為至親至尊蓋不惟不可勝而且不敢勝矣。不敢勝則不敢棄之。棄之可知矣。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啣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夫天者君也父也大宗師也道也一也人之不能離是也如魚之有水故以魚喻泉涸則魚未免離水而陸處雖其相啣相沫徒勞形耳孰與相忘於江湖者之為得乎以况人離於道則一者不一而是非毀譽紛然以生與其譽堯而非桀也孰若兩忘而化於道者之為得乎然非謂堯不當譽而桀不當非也自道而觀渾淪無別何者為善何者為不善而可以非譽為乎此便是其一者一其不一者一不惟是非毀譽當付之兩忘至於死生大

變亦當忘之而以其知養其所不知知大塊之以形載我也而以生勞我也以老佚我也而以死息我也順其自然而不以人力與之此便是兩忘而化於道忘而化便是善吾生善吾生便是善吾死蓋死生雖不一而其一者未嘗不一也此等議論學人更當精心理會所以解帝縣而登解脫者實不外是此大藏上乘義諦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避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避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夫人能兩忘而化於道則是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者而皆存何者道者物之所不得避

者也惟道可以長存故死生壽夭一無所變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可謂固矣而不知石
亦可移舟亦可解夜半之時強有力者以壑
之舟載澤之山負之而走熟睡者不覺也是
藏之雖得宜而猶有所遜也若夫藏天下於
天下而不得其所遜則天下之善藏也非得
恒物之情實者孰能之哉何謂藏天下於天
下天下不一者物至一者理藏天下於天下
者知其理之一也而一以自然付之使物各
得其自然則是以天下之理藏天下之物而
我之理又藏於天下之中故皆不得其所遜
此便是以其一者一其不一者蓋一者真實
之理也不一者虛幻之形也今人但謂形可
未固一得人身便生喜悅藏之安富尊榮之
中狹其所居厭其所生若欲充其所喜之量
千變萬化未有極也為喜可勝計耶豈知喜
不可常樂不可極夜半有力者來負之而走
可得謂之固耶耶此便是猶有遜處聖人將

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者便是不以其身為身
而以其道為身惟道長存故聖人亦與之而
皆存存則無夭無老無始無終寓此身於四
者之中而皆稱之曰善夫聖人也而人猶效
之又况大宗師者為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
待者乎一化即萬化也大宗師執此一者以
為化樞故曰一化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
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
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
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
古而不為老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
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滅日月得之終古
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游大川
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遊雲天顓頊
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
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
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下奄有天

下乘東維箕尾而比於列星

到此方說出大宗師者道也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強名之曰道無形也無為也而却有情有信者何老子曰恍兮忽其中有物杳兮冥其中有精其情甚真其中有信此數語者千古論道之闕密藏也莊子之學得之老子直下便說有情有信何謂有情有信自有欲以觀其微者言之也情者靜之動也信者動之符也信之一字更為闕密

九宗師本

南華經卷二

七

乃九地之最深者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總上四句極讚道之為物以下言是道也帝不得不不可以為帝日月星斗山川不得不不可以為日月星斗山川仙真賢聖不得不不可以為仙真賢聖正如老子所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此段屬辭比事更覺奇特猗韋古之帝王挈天地言整齊世界也氣母二字本老子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襲取而有之之義襲氣母即老子所謂守母食母維斗四維斗星不忒者不易其度也日月不息不晦其明也堪坏崑崙山神馮夷水神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即今傳言鼎湖上升之事玄宮者人君恭默思道之宮禹強北方之神西王母瑤池仙長也少廣宮名彭祖年壽八百故上及有虞下至五霸傳說商之賢相箕尾東維七宿星名韓子言傳說為列星意者本此

九宗師本

南華經卷二

七

成也順其自然更無意必若然者其名謂之
櫻寧櫻拂亂也寧者定義復自解曰櫻寧也
者櫻而後成者也謂於紛紜擾亂之中而成
大定此便是不壞世相而成實相如來所說
上乘義諦意蓋如此非與其斷滅人事以求
寂定然後可以成此名也是道也烏乎聞之
聞之副墨之子以下皆莊子巧立名字大是
戲劇前此未聞副墨文字也洛誦誦讀也瞻
明審視也聶許目聶而心許之也需役耳有
聽手有書皆待役於主人者於謳歎美謳歌
也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無始
之始蓋言道理得之言語文字間而領之以
心會之以神則已之朝徹而獨見者也此段
直泄道妙學者苟能會而悟之則所謂命宗
性祖一貫穿過受用得力處不獨以其文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
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
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

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
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
五管順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
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蹐而鑑於井曰嗟乎夫
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
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
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子因
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
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
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
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
久矣吾又何惡焉
夫道無死生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者乃可與
聞道此下寓言皆以發明死生無變之意子
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議論所謂以死
生為一條者人自未始有始以來故以無為
首從無入有是故有有也者故以生為脊造
化息我以死故以死為尻尻尾也有能知死

生存亡首尾一體則無悅生惡死之意矣於是四人各相契悟莫逆於心遂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子輿言造物偉哉如此大乎我與造物原同此大乃賦我以形為此拘拘又曲僂發背上生五管使我順隱於齊肩高於頂髻指於天陰陽沴厲之氣內干我心間嘗無事扶曳而鑑於井見其狀之僂僂又自嘆曰嗟乎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此拘拘指病體而言子祀曰女惡之乎惡是惡死子輿曰亡也予何惡哉假使造物者浸浸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則予自異物中安其常而適其適故為鷄則求時夜為彈則求鴉炙為輪則予以神為馬因而乘之化則自化而我則有不化者存此便是死生無變於已之意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得失即死生存亡如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處順則不悅生不惡死哀樂之情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者而不能

自解者萬物之有結之也不知此有幻妄不常時不可留天不可勝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死以求勝天也哉莊子篇篇主意只論死生孰知人生處世只為悅生惡死作出多少有為之法念念相續以至沒溺煩惱苦海不能自脫故此重重發出死生一條道理欲人猛將此箇悅生惡死念頭一刀斬斷直下安時處順聽其自然便可以還造化識此竅者三十二篇莊子儘可置之空虛無用之地

不消山野為添註脚矣

俄而子來有疾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

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之。
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
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此。既。又。發。出。所。以。當。安。當。順。的。道。理。叱。避。無。
恒。化。叱。妻。子。而。避。之。母。以。哭。泣。驚。恒。將。化。者。
之。人。也。將。以。汝。奚。為。將。以。汝。奚。適。言。造。物。又。
不。知。將。汝。化。做。箇。甚。麼。又。將。汝。往。那。裏。去。也。
子。來。答。言。去。則。東。西。南。北。隨。其。所。之。為。則。鼠。

肝。蟲。臂。隨。其。所。化。夫。大。冶。鑄。金。金。必。欲。為。鑊。
鄒。則。大。冶。者。必。以。為。不。祥。之。金。矣。今。以。天。地。
為。鑪。造。物。為。冶。陶。鑄。百。物。而。我。於。百。物。中。必。
欲。為。人。則。造。物。者。寧。不。以。予。為。不。祥。人。哉。成。
然。而。寐。遽。然。而。覺。而。已。矣。寐。覺。亦。是。替。死。生。
二。字。者。此。段。議。論。着。實。脫。洒。可。愛。然。以。釋。氏。
輪。迴。之。說。而。觀。三。惡。道。中。的。有。苦。趣。一。犯。其。
中。急。難。自。脫。脩。行。之。人。為。求。斷。此。是。以。割。愛。
學。道。今。者。却。說。惟。其。所。命。去。亦。惡。乎。不。可。不。

知。何。為。理。長。似。難。決。擇。今。請。復。以。父。母。命。子。
大。冶。鑄。金。二。喻。尋。求。至。理。金。之。佳。者。決。定。鑄。
為。鑊。鄒。子。之。賢。者。必。不。命。之。糞。掃。六。道。升。沉。
隨。其。業。力。果。報。臨。身。誰。容。捍。拒。莊。子。也。只。說。
得。他。一。邊。逍。遙。學。問。不。曾。統。為。衆。生。立。箇。方。
便。法。門。正。如。釋。氏。金。剛。經。佛。為。發。大。乘。者。說。
為。發。最。上。乘。者。說。上。根。之。人。直。下。明。了。三。界。
惟。心。一。切。惟。識。猛。將。箇。生。生。念。頭。一。刀。兩。斷。
直。下。便。得。解。脫。入。於。不。生。不。死。之。鄉。此。莊。子。
與。緊。為。人。咽。喉。下。刀。更。不。為。立。方。便。法。門。與。
人。打。葛。藤。去。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
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
桃。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
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聞。而。子。桑。戶。死。未。葬。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縮。曲。或。鼓。琴。相。
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
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趣。而。進。曰。敢。問。臨。尸。而。

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則陋矣彼方且相造物者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始終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烏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相與於無相與言無心也相為於無相為言無為也登雲遊霧挽挑無極言行無轍迹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言不悅生不惡死也此箇學問同志者少而三人皆莫逆於心故相與定交莫然有間即無何有頃而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吊之則見子反子張二人編曲鼓琴相和而歌曲即琴曲嗟來桑戶乎乃

琴曲也返其真謂還造化言女已返其真則無心矣無為矣而我猶為人則尚不免於有身有患也猗者歎辭子貢不知達者之意却以世禮繩之故二人者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蓋禮之意重在返始故曰禮不忘其始始即未始有始也者故聖人制禮老子薄之以為滋偽首亂論大道者本來無物其見自是如此宜非世儒之兩知也故子貢以告夫子曰彼何人耶而曠蕩若是君子禮以和行不由禮是無脩也故曰脩行無有無以命之謂不知喚作何等人物孔子告之曰是遊乎方之外者也方外方內即釋氏所謂世法出世法也言彼與我意趣不同彼直與造物者為徒而遊於混芒一氣之中以生為寄故有附贅縣疣之譬死則大患乃解喻如決疣潰癰乃稱大快既有此等意見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而以哀樂為乎且彼直謂此身幻耳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圓覺經所謂地火

風四大假合而成幻身及其死也骨髮齒
爪歸之於地精津血液歸之於水煖氣歸火
動轉歸風今者幻身復在何處故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
塵垢之外而不知身世之何有逍遙乎無為
之業而一任來去之自然又惡能憤憤焉以
強世之禮而觀示衆人之耳目乎哉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
雖然吾與女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

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
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
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
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
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子貢一聞夫子方外方內之說便問夫子立
教何方之依夫子自謙丘乃天之戮民戮民
即前上帝之縣不解者雖然又下一轉言吾
當與女共遊之有方之外子貢便問何術而

得遊此夫子曰人之生於道也如魚之生於
水故曰魚則相造於水人則相造於道造之
為言生也然穿池而養結者不若相忘於江
湖無事而生定者不若相忘於道術蓋彼則
猶為有方此則遊於有方之外者子貢言如
此則為獨行人矣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異於
人而同於天故曰天之所謂小人乃人中矜
細行之君子也夫以人中細行之君子為天
之小人則人中獨行之人得不為天之君子
乎哉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
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
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
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
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
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
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
化哉吾特與女其夢未始覺者耶且彼有駭形

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歔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以善喪蓋魯國者言以善居喪之名蓋於一國也回一怪之一常怪之也夫子言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盡謂盡道知謂知天夫大道本無所有降而入於名相之中則當莫煩就簡返於太樸而人之情有所不得已者夫惟簡之而不得則於不得之中而行所謂簡者今已有所簡矣謂如無哭不得簡而至於無涕無心不得簡而至於無感無喪服不得簡而至於無哀所謂於世法中而行出世法者孟孫氏其知矣夫死生亦大矣而彼且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一意付之自然不知所以生故不就先不知所以死故不就後就

先則喜心生焉就後則惡心生焉而彼皆不知也直與萬物同化於大鑪大冶中以汝奚為以汝奚適皆所不知一意安時處順以待所不知之化已乎者休心滅意之謂方且將化順其將化惡復知有不化者哉方且不化順其不化惡復知有已化者哉蓋化與不化等之夢覺今吾與女特夢而未覺者也烏得以女為怪異耶且彼之居喪也特有駭形而無損心有駭形者喪之容也無損心者不滅性也所以無損心者知其有旦宅而無情死也生猶旦也宅猶寄也人生直寄宅於旦死則夜而歸耳必非實死故無情死情言實也彼之見解若此不柰世情故人哭亦哭以行世法是自其所以欲簡之而不得而已有所簡也所以乃三字亦奇猶言乃所以如此也且汝所以怪之者特我見耳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吾即我也焉知吾之所見當否何如故曰庸詎知吾之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

鳥而屬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如此顛倒幻
境俱在未覺之中不可據以為實今之所謂
吾之者其果覺語耶夢語耶大抵人人多是
說夢若是覺人不復生此顛倒怪異直將化
與不化任其自然不復更生悅惡而有損心
造適者不及笑獻笑者不及排知自然之妙
用者人不得而參之造適者適意之極也不
及笑者不暇及於笑也獻笑者因物之可笑
適然而笑初不暇於安排此蓋自然而然一
天之所為也去其安排人力之私則化而入
於天矣入於天然後謂之遊於有方之外謂
之畸於人而侔於天謂之覺人寥天一即天
也道也自然也大宗師也造物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免何以資汝意而子曰
免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奚來為軼夫免既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
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
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蕃許由曰不然夫育者無

夫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
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
其力黃帝之忘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
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
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
略吾師手吾師手鑿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
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履載天地刻彫
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何以資女謂何以教汝也躬服仁義而明言
是非乃人所為世法也奚為來軼軼語助辭
言女既有先入之言於胸中則已漬仁義之
黥墨而受是非之劓傷矣女將何以遊於逍
遙自在之境乎恣睢縱橫也轉徙變動也即
所謂撓挑無極彷徨塵垢之意雖然吾願遊
其藩籬盲瞽之喻言女無受道之資難以語
道無莊美人據梁勇士黃帝神知之君言至
人有教能使人人失其平昔之所自有者亦

在夫子陶鑄之間耳。今見夫子安知非造物者之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成渾成完具之義言昔者黥鑿不全今乃息黥補劓以事先生則庶乎乘此以全其真純返其大樸未可知者言汝亦未見得便能如此吾師乎吾師乎？以下言大宗師之德無可名言蓋堯以仁義教人吾師則整萬物而不為義澤萬世而不為仁不為仁不為義即老子所謂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義。整萬物者有時銷殺萬物盡為整粉但不得以義名之者無心自然故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溟溟涔涔立於未始有始之先而千古萬古常如一日不見其老又且覆載天地刻彫象形若有工巧以制御之而不得以巧名者無心自然故也。吾師之德若此此吾之所遊心也又何屑屑焉於仁義之端是非之辯乎哉？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

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莞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此段借顏子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顏子學問自博文約禮中來然尚守而未化曰忘仁義忘禮樂墮肢黜聰明齊坐忘別是莊子一

段學問如今所謂禪家者流大率類是又道經云忘我忘物忘忘亦是此意然又須知此箇忘字與外道所謂頑空斷滅者萬萬不侔。即是一箇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無情乃其宗旨。此段所言仁義禮樂聰明知慧對大道而言皆屬支離窳鑿把作不好字面看承老子云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意蓋如此讀莊老者當具別眼不得以吾儒見解例之。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

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天使我至此。極貧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一篇到此。將箇造物無心。作總結子桑鼓琴。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言歌不成聲。而其詞促也。父母不欲吾貧。天地不私貧我。以此而

宋本

南華經卷二

子桑

求造物皆屬有心。所以求之而不可得一句。斷然曰。然而致此極者。命也。夫蓋謂之曰。命則固有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而非已之。所與知者。所謂養其所不知者。養此而已。然必求之而弗得也。而後謂之自然。一有可求。可思。非自然矣。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彼天所為 莫知其然 養所不知
何人非天 越彼真人 乃有真知

登假於道
儵然往來

生死無蘄
自適其適

不悅不惡
容與平懷

彼天誰子

曰大宗師

有情有信

無形無為

得之者昌

傳亦不易

獨惡乎聞

遠自疑始

彼祀來者

及以琴張

旦夜生死

倚歌相羊

子貢守禮

顏回坐忘

許由惡黜

孟孫善喪

同於大通

化乃無常

桑戶寃貧

其命也夫

養所不知

與天為徒

內篇應帝王第七

靜字集

老子云王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篇以應
帝王名者言帝王之治天下其道相應如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
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
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
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則徐徐其覺于
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
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齧缺四問即前齊物論中所載者此箇知字
乃人之知識分別鑿混沌散大樸此為最先
故大道忌之齧缺因王倪之不知也從此有
悟而喜蒲衣子曰汝今乃知之乎有虞氏不
及泰氏有虞氏藏仁以要人雖得人矣而未
始出於非人非人則天也不出於天則非無
為自然可知矣泰氏其則徐徐其覺于徐徐
紆徐也于于自得之貌一以已為馬牛者從
人呼馬呼牛更不分別也泰氏其知道乎道

有情有信故曰其知情信情信只是箇混沌
未分故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蓋使知
有所入則亦不得謂之自然矣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曰
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
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
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
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
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
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日中始人名肩吾之所先見者以已出經經
常道也式義以義為程式也度人猶言化人
蓋吾儒所謂議道自己者接輿却以為欺德
而難於化理欺者不實之義言此非實德不
可以為治然此處定有商確不得一以異說
誣之莊子之意只在箇無為自然以不治治
天下其旨大率本之老子蓋大道之世人皆
相忘於道術故無庸於治而自無不治若有

心法以治之則人皆以有心應之而出於
吾治之外者抑又多矣且聖人之治天下也
為治外乎為治內乎治內者治之以不治正
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正謂正性能謂
良能言人順性命之理而行自然確乎有箇
本分之能事不必更以經義裁之若為置箇
典常法度使人人取式而行雖則不外乎所
性之理却不是自他性中自然流出者故此
但為治外但治其外則人必有出吾法制之
外者待其出而吾以律令繩之從此便有殫
弋熏鑿之患驚擾天下而天下之求以避我
者抑又多矣夫鳥鼠尚有避患之知而百姓
曾二蟲之無知乎使百姓有避患之心天下
安得而治乎

天根遊於設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
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女鄰人也何問
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
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游無何有之鄉以

處曠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
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帛為字

豫者無心而順適之謂問之不豫言不能適
然於心而勞勞以治天下為也游心於淡無
擾雜也合氣於漠無聲臭也此即所謂不顯
篤恭者故不見其有作為之迹但順物之自
然而已一無容私焉則天下自治矣今之治
天下者其受病只在容私二字蓋不能以天

下養天下而以天下養一人不能以一人為
天下而以天下為一人雖行仁義可得謂之
無容私乎宜乎大道所不取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疆梁物徹蹠
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
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
文來田獲狙之便執簾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
明王乎陽子居感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
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

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
無有者也

嚮疾者敏於向道強梁者勇於行道物徹者
周知物情疏明者疎通明達可比明王乎比
猶及也胥役技係胥者胥徒易者更番直事
技者工技係者居肆省功此等人皆勞形怵
心不能自適其適者也虎豹之皮以文而來
人之田後狙執犬以捷而致人之藉田獵取
也藉繩係也此物之才美累身而不能自適
其適者也勤於學道而不能自適其適者此
類之謂焉耳而可比於明王乎哉然則敢問
明王之治夫明王者有蓋天下之功而似不
自己己有貸萬物之化而民弗恃有高天下萬
世之名而人莫可舉常使民皞皞自喜而不
知誰之所為蓋立乎不可測識之地而遊於
無何有之鄉者也不測無有只是箇無為自
然與老子生而弗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
意同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
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之而走列
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
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
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
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人得而相汝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
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
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
告壺子壺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
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
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
告壺子壺子曰曷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
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
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
子壺子曰吾曷示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

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也。壺子曰。嚮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顏

又自立於不測遊於何有。生下意來。蓋凡心有所主。故人得以名相測之。說出壺子一段。以見聖人之所以不可測者。遊於何有也。神巫善相。而鄭人走畏其言之靈驗也。列子未盡其實。而固謂有道則惑矣。夫邪腹於雌而睽於雄。兆呈於色。而映於心。無雄則無卵矣。無心則無兆矣。子必以道自亢。一世故信乎。人得而相汝也。試與之來。以我示之。則見壺子有濕灰之色。而遂以為死。濕灰者火之將

死而灰猶有氣色者也。蓋壺子脩觀以地文。示之地文者。藏心於淵。將箇生機萌於九地之下。而不動。故曰萌乎不震。不正言不定也。曰萌則似生不動。又似死。故曰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杜者。閉義德機。即生機也。明日又來。則曰子之先生遇我也瘳矣。此一句寫出行術人的話頭。最為親切。吾見杜權矣。權即機意。蓋壺子脩觀示之以天壤。天壤者。游心於虛空。諸所有故名實不入。只有一段生氣。自踵而發。踵即真人之息。以踵之踵人之大。中極也。人之生氣出機入機。皆本於此。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善機亦即生機。猶言好機。明日又來。則見其容色不齊。不齊即不正之義。故待其齊而復相之。蓋壺子示以太冲莫勝。太冲莫勝。與天壤地大。皆是觀名。太冲即冲模之氣。莫勝言無偏勝也。衝氣機亦即生機。衝如執圭平衡之衝。言氣機之發於衝者。可見如此。而林庸齊直以衝為平義。以為半動。

半靜不若以動靜互融為平方得太冲莫勝
淵者深昧不測之義審者專一執定之稱機
發於踵是鯢桓也不震不正是止水也不森
是流水也故曰此處三馬他日又來神巫
立尚未定自失而走蓋壺子示之以未始出
吾宗宗即禪家所謂本性道家所謂元神未
始出吾宗即所謂未始有始也者虛而委蛇
不知誰何蓋不惟杜機不動連機亦無順化
自然委委蛇蛇不可名狀故因以為類靡因
以為波流捉摸不定而走也於是列子自悔
所學之膚淺歸而三年不出然要當知學箇
甚麼學箇自然也者學箇忘已忘物而忘忘
也者故反執妻爨不知其有妻也食豕食如
人食不知其有已也一切世故無與為親不
知其有人事也返彫歸朴塊然獨以形立塊
然無情無為之貌紛而封哉封即齊物論中
所謂封豨言尚不知有已孰知所謂紛而封

哉一以是終言終身以此為常也三年不出
以下直指學問真訣得之者受用不盡玄乎
妙哉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
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
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
能勝物而不傷
既以立乎不測遊於無有撰出一段壺子說
話此又發揮正意以盡未盡之蘊無為名尸
尸之言主也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不為
名主則不特無近名之心而所以致名之實
者亦遣而無有此便是名實不入之意無為
謀府府之言聚也吾儒只說得箇集衆思廣
忠益大道却說自然而然何思何慮故不為
謀府無為事任任者有心擔當之謂無為知
主知即主也為知主則任事矣大道長而不
宰故不為知主此四無為字是教人禁止之
意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者人有為則有窮無

為則何窮之有故體道則盡於無窮而遊心則入於無有無朕即無有也無有即未始有始也者吾自未始有始以來所受以生之理本來無有今既無有却是盡其所受於天者雖名有得實無所得故無見得見猶見在之見佛說我於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意蓋如此知是則知道之本體亦虛焉盡之矣虛的樣子如鏡之照物不將不迎來則應之過則不留故曰不藏至人之心亦復如是故能

勝萬物而不傷勝字平讀言能任萬感也不傷謂不損本體此段於長行中突起峰頭而過脉不斷看他文字起伏之妙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與遇於混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上言至人能勝萬物而不傷蓋以虛而應物

渾然而無竅鑿之迹也故本體不傷莫學南海之儵北海之忽謀報渾沌之德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便是有傷底樣子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土德也水能流火能燄故名之曰儵曰忽土冲氣故名之曰混沌此箇寓言却是人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中宮故中央之帝待之甚善為二帝者自宜收聽返視徑入虛無混合和融打成一片方為報德奈何欲以色聲香味

報之日鑿一竅使之視聽食息故七竅開而渾沌死夫人之生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本體之真渾然如未彫之璞此箇渾沌人人有之自夫形生神發之後知誘化緣六根而染六塵因六塵而起六識於是愛憎是非紛然互作逐妄迷真去道日遠清靜經所謂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流浪生死永失真性聖賢吃緊為人徃徃立教以返還歸復為本老子云

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復歸於樸蓋謂是也而孟子之書亦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三教聖賢同一宗旨莊子南華三十二篇篇篇皆以自然為宗以復歸於樸為主蓋所以羽翼道德之經旨其書有玄學亦有禪學有世法亦有出世法大抵一意貫串所謂天德王道皆從此出學者苟能虛心讀之久而恍然真不覺其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於是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蠲缺四問	王倪不知	知亦無有
奚以問為	虞不及泰	藏仁要人
于于徐徐	其德乃真	出經式義
是曰欺德	正而行之	不立矜弋
游心於淡	合氣於冲	順物自然
天下化中	嚮疾疆梁	物微疏明
難比明王	休心勞形	立乎不測
遊於無有	壺子淵默	神巫却走
聖心如鏡	勝物不傷	條忽寂鑒

渾沌以亡
無為自然

虛而委蛇
以應帝王

不迎不將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二終

靜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述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大和館人徐棟隆夫同校

外篇駢拇第八

內篇七篇莊子有題目之文也其言性命道德內聖外王備矣外篇則標取篇首兩字而

次第編之蓋所以羽翼內篇而盡其未盡之蘊者予嘗謂讀南華者當熟內篇內篇熟則外篇雜篇如破竹數節之後可以迎刃而解矣

駢拇篇以道德為正宗而以仁義為駢附正好與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參看一部莊子宗旨全在此篇末用一句叫出子規於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上下俱不為則虛

靜恬澹寂冥無為而道德之正性命之情於是乎得之矣

駢拇技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黃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魯史是已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啟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駢連合也拇足大指也枝岐出也并手左右指也駢拇枝指蓋手足之有異相者言駢拇枝指雖若性生却非夫人所同得者故曰出

乎性哉而侈於德贅餘肉也疣癭瘤也蓋身體之有異病者言附贅縣疣生於有形之後却非本來之所有者故曰出於形哉而侈於性侈之言多也謂之曰侈者則知皆無用之物而非吾人之正受以譬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雖曰五性感動列於五藏以配五行而不知其非道德之正何者道則原無名相德則一而不分所以道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夫自道德降而仁義興亡羊始多岐矣今人但謂仁義不可勝用而不知自大道觀之等諸駢枝均一無用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自以為至矣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夫離朱也師曠

也自以審音辨色為天聰明之盡矣而不知大道之極窈冥昏默何音可審何色可辨是以善體道者返吾視收吾聽喪其耳忘其目聰明不用也而歸於朴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理會到此方知離朱師曠適足階亂以故大道無取焉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擢之言拔也塞如塞源之塞言為仁者拔其德之卓者而塞其性之流者以此收取聲聞使天下同聲附和如鼓篴簧白是人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吾弗可及也故曰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彼所謂枝於仁者非歟而曾史是已曾史註曾曰參史曰鮪二子忠孝之盛而仁義之則也理或宜然駢於辯者滑稽如墨瓦佞屈如結繩竄句於古人章句之中而求以自証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求以自異敝跬即參同所謂敝髮腐齒之意言終身以此無用之言互相推譽彼所謂駢於辯者非乎而楊墨是已

凡此皆多駢旁枝之道而非天下之至正也
至正則道德是已此篇所論乃老子上德不
德之疏義儒者讀之殊覺刺眼於此勘過許
汝抹過上頭關也

彼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
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
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
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
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

今之駢枝於仁義之行者自謂正道而不知
既曰駢矣枝矣非正正也彼正正者獨全其
所受於天之實理故曰不失其性命之情情
之言實也性命之情渾然天成隨賦各足無
所謂合也故合之而不為駢無所謂枝也故
枝之而不為歧無所謂長與短也故長者不
見其有餘短者不見其不足是故鳧脰短矣
不可續也而續之則憂鶴脰長矣不可斷也
而斷之則悲何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

以安排補湊則駢則枝則斲則贅而非自
然性命之情失矣故順性命之情者各適其
適無所去憂焉意與意同仁義其非人情乎
彼為仁義者何其多憂也多憂謂畏天命悲
人窮之類行仁義而多憂則與斷鶴續鳧者
無以異矣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
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
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
之情而贅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
而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此復以手足起喻見駢枝仁義者之有憂句
法與續之則憂斷之則悲者頗同而意實不
相類蓋手足之有決斲駢枝之故招之也使
其無駢則無庸於決矣無枝則無庸於斲矣
無決無斲又何啼泣之有焉是啼泣之憂又
駢枝之故貽之也然駢者以不足於數而見
憂枝者以有餘於數而見憂其饒乏雖不同

其為憂一也以况為仁義者以蒿目而憂世人不行仁義者決性命以饕富貴其善惡雖不同其為憂亦一也然謂之曰憂則必不能自適其適矣不能自適其適者非性命之情也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大道既降三代而下為仁義而憂者天下何置置也置置喧雜之意蒿目者心有憂勞不欲睽視故半閉其目則見其睫蒙茸如蒿故曰蒿目蓬首蒿目皆詞人下字之新巧莊子以前未有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又生一意言天下自有常然無庸以仁義繩束之常然即固然也固然之道謂之性成不待鉤繩規矩也而正者自正不待繩約膠漆也而固者自固聖人之於天下也無亦順其常然使之各得其性馬已胡為乎削人之性侵人之德屈折乎禮樂之文啍俞乎仁義之

貌以安慰天下之心為哉此之謂失其常然而於所謂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遠矣啍俞者姬撫之義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若知天下有常然者乎常然者真常之性渾然天成不假安排布置而常自然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繩索之兩股者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是常然也古今不二不可虧也虧則削其性矣侵其德矣既不可虧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將使天下失其常然而顛倒生

惑矣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歟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惑之大者至於易性譬之小惑易方今天下

非小惑也何以知其然耶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而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何以獨舉有虞舜以匹夫居深山之中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以至玄德升聞帝命以位不階寸土而有天下是非招仁義以撓天下而天下奔命之尤著者歟使天下奔命於仁義是虞氏以仁義易天下之性也天下為仁義而易其性聖人為易天下而自易其性故嘗試論之三代以下未有不為外物易性

者矣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易性也士則以身殉名是以名易性也大夫則以身殉家是以家易性也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下易性也此數子者事業之清濁不同名聲之隆污異號其於傷性而以身為殉則一焉耳何以異哉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

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又以此亡羊設譬讀書博塞事之美惡不同而亡羊則均伯夷盜跖人之善惡不同而傷性則一論至於是雖若駭觀然却有至理蓋人

性上不可添一物。伯夷只為於性分上添了箇為善念頭。是以遜國而逃。諫伐而餓。殘生傷性。與死利於東陵之上者。等佛書所謂金屑雖貴。著之眼。中何殊砂土。意蓋如此。且天下之人。殉君子之名。而為善。乃至論其極處。殘生損性。與小人同。則又何取於君子。小人之辯。而必欲殉其名也哉。甚言其不可殉外而喪真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眼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宋旼分明指出已意。屬其性乎仁義。屬如屬意之屬。言以仁義為吾性之固有。而屬其性乎仁義。雖通如曾史。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也。俞兒狄牙。能別淄澠之水。蓋古之善知味者。見淮南子。屬其性乎五聲。則師曠聰矣。吾不謂之聰。屬其性乎五色。則離朱明矣。吾不謂之明。何哉。凡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任性命之情而已矣。蓋德者。渾然天成。一而不分。乃吾人性命之正理。所謂天下有常然者。若乃駢枝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則非所謂任性命之情矣。故任性命之情者。不殉外以喪真。故夫物感之交。耳目為最。任性命者。非無聞見也。民聞見而已矣。故聰者。不謂其聞。

彼而謂其能自聞見者不謂其見彼而謂其能自見自聞自見者喪其耳忘其目收聽返視而復歸於樸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有見於外而無見於內者也謂之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清濁不同其為淫僻均矣子深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此篇所論仁義道德與吾儒殊旨讀者當具另眼爾時方

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駢拇枝指	非性常然	駢枝仁義
天下惑焉	小惑易方	大惑易性
虞招仁義	天下奔命	死名死利
夷跖同籌	滅穀亡羊	何問讀游
師曠非聰	離朱非明	自見自聞
性命之情	仁義之操	淫僻之行
愧於道德	是以不用	

外篇馬蹄第九

恬字集

此篇言聖人治天下之過其意則自前篇天下有常然生下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藪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維之連之以羈帶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阜棧 櫛飾 鞭笞 羈帶 編之 連之 剔之 刻之 燒之

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自適其適者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馬設譬言馬蹄踐霜雪毛禦風寒不開放於義臺路寢也藪草飲水翹足而陸不安飽於羈帶阜棧也自伯樂治馬而馬之不能自適其適者不死無幾矣所以然者以損其性故傷其年也然則治天下者胡為貿貿焉以損天下之性為哉燒剔刻以治馬蹄雖與絡通絡首曰羈絡足曰帶阜棧

槽檻也馬嘶曰極馬纓曰飾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鈞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鈞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夫埴之就規矩與木之就鈞繩皆非本性是惟土木無知使其有知必以柔挺刻削為戕賊矣度之馬性亦猶是也而世猶稱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猶治天下者

過用其情以傷民性而反謂之善治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漢田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蓋善治天下者能不

拂民之常性而已常性者織焉而衣耕焉而食人人所同也謂之同德同則易至於比矣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而不黨也命曰天放天放者曠蕩於天然自有之中而已私一無所與也其行填填實而重也其視顛顛莊而寧也皆以形容渾朴無心之意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水陸之路不通各居其鄉而自相連屬即老子所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者當

是時也民無機心不相戕賊故禽獸可羈而

遊鳥巢可攀而瞰群然並生並育於太和之中此尚不知其孰為同類孰為異類也又鳥知其有君子小人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意見起而知識開道德之所以日漓也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欲則奢侈生而文飾繁大朴之所以日散也故無知無欲而民之常性得矣安所庸吾治哉此篇所言至德之世與戴記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語意頗同讀者

更當理會此箇景象其在吾人即赤子純一未發時也父母教之而知識開猶聖人治之而真性失也所以體道者復歸於嬰兒論治者追隆於上古

及至聖人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雙雙

此言聖人治天下之過雙雙跼跼字皆從足蓋勉強不安之意澶漫即汗漫也摘辭屈折手足之意言聖人以仁義強天下而天下之心始疑以禮樂亂天下而天下之心始分疑與分而大朴散矣朴散則為器故純樸不殘之先孰為犧尊乎犧尊成而純朴殘矣白玉不毀之先孰為珪璋乎珪璋就而白玉毀矣

以况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乎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乎以至文章烜而五色迷六律作而五聲混道之所由裂也亂之所由階也作者之聖備之矣故殘朴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踴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銜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跼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始跼跼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又以馬喻夫馬食草飲水饑渴之常性也相靡相踴喜怒之常情也馬之知止此而已初無所謂機心也自伯樂治馬有機事而後馬有機心加之以銜扼銜扼者車上之物所以駕馬者月題頭上額鏡如月者也介獨也倪

睥睨也獨立而睥睨生心以求脫也城曲曰
閨馬頸曰扼曲其頸以拒人不受羈勒也驚
悍驚也曼奔突也詭銜者詐受其銜竊轡者
偷竊其轡言馬之知流於詭譎竊盜變態百
端要皆伯樂之治使之以况聖人之治天下
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容體縣跂仁義以安
天下之心志而民始踴跂好知爭歸於利而
不可止何謂好知爭利當赫胥氏之時天下
不知仁義禮樂今則聖人教之辨其制度審

其聲音別其等殺意謂循此由此人道之利
也是聖人以仁義禮樂之利誘天下而天下
歸之故曰好知爭利聖人之過也孰若使天
下無知無利之為得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
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爾
時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伯樂治馬 馬死過半 聖人治民
民性乃亂 民之真性 無欲無知
素朴乃得 楚楚奚為 道德不廢

安用仁義
伯樂之馬
好知爭利

朴散為器
詭銜竊轡
返其純朴

工匠之罪
聖人之民
赫胥之世

外篇胠篋第十

恬字集

夫聖人以聖知仁義治天下而天下復竊聖人之聖知仁義以濟其私則聖人之治法適足以為大盜媒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而天下治矣篇中屢用故曰可見段段議論皆道德經之疏義局儒讀之未免駭汗然意却精到不可不深思也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局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惟恐緘滕局鑄之不同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耜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且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

有手盜賊之名而身虜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編決胠開也探以手取物也發亦開也三者皆盜之小者言人將欲為此輩而作防守則必攝其緘滕固其局鑄緘滕微纒之類局鑄鎖鑰也世俗之所謂知者如此已矣然而巨盜至則挈之而趨惟恐其滕鑄之弗固也是昔為小盜防今為巨盜積矣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齊之開國自太公始經制立法曷嘗不法聖人法聖人萬古一日可也一旦田成弑其君而盜之國豈惟盜其國哉將併其所謂聖知之法而盜之蓋田成以私量貸公量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然而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有齊國者十二世非以滕鑄之固乎然則聖人之法適足以為大盜之媒耳後世

若操奔之金滕惠卿輩之周禮皆挾此術不

可謂此老無見也

十二世孫子何以知之
以三字替後人改解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其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知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所謂至聖有不為大盜守者耶何以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其弘子胥四子之忠幾乎其盛者也彼其歸躬厲身以立天下之防其緘滕肩鏞可謂固矣然龍逢斬而比干誅長弘胞而子胥靡則何故蓋四賢者本欲以

忠盡立節故暴君得因其好名而擠之曰是不忠者也而殺之是不惟不足為大盜妨而反為大盜劫矣故跖常自言行劫有道其道即聖人所謂仁義聖知而兼之勇者也是善人準其道以立身盜跖亦假其道以行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聖人之道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蓋聖道未必害而盜跖用之適以為害耳又四賢之見殺亦受道之害者

桀殺閼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其弘周靈王賢臣剗腸曰肱吳王夫差殺子胥倒地曰靡子胥賜劍死者

故曰唇竭則燕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梧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利天下是重利盜跖也
結制
承上章言聖人之於大盜雖不相為謀然其

道未始不相為用也故聖人生而大盜起如唇齒然唇不與齒同生而唇之亡者齒自寒如魯趙然魯不與趙同禍而魯之伐者趙自圖魯趙事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楚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趙而畏楚援故乘其不及援也而圖趙言由唇齒魯趙之事而觀則知聖人之生大盜之偏也盜不足責而聖人深可責矣故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培擊聖人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以示天下無弊端也故川竭則谷自虛丘夷而淵自實聖人已死則大盜自止矣若使聖人不死則盜終不可得而止雖重以聖人治之防之愈嚴則盜之愈甚重生聖人是重利盜跖也蓋極厭世俗之憤辭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

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

一法立一奸生斗斛權衡符璽之類皆聖人所以防天下之偽而立之者也而皆為大盜之所竊夫竊之小者易為人覺故竊鉤之盜有司得以按法而加誅若竊之大者陰施而陽受鬼隱而龍匿人不得而覺之矣故反得國而為諸侯今之諸侯皆竊而得國者也其門也亦有仁義存焉仁義非本心也特假其名以濟其貪欲之私焉耳孟子所謂五伯假之是也以其久假而不歸故莊子嫉之而名曰竊如曰今之諸侯其取之民也猶禦也之意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夫大盜既竊聖人之法以得國則人人逐於得國之利而爭相盜竊雖賞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終不能以禁其不為故重利盜跖而不能禁其不為是乃聖人之過也蓋至是而聖人賞罰天下之大權亦且幾乎廢矣所以老子有言魚不可脫於淵云云蓋魚而得淵則鬼隱龍匿人不得而窺其影矣故不可脫脫取而出之也以况盜跖而得聖人之法則陰施陽設人不得而議其非矣大抵聖人之法惟聖人用之則可本不可以明示天下以示天下則人得而竊之故曰國之利器不可假人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撻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捨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撻檠此為天下遏絕亂源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本老子又云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此段

分明是老子疏註殫殘謂盡去也盡去聖法則民返於素朴故始可與論道大抵此等說話皆不可與局士道之若讀退之原道熟者此書不火無幾矣擢亂六律燦絕竽瑟塞管曠之耳而天下始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擣工倕之指而天下始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燔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撻檠承上文殫殘聖法之意而備論之擢亂者擢取六律之管而亂其長短鑠絕謂焚而棄之也擣折其指也工倕堯時巧人玄同二字出老子不鑠者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也不累者

不聽是非而心不動也外立其德言數子皆役心於外以立其德適足以燭亂天下燭註云火光銷也法之所無用法猶佛氏所謂正法之法言此輩人正法無用抑末法耳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結繩而治至不相往來語出老子下面分明寫出季世三游之風而歸咎於上之好知好知者以知謀相尚也相尚則高下相傾長短相形而天下日益多

事矣

何以知其然耶夫子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罟苟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此段備言好知之生亂夫人與萬物群然並育於天地間本不相妨但以機心生而機事起機事起而機禍深於是有弓弩罟罟置罟

之事遂使鳥亂於上魚亂於水獸亂於澤蠕動之物咸失其性而又緩頰之士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簧鼓人心方之弓弩罟弋其禍尤慘天下之亂職是之由其罪皆坐於好知故曰好知而無道則天下亂

有柄之網曰畢削格木柵也捕兔鹿者用之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罝罝翻車也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

以大亂故上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
四時之施喘栗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
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
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倭釋夫恬澹無為
而悅夫噍噍之意噍噍已亂天下矣

喘與微息而動之物蠅牛之屬也
有翅無翼之物蝶蛾之屬也

何謂好知好知者率求其所不知而不知求
其所已知者率非其所不善而不知非其所
已善者蓋求其所不知者求以異乎人也所

已知則同乎人者也非其所不善者見在人
之不是也所已善則已之自以為是者也求
以立異而不知本體之本同果於非人而不
見在已之非是正謂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
徒雜篇所謂惠施公孫龍日以其知與天下
之辯持持則爭爭則亂極言其禍將使上倖
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以
至喘栗之蟲肖翹之物皆失其性爭戾之氣
感召如此因思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

物育焉至德之世鳥獸可係羈而遊巢卵可
攀援而闢只為存得此箇和氣者在實理實
效自不可誣試看三代而下至於春秋戰國
何等氣象此老安得不傷今而思古也末復
總以一二語結之舍夫種種慈實之民而悅
夫役役禦人之倭釋夫恬澹無為之治而悅
夫噍噍諄諄之意不知役役噍噍求治天下
而天下已亂矣結句軟美有無窮趣味深可
味嘆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將為盜妨	緘局堅固	大盜者來
負之而去	妨民之道	聖知仁義
田成竊之	得國延世	賢以道誅
跖以道昌	為利則短	為害則長
聖人不死	大盜不止	殫殘聖法
民始可議	削滅曾史	攬塞曠工
人含其德	歸於玄同	獨不知乎
至德之世	恬澹無為	天下已治
三代而下	知詐蠶起	俗惑於辯

堅白同異
誰為亂階

山川消鑠
惟上好知

日月馳停

外篇在宥第十一

恬字集

夫天下不可以治治之也以故聖人在之宥
之使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不恬不愉之患
總之則無為其至矣黃帝堯舜之仁義三代
以下之賞罰皆足以撓人心而賈亂以故論
大道者無取焉篇中廣成鴻濛二段乃治身
治國之要樞所謂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
亦足以理天下者末復自無為中翻出箇不
可不為者又自不可不為者而為之以不為
此老識見全自道德中來抑揚闡闢妙意無
窮讀者不可草草最宜深味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
之搖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
下不搖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
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
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
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
天下無之

在者如如自在之義宥者寬放自得之義言
民有常性為人上者只宜在之宥之使之自
得更不可以法制整齊之所以在之也者恐
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
德也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天下可無治矣有
治天下者哉古之治天下者曰堯率天下以
仁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人性上不可添
一樂字人而樂其性焉是不恬也古之治天
下者曰桀率天下以暴使天下瘁瘁焉人苦
其性人性上不可添一苦字人而苦其性焉
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天德也非德而能久
安長治者天下無之堯與桀雖不可以對論
然其失民性之常則均焉耳猶之滅穀七羊
無論讀博也

人大喜耶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陽并毗四
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
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驚而後有盜跖曾史之

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
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
下者紛紛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
之情哉

即以喜怒作喻人太喜則氣并於陽太怒則
氣并於陰善惡之情雖則不可互論然其傷
伐天和則一焉耳故陰陽并毗而偏陰偏陽
之疾生焉能使四序之氣不調寒暑之和不
順若是者其反傷人之形乎故一喜雖足以
快心不如無喜一怒雖足以紓憤不如無怒
一堯一桀雖足以治天下不如無治今使人
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
章者皆治之之過也蓋至是而民之失其常
性者多矣失其常性於是始有喬詰卓驚盜
跖曾史之行接踵於天下喬者矯已而過於
高詰者責人而過於密卓者特立而過於亢
驚者鉏擊而過於猛四者盜跖曾史具有之
是皆拂亂天常滅裂和氣總為失真亂性之

民君人者分為善惡定為賞罰舉天下以賞之然能賞於賞之所及而不能賞於賞之所不及故曰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之然能罰於罰之所及而不能罰於罰之所不及故曰其惡者不給夫以善多不足賞惡多不足罰則是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賞罰也柰之何自三代而下者匆匆焉日以賞罰為事乎彼方趨之避之之不暇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其實罰在之宥之

而後天下之性可得也而悅明耶是淫於色也悅聰耶是淫於聲也悅仁耶是亂於德也悅義耶是悖於理也悅禮耶是相於技也悅樂耶是相於謠也悅聖耶是相於藝也悅知耶是相於疵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鬱卷僮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

歌以俾之吾若是何哉

然而性命之情不特為賞罰之所亂也又且為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所亂何者性命之情恬澹朴素清靜之中不可著以一物其有聰明聖知仁義禮樂皆屬伎倆達天德者以為應迹過而不留不知者從而悅之即此愛悅之心反生理障故悅明耶是淫於色也悅聰耶是淫於聲也何以故人之有聲有色本於天性加以聰聽明察則為淫亂悅仁耶是亂於德也悅義耶是悖於理也德者天德理者天理皆出自然有心以為仁義則為悖為亂此皆甚言之辭如佛經所謂金屑眼中砂景星慶雲皆非太虛中所宜有者亦是此意悅禮耶是相於技也相之為言助也技謂技倆悅樂耶是相於謠也謠謂滋荒長亂悅聖耶是相於藝也藝謂才能蓋世有以多能為聖者悅知耶是相於疵也疵謂疾病知詐漸毒則疵癘漸多故曰相於疵此八者皆人不

安其性命之情而後有此若人安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存可也亡亦可也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乃始鬻卷僉囊而亂天下鬻卷者僂曲不舒之義僉囊猶言僉攘亂之意也然而鬻卷僉囊天下不以為亂也乃始尊之信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過如過而不留之過言不但尊信一番而已又且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俾之弟子以是而受於師臣子以是而獻於君父朋友以是而交相勸勉至於咏之歎之鼓之舞之欣慕愛樂不能已已夫若是矣吾亦如之何哉甚言其惑之不可解也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權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到此分明說出無為二字乃一篇之宗旨貴以其身二句出老子而加二於字亦文之奇處以身於為天下者以已之身為天下之身而不以已私與之也不以已私與之則朴然無為而真性得矣如此然後可以託寄天下而為之君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權其聰明解分解也即支離之意五藏五性也擢抽拔也拔出聰明以先天下此皆有為之治尸居而龍見者不見而自章也淵默而雷聲者不動而自變也神動而天隨者無為而自成也皆以形容至德無為之妙而意義甚精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炊累二字頗奇累者微塵聚也炊者薰而上炰之義註云若遊塵之自動而逍遙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與此同旨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自息吾惟任天之便而已何暇於治為哉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擾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因殺綽

然柔乎剛強。應剝雕琢其熟。焦火其寒。凝水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又復撰出老子一段說話。以見人心之不可亂。蓋恬澹素朴者。人之真心也。今之云云。則人之妄心也。然則心有二乎。曰妄本無體。蓋因真心撓動而後生。如水之有波浪者。然波浪息則還歸本水。妄心滅則早見真心。圓覺經疏云。念無自性。不離本覺。本覺離念。即是

真如金剛科儀云。妄心盡處。即菩提宗旨。同此是知真妄不二。觸境則殊。排而下進而上。皆因境而生心者也。排抑之也。進引進也。言人心一或為人所排。則黯然銷魂。悵然失志而下矣。少或進之。則希望高遠。求益不已而上矣。上下無常。因人起倒。憂愁若惱。日夜相煎。其係也。如囚其恐怖也。如殺將此箇恬澹素朴之心。化為一段優美之態。以側媚乎勝已之人。盡將平生廉隅方正之氣。雕之琢之。

殆幾於盡。以求容悅於世。故曰綽約柔乎剛。強。應剝雕琢。此皆懼排希進之人。用心若此。故語其燥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兢。則寒如疑冰。語其迅疾。則一倏仰之間而再臨乎四海之外。方其不動也。淵然靜而已矣。其動也。則懸隔如天。懸而天如云。天淵縣絕也。忿戾驕亢而不可制者。其心之謂歟。蓋信乎其不可撓也已。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朕無朕。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熳矣。天下好知而百姓竭矣。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而堯舜則之。

於是股無腴脛無毛腴一作絞蔽膝也股無
絞者薄於自奉也脛無毛者勞於跋涉也愁
其五臟苦其心志也矜其血氣束其筋骸也
堯舜之為仁義以櫻人心也可謂至矣然猶
有不率者焉於是乎放驩撓投三苗流共工
以刑戮威於天下延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何者堯舜以刑戮施於下而湯武以刑戮施
於上故天下大駭故夫堯舜之勤勞與湯武
之征伐皆所以為仁義也仁義之端一開是

以下焉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為跖上
焉者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為曾為史以至儒
者墨者各各緣此以立教同於已者則喜之
而異於已者則怒之有見於此則以為知無
見於彼則以為愚以在我為善而非人之否
以在我為信而識人之誕彼亦一是非此亦
一是非而玄同之德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
之真喪矣天下好知而百姓之求竭矣求竭
謂殫盡思慮應接不暇

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
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嵒巖之
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
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
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其無愧而
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摺
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
桀跖嚙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新斤 嵒嵒 行去 拘銳 為萬

聖人既不能以仁義勝天下於是乎不得已
而以刑戮威天下若鉞鉅繩墨椎鑿之類皆
所以威天下者也聖人既以是威天下矣於
是乎天下藉藉大亂而亂之所由生也罪在
於以仁義櫻人心故仁義窮而刑罰用亦勢
之所必至者惟其任刑以威衆是以賢者伏
處大山嵒巖之下以免禍而萬乘之君孤立
無輔以憂慄乎廟堂之上而世之殊死者相
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殊死謂

事有參差不等而該同以死斷桁楊長械也以施人頸中若衣之有桁者舉世皆懼於法網之密賢者遠引高蹈而乃有儒墨之徒離跂攘臂於桎梏之間噫甚矣無媿而不知耻也吾不知天下之禍而可以僥倖苟免為也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摺也仁義之不為桎梏桼鑿也接摺者桁楊之管桼圓鑿方皆所以製桎梏者有桁楊則必有接摺製桎梏則必用桼鑿其事相須以喻有仁義聖知則必招罪戾儒墨之徒恐未得離跂攘臂於桎梏之間而以僥倖苟免為也且儒墨以曾史之行自高自謂免於刑戮而已豈知桀跖亦復竊仁義聖知以為盜則是曾史之行適為桀跖之資焉知曾史又不為桀跖之嚆矢乎嚆矢者今之嚆箭行劫者之先聲也曾史為桀跖之嚆矢桀跖誅而曾史方攘臂焉甚矣其無愧而不知耻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

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倭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撰出黃帝一段說歸道德以見文之歸宿原來治天下只是寓言此則南華真經之闕密

藏也昔者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此二問甚有分曉蓋天地之精元始之祖炁也渾渾沌沌一而不分為造化之根抵品彙之樞紐得之則造化在手故可以生物可以養人陰陽則後天之分炁也官謂主宰而調燮之使羣生各遂其生性然便是致中和的學問合而言之雖是一箇分而言之前問是先天而天弗違的意思後問是後天

而奉天時的意思不容無辨廣成子言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質者猶云未散之朴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殘者猶云朴散之器此老下字新奇每每如此廣成子言自女治天下而元氣已彫喪矣蓋黃帝始以仁義擾天下之心天下之心既亂則所謂素朴渾沌者不期散而自散故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日以益荒而倭人之心翦翦離披解散之氣徵於陰陽驗於三光符於草木著于人心有如此者寔汝之治為之也又何足以語至道乎

族聚也翦翦便捷之貌

黃帝擬天下築特室席白茆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矍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

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黃帝有感于至人之言於是捐問治天下之道而問治身所謂近裏着己之學莫要於此故廣成子起而善之至道之精耶所謂天地之精也老子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古今論道之公案千聖一旨故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言其迥出言語色相之表正與窈冥之語相為表裏此在吾儒則

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在吾人若何而體之要當無視無聽喪其耳忘其目抱神以靜而已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意蓋如此蓋惟抱神以靜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形將自正矣夫人神好靜而欲牽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故體道者必也其清乎必也其靜乎勞汝形則不能靜矣搖汝精則不能清矣故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總之目多視則精搖於目耳亂聽則精搖於耳心

多知則精搖於心故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知則精不搖而神自寧神形之主也神守其形而長生久視之道端在是矣大道歌云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炁自回如此朝朝并暮暮自然赤子結靈胎古今論道只此數語囊括無遺妙哉妙哉

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還。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

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

慎汝內握固其精神也閉汝外關鍵其耳目也多知為敗民絕其思慮也如斯而論可謂體道之至矣然而道有陰陽不可不知也吾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則見至陽其赫赫乎而至彼至陽之原則赫赫者發乎地吾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其肅肅乎而至彼至陰之原則肅肅者發乎天故太極判而

兩儀分則陰主乎靜陽主乎動而天地有官矣陰中含陽陽中含陰而陰陽有藏矣邵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即此互藏之陰陽求為吾人返還歸復之樞要故慎守汝身慎其內而閉其外則吾身之物將自壯矣此物字下得不苟即丹家所謂藥物也由是而守其一以處其和使彼互藏之精與吾身中之物混合為一而後聖脩之能事始畢蓋守一處和四字又肯綮中之肯綮林庸齋自謂看莊

子頗精到此漫爾說過蓋緣此老不曾在丹書上究心是以茫無印證只將南華作為言語文字等閑讀過大是可惜吾今為人訣破直洩天機亦所不恤曰何謂守一老子云得其一萬事畢所謂一者先天真一之炁即所謂天地之精互藏於陰陽之宅者也何以守之亦曰慎內閉外而已何謂處和處和者調陰陽氣序之和也余同契云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又云候視加謹密審譌寒溫是

處和也和耶丹家所謂火候也一耶丹家所謂藥物也以之脩身則形神妙而道合真矣度千二百歲而形不衰也宜哉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當我緡

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此段正答所以長生之意蓋長生久視乃道之當然也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云云物即中庸所謂為物不二之物指道而言也蓋先天道樸不受變滅超形器而獨存世人不能洞曉陰陽深達造化却謂此生有涯安得長世何見之陋也故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上為皇者上德行無為之道也下為王者下德行有為之事也為皇為王只有在有

為無為上照出非是實語失吾道者上則見光下則為土見光猶生也為土則化而腐矣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百昌猶言百物人但見其返也便謂有終有極不知是乃失道之倫任生任死者耳非所語於得道者也今吾將去汝以入無窮之門而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而與天地為常蓋天不變則道不變道不變則吾之體道者亦不變故夫萬物之生化無窮無盡有當我而來者有遠

我而去者然來者自来吾不知其來也去者自去吾不知其去也故曰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緡即昏意此正發揮所以長生久視之意諸解失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鴻濛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儼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耶叟何為此鴻濛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濛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

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
鴻濛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
得問又三年東游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濛雲
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
稽首願問於鴻濛鴻濛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
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
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
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濛曰亂天
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
鳴矣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放微

前言治身此言治天下總以一箇無知無為
的意思作主正謂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
餘以理天下鴻濛氣也雲將雲也扶搖風也
或曰東海神木然皆寓言不得指以為實儻
然自失之貌贊然拱立之貌鴻濛對雲將曰
遊視雲將曰吁皞皞自得之意有出于言語
文字之外者想見此老一段胸襟活潑潑地
畫出宛然願合六合之精以育群生即前欲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之意夫雲
將之問蓋正問也何故鴻濛以弗知答之曰
弗知者正所以為鴻濛答弗知正所以為正
答也不觀乎渾沌死於竅鑿大樸散於雕琢
知識之開大道之隱也再遇再問猶以不知
答之故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
者鞅掌以觀無妄猖狂放佚之狀鞅掌紛汨
之貌言物之遊於大塊者若是乎紛紛汨汨
然其作止炊累莫非真機之自動故為自能

飛魚自能躍天真游衍萬象一如體認真切
直是不容以絲毫知力與乎其間者而朕又
何知焉雲將言我聞夫子猖狂之教自以為
猖狂矣其如為民所隨既為民隨則我之一
身民之放也放謂是則是效朕誠不得已於
民矣願得一言而治之鴻濛曰天有常經物
有常情順之則氣序自調群物自生拂而亂
之玄天弗成玄者於穆之義成即順成之成
解禽獸之群而鳥皆夜驚則亂經拂情之微

也何者上古之世人與禽獸群然而生初無
彼我以故化化生生咸若其性今也解別其
羣便生嫌忌機心一動故鳥皆夜鳴互相讖
警乖戾之氣上干災變禍草木而及昆蟲有
心治人之過其流禍如此前所謂罪在櫻人
之心與此同旨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濛曰毒哉僊僊乎歸矣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濛曰噫心養汝
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

物忘大同乎溟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
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
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聞其情
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
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雲將見說治人之過便問補過之方故曰然
則吾奈何鴻濛言毒哉僊僊乎僊僊長久之
義言治人者自三代以下流毒長久不可藥
救矣歸矣猶言子姑去也雲將屢問鴻濛不

肯遽答者以表矯俗之言未易輕語故待其
固請而後告之心養汝徒當作一句諸本皆
於心養處讀之而以汝徒連下理恐未然心
養謂涵育優游俟其自化即孟子所謂善養
也徒衆也言人心櫻之則亂養之則馴為人
上者恬澹無為治以不治而物將自化矣老
子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
我好靜而民自正意蓋如此又恐雲將疑所
謂心養者謂以有心養之一涉有心終非自

然故下復申其義墮其形體者去其贅蔓蹊
跂之行以杜天下之疑也吐其聰明者黜其
頡滑解垢之變以息天下之辯也倫與物同
言其一味平等不生分別與物相忘而大同
乎溟溟溟溟者無氣之始無極之初先也解
心識神莫然無魂此箇心識二字又當別看
解去妄心則心養汝徒之心自正釋去識神
則抱神以靜之神自寧解心釋神則莫然無
魂矣莫即冲漠無朕之意魂即人之識神也

夫萬物芸芸各復其根芸芸衆多之貌言萬物雖多莫不各有天然自有之真乃性命之理人物之根極也人人自有其根各各復之而不自知故渾渾沌沌常德不離若彼知之是乃離之也知謂開其知識知識開則日鑿一竅而渾沌死矣故物本無名我若不分別而無問其名物本無情我若順其常然而無闕其情則物固自復物固自生耳若問之闕之則失其自生自復之理幾何而不以有

心毒天下哉柳宗元郭橐駝傳意蓋本此一部南華始終只說箇無知無為的道理翻出多少議論苟能得其宗旨則雖千言萬語皆是一箇印板印將去矣予嘗謂看千卷丹書不如讀在宥一段玄乎妙哉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

攬手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此下別起一段議論與上文不相蒙而意實相屬蓋以前面許多說話皆矯世絕俗之談人多以為異已就此便說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乎已所以喜者其心以為已之聞見同出於衆人人不得而議我

也既同出於衆人矣則是已之聞見猶夫人也曷嘗超出於衆哉因衆人之聞見以穩妥自己之聞見則我之不如衆技抑又多矣蓋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見者必不隨俗以決從違如孔子違衆而拜下孟子不與右師言苟有見於已之是矣曷嘗求同於世俗哉即如今人論治尊仁義悅聖知此三代有道之長也而我必曰絕之棄之大是駭俗必欲因衆以寧所聞是徒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其害

貴也是其見猶夫衆焉已矣以衆見而治人之國幾何不僥倖而喪人之國乎其存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如知之則必不徇衆見以為是而已之獨見行矣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崇高莫大乎富貴而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大孰有尚焉者乎雖然特自外物而言之耳不曰有不物之物乎不物之物則道朴是也故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者方能物物連用二物字上物字虛下物字實物物謂能主張網維乎是物也夫苟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則豈但可治天下百姓已哉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九州元神默運獨往獨來至無也而

實至有也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其視有大物者可以同日語哉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優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太同太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又起一頭言大人立言以教天下若影之隨物而賦形響之隨叩而應聲無情而受天下

之感其象如此盡其所懷以配天下配字下得最妙配如匹配之配與人相合而各得其宜也盡其所懷即孔子無隱叩兩端而竭焉之意處乎無響寂以待感也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挈汝適携天下而適道也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復來也之往也言其往來自如撓挑無極也出入無旁者獨往獨來無所依傍也既無端矣焉有始耶既無始矣焉有終耶曰與日無始則悠久可知蓋大人之教將挈

天下而遊之大道之中真常而不變者道也
與道合真則形神為之俱妙矣故頌論其形
軀則與大道昭合無間故曰合乎大同大同
寧有我耶故曰大同而無己無己焉得有有
乎故以有為有者親有者也昔之君子也昔
之君子蓋自三代以下明君聖輔而言仁義
禮樂紀綱法度皆自有生有則會有變滅故
因革損益與時推移若親天地萬物以無為
宗則天地之友也此非獨有之人孰能與於
此哉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粗而不可不陳者法也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承上親有親無之說又恐人截然分有無為
兩段將箇所謂無為者一切淪於幻空則是
大人之教為說斷滅相矣蓋有無道器本不

相離無是有中之無有是無中之有佛語云
我法不說斷滅相大人立言語上而不遺乎
下語理而不遺乎物故物雖賤而不可不任
也民雖卑而不可不因也物謂統指萬物之
有名相者民則專指人民而言言萬物雖賤
莫非樸散之器聖人備物以致用可不任乎
兆民雖卑莫非我之一體聖人厚下以安宅
可不因乎事雖微曖然皆分之所當為者不
為可乎法雖粗迹然皆所以顯吾道者不陳
可乎義主分別視仁則遠矣而亦不可以不
居仁主聯屬視義則親矣而又不可以不廣
禮主節制節則止而不過積則加厚無已故
禮雖節而不可以不積此皆相矯之辭具言
有為之法佛科云有為雖偽棄之則功行不
成玄語云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作於此會
而通之方知三教聖人宗旨不殊至於德也
道也天也皆形而上者本不容於有為然而
無為之道有作為基不可以不為也故德則

中矣而不可以不高也。中謂中庸中而高焉。則日進以崇德矣。道則一矣而不可以不易也。一謂不分一而易焉。則變易以從道矣。天則神矣而不可以不為也。神謂莫測神而為焉。則盡人以合天矣。此亦相矯之辭。皆無為中之有為。所謂觀無天地之友者。觀此而已。即是而觀南華所論有無與吾聖學未始不同。但其矯世之談未免為俗所駭。苟能會而通之。則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據一本作許宜如考

此下正言聖人有為中之無為。觀於天而不助。助助長也。不助則為而不為矣。成於德而不累。無心積累故不期高而自高出於道而

不謀。無心變易則應雖異而一。自如會於仁而不恃。會如會同之會。言同於仁而不居於仁也。薄於義而不積。薄者逼近之義。言近於義而非集於義也。應於禮而不諱。諱者拘忌之義。言節於禮而不拘於禮也。直已行事無心規避。故曰接於事而不讓。與民畫一。無心更張。故曰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恃即不可不因之義。而輕則輕身以徇民矣。因于物而不去。因即不可不任之意。而去則逐物而喪真矣。夫物莫可為也。而不可以不為者。應迹也。若以其不可不為也。而貪著其事。則不明於天之道矣。天者自然而已矣。自然者為而不為也。故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德亦道也。道亦德也。不純於德則不通於道矣。不通於道者安往而不生貪著哉。故曰無自而可。然所謂道者非謂判然與物相離也。正謂周於物而不倚於物焉耳。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

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到此分明說破道字何謂之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者無為而尊者也自然也人道者有為而累者也非自然也累者百為叢挫之義耶觀世法君則無為而尊矣臣則有為而累矣故主者天道臣者人道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以不察也人君欲體天行道而不以無為為尊可得謂之知道者乎在宥一

篇自無為說到有為復自有為而返於無為抑揚開闔變化無窮末自鴻濛雲將以下突起三峰斷而不斷文字之妙非言說可盡讀者宜詳味之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在宥天下 恐其遷滛 不恬不愉
德乃非真 大喜毗陽 大怒毗陰
二氣平和 其反傷人 堯桀殊治
亂性則均 君子蒞政 莫若無為

淵默尸居 萬物炊累
儼驕難係 不勝而刑
大德不同 儒墨聿起
為駟嚙矢 卓彼至人
黃帝叩道 雲將遇天
物自化焉 無為有為
大人之教 盡其所懷

無櫻人心 天下駭異
離波攘臂 絕聖棄知
無知無為 為以不為

外篇天地第十二

恬字集

此篇言王者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其所論聖德聖治。一以無為自然為宗。但頭緒別起。不可串為一章。中間根極性命之語。百世以俟聖人終莫能易末言大愚大惑。因亦可以為得譴。浪世俗切中。今時局士之病。邵子有云。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前浪皺眉。二老千古疎放豪邁之氣。於此亦可想也。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夫王者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自然之化。布濩流行。天地雖大。而其化則均。萬物雖多。而其治則一。治謂主張綱維乎。是者。然而天地主萬物。人君主萬民。非德無以出治。非天無以成德。故曰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所謂天者。自然而已矣。無為而已矣。王者法天。故玄古

之君天下也。無為也。惟無為也。而後謂之天德。一有作為。則為人道。而非天德矣。玄古猶言遠古。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蕪於事。事蕪於義。義蕪於德。德蕪於道。道蕪於天。夫天德即天道也。道不能不散。而為器。故凡

天下之有名相者。莫非道樸之所散。故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則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汎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凡此者。皆自然也。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德謂性命之正道。謂當然之理。形而上焉者也。上之所以治人者。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技也。形而下焉者也。然而無上下也。無精粗也。技則

兼於事矣事則兼於義矣義則兼於德矣德則兼於道矣道則兼於天矣兼者合而一之之義分而兩則道器離矣此段所論極為精當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正結上意通天下而皆以道觀則君自正義自明官自治應自備可見畜天下者不須有

為法天之道焉盡矣天之道無欲也無為也淵而靜也故無欲也而天下自足無為也而萬物自化淵靜也而百姓自定記有之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然則所謂一者孰有外於道而無心得者又何莫而非道耶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剌心焉無為為之謂天無為言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之謂德

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雷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輶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遊也

以下連用二夫子曰述其師之言以狀道體夫道天之所以為命者也故洋洋乎大哉覆載萬物君子法天以體道不可不剌心焉剌心者去其知識之私而後可以入於自然之道也自然之道無為為之則謂之天矣天何言哉默而成之故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則謂之仁不同而同則謂之大行不崖異則無所不容矣是故謂之寬有萬不同則無所不有矣是故謂之富君子執此則可以綱紀萬化是故謂之紀德成則卓乎如有所立是故謂之立循於道則衆善悉有矣是故謂之備不以外物累其心則體其受而全歸是故謂之完君子明此十者而天下無遺理矣故曰輶乎其心之大也執大象天下往故

沛乎其為萬物逝也逝謂往而歸之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
富不樂壽不哀夭不禁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
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若然者謂君子若是備此十者之德則內重
而見外之輕矣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
貨財不近貴富至貴至富者存而難得之貨
不足貴也不樂壽不哀夭不禁通不醜窮而

死生窮通處之一而化齊也不拘一世之利
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富有四
海而不以為富尊為天子而不以為顯有天
下而不與焉也若夫所顯則有之其明之謂
乎明如中庸著則明之明謂光輝發越也萬
物一府言聚萬物而歸之大同若夫死生之
變大矣彼則視之旦暮然旦亦暮也死亦生
也何易乎心何變於己哉故曰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

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

又述師旨以狀道夫道淵乎其居至無以鳴
皆夫子之言下方申而言之淵乎其居濇乎
其清語其寂也金石不得無以鳴語其感也
故金石有聲不叩不鳴金石本有能聲之理
而非聲聲者以感之則亦無自而鳴而聲聲
者吾人之天機自然之覺性也即是而觀道
俱兩在鳴者是道考者是道孰能定之以為

定在金石不考何以不鳴定在考者他聲當
同金石定在虛空考之何以無聲直是未能
定得如此微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前內篇
中所謂庸詎知吾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
者非天乎畢竟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考
者非道而所以考者則道也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
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
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

者耶。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
此謂王德之人。王去聲

王德以德而王天下者也。素逝以下辭頗艱。
逝今姑以意解之。諒在不遠。素樸素也。逝先
往也。言率其素履以往。常自虛靜恬澹窈冥
無為。未嘗沉著於有為事相之中。故曰。耻通
於事。然雖耻通於事。而事至能揆物來。能應
本然之明。自不容昧。故先事而知。若鬼神然。
蓋其本原之天。不受窳鑿。自爾精明瑩徹。戴

記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孔子所謂不逆
不億。而常先覺者。其本原立焉耳。故曰。立之
本原。而知通於神。如是則其德廣矣。遠矣。何
者。通於事者。沉著而易障。通於神則清通而
無象矣。故曰。其德廣然。其所謂通者。又皆感
之而後應。迫之而後起。故曰。心之出有物。採
之出謂出以應人。採謂求取於己。夫王德之
人。無心於天下。而不能不應天下之感。顧其
誠立明通。迥與世人強作解事者。別是知生

我者道也。明我者德也。以德為明。則明之至
矣。然道與德又豈有二乎哉。原於天。則謂之
曰道。即立之本原也。立於已。則謂之曰德。即
通神之知也。存其形而能窮其生。則本原立
矣。立其德而能明其道。則王德廣矣。故復讚
之曰。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蓋
信沛乎其為萬物逝也已。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焉。無聲
之中。獨聞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

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和上
又自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透下意來。蓋本
原者道也。道可視乎。然冥冥爾。不可視也。道
可聽乎。然無聲也。不可聽也。雖則不可視也。
而冥冥之中。獨見焉。雖則不可聽也。而無
聲之中。獨聞焉。故此獨見獨聞者。超乎聞
見之外。而行乎聞見之中。不因有聞見而後
有。不以冥聞見而遂無。深之又深。莫可測矣。

而物物皆能順應神之又神至無方矣而處
處發見精光其接物也若無所有而採取皆
能供其求不時騁出而左右皆能逢其原語
大也而實小語長也而實短語脩遠也而實
近道之體如此大小以下六字即中庸費而
隱之義但文字奇拔耳又脩遠當作遠近或
作近遠亦得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
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
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
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設此一段以見道非聰明言語可求只在無
心得之玄珠者道也知知識離朱明察也喫
詬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無心得道止矣而禪
宗更有上上機關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
隔一重關此則清淨經所謂無無亦無者更
當理會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

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
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
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穀以敏其性
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
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
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
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
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
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

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教核

配天言為君也書曰其配上帝堯蓋欲讓天
下而問齧缺於許由圾與炭同圾乎殆哉言
危也缺之為人蓋恃其聰明聖知之資竅鑿
渾沌是故謂之以人受天何者天賦而天全
之謂之天受天賦而人鑿之謂之人受人受
者上帝不宜且彼亦知閑邪以立無過之地
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自有心始有心為善
雖善必粗與之以配天彼且用其知慧逞其

辯才以人而勝天故曰乘人而無天先已而後人故曰本身而異形尚知而急用故曰尊性而火馳從此天下日就多事故曰為緒使民受束縛不得自如故曰為物絃夫道貴乎能靜而能應四顧而物應非靜而應者也道貴乎無心而應物應象宜則有心而應者也如是則與物俱化而失其真常之性矣故曰物化而未始有恒此皆有知有為之道又何足以配天乎雖然又下一轉先抑而後揚揚之而復抑看他文字變化之妙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必尊於祖若而人者可以為象父矣而不可以為象父象父父則祖也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即祖也母即象父也言缺之所為不與道應若置之有為名相之中其才亦能首出故可以為象父然而去道遠矣故不可以為象父父又且足以戡定禍亂故曰治亂之率也率謂連率若北面之適以禍之南面之適以害之耳蓋君

道無為臣承君之令而致之民果於自用信乎其不可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富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鵲居而鵲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撰此一段以見聖人不累於物多男子而多懼者懼其生亂也多富而多事者勝心不已也多壽而多辱者嫌其易侮也封人以是祝堯可謂厚矣而堯皆不欲之即此不欲之心

便有意必非自然也故封人教以處之道蓋行乎三物之中而脫然無累者多男子而分之職則分各有定而人不亂矣富而分之衆則知足常足而心無事矣何謂鵜居而鵲食鳥行而無彰鵜不擇居鵲不擇食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心自然之意聖人處世之心亦復如是故天下有道則與物俱亨無道則脩德就閒以免濁世如此性體閑適不以一毫事物累乎其心度世千歲亦不為多縱

使厭世而去幻身雖滅非幻不滅乘彼白雲賓於帝鄉為玉清金闕之仙真三患不至身常無殃三患即佛氏所謂三灾水火風也如此則亦何辱之有封人蓋古所謂至人玩世而隱於下位者然亦皆寓言耳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

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耶無落吾事但佗乎耕而不顧

闔與盡同落荒廢意佗佗勇壯貌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

乃大合象鳴象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緼緼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於大順

此段究極性命根宗而示人以返還歸復之要泰初造化之始初也無名即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蓋老子只說到箇無名而止此老又自無名上推出箇無無者此等說話若教儒者體勘便硬將朱子作證已說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矣又安得無始之上復有無無乎是雖窮蕪蕪張之舌亦不能辯看南華者

直須吐去舊日聞見將此箇造化根宗虛心
理會有箇有定有箇無有箇無定有箇無
者以主張於冥滓之先有自無生無與有對
此之一有對彼一無即彼對無之有已自成
箇一了故曰一之所起一既起矣寧無所謂
一而未形者乎一而未形即上所謂無始之
無無也此箇無無物不得不可以為物德之
為言得也故曰物得以生之謂德迨夫未形
者分陰陽闔闢往來不窮且然無間是則天
之所以為命也是故謂之命詩有之曰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意蓋如此造化之道顯諸仁
藏諸用動則鼓萬物之出機故曰留動而生
物物者動之留寓而成形質者也物既生矣
則造化之生理亦隨物而各正動者植者胎
者卵者巨者細者有萬不齊其所生之理要
皆一成而不可易故曰留動而生物物成生
理謂之形有形者有形形者而形形者則神
之謂也道家謂之元神佛氏謂之元性一也

保如保合太和之保保合此神則其視聽言
動莫不各有自然之儀則是則所謂性也故
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故脩性者貴
反於德反於德則天者全矣德之至則同於
初初即泰初之初同乃虛者神返於虛也虛
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故曰虛乃大言脩性
而同於初其至德若此然而太初無無有心
於同終涉於有如何可同其要則無心自然
盡之矣故合喙而鳴喙鳴而合此聲音也胡
為而鳴胡為而合哉無心自然而已矣今之
人所以不得如擊音者緣有心也無心則與
天地合德矣與天地合德者緡緡然若愚若
昏老子所謂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
我獨若悶意蓋如此如是則謂之玄德而同
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己私與
之也脩性返德其道如此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
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

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
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
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
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
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
人是之謂入於天寓字同

此段措辭繪句迥出思慮之外所謂不食烟火
語者夫子指孔子治道謂所治之道若相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放可不可然不然言不苟同於衆也辯者有
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言不為異說所淆也言
衆人之所見雖相似矣而我獨於衆可衆然
之中恐有隨俗習非之病又必求其所謂不
可與不然者如孔子所謂衆好之必察焉衆
惡之必察焉是則可謂察理之當矣辯者之
言曰雖不一矣而我離析堅白昭昭乎若揭
日月而縣之天宇是則可謂析義之精矣此
皆有過人之才智者不聖人而能之乎不知

天地十二
南華經卷三

夫子之所謂聖乃老子之所謂胥易技係也
胥技皆庶人之在官者易謂更番直事係謂
居肆計功此皆勞心怵形適人之適而不能
自適其適者蓋始也以才藝名而終也以才
藝累矣又如執狸之犬便捷之猿為人所愛
則必係之杙之故犬以拘繫而愁思猿自山
林而就捕鳥能適其自然之性哉若果聖人
則昏昏默默不見游心於是非同異之間既
不以才智自見又焉得以才智自累乎既又
名呼夫子而進之以所不能聞與所不能言
者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蓋有首有趾
具體而人矣而無心無耳者衆是無知無聞
也如是則雖有形而不能踐其形一凡民耳
若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者而皆存則是能踐
其形者也無形無狀則所謂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者也窳鑿之則不能存矣故有能與形
而皆存則是所謂形體保神者也如是之人
世所希有故曰盡無然亦豈能獨異於人哉

但見衆動亦動衆止亦止衆死亦死衆生亦生衆廢亦廢衆起亦起非其所以者未嘗不與人同而其所以者獨與人異所以謂形而上者即所謂無形無狀者也所以則因乎天者也動止死生廢起則因乎物者也治人之事者忘乎物而因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則入於天矣入於天者無我無人渾然與天爲一也然既謂之忘於天矣而又曰入於天者何譬之善汨忘於淵而後能入於淵也此

爲聖人也已矣

蔣閭菟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援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跡者衆蔣閭菟覩然驚曰菟也汨若於夫子之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

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臧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菟見脫絛

蔣閭菟見季徹因舉昔之所以告魯君者若謂恭儉用賢而心無偏黨帝王之道不是過矣而季徹笑其不足以當帝王之德蓋帝王之德貴無爲而賤有爲以若所爲猶人之高其觀臺多其景物以示於人人皆悅之往而投迹者衆矣不知乘興而來者亦興盡而返遊觀之人詎能久乎此意却在言外而閭菟不知故覩然而驚茫然於季徹之言也而願聞其風意以往投者衆則是天下之人皆來歸之矣何以反不勝任耶於是季徹告以大聖之治何謂搖蕩其民心民心本自蕩蕩廣平搖搖活潑若草木之動搖於春風者自聖人過爲之防櫻以仁義禮樂紀綱法度於是民始蹙蹙跂踈失其本性愈求其治而其治愈

驚

朱子語類卷三

三十一

遠易有之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朱子註云
既已無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意
正如此故聖人順民心之自然搖之蕩之使
之自得其性則教由此成俗由此易滅其相
戕相賊之心而進其朝徹獨見之志大順大
化若其性之自然而不知其所由若是則豈
兄堯舜之道而弟溪津之德哉使民心之所
欲者同於德而心始居矣居謂各得其所安
觀與觀同易曰震來虩虩註謂蠅虎進退多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
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澆澆然用力
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
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
觀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
數如決湯其名為棹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
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
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

朱子語類卷三

三十一

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
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能對有
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為圃
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
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
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
下手子往矣無乏吾事一作骨 決逸涕也
圃畦圃之有界限者井即今之塘塲鑿隧所
以近水而酌甕者丈人抱甕灌畦可謂勞矣

而羞為子貢之械棹以機心存焉故也機心
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由不純故不白也白
如虛室生白之白蓋本體純粹自然光明透
徹表裏如一而其神也定否則日見其膠輻
而已故曰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猶言
神發神不定者不可以居道故曰道之所不
載也夫此機械之心世俗之人以為巧利同
然趨之而不知自有道者觀之方且以為喪
心方且以為害道方且深愧而不肯為宜乎

子貢瞞然而慙失其所以對也有頃而丈人問以奚為則以孔丘之徒為對蓋將緣師以自重若曰知師之所為則已之所為不言可知者於是丈人復譏之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耶於于夸誕之貌蓋衆猶云蓋世獨弦哀歌高其調以振響於天下也既譏之矣又復教之志汝神氣墮汝形骸即墮支黜聰之意言泯其機心而不用也庶幾謂幾於道無乏

吾事即無落吾事之意

子貢卑陋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

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謗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儼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卑陋愧慙之貌頊頊自失之貌不自反言不能復其常也天下一人蓋指夫子事求可以下數句非夫子之言其在子貢未聞性道之先貨殖億中之日妄意窺測以為聖人之道若是焉耳吾意不然聖人之道為所當為而無計功謀利之私使其一有求可求成之心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將自為之矣况復計用力成功之多寡哉故子以為是子貢之言也而非夫子之言也今徒不然謂今也丈人之道獨不如此何謂執道者德全道者天之所以為命人之所以為德者也執道則天者全而不失其所以為德矣德在內者也形在外者也內全則外不假言故曰德全者形全形神所乘也神形所主也形全則神不假言故

曰形全者神全。丈人之道蓋全神之道也。其生雖與民並行而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則與人異。蓋汙乎純白之備哉。而所謂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矣。機心既忘。則非志不之。非心不為。雖舉天下譽之。若愜於天下之口矣。而謦然不顧也。雖舉天下非之。若不理於天下之口矣。而儻然不受也。夫舉天下之非譽而無能益損於其中。茲不謂全德之人乎哉。而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易以

動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假脩謂假人事以脩渾沌氏之術。渾沌氏上古之君。純乎道德者也。蓋丈人抱甕灌畦而不知其勞語之以械耨而羞為其事。其心即

上古淳質之心也。即事即道也。故曰假脩識其一不知其二者。守其純一而不雜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者。得乎已心而自忘乎物也。是丈人也。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也。賜之學。宜不及此。是汝將固驚之矣。且夫渾沌氏之術。予與子皆不足

以識之也。其驚之也不亦宜乎。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

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

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舉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觀於大壑。夫子桴海之意也。故謂之無意於橫目之民。橫目二字頗奇。官施而不失其宜。官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伏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為。人各紓其情實。而人

無浮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行自為而已無心為人而天下自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惟動不應僕志也聖人之治如是而已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怙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怙音起

德人者全德之人居無思行無慮言動靜無心也不藏是非美惡耶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者且與天下共利以為悅共給以為安以身寄托於天下而不知有其身也惟其不知有身故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而泥泥乎不知其所依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而乘乘焉不知其所歸財用飲食餘足而不知其所從來者無心於求故人不見其至而常若至足也全德之人其狀若此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上神者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乘於下也蓋神人旁雲氣挾日月而遊乎不測之景故能如此使其一為軀殼所累則又烏能倒景下視虛明洞煥曠蕩而無垠乎故曰與形滅亡是謂昭曠道家所謂入金石無礙步日月無影意蓋如此何謂致命盡情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所發致命盡情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是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物累為之盡亡也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是謂混冥者約其情使復歸於性也蓋盡情則發皆中節矣復情則寂然不動而歸於中歸於中則昏昏默默與冥滓者等故曰是謂混冥所謂脩渾沌之術者脩此而已此段語至德而歸重於神與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旨亦相似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
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
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
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
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操
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夫自有虞而觀周武之師則征伐之不及揖
讓也尚矣雖然有遺論也故設無鬼滿稽一
段議論正與內篇虞不及泰同旨離之言惟

也作去聲讀言周武之德不及虞舜故使天
下橫罹此禍稽蓋欲以推尊虞舜之治而不
知虞舜周武皆亂而後治者去至德亦遠但
時之所值不同不得專此而薄彼也以故無
鬼詰問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抑亂而
治之歟蓋天下均治則無庸於治凡治之云
者對亂而言也有虞之世雖無亂形而人心
已有亂萌矣故虞舜藏仁要人而因以得人
是亦亂而治之之謂也於是滿稽因無鬼之

言而因有所悟言天下均治則人人各足其
所願而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以元后尊之
哉分明是亂而求治於有虞也雖然亦治其
外焉耳已故曰有虞氏之藥瘍也瘍醫者癰
疽之醫治病於外者也夫髮禿而施髮病篤
而求醫皆亂而求治者也孰若無庸於治之
為愈哉蓋無庸於治則與天下相安於無事
之天而同修乎渾沌之術一治之則有心矣
有事矣猶之孝子操藥以修其慈父其色焦

然用心非不善也孰若子之無心與親之無
事之為愈哉故聖人羞之羞之者耻其心之
將日勞而事之將日煩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
端正而不知以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
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
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寫出一段上古風氣以見有虞之不然堯舜
推賢讓能而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何者

上古淳質無事民不求治於君雖有賢能終亦無以自見以故不尚不使上如標枝處高而無凌下之心民如野鹿放曠而無相忌之嫌端正而已矣不自知其為義也相愛而已矣不自知其為仁也實而已矣不自知其為忠當而已矣不自知其為信蠢動之類互相役使已矣不自知其為恩行無畔畔故無迹也事無歆羨故無傳也斯世也斯民也何有於亂而抑何求於治乎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不知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耶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自常情中發出一段奇論與上文不相蒙言臣子忠孝之盛節只為不諛諛其君親使之

不陷於有過故凡有所言也而然之凡有所行也而善之則世俗必以為諛諛之人而思以不肖之名加之此其必然無足異者然而世俗之人又未知其必然也故自我言之人固不可苟同於君親矣尤不可苟同於世俗也今於世俗之所謂然者而然之世俗之所謂善者而善之此與不肖之臣子諛諛於君親者何異而世俗之人喜其與已同也更不以導諛之人目之然則世俗之當同顧嚴於親而尊於君耶在君親則非之在世俗則不非是於必然之中而又未知其必然也今世俗謂已為不肖之臣子則勃然怫然作色而不肯受乃隨俗苟同終身導人終身諛人在君親則一言不肯受其名於世俗則終身不能改其行世俗固無定見矣君子可容無定守耶

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

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夫

合譬者比物醜類作為譬喻之辭以欲人之易曉飾詞者不欲直遂致為潤色之辭以使人之易聽是皆言之有枝葉者故雖足以聚衆而終始本末多不相掩故曰不相坐也之人也垂衣服設采色動容貌高自標致以媚悅一時之學人而不自謂之道諛然亦豈有異於人哉但見與夫人為徒衆是亦是衆非亦非初無高出等夷之見一衆人耳而不自謂之衆人此段分明譏貶一時聚徒講學之人惠施公孫龍子之輩務空談而無實行者且夫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耶故欲以愚人而適以自愚誠謂愚之至也已矣知其愚

則不為彼所愚故曰非大愚知其惑則不為彼所惑故曰非大惑其如人之不知何哉而愚者惑者衆也故大愚則終身不解矣大惑則終身不靈矣藥毒熏心墨黥入骨醉其說者弊髮腐齒而不自悟如彼迷人四方易處今使三人行而一人惑迷途猶可致也何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何也惑者勝也又况三人俱惑乎今天下皆惑於斯人而予獨欲有所願往誰與從之又自悲已蓋深有所激而憤排之詞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

太聲即大音也大雅之音非里巷之耳所樂欲聞故曰不入若乃折楊皇華則聞之莫不

嗑然而笑蓋折楊皇華里巷之俗音也以譬
高言不入於衆人之心衆人之心惟俗言是
好以故至言不出至言之晦俗言之勝招之
也衆人皆惑於俗言而與之以至言以適於
道其不反為大惑也者幾希故三人行而二
人惑則惑者勝以二垂踵惑而所適不得亦
勢之必然也垂踵謂惑而不前坐垂其足也
以況天下俱惑於俗言予雖欲獨見獨往以
行素履之願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而強

夫也

南華經卷三

三

人以必行則我反為不知矣不知又一惑也
故冀若姑舍是而勿推推推求也然不推則
天下無人矣誰其與我同憂哉此者和同之
意蓋已知天下無人而又不欲絕望於斯人
莊生憂世愛人之心有如此者
屬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
恐其似已也

屬惡癩也屬人生子惟恐其似乃好惡之本
心也人莫不有自知之明而大愚大惑之人

乃至終身不解不靈曾厲人之不若故設此
譬欲人深思而得之言意之表此莊文之三
昧藕斷絲連似結然而非結然於此悟入保
於文陣中殿後收第一功矣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
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
一也距與魯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
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
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困憊中顛四
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

夫也

南華經卷三

三

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
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
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

百年之木木之堅好者也一則破為犧樽而
文之以采色一則斷於溝中而不免於泥塗
同質異遭美惡固有間矣然語其失性一也
失性謂朽腐而失其靈氣以譬魯史盜跖行
義之清濁不同然一則徇名一則徇利均失

本真蓋道以全真為貴真性失則其餘無足
論矣既又自失真之由而枚舉其端曰色曰
聲曰臭曰味曰趣舍凡夫之人貪着其事有
生之害無過於此故有道者去之彼楊墨者
曾不講於復性之學而離跂於仁義之間趣
舍滑心不以為失而反以為得自我言之直
困而已矣可以為得乎哉以因為得則樊籠
之鳩鴉抑亦可以為得矣

困憊衝逆之意中顙言氣味上達於顙額也
厲乎戾也矣猶失也滑汨亂也離跂即馬蹄
篇所謂踳跂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鵠舄搢笏紳脩
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經繳皖皖然在
經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
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細審經墨
柴義有三一者蘊崇二者錯亂三者梗礙趣
舍聲色隨其好惡以為取舍也物之亂性者
聲色為最楊墨之為儒雖視窮欲者有間然

亦豈能澹然無少芥蒂於其中哉一有之則
其蘊崇錯亂與理為梗勢所必至故曰趣舍
聲色以柴其內外則皮弁鵠舄搢笏紳脩皆
儒服也搢執也紳大帶之垂者修者長義約
其外言束其身也支枝拄也盈充塞也言內
支盈於聲色之柴柵而外縛束於衣冠之經
繳皖然目視而不敢動若然者不以為困而
反自以為為得則是罪人之交臂而反縛歷指
而受刑與猛獸之處囊而落檻者抑亦可以

為得矣蓋戲劇拘儒之甚詞萬世之下猶有
遭其誥誣者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
而作亂辭

玄古之君	無為自然	事藝道德
乃兼於天	得一畢萬	立之本原
知通於神	天下遊焉	道謬乎清
金石以鳴	窮生明道	王德之人
視乎冥冥	聽乎無聲	獨聞獨曉
神而能精	黃帝遺珠	象罔可得

齧缺配天 南面之賊 堯觀於華
封人請祝 子高退耕 神禹讓德
泰初無無 性命祖根 德至同初
若愚若昏 可否然嘑 堅白離分
執犬成思 技胥悚心 大聖之治
若性蕩民 匪兄堯舜 而弟滓溟
丈人灌畦 諄芒遊壑 假脩渾沌
入素復朴 至德無思 上神乘光
混溟昭曠 與形銷亡 微卑勉論
稽郢周師 魯猶娘臂 虞亦瘍醫
導諛苟同 天下大惑 失性離跂
困可謂得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三 終

恬字集